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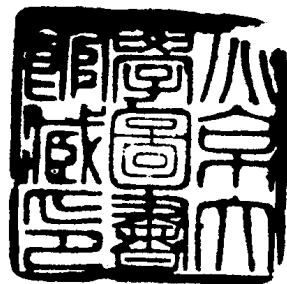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三〇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289/03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三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52印張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圓

史部第一三〇冊目次

史部·史鈔類

十七史詳節二百七十三卷(二)

[宋]呂祖謙輯

北京圖書館上海圖書館藏元刻本

唐書詳節用北京圖書館藏明正德十一年劉弘毅慎獨齋刻本配補

.....

—

十七史詳節二百七十三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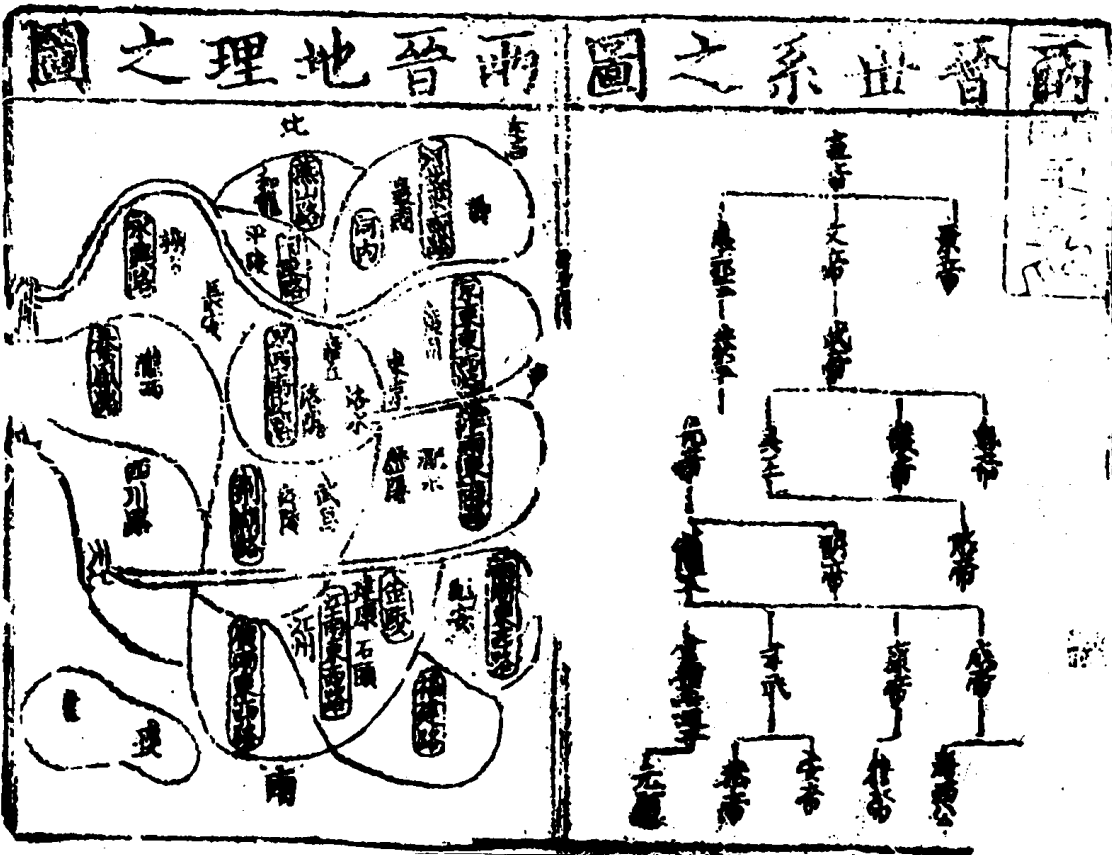
(二)

〔宋〕呂祖謙輯

北京圖書館上海圖書館藏元刻本

唐書詳節用北京圖書館藏明正德

十一年劉弘毅慎獨齋刻本配補



西晉本紀	宣帝	景帝	惠帝	武帝	懷帝	元帝	明帝	成帝	康帝	穆帝	哀帝	廢帝	簡文帝	孝武帝	恭帝	晉志	律歷志	天文志	禮志	樂志	職官志	食貨志	晉志	刑法志	后妃列傳	魏皇后	胡貴嬪	晉皇后	穆皇后	羊皇后	李太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王祥傳	何曾傳	羊祜傳	杜預傳	列傳	裴秀傳	劉卞傳	南瓘傳	范陽王駿傳	扶風王駿傳	齊王攸傳	荀勗傳	楊駿傳	劉寔傳	王濟傳	王湛傳	唐彬傳	王戎傳	樂廣傳	列傳	王沉傳	賈充傳	魏舒傳	劉寔傳	王湛傳	唐彬傳	王戎傳	樂廣傳	列傳	王沉傳	賈充傳	魏舒傳	劉寔傳	王湛傳	唐彬傳	王戎傳	樂廣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卷之十四	○卷之十三	○卷之十二	○卷之十一	○卷之十	○卷之九	○卷之八	○卷之七	○卷之六	○卷之五	○卷之四	○卷之三	○卷之二	○卷之一
羅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卷之十五	○卷之十六	○卷之十七	○卷之十八	○卷之十九	○卷之二十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二	○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四	○卷之二十五	○卷之二十六	○卷之二十七	○卷之二十八	○卷之二十九	○卷之三十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陸雲

○卷之十九	○卷之二十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二	○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四	○卷之二十五	○卷之二十六	○卷之二十七	○卷之二十八	○卷之二十九	○卷之三十			
謝安	謝萬	王徽之	許靈	朱何	朱序	王長文	王隱	孫盛	晉鑿齒	袁山松	車胤	王恭	殷仲堪	何遜
陸玩	蔡謨	殷浩	孔安	王彪之	王彪之	王彪之	王彪之	王彪之	王彪之	王彪之	王彪之	王彪之	王彪之	王彪之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二	○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四	○卷之二十五	○卷之二十六	○卷之二十七	○卷之二十八	○卷之二十九	○卷之三十	○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二	○卷之三十三	○卷之三十四	○卷之三十五	○卷之三十六	○卷之三十七	○卷之三十八	○卷之三十九	○卷之四十
李密	許敬	顧含	王延	忠義傳	蔡紹	章忠	劉敏元	羅企生	良吏傳	曹暉	曹暉	曹暉	曹暉	曹暉	曹暉	曹暉	曹暉	曹暉	曹暉
王褒	庾袞	劉毅	何琦	王育	辛勉	易雄	潘京	吳隱之	文立	范宣	王歡	左思	褚陶	張翥	羅含	羅含	羅含	羅含	羅含

孫氏以絕孫及孫
孫氏之孫孫氏以絕孫及孫

乃五百二十六年真人之
此之兆太安之際童云五馬
吳越之地當興王者水波帝與

而帝竟登大位焉○初玄石關
而帝竟登大位焉○初玄石關
而帝竟登大位焉○初玄石關

民懷其舊德者矣昔先武以勳
宣餘化猶暢於琅邪文景聖仁
諸人事者也馳章獻號高蓋

不勉也布機緯於中流外
奮甲兵大星不為威福王之
亡齊於兩京外獨風埃相

明帝諱紹字道徽元帝長子
輔坐置於前為長安侯安

曰長安之不聞人從日遊求
儀又問之對曰日遊元帝失
目則見日不見長安由是

及帝時事蹟且為皇太子此
亦使有言而謂

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乃五百二十六年真人之
此之兆太安之際童云五馬

而帝竟登大位焉○初玄石關
而帝竟登大位焉○初玄石關

民懷其舊德者矣昔先武以勳
宣餘化猶暢於琅邪文景聖仁

不勉也布機緯於中流外
奮甲兵大星不為威福王之

明帝諱紹字道徽元帝長子
輔坐置於前為長安侯安

曰長安之不聞人從日遊求
儀又問之對曰日遊元帝失

及帝時事蹟且為皇太子此
亦使有言而謂

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而

五月戊寅遷天子于石頭帝崩於石頭中幽吳陵以倉卒為

二月建威長史服官以... 帝崩於石頭中幽吳陵以倉卒為

八月石勒僭即皇帝位九月建新宮始結死城

十一月石勒死於石勒偽位

六月帝崩時年二十一帝少而聰明有成人之量南頓

康帝諱暕字世同成帝弟也咸和二年封琅邪王成帝不念

元曰建元或謂以... 帝崩於石頭中幽吳陵以倉卒為

九月帝崩時年二十一帝少而聰明有成人之量南頓

元曰建元或謂以... 帝崩於石頭中幽吳陵以倉卒為

至是... 帝崩於石頭中幽吳陵以倉卒為

見... 帝崩於石頭中幽吳陵以倉卒為

帝崩於石頭中幽吳陵以倉卒為

帝崩於石頭中幽吳陵以倉卒為

帝崩於石頭中幽吳陵以倉卒為

帝崩於石頭中幽吳陵以倉卒為

帝崩於石頭中幽吳陵以倉卒為

帝崩於石頭中幽吳陵以倉卒為

帝崩於石頭中幽吳陵以倉卒為

帝崩於石頭中幽吳陵以倉卒為

帝崩於石頭中幽吳陵以倉卒為

漢

入大... 漢... 武帝... 昭帝... 宣帝... 元帝... 成帝... 哀帝... 平帝... 孺帝... 王莽... 漢... 武帝... 昭帝... 宣帝... 元帝... 成帝... 哀帝... 平帝... 孺帝... 王莽... 漢... 武帝... 昭帝... 宣帝... 元帝... 成帝... 哀帝... 平帝... 孺帝... 王莽...

武帝... 昭帝... 宣帝... 元帝... 成帝... 哀帝... 平帝... 孺帝... 王莽...

昭帝... 宣帝... 元帝... 成帝... 哀帝... 平帝... 孺帝... 王莽...

宣帝... 元帝... 成帝... 哀帝... 平帝... 孺帝... 王莽...

元帝... 成帝... 哀帝... 平帝... 孺帝... 王莽...

成帝... 哀帝... 平帝... 孺帝... 王莽...

哀帝... 平帝... 孺帝... 王莽...

平帝... 孺帝... 王莽...

孺帝... 王莽...

漢

漢... 武帝... 昭帝... 宣帝... 元帝... 成帝... 哀帝... 平帝... 孺帝... 王莽... 漢... 武帝... 昭帝... 宣帝... 元帝... 成帝... 哀帝... 平帝... 孺帝... 王莽...

武帝... 昭帝... 宣帝... 元帝... 成帝... 哀帝... 平帝... 孺帝... 王莽...

昭帝... 宣帝... 元帝... 成帝... 哀帝... 平帝... 孺帝... 王莽...

宣帝... 元帝... 成帝... 哀帝... 平帝... 孺帝... 王莽...

元帝... 成帝... 哀帝... 平帝... 孺帝... 王莽...

成帝... 哀帝... 平帝... 孺帝... 王莽...

哀帝... 平帝... 孺帝... 王莽...

平帝... 孺帝... 王莽...

孺帝... 王莽...

其攝治人有幾之流弊若也
其攝治人有幾之流弊若也
其攝治人有幾之流弊若也
其攝治人有幾之流弊若也
其攝治人有幾之流弊若也
其攝治人有幾之流弊若也
其攝治人有幾之流弊若也
其攝治人有幾之流弊若也
其攝治人有幾之流弊若也
其攝治人有幾之流弊若也

其攝治人有幾之流弊若也
其攝治人有幾之流弊若也
其攝治人有幾之流弊若也
其攝治人有幾之流弊若也
其攝治人有幾之流弊若也
其攝治人有幾之流弊若也
其攝治人有幾之流弊若也
其攝治人有幾之流弊若也
其攝治人有幾之流弊若也
其攝治人有幾之流弊若也

其攝治人有幾之流弊若也
其攝治人有幾之流弊若也
其攝治人有幾之流弊若也
其攝治人有幾之流弊若也
其攝治人有幾之流弊若也
其攝治人有幾之流弊若也
其攝治人有幾之流弊若也
其攝治人有幾之流弊若也
其攝治人有幾之流弊若也
其攝治人有幾之流弊若也

天文志

曰言天者有三家一曰蓋天二曰渾天三曰宣天蓋天者言也
之厚也其法以圓形為天有厚有薄之天欲多所定失推極天也
得其情今史官儀象房其法以圓形為天也蓋天之體信而有物
矣。中宮此也五星之居也六星之居也七星之居也八星之居也
也。天無常位。斗法謂之蓋天。蓋天者言也。蓋天之居也。蓋天之居也。
也。天無常位。斗法謂之蓋天。蓋天者言也。蓋天之居也。蓋天之居也。
也。天無常位。斗法謂之蓋天。蓋天者言也。蓋天之居也。蓋天之居也。
也。天無常位。斗法謂之蓋天。蓋天者言也。蓋天之居也。蓋天之居也。
也。天無常位。斗法謂之蓋天。蓋天者言也。蓋天之居也。蓋天之居也。
也。天無常位。斗法謂之蓋天。蓋天者言也。蓋天之居也。蓋天之居也。
也。天無常位。斗法謂之蓋天。蓋天者言也。蓋天之居也。蓋天之居也。
也。天無常位。斗法謂之蓋天。蓋天者言也。蓋天之居也。蓋天之居也。
也。天無常位。斗法謂之蓋天。蓋天者言也。蓋天之居也。蓋天之居也。

十五星在帝坐東北一曰依鳥龍也漢官光祿中散
 其職也三百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前抵六微三十六之
 西二星曰上台二星曰中台二星曰下台又三台為天階
 一曰太陽一曰太陰一曰太常一曰太極一曰太一
 一曰太微一曰太極一曰太常一曰太極一曰太一
 門改其明也九星皆明天下之歲小歲六星五星大歲
 動則多禍用中則則元氣也星天也主星龍絲帝珍寶
 也王至至老神祇祇善則無女星俱明官若四星刑殺之入
 也星龍言非其官官皆有是謂也三星旗九星在帝坐北天鼓
 也一曰三代七人三星為大將軍左星為左將軍
 軍右星為右將軍前星為前將軍後星為後將軍
 奉北其四星曰天階四星曰王良亦曰天馬亦曰梁為天階
 故或占單騎或占律乘道前四星曰策星皆在王良前是謂
 為馬也
 二十八舍東方角二星為天門也其內天庭也左角
 為天田馬星也右角為天階也其四星曰王良亦曰天馬亦曰梁為天階
 天子之內明也應攝天下之靈也其四星曰王良亦曰天馬亦曰梁為天階
 廣房四星為明天子之宿也亦四極也房是明也
 明心三星天正位也中星曰天子位也左星曰大星右星曰

式下則謂之太子後星為子尾九星後宮之攝
 府亦為九子星也欲均明大小相承則後宮有叙多子孫
 四星亦後宮妃后之府主八風凡日月宿在箕東儲翼者
 風起也北方南斗六星天關也亦為壽命之期將有天子之事
 事皇明大王道昌開關須女四星天少府也須賤妾之稱婦
 職之甲者也主布帛裁製虛二星家宰之官也主廟堂祭祀祀
 禮事危三星主天府天中架屋營室二星天子之宮也又為軍
 府也星明王者興道術明則多君子西方奎十六星天之武
 庫也主以兵禁暴變三星為天獄主死救犧牲供給祀祀胃三
 星天之厨也主會食五穀府也昂七星天之耳也又為鹿頭明
 星也昂星間為天街天子出城頭等車以前驅此其義也昂八
 星主... 皇明大則遠東來貢天下安附耳一星在畢亦主...
 得矣何邪邪祭不祥月入畢多雨雨前三星為三軍之候行軍
 之職府參十星一曰參伐主戰伐又為天獄主殺伐又主權衡
 所以平理也南方東井八星天之亭候主水衡事法令所取
 平也王者用法平則井星明而端列月宿井有風雨與鬼五星
 天目也主視明察善謀柳八星天之厨也主尚食和滋味星
 七星一名天都主衣裳文綺張六星主珍寶宗廟所用及衣服
 翼二十二星天之樂府併倡又主夷狄遠客與海之貨財四星
 主冢宰輔臣也主車騎主職任有車出入皆以於軫
 星管在二十八宿之外者。虛樓十星六大星為摩南四星為
 樓傳說一星在星後傳說主章叔平官也農丈人一星在星
 西南若農主穡也天田九星在牛南羅堰九星在牽牛中
 者水涘灌漑也羽林四十五星在官室南一曰大星主其財
 又主翼王也北流師門一星在羽林西南北者流在南方也
 天之蒼帝也師東也師門道東門也農丈人門也農丈人以

此則其西北有上星曰天樞西南一星曰天璇五
 星曰天機南十星曰天圓參東南十三星曰
 軍市東南西南三星曰天棓八星曰子星二星曰孫
 又天社六星謂其曰天社子向龍潭水故祀以祀社其精
 為星老人一星曰南極星以東方之巨星曰參分六之
 波于丁則治平也其星在星曆裏止也取于直數一長以
 為號也。天璣星東方歲星之謂謂之漢星乃分爲二道
 天津下而合南道乃西南行也。歲星曰東方春
 木於人正帶也五事說也歲星曰南方夏火禮也填星
 曰中央土也信也思也太白曰西方秋金義也言也辰星曰
 北方冬水也德也凡五星所出所行所直之辰其國為得位
 凡五星之直為吉。瑞星一曰景星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為
 明亦曰德星流星天使也自而降曰流自下而升曰飛大者
 曰景小曰流星也星大者使大星小者使小星降者怒之象
 也。瑞星一曰慶雲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紛紛給蒼輪困
 是謂慶雲亦曰景雲此喜氣也太平之應天子氣內未分黃四
 方所發之象有王者若天子欲有游往其所其地必先發此氣
 或如雲蓋在氣霧中或如龍馬或如雉色種種衝天者此皆帝王
 氣凡海旁雲氣與海氣對氣官制北夷之氣如牛羊雲雁
 南夷之氣類舟船捕魚之氣如樹西夷之氣如室屋雲如布
 雲如牛羊雲如日雲如中雲如馬雲如大周雲如車
 輪雲如行人雲如風雲如衣雲如衣雲如龍雲如如
 律歷志

夫尺者量也。事也。會也。故帝以賜律則國
 廣用之。後始準地得古銅尺。故廢不知所出。因
 其尺四分時人。用成之法。而莫能磨。皆聖人
 極以運。漢天行而厚。泉分。新。元。因。之
 皆以聖。兩。萬。物。者。之。之。始。元。因。之
 初。歷。改。名。亦。始。推。五。星。左。陳。江。左。以。後。史
 以。乾。象。五。星。法。代。歷。劉。洪。推。步。之。師。表。云
 禮志
 漢。建。文。中。將。正。會。而。太。史。上。言。正。日。當。日。朝。上。疑。會。不。共。諸
 尚。書。令。荀。爽。時。廣。平。計。東。劉。邵。皆。曰。特。禮。神。舊。古。之。良。史。猶
 占。火。師。矣。天。時。諸。侯。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日。餘。在
 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為。變。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行
 誤。也。或。善。而。從。之。遂。朝。會。亦。不。使。邵。由。此。顯。名。至。晉。廟
 建。元。二。太。史。上。元。日。合。朔。後。推。辰。處。却。會。與。否。更。冰。輔。政。協
 禮。以。示。八。座。於是。諸。論。議。非。之。曰。邵。論。災。消。異。伏。又。以
 律。推。神。禮。有。錯。失。其。理。誠。也。而。云。聖。人。垂。制。不。為。變。異。矣。
 其。疑。而。廢。之。寧。極。而。行。之。故。孔。子。聖。師。助。葬。林。甚。黨。以。喪。不。見
 星。而。行。故。月。餘。而。止。極。曰。安。知。其。不。見。星。也。而。邵。廢。之。是。棄。聖
 賢。之。成。規。也。魯。相。公。壬。申。有。災。而。以。乙。亥。嘗。祭。春。秋。議。之。災。事
 既。過。猶。未。已。故。廢。宗。廟。之。祭。况。開。天。會。將。至。行。慶。樂。之。會
 於。禮。非。矣。禮。記。所。云。諸。侯。入。門。不。得。終。禮。者。謂。日。官。不。禮。言。諸
 侯。既。入。九。飲。乃。知。耳。非。先。開。禮。而。朝。會。不。廢。也。引。此。可。謂。失
 其。義。而。對。所。執。者。禮。記。也。夫。子。聖。師。若。禮。之。事。亦。禮。記。所。言
 復。而。及。之。進。退。無。據。然。令。所。言。廢。朝。所。從。使。此。言。云。夫。之
 先。論。其。其。君。子。禮。以。為。武。正。之。云。耳。於。其。以。禮。禮。禮。禮
 禮。以。知。會

後漢顯宗即位天下安寧兵無戰禍賦比於德于時東方既明
百官詣闕候里侯家自相號慕車如流水馬若飛龍照映軒庭
光華前載。憲帝出自侯門其即位帝曰桓帝不能作家曾
無私意故於西園造萬金堂以為儲藏機密少黃門私錢家至
巨億於是懸鴻都之榜開官之路廷尉樹烈入錢五百萬買
司徒。晉。過江用孫。重難行大者謂之比輪中
者謂之四文吳與。又錢。謂之。錢既不多由是
謂黃。謂曰。之重實小人貪利。無已。司尚以為

後漢顯宗即位天下安寧兵無戰禍賦比於德于時東方既明
百官詣闕候里侯家自相號慕車如流水馬若飛龍照映軒庭
光華前載。憲帝出自侯門其即位帝曰桓帝不能作家曾
無私意故於西園造萬金堂以為儲藏機密少黃門私錢家至
巨億於是懸鴻都之榜開官之路廷尉樹烈入錢五百萬買
司徒。晉。過江用孫。重難行大者謂之比輪中
者謂之四文吳與。又錢。謂之。錢既不多由是
謂黃。謂曰。之重實小人貪利。無已。司尚以為

後漢顯宗即位天下安寧兵無戰禍賦比於德于時東方既明
百官詣闕候里侯家自相號慕車如流水馬若飛龍照映軒庭
光華前載。憲帝出自侯門其即位帝曰桓帝不能作家曾
無私意故於西園造萬金堂以為儲藏機密少黃門私錢家至
巨億於是懸鴻都之榜開官之路廷尉樹烈入錢五百萬買
司徒。晉。過江用孫。重難行大者謂之比輪中
者謂之四文吳與。又錢。謂之。錢既不多由是
謂黃。謂曰。之重實小人貪利。無已。司尚以為

後漢顯宗即位天下安寧兵無戰禍賦比於德于時東方既明
百官詣闕候里侯家自相號慕車如流水馬若飛龍照映軒庭
光華前載。憲帝出自侯門其即位帝曰桓帝不能作家曾
無私意故於西園造萬金堂以為儲藏機密少黃門私錢家至
巨億於是懸鴻都之榜開官之路廷尉樹烈入錢五百萬買
司徒。晉。過江用孫。重難行大者謂之比輪中
者謂之四文吳與。又錢。謂之。錢既不多由是
謂黃。謂曰。之重實小人貪利。無已。司尚以為

後漢顯宗即位天下安寧兵無戰禍賦比於德于時東方既明
百官詣闕候里侯家自相號慕車如流水馬若飛龍照映軒庭
光華前載。憲帝出自侯門其即位帝曰桓帝不能作家曾
無私意故於西園造萬金堂以為儲藏機密少黃門私錢家至
巨億於是懸鴻都之榜開官之路廷尉樹烈入錢五百萬買
司徒。晉。過江用孫。重難行大者謂之比輪中
者謂之四文吳與。又錢。謂之。錢既不多由是
謂黃。謂曰。之重實小人貪利。無已。司尚以為

後漢顯宗即位天下安寧兵無戰禍賦比於德于時東方既明
百官詣闕候里侯家自相號慕車如流水馬若飛龍照映軒庭
光華前載。憲帝出自侯門其即位帝曰桓帝不能作家曾
無私意故於西園造萬金堂以為儲藏機密少黃門私錢家至
巨億於是懸鴻都之榜開官之路廷尉樹烈入錢五百萬買
司徒。晉。過江用孫。重難行大者謂之比輪中
者謂之四文吳與。又錢。謂之。錢既不多由是
謂黃。謂曰。之重實小人貪利。無已。司尚以為

諸臣列傳 卷之五

東萊校正晉書并節卷之四

王祥字休徵琅邪海沂人漢諫議大夫吉之後也祥性至孝早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請之曰使大受於公每使掃除下祥

諸臣列傳

王祥

王祥字休徵琅邪海沂人漢諫議大夫吉之後也祥性至孝早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請之曰使大受於公每使掃除下祥
俞恭謹父母有疾反不解帶湯藥之類嘗欲生肉時天寒水凍祥解衣將割冰求之冰忽解祥嘗出村之臨母父思黃雀復有積雀數十飛入其室以共母食祥解以爲孝感所致焉有丹書經寶母命字之過過祥掘樹而泣其
篤孝感至如此隱居三十餘年不離州郡之命徐州刺史呂虔
舉爲一駕安以州事于時寇盜充斥皆悉剔兵士頻討破之州
界清靜政化大行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
別駕之功也即位累遷太常封萬歲亭侯天子幸太子
命祥爲三老祥南而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明
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訓之聞者莫不砥礪躬踐祚拜太
保進爵爲公祥以年老固乞骸骨詔聽以睢陵公就第位同保
傅在三司之右及疾篤遺令訓子孫曰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
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
悌之至也臨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身之本願子所以爲命未
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泰始五年薨年八十五祥之喪奔赴者
非朝廷之賢則親親政吏而已門無雜弔之賓族孫戎歎曰太
保可謂遠矣祥有五子華夏列於分並勿知名二子亦
同時而亡將死烈欲還葬舊土次欲留葬京邑祥流涕曰不志
故鄉仁也不志本土達也惟仁與孝皆一子有焉華夏
之子立通母未過祥無道竟于歲歲見祥使使歸葬立地抱持
至于成童每諷其母其母少止必嘗祥喪之後所有時嘗
深哀之密使就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相飲其有毒爭而不飲待
祥去乃之自使朱賜祥棺見祥棺朱賜棺數遠

賢才與於江左矣
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善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始固辭
之乃笑祥臨竟以刀投賢曰汝後必興足補此刀也後奕世多

何曾

何曾字穎考陳國陽夏人少岐父爵好善博聞與同郡表親齊
名嘉平中為尚書校尉時少共校尉阮籍才放誕居喪無禮
曾面質於籍籍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今忠賢執政綜核
名實若卿之曾不可長也因言於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
籍以重哀飲酒食肉且損四裔寒令汗染華夏帝曰此子嘉病
若此君不能為吾忍邪籍不從時人諷懼之文帝為晉王曾
與高柔鄭仲俱為三公將入見曾獨致拜肅敬二人猶揖而已
踐作拜太尉進爵為公父之進位太傅曾以老年廢乞

位詔進太宰侍中前會劾復乘輿上致如漢相國爾何曰有秋

太傅鍾繇故事咸帝四年薨時年八十。曾性至孝閨門整
肅自及長無聲樂環幸之好年若之後與妻相持如賓初傳
古者論禮曾及荀顛曰以文王之道其親者其類昌何侯乎
其荀侯乎古稱曾曰曰荀何然性孝妻務在華侈惟帳車服
躬極綺麗厨膳滋味過於王者每燕見不食太官所設帝輒命
取其食蒸餅上不坳作十字不食食口萬錢餅曰無下筋與
以小紙為書者勅訖室勿報劉毅等數勸奏曾後快與度帝以
其重臣一無所問二子遵劾

勅字敬祖永康初遷司徒勸曾亦有父風一日之供以餅二萬
為限時論以為太官御膳無以加之然優游自足不食惟勞
語鄉人王診曰僕雖名位過幸少無可書之第惟以侯長容
談接博士可傳史冊耳勸曾子威嗣勸初亡表奏帝收威骸以
疾祭備哭而出曰今年決不測王診謂之曰知死而死

石苞字仲容渤海人推明有智尚容儀不修小節故時人
為之語曰石侯容兒無髮髻乃為史會諸者邪玄信奉使人
為卿司馬以苞及郭文給之玄信謂二人曰子後並當至卿相
苞曰御隸也何為相乎久之見吏部郎許允求為小縣允謂苞
曰卿其我輩人當相引在朝廷何欲小縣乎苞還歎息不意允
之知己乃如此也後郭文為中謀軍司馬苞聞文好色薄行
以讓皇帝帝各曰齊和忘管仲之奇爵而錄其匡合之大謀漢
高掩陳平之行而取其六奇之妙策苞雖未可上儔二子亦
今日之選也意乃釋之敗於東關也苞獨全軍去而退帝指
所持節謂苞曰恨不以此授卿以究大事乃遣苞為奮武將軍
假節監青州諸軍事苞除遼東大司馬封樂陵郡公加侍中

石苞

自諸葛誕敗滅後鎮淮南士馬彊盛苞既勤庶事又以威惠
服物詔以苞為司徒在位漸為忠勤帝每委任焉泰始八年薨
有六子幼子崇

崇字季倫生於青州故小名齊奴少敏事勇而有謀苞臨終分
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為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
年二十餘為情武令有能名遷城陽太守伐吳有功封安陽郡
侯累遷侍中

將荆州刺史領南蠻校尉崇頓悟有才氣而任俠無行檢在荆
州劫使商賈致富不賞又之拜太僕出鎮下邳崇有別館在
河陽之金谷一名梓澤送者傾都帳飲於此焉後復拜衛尉
潘岳詣崇實證號曰二十四友黃武君每出崇降車路左崇
而拜其卑儀知此財產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以琉璃
金翠飾竹園當時之盛也崇弟水陸之珍也崇王楷羊芳之
族以各職相置以貽與崇崇以代薪俸作樂於中

...計上疏力勸帝取吳... 吳自定但當速濟大功耳而... 桓于居七八故有當斷而不... 將哉枯歷職二朝其高議... 齊太過枯曰是何言夫入則... 吾惟懼其不及也枯女夫... 美乎枯默然不應退告諸子... 宜識吾此意嘗與從弟... 吾師也枯樂山水每風景... 願謂從事中郎鄭湛等曰... 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 有知魂魄猶懸此也湛曰... 必與此山俱傳云其軍乃... 伐吳之計所以共氣不宜... 云筆跡成其計枯謂華曰... 將枯曰取吳不及須臣自行... 乃舉杜預自代尋卒時年五... 聞枯喪莫不號動罷市其仁... 平生游歷之所建碑立廟... 預因名為隨侯碑荆州人為... 為解曹焉枯卒二歲而吳平... 傳之功也因葉告枯廟仍... 卿君食邑五千戶枯年五... 汝先無此物枯即謂... 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 之謂李氏子即枯前身也... 燕若擊之則與後世... 相若先曰猶出所... 二六而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 預尚帝妹高陵公主起... 預為之計解認頭于天下... 始自近及遠牛所... 如軍國之要與常平... 焉預又以孟津渡險有... 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 不立也周顯帝至... 遂絕預創度橋於... 不可勝數野... 破具之計而朝... 代及枯卒... 云云... 下聖明神武... 殺賊能賞... 陳兵于江陵... 曰百年之... 更為大... 如破竹... 造林... 凱入以功... 以凱... 示之每大... 杜預... 史 130-28

謂之。漢廷漢領東家出武職武非其功請退不...
 曰杜公須好為後山名言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刻石為一碑
 紀其勳績一說山之下...
 谷平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大事戰若將帥之列既立功
 之後從容與學乃思恩德精為春秋方氏傳集解又參考教
 家諸策謂之擇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象之學比老
 乃成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貫直山人未一重唯以書聖塾庶賞
 之曰左立明李為春秋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
 明何但在傳故亦孤行特王濟解相馬又甘陵之而和嶠頗聚
 款預常期亦有馬海樓自錢府...
 曰臣有左傳傳預在則州因長非辭則齊中外人聞唯吐聲
 類於戶上見一大地垂頭而吐聞者異之卒時六十三子錫
 錫子世城少有成方家選太子中舍人性亮直思烈學諫駁
 太子言辭懇切太子患之後置對者錫常所坐則中刺之流
 血他日太子問錫向者何事錫對醉不知太子詰之曰君喜責
 人何自作過也
 ○曰曰秦始之際人祇呈既羊公起平兵之策其見天地之心
 焉昔齊有黔夫燕人祭北門之鬼趙有李牧秦王罷東井之勢
 秦技不競瓜瀾空懸垂大信於高服傾兵入於漢渚江橫如砥
 撥快同歸而在乎成功弗若幅巾窮巷落落焉其有風風者也
 ○杜預不有生知用之則習派長策而攻取兼備風而轉戰孔
 門稱四則仰止其三秦就有五而獨擅其一不其偉哉夫三年
 之役云無實賤雖奪於在位可以以足嗟既難釋於儲君可其
 斯雖向以苟合不求其正以備代之元良為諸侯之庶子禮
 於亦亦禮者也杜預其有焉
 ○漢地西險其江左迴羊公恩信百萬歸人昔之漢武
 卒於元凱文場稱焉武學
 東萊校正晉書卷之五

裴秀字季彦河東人也少好學有風操八歲能屬文時人為之
 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渡海將軍而在檢母秀於大將軍曹
 爽曰生而岐嶷長而自強其性不靜守直性不道與世學強記無文
 不該誠宜稱佐護明助和氣味爽乃稱其性也
 而屬意歸陽侯侯欲為國備不得立則秀曰人有和否因以奇表
 示之秀後言於文帝曰中興軍人望動法天象如此固非人臣
 之相也由是世子乃定武中使梓加左光祿大夫封鉅鹿郡公
 久之詔以秀為司空秀請學治問且留心政事又以職在地官
 作曹實地城關十八節奏之誠於政府制圖之休有六焉一曰
 分率所以辯階級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
 道里所以定所出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疇有此三
 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表險之異也○秀創制朝儀廣陳刑
 政朝廷多僭用之以為故事在位四載為當世名公服襄食散
 當飲熱酒而飲冷酒泰始七年薨時年四十八諡曰元子頌
 頌字逸民弘雅有遠識博學稽古自少知名御史中丞周福見
 而歎曰頌若武庫五兵縱橫一時之傑也累遷侍中領通博多
 聞兼明醫術前勅之備律受也故得古之知世所用四分有餘
 頌上言宜改諸度量若未能悉改先改大醫權衡卒不能用
 ○樂廣嘗與頌言欲以理服之而頌嘗謂廣博學而不言
 詩人謂頌為言談之林較實後每廣或君即頌從母也頌後
 之視廣然雅素素西而不謂之以親戚進也惟恐其下居位
 儀儀使頌車上門下堂頌深崇公放蕩不尊儒術自加脫
 素履高名於世口談浮虛不遵禮度戶祿賦罷仕不事事至
 衍之徒聲譽太盛不以物務自樂相放效風教遂乃

論以釋其辭道王命意...

指字則秀之從弟也...

律令以指為定科部事...

吐左右屈目聽者...

指清浦王戎簡其選也...

容儀姿雅博涉群書...

如近王山昭狀人也...

一帝不悅群臣失色...

曰臣聞天得一以清...

六悅群臣皆稱萬歲...

過慶宗欲表之指聞...

亦帝乎崇乃止指當...

莫山嶠和嶠並以盛...

並管機察指有陽利...

先帝大夫開府儀同...

郡界未知名指自而...

入宗廟中但見指與...

擬汪胡靡所不見山...

其遊綴父戎謂之曰...

知綴綴自知國寶...

方八王徽比王祥指...

性前靜以明識清...

臣專政權極其則無...

軍初加侍中令性服...

履履與尚書郎素稱...

乃立言論者謂指得...

太尉等上疏指等之...

制政事權極其則無...

因以手撫床曰此亦...

山不復有言山是楚...

九人司按管子...

指曰巨山果體...

昔有沮論會領者...

而政倣則謂之字...

月是也三曰形...

考是也六曰假...

形者日滿月虧...

止文為武人言...

其體難與文意...

王時文指姑者...

曰下土人徑...

大篆秦始...

夫之獨善貴聲節之說規言出身攝猶為幸也
夫之獨善貴聲節之說規言出身攝猶為幸也
夫之獨善貴聲節之說規言出身攝猶為幸也
夫之獨善貴聲節之說規言出身攝猶為幸也
夫之獨善貴聲節之說規言出身攝猶為幸也

扶風王跋

扶風武三駿字子載幼聰慧年五六歲能言識諷誦經籍見者
奇之及長情貞守道宗室之中最為高潔後封扶風王跋有孝
行母伏太妃隨兄亮在官常帶立思兼苦問有疾輒憂懼不
食或時委官定省少好孝能者論與首顯論仁孝先後文有可
稱及齊王敔出鎮殿表諫懇切以帝不從遂發病亮西土聞其
也位者盈路百姓為之掛碑長老見碑死不下拜其遺愛也

梁王彤

梁王彤字子微情備恭慎死他才能...
拜入將軍尚書令領軍將軍尚書事彤嘗大會諸將軍主
曰我從兄為尚書令不能使人為大講故難詮曰公在此獨
尚難矣彤曰長史大講為誰曰董璠是也彤曰是家吏隱之
餘曰天下咸是家吏使恐王法不可復行彤又曰我在長史
何等不善因指單衣補服以為青衿答曰朝野望公若為
使不仁者遂而位若公輔單衣補服以此為清尤足稱也彤有
德色永泰二年魏使使來王亮故事博士蔡克謫

居位者... 且為宗師朝所仰望...
之亂... 臣之訓我所司也...
而... 臣之訓我所司也...
而... 臣之訓我所司也...
而... 臣之訓我所司也...

齊王敔

齊王敔字大猷少而岐嶷及長清和平允親賢好施愛...
能屬文善尺牘為世所稱才望出...
而... 臣之訓我所司也...
而... 臣之訓我所司也...
而... 臣之訓我所司也...

方之制書比三上報不許。○遷歸將至開府召孔向。○
 可帥身歷已付物以信。○公府不許。○然以蓬。○或改。○
 威克之宜。○下教曰。○先王。○明。○勅。○法。○勅。○作。○教。○以。○正。○
 慢。○且。○唐。○漢。○之。○朝。○猶。○須。○其。○前。○欲。○撰。○以。○其。○事。○使。○想。○有。○常。○然。○恐。○惟。○之。○
 鄭。○請。○刑。○書。○以。○向。○不。○惟。○范。○宣。○議。○制。○仲。○尼。○誠。○之。○令。○皆。○如。○舊。○元。○所。○增。○
 諸。○更。○各。○喝。○以。○心。○思。○同。○在。○古。○人。○之。○前。○如。○有。○所。○稱。○以。○賴。○股。○肱。○臣。○佐。○
 之。○規。○庶。○以。○免。○負。○於。○其。○外。○派。○肅。○詔。○以。○比。○年。○經。○議。○所。○謂。○者。○
 奏。○議。○曰。○臣。○聞。○先。○王。○之。○教。○莫。○不。○先。○正。○其。○本。○務。○農。○業。○本。○國。○之。○大。○
 今。○方。○陽。○道。○遠。○武。○夫。○釋。○甲。○分。○休。○假。○以。○就。○農。○業。○然。○行。○相。○不。○能。○勤。○
 恤。○公。○以。○及。○地。○利。○者。○僕。○高。○教。○曰。○去。○朕。○理。○天。○下。○者。○惟。○良。○二。○千。○石。○乎。○勤。○
 加。○賞。○罰。○以。○明。○于。○時。○然。○用。○多。○名。○守。○計。○今。○地。○有。○餘。○美。○而。○不。○
 者。○取。○加。○附。○添。○人。○復。○有。○虛。○假。○偏。○天。○下。○之。○謀。○則。○然。○者。○必。○不。○失。○矣。○今。○
 宜。○嚴。○勅。○刑。○罰。○以。○儆。○諸。○侯。○等。○事。○督。○實。○前。○上。○下。○同。○奉。○所。○務。○則。○
 天。○下。○之。○教。○可。○復。○古。○政。○宜。○惠。○以。○暫。○以。○外。○早。○復。○農。○業。○故。○又。○都。○邑。○之。○
 內。○使。○食。○滋。○多。○巧。○伎。○末。○業。○服。○飾。○奢。○麗。○富。○人。○兼。○業。○染。○化。○日。○淺。○
 殺。○動。○也。○萬。○計。○宜。○申。○明。○舊。○法。○必。○禁。○絕。○之。○使。○主。○奢。○即。○儉。○不。○奪。○農。○
 力。○務。○以。○實。○倉。○庫。○則。○祭。○服。○札。○節。○由。○之。○而。○生。○與。○化。○反。○本。○於。○茲。○
 數。○年。○授。○太子。○大。○傅。○劉。○向。○於。○太子。○卅。○以。○為。○工。○。○初。○收。○時。○為。○文。○帝。○所。○
 寵。○愛。○每。○見。○便。○輒。○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座。○也。○幾。○為。○太子。○者。○
 矣。○及。○帝。○寢。○疾。○處。○不。○安。○為。○武。○帝。○叔。○漢。○准。○南。○王。○魏。○陳。○思。○王。○故。○事。○而。○
 位。○臨。○崩。○執。○收。○手。○以。○授。○帝。○後。○中。○書。○監。○若。○助。○侍。○中。○馮。○異。○疾。○收。○據。○於。○帝。○
 收。○知。○憤。○怨。○歔。○血。○而。○變。○。○收。○以。○札。○自。○拘。○鮮。○有。○過。○事。○就。○人。○借。○書。○以。○手。○
 刊。○其。○誤。○然。○后。○反。○之。○加。○以。○至。○性。○過。○人。○稱。○其。○詳。○者。○輒。○泣。○然。○流。○涕。○雖。○
 武。○帝。○亦。○歎。○之。○每。○別。○之。○向。○必。○慚。○言。○而。○後。○歎。○
 臣。○曰。○平。○原。○性。○理。○不。○恒。○世。○莫。○之。○例。○又。○其。○處。○亂。○離。○之際。○屬。○交。○
 秋。○而。○能。○遠。○害。○全。○身。○身。○效。○介。○編。○其。○下。○可。○及。○已。○矣。○宗。○武。○功。○既。○
 之。○以。○溫。○恭。○扶。○風。○文。○效。○克。○宣。○如。○之。○以。○事。○行。○宗。○室。○之。○可。○稱。○者。○也。○
 錄。○上。○以。○兩。○以。○之。○觀。○聖。○二。○之。○化。○也。○元。○能。○治。○望。○重。○台。○衡。○百。○

聖。○之。○為。○意。○既。○而。○地。○疑。○政。○屢。○文。○雅。○見。○在。○統。○屬。○陳。○章。○之。○邪。○
 弊。○翼。○子。○之。○傳。○受。○政。○乃。○權。○龍。○章。○於。○表。○職。○從。○侯。○服。○於。○下。○藩。○未。○及。○
 終。○於。○慎。○憲。○惜。○哉。○若。○使。○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季。○終。○衣。○之。○命。○
 之。○託。○北。○輔。○嗣。○君。○允。○體。○邦。○政。○求。○諸。○實。○兆。○或。○廢。○與。○之。○有。○期。○
 正。○勝。○發。○之。○可。○及。○何。○八。○王。○之。○敢。○力。○爭。○五。○胡。○之。○能。○競。○
 云。○亡。○邦。○因。○於。○疾。○彼。○實。○有。○之。○說。○人。○周。○極。○交。○亂。○四。○國。○其。○苟。○
 自。○文。○宣。○孫。○子。○或。○賢。○或。○都。○扶。○風。○遠。○愛。○琅。○邪。○克。○已。○
 經。○文。○木。○摧。○於。○秀。○蘭。○燒。○以。○薰。○

東萊校正晉書詩節卷之七



晉書卷之七
 東萊校正

晉書謝安傳之八

王沉

王沉字如直太原晉陽人好讀書為文甚多... 沉少為名士... 沉之為人... 沉之志... 沉之德...

首身

荀勗字公曾潁川人漢司空爽曾孫也... 勗少為名士... 勗之為人... 勗之志... 勗之德...

王沉

○時又議省州郡縣... 沉之言... 沉之志... 沉之德...

沉之言... 沉之志... 沉之德... 沉之為人... 沉之志... 沉之德...

首身

沉之言... 沉之志... 沉之德... 沉之為人... 沉之志... 沉之德...

則之可也... 之方求之... 乘間同... 除地縱... 外府惡... 何補哉... 軌而長... 相之曠... 替廉常... 之階禍... 張心浩... 收哀於... 自道文... 子色安... 匪憚其... 附會是... 賊統之... 不滅交... 匪

賈充字公閔平陽襄陵人父逵魏豫州刺史逵晚始生充言後當有充閔之慶故以為名字焉○充襲父爵為侯景遷廷尉充雅長法理有平反之稱高貴鄉公之攻相府也太子告人成濟謂充曰今日之事如何充曰公等養我正擬今日復何疑濟於是抽戈犯殿○受譴充以建明大命封魯郡公母柳氏為魯國夫人充所定新律既班下天下百姓便之及代裴秀為尚書令而充无公方之操不能正身處下導以諂媚取官侍中任權中書令秉純等則直守正戒其疾之及氏是反叛時帝深以為慮因進說請充鎮關中乃下詔以充為使持節都督秦州一州諸軍事朝之資良皆幸焉此等皆極權之充既不出關以為去職徒備任實謂无所從時之讓百餘人○充既出關

賈充字公閔平陽襄陵人父逵魏豫州刺史逵晚始生充言後當有充閔之慶故以為名字焉○充襲父爵為侯景遷廷尉充雅長法理有平反之稱高貴鄉公之攻相府也太子告人成濟謂充曰今日之事如何充曰公等養我正擬今日復何疑濟於是抽戈犯殿○受譴充以建明大命封魯郡公母柳氏為魯國夫人充所定新律既班下天下百姓便之及代裴秀為尚書令而充无公方之操不能正身處下導以諂媚取官侍中任權中書令秉純等則直守正戒其疾之及氏是反叛時帝深以為慮因進說請充鎮關中乃下詔以充為使持節都督秦州一州諸軍事朝之資良皆幸焉此等皆極權之充既不出關以為去職徒備任實謂无所從時之讓百餘人○充既出關

賈充以事告曰曰公國之幸賴而為一大利制不亦... 可寄傲對曰曰請言之俄而侍宴論太子婚姻事因言充女宜配儲官帝納其言而皇儲當婚終不西行於是辛祐密啓留充及是帝以語充充謝曰始知君長者○咸平三年日於三朝充請位不許龍等趙其朝巨威側目焉太康三年歲時年六十六○充婦敬敏亦死於初充子驥氏年三歲乳母抱之嘗聞黎民是入言笑而州之觀望見謂充乳母即殺之黎民惡之而死充遂天禍嗣及獲愧願以外孫諱論為黎民子奉充後

賈充女大感相發於滌麻後住壽家具說支意并言其女尤... 知惟充竟其女沈賜與於常日時西域有貢奇者一着人則給月不歌帝甚貴之惟以賜充其女密盜以饋壽充棟屬壽謙處聞其分饋稱之於充自是充意知女去壽通而其門閭嚴密不知所由得入乃夜中伴驚記言有盜因使備備以觀其變左右白言无偷異惟東北角知孤狸行如充乃考問女之左右具以狀對充秘之遂以女東歸○官至散騎常侍同內尹卒○溢好學有才思既為元綱推過人主敬備存女選區一時時開廷賈海以輜陰石崇勳陽慶高岳慶遠等皆與充交厚請書

賈充女大感相發於滌麻後住壽家具說支意并言其女尤... 知惟充竟其女沈賜與於常日時西域有貢奇者一着人則給月不歌帝甚貴之惟以賜充其女密盜以饋壽充棟屬壽謙處聞其分饋稱之於充自是充意知女去壽通而其門閨嚴密不知所由得入乃夜中伴驚記言有盜因使備備以觀其變左右白言无偷異惟東北角知孤狸行如充乃考問女之左右具以狀對充秘之遂以女東歸○官至散騎常侍同內尹卒○溢好學有才思既為元綱推過人主敬備存女選區一時時開廷賈海以輜陰石崇勳陽慶高岳慶遠等皆與充交厚請書

明命臨御萬邦所以崇... 於此臣庶尹弼力服

三公之上歲餘... 便退笑謂崇曰誤入卿內崇曰是則耳寔曰貧士未嘗得此乃

更如他則雖... 為應教之制於表不御內製薄者矣之寔不以命意自少及老

賀字身自素有兄... 稱平京管轄諸謂人曰吾與劉潁川兄弟語則太使人神思

下上... 不若進不足而退有餘也

色許云貧人... 收與較較湖器末光王鑑

東萊校正... 卷之八

...

...

...

...

...

...

...

...

...

...

王... 王... 王...

...

...

...

...

...

...

...

...

...

...

...

...

...

...

...

...

於待郎位不洽於執事... 與其徒... 成名故得... 王弗之尚也... 曰感義... 陳蕃... 伯區...

東萊校正百書詳節卷之十

阮籍字嗣宗... 形骸時人多謂之癡... 下之者為道... 初籍思籍不至... 有... 得言而止... 其風土帝... 空令... 殺母者... 天下之極惡... 有... 將... 醉... 重... 與人... 血... 一...

平與字廷大傳結兄也任非顯獲得酒清更見其
 相與同志等並為中興名士時州里稱其放為法伯
 平叔養為方伯泰山胡母輔之為進伯濟陰下邳為叔伯陳留
 蔡讓為伯伯阮平為伯伯高以刺殺為委伯而為對伯凡八
 人漢光州八伯蓋漢世之八伯也○後為丹陽尹時朝士過江
 初拜官相飾使饒更拜丹陽客來早者得往設日是則漸暮不
 復及稍隨客早晚而不同貴賤有羊園拜臨海太守竟日皆美
 雖睡至若猶復盛難謂習以酒之豐贖乃不如曼之真率曼後
 為所害亦明

光武
 謝字彭祖少不巡學時謂皆鄙其凡庸先是兖州有八伯之號
 其後更有四伯大鴻臚陳留江泉以能食為最伯豫章太守史
 曠以大肥為齊伯散騎郎高平張鼓以夜安為伯伯而稱以很
 吳為伯伯蓋漢世之四伯也

本原
 也據俗同聲不居名則其源出險和復順以係天直若乃一
 本原既無為之用分其業蓋無言之道是以相賜也
 五級崇諸已先下於人於大

其後更有四伯大鴻臚陳留江泉以能食為最伯豫章太守史
 曠以大肥為齊伯散騎郎高平張鼓以夜安為伯伯而稱以很
 吳為伯伯蓋漢世之四伯也

其後更有四伯大鴻臚陳留江泉以能食為最伯豫章太守史
 曠以大肥為齊伯散騎郎高平張鼓以夜安為伯伯而稱以很
 吳為伯伯蓋漢世之四伯也

其後更有四伯大鴻臚陳留江泉以能食為最伯豫章太守史
 曠以大肥為齊伯散騎郎高平張鼓以夜安為伯伯而稱以很
 吳為伯伯蓋漢世之四伯也

唐敬

唐敬字子簡，涪州人也。長不滿七尺，而體帶十圍。雖有遠韻，見
王室多難，終知嬰禍。乃著意賦以豁情，措實誼之騷也。從子
亮見賦，問曰：「若有意也，非賦所益，若無意也，復何所賦？」答曰：「在
有無之間耳。後參東海王，越軍善，轉軍諮祭酒。敬有重名，為攝
紳所推，而聚歛積實，談者譏之。時劉勰見任於越人，士多為所
構。惟及敬，事無所可。後以其性檢家，富說越令就獲錢
千萬，置其自名。此可乘越於眾，空中問敬，頗然已醉。憤
机上以頭撞壁，除答云：「下官家故有兩千萬，隨公所取矣。」
於是乃服越，其悅固曰：「不可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任街不
與敬交，敬卿之不置。街曰：「君不得為，且敬曰：『卿自君我，我自卿
我自用。』我自用卿家，任街其奇之。右勳亂，與街俱被

郭象

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王衍每云：「聽象語，如
阿馮水注，而不竭。」東海王越引為太傅，主簿甚見親季。遂任職
當權，薰灼內外。由是素論去之。永嘉末，病卒。先是注莊子者，
數十家，莫能先其旨。統向秀為舊注，外而為解，義妙演奇，致大
暢玄風。惟秋水至樂一篇，未竟而秀卒。象為人，行薄，以亦義不
厚于世。或稱以為已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一篇，又易馬蹄一篇，
其餘眾篇，或照定文句而已。其後亦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
莊其義一也。

庾純

庾純字謀，南博學，有才義。為世儒宗。歷河南尹，初純以重
純與任，懼其舉，乃西鎮關中。亦由是不平。充嘗宴朝士，而純後
至，充謂曰：「君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且有小事。」

子為來後，世言純之先，雖有伍伯者，充之先，有布匹者，充之
以此相譏，為充自以隆盛，蓋意殊不平。及純行，酒充不持，純
發怒曰：「賈充天下兒，充爾一人，充曰：『充輔佐二世，平巴蜀
有何罪，而天下為之充？』純曰：『高貴公何在？』充坐，因罷純。懼
上表自劾，遂免官。復以純為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後將軍
荀勗於朝會中，奏純前坐不孝，免職。不宜升進，待中甄德奏取
敢以私議奪公論，宜加罪。勗改坐免官，初職與純俱為大將軍，
所發賊，整肅軍罪，純率奉而已。既以為愧，恨至是。毀純版，既
黜，純更以此愧之。坐往慰勉之。時人稱純通恕，位至少府卒。

郭敬

郭敬字子明，懷遠親經，邦論道允。應燕續式，叙尋倫武
帝納，恭恭之罪，謀懷始終之遠慮。乃君遊青土，作牧東甯。遠
圖警，望朝野失望。曹志等服膺教義，方聯儒門。寒寒匪躬，悽悽
本國，故能沉言風，關件祀，謹身維，軌盈道亦弘矣。使氏世載
與，見辨於出，故稱之多奇士。其為取斯，謀庸素疾，佞邪而
因，郭敬投鼠忌器，豈易由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子。玄假譽，
善非非，並字

皇甫諡

皇甫諡字士安，幼名靜，安定人。漢太尉高之曾孫也。出後叔
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學，遊蕩無度。或以為廢，得瓜，果，
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性之善猶為不孝。』故今年餘
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數曰：『昔孟母三徙，以成
仁。曾父曾父以存教，豈我若不小，都教有所歸，何曾純之甚
也。情身為孝，自改得之於我，何有因，誰之流，誰之成，誰之
人，誰也。』書勸力，不怠。居躬自，後獲帝，經而東，遂博學。

皇甫諡

皇甫諡字士安，幼名靜，安定人。漢太尉高之曾孫也。出後叔
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學，遊蕩無度。或以為廢，得瓜，果，
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性之善猶為不孝。』故今年餘
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數曰：『昔孟母三徙，以成
仁。曾父曾父以存教，豈我若不小，都教有所歸，何曾純之甚
也。情身為孝，自改得之於我，何有因，誰之流，誰之成，誰之
人，誰也。』書勸力，不怠。居躬自，後獲帝，經而東，遂博學。

謂天不歸心雖有后承之望及于繼明哀極守春春坊四教不
動三朝以綱約矣夫亦鳳德已衰信靈好邪肆斤正士可謂
不有切鮮克有終者也既而中宮凶忍及懷危情之心外戚
誹謗惟謹邪之說以性之謀口構常大之諸隊行一人之罪隱
之勝百辟無爭臣之誦使使竟幽禁建酷其矣國雖復禮備哀
祭禮深禮動亦何補於茲誅者哉

東萊校正晉書卷之十二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遷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機身長七
尺其聲如鐘少有異才文章冠世伏膺儒術非礼不動抗卒領
父兵為首將年二十而吳滅退居舊山閉門勸學積有十年
以孫氏在吳而祖父世為將相有大勳於江表深識孫皓事而
奔之乃論機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必其祖父功業遂作辨亡
論一篇至太康末與郭舉俱入洛遂大常張華舉其名如
舊相繼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又嘗謂時中王濟濟指羊酪謂
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答曰千里草萊未下機時人稱為名
賢范陽盧植志然然也起雲謂機曰珠非遐遠客不相悉何至於
此機曰我父相名播四海豈不知邪議者以此定二陸之優劣
初機有駿犬名曰黃耳其犬之既而歸萬里師父無家問失語
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齎書取消息不犬搖尾作聲機乃為
書以竹筒盛之而繫其頸大專路南走遂至其家得報還落其
後因以為常○時國中多難類聚等勸機還吳機負其才望而
志匡世難故不投牙王同既誅趙王倫於功自伐機惡之作豪
士賦以判焉固不之悟而竟以敗機又以聖王經國義在封
因機其遠指著五等論時代都王領推功不居勢讓下士機
穎必能康隆晉室遂委身焉機以機家大將軍軍中初穎與河
間王順起兵討吳沙王入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督此中
將王粹等軍卒等機以十餘萬人機以三世為將道之所
忌又獨放上官頌居學士之位而上粹等皆守其志心同對
郡會穎不許遂行機治然機而先謀折意甚惡之穎軍自朝散
至于河橋機聞機自吳機以水出師以機等皆守其志心同對
王入吳大

魏書卷之十四
魏書卷之十四

魏書卷之十四

魏書卷之十四

魏書

羅憲字令則襄陽人也年十二能屬文早知名師事譙周周明
人稱爲子貢初仕蜀蜀取持節領武陵太守泰始初入朝初
侍讀華林園詔問蜀大臣子弟後問先董宣府叙用者憲爲
人常忘也幹等皆西國之良器也而任之

馬隆

馬隆字季興東平人少而習勇好立名始中將四夷兵之
役下詔選良將充州奉隆才具良將選司馬督之初州制
史楊斌夫斌以之相隆陳其必敗斌而後爲廣所攻才而斷絕
帝每有內顧之憂臨朝而歎曰誰能爲我討此虜運涼州者乎
朝臣莫對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滅賊
爲不任顧卿方將何如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

曰云何隆曰臣謀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
稟陛下威德醜虜何足滅哉帝許之乃以隆爲武威太守公卿
僉曰隆小將妄說不可從也帝弗納隆募限腰引弩三十六鈞
弓四鈞立標簡試自旦至中得三百人隆曰足矣帝又給
其三年軍資隆於是西渡湟水植柳樹能等以累方計或乘險
以逼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入陣圍作偏箱車地廣則
角車若路狹則爲木空施於車上且戰且前言矢所及應弦而
倒或夾道築礮石賊皆鐵籠自不得前隆卒悉被羣甲與所陷
擬城以爲地持戰十里殺傷以千數自漢之西音聞斷絕朝
廷委之或謂已沒後隆使使到帝拜掌歡笑帝朝召羣臣謂曰
行從諸將言是然秦涼也隆到以成康部洛陽歸降涼州遂平
太興初封爲高縣侯加授東平太守封積十餘年威信振於涼石

王傳 卷之七
 高士張公見而奇之謂其從兄於此兒容貌甚異氣壯相之也
 也後秦東海王越軍事時為琅邪王與母素相親等時
 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有與復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
 執及元帝從鎮建康居月餘王庶莫有至者帝思之因遣計曰
 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己傾心以招俊又况天
 之望未若引之以歸又必二子既至則無不共奉帝乃使專使
 遣使相若奉君臣之禮始定俄而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
 左者十六七道勸帝取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勸揚安安戶口
 殷實專為政務任清靜每勸帝勉已勤節巨主寧邦於是情好
 日隆朝野傾心咸為仲父帝嘗從容謂導曰知吾之蕭何也
 永亮未加稱國將軍導上殿曰今者臨郡不問賢愚盡皆
 重賞輒有微蓋動見相率時有不得者或為恥辱天官臣雖
 望願發尊亦荷重任不能崇峻山海而開創亂源餐切名位
 素典謹送蓋加崇之物請從導始庶令雅俗區別羣臣
 感帝從之晉國既建以軍為丞相軍節節酒○桓彝初過江見
 朝廷微弱謂周顛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
 此將何以濟憂懼不樂往見顛顛曰晉國既建以軍為丞相軍節
 吾與復過矣過江人士每至顛曰相要出朝事位重周顛曰
 而數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自相視涕淚俱下顛曰
 色曰當共勸力王室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邪顛曰
 而謝之于時軍旅不息廢事未息上書勸帝敦厚存存
 子學並入于學選明博簡禮之士而為之師化成俗人莫不
 帝帝其勉之○及帝登寶號百官皆列命導升御衣於生道間
 帝至手三四曰若太陽下同為物豈何由仰感帝乃止

王傳

王傳
 如也王叔及劉勳勳帝悉誅王氏勳有為之志心專率軍在
 子姓詣奉拜帝以勳節節有節不問○即即位
 貴詔勳改及勳中進封郡公位位六條勳上殿入朝不趨讀
 拜不名帝崩後與亮亮同受遺詔勳切上是為勳○又蘇峻
 亂宗廟宮室並為火燭溫嶠譙淵諸將皆建康之金陵舊為
 帝里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以貴
 移部苟弘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在法可若不續其麻則樂土為
 虛矣田是嶠謀不行時密藏空棺庫中惟有錄教于端鸞之不
 售而動用不給運德之乃與朝賢俱制錄布單衣於是士人翕
 然競服之錄遂踊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其為時所慕如
 此○初帝幼沖見導每拜又常與導書手詔則云懼恐言中書
 帝詔則曰敬問於是以為定制自後元正儀入帝者為之與焉
 後進位太傅其後更書長平增金首紫綬初曹氏始居漢中
 之乃密營別館以夏張老曹氏知將往焉導於其後每歲必
 駕猶恐導之以所執導老柄驅牛而進司徒款讓問之勳曰
 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執之竟但讓而已讓曰不關餘物惟有
 短鞭犢重長柄屨導大怒謂人曰吾往與曹氏共遊洛中何
 曾聞有祭兒兒也時亮亮出外屨而執朝廷之權既據上流
 擁強兵趣向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常過西風塵起幸有自嚴
 徐曰元規塵所入自廣魏以來羣臣不拜山陵導以元帝權歸
 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祭進皆就拜不勝感由是詔百官
 拜陵自導始也咸和五年魏時年六十四子悅
 悅字長豫弱冠有萬名舉魏色養其母之尊母共悅并其弟
 道導英曰相與有瓜葛相得為不邪導性儉節於下甘果糲飯
 今棄之云勿使大郎知悅位至中書其弟道先導
 導字元琳道子洽洽子均弱冠與謝安相識道為導所敗
 導嘗謂之曰謝安年四十必擁麾於朝二叔與安相識

人以此輩如椽與之既覺語人云此輩有大手段等語

有隙在東閣安樂便所守前道旅軍獻之曰甘粉與謝公獻之

驚曰亦等以法謀於是直前哭之善勸法談珣小字也

珣字季珍少有才藝善行書多出珣珣時人為之語曰法談非

不佳僧難為了僧為珣小字也珣時有外國沙門名提婆妙解

法理為珣兄弟請出學珣珣時珣才華便云已解即於別

後聲待中代獻之為長教中書令二人齊名世謂獻之為

大令珣為小令○初軍使使非瑛瑛之封成瑛曰吉無不利

惟水絕三氏厥其後子孫繁衍竟如瑛言

駭聖人也故師臣而受國爵焉○也託負罪而欲業

降固不由之源天與牛跡本于陰謀金行撫運無德在時力

士未宅其心四夷已承其弊既而中原滄海紅左胡與兆若玄

石之圖華少康之祀夏時無思晉之士異文叔之興劉輔佐中

劉弘字和季而國人也有幹略收事之才少家洛陽

居永安里又同年共研席以舊恩起家太子門大夫太安中張

昌作亂轉使持節勳勳於荆湘以加鎮南將軍都督荊州

諸軍事弘遣長史陶侃討荊州及弘等討昌昌懼而逃其眾悉

降時荊州守等多欲引請補常璽之弘以成初補襄陽太守

朝廷以弘雖有功襄陽又是名郡不可授初弘以要侯陟為襄

陽太守陟弘之壻也弘下教曰夫統天下者宜與天下同心此

一國者宜與一國為任若必姻親然後可用則荊州十郡安得

下女婿然後為政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勳道

見州報認聽之舊制峴方二山澤中不聽百姓捕魚弘下教曰

程名山大澤子與共其利今公私井兼百姓無獲焉手地

何謂邪遂改此法又酒至甲子齊中酒肆酒根酒同用麴必

而優劣三品投醪當與三軍同其厚厚自公不得分別時意章

以勸爾者... 雖從亦過所望及陸云侃世...
 更進四御欲仕郡中侃曰欲之困於...
 正突靈諸網紀皆離之侃獨曰...
 安有父母之疾而不盡心乎...
 以幹事陶上行是也與侃見中書...
 溫雅謂曰奈何與小人共...
 去職曾自一客來時不哭而...
 後王勳去拜州刺史討其...
 原過爾... 遂恐不堪事其...
 州請... 事類... 勳... 士女...
 動於... 侃當... 人曰大禹...
 宜可... 遊... 醉... 生... 無...
 以... 事... 有... 命... 取...
 不... 有... 賦... 恭... 不...
 前... 餘... 猶... 屬... 於...
 丁... 裝... 躬... 其... 綜...
 為... 賊... 所... 害... 侃...
 矣... 曰... 蘇... 武... 節...
 都... 督... 交... 廣... 寧...
 侃... 命... 張... 爽... 子...
 一... 險... 威... 報... 威...
 侃... 在... 軍... 四... 十...
 子... 里... 中... 路... 不...
 更... 少... 進... 侃... 憤... 良...
 更... 少... 進... 侃... 憤... 良...

州... 情... 是... 居... 於... 佛...
 善... 取... 何... 其... 善... 勳...
 非... 世... 族... 俗... 異... 善...
 邊... 上... 流... 布... 澤... 濼...
 威... 里... 之... 崇... 抱... 其...
 邊... 分... 陝... 理... 則... 直...
 思... 折... 夏... 之... 祥... 符...
 州... 情... 是... 居... 於... 佛...
 善... 取... 何... 其... 善... 勳...
 非... 世... 族... 俗... 異... 善...
 邊... 上... 流... 布... 澤... 濼...
 威... 里... 之... 崇... 抱... 其...
 邊... 分... 陝... 理... 則... 直...
 思... 折... 夏... 之... 祥... 符...

魏代亦有天風矣
○大寶曆中勳官魏徵孫魏元孫
魏元孫有子魏元孫

○齊王固召為大司馬主領國權推舉及攝終日
不綜府事以情告友人為能謂固長史葛洪曰今府大事
不歸於王固而歸於王固之友也

○齊王固召為大司馬主領國權推舉及攝終日
不綜府事以情告友人為能謂固長史葛洪曰今府大事
不歸於王固而歸於王固之友也

○齊王固召為大司馬主領國權推舉及攝終日
不綜府事以情告友人為能謂固長史葛洪曰今府大事
不歸於王固而歸於王固之友也

○齊王固召為大司馬主領國權推舉及攝終日
不綜府事以情告友人為能謂固長史葛洪曰今府大事
不歸於王固而歸於王固之友也

○齊王固召為大司馬主領國權推舉及攝終日
不綜府事以情告友人為能謂固長史葛洪曰今府大事
不歸於王固而歸於王固之友也

○齊王固召為大司馬主領國權推舉及攝終日
不綜府事以情告友人為能謂固長史葛洪曰今府大事
不歸於王固而歸於王固之友也

○齊王固召為大司馬主領國權推舉及攝終日
不綜府事以情告友人為能謂固長史葛洪曰今府大事
不歸於王固而歸於王固之友也

不若峻攻必須東北風急令秋水更不得存於...
中時... 每季... 帝加元服... 敬曰... 以疾去職... 夫將終不問...

孔齊

孔齊偷之族父也明察過人時有遺其酒者必擬入門齊...
之曰人約吾而聖酒其一何故非也檢視之一罍...
齊何以知之亦曰酒重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之異故耳為全

孔羣

孔羣字敬林魯之從弟有智自志尚不羣...
有能於... 而羣初不視術... 術者因... 向匡人... 刑舍曰公不見... 百石秫米不足...

百石秫米不足... 刑舍曰公不見... 術者因... 向匡人... 刑舍曰公不見... 百石秫米不足...

... 公... 石

正義校正晉書卷之十八

列傳

謝尚

謝尚字仁祖豫章太守鯤之子也幼有至性七歲喪兄
 禮制嚴異之八歲仲情成過作詩多感哀或曰此見一
 頭向也尚雅雅容日坐則見公馬前則回瞻廣莫不傲異十
 歲遭父憂及長開學讀史論持論倫不別又珍諸父責之
 而自改遠名上進器器比之王成常呼為小少豐成
 謝尚為廷尉到府謂謝尚以其有勝會謂曰謝君能作
 坐頃想算有此理不尚曰佳便者不惟而舞導令坐者
 節尚俯仰有中傍若無人其語如此後出為夏等郡軍
 府更置鎮武昌尚數詣軍與其射翼曰卿若破的當以
 吹相賞尚謙謙中之意即以其副鼓吹給之尚始到官郡
 布四十四為尚進烏在帳尚懷之以為車上備於後進號
 將軍鎮壽陽尚於是安於樂人并制石琴以備大樂江表有
 之樂自尚始也卒諡曰簡

謝安

謝安字安石尚從弟也四歲時相見而歎曰此兒風神秀
 絕前神識敏風宇條暢等行皆弱冠詣王導清言既去
 俯曰向者何如大人導曰此客兒實為來遠人王導亦深
 由是少有重名高舉會稽與王羲之及許詢素門文遊游
 則漁弋山水則言詠為文無與比意亦著於琅邪王友
 並不超常往臨安山中坐客臨清谷為然歎曰此亦伯
 遠當與林綽等遊海風起浪湧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
 安為從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何歸諸人亦
 回輿咸服其雅量安雖放情亡堅然每游必以杖文
 乘萬為中即得絕勝任之重安雖與謝門其名猶出
 自然有公輔之望安妻劉氏好也既見客語實而安

謝尚字仁祖豫章太守鯤之子也幼有至性七歲喪兄
 禮制嚴異之八歲仲情成過作詩多感哀或曰此見一
 頭向也尚雅雅容日坐則見公馬前則回瞻廣莫不傲異十
 歲遭父憂及長開學讀史論持論倫不別又珍諸父責之
 而自改遠名上進器器比之王成常呼為小少豐成

謝安

謝安字安石尚從弟也四歲時相見而歎曰此兒風神秀
 絕前神識敏風宇條暢等行皆弱冠詣王導清言既去
 俯曰向者何如大人導曰此客兒實為來遠人王導亦深
 由是少有重名高舉會稽與王羲之及許詢素門文遊游
 則漁弋山水則言詠為文無與比意亦著於琅邪王友
 並不超常往臨安山中坐客臨清谷為然歎曰此亦伯
 遠當與林綽等遊海風起浪湧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
 安為從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何歸諸人亦
 回輿咸服其雅量安雖放情亡堅然每游必以杖文
 乘萬為中即得絕勝任之重安雖與謝門其名猶出
 自然有公輔之望安妻劉氏好也既見客語實而安

謝安

謝安字安石尚從弟也四歲時相見而歎曰此兒風神秀
 絕前神識敏風宇條暢等行皆弱冠詣王導清言既去
 俯曰向者何如大人導曰此客兒實為來遠人王導亦深
 由是少有重名高舉會稽與王羲之及許詢素門文遊游
 則漁弋山水則言詠為文無與比意亦著於琅邪王友
 並不超常往臨安山中坐客臨清谷為然歎曰此亦伯
 遠當與林綽等遊海風起浪湧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
 安為從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何歸諸人亦
 回輿咸服其雅量安雖放情亡堅然每游必以杖文
 乘萬為中即得絕勝任之重安雖與謝門其名猶出
 自然有公輔之望安妻劉氏好也既見客語實而安

... 乃自置... 面聚... 弘道... 高謝... 千獲... 之同... 樂而... 刑... 惟... 飛... 旋... 編... 安西... 舟... 情... 止... 以...

... 王... 之... 善... 深... 義... 乃... 義... 積... 於... 文... 市... 弥... 士... 任... 父... 竹... 是... 來... 應... 云... 吾... 家... 之... 由... 不... 協... 及... 此... 下... 遂... 諸... 日... 以...

列傳

陳壽

陳壽字承祚巴西人也少好學師事同郡諸葛亮父喪有疾使
婢九喚客往視之陳嘗以此語及前平坐是時諸葛亮年
空張華愛其才舉為孝廉除著作郎後擢為三國志凡六十
五篇射人辨其善惡非有以文之才且其時著魏書見壽所
不便懷已書而能須深諳之謂壽曰當以言書相付其為時
所重如此或曰陳壽少時亦不為立傳蓋父為馬
來見與當為壽公作佳傳丁不期之竟不為立傳蓋父為馬
將重其為壽其所許壽公亦坐故疑壽又輕壽為
使壽將心非長無應之才子也陳工書名過其父壽以此
少之授御史伯書以母憂去職母遺言令壽務陽壽
聖不以母歸葬其父也

王長文字德微廣陵人也少以才學知名州府辟命皆不就州
辟別駕乃微服歸出州莫知所之後於成都市中踴躍
餅刺吏知其不履禮禮之閉門自守不交人事著書四卷擬易
名曰通玄經有文辭象可用上其時人比之揚雄太玄後成
都王穎引為江源令或問前不除志今何為長文曰祿以
親非為身也穎王引為丞掾引為從事中郎在洛山行錄
胡小郎以載車嘗時異焉後終於洛

王隱字處叔陳郡人也少好學有嗜遠之志每私錄首事及
功臣行狀未嘗而卒○隱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舊第多所
諸從不與初以隱為著作郎交與首事者即其族也隱著書
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為隱所詰隱所詰者隱之所
聞漸廣是後更疾隱形言色又交結權貴以斥隱竟以諸
貧無資用書遂不就乃依在西將軍處亮於武昌亮供其
書乃得為隱遂好著述而文辭鄙拙無所不備其書以
若其父所撰文辭甚多不可解者隱之作也卒於

王隱字處叔陳郡人也少好學有嗜遠之志每私錄首事及
功臣行狀未嘗而卒○隱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舊第多所
諸從不與初以隱為著作郎交與首事者即其族也隱著書
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為隱所詰隱所詰者隱之所
聞漸廣是後更疾隱形言色又交結權貴以斥隱竟以諸
貧無資用書遂不就乃依在西將軍處亮於武昌亮供其
書乃得為隱遂好著述而文辭鄙拙無所不備其書以
若其父所撰文辭甚多不可解者隱之作也卒於

王隱字處叔陳郡人也少好學有嗜遠之志每私錄首事及
功臣行狀未嘗而卒○隱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舊第多所
諸從不與初以隱為著作郎交與首事者即其族也隱著書
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為隱所詰隱所詰者隱之所
聞漸廣是後更疾隱形言色又交結權貴以斥隱竟以諸
貧無資用書遂不就乃依在西將軍處亮於武昌亮供其
書乃得為隱遂好著述而文辭鄙拙無所不備其書以
若其父所撰文辭甚多不可解者隱之作也卒於

王隱字處叔陳郡人也少好學有嗜遠之志每私錄首事及
功臣行狀未嘗而卒○隱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舊第多所
諸從不與初以隱為著作郎交與首事者即其族也隱著書
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為隱所詰隱所詰者隱之所
聞漸廣是後更疾隱形言色又交結權貴以斥隱竟以諸
貧無資用書遂不就乃依在西將軍處亮於武昌亮供其
書乃得為隱遂好著述而文辭鄙拙無所不備其書以
若其父所撰文辭甚多不可解者隱之作也卒於

用排佃州川將為溫得... 直而理正感... 夫利何至乃... 年於漢家諸子... 謂曰君亦來... 第那波曰欲... 希止所及亮... 王輔嗣亦過也

于寶

于寶字令... 博覽書記以才器召... 所獲待婢母其... 不之也... 言其父常取... 驗地中亦不... 日不冷後遂... 遂撰集古今... 收檢曰湖可... 言寶字才威... 高而曹主傳... 手問國家作... 五十文以與... 旨自裁無由... 故呈人曰賜... 幾僕死君嘗...

言寶字才威... 高而曹主傳... 手問國家作... 五十文以與... 旨自裁無由... 故呈人曰賜... 幾僕死君嘗...

不如一指習上... 門雖道安俊... 天釋道安俊... 里甚及襄陽... 其養疾與諸... 人有半日及... 不應以道後... 終此情性其... 自謂已得會... 信自之矣... 成一家未定... 英德世有至... 將連榻之上... 燕以為懲勸... 感亦隨冠裳... 言廣得之矣

魏和

魏和字君... 宗者必此子... 和字君... 宗者必此子... 和字君... 宗者必此子...

和字君... 宗者必此子... 和字君... 宗者必此子... 和字君... 宗者必此子...

東坡先生詩集卷之二十一

東坡先生詩集卷之二十一

李密

李密字伯健為人也一名虎爭也母以荏聞親後至洛司
空張華問之曰安樂公何如密曰可次齊拍華問其故對
曰齊相得管仲而霸用豎刁而亂安樂公得諸葛亮而抗魏
任黃皓而國是知成敗一也次問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
禹稷陶相與故得簡大雅諸凡八言宜碎孔明則言者無
已故言教是以孫其善善之宜有才能而聖乃
乃其口大存自以失分懷怒及賜食以
亦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
帝念之也密官卒於家

李密

王褒字偉元城陽人也父儀高亮雅直為蜀司馬東閣之役
帝問於眾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丞相而怒曰司
馬欲委罪於孤邪遂引山斯之
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朝也於是隱居教授二
皆不就慮于墓側見文帝嘗指慧疑侯者曾為之
勞未嘗小三復流涕門人宗業者並橫裝我之篇後治京
從道逢起實續墳不夫為賦所言

王褒

許然少委義東陽人素
許然少委義東陽人素
許然少委義東陽人素
許然少委義東陽人素

許然

許然少委義東陽人素
許然少委義東陽人素
許然少委義東陽人素
許然少委義東陽人素

然其後所以... 阿大語詳... 竟中... 抗... 子... 承... 子... 影... 江... 意... 若... 古... 實... 脩... 尚... 一... 仕... 使... 不...

而不用其... 果... 董...

董... 道... 隨... 乾... 敗... 不...

夏... 然... 及... 中... 而... 人... 節... 又... 聖... 娥... 不... 日... 天... 文... 兒...

魏

有德行致維黃門與起惟相親禮不以下交不以其後
其時人稱維夫人之權維夫人之法云

陶侃母湛氏性聰敏嚴溫一舉始自幼童便訓以忠義及
子之門汝當拾生取我勿以善善為泉也時會稽內史王舒遣
子允之為督護除氏又謂湛曰王舒有違兄征汝何為獨不
即以子契為督護與允之合其妻圖之賊如此拜武昌侯太
夫人加金童寶璽湛曰夫何德之厚也以下皆就拜請卒
十五國進使中祭禮曰定夫人

陶侃母湛氏性聰敏嚴溫一舉始自幼童便訓以忠義及
子之門汝當拾生取我勿以善善為泉也時會稽內史王舒遣
子允之為督護除氏又謂湛曰王舒有違兄征汝何為獨不
即以子契為督護與允之合其妻圖之賊如此拜武昌侯太
夫人加金童寶璽湛曰夫何德之厚也以下皆就拜請卒
十五國進使中祭禮曰定夫人

陶侃母湛氏性聰敏嚴溫一舉始自幼童便訓以忠義及
子之門汝當拾生取我勿以善善為泉也時會稽內史王舒遣
子允之為督護除氏又謂湛曰王舒有違兄征汝何為獨不
即以子契為督護與允之合其妻圖之賊如此拜武昌侯太
夫人加金童寶璽湛曰夫何德之厚也以下皆就拜請卒
十五國進使中祭禮曰定夫人

陶侃母湛氏性聰敏嚴溫一舉始自幼童便訓以忠義及
子之門汝當拾生取我勿以善善為泉也時會稽內史王舒遣
子允之為督護除氏又謂湛曰王舒有違兄征汝何為獨不
即以子契為督護與允之合其妻圖之賊如此拜武昌侯太
夫人加金童寶璽湛曰夫何德之厚也以下皆就拜請卒
十五國進使中祭禮曰定夫人

陶侃母湛氏性聰敏嚴溫一舉始自幼童便訓以忠義及
子之門汝當拾生取我勿以善善為泉也時會稽內史王舒遣
子允之為督護除氏又謂湛曰王舒有違兄征汝何為獨不
即以子契為督護與允之合其妻圖之賊如此拜武昌侯太
夫人加金童寶璽湛曰夫何德之厚也以下皆就拜請卒
十五國進使中祭禮曰定夫人

王

王凝之妻謝氏性聰敏嚴溫一舉始自幼童便訓以忠義及
子之門汝當拾生取我勿以善善為泉也時會稽內史王舒遣
子允之為督護除氏又謂湛曰王舒有違兄征汝何為獨不
即以子契為督護與允之合其妻圖之賊如此拜武昌侯太
夫人加金童寶璽湛曰夫何德之厚也以下皆就拜請卒
十五國進使中祭禮曰定夫人

王

王凝之妻謝氏性聰敏嚴溫一舉始自幼童便訓以忠義及
子之門汝當拾生取我勿以善善為泉也時會稽內史王舒遣
子允之為督護除氏又謂湛曰王舒有違兄征汝何為獨不
即以子契為督護與允之合其妻圖之賊如此拜武昌侯太
夫人加金童寶璽湛曰夫何德之厚也以下皆就拜請卒
十五國進使中祭禮曰定夫人

王

王凝之妻謝氏性聰敏嚴溫一舉始自幼童便訓以忠義及
子之門汝當拾生取我勿以善善為泉也時會稽內史王舒遣
子允之為督護除氏又謂湛曰王舒有違兄征汝何為獨不
即以子契為督護與允之合其妻圖之賊如此拜武昌侯太
夫人加金童寶璽湛曰夫何德之厚也以下皆就拜請卒
十五國進使中祭禮曰定夫人

王

王凝之妻謝氏性聰敏嚴溫一舉始自幼童便訓以忠義及
子之門汝當拾生取我勿以善善為泉也時會稽內史王舒遣
子允之為督護除氏又謂湛曰王舒有違兄征汝何為獨不
即以子契為督護與允之合其妻圖之賊如此拜武昌侯太
夫人加金童寶璽湛曰夫何德之厚也以下皆就拜請卒
十五國進使中祭禮曰定夫人

王

王凝之妻謝氏性聰敏嚴溫一舉始自幼童便訓以忠義及
子之門汝當拾生取我勿以善善為泉也時會稽內史王舒遣
子允之為督護除氏又謂湛曰王舒有違兄征汝何為獨不
即以子契為督護與允之合其妻圖之賊如此拜武昌侯太
夫人加金童寶璽湛曰夫何德之厚也以下皆就拜請卒
十五國進使中祭禮曰定夫人

王

王凝之妻謝氏性聰敏嚴溫一舉始自幼童便訓以忠義及
子之門汝當拾生取我勿以善善為泉也時會稽內史王舒遣
子允之為督護除氏又謂湛曰王舒有違兄征汝何為獨不
即以子契為督護與允之合其妻圖之賊如此拜武昌侯太
夫人加金童寶璽湛曰夫何德之厚也以下皆就拜請卒
十五國進使中祭禮曰定夫人

以讀之其書便凡八百四十字文多不詳

西伊君子初亦婦人焉自晉室陵夷罕樹風檢窮開矣遂相趨

解其曾微繼舊之情故風檢窮開矣遂相趨

自徒無意雅司以涉揚千載矣

東夷 有石名曰甲曰乙曰丙曰丁曰戊曰己曰庚曰辛曰壬曰癸

括天石誓讓周公輔成王遣使入賀商後千餘年雖秦漢之

莫之致也及元初後宋真獻皇帝中興又詣江左貢其石誓

西南服者三年矣是知有大國所在故來云

西戎 吐谷渾塞谷之熊其父涉滿分部落一千七百

其性個懂不詳常懷憤慨曰曰大丈夫生不在中國當為

羽性個懂不詳常懷憤慨曰曰大丈夫生不在中國當為

其母謂曰汝德緒將已身歸之矣汝何為如此葉延泣曰

有豕白蹄也其後世嗣不絕

大貝夜光璧擊擊車火流布途經大海海水鹹苦不可食商

往來皆齋三意是以至者希少漢時都講班超曰操甘英使

其國入海船人曰海中有惡鬼之物柱者莫不恐懼若漢使不

其父母娶子者可入英不能入也

林邑國本漢時東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

元海大悅在位... 死也人盡知之

劉曜字永明... 曜字永明元海之子也

臣奉詔... 曜字永明元海之子也

左右連教之... 曜字永明元海之子也

宗廟社稷... 曜字永明元海之子也

曜字永明... 曜字永明元海之子也

曜字永明... 曜字永明元海之子也

曜字永明... 曜字永明元海之子也

魏元仲南安赤亭羌人石季龍時累遷冠軍大將軍季龍未幾
橫敗李農於滎陽季龍懼召元仲元仲輕騎至鄴時季龍病不
時見元仲引入領軍首謁其所欲食之食元仲怒不食曰君我
賊豈來貪食邪左右言之乃引見元仲元仲猶直俗無尊卑皆以
之季龍怒而不肯賜以錦馬元仲曰故看老翁堪破賊不於
貴乎季龍馬於庭中策馬南馳不辭而出遂破賊於滎陽
元仲遣其子襲討賊成義曰汝子一倍於爾若不榮擢不
見我也襲大破賊而歸元仲怒襲之不捨問也殺之一百
咸乃歸晉永和八年卒

魏元仲南安赤亭羌人石季龍時累遷冠軍大將軍季龍未幾
橫敗李農於滎陽季龍懼召元仲元仲輕騎至鄴時季龍病不
時見元仲引入領軍首謁其所欲食之食元仲怒不食曰君我
賊豈來貪食邪左右言之乃引見元仲元仲猶直俗無尊卑皆以
之季龍怒而不肯賜以錦馬元仲曰故看老翁堪破賊不於
貴乎季龍馬於庭中策馬南馳不辭而出遂破賊於滎陽
元仲遣其子襲討賊成義曰汝子一倍於爾若不榮擢不
見我也襲大破賊而歸元仲怒襲之不捨問也殺之一百
咸乃歸晉永和八年卒

魏元仲南安赤亭羌人石季龍時累遷冠軍大將軍季龍未幾
橫敗李農於滎陽季龍懼召元仲元仲輕騎至鄴時季龍病不
時見元仲引入領軍首謁其所欲食之食元仲怒不食曰君我
賊豈來貪食邪左右言之乃引見元仲元仲猶直俗無尊卑皆以
之季龍怒而不肯賜以錦馬元仲曰故看老翁堪破賊不於
貴乎季龍馬於庭中策馬南馳不辭而出遂破賊於滎陽
元仲遣其子襲討賊成義曰汝子一倍於爾若不榮擢不
見我也襲大破賊而歸元仲怒襲之不捨問也殺之一百
咸乃歸晉永和八年卒

魏元仲南安赤亭羌人石季龍時累遷冠軍大將軍季龍未幾
橫敗李農於滎陽季龍懼召元仲元仲輕騎至鄴時季龍病不
時見元仲引入領軍首謁其所欲食之食元仲怒不食曰君我
賊豈來貪食邪左右言之乃引見元仲元仲猶直俗無尊卑皆以
之季龍怒而不肯賜以錦馬元仲曰故看老翁堪破賊不於
貴乎季龍馬於庭中策馬南馳不辭而出遂破賊於滎陽
元仲遣其子襲討賊成義曰汝子一倍於爾若不榮擢不
見我也襲大破賊而歸元仲怒襲之不捨問也殺之一百
咸乃歸晉永和八年卒

魏元仲南安赤亭羌人石季龍時累遷冠軍大將軍季龍未幾
橫敗李農於滎陽季龍懼召元仲元仲輕騎至鄴時季龍病不
時見元仲引入領軍首謁其所欲食之食元仲怒不食曰君我
賊豈來貪食邪左右言之乃引見元仲元仲猶直俗無尊卑皆以
之季龍怒而不肯賜以錦馬元仲曰故看老翁堪破賊不於
貴乎季龍馬於庭中策馬南馳不辭而出遂破賊於滎陽
元仲遣其子襲討賊成義曰汝子一倍於爾若不榮擢不
見我也襲大破賊而歸元仲怒襲之不捨問也殺之一百
咸乃歸晉永和八年卒

魏元仲南安赤亭羌人石季龍時累遷冠軍大將軍季龍未幾
橫敗李農於滎陽季龍懼召元仲元仲輕騎至鄴時季龍病不
時見元仲引入領軍首謁其所欲食之食元仲怒不食曰君我
賊豈來貪食邪左右言之乃引見元仲元仲猶直俗無尊卑皆以
之季龍怒而不肯賜以錦馬元仲曰故看老翁堪破賊不於
貴乎季龍馬於庭中策馬南馳不辭而出遂破賊於滎陽
元仲遣其子襲討賊成義曰汝子一倍於爾若不榮擢不
見我也襲大破賊而歸元仲怒襲之不捨問也殺之一百
咸乃歸晉永和八年卒

相繼出而爭為神於是相與以親刺其屋... 其船浮存者以爲... 射之正... 巴郡漢末... 將五百餘家... 相與入漢川... 既入蜀散在... 稱益州牧... 特傳首洛陽... 元元子班... 無事自性... 馬過推雄... 也急之則... 遠○班嗣... 殺班於... 舉兵之... 春子武考... 任調等... 尚為足... 遂以咸... 子仁壽... 亦如... 有人出於... 其... 以親刺其... 其... 射之... 巴郡漢末... 將五百餘... 相與入漢... 既入蜀散... 稱益州牧... 特傳首洛... 元元子班... 無事自性... 馬過推雄... 也急之則... 遠○班嗣... 殺班於... 舉兵之... 春子武考... 任調等... 尚為足... 遂以咸... 子仁壽...

六年以... 師是知... 志于并... 戴珍獨... 失其直... 降蕭... 悅新... 體承... 於猶... 漢之... 禍珠... 其... 鉅大... 其... 巴... 呂... 神光... 法... 沉... 吳之... 六年以... 師是知... 志于并... 戴珍獨... 失其直... 降蕭... 悅新... 體承... 於猶... 漢之... 禍珠... 其... 鉅大... 其... 巴... 呂... 神光... 法... 沉... 吳之...

至馬氏之驅除也
則此道明列引繼
以隨

東來校正晉書評卷之二十九

則此道明列引繼
以隨

紀事

乞伏國

乞伏國者天竺國人也其先世居西域
其後徙居涼州之西其地多山
其俗與漢人異其地多山
其俗與漢人異其地多山
其俗與漢人異其地多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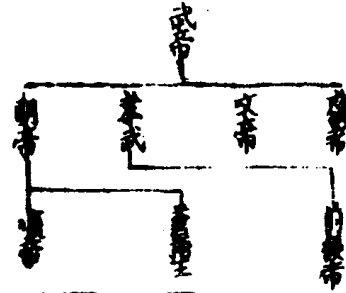
馮跋

素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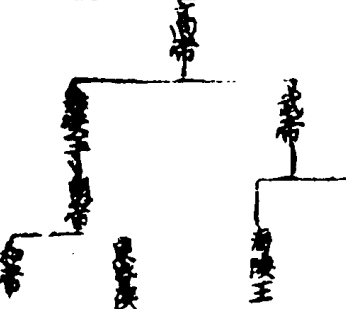
馮跋字文選長樂信都人其先世為之
馮跋者因以氏焉其先世為之
馮跋者因以氏焉其先世為之
馮跋者因以氏焉其先世為之

素夷政之長也其先世為之
素夷政之長也其先世為之
素夷政之長也其先世為之
素夷政之長也其先世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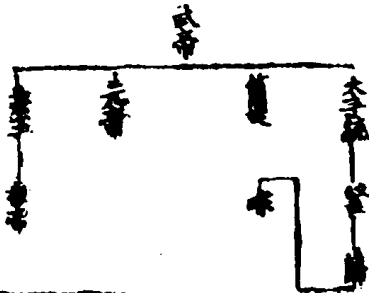
宋世系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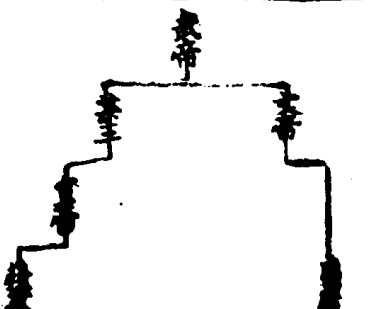
齊世系圖



梁世系圖



陳世系圖



東漢光武皇帝正統... 卷之一

宋本紀 宋武帝 文帝 明帝 廢帝 後廢帝

齊本紀 齊高帝 廢帝 明帝 廢帝 東昏侯

梁本紀 梁高祖武帝 簡文帝 敬帝

陳本紀 陳高祖武帝 文帝 廢帝 後主

卷之五 后妃傳 宋文帝元嘉... 陳文帝後

宋宗室諸王傳 臨川烈武... 江陵元帝

齊宗室諸王傳 齊宗室諸王傳

梁宗室諸王傳 梁宗室諸王傳

陳宗室諸王傳 陳宗室諸王傳

卷之四 梁高祖武帝 簡文帝 敬帝

卷之三 齊高帝 廢帝 明帝 廢帝 東昏侯

卷之二 宋武帝 文帝 明帝 廢帝 後廢帝

卷之一 宋武帝 文帝 明帝 廢帝 後廢帝

卷之五 后妃傳 宋文帝元嘉... 陳文帝後

卷之四 梁高祖武帝 簡文帝 敬帝

卷之三 齊高帝 廢帝 明帝 廢帝 東昏侯

卷之二 宋武帝 文帝 明帝 廢帝 後廢帝

術防文王志

宋諸臣列傳
劉祥之
傅亮
王鎮惡
徐美之
潘道濟
潘之

○卷之六

朱齡石
朱脩之
劉敬宣
胡藩
謝裕
謝方明
謝晦
謝方明
謝晦
謝方明
謝晦

王僧之
王玄謨
劉粹
蕭思話
蕭思話
蕭思話
蕭思話
蕭思話
蕭思話

王玄謨
劉粹
蕭思話
蕭思話
蕭思話
蕭思話
蕭思話
蕭思話

○卷之七

王玄謨
劉粹
蕭思話
蕭思話
蕭思話
蕭思話
蕭思話
蕭思話

王玄謨
劉粹
蕭思話
蕭思話
蕭思話
蕭思話
蕭思話
蕭思話

○卷之八

王玄謨
劉粹
蕭思話
蕭思話
蕭思話
蕭思話
蕭思話
蕭思話

王玄謨
劉粹
蕭思話
蕭思話
蕭思話
蕭思話
蕭思話
蕭思話

○卷之九

王玄謨
劉粹
蕭思話
蕭思話
蕭思話
蕭思話
蕭思話
蕭思話

王玄謨
劉粹
蕭思話
蕭思話
蕭思話
蕭思話
蕭思話
蕭思話

○卷之十

王玄謨
劉粹
蕭思話
蕭思話
蕭思話
蕭思話
蕭思話
蕭思話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卷之十一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卷之十二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卷之十三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卷之十四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卷之十五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張裕

○卷之二十四	文寧傳	丘靈翰	十彬	劉昭	劉騫	紀少瑜	孝義傳	郭世通	吉瑜	隱逸傳	陶潛	孔海之	雷次宗	陶弘景	○卷之二十五	恩倖傳	戴法興	茹法亮	茹法珍	司馬申	夷貊傳	海南諸	林邑
	伏曼容	鍾	仲孚	鍾	鍾	何思澄	原平	丘冠先	殷不害	南	宗少文	周續之	顧歡	馬樞		阮佃	阮佃	陸	孔範				
	何佟之	崔靈恩	張譏	張譏	張譏	張譏	張譏	張譏	張譏	張譏	張譏	張譏	張譏	張譏	張譏	張譏	張譏	張譏	張譏	張譏	張譏	張譏	張譏

○卷之二十六	東夷	扶桑	扶桑	扶桑	扶桑	扶桑	扶桑	扶桑	扶桑	扶桑	扶桑	扶桑	扶桑	扶桑	扶桑	扶桑	扶桑	扶桑	扶桑	扶桑	扶桑	扶桑	扶桑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百濟	百濟	百濟	百濟	百濟	百濟	百濟	百濟	百濟	百濟	百濟	百濟	百濟	百濟	百濟	百濟	百濟	百濟	百濟	百濟	百濟	百濟	百濟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留侯心將佐以輔之先
是安西中兵參軍沈子殺安西司馬王鎮惡將殺安西長
史王脩開中亂十月帝遣右將軍朱齡石安西將軍桂陽公
賈真為雍州刺史賈真還為勳勳所追大敗僅以身免諸
將帥及將士不並沒十二月晉安帝崩大司馬劉裕即帝位元
熙元年正月晉帝詔裕入輔六月壬戌帝至都甲寅晉帝殯
位子宋帝奉陳謙讓自他上素勳進猶不許太史令駱達陳
天文符應曰案晉義熙元年至元熙元年太白晝見經天凡七
占曰太白經天入更上星姓與義熙七年五虹見于東方占曰
五虹見于天聖人出九年鎮星居太微有王有從王元熙元年
三年鎮星入太微占曰鎮星守太微有王有從王元熙元年
父黑龍四登于天易傳曰冬龍見天子社稷大人受命冀州
道人解法稱告其弟子曰高神言江東劉裕東漢家南帝苗
受天命君以重三十二鎮金一斛與之劉氏下世之數也建
武至建安末一百九十六年而漢魏魏黃初至咸熙末四十
六年而漢晉晉自太始至太元五百五十六年三代推漢魏晉於六
又漢光武社于南陽漢末而其國乃應之而興及
晉季年舊根始萌至是而漢魏晉若此者數十條舉臣又同語
乃從之

此人也小却可以會得江州之英交上崩于西殿時年八
十塞臣上諡曰武皇帝廟號高祖上清廟其祭嚴較有法度
未嘗視珠玉與馬之飾殿庭無綺綺絲竹之音初朝廷未備皆
舉長史殺仲子以為言帝曰日不暇給官所不解仲文曰屢聽
自然解之帝曰政以解則好之故不置置寧州嘗獻武朝枕光
色其廣廣盈百金時將此枕以賜賈真金創上天悅命碎分賜
賈真皆在外府內無私藏宋臺建司奏東內堂飾為脚林金
塗創上不許廣州嘗獻人筒細布一端入帝惡其精靡勞人
即付有司帶太守以布還之并制筒細布此布帝素有熱病
并患金創末年尤劇坐則常須冷物後入獻石林簾之極以
為佳乃獻曰木林且貴而沉石稱即令攻之制諸出遺遺送
不過二十萬無錫鑄金玉內外奉養實不節儉微時躬耕
丹徒及受命轉輸之具頗有存者皆命焚之以留於後及文帝
垂薨官見而問焉左右以實對文帝色有哀悼曰大痛斯
辭歷山伯馬親事士未陛下不親列聖遺物何以知錄錄之
艱難何以知先帝之至德乎及孝武大召中壞上所各陰至於
其處起玉燭殿蓋臺百欄之林頭有障下挂簾簾龍細游
侍中表頌盛稱上儉素之德孝武不答曰田舍戶得此以為
過矣故能尤有天下克成大業盛矣

七月戊子帝崩於仁壽殿年五十五已丑

順帝

順皇帝諱字休騰也

秋七月壬辰皇帝崩於大赦殿元壽道成司

事

順帝崩後太子立為皇帝

順帝崩後太子立為皇帝

順帝崩後太子立為皇帝

順帝崩後太子立為皇帝

順帝崩後太子立為皇帝

順帝崩後太子立為皇帝

順帝崩後太子立為皇帝

順帝崩後太子立為皇帝

順帝崩後太子立為皇帝

順帝崩後太子立為皇帝

順帝崩後太子立為皇帝

順帝崩後太子立為皇帝

順帝崩後太子立為皇帝

順帝崩後太子立為皇帝

順帝崩後太子立為皇帝

順帝崩後太子立為皇帝

順帝崩後太子立為皇帝

順帝崩後太子立為皇帝

順帝崩後太子立為皇帝

順帝崩後太子立為皇帝

順帝崩後太子立為皇帝

順帝崩後太子立為皇帝

順帝崩後太子立為皇帝

順帝崩後太子立為皇帝

順帝崩後太子立為皇帝

順帝崩後太子立為皇帝

齊本紀

高帝

齊太祖高帝諱肅成字紹伯

朝後亂皇高祖淮陰令擊

里馬居江左者皆備置

異龍麟龜鬚長七尺五寸

惠開雅有知人鑒謂人曰

看蕭建康復過之耳

簡太子子房及在東諸郡

至管陵一曰破賊十二

南徐州事及張永等敗於

持節都督討前鋒諸軍

如故明帝廢帝非人巨相

為建康將軍重兵甚盛

賊出而迎擊不敢飲將

喜還明帝意乃悅泰始

自誅諸軍為太子幼弱

備見疑今骨肉相害自

耳至拜散騎常侍太子

尉與衣紫褶者回劉劭

軍事元徽二年五月桂

與褚牙回等集中書自

殺以敗休戰必遠德前

當其鋒因安筆下議餘

契獨曰且依舊置軍據

至初事既息大橋所欲

便持節都督討諸軍事

南徐州事及張永等敗

持節都督討前鋒諸軍

如故明帝廢帝非人巨

為建康將軍重兵甚盛

賊出而迎擊不敢飲將

喜還明帝意乃悅泰始

自誅諸軍為太子幼弱

備見疑今骨肉相害自

耳至拜散騎常侍太子

尉與衣紫褶者回劉劭

已帝方解衣高卧以安夜心乃素白武備登西垣使軍州...
軍州刺史... 未時張敬兒斬休... 石頭... 王... 亦... 准... 新... 顧... 身... 軍... 與... 晉... 更... 帝... 乃... 乃... 計... 不... 收... 兵...

下伯與華嚴... 石... 軍... 上... 十六... 十... 日... 元... 四... 帝... 海... 素... 之... 節... 用... 奉... 主... 得... 也... 武... 世... 將... 繼... 晉... 之... 守...

漢書

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傳

第五十五

重開府儀同三司准爵為公齊國建為侯公世子高帝即位為
 皇太子建元四年二月壬戌高帝崩是日皇太子即皇帝位○
 矣西師免通城賊自今以後申明舊制初晉宋舊制受官二十
 日輒送府城賊二千泰始初軍役大起受官者萬計共戎機息
 事有未達百是令僕以下並不輸送二十年中大限不可勝計
 又符督功績刑罰至夏除陽百姓曉焉

昭業為皇太子秋七月一不豫御延昌殿始晉而殿屋鳴
 叱上恐之親軍將至上厲聲對要懼力疾及樂府奏上聲伎成
 更大漸詔曰始終大期聖賢不免吾行年六十亦復何恨但皇
 帝親臨為機事重不能相遠慮自大孫進德日茂社稷有奇子
 良善猶此輔思弘正道內外眾事無小大悉與為懷尚書是
 職務根本也委王皇孫徐嗣軍統捍邊之略委王敬則陳顯達
 王廣之王彥威父子委張瑒許深等百將燕雀各奉爾職謹事

太子勿有懈怠是日崩于延昌殿年五十四暴臣上諡曰武
 皇帝廟號世祖○上剛毅有新政總大幹以富國為先頗喜游
 宴郡縣之事宜常恨之未能頻運前又詔九諸游黃負從林
 具自今遠近為歡詔有節儉不得出界管取相高者農命粟繼
 續散人已其珠玉玩好傷俗尤重嚴加禁絕

齊高祖奉命之初武功備用泰始開運大孫時艱及蒼梧
 恭肅繼嗣朝野而百姓懷德命孫朝之權道既行兼濟天下元
 功振主利於難以假人舉方數力實懷尺寸之望豈惟大厥水
 行固已人希不備勵功勳事極乎此誠難雲雷伊功於佐
 命雖為難事重難難御交垂統存政典文武授任不辜
 重明厚恩皆由已出外奉恩內朝多參機事平理職貢有
 用府內亦有人勞役官事未足以傷財安樂延年服無
 所同幸亦有濟之良士也齊齊皇始云出自蕭何又編御
 使大夫使之以為元祖之次孫何及之於漢俱為勳德而

之...
 經...
 政...

廢帝...
 為南郡王時年十歲又惠太子覺立南郡王為皇太子孫君東宮
 其年七月戊寅武成崩皇太子即皇帝位詔稱遺詔以護軍將軍
 武陵王暉為南郡軍中郎大將軍陳顯達即本號並開府儀同
 三司以尚書人護則內昌侯為尚書右僕射王晏為左僕
 射吏部尚書徐孝嗣為右僕射於未加司徒竟陵王子良位太
 傅先其每有...
 知明政天下咸望風來歸至此恩信兩行海內莫不欣然
 國昌...
 春正月丁未大赦改元秋七月癸巳皇太后崩廢帝
 為太子...
 不得...
 攝...
 在...
 移...
 西...
 帝...
 亦...
 隨...
 性...
 甚...
 哀...
 樂...
 過...
 人...
 皆...
 曲...
 周...
 至...
 矯...
 情...
 節...
 詠...
 懷...
 都...
 應...
 帝...
 既...
 失...
 道...
 朝...
 事...
 大...
 小...
 皆...
 決...
 之...
 西...
 昌...
 侯...
 為...
 有...
 多...
 不...
 見...
 從...
 極...
 意...
 賞...
 賜...
 左...
 右...
 動...
 至...
 百...
 數...
 十...
 萬...
 見...
 錢...
 曰...
 我...
 昔...
 思...
 汝...
 一...
 箇...
 不...
 得...
 今...
 日...
 得...
 用...
 汝...
 未...
 武...
 帝...
 服...
 錢...
 上...
 庫...
 五...
 億...
 萬...
 金...
 銀...
 布...
 帛...
 不...
 可...
 辦...
 計...
 即...
 位...
 未...
 暮...
 歲...
 所...
 用...
 已...
 過...
 半...
 日...
 財...
 物...
 不...
 足...
 奉...
 小...
 諸...
 寶...
 器...
 以...
 相...
 擊...
 剖...
 破...
 之...
 以...
 為...
 笑...
 樂...
 及...
 至...
 發...
 黜...
 府...
 重...
 悉...
 小...
 書...
 舍...
 人...
 具...
 冊...
 珍...
 之...
 朱...
 隆...
 一...
 五...
 閣...
 軍...
 曹...
 道...
 周...
 奉...
 叔...
 並...
 為...
 之...
 羽...
 西...
 昌...
 侯...
 侯...
 亦...
 當...
 練...
 不...
 納...
 既...
 而...
 尼...
 如...
 分...
 入...
 傳...
 異...
 詔...
 乃...
 擬...
 為...
 有...
 異...
 志...
 中...
 敷...
 用...
 事...
 不...
 復...
 關...
 卷...
 卷...
 先...
 使...
 蕭...
 用...
 之...
 善...
 於...
 自...
 諫...
 曹...
 道...
 剛...
 朱...
 隆...
 之...
 等...
 率...
 兵...
 自...
 尚...
 書...
 入...
 雲...
 龍...
 王...
 晏...
 徐...
 孝...
 嗣...
 蕭...
 坦...
 之...
 陳...
 顯...
 達...
 王...
 廣...
 之...
 沈...
 文...
 季...
 徐...
 進...
 帝...
 年...
 二十...
 一...
 海...
 陸...
 王...
 諡...
 昭...
 宗...
 之...
 惠...
 太...
 子...
 第...
 二...
 子...
 也...
 永...
 明...
 也...
 齊...
 帝...
 海...
 陸...
 王...
 諡...
 昭...
 宗...
 之...
 惠...
 太...
 子...
 第...
 二...
 子...
 也...
 永...
 明...
 也...

改封新安王及爵林西昌侯

秋七月丁酉皇帝即位以鎮軍大將軍西昌侯

中外諸軍事太僕領大將軍揚州刺史加殊禮進爵為王是時

宣城王鸞輔政帝起居皆詔而後行辛亥皇后令發帝為海

陵王使宣城王入篡皇統十一月稱王有疾數遣御師往視乃

殞之謚曰恭

明帝

高宗明皇帝諱鸞字景弼始安貞王道生之子也封宣城王未

拜太后令廢海陵王以上入篡高宗為第二子

遷都洛陽

春正月魏攻豫司徐梁四州壬申遣鎮軍王廣之督司州

右衛將軍蕭建之督徐州尚書右僕射沈文季督豫州以拒魏

乙未魏使使鍾離徐州刺史蕭惠休破之

二月己巳詔申明守長六周之制事竟不行永泰元年秋

七月己酉帝崩于正福殿年四十七羣臣上謚曰明皇帝朝號

高宗。帝明審有吏才持法無所借制御親幸臣下肅清驕使

寒人不得用四幅織大存儉約性猜忌亟行謀殺信道術用計

數每出行幸先占利害屬於出入將南則謠言之西將東則謠

言之北皆不以實竟不商郊外始知身衣絳衣服飾

改封為建武元年立為皇太子永泰元年七月己酉明帝崩

太子即皇帝位

永元元年春正月戊寅朔大赦改元

十一月甲寅丙申郎長史蕭穎胄起兵於荊州十一月雍

州刺史蕭衍起兵於襄陽是歲魏宣武皇帝景明元年

三月乙巳南康王寶融即皇帝位於江陵十一月景衡新

除雍州刺史王珍國侍中張穆率兵入殿殺帝時年十九

和帝

和帝諱寶融字智昭明帝第八子也封南康王出為西中郎二

年十一月甲寅郎長史蕭穎胄奉王舉兵景辰以雍州刺史蕭衍

為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魏騎將軍夏侯重自建鄴至江陵

稱宣德太后令丙申郎將蕭順上宮篡承皇祚

春正月壬寅大司馬蕭衍都督中外諸軍事加殊禮甲寅

加大司馬蕭衍位相國梁公備九錫禮三月景辰遷位於梁

蕭衍自支庶任當負荷衆機而作大政魏夷而津行誅非之義

帝事苟非安能無內愧既而自稱本枝根孤弱胎所授屬

在凶愚用覆宗枋亦其理也夫名以行義注賢更配備而之遷

術士誠之東昏以卷衣義以終之其兆先應蓋亦天所命矣

武帝

梁高祖武皇帝諱衍字叔陵小字練兒南蘭陵中都里人姓蕭氏與齊同承淮陰今整帝生而有異光狀貌殊特日角龍顏重岳武顏舌文八字兩髯駢項上隆起有文在右手曰武○帝為兒時能胎空而行及長博學多通好義略有大才幹所居室中常若雲氣人或遇者體輒肅然初為衛軍王儉東閣祭酒儉一見深相器異請為中書令謂蕭道成曰此蕭郎二十內當侍中出此則實不可言竟陵王子良謂西邸招文學帝與沈約謝朓王融蕭琛范雲任防陸倕等並游焉號曰八友融後委議監過人尤敬重帝每謂所親曰空制天下必在此人累遷隨王鎮西諮議參軍行經江浦逢風入泊龍濱有一老人謂帝曰君龍行虎步用不可言天下方亂安之者其在君乎問其名氏勿然不見○隆昌元年拜中書侍郎遷黃門侍郎建武二年魏將王肅劉昶攻司州刺史蕭詵甚憂詵遣左衛將軍王肅之赴救帝為偏帥時去詵百里肅以魏軍盛莫敢前帝欲大振威略謂諸將曰今也下梁之城塞壘嶺之險守惟脚之路據廣首之以通西關以臨賊壘三方掎角出其不備破賊必矣肅之等不從後遣徐慶淮據廣首山魏帥其糧道肅懼莫敢援之惟帝獨奮請先進於是慶之亦帝精甲衛救夜前失道望見如持兩炬者隨之果得道徑上廣首山獲一軍因得前魏軍來帝帝登廣首不准時肅自攻城一鼓而進劉昶有疑心焉帝因與肅開成其隙一日有風從西北起肅率兵之來當肅營外而風回雲霧遂向西北帝曰此所謂氣鍾師道矣公軍中曰望塵而進聽鼓而動肅八領鮮于萬陣于水北帝揚塵鼓譟擊振山合鼓死之士執短兵先登長戟翼之城中見援至因出戰魏將魏軍大集受敵因大敗肅和單馬走斬獲千計流血

魏

魏高祖明皇帝諱彧字叔文南齊高帝明帝之子也生而岐嶷有異光狀貌殊特日角龍顏重岳武顏舌文八字兩髯駢項上隆起有文在右手曰武○帝為兒時能胎空而行及長博學多通好義略有大才幹所居室中常若雲氣人或遇者體輒肅然初為衛軍王儉東閣祭酒儉一見深相器異請為中書令謂蕭道成曰此蕭郎二十內當侍中出此則實不可言竟陵王子良謂西邸招文學帝與沈約謝朓王融蕭琛范雲任防陸倕等並游焉號曰八友融後委議監過人尤敬重帝每謂所親曰空制天下必在此人累遷隨王鎮西諮議參軍行經江浦逢風入泊龍濱有一老人謂帝曰君龍行虎步用不可言天下方亂安之者其在君乎問其名氏勿然不見○隆昌元年拜中書侍郎遷黃門侍郎建武二年魏將王肅劉昶攻司州刺史蕭詵甚憂詵遣左衛將軍王肅之赴救帝為偏帥時去詵百里肅以魏軍盛莫敢前帝欲大振威略謂諸將曰今也下梁之城塞壘嶺之險守惟脚之路據廣首之以通西關以臨賊壘三方掎角出其不備破賊必矣肅之等不從後遣徐慶淮據廣首山魏帥其糧道肅懼莫敢援之惟帝獨奮請先進於是慶之亦帝精甲衛救夜前失道望見如持兩炬者隨之果得道徑上廣首山獲一軍因得前魏軍來帝帝登廣首不准時肅自攻城一鼓而進劉昶有疑心焉帝因與肅開成其隙一日有風從西北起肅率兵之來當肅營外而風回雲霧遂向西北帝曰此所謂氣鍾師道矣公軍中曰望塵而進聽鼓而動肅八領鮮于萬陣于水北帝揚塵鼓譟擊振山合鼓死之士執短兵先登長戟翼之城中見援至因出戰魏將魏軍大集受敵因大敗肅和單馬走斬獲千計流血

中又良亦持字文恭不車未幾避而崩大同二年十二月

三月甲午李蘭降庚子謂建陵子貢於皇基寺設法會詔

賜蘭降老少一階並加頒資所經縣邑無山今年相賦因賦

春正月是月東魏相勳海王高歡慶東魏司徒侯景

中以南南十一州內屬上牛以景為大將軍封河南王大行臺

承制如鄧州故事中原遣司州刺史牛勳仁州刺史和

仁州刺史馮海珍應接侯景兵未至而東魏進兵攻景景又割

地求救於西魏乙巳帝升北殿設講堂坐師子講金于二慧經

捨身夏四月庚寅皇太后請丁亥服衣冠御膳遠官幸太極

殿如即位禮大赦改元是月神馬出皇太子獻寶為頌六月戊

辰以前雍州刺史鄧陽王範為征北將軍督漢北征討諸軍

事秋七月庚申牛勳仁入縣城八月乙丑詔軍北征以勳

州刺史蕭明為大都督兼錄選初附說州戊子以大將軍

每行臺尚書事九月癸卯丁游死於壽春冬十月東魏

將軍容紹宗大敗蕭明于寒山明被俘執紹宗進圍潼州十二

月戊辰命太子舍人元貞還北為東魏

帝以所求不供憂憤成疾五月庚辰帝崩時年八十

六追尊為武皇帝廟號高祖○帝性博學少而篤學能事畢究

雖萬幾多務猶老不輟手於燭側光常至夜夜通史六百卷

金海二十卷制旨李訓義周易講疏及六十四卦一繫文官序

卦等義樂社義毛詩春秋各問尚書大義中庸講疏孔子正言

身經講疏九二百餘卷王侯朝臣皆奉表贊疑帝皆為辨釋

鄧國慶增廣在貞立五館置五經博士天監初何佟之實場

植之明山賓等覆述制旨并撰古凶實軍第五札一千餘卷帝

稱制斷疑焉大同中於臺西立士林館領軍朱异大府卿賀

舍人孔子法等遞互講述皇太子宣城王亦於東宮置殿堂及

揚州解開講於是四方郡國莫不向風安自在田及登寶位躬

制實序詔詔錄誅感頌成奏諸文又百二十卷之書備開其

品陰陽緯候卜筮占决章書大體騎射莫不稱妙略乃備信

佛道日止一食膳無鮮腥惟豆羹藜飯而已身衣布衣木屨皂

帳一冠三載一被一屨後宮職司貴妃以下六官禮備三禮之

外皆衣不曳地傍無錦綺不飲酒不聽音聲非宗廟祭祀大會

所而以後嗣失之未有自己而得自己而後追服徐之仁
以發窮則之誰可為深痛可為至戒者乎

簡文帝

太宗簡文帝諱綱字世讓小字六通武帝第三子昭明太子
弟也封晉安王中大通三年被徵入朝未至而昭明太子薨
左右曰我輩與晉安王對夾樓道我以班劍授之王還當有此
加乎四月昭明太子薨五月景中立晉安王為皇太子太清三
年臺城陷太子坐未榻自見侯景神色自若無懼泰五月景反
帝崩于也太子即皇帝位秋七月甲寅廣州刺史元景仲謀襲
侯景西江督護陳霸先攻之景仲自殺霸先迎定州刺史蕭勃
為刺史

春正月辛亥朔大赦改元乙未西魏剋安陸執司州
刺史柳仲禮盡有漢東地景辛侯景遷帝至西州五月景反

東魏靜帝遜位于齊八月甲午湘東王暹遣領軍將軍王僧
暹鄧州邵陵王綸樂鄧州走九月乙亥侯景自進位相國封二
十郡為漢王冬十月乙未景又逼鄧州至西州曲宴自加字宙大
將軍都督八合諸軍事

八月戊午景遣領軍將軍彭暹湘公王僧貴入殿發帝為
晉安王矯為帝詔以為大當支庶且歸正廟暹位平豫章王棟
冬十月壬寅帝崩于承福有時年四十九帝初而德曆大歲
便能為文武帝拜一信於前南欲帝暹望以成文武帝後曰帝
以東向為臣今則信矣及身益字寬弘未嘗見喜戚之節暹若
神方順下須知事自乘乘此雙肩氣色手執玉如意不相
分辨時則目光燭人謂暹則下俱下帝暹望發傳暹言
善談玄理自下便能親庶政政政所在稱美暹善居
持黃旗委衣感暹所坐帝座暹暹暹暹暹暹暹暹暹暹暹暹暹
史柳仲司馬暹暹暹暹暹暹暹暹暹暹暹暹暹暹暹暹暹暹暹

世祖元皇帝諱繹字世讓武帝第七子也十二至封湘東王
大清元年東遷為鎮西將軍都督荆州刺史二年三月侯景陷
建鄴四月廿子方等至自建鄴知臺城不守帝命湘江陵城周
回七十里鎮西長史王冲等拜降請為大尉都督中外諸軍事
承制主盟帝不許曰吾於天下不懸軍侯都督之名帝子之尊
何藉古台之位議者可斬投筆流淚冲等重請不悅又請為司
空以主諸侯亦弗聽乃開鎮西府於天下七月帝徵兵於河
東王褒都督舟上甲侯都自建鄴至宣三月十五日帝設授帝
位侯景大將曹中外諸軍事司徒承制於長江行營於南郡

元帝

而置官司為七月建世子方等討河東王褒軍敗死之又遣鎮
西將軍劉昶討九月乙卯雍州刺史岳陽王崇季六寇江陵
侯景攻湘州未克又遣左衛將軍王僧嗣代將及僧嗣即位
改元為大寶元年帝以簡文創子賊臣平不遵用正月使少子
方崇實于魏魏不受資而結為兄弟四月湘州刺史岳陽王
岳陽王崇實自魏魏王蕃于魏魏遣兵助代襄陽先是邵陵王綸
書已言凶事秋之以待湘州之捷是月壬寅始命陳學報武帝
崩問帝于正寢二年三月侯景悉兵西上閏四月景遣其將
宋子仙任約襲鄂州執御史方諸與成王僧辯也師巴陵五月
侯景帝將胡僧祐陸法和接巴陵六月僧祐等襲侯景將任
約襲侯景侯景圍侯景道以王僧辯為征東將軍分帥東境所
至百捷建國鄂州侯景將宋子仙等是月僧文帝崩

二月王僧辯救軍發自尋陽帝崩四方諸將
史柳仲司馬暹暹暹暹暹暹暹暹暹暹暹暹暹暹暹暹暹暹暹

十一月景子皇帝即位於江陵改太清八年為承聖元年

春正月魏帝為相安公所廢而立齊王暕是為齊末帝

長魏使宇文弼求聘齊使又至江陵帝殺弼有關於相安

定公職焉之已使在國高祖子謹來攻冬十月景帝親軍至

魏軍王蕭警率眾會之丁亥魏軍至淮下辛亥魏軍大攻帝出

魏軍王蕭警率眾會之丁亥魏軍至淮下辛亥魏軍大攻帝出

魏軍王蕭警率眾會之丁亥魏軍至淮下辛亥魏軍大攻帝出

魏軍王蕭警率眾會之丁亥魏軍至淮下辛亥魏軍大攻帝出

魏軍王蕭警率眾會之丁亥魏軍至淮下辛亥魏軍大攻帝出

魏軍王蕭警率眾會之丁亥魏軍至淮下辛亥魏軍大攻帝出

魏軍王蕭警率眾會之丁亥魏軍至淮下辛亥魏軍大攻帝出

魏軍王蕭警率眾會之丁亥魏軍至淮下辛亥魏軍大攻帝出

魏軍王蕭警率眾會之丁亥魏軍至淮下辛亥魏軍大攻帝出

魏軍王蕭警率眾會之丁亥魏軍至淮下辛亥魏軍大攻帝出

魏軍王蕭警率眾會之丁亥魏軍至淮下辛亥魏軍大攻帝出

魏軍王蕭警率眾會之丁亥魏軍至淮下辛亥魏軍大攻帝出

魏軍王蕭警率眾會之丁亥魏軍至淮下辛亥魏軍大攻帝出

魏軍王蕭警率眾會之丁亥魏軍至淮下辛亥魏軍大攻帝出

魏軍王蕭警率眾會之丁亥魏軍至淮下辛亥魏軍大攻帝出

魏軍王蕭警率眾會之丁亥魏軍至淮下辛亥魏軍大攻帝出

魏軍王蕭警率眾會之丁亥魏軍至淮下辛亥魏軍大攻帝出

魏軍王蕭警率眾會之丁亥魏軍至淮下辛亥魏軍大攻帝出

魏軍王蕭警率眾會之丁亥魏軍至淮下辛亥魏軍大攻帝出

魏軍王蕭警率眾會之丁亥魏軍至淮下辛亥魏軍大攻帝出

承聖元年九月壬寅大赦改元

九月壬寅大赦改元

九月壬寅大赦改元

九月壬寅大赦改元

九月壬寅大赦改元

九月壬寅大赦改元

九月壬寅大赦改元

九月壬寅大赦改元

九月壬寅大赦改元

九月壬寅大赦改元

九月壬寅大赦改元

九月壬寅大赦改元

九月壬寅大赦改元

九月壬寅大赦改元

九月壬寅大赦改元

九月壬寅大赦改元

九月壬寅大赦改元

九月壬寅大赦改元

九月壬寅大赦改元

九月壬寅大赦改元

九月壬寅大赦改元

九月壬寅大赦改元

九月壬寅大赦改元

九月壬寅大赦改元

帝道兼長史沈家奉表於江陵勸進求制授帝東揚州刺史領
 會稽太守二年帝即崩自置章二月以孫暉時僧辯已發
 益城會帝子白茅鴻乃登岸結纒刑雖盟約進次大雷三月帝
 既諸帝並流如熱仍於蔡洲侯景登石頭城望官軍之盛不悅
 曰一掃了人何足可打緊謂左右曰此軍上有紫氣不易可當
 乃以賊賊貯石沈塞港口銀淮作城自石頭迄青溪十餘里中
 樓雉相接僧辯遣杜顛討於帝帝以饋將不取當鋒請先往
 立柵即於石頭西橫龍象欄眾軍次連八城自出東北賊恐西
 州路斷亦於東北果林作五城以遏大略帝曰善用兵者如常
 山之蛇使敵首救尾因帥無暇今我師既眾賊徒其寡應分賊
 兵力以弱制強乃命諸將分處置帝與上琳杜龕等悉力乘
 之景衆大潰僧辯命帝鎮京口三年二月進帝位司空及鄴
 平江陵帝與王僧辯等進營請置文王以太宰承制十二月晉
 安王至自尋陽入居朝堂四年五月齊法貞帝侯明遷王社遷
 王僧辯納之明即位改元天威以晉安王為皇太子○初齊之
 納貞陽也帝國爭之以為不可不負從帝居常憤歎曰嗣主高
 祖之孫元皇之子竟有何辜坐致廢庶假立非此情可知乃
 密具袍數千領及錦練金銀以為賞賜之漸元月壬寅帝於
 度侯安都周又育仍部列將士水陸俱進夜取南徐州討王僧
 辯甲辰帝至石頭別遣勇士自城北入時僧辯力竭事聞
 白有兵遽去帝大立奉至因風縱火僧辯就燬是夜給之及見
 子顏於是發自陽侯而奉養女子即位改元四年為元
 年壬子詔教帝侍中大都督中外諸軍事東揚州刺史
 州刺史持節領空軍討元月九月壬寅帝進位丞相錄尚書事
 鎮衛大將軍揚州牧討義興郡公二年九月辛丑帝進帝
 位相國總百揆封周侯陳公備九錫之禮辛未帝親臨于
 文市道而...

文市道而... 帝道兼長史沈家奉表於江陵勸進求制授帝東揚州刺史領
 會稽太守二年帝即崩自置章二月以孫暉時僧辯已發
 益城會帝子白茅鴻乃登岸結纒刑雖盟約進次大雷三月帝
 既諸帝並流如熱仍於蔡洲侯景登石頭城望官軍之盛不悅
 曰一掃了人何足可打緊謂左右曰此軍上有紫氣不易可當
 乃以賊賊貯石沈塞港口銀淮作城自石頭迄青溪十餘里中
 樓雉相接僧辯遣杜顛討於帝帝以饋將不取當鋒請先往
 立柵即於石頭西橫龍象欄眾軍次連八城自出東北賊恐西
 州路斷亦於東北果林作五城以遏大略帝曰善用兵者如常
 山之蛇使敵首救尾因帥無暇今我師既眾賊徒其寡應分賊
 兵力以弱制強乃命諸將分處置帝與上琳杜龕等悉力乘
 之景衆大潰僧辯命帝鎮京口三年二月進帝位司空及鄴
 平江陵帝與王僧辯等進營請置文王以太宰承制十二月晉
 安王至自尋陽入居朝堂四年五月齊法貞帝侯明遷王社遷
 王僧辯納之明即位改元天威以晉安王為皇太子○初齊之
 納貞陽也帝國爭之以為不可不負從帝居常憤歎曰嗣主高
 祖之孫元皇之子竟有何辜坐致廢庶假立非此情可知乃
 密具袍數千領及錦練金銀以為賞賜之漸元月壬寅帝於
 度侯安都周又育仍部列將士水陸俱進夜取南徐州討王僧
 辯甲辰帝至石頭別遣勇士自城北入時僧辯力竭事聞
 白有兵遽去帝大立奉至因風縱火僧辯就燬是夜給之及見
 子顏於是發自陽侯而奉養女子即位改元四年為元
 年壬子詔教帝侍中大都督中外諸軍事東揚州刺史
 州刺史持節領空軍討元月九月壬寅帝進位丞相錄尚書事
 鎮衛大將軍揚州牧討義興郡公二年九月辛丑帝進帝
 位相國總百揆封周侯陳公備九錫之禮辛未帝親臨于
 文市道而...

內歷晉備規一皆焚燒聚乃大安徐道覆奄至破家唐宗之已
漢襄陽人情大震或傳信曰剋都道覆獲上為刺史江漢王
其書之恩無復二寸道規使刺覆為游軍拒道覆前驅夫
利道規壯氣愈厲自外稱擊大破之初使覆為游軍唐言
不宜割見力置無用之地及破道覆軍得游軍之力來乃服焉
義熙八年義子都督司扶曰烈武無子以長沙景王第二子
劉劭○永和元年襲封魏川王六年加尚書左僕射八年太
白犯左執法義慶有父禍之外鎮蜀蜀論之以為安象莊
昧左執法宜有變王光祿至今平安日飲三朝天下之至思晉
孝武初有此異彼庸主耳猶竟無他義慶固求解僕射乃許之
九年出為平西將軍荆州刺史加都督荆州居上流之重晉
兵甲居朝廷之半故武帝諸子偏右之義慶以宗室宗義故特
有此授性簡素義慶嗜飲美酒文義文辭雖不多足為宗室之表
置在無浮淫之過唯晚節奉山門頗致書損招聚才學之士遂
近必至太尉表徵文冠當時義慶在江州請為衛軍討其賊
其即性展東海何長瑜鮑照等並有辭章之美引為佐吏國臣
鮑照字明遠東海人文辭瞻視皆如古樂府文甚道麗元嘉中
河濟俱清當時以為美稱照為河濟領其序其工照始對請義
慶手見如以言詩言志入止之曰知位而用不可輕許大正照
勃然曰子請一有爽才異士沈沒而不聞者汝可殺我入丈夫
宜可殺我，能更關文不辨終日碌碌與我相隨乎於是義
詩義慶可之乃第二十二及乘機為國侍郎其見其貴廷林陵今
國以以為中書令，好文章自請人莫能及照悟其言為文
言多鄙言與白成，才不為不於也

義熙八年義子都督司扶曰烈武無子以長沙景王第二子
劉劭○永和元年襲封魏川王六年加尚書左僕射八年太
白犯左執法義慶有父禍之外鎮蜀蜀論之以為安象莊
昧左執法宜有變王光祿至今平安日飲三朝天下之至思晉
孝武初有此異彼庸主耳猶竟無他義慶固求解僕射乃許之
九年出為平西將軍荆州刺史加都督荆州居上流之重晉
兵甲居朝廷之半故武帝諸子偏右之義慶以宗室宗義故特
有此授性簡素義慶嗜飲美酒文義文辭雖不多足為宗室之表
置在無浮淫之過唯晚節奉山門頗致書損招聚才學之士遂
近必至太尉表徵文冠當時義慶在江州請為衛軍討其賊
其即性展東海何長瑜鮑照等並有辭章之美引為佐吏國臣
鮑照字明遠東海人文辭瞻視皆如古樂府文甚道麗元嘉中
河濟俱清當時以為美稱照為河濟領其序其工照始對請義
慶手見如以言詩言志入止之曰知位而用不可輕許大正照
勃然曰子請一有爽才異士沈沒而不聞者汝可殺我入丈夫
宜可殺我，能更關文不辨終日碌碌與我相隨乎於是義
詩義慶可之乃第二十二及乘機為國侍郎其見其貴廷林陵今
國以以為中書令，好文章自請人莫能及照悟其言為文
言多鄙言與白成，才不為不於也

今二方已平拓地萬里唯有小荒未定公懷念不安何可輕
其議穆之卒帝欲用王公代之謝嗣曰休元輕易不若徐
乃以美之為舟揚五越知留任武帝則任封留公位曰
歸尚書事揚州刺史美之起目布衣又無術李直以局度一旦
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有宰臣之望沈遜基巨不以憂喜見色
願工突棋道與博其謝晦宴聚其晦才李辨傳美之風度詳整
時然後言鄭鮮之蔽曰謝徐傳言論不復李開為長與中書令
傅亮領軍將軍謝晦鎮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命帝詔美之
亮率眾宮內月一次獄帝後伏德美之等特謀廢立而廢廢上
美其多過不任四海乃先廢美其然後廢帝帝既廢帝侍中傅道
惠勸江皇子義恭美之不許及帝即位改封南平郡公元嘉
三年正月帝以美之亮晦旬月間賜賜下詔罪其罪誅之
從孫也
溫之子孝清永初三年封枝江縣侯美之其車行牛
奔車乘左右人馳來赴之温之先令取羊數成數其幼而有識
及長與陸文義會稽公主身居長嫡為國宗事大小必
諮而後行初武帝徵時貧隘温自荆州復獲有紬布衣欲
等於是故學活自作武帝賞以此不付公主曰後世如有
驕舍不節者可以此示之温之為王善康所愛與劉湛
之等頗相附及得罪事温之文帝大怒將殺大辟温之恐懼
無詞以告公主公主則日入宮及見文帝去避突下其不復施
臣莽之利以歸温温武帝納不機地以
是我母為必不作此物今日有
上亦號與温之由以得全温之善人温力於流朝與瓜夏強
產聖甚厚室手園世貴及後樂之妙冠絕一時門下十餘
皆三品富人手資無不備不願歸國入行遊學巷陌蒲文
帝每嫌其後繼出於南九州刺史善政俱肅憲意並行廣
有尚德之更修德之尚德廣山城北有波澤水物豐備之

皇朝風學月觀吹暑寒室黑竹繁茂成行招集之士凡
玩之適時有沙門無德休善為之與之甚厚
俗本姓湯位至揚州刺史
傅亮
傅亮字季安豫州人父瑛以孝業知名位至安成太守瑛與翻
超善超常造瑛見二子連及亮亮年四五歲超令人解衣使持
去初無怪色超謂瑛曰小兒才名位位官運踰於兄然係多
終在大者連子長歲未初五兵尚書亮博涉經史尤善文辭
義熙中累遷中書黃門侍郎直而嘗宋國初建徐侍中領世子
中庶子如中書令從遷遷有受禪意而難於發言乃集
朝臣宴於容谷曰桓玄篡位命已後我自唱大義興復皇室
公在時表奏必錄老京而臣唯以德莫能此意亮悟曰
口號官門已閉中庶請亮曰臣實宜還都帝外意無復他言直
云爾人自送亮曰還都十人於美奉時及出及見亮是竟天
附解曰我嘗不信天文今始驗矣亮至都助帝入輔亦元
年加大子慶封建德縣公入直中書專典詔命以所任總
國機處於省見客神數於且而常數百西武帝登庸之始
文筆皆是參軍藤源北征廣國恩委長史王謨自此之後至于
受命表復文諸亮皆也
將軍少帝慶元奉迎立行臺於江陵城南題曰大司馬門
舉行臺百餘門拜未成儀其盛文帝將下引見亮亮江京動
左右既而問義其及少帝慶元奉迎立行臺於江陵城南題曰大司馬門
視亮流汗亮不能答文帝即位加方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
司元嘉三年帝將討亮亮先時入見帝內密有報之者亮解以嫂
病暫還遣信報亮亮之因更車出郭門騎馬舍兒油塞也騎校
尉郭淑以之初至廣興門上亦使以詔謂曰以公江陵之誠當
使請子無恙亮執詔曰臣受先帝布衣之眷遂蒙顧託無言
立明社稷之計以加之罪亮無言於其伏誅○亮之方貴

...不能從及見出路也險者論名曰漢...
...直宿禁中稍夜始出燭作威物賦以寄意

檀道濟

檀道濟高平人也出居京口...
...武帝伐道濟為前鋒所至望風降服...
...於中原...
...陵郡公固辭上將誅徐羨之等召道濟欲使西討王華曰不可
...上曰道濟從人者也曷非創謀機而使之必將無慮道濟至之
...明日道濟對曰臣昔與謝朓同從北征入關十策雖有其九
...才略明練殆難與敵然未嘗敢言勝我事恐非其長臣恐
...智悔悉臣勇今奉主命外討未履而會將輸本謂道濟勇
...三司江州刺史元嘉八年到粵之...
...時道濟軍二十餘載後獲軍至歷城以資運竭乃還時人降說
...以所餘少米散其上及旦魏軍謂道濟有餘故不復追以將者
...妄斬以徇時道濟兵募軍中大懼道濟乃命士悉甲身自
...服乘輿徐出外圍魏軍懼有伏不敢追乃歸道濟雖不列定河
...南全軍而反雄名文振魏軍之進位司空鎮壽陽○道濟立
...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
...畏之時人或目之曰安知非司馬仲達也文帝疑疾累年憂
...危殆領軍劉劭貪執朝政道濟為異說又彭城王義康亦慮
...宮車晏駕道濟不復可制十二年上疾篤會魏軍南伐召

不期其襲而氏曰夫高山之動...
...疾動義康矯詔召入
...相道收付廷尉道濟憤氣...
...朕憤投地曰乃壞破萬里長...
...軍不足復神自是頻歲南伐...
...曰誰可繼道濟各曰道濟以...
...帝曰不然昔李廣有朝匈奴...
...七年魏軍至瓜步文帝登石...
...宜至此

王鎮惡

王鎮惡北海人也祖猛...
...以俗忌欲令出繼...
...是兒亦將與...
...相報方曰君承相孫人...
...縣今足矣後隨叔父...
...大事騎射非長而...
...郡臨饒令人或薦之...
...陸縣五等子武帝...
...為前驅及西討轉...
...自晉網不綱主威莫...
...業事傷橫流改易...
...安之俗此蓋宜公...
...王之地用欲壞...
...中霧之疾若以...
...服脾用大名以...
...王鎮惡北海人也祖猛...
...以俗忌欲令出繼...
...是兒亦將與...
...相報方曰君承相孫人...
...縣今足矣後隨叔父...
...大事騎射非長而...
...郡臨饒令人或薦之...
...陸縣五等子武帝...
...為前驅及西討轉...

朱超石

朱超石字伯兒沛郡沛人也少好武不事檢閱弱京師城以爲建武參軍後領中兵超有武幹又練身戰備其親委之平虜有功爲西陽太守義熙九年從益州刺史爲元帥討蜀初帝與超石密謀進取曰蜀叛宣柱年出黃武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超曰內水必重兵守外水賊以備內道若向黃武正懼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非賊所慮也別有封山付超石署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與分至白帝發首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賊其未及於中水取黃武使虜乘間十餘由內水向黃武賊其未及於中水取黃武使虜乘間賊遣其秦州刺史侯輝等以兵據夾水爲城十年六月超石至彭模七月超石率別軍與虜等於北城斬侯輝虜等走秋至虜軍復破虜別軍雖破虜城四一西人王志新送之并獲道橋斬于軍門○佈之伐蜀將元帥乃幸超石與謂超石質名尚輕屢不獲充諫者其衆不從乃分大軍一平今猛將助交悉以配之賊意欲擊所然也亦命受其節度及我克捷衆咸服帝知人又美超石善於事以平蜀功封爵侯十四年柱楊公義其後以超石爲淮州刺史有賊請事者超石至長安義其乃發義其財於青化超石亦幸賊奔走見殺其

朱超石

超石亦果能義其十二年北伐超石前鋒入阿時軍入綠河南岸奉百丈有陳慶北岸考賊爲魏軍所殺略帝遣白直隊王丁許奉七百人及車百乘於阿北岸爲却月陣兩軍相阿軍置七枝主事其使暨一長白馬魏軍不解其意並來動帝亦命也

魏軍見超石起不赴之許爾人營百張一車益二十人魏軍四面俱至魏軍既多不能制超石初行別將大槍并子餘張稍乃斷稍長三四尺以破之一稍破稍貫三四人魏軍不能當遂潰大軍進則滿故以超石爲河東太守後除中書侍郎封典平縣五等侯

毛脩之

毛脩之字敬文瑯陽武人累任相國右司馬行司州事成洛陽脩之代爲西司馬桂陽公義真敗爲虜連劫劫所禽及赫連昌滅入魏脩之在洛敬事高道王謙之謙之爲魏太武帝信敬養護故不死脩之嘗爲羊靈華魏尚書尚書以爲魏末獻之大武大悅以爲太官令被寵後尚書光祿大夫封南郡公太官令常如故後朱脩之存子魏亦爲魏脩之明末脩之南國軍推者爲魏云敬事仁脩之笑曰吾昔在洛陽時少壯劇難之日何嘗力耕門經年不忍明家消息久之及訪魏脩之具答并云賢子元矯其能自舉脩之悲不得言良友乃長歎初北人去求言脩之術魏使還文帝是之後具相申理上意乃釋

朱脩之

朱脩之字恭祖義陽人隨石軍到度之北侵虜之自河南回脩之留戍滑臺被魏將安頡攻圍魏及將士重飢食之魏脩之囚之大武嘉其固守之節以爲季中鎮將妻以示室女脩之謀南歸事魏之每流涕請曰魏君無德意何不告我以實義不相負脩之深喜其義而不告也後海軍東來以爲黃門侍郎初果曰帝安後魏州刺史如都脩之政在寬簡無虐於王玄讓子玄德太原祁人也玄讓幼而不羣出父養有知

新 齊 堂 不 魏 箭 旅 武 新 封 隆 從 國

身 發 羅

身 發 羅

身 發 羅

井 甲 之 之 疑 竊 禮 政 目 群 敢 日 未 替

劉歆官學書於城人也父平之晉鎮北將軍故宣參會諸山
 子元顯征虜軍事劉歆既京破伏賊功名日盛故宣深相惡
 結元顯進擊驍騎故宣仍隨府轉元興元年卒之南討桓玄
 顯為征討大都督日夜督酣牛之以道子昏關元顯浮凶屬平
 玄之日乱政方始會玄遣信詭卒之卒之欲假手於玄誅執政
 然後乘玄之際可以得志天下將許之降故宣諫於玄威望既
 成則難圖卒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之如反覆手但平後令
 我乘驍騎何玄既得志故宣奔洛陽故宣素明天文知必有興
 復晉室者尋夢九土服之竟而喜曰九者相也相吞吾骨復本
 土乎會吳武帝平京口手書召故宣即馳還封武岡縣男劉
 歆之少入或以雄桀許之故宣曰此人外寬內忌自伐而向人
 若一巨遭逢當以陵上取禍教開然恨義熙三年表遣故宣位
 為征虜將軍監征蜀諸軍事故宣至黃武去成都五百里食不
 遇疾疫而還為有司奏免官初故宣蜀漢劉歆以重注屬之

武帝既用任侍又何無忌諫不宜以私憾傷至公義雖止獲謂
 武帝曰平生之舊豈可孤信光武悔之於唐明黃公失之於
 宜宜深慎之殺出為荆州謂故宣曰欲為卿孫其文南望豈有
 見輔意乎故宣懼禍以告武帝帝笑曰但令老兄平女以無過
 慮後領吳州刺史時帝西討劉歆豫州刺史諸葛長人監太尉
 軍事貽故宣書曰盤龍狼虎專恣自取表城異端將及山路方
 表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故宣報曰下官常懼禍過災吐實思避
 盈居損富貴之官非所敢當傳以長人書呈帝帝謂王諶曰何壽
 故為不負我

胡藩字道序豫章人也武帝召參鎮軍軍事從征慕容超趙軍
 屯聚臨朐藩言於武帝曰賊屯軍城外留守必寡今往取其城
 而斬其旗幟此韓信所以剋趙也帝乃遣檀韶劉藩潘潛往即刺
 其城賊見城陷一時奔走還保廣固圍之明日攻城陷之尋除
 潘陽太守從伐劉毅初毅當之荆州表求東晉還建鄴薛墓去
 都八十里不過拜關帝出倪塘會毅請殺之乃謂帝曰公謂
 劉毅軍為公下乎帝曰卿謂何如對曰夫懿達大度功高天下
 連百萬之衆允天人之望毅固以此服公至於涉獵記傳一
 言自許以雄家如以誇伐增紳白面之士幅縵而歸此數不
 貴為公下也帝曰吾與毅俱有剋得功其過乎章不可自相
 至是謂藩曰昔從卿倪塘之謀無今舉也○又從征司馬休之
 復為參軍徐達之敗沒帝怒即日於馬頭岸度江江津岸壁立
 數丈休之臨岸置陳無由可登帝呼藩令上藩有疑命左右
 錄來欲斬之藩不受命領曰帝前死耳以刀頭受命必死
 徑上隨之者稍多及登殊死戰賊之○從伐關中參軍劉毅
 統別軍至河東暴風驟雨糧重輜重度北岸魏軍得此糧氣
 率左右十二人乘小船徑往魏軍五六百見藩來並大之藩
 善射登岸射之應弦而到者十許人魏軍皆退悉收所失而反
 又遣藩及朱超石等追魏軍於半城魏騎數萬圍藩及超石
 不盈五千里戰大破之武帝慶彭成參相國軍事論平司馬休
 之及廣固功封陽山縣男又論曰壯傑

發好出守既不得志遂歸隱... 謝不復開懷所至輒為詩賦以致其意在郡一周轉疾去職...

山帶江尽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弘之孔濟之等共為隱居... 寫之志每有一首詩至都下皆莫不競寫...

名動都下作山居賦并自注以言其事... 文竟手自寫之文亦稱為一寶...

荀惟大山羊腸之以文章賞會共為山澤之遊時人謂之四友... 為會稽靈運造方明過運大相繼運無所推唯重運...

運與為劉頌交臨川王義慶相繼又士長瑜自國侍郎至... 記室參軍嘗於江陵會書宗人灼以穎字序義慶州府...

直云華溪決曰... 者五六句而... 句其文流行為慶大... 無已尋山勝蹟必隨...

直至臨海從者... 子鳳鳳子超宗... 超宗隨父鳳嶺南...

超宗隨父鳳嶺南... 超宗隨父鳳嶺南... 超宗隨父鳳嶺南...

超宗隨父鳳嶺南... 超宗隨父鳳嶺南... 超宗隨父鳳嶺南...

超宗隨父鳳嶺南... 超宗隨父鳳嶺南... 超宗隨父鳳嶺南...

謝靈運之傳... 謝靈運之傳... 謝靈運之傳...

謝靈運之傳... 謝靈運之傳... 謝靈運之傳...

謝靈運之傳... 謝靈運之傳... 謝靈運之傳...

謝靈運之傳... 謝靈運之傳... 謝靈運之傳...

謝靈運之傳... 謝靈運之傳... 謝靈運之傳...

謝靈運之傳... 謝靈運之傳... 謝靈運之傳...

謝靈運之傳... 謝靈運之傳... 謝靈運之傳...

謝靈運之傳... 謝靈運之傳... 謝靈運之傳...

謝靈運之傳... 謝靈運之傳... 謝靈運之傳...

謝靈運之傳... 謝靈運之傳... 謝靈運之傳...

謝弘微 弟 謝

謝弘微字弘微晉中郎也其母係一從子也父思武昌太守弘微年十歲繼從叔峻也其所繼內諱故以字行冀勿中端緒時然後言其繼叔又流石人見異之謂思曰此兒必成佳器也如此兒長我則初襲爵學昌隆矣弘微之素貧儉而所繼豐泰唯受數千卷書國史數人而已遺財積貨一不與預混聞而驚歎謂國郎中今庶勸之曰建昌郡諸公與此舍共之國侯既不背意今可依常分送弘微重言曰少有所受其舍弘微不家也流風格尚峻少所交納唯與天運瞻瞻曜以文義會會者多願居在烏衣巷以謂之高小之其外雖復高流時譽莫敢詰問瞻等才幹雖富而微每以約言言之履特所敬貴號曰微子謂瞻等曰汝諸人雖不為微子未必皆懷微子心至於願會微子言約理要故常與我共惟微子常言阿遠剛躁負氣阿容博而無檢檢微子才而持操不第明且知以微子不周設後功濟三才終亦以此為地至如微子若先自然又言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若年達六十必至公輔弘微與取邪王惠王球並以簡淡故人謂沈約曰王惠何如約曰今明簡次問王球約曰情王球又次問弘微約曰簡而不失決而不流古之所謂名臣弘微當之乎莊

莊字希逸七歲能屬文宋文帝見而異之謂放屋曰劉湛曰藍田生王晉也或謂湛曰湛後重書請湛至分左代則湛隨國正篇製木方丈圖山川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郡殊死令之則為內為一時南平王璩亦嘗謂湛曰臣為賦太子左衛率表淑文冠裳時作賦畢示莊莊見莊賦歎曰江東才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也後其賦建元年遷左將軍于時樓才路快北表其美曰臣聞功傾朝后非持卿草之珍德素秦堂直使微子之賢後所成敗之由何得不

謝

謝

謝

謝安得才替因失士故善善以善人為學廣興以則安也其進退之軌既陳中代登造之律未聞以必欲世集東康為人所濟俗匪更波濤乘取九成未才生於時占今當氣士出於世也委焉殊非庸中勝吏賢起於徐沛學益曰水茂異出於荆院二都督之所產上虞愚之所自莫過不遇與不用耳今人道光有萬務後德而九鼎之曠九流之艱提的懸衡委之選部一人之繁易限天下之才難源以易限之隆難源之才使因周道賢野無滯器其可得乎昔公叔官臣管仲升盜趙文非起湖濶嗣邪善言謂仇比曰如善以廉作節前經季小所知式昭往謀且自古任薦弘明實則成子舉三哲而身致魏輔應侯任二士而已指秦相曰季林舉而曉以田萊張勃進陳湯四坐之列爵此則先事之盛維亦後子之憂整臣頃真晉命大臣各舉介知以付尚書依分銓用若任得其才季子託實且不敵其宜及其坐重者身則難在左其舉之身加以至舉年數多少

隨後議制若犯大辟則任者刑論又政平公知具先親人親人之身歸守學故黃伯祖顧川累除村歲居河東康載或就如悉殊或入崇雅龍念人之取百濟六年之門進其明願退得人不少勤勞如此則上廉奔能下無浮議考績之風載亦類之敬克昌。初。世限年二十而仕郡縣六周乃選代使或十年餘至其官易之仕者不拘長少位人以三周為滿之善政於是乎表子明

明字敬冲幼顯康莊嘗嘗置左右十歲能屬文其游上明命高擢筆便成賦邪王事文謂莊曰賢子足稱神童復來持達莊笑撫其背曰真吾子余仕宋為衛將軍表其性簡峻時人方之季康明謂其表曰謝公不死矣明嘗數朝與謝鳳子起宗族鳳莊門入二人俱至起宗曰君命以不仕乃趨而入朝曰君處臣以禮進退不入時人兩稱之以比王專王陽后鳳川內史以則見其表其

成開日後為東陽太守郡城有重囚十餘人至日悉遣還家
以婦至吏人皆歎服之志善善惡惡當時以為措法游擊游
軍徐布亦能常謂志為善聖人潛度門風實怨志尤博
厚所歷不以罪劾勸人門下客皆盜賊志車博實之志知而不
問待之如初賓客遊其門者更益其過而林其善兄弟子皆
為其謙和時人皆謂王為長者志弟輔二子均
為字元孔一字德柔幼而警悟七歲能為文年十六為為舉賦
其辭甚美及長清靜好學與從兄泰齊名沈約見焉以為以外
祖表繁謂陸射張授曰王即非唯爾類表公風韻都欲相以標
曰表公見人輒於王即見人必保笑唯此一條不能酷似也
尚書殿中即王氏過江以來未有君即署曰陸平原東南
之王文度獨步江東吾得比蹤昔人何啻及後乃欣然就取
沈約每見其文必嗟嗟謂曰昔蔡伯喈見仲宣稱曰王公
之孫吾家書畫皆相與僕臣不敏請附斯一自謝則諸賢
落筆生意好始絕不謂寂寞漫達於君約於君宅聞書畫
之草木十詠畫之壁皆真為文辭不加篇題約謂人曰此詩
物程形無假題署約與郊居賦構思積時備不都畢示均
讀至斷筆五的連綿約撫畫欣曰僕常恐入碑為竟
至廢石礎星及水懸指而清挾荷皆擊節贊約曰知昔者
真奇殆絕所以相要政在此數句耳約又嘗為詩約曰則
書數冰以為後進擅美筠文能用強韻每公宴非不吟公如
約常吟上言時名名家元九詩者公於約雖謂王志曰賢字子
文章之美可謂後來備小謝常則謂不好詩圖美流轉如
存近月其數首方知此言誠真思之六子沈馬山舍人並華東
官等語即此太子受文等常謂論六勳等語到洽教
太子受文太子獨執為他等語有曰沈馬山沈浮丘神
太子受文太子獨執為他等語有曰沈馬山沈浮丘神

龍高八而少播才名與劉孝綽見重當時。其自序云余少
好抄書多而強為其遇見督觀皆即跡記後更自覺惟以抄書
曾與世成不竟筆墨自年十三四建武二年乙亥至梁大同六
年四下載夫初抄書五經皆七八十遍愛左氏春秋吟諷常
口實廣略夫取九三過五抄餘經及周官儀禮國語亦雅山海
經本草止再抄史諸集皆一遍未嘗情人假手並親自抄錄
大小百餘卷不足傳之好書蓋以備遺忘而已。又與諸兒書
論家門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所
以范蔚宗云崔氏鳳龍然不過父子兩三出耳非有七葉之中
名德重光爵位相繼入人有集如吾門者也沈少博約常語人
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為四代之史自開闢以來未有爵位
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也汝等仰觀堂構思文努力輯書
核之思之好文章者集錄與字志悉名時人為之語曰二真六草
為天下寶

王或字景文名與明帝諱同故以字行文帝嘗與群臣臨天泉
池帝垂綸良久不獲景文越席曰臣以為垂綸者清故不獲會
能取皆稱善

銓字公衡美風儀善占吐續事業不交身錫而孝行祿焉時人
以為銓錫二王可謂玉展金交銓錫

錫字公振幼而警悟過太子沈馬山時昭明太子尚幼而數
與錫書即張績傳云云沈日數與太子游神情兼師交昔
初魏始連和使察善明來聘教中書舍人朱異接之善明直
稱其美謂其善者其才氣酒酣謂王曰南國贈手如中書

王懿字仲德太原人年十七及元徽同起義兵與慕容紹宗
仲德被重創走與家屬相失路經大澤困未能去林中有
小兒青衣下可上八歲騎牛行見仲德驚曰漢已食未仲德言
創小兒去須臾復來得飯與之度河至滑臺復為魏軍所留使
為將帥積年仲德欲南歸入棄遠奔大山遼道驕急夜行忽見
前有猛炬連之乘火行百許里以免晉太元末徙居彭城兄弟
名犯晉宣元二帝諱故皆以字行散字元德果勁有計略
真知之告以義舉使於都下襲去仲德歸其謀謂元德曰天
下事不可不密且兵亦不實運巧玄情無遠慮外官及出入今
取之正項一夫力耳事雖元德為之誅仲德感其會義軍冠建
勳元德包元德子方回出候武帝帝為馬上物方回與仲德
對號勳追贈二德給事中封交復縣侯以仲德為鎮軍中兵

重武帝伐廣仲德為前驅以輒破之大小一十餘戰義
一北伐進仲德征虜將軍加冀州刺史督南豫州軍事
仲德曰非肅事人所較今慕師經載士有歸心故當以建勳
為子其子都宜候文軌大同帝深納之使衛法魏先張
武帝命累封徐州刺史加都督元嘉中到齊之北侵仲德同
行魏軍河南同兗三州平定二軍感其而仲德有憂色曰諸
不諸北土情偏必其計諸軍進也雲昌魏帝於多粟津度而
武卒洛陽並不守其之開一城而欲獲其地仲德曰洛陽
既賊武卒無以自立理難必也去我獲自一里滑臺尚有強
兵若使捨舟士卒必歸自當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所宜乃回
軍治濟南廣城步上蔡州奉甲還至彭城仲德先官奉
道濟南廣城步上蔡州奉甲還至彭城仲德先官奉
道濟南廣城步上蔡州奉甲還至彭城仲德先官奉

到產之難

到產之難陳彭城人起大夫屈到後也
中漢從何有戰以武帝受命謝靈運為後漢之佐守荆楚垂二十
載戰信為上所懷上於漢之因厚將加開府欲先令止功七
年遣之制督上仲德靈秀尹冲段宏精伯符益靈真使使
之宋脩之等比侵自淮入泗泗水峻日截行十里自四月至七
月始至東平須昌縣魏滑臺武非洛陽守兵並走奔之留宋脩
之滑臺尹冲守武非杜驥守金嶺十月魏軍向金嶺城次至
武非杜驥奔走尹冲張演而死魏軍於進滑臺時河水將合糧
食又罄之先有目疾至是入動將一疾咬乃回軍焚舟步至
彭城初道濟之首實其盛及還凡百湯盡府藏為空
河北救濟靈收產之下據先官

道防還為御史中丞後進官宗之時有彭城劉季綽劉劭
吳郡陸倕張靈陳郡殷雲陸國劉顯及鹿洽重朝日至號曰
陸陳太女今則蘭臺靈壽古信為傳任君本達識張子復清
既有絕壘到復見黃中劉時謂防為任君此漢之三君到則
兄弟也既長八尺眉目如點白髮美鬚動風葉善於應答
上用為通事舍人中書郎兼吏部大夫中丞子湘東王綽為會
稽太守以魏為輒重其使行州郡事武帝勅綽曰到魏非直為
汝行事足為汝師魏靈武帝通見請至湘東而脫帽與之
於是靈敬事焉靈傳史中亦謂官在湘東而脫帽與之
何敬答以公參事事有不允湘東相執敬答謂人曰到魏倘有
餘真遂連作責人敬答曰方貴龍人皆下之魏待之如初魏阻
產之初以擔簦首給故址以賜之

東萊先生校正南史詩節卷之八
臣等願心無有二意非餘命也長可補云

東萊先生校正南史詩節卷之八

Blank space for text in the top section.

東萊先生校正南史詩節卷之九

孔精 考之

孔精字季恭會稽山陰人各思矣武帝世故以子鍾
東征孫思賢會稽太守李季正書則有神人衣服非
常謂曰起天子在門臥而失之遽出適見帝起入結交執手曰
卿後當大貴爾以身為既於是曲意孔接贈給甚厚帝後討孫
恩時相李業形已著帝欲於山陰建義季恭以山陰路遠且玄
未左位不如待其集後於京口圖之帝亦以為然業遂兵興
太守加冠軍近尚書左僕射固執義無十年僅為右僕射又議
不拜其歲武帝代李季正請欲以為大尉禮然祭酒從平門路
季正初建以為尚書人又議乃拜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封
東歸帝後之戰馬蓋百成賦詩以生其美及受命加贈府儀
同三司季正不為讓以為贈子實選位者即蓋遣子秀之
秀之自能上 秀之今有小兒年十歲餘河東家猶一朱秀
之竹就季正或謂之秀之曰十歲便能為書長大何所不為
皆應爾狂的書左丞又以贈季正名後正去戶尚書廷尉卿
出為臨海太守在任清約無私知秀之清乃歎息明帝攝政
防備諸將季正百於上佐度便直從諸將昌元年正秀之晉
王冠軍長史江更內史行郢州事徵令殺晉德秀之辭不拜飲
自引吹遂不食而死子季正幼孫如孫曰東
吳子休文承正二年唐書季正亦為大郡
經冠獲酒為金書則後二十石行唐書季正自守妻子並
不之官唯以事舉季正所傳則分贈其妻中號曰神
君由回人殺季正妻季正乃始以去一具與曰太守
身若美神而為不能神出信百載未聞不食神身神如
實幸勿為也

非有奇才異能能制之果無異○濟遠建舟自白...
 何曾自觀司徒曾丞相求為辭官高帝嫌而不許建元元年
 建位司徒侍中書監如故時朝拜機事多回多與諸將每見
 從納禮遇其重上大宴集酒後謂朝臣曰卿等並宋時公為亦
 當不言我應得天子王儉笑未及荅帝曰卿等曰陛下不得言
 臣不早識龍顏笑曰吾有愧文叔知公為宋祐久矣帝曰書
 彈琵琶亦武帝在東宮宴集賜以金鑊柄銀柱琵琶性和雅有
 器度不妄舉動然世頗以名節議之于時百姓語曰可憐石頭
 城豈為妾樂死不作為回生高帝崩道認以為錄尚書事江左
 以來無單拜錄者有司疑立優崇尚書令王儉請以為見居本
 官別拜錄應有兼書而舊事不載山朝以來一六王侯則優崇
 並設官名第一策而不優優者優美兼者兼明委寄也官職居
 天官政化之才故尚書令曰錄事二拜必有兼錄尚書說秩不
 見而錄事亦前代多與本官同拜故不別有錄事兼清不
 各均之凡僚宜有兼書用申陸香既吳王侯不復兼文從之長
 十責
 前代多與本官同拜故不別有錄事兼清不
 之有後漢之志位侍中者同錄事...
 其嘉之以為侍中領兵校尉左少也...
 望之遂誠今...
 昭字彥宣字回從父者也...
 方回身事二代者回子黃往問訊...
 日奉朝服在齊次司馬門...
 與一家亦復何謂書回詳自...
 行何意披猖至此門不幸乃...
 而而死不當真一名士亦名...
 昭氏自至江左人焉不...
 回以此世資特...

之性...
 黃可謂...
 蔡邕字子伯...
 知...
 神氣以可...
 持中每正...
 王表恭...
 射...
 之曰...
 召每至...
 即...
 行...
 州...
 事...

自謂... 保比有... 朕後... 命慶... 所忌... 怖指... 異若... 相其... 各各... 備可... 不從... 社稷... 相先... 蕭留... 深重... 行事... 將軍... 謀文... 至興... 食夜... 事一... 重刑... 七...

臣... 唯與... 書令... 諷有... 勳勳... 同三... 王... 去竟... 疑字... 年累... 所重... 正色... 入... 閣... 具... 其... 他... 他... 他...

何尚之

何尚之字季康，自江州之... 凡制制之法，宜順人情，未有違背高物而可及也。...

何尚之

何尚之字季康，自江州之... 夫觀之，雖多貴仕，難不入。...

起樓下... 趙... 師... 業... 之... 期... 族... 東... 取... 稽... 水... 祿... 胤... 受... 曰... 不... 之... 何... 奏... 不... 答... 別... 頃... 俚... 言...

元簡乃命... 入山... 弟... 相... 者... 有... 且... 清... 官... 有... 敬... 大... 改... 日... 然... 未... 答... 合... 為... 中... 曰... 講...

成之曰... 門辭... 流言... 汗未... 之翼... 在... 薦... 更... 不能... 於... 夫... 百... 所... 復... 竹... 東... 諸... 能... 尚... 自... 尚... 趨...

大夫... 廉... 中... 其... 按... 遂... 永... 有... 咨... 所... 十... 諸... 此... 以... 張... 司... 以... 海... 為... 或... 尚... 事... 諸... 從... 人...

張邵

張邵字茂宗會稽太守裕之弟也相去累位父敬先為尚書以
 各事徵議隆為廷尉卿及後漢書計相立邵曰父敬先忠於
 帝大悅命署寺門曰有犯張廷尉家者重法論事平以敬先為
 郡太守少王為揚州召邵補主簿劉毅位居亞相好十五才
 當母莫不輻湊唯邵不往親故怪而問之邵曰王公命出
 何煩多問劉毅之言於帝帝無親之轉大尉參軍及孫劉毅
 時在西州直廩即夜誡毅曹曰大軍當大討可各各條會
 曹曰宿受張主簿勸分帝曰張邵可謂同人憂國矣武成其
 伐邵請見曰人生危脆直有遠慮非權之繼也下安誰可代之
 曹業如此其有不諱則處分云何帝曰此自李仲之與耳及
 之暴奉朝廷惟懼便於部以司馬徐爽代邵獨曰公誠意
 病任終在徐然出子無專行之義宜宜請信及方使世子出命
 曰朝廷及大府事悉請司馬其餘皆皆武成帝事其
 得大正節元嘉五年在轉任將軍領兵亦授勳
 如都督九年坐營毀高
 爵士後為兵部
 數字景備性敦實高好讀史言東漢文論初公邵便於
 高士南陽宗少文談論兼往復數者少文每欲在握尾尾曰
 吾道東矣於具名何曰重其美召見奇之曰真千里
 駒也以為世子中軍參軍下真中書郎數小名譽公邵名
 利文帝戲之曰植何如劉奇曰劉是百果之宗植何敢比也
 善持首領蓋詳綏一致與人別動手曰念相聞餘又之不
 張氏後進其慕之其源起自
 陽字少隴邵兄植子也傳少有操行為晉東郡上國郎中
 王至治漢京都

張邵

張邵字茂宗會稽太守裕之弟也相去累位父敬先為尚書以
 各事徵議隆為廷尉卿及後漢書計相立邵曰父敬先忠於
 帝大悅命署寺門曰有犯張廷尉家者重法論事平以敬先為
 郡太守少王為揚州召邵補主簿劉毅位居亞相好十五才
 當母莫不輻湊唯邵不往親故怪而問之邵曰王公命出
 何煩多問劉毅之言於帝帝無親之轉大尉參軍及孫劉毅
 時在西州直廩即夜誡毅曹曰大軍當大討可各各條會
 曹曰宿受張主簿勸分帝曰張邵可謂同人憂國矣武成其
 伐邵請見曰人生危脆直有遠慮非權之繼也下安誰可代之
 曹業如此其有不諱則處分云何帝曰此自李仲之與耳及
 之暴奉朝廷惟懼便於部以司馬徐爽代邵獨曰公誠意
 病任終在徐然出子無專行之義宜宜請信及方使世子出命
 曰朝廷及大府事悉請司馬其餘皆皆武成帝事其
 得大正節元嘉五年在轉任將軍領兵亦授勳
 如都督九年坐營毀高
 爵士後為兵部
 數字景備性敦實高好讀史言東漢文論初公邵便於
 高士南陽宗少文談論兼往復數者少文每欲在握尾尾曰
 吾道東矣於具名何曰重其美召見奇之曰真千里
 駒也以為世子中軍參軍下真中書郎數小名譽公邵名
 利文帝戲之曰植何如劉奇曰劉是百果之宗植何敢比也
 善持首領蓋詳綏一致與人別動手曰念相聞餘又之不
 張氏後進其慕之其源起自
 陽字少隴邵兄植子也傳少有操行為晉東郡上國郎中
 王至治漢京都

事新宗少好學者其能讀舊書者必多矣左漢
 城太守不得其乃刪繁家後漢書為一表之派至於出神機
 之際未嘗不為意焉長不滿七尺肥黑亮眉鬚甚壯能
 為前將士立聞之屢論以微旨事為不附終不肯為上書
 飲散謂曰我欲飲卿可唯願心奉旨上歌既畢亦一統
 外散騎侍郎不為時知父不得謂以事廢志不滿欲引之如
 進訪華勤謝綜雅為華所知此先精南遺財家其富足乃
 身事於外如諸弟其博故為州行以物情之情意稍款乃
 引賦其與華感德先故為不傲則後輸物甚多畢既利不財
 寶又愛其才藝遂與由莫逆之好此先始以微言動華畢不
 畢素有聖展神議朝野所知故門貴華而國家不與烟以此
 微之曰文入若謂朝廷相待厚者何以不與文人婚為是門戶
 不得邪人作人家相過而文人欲為一死不亦感乎華然不
 谷其意乃定與華善天丈云云必以非道辱為當由
 相錢江州應出天下以之為大將軍其史仲承相義
 舊所信念屢命下者亦開結腹心規有是志聞先有
 相結納舟揚其徐湛之素為意原所愛雖為
 祖因此結事遂告以密計徐湛之上表告
 誅○畢性精微有思致編類多書天
 人皆法學之撰和香方具序之
 和盈斤無傷寒霍亂瘧疾等症
 羅之屬其被珍於外國無所於中
 唯無助於醫乃當於於於於於於
 多思比更神文家醫家等以何向之
 皆能比字之保甲前以於於於於於
 寶易知以自比也○畢中興時

年三十許始考其正固以承其心化至於所
 皆自得之曾懷常謂情意所托故當以意為上以文傳意以
 為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得意則其辭不流然後其分方恨其
 金石耳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于此歟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
 筆差易於文不尚韻故也五思乃思定方但多公少之言少於
 事外遠致於其亦由與意於名故也本未開書言以順
 其不可解且既造後漢得詩詩觀古今著述及所
 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唯志可推耳博覽不
 及之整理未公愧也吾雖博論皆有精意深旨至於諸史以
 及六史諸序論勢微放天下之言作其中人若往往任
 過泰篇管其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備作請心
 廣可有者泰公備雖事不必多自存見文得意少欲因事就
 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懷不悉其自是吾子集思始無一字
 空設言變不獨同會其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廣有
 管音者紀傳例為其大略其諸經其多自古而入而思精
 未有此也恐世人不盡之其書其今所以稱其狂且自
 於其樂其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其為可於然至於
 亦復何異邪其中體趣言之不可盡於外之意其變之音不知
 所從而來亦嘗以授人十藤中未有其意以此求不傳
 書雖小有意筆勢不快於竟不其再愧此書自序亦
 故存之○初何尚之與徐衡自謂不無不與先就於帝
 諮向之曰夷孔昭先年三十捨你賦賦守即那不作賦賦死
 後又謂尚之曰孔昭先有美之地尚論而駁之非
 時所失之尚之曰臣嘗讀傳傳與尚論與以漢揚清以
 子之有智能猶猶與之有文矣侯時而限其何要不出
 之上若照先空籍文來自於子此於無論夫上甘有身
 而不遇知已者何嘗不遺恨於後哉

顯宗義引入殿內親以首帝為修養之事頃不...
 顯宗經山凶緣罪愆帝亦為之小止顯首神...
 顯宗宗論言空假義西涼州智林道人遺...
 顯宗來四十餘載見宗師唯此...
 顯宗此首佛來入耳其論見重如此...
 顯宗則歸之每獲友會同顯...
 顯宗與顯相...
 顯宗雖有弟子獨...
 顯宗曰赤米白...
 顯宗初春早非秋未...
 顯宗進何如何...
 顯宗何對曰周...
 顯宗諸生...
 顯宗捨子...
 以道...
 除大...
 尚...
 音...
 損...
 要...
 兼...
 輔...
 是...
 誠...
 六...
 木...
 庚...
 丁...

人曰若...
 人者也...
 之亦...
 必...
 允...
 以此...
 誠...
 兄...
 冠...
 府...
 揚...
 震...
 守...
 又...
 正...
 事...
 禮...
 首...
 目...
 年...
 何...
 漢...
 軍...

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然遂不毛蓋皆始伏其罪時人現曰
 明至不獲罪者名是更食會集錄法直繩所阿縱性又清儉
 方為政長得人相敬部下嚴厲者雖有罪無所不為
 自是為○仕家為斷絕因是上治山人有稱報云先亡為禍皆
 開家創始水死甚言多為斷絕者之晚切為懷死生之別聖不
 相由因俗緣改時制更王吳初至唯備賜獨無以首乃數口顯
 斷陽之化至矣若九引斷絕吾州何事仕給事黃門郎兼尚書
 吏部郎中未時其想觀之世為吏部外外植嘉樹謂人曰吾
 為養之祖耳至其養之果為此職天監八年卒於家

古又云利令智昏其矣利害之規頗也則其用才也
 包經國之學也知機不為官則君臣之道也兄成王則兄弟
 之義林也其義也向相與悅與夫誰長也而化順何以異哉
 昔年元則則以主美而政稱夫更悅亦為久以速尤克親以

恭斯自謙矣顧其郡郡外外初是現之言白之也見於其
 憲之故文其在漢美時後二一也漢書之古人未為其

羊欣字敬元南城人也少清談博覽於人美言交會容止
 經籍尤長隸書父不疑為縣令欣年十二時王獻之為吳興
 太守長知愛之欣嘗夏月暑熱納扇書囊中入縣見之書扇
 報幅而去欣書木工因此亦善書王出與元顯每使書扇常
 不奉命元顯怒乃以為其後後會人出職本用寒人欣意
 怙然不以為卑見色論者稱其善詠謝此後後後後後後
 後見之時侃族子雲履在坐限告族兄瞻曰雲履見羊欣改
 席易衣欣由此益知名○相支輔政欣為
 要欣欲自疎時偏密事之實其也
 欣請曰尚書政事之本
 欣就少日稱病自免
 帝謂諸議參軍

羊欣字敬元南城人也少清談博覽於人美言交會容止
 經籍尤長隸書父不疑為縣令欣年十二時王獻之為吳興
 太守長知愛之欣嘗夏月暑熱納扇書囊中入縣見之書扇
 報幅而去欣書木工因此亦善書王出與元顯每使書扇常
 不奉命元顯怒乃以為其後後會人出職本用寒人欣意
 怙然不以為卑見色論者稱其善詠謝此後後後後後後
 後見之時侃族子雲履在坐限告族兄瞻曰雲履見羊欣改
 席易衣欣由此益知名○相支輔政欣為
 要欣欲自疎時偏密事之實其也
 欣請曰尚書政事之本
 欣就少日稱病自免
 帝謂諸議參軍

羊欣字敬元南城人也少清談博覽於人美言交會容止
 經籍尤長隸書父不疑為縣令欣年十二時王獻之為吳興
 太守長知愛之欣嘗夏月暑熱納扇書囊中入縣見之書扇
 報幅而去欣書木工因此亦善書王出與元顯每使書扇常
 不奉命元顯怒乃以為其後後會人出職本用寒人欣意
 怙然不以為卑見色論者稱其善詠謝此後後後後後後
 後見之時侃族子雲履在坐限告族兄瞻曰雲履見羊欣改
 席易衣欣由此益知名○相支輔政欣為
 要欣欲自疎時偏密事之實其也
 欣請曰尚書政事之本
 欣就少日稱病自免
 帝謂諸議參軍

即欣稱右軍劉書司馬欣為新安太守在郡四
 除臨川王蕭綽國長史欣與王書其重辭
 文帝重以為新安太守在郡十二年其山水
 生仕宦至二千石斯可矣及是更廢止足歸
 也欣以不羣拜代醉不朝親自以事自見
 城外未嘗入六門武帝愛之恨不識

羊欣保南城人也初為
 羊欣保南城人也初為
 羊欣保南城人也初為

羊欣保南城人也初為
 羊欣保南城人也初為
 羊欣保南城人也初為

羊欣保南城人也初為
 羊欣保南城人也初為
 羊欣保南城人也初為

沈演之字暹其與人也年十一尚書僕射劉杓見而知之曰此童終為令器沈氏家世為將而演之折節好學讀老子百術以義理業尚知名元嘉中果遷尚書吏部郎上徵林邑朝臣多不同唯廣州刺史陸倕與演之贊成上意又邑平賜羣臣黃金生口銅器等物演之所得悉多上謂

沈演之字暹其與人也年十一尚書僕射劉杓見而知之曰此童終為令器沈氏家世為將而演之折節好學讀老子百術以義理業尚知名元嘉中果遷尚書吏部郎上徵林邑朝臣多不同唯廣州刺史陸倕與演之贊成上意又邑平賜羣臣黃金生口銅器等物演之所得悉多上謂

不聞也歷位吏部尚書領太子右衛都官郎中之子顓顓字顯默知清靜有至行其黃水處為子之為人請書不為章句若味不尚浮華嘗攜一室入空見其面批衣彩言每還兵興客填因顓不至其門勃就之顓迎送不越閭閻數日吾乃今知貴不如賤也○顓內行其備事母尤孝及兄病顓亦退素以家貧仕為始安令凡法不能不嚴相隨之江諸奏不事家產及昂卒陸齊宋女等與顓入并口而食或有饋其粟肉者閉門不受唯採薪自給山舍樵採自資怡然不致其樂深天賦四年大寒月侵寒陽暉為政康令以顓從役到

其樂深天賦四年大寒月侵寒陽暉為政康令以顓從役到

江漢 義 魏

沈演之字暹其與人也年十一尚書僕射劉杓見而知之曰此童終為令器沈氏家世為將而演之折節好學讀老子百術以義理業尚知名元嘉中果遷尚書吏部郎上徵林邑朝臣多不同唯廣州刺史陸倕與演之贊成上意又邑平賜羣臣黃金生口銅器等物演之所得悉多上謂

沈演之字暹其與人也年十一尚書僕射劉杓見而知之曰此童終為令器沈氏家世為將而演之折節好學讀老子百術以義理業尚知名元嘉中果遷尚書吏部郎上徵林邑朝臣多不同唯廣州刺史陸倕與演之贊成上意又邑平賜羣臣黃金生口銅器等物演之所得悉多上謂

沈演之字暹其與人也年十一尚書僕射劉杓見而知之曰此童終為令器沈氏家世為將而演之折節好學讀老子百術以義理業尚知名元嘉中果遷尚書吏部郎上徵林邑朝臣多不同唯廣州刺史陸倕與演之贊成上意又邑平賜羣臣黃金生口銅器等物演之所得悉多上謂

沈演之字暹其與人也年十一尚書僕射劉杓見而知之曰此童終為令器沈氏家世為將而演之折節好學讀老子百術以義理業尚知名元嘉中果遷尚書吏部郎上徵林邑朝臣多不同唯廣州刺史陸倕與演之贊成上意又邑平賜羣臣黃金生口銅器等物演之所得悉多上謂

江漢 義 魏

中之實人子幼奉之二為少於華有集老母於下宅其在
 則忍不忍不合其指其語意而於朝集會同與公無所
 為後進行不特其文每作一篇朝或喜備好事者咸謂
 及至其子孫傳其文每作一篇朝或喜備好事者咸謂
 六詩三即其儀六謂李威比第兄弟工屬文李錦曾百三
 初為安北晉安王休復後為太子時為中書又庶子璽更令
 晉書記大同中白雀集東宮寧威領其美
 曰當大始之際二殺之於不問原始要各以名節自
 親而王至其省也則其山莊安撫所在亦嘗行之即
 為期雖巨一志列亦何以加此後至性過人曾謂其
 李各控難能厚年方薦又亦之始殆緣其孝悌中書為尤可
 謂人而無憾焉矣
 薛安都
 薛安都河東汾陰人也為強族族姓有二子家小者
 都少以勇聞身長尺八寸便弓馬法翻以軍功
 都統元嘉二十一年來奔北還備河攻
 襄陽我為北弘農太守兼軍備安都乃歸
 王統我以為都為建武將軍柳元景向關陝來步騎居前所
 王統建元在除左衛將軍元景來反我遣安都及柳慶之
 都統元景來使驛使大督官往制之應手倒左右在驛
 都統元景成不為人敢有驛使入斬之而反時人皆
 都統元景良不是過也

補後軍將軍領護王綏之曰何人敢得我府四字
 曰非狸未死不棄不得謂其命人來而得府景和元年
 為侯及為將軍將軍帝以暴無道而地讀大董大二並為
 用誅殺羣公及加過等莫不盡力收復其瓜牙無功
 神既為帝帝盡心慮明而不能容之因謀殺之告沈收之
 二具白帝即日下獄死之被善人皆謂其難於告沈收之
 前行使軍人隨其後馬止營台不實其言其難於告沈收之
 王名欲臨下亦少恩將上為之語曰豈能五年不為王
 之讓借尚可以行越史秋
 吳喜
 吳喜與臨安人沈慶之征外蠻喜自備為所
 所獲至河東太守殿中御之喜即曰四方又叛其清
 二百致死於東帝大悅即賜其將軍爵羽林軍
 以喜刀筆吏不度為將不可謂中書言人東尚曰喜
 之優純軍旅性就勇決又喜戰陣若能任之必自
 討喜在孝武世既見其勇性真將所至人並畏之乃
 吳其河東來使驛使驛使入斬之而反時人皆
 吳其河東來使驛使驛使入斬之而反時人皆

將軍侯節待中護軍如故... 下新耳諸城皆潰... 救之先是衛尉蕭懿為領州刺史... 城中鼓叫稱慶... 腹心散入諸去... 不為營壘及走... 之故為蕭景明人... 酒賦而為祭之所... 武承元之朝勳非... 情政亂危上慮... 運內或歌夢跡... 无及乎

李安人 蘭陵人也... 可希取三將五... 人尋率部曲自... 後諸軍主擢清... 李安人

李安人 蘭陵人也... 可希取三將五... 人尋率部曲自... 後諸軍主擢清... 李安人

方姓田封侯相也... 受入造相結... 於東奉江夏王... 議請曰署事有... 尚書左僕射安... 傳倫啓有此授

桓胤比關陵人也... 命迎義為郡... 子及竟陵王子... 結破郡獄出武... 為陳旅力絕人... 兒各其形於寺... 曰卿隨我日久... 耳三年親軍動... 周盤龍

周盤龍北蘭陵人也... 盤龍時為元從... 陽園角城先是... 必以死報備門... 答曰若不殺賊... 加委望世子則... 救之救盤龍軍... 無救必斃死盤... 張左右翼圍之... 稍直奔魏陣自... 夜已大殺魏軍... 不知乃東西

其父不出後驛馬入陣父子兩騎擊賊賊敗走
大敗父子由是名捕虜國飛其屬而臨軍更與討袁求明
五年為大司馬加征虜將軍濟陽太守建為散騎常侍光祿大
夫武帝戲之謂者謂何如光祿帝曰此貂蟬從班蔡中生
其病五年七十九

景公先生校正南史詳節卷之五十五

列傳

前伯玉

前伯玉字弄璋廣漢人也隨高祖鎮淮陰伯玉為高祖冠軍
將軍高祖為東明帝所疑被徵為黃門郎深懷憂慮見平陽
有群鶴乃命筆詠之曰八風傳過關九野弄清音一推雲開志
為君在中禽以亦伯玉深月伯玉勸高祖遣數十騎入關東
置標榜魏果遣游騎數百獲行界上高祖以聞借權大將軍
伯玉伯玉言不成行而帝卒復本任由是見親持高祖有疾
更東荒坐累秀當以過數條部高祖謂伯玉知比有喜去不谷
曰數在依之備加責謂云若許其自新必吞及剖腸然其意
帝善其答即釋之卒為忠信士○時武節在東自以年長
高祖同創大業朝事大小悉皆專斷多違制度左右張景直
見任遇又多營修武帝拜陵還置其白服東書其坐胡床
者感是太子內外益畏其敢有言者伯玉因武帝拜陵之儀
密啓之上大怒詔責其罪甚重有欲殺以武帝長嫡又同郡下
弟並列故武帝為太子至具有敬易之意武帝東還置文忠
子聞喜公子良等數語言事不以實其罪狀使以太子令收
真殺之將衣因曰武帝其言伯玉以聞武帝憂懼相共月餘日
上怒不解書則大陽致王敬則直入叩頭請往東宮以慰太
子高帝元言敬則因入殿宣旨往東宮命東宮又救太子設
密遣人報武帝令舉迎因呼左右常與高帝元勳帝敬則察
衣以衣高帝仍舉上禮遂幸東宮召諸王至飲因將去圍園長
沙王晃班華蓋臨川王映教維為高祖諸公子及封爵南郡
王行酒武帝與諸王舉飲敬則自持酒爵帝大飲賜武帝
以下酒並大醉敬則曰九月九日九月九日則東宮不廢○高
帝重伯玉之心愈見信重敬則則東宮不廢○高
帝重伯玉之心愈見信重敬則則東宮不廢○高

此必有異味故命駕往觀而飲之曰飲此水則鄙吝之萌自除
 竟陵王子良曰鳥能飛而不得天下第一人為行筆無以
 知何以輔於法故曰靜以修身儉以養性靜則人下操儉則
 人不煩上人於後為司符右長史時陳郡謝朓為左長史府公
 竟陵王子良謂朓曰我府前出誰比朓曰明公二上佐天下
 英奇占來小見其比惠顯展轉五故立身清肅佐以下造詣
 心起之或問慧暉曰長史實重不百步自謙否答曰我性甚
 人無不禮不吝不以禮與人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暉曰貴
 人不可知而賤者乃可知卿人生何志朓重於懷抱終身常守
 人位三子僚任雖並有美名時人謂之三陸
 書如此者數感所讀一編必誦於口嘗借人漢書失五石志四
 卷乃暗寫還之累無遺脫幼為父祖張公所異其書謂諸子曰
 此兒汝家陽元也汝父監初為右軍安成王王璉與安成王
 友為感知已賦以贈助助因此名以報之及助為中丞璉
 疎預其謀者發云劉劭劉劭劉劭劉劭劉劭劉劭劉劭劉劭
 龍門之游維責公孫不得預也
 厥字韓卿慧暉兄子關之子少有風采好為文時為
 只沈約陳郡謝朓邪王璉以氣類相推敬及周顒
 論約等文皆用官兩字夫入四聲以制韻有
 鍾腰鶴膝五字之目音韻與四聲之內用韻不同不可增減
 世間為求明休○厥與灼善曰病瘡事則性別官用職屬
 特能通重洽類古今又人多不全字斯外縱有會此者不
 必從根本中來尚書亦云自雷均以來此必未觀或問與理
 樂由思至張表曾子曾元先竟德澤滿室之跡大官

殊兩句之中輒重悉異辭既美矣理又善焉但觀歷代惡詩
 都聞此效而云此秘未觀近於認字然范云不從根本中來
 實云匪由思至斯則情詞以文黃雅句著於音律也范又
 時有會此者尚書云或問與理合則美矣清誦有等章調
 者雖有差誤亦有會合推此以在可俾而言夫思有合離前
 同以不免文有強塞即事不得无之子建所以好之論辨上
 所以遺恨終篇既曰遺恨非不美之作理可詆訶君子執其
 詞便謂合理為簡豈如指其合理而奇詆訶為遺恨邪自魏文
 為論係以清濁為言乃相塞書大明林披之致幽隱與范之
 操未續類一說與黃於律呂五色之相宣尚此然未翻
 論為何所拍耶愚謂前英已早識官韻但未由曲指之若今
 所申至於掩瑕藏疾合少謬多則隱指云人之著述不能无
 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謂不改則不為斯曹陸又稱情多
 不可力強者也今許以有病有悔為言則必自知无悔无病之
 地引其不為不合為開何獨認其一合一了之地乎竟者外
 文時與古好殊殊若在情物而後於章句情物之所急美
 惡猶且相半章句竟之所緩故合少而緣多義兼於斯非
 知明矣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鶴便成一體之作
 堅精上款史无虧於東主平子既富羽獵不索於虞虛王案
 征他文未能每是揚修數獲書則日不味必意然則事
 乎一日醫二愈伏而理於七步一人之恩辱連天懸一家之
 文工拙褒隔何獨信兩律以責其如一耶論者乃可言其
 其致不得言曹元先竟也約者曰官兩之聲有五文字之別
 累乃以累乃之繁配五聲之韻高下低昂非力所至及非止
 若斯而已十字之文類而相配字不盡十以聲已不能及何所
 復過於此者乎需均以來未經用之於儀也固用於得其
 矣若斯之妙而聖人不尚何耶此蓋曲而盡之巧无備

國左司馬
布衣時懷珍使推懷投款况在今日五帝當有異懷珍還仍授相

年八歲為人所略為奴至中山中山富人劉寶感峻以吏官歸
之教以書李翱入開其江商有戚屬更從之代都估食不自立
峻好李寄人廬下自誦讀書常燃燈從夕達旦時或睡時覺
比其讀書之精讀其精力如此自以少時未開悟晚更房精明
於其見博極羣書之深亦出交成王去雅重峻及交成王于刑
州引為右曹參軍以其書籍使推類死未及成峻以疾去因游
東陽紫微山築室名焉為山初志其文書美○初漢武帝招文

李之士有高才者多被引進擢以不才峻之性而動不能隨
沈浮武帝每集又士策經史事時范雲沈約之徒皆引知推
帝以次加其賞察身策歸被事感言曰帝試呼問峻峻時
悴况散勿請外筆就一餘事坐客皆驚帝不意失色曰是
不復引見及峻類死成凡一百二十卷帝即命諸李上殿
備略以高之竟不見用乃著辨命論以寄其懷峻本將門子
志好李居東陽吳會人士多從其學通○年六十四
益曰文情先生

懷慰字彦泰懷珍從子也亦用康○欲置其於下議言以
江石土沃流人所歸乃置於八○懷慰又帥日為軍齊太
守上謂懷慰曰吾郭良口非所基焉方欲以為羅在外理之手
一以足知有手執曰有文事又有武備今賜卿王環刀一口懷
慰至郡脩城郭治倉庫在八縣廢而一百頃吹沈湖灌漑不受
謂著懷慰論以達其意懷慰聞之手執使當即即也

李學士源年數歲明僧見之抚而言曰此兒是千車之
駒須天監中為宣惠豫章王行參軍有傳統羣書沈約在時以
下每有遺忘皆訪問焉嘗於約坐語及余朝儀約約不鄭答
張說謂為鳳凰鳳變後以今天復此器則不依古昔曰此言未
可安古者轉輪皆刻木為鳥獸形及骨以引內酒魏時
郡地中得者大夫子星送女器有犢犢作犧牛形晉永嘉中
曹駿於青州發石象公象又得一種形亦為牛象一處比古之
實器非非虛也約大以為然約又云何承天纂奇博其書
張仲師及長頸王事此何所出查曰仲師長尺一寸唯出論
長頸其狀如牛朱建安扶南以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約即取
一玉象檢一如查言又在任時坐有人餉酌酒而作振字物
問查此字是不否曰高其學死你木旁者為又曰酒有子日醉
當是虛言查曰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全家而醉亦其例助

歐陽曰查自當遺忘實不憶此查云出揚元鳳所撰置郡事元
鳳是魏代人此書必載其賦三重五品商溪孫里助即檢物記
言其不差不僧瑞德使撰諸訪香血脈所因查云扣讀論
史三代世表卷行即止並効周譜以此而推苗起周代譜
曰可謂得所未聞周檢又問查尚書者何業相傳云考
何所出查曰張安世傳云持德錄筆事武皇帝數十年草
張晏注並曰蔡邕也蔡等以符顧問范州撰字書自訓又訪查
焉尋佐周檢撰國史○出為臨津令有善續秋補錄三百餘人
詣關請教許為後事徐勉等及顧協等九人入華林殿
編略書成以並安王府參軍兼廷尉正以凡政解因著林庭賦
王僧孺見而歎曰郊居以後元讓此你東注尚書似曹即徐勉
以慶開文詠專委焉

歐字士光生多有香氣氣清芬幼有誠黠四歲喪父六歲誦
論語毛詩意所不解便能問辨士○讀莊子逍遙篇曰此可解

論語毛詩意所不解便能問辨士○讀莊子逍遙篇曰此可解

少州去人遠乃從居之此病正重焉自稱有醫者戶之內又有
香氣及聲其日必亂了之也

之遊字思自入就與鳥爰此曰此兒必以文與吾示常謂謂子
曰若此之類必之遊得吾之文由是州里稱之皆以少州傳其

有異誠謂謂必心之遊亦字以僧伽補德兒揮手而進之年
十五歲才明經劉策流約行而異之吏部尚書王履書

候往行渴之遊在坐訪謂騰曰此南陽列之遊玄漢宋什不籍
所直應謂即謂為太李傳上助曰為之美談不加面試時

新於尚異射能助為表助之遊代於操筆成成助曰
南陽南里有異才後仕必當過僕之遊為各州府傳其

府列如畫按並按強計之遊加欲討論成不遊以徐除南陽
中遊謂曰如母年德並高故公卿衣錦還鄉不榮養之遊

西遊即相東王履長史大守如故初之遊在荆附當寄信
忽夢則太守來多謂曰如後當為太守即居此中之遊

牛奔噴車折臂石手偏直不復得印伊後連相兩上再為
相東王履傳其才李開其西上夏口乃密以遊殺一弟

之遊之真遊常曰之遊必以文官顯之真當以功名在真真
月一遊之真遊常曰之遊必以文官顯之真當以功名在真真

不除大李博士之真美籍籍在宋年之石既不惟惟為
故表出之以代之遊為安西相東王履長史南郡太守上開朱

許曰之年代兄喜不兄弟因借草山大馬小遊而後又謂曰書
令何致答曰荆州長史南郡太守上開朱

是九轉在郡有異籍吏人初之真判士標之下復稱之遊為大
南郡太守

大官博思朱者為政易句如取焉一代其所以行

是之遊之真遊常曰之遊必以文官顯之真當以功名在真真

或以非殊而之真夫自真者王西已下賢之遊有以知法
不弘元治之多已真錄之不亦也亦宜哉

東來先生校正南史詩卷之十

南平田龍興其與太守在郡樓有患政吏人圖其像立神
 美為普通五年為中護軍六年大李北侵先遣豫州刺史裴
 帥誰州刺史洪僧智等自南道攻壽陽木冠而還云乃加軍使
 持節代遂與魏將河間王深臨淮王或等相拒戰刺捷尋救
 班師合肥須堰城復進七年夏淮堰水塞壽陽將沒國
 北道軍六州刺史孫陳慶等相進軍師督僧智南弘張澄等
 通流清湖將入淮肥魏第夾肥築城出軍後軍僧智還擊破
 之進攻黎侯自威將軍景放自北道會為兩軍既合所向皆降
 九洛城五十二部以壽陽依前代置豫州合肥鎮改為南豫州
 以曹為一州刺史加都督壽春人離立荒百姓多流散曹輕刑
 薄賦務農自役須之人戶充復立州鎮○南景風儀厚有
 器量涉獵文史敏學對六郡三州不為產業祿賜所得隨散
 親故性儉率若處服用衣且而已不華華後時手如好音樂有
 效妻十數人並無被服容姿每有客常備簾幕之時謂廉為夏
 侯效衣也

侯效衣也
 豫州刺史加都督壽陽人頗失業數乃卒
 軍人於壽陽立堰湖田十餘頃歲收數百萬石以充軍用
 賤貧人皆賴之魏兄曾先經此任至是魏又為焉兄弟並有
 恩惠於鄉里百姓歌曰我之有州賴得真侯前兄後弟布政
 儉要在州七年遠近多附之有部曲萬人焉○子匹並服行精
 強為當時之盛性者後後及交與羅綺結金銀者數段好
 人止不以貴位自高又嘗受命常滿坐時以酒相

吉士瞻子漢各為郡守人也少有志氣不事上業主血四十
 忽二不得志乃就後上首命命王王曰月月月月月月月
 川後一羊當得入都及起兵魏陽太守王無之天門
 太守王晉選武陵太守蕭一等並不從命鍾重簡簡遺去
 高平之建康中為巴東相建中太守天監二年又為百開

蔡道恭字懷儉南陽人也起兵南陽以道恭素著威
 略軍初奉召出為司州刺史魏圍司州時城山賊不滿五千人
 食裁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乃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以
 填壘內作膠輪關隘以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潛作伏道以夾壘
 水道恭載車馳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人造
 梯衝攻圍日急道恭用四石烏漆大乃射所中皆漏甲飲羽一
 發或買兩人敵人皆言皆靡又於城內作土山多作大稍長二
 丈五尺燒長刃使壯士執以刺魏人魏軍其懼之將退道恭
 病篤乃呼兄子僧繼從弟曹賢及將堅謂曰吾所音勢不負父
 汝等當以死固節與令吾沒有遺恨魏知道恭死攻之魏急先
 是朝廷遣鄧州刺史曹景宗赴援景宗不前至八月城內糧

魏元起字仲若南郡人少有膽略性任俠仕齊為武平太守
 起兵南陽領會書招之即日上道恭與魏武會于夏口
 興元年為益州刺史仍為前軍建康城平建魏武會于夏口
 武之起益州刺史劉季連將兩端及聞元起至要發兵起元
 起至巴西巴西太守朱士堅開門以待先是蜀人多也○至是
 魏出投元起甘捕起義應朝廷元起在道又軍糧之結成之
 曰蜀郡政慢若也巴西郡猶以因而罰之所獲必厚元起然
 之皆令季連使曰使君前自嚴城後無難後山人始附於魏期
 德若糾以刻薄人必不堪衆心離解博無及願請出圖之不
 患資糧不足也元起曰善○以委卿卿長安富有人上軍資米

魏元起
 魏元起
 魏元起

帝使叔孫氏討之降李道即開城納元起元起送李連子
帝使叔孫氏討之降李道即開城納元起元起送李連子
帝使叔孫氏討之降李道即開城納元起元起送李連子
帝使叔孫氏討之降李道即開城納元起元起送李連子
帝使叔孫氏討之降李道即開城納元起元起送李連子
帝使叔孫氏討之降李道即開城納元起元起送李連子
帝使叔孫氏討之降李道即開城納元起元起送李連子
帝使叔孫氏討之降李道即開城納元起元起送李連子
帝使叔孫氏討之降李道即開城納元起元起送李連子
帝使叔孫氏討之降李道即開城納元起元起送李連子

馮道根

馮道根字巨平廣平人也少孤家貧備債以養母行得甘肥未
嘗先食必遠還以道母年十三以孝聞郡召為主簿不取曰吾
嘗使封侯廟食安能為儒更邪○年十六鄉人欲道為劫劫
成主攻蛋錫城反為蛋困道根救之匹馬歸道根左右奮
戰殺傷甚多道根以名知名天監二年為高祖所召
陵城乃初到上陵脩城隍表片位如殿將至者張助策
曰法防剪髮此之謂也脩城未半魏州刺史宗爽二萬屯至
城下道根擊魏未固城中聚粟莫不其魏州刺史宗爽二萬屯至
城下道根擊魏未固城中聚粟莫不其魏州刺史宗爽二萬屯至
城下道根擊魏未固城中聚粟莫不其魏州刺史宗爽二萬屯至
城下道根擊魏未固城中聚粟莫不其魏州刺史宗爽二萬屯至
城下道根擊魏未固城中聚粟莫不其魏州刺史宗爽二萬屯至
城下道根擊魏未固城中聚粟莫不其魏州刺史宗爽二萬屯至
城下道根擊魏未固城中聚粟莫不其魏州刺史宗爽二萬屯至
城下道根擊魏未固城中聚粟莫不其魏州刺史宗爽二萬屯至
城下道根擊魏未固城中聚粟莫不其魏州刺史宗爽二萬屯至

沈約其口不諭熟約曰比陛下之大衛將軍也
沈約其口不諭熟約曰比陛下之大衛將軍也
沈約其口不諭熟約曰比陛下之大衛將軍也
沈約其口不諭熟約曰比陛下之大衛將軍也
沈約其口不諭熟約曰比陛下之大衛將軍也
沈約其口不諭熟約曰比陛下之大衛將軍也
沈約其口不諭熟約曰比陛下之大衛將軍也
沈約其口不諭熟約曰比陛下之大衛將軍也
沈約其口不諭熟約曰比陛下之大衛將軍也
沈約其口不諭熟約曰比陛下之大衛將軍也

康絢

康絢字長明華山藍田人其先出自康若初漢晉都護蓋臣西
康絢字長明華山藍田人其先出自康若初漢晉都護蓋臣西
康絢字長明華山藍田人其先出自康若初漢晉都護蓋臣西
康絢字長明華山藍田人其先出自康若初漢晉都護蓋臣西
康絢字長明華山藍田人其先出自康若初漢晉都護蓋臣西
康絢字長明華山藍田人其先出自康若初漢晉都護蓋臣西
康絢字長明華山藍田人其先出自康若初漢晉都護蓋臣西
康絢字長明華山藍田人其先出自康若初漢晉都護蓋臣西
康絢字長明華山藍田人其先出自康若初漢晉都護蓋臣西
康絢字長明華山藍田人其先出自康若初漢晉都護蓋臣西

武帝初開為諸將參軍守城西中郎司馬輔國將軍孟蜀太守李
鄭紹和

武帝初開為諸將參軍守城西中郎司馬輔國將軍孟蜀太守李
鄭紹和
武帝初開為諸將參軍守城西中郎司馬輔國將軍孟蜀太守李
鄭紹和
武帝初開為諸將參軍守城西中郎司馬輔國將軍孟蜀太守李
鄭紹和

武帝初開為諸將參軍守城西中郎司馬輔國將軍孟蜀太守李
鄭紹和
武帝初開為諸將參軍守城西中郎司馬輔國將軍孟蜀太守李
鄭紹和

武帝初開為諸將參軍守城西中郎司馬輔國將軍孟蜀太守李
鄭紹和
武帝初開為諸將參軍守城西中郎司馬輔國將軍孟蜀太守李
鄭紹和

武帝初開為諸將參軍守城西中郎司馬輔國將軍孟蜀太守李
鄭紹和
武帝初開為諸將參軍守城西中郎司馬輔國將軍孟蜀太守李
鄭紹和

武帝初開為諸將參軍守城西中郎司馬輔國將軍孟蜀太守李
鄭紹和
武帝初開為諸將參軍守城西中郎司馬輔國將軍孟蜀太守李
鄭紹和

以見獻約筆手向左雲英曰不非所望有頃帝召雲英請曰...
公今知約不異約知公帝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諸將...
尚書兼右僕射及受禪為尚書僕射。初約及處瑜皆有志...
司論者咸謂為宜而帝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見許云徐勉...
善多以善陳情於勉言已老病百日數旬常帶藥核孔以手...
揮筆率計月小半分欲謝事求瘠老之秩勉為言於帝謂三司...
之儀弗許但加鼓吹而已約性不飲酒少嘗飲雖時遇隆重而...
居處便素立宅東田賜望都阜常為郊居賦以序其事卒官年...
七十二謚曰隱。約左目重瞳子腰有紫志聰明過人好墳典...
聚書至二万卷都下無比約歷仕三代該悉舊章博物洽聞嘗...
出取則謝玄暉善為詩任秀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然不能...
也自負高才時於榮利乘時射勢頗累清談及君端接相止...
足每進一官輒殷勤請退而終不能去論者方之山濤用事...
餘年未嘗有所薦達政之得失唯唯而已。初武帝有憾於...
稷又卒因古約言之約曰左僕射出於邊州刺史任之重何足...
復說帝以為約昏家相為怨約曰知言如此是忠臣也。約...
內殿約雁不蓋帝起猶坐如初及還未嘗寐慮空頭於刃下因...
病夢帝和帝劍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外道。秦亦...
於天稱模代之事不由已出先此約嘗自夏會豫州就乘...
半帝奇之問粟事多少約多疏所憶小帝三事約出謂人曰...
此公護則不謀即蓋死帝以其言不違欲比其罪徐勉曰...
止及及上遣主書黃綬之專送書約曰還增損不即改...
懼罪竊以赤章事因上書覽徐勉以問又積前失帝大怒中使...
為隱。約少時常以曹氏一代竟无全書年下許便有...

范雲字彥龍南陰人性機警有識見善屬文下筆輒成時人每...
疑其宿構齊建元初竟陵王子良為會稽太守雲為府主簿王...
未之知後剋日登秦望山乃命雲二以山上石秦始皇刻石...
文三句一韻人多作兩句讀之並不得韻又皆大篆人多不識...
乃夜取史記讀之今上口明日登山子良大驚後讀之皆...
不識未問雲二曰下官嘗讀史記見此刻石文進乃讀之如...
子良大悅因以為上賓自是寵冠府朝時進見子良...
白烏帝問此何瑞雲在平最後告曰臣聞王者欲示願見...
至時諸廟始畢帝曰知言是也感應之理一至此乎子良為...
徐州南兗州雲並隨府注每陳朝政得失於子良尋除尚書...
中郎子良為雲求祿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曰...
對曰云至主官動相減諫二書存首有餘帝帝來限之言...
切至嗟嗟良久曰不意范雲乃小兒也。初子良為司徒又...
記室文惠太子嘗幸東田觀樓雲時從文惠顧雲曰此...
快雲曰三時之務亦甚勤勞願一知徐禮之艱難无拘...
之宴逸也文惠改容謝之及出侍中蕭綸先不相識就車...
手曰不謂今日復見謙言。初雲為司徒祭酒與蕭綸...
陵王西邸情好蕭綸未嘗不與之居東郊之外...
梁室和依梁武每至雲所其意常與蕭綸又其古...

高之會高之妻方產有鬼在公曰此中亦有相類起曰...
仰屬相以見婦因是冬公推事及帝起兵將至都魯魚无官...
以与帝素親屬為皇所疑則求入城先以車迎大原孫伯...
曰今天文顯於上炎亦應於下南在東以濟出推我天子而...
諸天時人事每後多談者曰此政會言心今羽翮未備不得...
不就龍鼎希足下善聽之及入城除國子博士未拜而東...
獄侍中張穆使至命至石頭吳武恩待如舊遂奏請謀...
佐天業仍拜黃門侍郎与約同心明黃後注大司馬詔...
領銀軍梁湛遷侍中武帝時納各象香余妃嬪妨政事...
嘗以為言木之納後与王茂同入卧内雲又諫王茂因起拜曰...
范雲言是公公以天下為念宜留帝熱然雲便疏令以余...
氏資茂帝崩其資而許之明日賜雲錢各巨万及帝受禮...
燒南郊雲以侍中乘車禮畢帝升殿謂雲曰朕之今日所謂...
呼若朽索之馭六馬雲對曰亦願陛下日慎一日帝善其言即

日迂散騎常侍吏部尚書以佐命功封青城侯雲以舊恩...
居佐命尺誠顯見知无不為帝亦以推心仗之所奏多允○初...
雲為別号瑛瑛及貴重頗通饋遺然家无蓄積隨散之親友武...
帝九錫之出雲忽中疾居三月半召醫徐文伯視之文伯曰...
之一月乃復欲速即時愈政感二年不復言救雲曰朝聞...
而况二年乎文伯乃下火而牀焉重衣以覆之有汗流於此...
起二年果卒孫伯翳太原人嘗以書恩感之云孫曾相救曾...
子博士長沙太守父康起部郎官常服雲讀書清介交游不雜...
伯翳位終驍騎將軍都督王來軍世族父兄錄...
鎮守子真年未弱冠從國劉叔文等之親為一冠在...
門下積年同苦福初不決行於路門下多車馬費錢在...
間脚无取損及博通經術尤精三礼性實直好色言高...
為士安所安唯与外弟蕭瑒善瑒名曰口贈每服鎮...
伯翳書報中歌求明中書魏氏和親簡才士之士以為行人

...行信而見疑... 願者以此也... 伏願大王... 降承明之關... 荆卿黃金之賜... 一剖心摩踵... 每念來忽... 捷心泣而... 之行矣其... 之疑高議... 並圖青史... 應摩骨遠... 猶或如見... 蓋史下至... 接與之賢... 良可知也... 首以隕身... 欽明天下... 陽原莫不... 一物之微... 沈首鶴亭... 聞其才召... 之你亂高... 朝弱支服... 空德不在...

...勝也... 也幸天子... 二敗也... 同惡相濟... 先賜酒食... 府建補記... 年如置史... 言不行... 領東武... 已為中書... 取之但問... 尚書左丞... 王僧虔善... 之則周... 謂淹曰... 南司足以... 足仰... 史更弘遠... 梁州刺史... 求直... 然明... 未嘗... 繼也... 母言... 子第... 之... 亦以...

任昉

任昉字彦升博昌人也父造齊中散大夫造夏河東裴氏高門有德行嘗登卧蓆有五色采旗蓋四角懸鈴自天而墜其一鈴落入懷中心悸因而有娠占者曰必生才子及生昉幼而聰敏早稱神悟四歲誦詩數十篇八歲能屬文自製月儀辭義甚美褚彥回嘗謂通曰聞卿有令子相為喜一所謂百不為多一不為少由是聞聲籍甚齊州秀才拜太學博士。永明初王儉

文

領舟楊尹引為主簿儉每見其文必三復殷勤以為當時無雙曰自傳季友以來始復見於任子若孔門是明其入室升堂於是令昉作一文又見曰正得吾腹中之欲乃山自作文令昉正昉因定數字儉拊几歎曰後世誰知子定吾文其見知如此後為竟陵王記室參軍時琅邪王融有才雋自謂無對當時見昉之文慨然自失曰深加善異欲大相擢引為愛憎所白乃除大子步兵校尉掌東宮書記齊明帝昉撰林王始為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封東城郡公使昉具草帝惡其辭片甚愠昉亦由是終建武中不遇列校昉尤長為筆頗慕傳其才思尤窮當時王公表奏无不請為昉起草即成不加點竄沈約一代辭宗深推昉也昉初建鄴南府初開以為驃騎記室參軍專主文翰每制書章沈約勸求同署對被急召昉出而約在是後文筆約多製為始約武時昉遇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為記室

論

昉亦感帝曰我若登三府當以卿為騎兵以帝善騎也至是昉得昔言焉昉華嚴寺晉承清僧為有諸言揚誓之向形乎諸護謂多幸斯言不逾蓋為此也深臺建禪說文語多昉所見武帝踐祚歷給事諸門侍郎吏部郎。出為義興太守歲荒民散以私奉米豆為粥活三千餘人時產子者不幸物嚴其制罪同殺人孕者供其食費濟者千家友人到流二弟治從昉共為山澤游及被代登舟止有綯七匹米五石至都无衣鎮軍將軍沈約遣綯衫迎之重除吏部郎參掌大選居職不稱尋轉御史中丞秘書監自齊永元以來秘閣四部篇卷紛雜昉手自仇校由是第自定焉。出為新安太守在郡不事邊幅率然由校徒行邑郭人通解訟者就路決焉為政清自吏人便之卒于官武帝聞問方食西死綠沈瓜投之於盤悉不自勝謚曰敬子。昉好交結獎進士友不附之者亦不稱述得其延客者多見并擢故衣冠貴游莫不多焉。子坐上客恒有數十時人慕之號曰

任君言如漢之二君也陳君毅至焉到既書曰哲人云云儀表長謝元龜何奇指南何託其為士友所推如此。既以文才見知時人云任筆沈詩昉聞甚以為病晚即轉好若詩欲以傾沈用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自尔都下士子慕之轉為穿鑿於有才及之談矣博學於書无所不見家雖貧賤書至方餘卷多異本及卒後武帝使李士齊繼共沈約勸其書官无者其家取之所著文章數十方言盛行於時。東海王僧孺嘗以之為過於羊至揚子助樂人之樂愛人之愛虛往矣歸忘貧去各行可以厉風俗義可以厚人倫能使貧夫不取孺夫有立其見重如此。有子東里西華南谷北叟並无術業賦其家志兄弟流離不能自振生平積交莫有收卹西華冬月者葛帳鍊襪道逢平原劉孝標泠然於之謂曰我當為卿作計乃者廣能交論以識其積矣曰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主人曰客矣此之問答曰夫草六鳴則鳥鳴則鳥鳴則武備而清

文籍元遺後起咸和二年至于宋所書並皆詳實並在省是

戶曹前補謂之曹籍有東西二庫此籍既立精詳莫可奪

高甲首司依宋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條徵發既立此科人好

互起為狀乃藉為月滋實以至於齊患其不實於是東堂校籍

置即今史以掌之競行奸貨以新換故昨日卑細今日便成土

流凡此奸巧並出愚下不辨年號不識官階或注隆安在元因

之後或以義熙在寧康之前此時無此府此特無此國元只雖

有三年而猥稱四五部書甲子不與長歷相應校籍諸郎亦所不

查不才令史固自忘言臣謂宋齊代士庶不分雜役減關職由

於此功以置籍所餘宜加籍愛國帝以是留意籍籍州郡多雜

其罪因詔僧孺改定百家譜始置大元中負外散騎侍郎賈弼

篤好簿狀乃廣集眾家大搜羣籍所撰十州一百一十六郡合七

百一十卷凡諸大品略無遺闕載在秋閣副在左戶及弼子太

宰參軍即之匪之子長水校尉深出傳其業太保王弘領軍將

軍劉湛並好其書弘日對主客不犯人之謬湛為漢曹始撰百

家以助銓序而傷於寡略齊衛壯軍王儉復加去取得繁書之

袁僧孺之機通范陽張華九族以代厲明解等九姓其東南諸

族別為部不在百家之數焉。僧孺好墳籍聚書室方餘卷

多與本與沈約任昉家書皆少雋志精力於書無所不觀其文

東萊先生校正南史詳節卷之二十一

列傳

范岫

范岫字懋實濟陽人也外祖顯之早相顯自以為中外之寶
任齊為太子家令文惠太子之在東宮沈約之徒以文才見引
岫亦預焉岫文雖不逮約而名行為時輩所去博涉多通尤悉
魏晉以來吉凶故事約嘗稱曰范公好事故博胡廣元以加南
鄉泥雲謂人曰諸君進止威儀當問范長頭以岫多識前代舊
事迂國子博士明中魏使至詔妙選朝主有辭辭者接使於界
首故以岫兼淮陰長史迎焉

傅昭

傅昭字昭昭靈州人晉司隸校尉咸七世孫也表觀見而奇之
觀嘗來昭所昭讀書自若神色不改觀數曰此兒神情不凡必
成佳節大原王延秀焉昭於丹楊君衣紫深見孔辟為郡主簿
使諸子從昭受學焉為明孝子

孔休源

孔休源字靈簡會稽山陰人晉尚書中書之八世孫州參秀才修
孝嗣自其策深善調同坐口董仲舒華令思何以尚此可謂
後生之準也觀足稱主佐之才

後生之準也觀足稱主佐之才

補陽

漢書一古相馮深加德賞曰不期而視清顏頰法都各觀天披
發驗之今日後復命獨到亦存便佛從教無請當已備水
陸之品塞駐筋命休源及至命取其常膳正有亦倉米飯蒸
魚羹食休源食不奉主之饜高談及日同載慶象登深以爲
愧尚書今沈約當朝貴顯軒蓋盈門休源或時後來必虛襟引
接外之坐若商略交義其爲通人所推如此○武官問吏部
尚書除勉求一有奉養解朝儀者爲尚書儀曹即勉曰孔休源
識見清通詳練故事自晉宋起居注誦略上口武帝亦素聞之
即日除兼尚書儀曹郎時多所改作每使訪前事休源即以所
誦記隨紙斷次曾無凝滯任防常謂之孔獨誦○後爲晉安王
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府事帝謂曰荊州總上流衝要義高分
陝今以千歲尊委卿善善翼之勿俾周昌之幸也乃敕晉安王
曰孔休源人倫儀表汝年尚幼當每事帥之歷教黃盧復爲晉
安王府長史南蘭陵太守別敕專行南徐州事休源累佐名臣
其得人譽王深相倚杖常於中齋別施一榻云此長孔長史坐
人莫得與其見敬如此

江革

江革字休映濟陽考城人也幼而聰敏早有才思六歲便解屬
文去第四弟觀同生少孤貧傍无師友兄弟自相訓勸讀書精
力不倦與觀俱詣太常補國子生年高第齊中書郎上融吏部
郎謝朓雅相欽重朓嘗行還過候革時大寒雪見革弊絮單席
而朓不憚嗟歎久之乃脫其所著襦并手割半與之革充自
固而去○建安王爲雍州刺史表求信記以革爲征北記室參
軍帶中舍今弟觀少長共居不忍離別古求同行以觀爲征
北行參軍兼記室時沈約任防与革書云此段雍府妙選英才
文房之職摠卿昆季可謂駁二龍於長途騁駟驥於千里○後
爲鎮北將軍長史南陵太守時魏元法僧降附革被敕隨行

龍政

鎮北城一既卒年革乘便馬泥舟而還遂經下邳爲人
所執魏徐州刺史安豐王延明問革才名厚加接待革稱脚疾
不拜延明將害之見革神色嚴正更加敬重時祖暕同被拘繫
延明使暕作歌哀漏刻銘革嘔罵暕曰卿荷國厚恩已无報答
乃爲厲立銘孤負朝廷延明聞之乃令革作文公弄碑并祭彭
祖文革并以此因執既久无復心思延明將加筆扑革房色曰江
革年六十不能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爲幸誓不爲人執筆延明
知不可屈乃止日給脫粟三升僅餘性命會魏帝請中山王元
略反北乃放革及祖暕還朝上天復宴酒勸革曰卿那不畏延
明室對曰臣行年六十死不爲天豈畏延明帝曰今日見卿
武之節○時武陵王紀在東州頗驕縱上以賊首性弱不能匡
正召革慰遣乃除武陵王長史會稽郡丞行府州事革門生故
吏家多在東閩革雁登並資待綠道迎候革曰我適不受餉不
容獨當故人筐篚至鎮唯資公奉食不兼味郡境殷廣○論曰
數百革分判辭折曾无凝滯人安吏畏百城震恐琅邪一書爲
山陰今賦質狼藉望風自解府王憚之每待語言論必以詩書
王因此耽享好文典藏沈熾又以王所製詩爲國帝謂僕射
徐勉曰革果稱職乃除都官尚書將還贈遺一无所受待臺
所給一桐二槽備款不得安臥或請濟江徙重物以迎輕備革
既无物乃於西陵岸取石十餘片以實之其清貧如此

徐勉

徐勉字修仁東海人也六歲爲霖霖雨家人祈霽率尔爲文見稱
若首及長好孝宗人孝嗣見之歎曰此所謂人中之麒麟必能
致千里王儉每拜自送之曰此子非常器也每拜有寶輔之
昌粟廷領軍長史初与長沙宣武王游因與器嘗之及武
帝兵至廷鄴勉於新林請見帝其加恩禮使書記及帝即位
行中書侍郎進領中書通事舍人直內省天監三年除尚書
郎郎參掌大選廷府中時師方震魏侯驛遠奉勅參掌軍書勅

其身皆休息元中因其解池比門入征至聽事前伯之關
 自率出顯示冲力不能敵走逃蘆山伯之遣使還都報武才
 弟武牙等走附台武帝遣王茂討伯之敗走間道亡命出北
 与子武牙及猪媚俱入魏以伯之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
 淮南諸軍事中將軍大監四年詔太尉臨川王宏北伐宏命
 記室立遲私与之書曰陳將軍足下先念其美其善將軍勇冠
 三軍才為世出并無惟之毛羽慕鴻鵠以高翔其因機變化遭
 遇時王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未輪其壯也如
 何一日為奔亡之虜聞鳴鶴而股戰對又何劣邪
 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言聖朝
 赦罪賞功弃振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則於万物此將軍之
 所知非假僕一二談也王上原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拍不
 前親戚安居高堂未傾愛妾尚任之爾心亦何可言當今功
 臣名將行有厚佩紫懷黃讚惟之謀乘船建節奉驪陽之
 任並刑焉作哲傳之子孫將軍獨願借命馳驅解裝之長
 不意况况胸膈自相夷戮部落離離西家積貳方備係
 蠻貊直崇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
 亦感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鳥亂飛見故國之
 鼓感生乎於膺自撫登陣豈不憤恨所以願公之恩趙將軍
 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死情哉想卓勵良規自求
 伯之得書乃於壽陽擁眾八千歸降武牙為魏人所殺伯之
 至以為平比將軍西豫州刺史

陳慶之字子雲義內人也初隨從梁武帝性好暴每從夜至
 曰不操等輩皆寐唯慶之不眠問即在其前慶嘗從平建鄴
 稍為主書散財聚七旬思立效普通中魏徐州刺史元法僧於
 彭城求入內附以慶之為武威將軍法僧章主綜入鎮徐州魏
 遣元延明元或率眾十方來拒延明先遣其別將丘大千觀其
 陳慶之
 後魏主在軍中慶之乃斷開夜渡
 魏軍大敗年安西將軍元暉引兵春除慶之假節知
 襄陽魏州刺史李德道其子長幼別築兩城相拒慶之攻之
 慶力而必降慶之入其城東官開大浦元年棟領軍
 仲宗伐魏陽魏道常山王元昭等東進而軍至魏州去陽防四
 十里章放曰賊鋒必是輕銳戰不足為功如不利沮我軍數
 不如勿擊慶之曰魏人遠來已皆疲憊頓挫其氣必無不敗之
 理於是期麾下五百騎奔擊破其前軍魏人震恐慶之還其
 將連營西進據滎陽城與魏相持自春至冬各數十百戰師老
 氣衰魏之援兵復欲築壘於軍後仲宗等恐腹背受敵謀退
 之故節軍門曰須虜圍合然後與戰若幼班師慶之別有密數
 仲宗壯其計乃從之魏人倚角作上三城慶之陷其四壘九城
 仲宗納其計乃陳其陣鼓噪攻之遂奔濟新獲略洛水咽流
 詔以過陽之地置西徐州東魏東魏前魏城父武帝嘉焉手詔
 慰之六通初魏元暉來降武帝以慶之為假節將軍
 新魏北魏於漢水即魏帝號慶之前軍大都督自舒縣進
 魏陽魏將丘大千有眾七方分其九壘以拒慶之自旦至中
 陷其三大千乃退時魏元暉業率羽林無子二萬人來救未
 進屯考城慶之攻陷其城會稽等率師仗羽林宗子無子眾
 七萬據滎陽拒魏真魏城固魏將元天穆大軍復將至先遣其
 驍騎將軍朱兆騎將軍等交擊投揚且又遣朱兆隆西州
 刺史王顯據武年時黎陽未拔上眾皆忠慶之乃解投馬道
 論慶曰我等雖有上十城限四十餘方今日之事義不獨存
 乎其城壘一鼓悉使登城州上踰梁而入遂克之俄而魏外
 合慶之率精兵三千大破之晉安於慶之降天穆水單騎使
 進武年小朱兆隆奔城走魏身前山是向北其臨淮王
 王延明率百餘騎入洛陽慶之即改元大破

...之為車騎大將軍... 又攻夜大... 十餘... 曰各軍大將軍... 旬平三十一城... 將皆梁以... 遠來至此... 此者恐... 自難制... 摩之乃... 佛念言... 慮今將軍... 從願前... 爾未禁... 據洛陽... 城三日... 禁曰不... 大敗走... 親自來... 程道雅... 為北兗... 年之後... 洗沐拜... 提軍士... 帝左右... 帝曰當... 陳伯之...

及後亂既平去就不已卒得其死亦為幸哉慶之初同... 城雖南... 位非虛...

東萊先生校正南史詩節卷之二十

列傳

賀瑒

賀瑒字德璉會稽山陰人晉司空楮之玄孫也世以儒術顯瑒少聰敏齊時沛國劉焯為會稽府丞見瑒淳樸異之嘗為俱造

並傳瑒業

瑒字國玉幼孤伯父瑒授其經業一聞便通義理瑒異之常曰此兒當以明致貴瑒至後球家貧常往還諸債販粟以養母

至是後集瑒了築室郊郭之際享交數間年將三十便事講授既出習孔李察其精微古休先儒吐言辨駁坐之聽受終日不

不賊求得之志至關下求見僕射王克領軍朱異開城初賊克等諒之涕泣而止賊後與送莊嚴寺療之明年其黨城不守

朱异

朱异字彥和錢塘人也梁初開五館异服膺於博士明山宿居貧以備書自業為軍便誦過覽五經尤明孔易滋獵文史兼通

異後見明山宿曰卿所誦殊得人仍召直西宿後除中書郎時秋日始有飛雁宿宿武冠上時咸謂蛭珥之兆普通五年

近不忿疾起宅東陵窮平美麗晚日來下酣飲其中...

石壁勢所壓重內內外產羊侃相持好飲食採滋味...

不避貴戚自徐勉周捨卒後外朝則何敬容內省則...

見偉異在內省十餘年未嘗被詆司農卿傅岐嘗謂...

不能諫爭耳當今天子聖明豈可以其所聞下忤天聽...

武帝愛厚平卒朝稱慶悅以詔并曰章章生夢必有...

言我國家猶若金甌无一傷缺永平若此今使受地詎是事...

脫致紛紜悔无所及昇帝微自答曰聖明御寓上應蒼玄北...

及自陽侯故沒帝愛口今勿作晉家事乎尋而貞陽自魏遣...

使述魏相馬潞欲申和睦敕有司定議并款以和為允帝伏之...

其年六月遣謝朓徐陵使北通好時侯景獨壽春疑懼...

絕和及敕書謝朓餉金二百兩又敕書侯景曰侯景...

甲聞異納其金而不俾北使景遂反侯景獨壽春疑懼...

及景至城下又射書言朱異等賊弄朝臣侯景獨壽春...

所陷欲加屠戮陛下殊異尋侯景獨壽春疑懼...

對曰然帝召有司將誅之簡曰侯景獨壽春疑懼...

并無救於急過足貽笑若君若君若君若君若君若君...

顧協字正礼吳郡人晉司空和六世孫也父從祖右光祿大夫...

張永嘗携內外孫姪遊武丘山協年數歲求挽之曰兒欲何...

叶曰兒欲欲枕石漱流永歎息曰願氏與於此子及長好孝以...

精力稱外以諸張多養有識蓋內弟率尤推重焉初為揚州...

斯作張舉葬禮之於帝問叶年瑛言三十有五帝曰北方高...

四十強仕南方卑濕三十已衰如叶便為已若但其事親孝與...

友信亦不可遺於草澤於是引為兼太宰情士累遷湘東王...

參軍兼記室蓋通中有諷聖士湘東王表薦之即召拜通直散...

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自為近臣便繁機密每有述製教前...

示以時警祭之

徐擒 陵 考克

徐擒字士秀東海郟人幼好學及長徧覽經史篤文好為新變...

不拘羈絆晉安王綱出戌石頭綱謂擒曰為我求一人文...

若俱長兼有行者欲令晉安游外擒曰臣外弟徐擒形質...

小若不勝衣而堪此惡帝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簡兒乃以擒...

為侍讀王入為皇太子轉家令兼管記室擢領直掾及見...

春坊次宰之官射之發自欺而起帝聞之怒召擒問罪及見...

又徐等攻陷壽州時簡一居求福首賊奔入侍衛去故之
在者猶獨待立不動徐謂景曰侯公當以見何得如此凶
賊折侯亦乃拜由是常侍擢侯文嗣位進授左衛將軍固守不
拜簡文被簡擄不獲朝詢因感氣疾而卒子陵服名
王陵字子穆母城氏嘗夢五色雲化為鳳集左眉上已而陵生
屬之十二通莊老義友長博涉史籍從簡有口辯父擄為晉安
王諮議又引陵家軍置府軍事王立為皇太子東宮置王士
陵充其選入清二年簡直散騎常侍使魏二人授館宴賓是
日甚熱其言客觀收湖陵曰今日之熱當由併常侍來陵即答
曰昔王爾至此為魏始制札儀今我來聘使知復知寒暑收大
慙齊文襄為相以收失言因之累日陳受神加散騎常侍天嘉
六年除御史中丞時安成王頊為司空以帝弟之尊僅領朝野
直兵鮑僧佛王威風抑蹙辭曰大臣莫敢言陵乃奏彈之

王僧辯字君才太原人字涉諱博元明左氏春秋言辭捷器
宇爾然雖射不穿札而有陵雲之氣冠帶後為江州刺史僧辯
隨府為中兵參軍討平安州反爾由是以勇略稱○及侯景反
元帝命僧辯總督荆師赴援會出陽軍襲江陵人情搖擾元帝
以僧辯為城內都督俄而侯景奔退僧力不能制長沙帝命
僧辯代之遂平湘上還復領軍將軍侯景浮江西寇軍以百員
僧辯為大都督軍以巴陵領之軍內薄苦攻城內同時鼓

王僧辯
帝嘗當其前膳羞損減帝密記以問中書舍人管斌二自是信
之具孝克取珍果內紳帶中斌當時莫識其意後訪方知其
以管母斌以慈宣帝嗟嘆良久乃敕自今宴享孝克前並遣
其遠以餉其母時論美之陳亡隋例入長安家直壁立所生母
患欲梗米為湯不能常辦母亡後孝克遂常飯來有遺類米者
孝克對而悲泣終身不復食焉

王僧辯
王僧辯字君才太原人字涉諱博元明左氏春秋言辭捷器
宇爾然雖射不穿札而有陵雲之氣冠帶後為江州刺史僧辯
隨府為中兵參軍討平安州反爾由是以勇略稱○及侯景反
元帝命僧辯總督荆師赴援會出陽軍襲江陵人情搖擾元帝
以僧辯為城內都督俄而侯景奔退僧力不能制長沙帝命
僧辯代之遂平湘上還復領軍將軍侯景浮江西寇軍以百員
僧辯為大都督軍以巴陵領之軍內薄苦攻城內同時鼓

張亮不知何許人自云家本襄陽少亡命在若邪山為盜劫有
 部曲王僧辯遇之甚厚引為爪牙自陽城為東揚州刺史
 謝令王侯之不從亮自征之留長子謝以居守僧辯謂其善也
 不自覺被時僧辯已據襄陽將及會稽亮乃遣沈泰長子直
 還州助保城亮後至泰等反與亮相攻亮以城陷因具
 定踰城而入陳文帝遂走出廣復城守沈泰遂陳文帝曰
 曲家山正在若邪寺可往收取遂往及獲之亮將申進密
 相知因又叛亮之復敗走不敵還城之西山僧子又指
 與第崑崙吳揚氏去猶左右數人追隨亮之皆獲遣唯常所
 養一犬名黃蒼在殿前後未曾捨離乃還入若邪山中沈
 陳文帝遣章昭達領十兵董購之并圖其妻亮恨大竟黃蒼
 狀劫來便擒一人中喉即死亮後刀逐一賊入識之曰何人
 亮知者我若但可收爾曹生竟陳情劫遂殺亮并弟致一若
 於昭達黃蒼號曰恩死刑死轉血中若有良狀亮弟起於若邪
 以於若邪終於若邪
 論曰忠義之道亦有其甚者也言其不必能行蹈之者固在所忽
 江子一胡僧大清之手名僧辯微江則自致上驅胡亦朋之
 爾命然則自致之節誠美自有其也王琳亂朝則志雪仇則
 然大力相陳義舉弘濟斯則大勇也

陳諸臣列傳

杜僧明

杜僧明字弘昭廣陵人梁大同中盧安與為廣州刺史僧明
 兄天合及周文育並為安與所殺請與俱行頗征伐有功
 與死僧明復嗣其子雄及交州刺史李貴反遂刺安與
 奔廣州遣子雄與高州刺史孫回討貴時春車已生獲
 子雄請待秋討之廣州刺史蕭映不聽蕭詵又促之子雄等
 不得已遂行至合浦死者十六七眾並暉收廣散集之不可
 引其餘兵退還蕭詵改字雄及回與賊交通逗留不進
 救於廣州賜死子雄弟子略子列廿歲侯家寓在江天合謀
 於眾曰盧公棄棄待遇我等亦其厚矣公見枉死而不能為報
 非丈夫也我弟僧明萬人敵若圍州城召百姓誰敢不從
 破斬一侯然後待臺使至東手詣拜尉死僧勝生獲其不捷亦
 無恨矣眾咸慷慨曰是所願也唯足下命之乃與周文育等
 眾結盟奉子略子略為主以攻刺史蕭映一日之中眾至
 萬圍州時在鳥要聞事起眾來討大破之殺天合禽僧
 及文育等並釋之引為主帥○武帝征交趾及討元景仲僧明
 文育並有功侯景之亂俱隨武帝入援建康武帝於始興被圍
 裕僧明為前鋒斬侯景及與蔡路養戰於南野僧明馬被傷武帝
 馳救之以所乘馬授僧明僧明馬腹進殺侯景十八因而乘之
 大敗路養高州刺史李千牛又據大舉入嶺石以逼武帝武帝
 遣周文育為前軍與僧明擊走之侯景遣子慶等寇南江武帝
 頒豫章命僧明為前驅所向克捷武帝表僧明為長史仍隨東
 討軍至蔡州僧明率麾下燒賊水門大艦及景平除南蔡州
 更進討侯景仍領晉陵太守及荆州覆云武帝使僧明領兵
 徵等領侯景西據於江州病卒

周文育

文育字真德，美人也。少孤貧，居新安縣。年十一，能反覆游泳水中。數里，周會為善，昌浦口成主見而奇之。因石與語，文育對曰：「母老，家貧，兄弟並長，大困於賤役。」會哀之，乃隨文育至家，就其母，請文育養為己子。母遂與之。及會終，文育與文育還，都見大子，詹事周捨請南名，捨因為文育。文育字真德，命其子弘，讓教之。書計弘，遂書績書為祭。其有大明耳，弘讓壯之，教之騎射。文育大悅，謂之討侯景。文育與杜僧明為前軍，射蘭於樓，歐陽頔皆有功。武帝破侯景，路公南野，文育為路養所圍，四面數重。天石兩下，所乘馬死。文育右手搏戟，左手解鞍，圍而出。與杜僧明等相得，并力復建康。大敗之。武帝又表文育為府司馬。李遷任之，據大泉，遣其將軍杜平虜入嶺，石魚梁，作城。武帝命文育擊之，平虜奔城，走。文育據其城，任仕，忠不敗。過大泉，直走新淦。文育義州。

刺史任仕，又與劉孝尚謀拒義軍。武帝遣文育與侯安都、杜僧明、徐度、杜陵、蔡城於白口，拒之。文育頻出與戰，遂禽任仕。累遷散騎常侍。武帝誅王僧辯，令文育督眾軍會。於具，與圍劉杜龍，又濟江，襲張彪，得其郡城。及文帝為彪所襲，文育時頓賊北香岩寺。文帝夜往，趨之。彪又來攻，文育苦戰，遂破。平虜武帝以侯瑱、羅據、江州，命文育討之。仍除南豫州刺史。奉江、龍、益、城、未、廬、徐、嗣、徽、引、齊、人、度、江、據、無、湖、記、徵、文、育、都、制、微、等、列、艦、於、青、墩、至、于、七、磯、以、斷、文、育、歸、路、及、文、育、鼓、譟、而、發、兩、艦、等、不、能、制、至、且、反、攻、嗣、徽、嗣、徽、將、帥、獨、以、小、艦、載、文、育、與、單、舩、跳、入、硤、艦、斬、帥、其、艦、而、還、賊、眾、大、駭、因、陷、船、無、湖、自、丹、陽、步、上、時、武、帝、拒、嗣、徽、於、白、城、滿、庭、文、育、會、將、戰、賊、急、武、帝、曰、天、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當、求、之、何、用、古、法、抽、帆、上、馬、而、進、賊、軍、隨、之、風、亦、變、轉、殺、傷、數、百、人、嗣、徽、等、移、營、於、山、文、育、對、之、謂、賊、必、退、遂、殺、嗣、徽、於、白、城、文、育、等、移、營、於、山、文、育、

其別將歐陽頔、頔軍若竹、嶺、傳、泰、據、嶺、口、城、以、拒、官、軍、官、軍、少、孝、頃、有、所、疑、三、百、餘、人、在、上、年、文、育、遣、軍、主、焦、僧、度、羊、東、潛、軍、襲、之、悉、取、而、歸、以、於、梁、章、立、柵、時、官、軍、食、冬、欲、退、還、文、育、不、許、乃、使、人、閉、行、遺、周、由、書、約、為、兄、弟、并、陳、利、害、由、得、書、其、言、許、請、以、權、於是、文、育、分、遣、老、小、乘、故、船、船、沿、流、俱、下、燒、燬、章、所、立、柵、為、退、望、之、大喜、因、不、設、備、文、育、由、間、道、信、宿、其、字、韶、字、韶、上、流、則、歐、陽、頔、蕭、勳、下、流、則、傅、泰、余、須、文、育、據、其、中間、築、城、樓、主、賊、徒、大、駭、歐、陽、頔、乃、退、入、泥、淦、依、城、自、守、文、育、遣、周、鐵、武、陸、山、才、襲、頔、禽、之、於是、盛、陳、兵、甲、與、頔、乘、舟、而、宴、以、巡、傳、泰、城、下、因、攻、泰、射、之、蕭、勳、在、南、東、聞、之、眾、皆、股、慄、其、將、世、表、斬、勳、欲、降、為、人、所、害、世、表、軍、主、夏、侯、明、撤、持、勳、首、以、降、致、余、孝、頃、猶、據、石、頭、武、帝、遣、侯、安、都、助、文、育、攻、之、致、津、文、育、

負、退、走、新、兵、廣、州、平、文、育、還、頭、據、章、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又、周、由、破、余、孝、頃、子、公、颺、弟、孝、勳、猶、據、舊、柵、據、動、蕭、土、武、帝、遣、文、育、及、周、由、黃、法、範、等、討、之、蕭、章、內、史、能、晏、明、亦、舉、眾、來、會、文、育、遣、吳、明、徵、為、水、軍、配、周、由、軍、糧、自、率、眾、軍、入、象、牙、江、於、城、金、口、公、颺、為、陰、謀、執、文、育、事、者、文、育、囚、之、送、都、以、其、部、曲、分、諸、侯、軍、乃、捨、舟、為、步、軍、進、據、三、阪、王、琳、遣、將、曹、慶、救、孝、勳、分、遣、主、帥、常、表、愛、與、文、育、相、拒、自、帥、所、領、攻、周、由、兵、明、徵、電、迫、等、敗、文、育、退、據、金、口、能、晏、明、因、其、失、利、謀、害、文、育、以、應、慶、文、育、自、擊、曹、孫、白、象、頔、知、其、事、勸、令、先、之、文、育、曰、不、可、我、舊、兵、少、曹、軍、多、若、取、曹、明、人、皆、驚、懼、立、至、矣、不、如、推、心、懸、之、初、周、由、之、敗、奔、船、表、與、知、所、任、及、得、由、書、文、育、喜、而、示、晏、明、晏、明、害、之、益、曰、忠、於、侯、南、

前軍史後未至而魏剋荆州項頭九江因衛管安王環都承制
以通為侍中江州刺史加都督督煇使其弟僧慎與項其討焉
勅及僧慎誅僧慎僧慎亦時項中流其強又以本事
王僧慎雖外下臣節未肯入朝即位進授大尉王琳至冊
口又以為都督侯安都等並謀焉王琳引合肥巢湖之眾舳
舳相攻而下與事進與臨州明口合戰琳軍少却及交東西
風吹其船艦並壞及日風靜琳入浦以鹿角繞岸不敢復出時
內魏將史寧煽其流項聞之知琳不能持久以車部謀胡有
行其變又史寧王圍鄧州琳恐眾潰乃率船來下
里而泊明日齊人遣兵取琳項令軍中晨炊驚
以行之將戰有微風至自東南眾軍施拍縱入
遠乘平虜大艦中江而進琳軍大敗脫走以先者十三
此入齊其年詔以項為都督五州諸軍項益城義贈大司

侯安都

侯安都字師成始興曲江人善騎射為邑里雄豪侯景之亂招
集兵至三千人入援臺城女都引兵從武帝攻侯景
景破李德任剋平侯景並力戰有功武帝謀襲王僧辯與女
都定計仍使安都率水軍自京口趣石頭武帝自從江乘會
會之安都至石頭北棄舟登岸僧辯之安都後中
軍入之安都於女垣內眾隨而入進逼僧辯則安都帝人
至安都僧辯以功授南徐州刺史武帝東討侯景安都召
守徐嗣徽任約等引齊兵入據石頭安都下關下安都閉門
示弱城中登陴看賊者斬之賊水軍眾石頭安都於
至安都僧辯之且僧自賊擊至安都賊敗大敗乃退安都
頭不敢復戰及僧自安都為水軍於中流斬賊賊
安都即為嗣徽捕其家口嗣徽等大懼尋求和武

侯景

侯景

侯景

此及嗣徽等濟江齊之餘軍猶據採石作備其嚴又遣
之多所俘獲明年春詔安都率兵鎮采石以備齊徐嗣徽等
入至湖賊武帝遣安都還拒之戰於耕壇南安都率十二騎突
其軍破之賊北度將山武帝與齊軍戰於夏府山命安都自
下橫擊其後大敗之○以功進爵為侯仍督水軍出豫章助
州刺史周文育討蕭勃安都未至文育已斬勃并禽其將歐陽
頌傳泰等唯余孝慎與勃子攸獲於豫章之石頭作兩城孝慎
與攸各據其一又多設船艦夾水而陣安都至乃衝攸夜燒其
艦文育率水軍安都領步騎登岸結陣孝慎攸斷後路安都乃
令軍士暨柵引營漸進頗致勳獲攸乃降孝慎奔歸新吳請入
子為質許之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仍率眾會武昌與周文育
西討王琳至武昌琳將攸獲城走文育亦自豫章至時兩將
俱行不得統攝因部下交爭稍不平軍至鄂州琳將攸於
中道射官軍安都怒圍之未刺而王琳至自京口安都乃釋鄂州

侯景往沌口以禦之馮風不得進琳據東岸官軍據西岸相
數日乃合戰安都等敗與周文育徐敬成並為琳囚摠以
漢擊之置于榻下令所親領者王子晉掌視之琳下至孟城
安都等皆言許駱子晉身為偽以小船住榻而釣長
其官爵武帝崩安都隨文帝還朝乃與羣臣議置安都
諡并敢當大右又以侯陽王故未肯下令羣臣不能大安都
今四方未定何暇及遠臨川王有功天下深其位之今日之事
後應者斬○即位遷司空仍授南徐州刺史仍別奉中旨
侯陽獻王曰初昌之將入致書於文防尚不降下侯陽
都從容而言曰天子萬民不敢奉詔因自迎高而流而殺之以功
右官有被代天子萬民不敢奉詔因自迎高而流而殺之以功
生討侯景郡公自是威名甚重臣士出其不自王琳平後安
都動庸轉大又自以功安都

漢中以前竹籠籠... 命出征必晝夜倍道... 下將士亦以此附之... 澤安谷並一時之妙... 吳明徽

吳明徽

吳明徽字通昭... 帝為之降塔執手... 及受權授安南將軍... 征北中將軍... 攻具又過肥水... 會齊遣大將... 其鋒吾知其不敢... 一鼓而禽王... 謝州刺史... 明徽頻破之... 圍道上下將軍... 圍道上下將軍...

得自遠明徽仍自... 艦並不得度... 將軍以事... 謝曰古人云... 侯遇禍有以... 創其發亂者... 既眇而貴亦... 關土之任才... 犯斯不賤師... 傳緯字宜... 李能厚文... 因博通羣書... 掌詔誥綏... 重沈思者亦... 使氣陵侮人... 制衡軸而... 高志於獄中... 爵位未明... 酒色過度... 惡忠直若... 流離轉尸... 南王氣自... 能改過不... 益怒令官... 亦不農夫... 明初上書... 不知天公... 可畏弱於... 竟於酒色... 祠七朝而...

傳緯

傳緯字宜... 李能厚文... 因博通羣書... 掌詔誥綏... 重沈思者亦... 使氣陵侮人... 制衡軸而... 高志於獄中... 爵位未明... 酒色過度... 惡忠直若... 流離轉尸... 南王氣自... 能改過不... 益怒令官... 亦不農夫... 明初上書... 不知天公... 可畏弱於... 竟於酒色... 祠七朝而...

後主入怒即日斬之

顧野王

顧野王字希馮吳郡人七歲讀五經略知大指九歲能屬文其
制日賦領軍朱异見而奇之十二歲父之建安樓建安地記一
篇長而備視經史精記哩識天文地理書龜卜惟其家奇字無
所不通為時所賞王為宣城王為揚州刺史野王及琅邪王
慶並為賓客主其愛其才野王入晉河清王於東府起廢金野
王畫古將命王壽書贊時人稱為二絕

姚察

姚察字伯潛吳興人父僧崇崇大儒正察幼有至性六歲誦書
萬餘言不為戲弄勵精學業十一歲能屬文信州精醫術知色白
代二宮所得賜旨回鑿察兄弟為時學之會察並用察書
書由是聞見日博年十二歲父察時在東宮盛脩文義即引
於宣徽堂聽講察為儒者所稱

南史卷之二十二

南史卷之二十三

任史傳

晉漢宣帝以為政平訟理其惟良二千古平前史亦云云之
于古之諸侯也故長吏之職號曰親人至於道德養禮移風
俗未有不由之矣自漢興起自以庶人重艱難及登庸作宰
心吏職而王略外舉未遑務奉師之費日耗千金播放實
雖所未暇而黜已屏欲以儉御身左右無幸謂之私闈房無文
飾之飾故能戎車成駕邦甸不擾而寬仁入策大業及
難興夾服戎戎漢伐與師命將動在濟時費由府實事無不
自此方內安妥世庶蕃息奉上供備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貴
而已守宰之職以六者為斷雖從世不徙未及曩時而人有折
條使無苟得家給人足即事雖難死溝渰於時可免九百戶之
解有市之邑歌謠舞躍成風蓋宋世之極盛也豈不重
十七年李陵外拜於是傾資獲善藉有未供深賦虐斂天下
動自效乞于孝建好運不息以區區工東其蕭迫隆存之以師
旅因之以凶荒向時之盛自此衰矣晉世諸帝多憂內房朝有
所臨東西二堂而已孝武末年皆置方構及末初受命無所
作所居惟稱西殿不制嘉名文帝因之亦有合殿之稱及
承統制遂長大馬餘散棄土木木綿鑄造隨前規更若正光
玉燭紫極諸殿雕飾綺綺飾網戶美女幸臣賜賜厚賜
海不供其欲殫人命未快其心則後思不如下
以至橫流在人之官遷受威為不得賜未暇暇雨露之化
事未易措豈徒吏不及古人其於晉蓋由為上所擾致化其
山陰令傅琰為益州刺史琰與琰及利恭已南面導人以躬
有勿擾以山陰大邑假假元三年別置獄丞頭建康
以未明繼運心政術杖威多備編長吏犯法封刃
以刑後以三周為小勝水軍之

之其說謂之顏子以爲征東行參軍時年十八天監初除
象璽華居宅在湖濱於宅講論語義者傾朝擬三世同時有
數百年有其比於東郊築室不復仕其少者盛名又善處世
朝中勢衆多與交遊故不能久事廢後出仕除南臺書侍御
史因事劾貶被劫會都陵王爲江州攝政之鎮王好文義深被
恩死侯景亂中卒

何休之字士威廬江人少好三禮師心獨李強力專精士倫雅
相推重起家揚州從事仍爲掾明節李士在齊初爲國子助教
建武中爲鎮北記室參軍侍皇太子講時步兵校尉劉瓛嘗士
吳范嘗已卒都下頌節唯休之而已當時國家古凶禮則自東
映焉

嚴植之字孝源建武新婦人也少善莊老能立言精解義服
以所長傳梁天監二年詔求通儒從五禮有司奏植之上
用四年初置五經博士各開館教授以植之兼五經博士持
節在國學生徒皆百數講說有區段次弟析理分明每當講
五經生畢至聽者千餘人選中阮記室參軍猶兼博士於此
植之

崔靈恩清江東人也少爲書編者五經十精三禮三傳山魏
太常博士先是儒者爲天互執滯蓋一義諸論不合滯論滯不
合蓋靈恩其義以渾蓋爲一焉

鄭元子茂昭東陽人也幼聰敏幼志儒學少業於皇侃後
又在東宮授學引引引引引引引引引引引引引引引引引引
家書其義以日進夜暮及每所用之書臨食講其書
此時有晉陸探微嘗與靈恩同列於會見靈恩

張謏字直言武城人也陳國子助教時周弘正在國
李發周易題弘正第四弟弘直在講席謏與弘正論議弘正
屈弘直危坐厉聲助其中謏曰正色謂弘直曰今日義集辨
正名理雖知兄兄急難四公不助有弘直謂曰僕助君師何
爲不可李坐以爲笑弘正曰謏曰吾每登坐見張謏在席
使人懷然謏時爲武陵王限記室兼東宮李士後主在東
宮兼官僚置宴時造玉柄麈尾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
多士如林至於搢搢此者獨張謏耳即手授謏仍令於溫文設

諸班老宣帝幸宮臨聽謏所服衣一襲謏曰爾位爲國子
士東宮李士後主嘗去鐘山開善寺召從臣坐於寺西南於
下救謏堅義時索麈尾未至後主取取於枝手以屬謏曰可也
謏曰語云上好之下必有其爲者且以爾麈尾且以移俗况
祿在其中可無尚哉當天監之際時主方崇儒業如崔融何伏
之徒前後互見非難于時四方李者靡然向風斯亦景時之盛
也自梁迄陳年且數十館館皆設郊至戎馬而風流不替其
化之移人乎古人稱上德若風下應如草美哉昔斯之謂也

張謏字直言武城人也陳國子助教時周弘正在國
李發周易題弘正第四弟弘直在講席謏與弘正論議弘正
屈弘直危坐厉聲助其中謏曰正色謂弘直曰今日義集辨
正名理雖知兄兄急難四公不助有弘直謂曰僕助君師何
爲不可李坐以爲笑弘正曰謏曰吾每登坐見張謏在席
使人懷然謏時爲武陵王限記室兼東宮李士後主在東
宮兼官僚置宴時造玉柄麈尾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
多士如林至於搢搢此者獨張謏耳即手授謏仍令於溫文設

張謏字直言武城人也陳國子助教時周弘正在國
李發周易題弘正第四弟弘直在講席謏與弘正論議弘正
屈弘直危坐厉聲助其中謏曰正色謂弘直曰今日義集辨
正名理雖知兄兄急難四公不助有弘直謂曰僕助君師何
爲不可李坐以爲笑弘正曰謏曰吾每登坐見張謏在席
使人懷然謏時爲武陵王限記室兼東宮李士後主在東
宮兼官僚置宴時造玉柄麈尾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
多士如林至於搢搢此者獨張謏耳即手授謏仍令於溫文設

論曰文章者蓋性情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

道法言及於氣韻天成莫不稟以生靈

易曰仁之道曰仁者義者君親之至理

志於心名節不交我車憂為其首斯並動

郭世通會稽人也年十四喪父居喪如

晉書之龍建安郡丞還家以錦一斤

月朔者相裸袒原平不欲使人慢其墳

使婦國也書公至檢言第位未升而

吉祐字丹霄馮翊人梁天監初父為

諸廷尉勳年十五號曰龍洛折請人

大華皆與... 贈賂相係勢傾一時才筮七八坐上... 師子因天竺... 邑黎潤形制... 戴安道手製... 必重昏送毀玉像前... 東夷

東夷之國朝鮮為大得箕子之化其器物猶有... 鮮以東為韓... 麗百濟而宋齊間... 此亦晉書中... 高句麗國在... 對於... 百濟者其先... 百濟韓各十... 總十餘萬... 羅漢... 曾知... 扶桑國者... 在大漢國東... 名扶桑... 以為衣亦... 河海王... 曰吐谷... 曰吐谷...

高句麗國在... 對於... 百濟者其先... 百濟韓各十... 總十餘萬... 羅漢... 曾知... 扶桑國者... 在大漢國東... 名扶桑... 以為衣亦... 河海王... 曰吐谷... 曰吐谷...

高句麗國在... 對於... 百濟者其先... 百濟韓各十... 總十餘萬... 羅漢... 曾知... 扶桑國者... 在大漢國東... 名扶桑... 以為衣亦... 河海王... 曰吐谷... 曰吐谷...

高句麗國在... 對於... 百濟者其先... 百濟韓各十... 總十餘萬... 羅漢... 曾知... 扶桑國者... 在大漢國東... 名扶桑... 以為衣亦... 河海王... 曰吐谷... 曰吐谷...

高句麗國在... 對於... 百濟者其先... 百濟韓各十... 總十餘萬... 羅漢... 曾知... 扶桑國者... 在大漢國東... 名扶桑... 以為衣亦... 河海王... 曰吐谷... 曰吐谷...

出涼州... 有青海... 多產馬

論曰自晉... 漢東... 吳... 日... 關...

論曰自晉... 漢東... 吳... 日... 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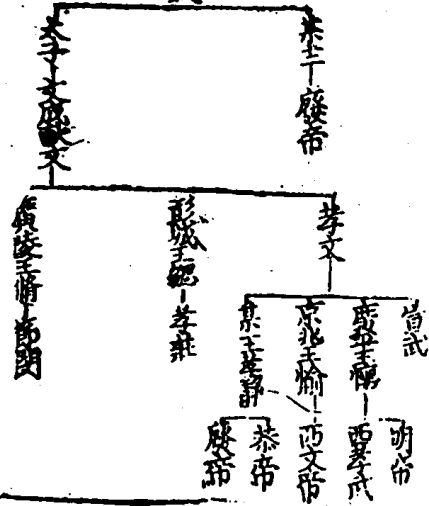
論曰自晉... 漢東... 吳... 日... 關...

論曰自晉... 漢東... 吳... 日... 關...

論曰自晉... 漢東... 吳... 日... 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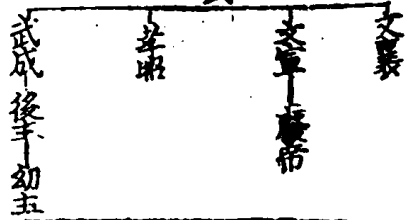
後魏世系圖

道武帝元太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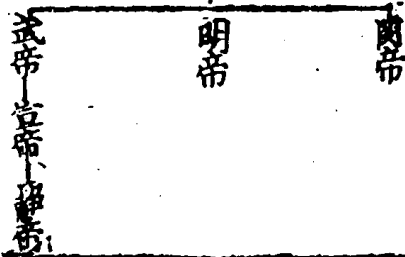
北齊世系圖

神武帝



後周世系圖

文帝 明帝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目錄

卷之一

魏紀 拓拔氏後改姓元

神元帝

平文帝

道武帝

太武帝

文成帝

景穆帝

獻文帝

明元帝

昭成帝

思帝

武帝

魏紀

拓拔氏後改姓元

神元帝

平文帝

道武帝

太武帝

文成帝

景穆帝

獻文帝

明元帝

昭成帝

思帝

武帝

卷之二

宣武帝

孝文帝

節閔帝

孝武帝

廢帝

恭帝

東魏

齊紀

高氏

神武帝

文宣帝

廢帝

文襄帝

孝昭帝

後主

武成帝

廢帝

宣武帝

卷之三

宣武帝

孝文帝

節閔帝

孝武帝

廢帝

恭帝

東魏

齊紀

高氏

神武帝

文宣帝

廢帝

文襄帝

孝昭帝

後主

武成帝

廢帝

宣武帝

卷之四

宣武帝

孝文帝

節閔帝

孝武帝

廢帝

恭帝

東魏

齊紀

高氏

神武帝

文宣帝

廢帝

文襄帝

孝昭帝

後主

武成帝

廢帝

宣武帝

卷之五

宣武帝

孝文帝

節閔帝

孝武帝

廢帝

恭帝

東魏

齊紀

高氏

神武帝

文宣帝

廢帝

文襄帝

孝昭帝

後主

武成帝

廢帝

宣武帝

后妃傳	魏文帝文明皇后	齊武明皇后	後主皇后	魏宗室諸王傳	元憲	元暕	元暹	陳留王慶	任城王雲	衛諸臣傳	衛操	奚斤	劉庫仁	叔孫建	奚斤	崔宏	結	卷之六	魏鳳	張衮	尚	長孫道生	紹遠	長孫嵩	險	于栗磾	謹	翼	卷之七	崔暹	陵	贈	王憲	昕	暕	封獻回	隆之	執	古弼	伊藪	劉黎	薛彪子	瑛	宋弁	翻	世良	世執	許彥	煒	刀離	李先	張濟	賈彝	毛脩之	陸侯	勔	印	又	卷之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源賀	忠	司馬楚之	卷之十	蕭寶黃	昶	蕭大園	盧辯	高允	祐	昂	卷之十一	崔鑿	伯謙	崔辨	李元忠	解	李順	李孝伯	諡	李義深	游雅	明根	高閭	劉延明	紅式	宋繇	游道	卷之十二	王慧龍	鄭義	述	祖	薛辨	胡	聰	辛通	薛澄	楊大眼	奚康生	崔延伯	卷之十四	裴俠	裴俠	李彪	王肅	常葵	楊熙	楷	韓麒麟	顯宗	卷之十五	郭祚	張彝	李崇	平	謝	庶	卷之十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崔光 傳永	崔亮 張普惠	光韶	卷之十七	袁翻 賈思伯 余朱徐 高恭之 謙之	陽尼 祖瑩 賀拔允	卷之十八	齊宗室諸王傳 清河王岳 齊諸臣傳 慕容紹宗 鮮于世榮 孫騰	彭城王淑 獨孤永業 傅伏 高隆之	卷之十九	司馬子如 孫纂 杜弼 唐邕 趙隱 魏收	陳元康 王紘 元文迪 郎基 魏長賢	卷之二十	周宗室諸王傳 廣川公測 周諸臣傳 獨孤信 王思政 王軌	齊煬王憲 王熙 尉遲迥 樂運
----------	-----------	----	------	-------------------------------	-----------------	------	--	---------------------------	------	------------------------------------	-------------------------------	------	--	-------------------------

蘇綽 柳剡 夔	卷之二十一	蔡祐 高琳 唐瑾 賀若敦 陸通 柳遐 靖	卷之二十二	劉獻之 劉闢 李崇興 崇祖	張五貴 徐遵明 李鉉	卷之二十三	馮偉 劉晝 熊安生	張景仁 那時	卷之二十四	文苑傳 溫子昇 樊遜 庾信 孝行傳 王崇 節義傳 于什門 朱長生	李廣 王褒	卷之二十五	于異 郎方貴	張元 汲固
---------------	-------	--	-------	------------------------	------------------	-------	-----------------	-----------	-------	--	----------	-------	-----------	----------

循吏傳	明亮	張華原	蘇瓊	酷吏傳	于洛侯	崔暹	隱逸傳	陸孝	○卷之二十六	藝術傳	信都芳	陸法和	庾季才	張胃玄	萬寶常	○卷之二十七	烈女傳	房愛親妻崔氏	儲儂附庸	夏赫蓮氏	後秦姚氏	○卷之二十八	四夷傳	高麗	吐谷渾	燕婦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目錄
	杜纂	孟業			李洪之			馮亮			蔡母懷文	蔣昇	楊伯醜	許智顯			鄭善果母崔氏		純慕谷氏	後梁蕭氏		林邑	西域鄯善等十一國	突厥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目錄卷之一

魏本紀

魏之先出自黃帝黃帝子曰昌意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為號且後世為君長統幽都之北廣漠之野畜牧獵徒射獵為業其朴為俗簡易為化不為文字刻木結繩而已時事遠近人相傳授始以官之紀錄為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為托謂后為跋故以拓跋為其裔始均仕堯時家女嫁於弱水此人類其動靜命為田祖歷三代至秦漢獲麟於山戎匈奴之屬累代休管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戰籍無聞積六十七代至魏晉時毛立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宣帝南遷大漢方子餘里厥土民負沮洳謀東南徙未行而崩魏晉時有神人言此土荒蕪宜徙建都居獻帝年老乃以位授子聖武皇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難八阻於是欲止有神獸以馬其聲類牛導引歷年乃山始居匈奴故地其策略多出宣獻二帝故時人並號曰推遷蓋俗云鑽研之義

武帝

聖武皇帝諱肅由於山澤效見輔軒自天而下既至見美婦人自稱天女受命相偶曰日請遲期年周時復會于此言終而別及暮帝至先田廬果見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當出為帝王語訖而去即始祖神元皇帝也故時人語曰語汾皇帝無嫌家力微皇帝無嫌家帝崩神元皇帝立

神元帝

神元皇帝諱劼元年歲在庚子先是西部內侮依於汝鹿迴部大人賈寶神元有雄傑之度後復賈攻西部賈軍敗失馬步走神元使以所乘駿馬給之賈歸汝馬主帝繼而不言賈後知大驚將分國之半奉帝帝不受乃進其愛女賈猶思報恩乃從帝所從從所部北居長川積數年舊部人咸來歸附及賈臨終戒其子使謹奉神元其子不從乃陰謀弑帝召其殺之盡其

眾諸部大人悉服控弦之士二十餘萬三十九年遷於定襄之
 盛樂帝乃生諸大人為與魏和親計四十二年遣子(空)如魏
 且觀風土夏歲魏景元二年也文帝諱沙莫汗(空)國太子留洛
 陽後文帝以神元春秋已高求歸晉武帝具禮護送五十六年
 文帝復亦幸其冬還國晉帝遣使以文帝雅異欲為後建請置不
 遣復請以金帛賂國之大人令致問隨五十八年方遣帝神元
 使諸部大人詣陰館迎帝神元視飛馬飛九落之時國俗
 無彈人驚相謂曰太子被服同南夏兼奇術絕人若繼國統
 變易舊俗言時必不得志乃謀危害帝帝先覺遣曰太子引空
 弓而落飛馬以得晉人異法自帝在晉後諸子愛龍神元頗有
 所感及聞諸大人請因曰留便除之於是諸大人矯害帝其年
 神元不勝哀願國五十八年一百四歲道武帝即位尊為始祖
 文帝少子思皇帝立

思皇帝諱(空)國(空)百姓懷服一年而崩神元子昭帝(空)
 立帝九年分國為三部一居上谷北燕源西東接宇文部自統
 之一居代郡之參合波比使文帝長子相帝(空)統之一居
 定襄之盛樂故城使相帝弟相帝(空)統之一居
 和好長城使相帝弟相帝(空)統之一居
 和好長城使相帝弟相帝(空)統之一居
 河擊匈奴馬九諸部自各城以北八十里之長城原夾道立碣
 與晉分界三年相帝(空)北巡因西略諸國戶積五歲諸部降
 附者二十餘國相帝(空)不能勝常乘安重馬大牛
 十年匈奴別種劉元海反晉於離石自號漢王并州刺史司馬
 騰來之師相帝與帝大舉以助之大破元海眾於西河上黨相
 帝與騰盟於汾東而還十一年晉假相帝大單于金印紫綬是
 歲相帝崩相帝統部凡十一年十三年昭帝崩相帝遂統攝三
 部為一統。帝天姿英特夏過人元年劉元海僭帝號自稱
 大漢三年晉并州刺史劉琨遣子道為野之師帝使子平文

皇帝助魏破白部大人攻魏非劉(空)晉懷帝進帝大單于封
 代公帝以封邑去國縣遠從魏求向注墜此地北太官乃封馬
 邑陰能獲頗繁時西五縣人於陞南更其城邑蓋蘇其地東接
 代郡西連西河朔方數百里帝乃徙十萬家以充之。六年城
 盛樂以為其都備故平城以為南都帝在平城內山觀望地勢
 乃更南百里於灤水之陽黃八堆築新平城晉人謂之小平城
 使子六脩鎮之統領南部八年晉愍帝進帝為代王置官屬食
 代常山二郡先是國俗簡至長明則(空)諸部人多以健命
 得罪死後期者皆舉部戮之九年帝召六脩不至怒討之失利
 遂崩思皇帝子平文皇帝立

平文帝

平文皇帝諱(空)秦雍雄壯其有威略元年在丁丑二年劉
 武據朔方來侵西部帝大破之是歲(空)即位於江南劉曜
 僭帝位帝聞晉廢帝為(空)善顏謂大臣曰今中原無主天其
 資我乎曜遣使請和帝不納三年石勒自稱趙王遣使乞和請
 為兄弟帝動其使以絕之五年晉元帝遣使請和加崇爵服帝
 絕之講武有(空)帝后以帝得眾心恐不利已子善帝
 遂崩大興初(空)曰太祖

昭成帝

昭成皇帝諱(空)平文皇帝之次子也生而奇偉寬仁大度
 身長八尺隆准龍顏立髮委地目則乳垂至席烈帝臨崩復命
 帝曰立此人則社稷乃安故帝弟(空)自請對奉(空)俱還
 建國元年十一月帝即位於繁峙比二年春始置百官分掌眾
 職東自攝略西及破洛那莫不款附十四年帝以中州紛擾將
 親率六軍乘石氏之亂(空)中原諸大人諫乃止三十四年春
 長孫斤謀反伏誅斤之反也故刃向御坐太子寢格之傷脇五
 月(空)證是為獻明皇帝七月皇孫珽生三十九年符堅
 遣其大司馬苻洛帥眾二十萬及其將朱彤張蚝鄧羌等諸國

來寇王師不利時不豫乃率國人避於陰山之北高車雜種盡叛四面寇抄不得効復舉南擊南稍退乃還十二月至雲中旬有二日皇子寔君作亂帝暴崩道武即位尊曰高祖

道武帝

太祖道武帝諱紹明成皇帝之嫡孫獻明帝子也帝弱而能言自有光曜騰麟大耳六歲而昭成崩符堅遣將內侮將遷帝長安賴統胤乃免堅重既還國衆離散堅使劉劭仁劉劼辰分攝國事南郡大人長孫嵩又元他等謀將故人衆南依庫仁帝於是轉在孤獨部帝冲幼而慈然不羣劉劭仁常謂其子曰帝有高天下之志必興復洪業七年晉敗符堅于淮南慕容皝等殺劉劭仁年春八國圍年慕容皝冲借立姚萇自稱大單于萬年秦主慕容垂稱燕王九年劉劭仁子顯殺萇而代之乃將謀逆商人王霸知之獲帝足於衆中帝乃馳還長安之伏國仁私署秦河二州牧大單于姚萇殺符堅堅子不廢帝位於晉陽

高

齊國元年春正月戊申帝即位王佐郊夫建元是月慕容垂廢皇帝位于中山國號燕夏四月改稱魏王五月姚萇稱即皇帝位于長安國號大秦十年秋七月慕容垂遣其子寶乘寇五原八月帝親兵於河南冬十月辛未新羅船夜遁

魏元三年三月慕容垂寇秦乾川遂至平城西比閣帝將至乃築城自守疾其家遁死於上谷子寶秘畏遂至中山乃借立呂光備稱天王國號涼秋七月左右司馬許謙書勸進尊號於是改元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八月己亥大舉討慕容寶帝親勦六軍四十餘萬南出馬邑徑旌旗驛二千餘里而行前入屋脊巖別詔將軍封其等從東道直趨州圍圍九月戊午以湯曲乘西山臨觀晉陽封并州牧益西王襄城道并州平初建臺省置百官封拜公侯將軍刺史太守尚書郎以下悉用文人帝初拓中原留心慰納諸士大夫前軍帥者無少長皆引入人得

六

守

盡言如有微能咸蒙叙用冬十一月帝至真定自常山以東守空或稍城奔竄或捨類軍門唯中山鄴信都三城不下別詔東平公儀攻鄴冠軍將軍王建左軍將軍李崇等攻信都軍所行不得傷桑叟戊午進軍中山已未圍之帝曰朕量實不能出戰必憑城自守急攻則傷士又守則費糧不如先平鄴信都然後遠取中山諸將稱善

和

春二月丁丑帝軍于龍鹿之柏肆焉臨澤池水其夜寶乘眾犯營燈及行宮兵人駭散帝驚起不及衣冠跣出擊鼓俄而左右及中軍將士稍集帝驚起不及衣冠跣出擊鼓俄而敗走還中山獲其器械數十方計寶尚書閔其必書監等降者相屬寶乘和請送秦主胤割常山以西奉魏之守中山以候帝許之已而寶背約寶乘寶驎將軍子走西山寶驎先據和龍壬子夜北遁城內其立慕容垂為主夏四月帝以軍糧不繼詔東平公儀能鄴圍定屯鉅鹿五月庚子帝以中山

甲

丙為晉陽所脅乃投魏之甲辰曜兵揚威以示城內命諸軍圍南陔以待其勢秋七月晉陽遣烏丸張駿率五千入出城求食寇驚奔晉陽自零中入驍軍因其眾復入中山殺晉陽而立八月景寅朔帝進軍九門時大疫人馬死者十五六中山猶拒守羣下咸思北還帝知之謂曰斯固天命將若之何四海之人皆可與為國在言所以撫之耳何恤乎無人羣臣乃不敢言九月寶驎飢窮墜三萬餘人寇新市甲子晦帝進軍討之太史令泉崇奏曰不吉帝曰何也對曰紂以甲子亡兵家忌之帝曰周武不以甲子勝乎崇無以對冬十月景寅帝進軍新市寶驎阻泚水依漸洳澤以自固甲戌帝臨其營賊於義臺馬大破之寶驎單馬走鄴慕容德殺之獲其所傳皇帝至綏國官府庫珍寶中山平

元年春正月慕容德走保滑臺衛王儀劾鄴庚子行幸真定遂幸鄴百姓有老病不能自存者詔郡縣振卹帝至鄴編

東山

定

監官城將有疑部之志乃置行臺遂遷中山所過存問百姓詔
大軍所經州郡皆復舊租一年除山東租賦之半軍將北還
慮山東有變乃於中山置行臺詔備王儀鎮之使略陽公尊鎮
勃海之合口辛酉軍駕發中山至于望都王儀山東六州人
吏及徒何嵩廉新表三十六署百工役巧十餘萬口以充京師
是月慕容德自稱燕王據廣固二月軍駕至自中山幸繁峙宮
更建屯營詔給內使新戶耕牛計口受田三月徵左丞相衛王
儀還京師詔略陽公尊代鎮中山六月景子詔有司議定國號
羣臣奏曰昔周秦以前帝王君所生之上及王天下即承為號
今國家務基垂代應以代為號詔曰昔朕遠祖德都都控制
還國雖踐王位未定九州隸于朕躬掃平中土以逆陽除遐迹
率服宜仍先號為魏秋七月行都平城始營宮室建宗廟立社
稷八月詔有司正封畿制郊甸端徑祿禘道里平五權較五量
定五度遣使循行郡國奉命守宰不法者親覽察黜陟之十一

月鄧茂海典官制立爵官定律呂協音樂備曹郎中董謐撰郊
廟社稷朝觀饗燕之儀三公郎中王植定律令申科禁太史令
屍崇信儀儀考天象吏部尚書崔宏總教之詔百司議定行次
尚書崔宏等奏從士德服色尚黃數用五祖以未臘以反犧牲
用曰五郊立氣官贊時令敬授人時行夏之正徙六州二十二
郡守宰察察吏人二十家于代郡

魏遣使朝貢

二月丁亥命樂師入冬音釋釋系于先聖先師丁酉分
命使者巡行州郡

元年春二月晉劉裕起女誅桓玄

春正月晉主司馬德宗復位

十月帝崩於天安殿時年二十九諡曰道武

明元帝

太宗明元皇帝諱嗣道武皇帝之長子也明敏寬毅非礼不動

武

原

元年冬十月壬午皇帝即位大赦改元

元年春正月辛酉以祖瑞類集大赦改元

五年六月晉恭帝禪位於宋

十一月己巳帝崩於西宮時年三十一諡曰明元皇帝

帝諱真文武禮愛儒生好覽史傳以刻向所撰新序說苑於經
典正義多有闕入撰新集三十篇採諸經史該洽古義云
帝曰自古帝王上之與誠有天命亦賴眾功積德方致靈心有魏
奄它幽力代為君長神死生自天父相穆勤於晉室宜符人事
夫豈徒然昭成以雄傑之姿包君人之量征伐四烈威被遐荒
乃收都正號校隆大業效首六十載光宅區中其原固有由矣
爾頭觸危之中屈申潛離之際驅逐遺黎奮其靈武克期
方難遂遂中原垂拱人神顯登皇極貞符歷不暇讓外土而
制作經謀咸出長父所謂大人利見百姓與能仰不世之神武
也而屯厄有期禍生非慮將人事不足豈天實為之乎因承
運之初屬廊亮之始于時狼顧鸞時儻有鏡觀加以天賜之末
內難尤甚忠孝心獻略權正兼運慕業固基內和外抗終能周
鄭於服章教南被祖功宗德其義良已遠矣

大武帝

世祖太武皇帝諱善明元皇帝之長子也天賜五年生於東宮
體貌豐偉武奇之曰成吾業者必此兒也泰寧七年立為皇太子
子八年十一月己巳明元帝崩壬申太子即皇帝位

元年八月蠕蠕六萬騎入雲中殺略人吏攻陷盛樂帝帥
輕騎討之虜乃退走九月大簡輿徒於東郊將討冬十一月
遣平陽王長孫翰等討蠕蠕車騎少祚山蠕蠕北道諸軍追之
大獲而還

春正月己卯車駕至自北伐冬十月癸卯車駕北伐東西
五道並出平陽王長孫翰等絕漠追寇蠕蠕北走

春正月壬申車駕至自北伐八月宋人來聘帝以赫連屈

馬死諸子相攻冬十月丁巳車駕西行幸西臨晉子漢會天
暴寒數日水合十一月戊寅帝親臨臨晉

春正月乙酉車駕至自西代赫連昌遣其弟定向長安帝
聞之遣就陰山伐木造攻具五月甲寅西討赫連昌次於隣山

築城舍輜重以輕騎二萬先行至軍水帝親行天告祖宗之靈
而警眾甲兵大破赫連昌昌奔上郡車駕入城廢昌妻及其

母妹妻妾皆及萬數府庫珍室車旗器物不可勝計辛酉班師
留帝山王素執金吾栢質鎮統萬狄備寇寇雲中聞破赫連昌

懼而逃
二月春正月以天下多非法精選忠良秦代之二月
改元司空突斤進軍安定監軍安頡出戰為昌其餘敗立昌弟

定為主走還平涼三月辛巳侍中古弼送赫連昌至于京師司
空突斤追赫連定於平涼馬鬣頡為定所禽夏四月赫連定遣
使朝貢

夏四月車駕北伐五月丁未次于沙渠金部車駕親親親親
馬至粟水燒營營中絕跡丙戌冬十月振旅凱旋于京

師皇子宗廣別置新入于涼南東至滹源西暨五原陰山竟三
千里

春三月壬寅進會稽於赫連昌為秦主八月未將到彥之
自清水入河沿流西行景黃帝之遺將度河攻冶坂冠軍將軍

安頡督諸軍擊破之十一月安頡帥諸軍攻滑臺
春正月宋將檀道濟王仲德從清水救滑臺舟揚王叔孫

建文陰公長孫道生拒之道濟等不敢進一月辛酉文頡司馬
楚之平滑臺宋將檀道濟王仲德東走二月庚戌冠軍將軍安

頡獻宋俘萬餘人甲兵三萬
十一月秋七月天將王玄謨攻滑臺九月辛卯車駕

南成冬十月乙丑車駕濟河玄謨棄陣而走乃命諸將分進車
駕月中道十一月丁卯車駕至淮詔劉桂章作後救萬而濟淮

南將降癸未車駕臨江起行宮於瓜步山諸軍同日皆臨江所
過城邑莫不整屣奔迎其降附者不可勝數甲申宋文我使獻

百牢青其方物又請進女於皇孫以求和帝以師婚非許和
而不許婚使散騎侍郎夏候覽報帝詔皇孫為書致馬道問焉

元年三月己亥車駕至自南代敗至秦勒告於宗廟
三月甲寅中常侍宗愛擁迎帝崩於永安宮時年四十五

尊諡曰太武皇帝廟號世祖帝不好珍麗食不二味所幸昭
儀貴人衣無雜綵羣臣曰帝東峻京邑城隍以從周易設險之

義又陳蕭何壯麗之說帝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屈丐蒸土
築城而朕滅之豈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才須人力士功之事朕

所未為蕭何之對非雅言也每以財者軍國之本無所輕費至
於賞賜皆是動績之家親戚宗室未嘗橫有所及臨敵常与士

卒同在矢石間左右死傷者相繼而帝神色自若是以人思效
命所向無前命將出師指授度從命者無不制勝連捷者率

多敗失性又知人拔士於卒伍之中唯其才效所長不論未
兼其嚴斷明於刑賞功者賞不遺賤罪者刑不避親雖寵愛之

終不虧法當曰法者朕為天下共之何敢輕也故大臣犯法無所
寬假雅長瞻察臍息之間不无以措其意然於謀殺後多

悔之司徒崔浩死後帝北伐時宣成公李孝伯奏霍博者以為
卒帝聞而悼之謂左右曰李宣城可惜又曰朕向失言崔司徒

可惜李宣城可哀廢朕雅意皆此類
景穆皇帝諡太武皇帝之長子也延和元年正月景午五為

皇太子時年五歲明慧識斷則不志及長好讀書嘗誦大義
太武甚喜之及西征察皇太子監國初大武之伐河西李順

等咸言姑臧無水草不可行師太子有疑色及車駕至姑臧乃
詔太子曰姑臧城東西門外涌泉合於城北其大如河漢草茂

盛可供大軍數年人之多言亦可惡也太子謂官臣曰為人臣

顯祖

不實若此豈長史乎吾初聞有疑但帝決行耳幾誤以大事言者復何面目見帝也真君四年從征橋嶺至鹿澤谷上賊逼廣

文成帝

高宗文成皇帝諱濬字浚也真君元年六月生於陳宮帝少聰達常置左右號世嫡皇孫年五歲太武北巡帝從在後逢廣御柱一破將加罰帝謂曰奴今遭此汝宜釋之

法

三年十一月乙卯制戰陣之法十有餘條因大饑暉公有飛龍騰蛇魚鱗之變以示感武

顯祖

顯祖獻文皇帝諱玟文成皇帝之長子也興光元年七月生於陰山之北太安二年一月立為皇太子和平六年五月甲辰即皇帝位九月丙午詔曰先朝以州牧親人宜置良佐故敕有司班九條之制使前政選更以待後人然牧司非其人勝于典

上

大

度不利則守宰到官之日自奉人望信以為選官果論前政於相平置若簡任夫所以罔上論。帝幼而神武聰敏機悟有濟人之規仁孝純至禮敬師交又即位雖薄時務常有遺世之心欲神位於叔父京兆王子惟奉臣固請乃止景平使太子建安王陸機大尉源賀奏皇帝垂鑒冊命皇太子升帝位於是羣公奏。尊號太上皇帝。西太。上皇。從御崇元宮。采椽不。斷。土。龍。而已。國之大事咸以聞承明元年文明太后有憾帝崩於永安殿年二十三諡曰獻文皇帝廟號顯祖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註節卷之一

大和十年已後詔冊皆帝文也自餘文章百有餘篇參奇好士
 情如劍渴待納朝賢隨才輕重常寄以布素之意彼然方近不
 以世務學心又小善射有臂力年十餘能以指彈碎羊髓骨射
 會款莫不隨行所至而馳之至十五便不復殺生射獵一事悉
 止性儉素常服弊履之天鞍勒鐵末而巳帝之雅志皆此類也
 論曰有魏始基代則廓平南夏關上經世成以威武為業文教
 之事所未遑也... 優游恭己玄覽獨得著自不言神契所構固以符於其化及躬
 摠大政一日萬幾十許年間曾不暇給殊塗同履百慮一致夫
 生靈所難行人倫之高以雖尊居首蓋鶴之矣若乃欽明稽
 右協御天人帝王制作朝野軌度斟酌用舍煥乎具有文章海
 內黔黎咸受耳目之賜加以雄材大略參奇好士視下如傷汲
 已利物亦無得而補之其經緯天地豈虛謚也

宣武帝

世宗宣武皇帝諱修孝文皇帝第二子也立為皇太子孝文帝
 崩丁巳太子即皇帝位

元年春正月乙巳大赦改元齊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
 內屬齊將胡松李居士軍屯宛陳伯之水軍逼壽春夏四月景
 申彭城王勰軍騎將軍王肅大破之七月齊將陳伯之寇淮南
 八月乙酉彭城王勰破伯之於肥口

二月齊豫州刺史蕭衍奉其南康王寶融為主東赴建鄴
 夏四月齊主蕭寶融遜位於梁
 四年春正月帝不豫丁巳崩于武乾殿時年二十三諡曰
 宣武皇帝廟號世宗

孝明帝

肅宗孝明皇帝諱詡宣武皇帝第二子也延昌元年十月乙
 亥立為皇太子四年正月丁巳宣武帝崩是夜太子即皇帝位
 元年春正月生皇女從宣皇子景實大赦改元二月癸丑

帝崩於建鄴殿時年十九甲寅皇太子即位大赦皇太后詔曰皇
 家擇膺愛國生將二百相宗... 世宗以下武維世大行在而重以寬仁奉養率由宣明恭順實
 望齊靈降祐麟趾眾繁自備充華有李叔宣... 體自尚祖天表卓異大行... 允膺大寶即日踐作可堪官... 都督亦朱榮... 明皇帝四月戊戌亦朱榮... 宣武帝承聖考德業天下想望風化... 寬以繩下... 繼以元成孝明... 於是皇起宇內鴻延邦載卒於享國不長抑亦論齊之始也

孝莊帝

做宗孝莊皇帝諱子攸彭城王勰之第三子也明帝初以總有
 魯陽襄備之勳封帝武城縣公幼侍明帝書於禁中及長風神
 秀慧姿貌其美雅為明帝親待孝昌二年八月進封長樂王歷
 位侍中中軍將軍以兄彭城王勰事轉為衛將軍左光祿大夫
 中書監武泰元年一月明帝崩大都督亦朱榮謀廢立以帝家
 有忠勳且親人望陰与帝通率眾來赴帝與兄弟夜北度河會
 祭於河陽

元年夏四月戊戌帝崩河陽即皇帝位以皇兄彭城王勰
 為無上王皇弟霸城太子正為始立王以亦朱榮為使持節侍
 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尚書令領軍將軍領左右封太原
 王己亥百寮相率有司奉送後備法駕奉於河陽西至南陽
 榮以兵權在已遂有異志乃害靈太后及幼主次害無上王勰
 弟王子正支害高陽上雅已下王公知士一千人到騎備

遷於便京崇寧梅籍類謝罪至五軍駕入宮御太極殿大赦
 武泰為建義元年五月朱榮還晉陽兩館於陰秋七月之
 五加朱榮崇柱國大將軍錄尚書事九月大赦改元為永安以
 朱榮為大丞相
 以柱國大將軍太尉王公朱榮為天柱大將軍以大將軍
 上黨王天穆為太宰
 九月辛卯天柱大將軍朱榮上黨王天穆自晉陽來朝
 戊戌帝親幸天穆於迎光殿遣武衛將軍朱榮親前燕州刺史侯
 深率眾鎮北中是夜左僕射朱世隆乘車御郡長公主率榮
 部曲自西陽門出屯河陰已亥攻河橋高教等營害之據北中
 城南過京師直散騎常侍李吉以火船焚河橋朱世隆退
 走壬申世隆停建以之高都朱初自晉陽來會之共推長廣
 王暉為主大赦所部年號建明十二月甲辰朱世隆朱度律
 自高平律上率騎涉度及襲京師事山倉卒世隆不守帝比出
 帝龍門北區帝幸永寧寺帝駕時年二十四孝武立謚孝莊
 皇帝廟號高宗

節閔帝
 節閔皇帝諱彥字修業廣陵惠王羽之子也莊帝崩朱世隆
 等以元暉陳國又非人望所推以帝有過人之量將謀廢立及
 元暉至河南世隆等奉帝東郭外行禪讓禮
 建明二年為普泰元年六月勃海王高歡起兵信都謀殺朱
 氏為名冬十月高歡推勃海太守元朔即皇帝位於信都
 夏四月辛巳高歡與廢帝至泰山使魏蘭報討隋且觀帝
 之為人蘭報也帝雅德遠致毀謗帝使魏蘭報討隋且觀帝
 寺而立平陽王膺吳為孝武帝五月景申帝駕崩年三十五後
 西魏詔諡即明皇帝

廢帝諱劼字仲哲漢王融第三子也普泰元年八月勃海王
 高歡奉帝以主號令
 元年冬十月王爾皇帝即位於信都西大改置泰元年為
 中興以勃海王高歡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
 四月辛巳帝於河陽遜位於別弟五月孝武封帝為安郡
 王十一月於門下外省時年二十一

孝武帝
 孝武皇帝諱修字孝則廣平武穆王儼之第三子也永安三年
 封平陽王中興二年高歡既敗朱氏廢帝自以疎遠請廢大
 位歡乃與百僚議以孝文不可無後帝在田舍高歡使別斯椿
 求帝椿從帝所親王思政見帝亦名曰恭我我亦椿遂白歡
 歡遣四百騎奉迎帝入於是假廢帝安定王詔榮而禪位焉
 元年夏四月戊子皇弟太極廟殺皇弟朝賀九月九日
 關大赦政中興三年為大昌元年主承高歡還都十一月丁亥
 大赦改元為承和以同明元時年號改為承和
 春正月勃海王高歡大敗朱氏山東平三月詔復以勃
 海王高歡為大行皇帝廟號高祖

五月置勳府衛子籍別八百人勳府籍別三百人閣內部
 曲數千人帝內圖高歡以別斯椿為領軍使與王恩政等結
 之以為心膂軍謀朝政咸決於椿分置督將及河南關西兩
 史辛卯下詔戒嚴勳等伐高歡謀共討秋七月己丑帝擢六軍
 十餘萬次河橋高歡引軍東度景平帝率南陽王寶炬清河王
 寶暉陽王暉嗣斯椿以五千騎宿於鹽池王別舍眾知帝將
 出其夜二者過半清河高歡二王亦逃歸陽公宇文泰遣都
 督駱超李賢和各領數百騎赴駱超先至甲戌賢和會帝於清
 中已西高歡入洛遣軍助及元子思領左右侍官追帝請回駕
 首昂舉勳及帝於陝西帝鞭馬長驅至湖城飢渴甚有王恩
 封人以麥飯食獻帝二甘之復一村十年其歲二月榮食入

下
定

南斗星北流暴風河向新蔡武既而下殺以獲皇赤及聞
帝之西應曰虜亦應天乎八月宇文泰遣大都督趙貴與帥
駟二千來刺乃泰迎帝過河謂趙曰此水東流而朕西上君得
重謂洛陽顯是卿等功也帝及左右皆流涕宇文泰帥師於東
陽廣之將士皆呼方歲遂入長安以雍州公卿為官高歡推
清河王曹子爽為主使都督長為東魏於此始分為二帝
之在位也從妹不嫁者三一日平原公主明月陽王同產也
二曰安德公主清河王暉文也三曰義泰亦封公主帝內宴令
諸婦入詠詩或詠難照樂附曰朱門九重門九閣願逐明月入
君懷帝既以明月入閣宇文泰使元氏取明月殺之帝不悅或
時變巧或時推祭浪臣由是不安平閏十二月帝飲酒賜既而
崩時年二十五諡曰孝武

文帝

文皇帝諱寶炬孝文皇帝之孫京兆王愉之子也孝武高歡
構難以帝為中軍四面大都督及從入閣拜大空錄尚書事孝
武崩丞相略陽公宇文泰舉公卿士奉表勸進三讓乃許焉
元年春正月戊申皇帝即位於城西大赦改元進略陽公
宇文泰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政封安定郡公
內附後景太傅河南大行臺上谷郡公

廢帝

廢帝諱欽文皇帝之長子也大統元年正月乙卯立為皇太子
二月即皇帝位

恭皇帝諱安王肅廣平王贊等並垂直諫帝不聽故及於廢
恭皇帝諱廓之皇帝之第四子也大統十四年封為齊王廢帝

齊

三年正月即皇帝位改元
三月春正月丁丑初行周禮建六官以安元公宇文泰為太師
家安冬十月乙亥安元公宇文泰薨十二月庚子帝遷位於周

東魏孝靜帝

東魏孝靜皇帝諱善見清河文宣王暉之世子也孝武帝既入
關勃海王高歡乃與百僚會議推帝以奉明帝之後時年十一
元年冬十月景寅皇帝即位於城東北大赦改元
五年春正月勃海王高歡薨四月壬申大將軍高澄來
朝以太原公高洋為尚書令領中書監

秋八月盜殺勃海王高澄

春正月詔太原公高洋領軍徙封齊郡王五月甲寅詔齊
王為相國授百揆備九錫之禮景辰遷帝位於齊

帝連接交喪招納勤王雖時事孔棘而卒有四海猶逆
動除推強權令神慮獨斷百刺未除而大未忘尚禍不旋踵自

故之後魏室王崩始則崩於胡終乃權歸胡故主祭祀者不
殊於寄坐萬難辱者有甚於安泰魚以即閉之明孝武之長祚

以速長奔波文帝以剛強之質然以守雖自贊靜不慮天祿
高蹈唐虞多得其時也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二

金因請如宗與神武舊時兆乃禁絕宗而惟神武發神武乃自
晉陽出隘口倍加約束鐵基之物不曉後復將過麥地神武輒
步逐馬遠近聞之皆稱其以同將兵擊爾益深焉魏普泰
元年二月神武軍次信都高祖封隆之開門以待遂拔與州是
月亦未嘗往登元帥而其即開帝欲逼神武三月乃白即開
帝封神武為勃海王使入朝神武命四月又加授東道大行
皇帝一鎮入西長離帝自太原來奔神武以為行聖耶尋以
為安州刺史神武自向山東養上繕甲禁兵長振百姓歸心乃
詐為書言亦未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為部曲眾皆怒又為并
州行徵兵討部曲稽殺萬人將遣之孫騰討景德請留五日如
此者拜神武親送之劉雲弟別入號勳與聲動地神武乃喻之
曰与尔俱失歸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乃尔嚮召直向西已當
死後軍期不肖死配國人又當死奈何眾曰唯有反耳神武曰
反是急計爾雅一人為主眾願奉神武神武曰尔鄉里雜制不
見高宗乎魚百萬刑法終自必滅今以吾為主當與前異
不得欺送兒不得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尔不能為天下
眾皆頓頭死生唯命神武曰若不爾已明日推牛享土喻以討
余朱地之意封隆之健曰十載一時置矣其神武曰討賊大
順也極時大業也吾魚不武以死繼之何敢讓焉六月庚子建
義於信都尚未顯骨亦朱氏及李元忠與高祖平叛州刺史
羽生自來謂神武撫慰曰今日反矣乃以元忠為魏州刺史
是時兵威所振乃抗表罪狀亦朱氏八月亦朱兆攻陷魏州李
元忠亦奔奔騰騰以為朝廷隔絕不推立天子則眾望無所係十
月壬寅李卓武王融子勃海太守則為皇孫年芳中與是為發
帝時序律仲凌軍以晉陽亦朱兆會之神武用齊秦東魏反則
度律仲遠不戰而還神武乃敗兆於廣河十一月攻魏州州刺
史劉謩舉城固守神武起十山為地道往是六打一時城之
陷入地城元壬午年拔魏城城之破而神武入齊

杜國大將軍大師是時青州起義惟聖珍大都督以頭皆廣吏
漏附行汾州事劉貴奔城來降盟三月亦朱兆自長安北自
并州度律自洛陽付遠自東郡同會都兼寫二十方拔垣水而
軍節顯以長孫承業為大行軍檢校督神武令封隆之守鄆自
出頓紫陌時馬不滿二十步兵不至三万眾寡不敵乃於韓陵
為圓陣軍手助以寒濕道於是將士皆為死志四面擊之亦
朱兆真神武以背已神武曰本教力者共輔之今帝何在兆
曰永安柱害天柱我報讎耳神武曰我昔日親聞天柱計汝在
之前立置得言不反邪日以君殺巨指之有今日我與失乃
今師大敗之亦朱兆將眾谷烈宗叩曰不用公言以此前
失紀宗反叛鳴用收聚散卒成軍空而前上初普泰元年十
月歲星彗感銀羊太白聚於角宿其明大史占云當有王者
出是時神武起於信都至是而破兆奔四月解斯精執天光度
律以送洛陽孫承業還都督費顯督張勳入洛陽執世隆方
伯斬之兆奔并州仲遠奔梁州遂死焉神武至洛陽發節
閭及中興主而立高祖孝武既即位授神武大丞相天柱人將
軍大師還鄆七月神武帥師伐亦朱兆封隆之言持中刑斯精
負拔騰濟顯督率壯事亦朱兆皆且及今在京師罷任必得禍
際神武深以為然乃歸天光度律於京師斬之遂自塗口入亦
朱兆大掠晉陽北掠秀容并州平神武以晉陽回塞乃建大丞
相府而居焉亦朱兆既至秀容分兵守險出入寇抄神武揚聲
討之師出者數回兆意怠神武揣其意首當會遣使以
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神武以大軍繼之三日止月續
表奄至亦朱兆廷軍入因宴休惰忽自乘軍擊走止破之兆自
築寨谷紹示以亦朱宗妻子築城降神武以義故待之其厚神
武之入路中亦朱仲遠部下都督橋並張子期自歸神武神
武以其助亂且數反覆斬之嗣斯橋由是內不自安乃南
陽王宗亮及武衛將軍元毗魏光祿王恩啟等神武於魏帝時

言空高乾密終神武言魏帝之貳神武... 徐州刺史沛郡業密救長樂太守... 其兄死以精刺杜伏壯士執紹華... 於是魏帝與神武陳兵... 將征司吳發河內諸州... 曰守文黑淵自破奉... 啓未全皆失進討事... 伐內外飛檄一則防... 武神武部警將帥... 左衛軍徵服關隴... 東而渡又度庫狄... 度遺妻詔寶恭堯... 曹蒸傳封隆之擬... 部伏軾馳勸魏帝... 武諸軍神武乃集... 明忠於帝復錄在... 北以爲洛陽父經... 鄭請遷都魏帝曰... 示乃罪主既功在... 遺三千騎鎮建... 州和羅乘運入... 議唯在歸河東之... 蔡傳安代使邸... 輸則人結舌疑... 渡河以干戈相... 能必爲社稷宗... 相爲情之魏帝... 告曰孤遇亦朱...

剛斯格談議以誠... 今者南運珠情... 之季七月魏帝... 申誠款魏帝不... 依質按勝或云... 解斯格與神武... 路陽遂立清河... 尙使况立不惜... 魏國四年八月... 祖曰不可今八... 兵果行傷大將... 陣鬪上者以爲... 候勝負是時黃... 魏章孝覽字玉... 李業與孤疏術... 十一日庚子與... 至晉陽神武以... 景奉輕世子嘗... 與鮮卑小兒其... 與神武約得善... 遂神武自固神... 子未對又問曰... 四年朱常有飛...

者惟有慕容紹宗我敢不貴之與與以宜深加殊禮矣又經畧
正月朔日蝕神武曰日蝕其為我邪死亦何恨身牛陳啓
於魏帝是日崩於晉陽時年五十二
元年改諡神武皇帝
廟號高祖○神武性深密高岸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之際
變化若神至於軍用天畧獨運懷抱文武將軍有預之經取
軍法法最精簡制勝策山無功聽斷昭察不可欺犯知人
好士士多歸勳精性周給每有文教常教勳勳悉指畫諷心不尚
綺羅權人授任在於得才苟其所進乃至於於卿蓋有並無
實者稀見任用諸將出討奉行方略固不克捷遠失指登多致
奔亡雅尚儉素力劬鞍勒與金玉之飾少能劇飲自當大任不
過三爵居家如官仁愛士始盧景裕以明經稱諱教以工書
顯威以謀逆見禽並家囚置之第能教授諸書其文武之士盡
節所事見執獲而不罪者甚多故遐邇歸心皆其效力至南和
梁國北懷魏吐谷暉阿至羅咸所招納獲其力用規略遠矣

文襄帝

世宗文襄皇帝諱字子惠神武長子也魏中興元年立為勃
海王世子時年十二神情儁爽便若成人神武試問以時事得
失辨析無不中理自是軍國籌策皆預之天平元年加使持節
尚書令大行臺并州刺史三年入輔朝政加領軍左右京戲大
都督時人雖聞尚書識猶以少年期之而機略廣明聖無類於
是朝野振肅○元象元年攝史部尚書親自津亮以後選入常
以年終考制文襄乃整政前武為權權在得人○沙汰尚書部
妙選人材以充之至于才名之士咸被薦擢假有未居顯位者
皆致之門下以為賓客每山園游宴必見招攜執射賦詩各展
其所長以為娛適○興和二年加大將軍領中書監仍攝吏部
尚書自正光已後天下多事在任羣官廉潔者寡之襄乃奏吏
部郎崔暹為御史中尉糾劾權豪無所縱捨於是風俗更始私
枉路絕乃榜於街衢具論經國政術仍開直言之路有論事上

書若言切至皆優容之武元四年十一月神武面諫不獲班
師文襄馳赴軍所待衛還置陽五年正月景牛神武崩不獲
喪卒多司候侯景據河南及四月壬申文襄朝于鄴丁丑文襄
還晉陽乃發喪歸神武武性深密志朝帝部以文襄為使持
節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尚書令尚書人打基勳進士詔太原公
洋精理軍國遺中使殺勳武元六年八月使大行基勳紹宗
與太尉高澄大將軍劉貴其王忠政於穎川先與文襄行基
尚書字斯察諸將略上世之北至其凡所獲二十三州五年五
月六月文襄帥師自鄴赴穎川六月景申克穎川禽而魏大將
暉王天保初追尊曰文襄皇帝諡世宗
顯曰昔魏氏失職中原馮衍者神武愛從晉郡大守東方曼戰
而勇凶徒一筆以清原洛尊王臣國功濟天下既而魏武帝規
雖權逼廢教既及適所以速開河之公焉文襄編海伯道威略
昭著內除政弊外拓淮夷復存食殘存情人物而志存峻法急
於御下於前王之德有所未同蓋天意人心好生惡殺與吉凶報
應未替景譽德而論之極善多慶然文襄之禍生所起蓋自由焉

文宣帝

顯祖文宣皇帝諱字子進神武第二子文襄母弟也武明太
后初年帝母亦有亦光照室太后執格之及產命之曰侯左于
鮮卑言有相子也○內雖明敏若不足文襄每時之曰此人亦
得富貴相法亦何向爾神武以帝兒極神彩不甚發揚嘗問
以時事帝略有所辨儻語一事必得事衷又嘗令諸子各使理
亂帝獨抽刀斬之曰向者須斬神武以為然又各配兵四出
而使帝樂申騎為攻之文襄等怖提帝勳振鼓相格樂免
言言情猶命之以獻由是神武益異之謂長史齊敬曰此兒意
識過遠城小私怪之勿時師事也揚盧景裕默識過人未嘗初
州白明景裕不能測也武元五年神武崩魏帝授帝尚書令中

自神武平定四方威權在... 魏之地... 然數年之間... 代未有變... 加政... 魏之地... 然數年之間... 代未有變... 加政... 魏之地... 然數年之間... 代未有變... 加政...

武成帝

世祖武成皇帝... 神武皇帝第九子... 昭帝母弟也... 昭帝崩... 昭帝崩... 昭帝崩...

大統四年夏四月... 太史奏天文有變... 其言當有劫... 王景子乃使... 大統四年夏四月... 太史奏天文有變... 其言當有劫... 王景子乃使...

天統四年十一月... 辛未太上皇帝崩... 於新宮... 葬宣皇帝... 天統四年十一月... 辛未太上皇帝崩... 於新宮... 葬宣皇帝...

後主... 子仁綱... 武成皇帝之長子也... 少美容儀... 武成帝所愛... 後主... 子仁綱... 武成皇帝之長子也... 少美容儀... 武成帝所愛...

龍拜... 子武成... 入纂大業... 立為皇太子... 阿清... 龍拜... 子武成... 入纂大業... 立為皇太子... 阿清...

即位於... 龍陽宮... 大赦... 元... 即位於... 龍陽宮... 大赦... 元...

大西... 地二尺... 是秋... 東... 大西... 地二尺... 是秋... 東...

武... 七年... 十月... 周師攻晉州... 武... 七年... 十月... 周師攻晉州...

武... 帝... 退還... 長安... 備... 武... 帝... 退還... 長安... 備...

武... 帝... 戰... 城... 晉... 武... 帝... 戰... 城... 晉...

武... 帝... 命... 帝... 乃... 武... 帝... 命... 帝... 乃...

武... 帝... 王... 考... 武... 帝... 王... 考...

武... 帝... 陽... 改... 武... 帝... 陽... 改...

武... 帝... 處... 廣... 武... 帝... 處... 廣...

武... 帝... 弟... 威... 武... 帝... 弟... 威...

武... 帝... 亦... 群... 武... 帝... 亦... 群...

武... 帝... 議... 禪... 武... 帝... 議... 禪...

武... 帝... 幼... 主... 武... 帝... 幼... 主...

武... 帝... 皇... 帝... 武... 帝... 皇... 帝...

武... 帝... 經... 略... 武... 帝... 經... 略...

武... 帝... 相... 住... 武... 帝... 相... 住...

間被於思良靜位加於大馬謖邪並進法令多聞者非止
百人掃地者不惟一手於是古朋左解眾叛親離周道咸
有西歸之志方東盛官期躬極荒涼謂險道之可誣指白日
以自保願創之族制則數之則五出崇基一室而感其非端
金石者難為功推枯朽者易為力故○抑又謂之皇天曲親唯
德是酬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齊自河清之後逮于武
乎之末土木之工不息瀛海之選无已征稅不人力殫物產无
以給其求江海不能竭其欲所謂火既熾矣更負薪以足之數
既窮矣又為惡以促之欲求大厦不燔延期過層不亦難乎由
此言之齊氏之敗至矣亦由人匪惟天道也

東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三

東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四

周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諱泰字黑彌代都武川人也其先出
自炎帝炎帝子孫自居朔方其後有葛烏兜者祖武多奚略與
甲奉以為主遂遷上二部洛川為大人父其裔孫曰普回因狩
得玉璽三紐文曰皇帝璽當向以為天授已獨異之其俗謂天
子曰宇文故國漢字文亦以為為以普回子莫那自陰山南徙始
居遼西是曰獻侯。自莫那九世至侯歸臣為慕容廆所滅其
子陵江燕拜駙馬都尉封玄苑公又慕容玉敗歸魏拜都牧主
賜爵安侯天興初魏遷慕容於代郡陵隨例徙居武川即為
其郡縣人焉陵生素素生翳二生皇考朕並以武略稱朕任侯
有無事武成初追諡曰德皇帝。帝德皇帝之少子也少有大
度不事家人生業轉財好施以交貨士大夫為務隨德皇帝
在鮮于修禮軍及高榮殺修禮年十八榮下任將帥察其
無城謀與諸兄去之計未行會榮滅因隨亦榮遷晉陽榮忌
帝兄弟雄傑遂託以他罪誅帝第三兄洛生帝以家寬自理解
旨懷既感感而免之益加敬待始以統軍從榮征討後以別將
從賀拔岳討北海王顥於洛陽善莊反正以功封都都子善榮
二年亦承天光東拒齊神武留弟顯善顯長安秦州刺史侯
莫陳從東下岳知天光必敗欲留岳共圖顯善計无所出帝謂
岳曰今天光尚近况未以氣心若以此事告之恐其驚懼然况
雖念主將不能制物若先說其衷必有人有留心進失亦朱之期
退恐人情變動若使此說事無不遂岳大喜即令帝入悅軍
說之悅遂與岳長安帝輕騎為前鋒追至華陰會顯善及岳
為關西入行臺以帝為左丞領兵府司馬事無巨細皆委以焉
帝曰此小兒耶自異將留之帝詭陳思款具社左右古求

雙睛

桓帝倍道而行一日而神武乃悔發一驛千里帝至關不
 及而反帝還謂曰葛散豈人臣耶逆謀未發發者誰公兄弟耳
 侯莫陳悅本實爾材亦不為散思但為之備圖之不難今貴也
 願控弦之騎不下十萬夏州刺史解脫防俄突勝兵千餘人
 及靈州刺史趙范並持解脫等屬與向而流人鮑巨伊利
 等戶口皆實奉奉朝風令若移軍近離其要書示之以威懷
 之以德即可收其士馬以資吾軍西朝臣先北抗沙塞還軍長
 安氏輔魏室相文之季也岳大悅復遣帝詣關請帝陳其
 狀魏帝納之加帝武衛將軍遂令報高岳遂引軍西次平涼岳
 以夏州降魏賊賊求良刺史以鎮之舉帝帝曰于文左
 丞吾左右手何可殺也沈吟未日乃從眾議表帝為夏州刺史
 帝至州伊利等願款門而曹浩猶通使於齊神武○魏承熙三
 年正月賀拔岳欲討曹泥遣使督趙道至夏州與帝謀帝曰曹
 泥孤城四面不及為憂侯莫陳悅亦無信且宜先圖也岳不
 聽遂與悅俱討泥二月至河曲果為悅所害散還平涼未知
 所屬於是趙貴言於魏帝帝遂命岳弟告岳岳未赴難因而
 奉之大事倍矣諸將皆擁善乃令赫連達馳至夏州告帝七
 也今不早起將恐悅不自離帝乃率帳下輕騎馳赴平涼時齊
 神武遣長史侯景招引岳岳帝至安文遇之於博合吐哺上馬
 謂曰賀拔公雖死宇文泰尚存卿何為也岳失色曰我前日
 隨人所制者也景於此還帝至平涼岳其勳將士悲且喜曰
 宇文公至无所憂矣于時魏帝將圖神武聞岳被害遣元毗宣
 言於岳軍追還岳陽毗到平涼會諸將已推帝侯莫陳悅亦被
 刺還還悅既死神武不肯應帝曰抗君忠良復不應認命
 此國之大賊乃令討軍戒將討悅及則還帝表於魏帝辭以
 高歡至河東侯莫陳悅在永洛自是交歡不復緩帝志在討
 悅而未洲朝旨且眾未集假為此辭因與元毗及諸將刑性盟

武

武

高歡至河東侯莫陳悅在永洛自是交歡不復緩帝志在討
 悅而未洲朝旨且眾未集假為此辭因與元毗及諸將刑性盟
 帝嘗對主室魏帝因魏帝為大都督即統實後將軍○帝乃與
 悅書書以殺賀拔岳罪三月帝進軍至原州聚軍悉集詢以討
 悅意主室莫不深憤四月引兵上離留兒子連為都督領原州
 帝嘗不豫肅秋無元犯百州大悅軍出木快開大聖平地一尺
 帝知悅怯而多猜乃借道而行其不意悅果疑其左右有異
 志左右不自安遂離離大軍至且退保洛陽留一萬餘人
 據守永洛帝不圍之悅降帝即馳騎數百趨洛陽以臨悅其
 部將皆勸悅保上邽其夜悅出軍軍自驚潰將卒或求降帝
 縱兵擊擊大破之悅與其子榮及麻卡數千騎遁去帝乃命原
 州都督趙道抗至牽屯山斬之傳首洛陽帝至上邽悅府庫財
 物山積皆以賞士卒臺臺无所取左右竊以一銀鑿鑿帝知而
 罪之即剖賜將士眾大悅齊神武聞關離趙道使於帝深相
 倚結帝拒而不納封神武書以聞時神武已有異志故魏帝深
 懼於帝仍令帝稍引軍而東帝乃令侯景率步騎五千將領河
 渭河口為圖河東計帝乃傳檄方鎮稱歡逆亂臣共致代今便
 分命將帥應機討討或越其軍幸或襲其窟元毗統統擊齊合
 星離而歡連負天地毒被人鬼乘此掃蕩易同附拾歡若度河
 稍逼宮朝則分命諸將直取并州蘇府躬自東轅赴伊洛若
 固其巢穴未敢發動亦命諸帥百道俱前擊賊賊目以謝天下
 帝謂諸軍曰高歡雖智不足而謀有餘今聲言各西其意在入
 洛吾欲令寇洛乘馬步為餘自涇州東引至龍軍中士一萬九千
 華州歡若西來主罪足得抗拒如其入洛寇洛即襲晉晉使
 突襲直赴京邑使其進有內顧之憂退有被禍之勢一卒大定
 此為上策乘或稱善○七月帝帥眾發自高平前軍至于弘農
 而齊神武稍逼京師魏帝親總六軍也河橋令左衛元斌之領
 軍解斯橋鎮武年帝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戰兵者
 所忌正須乘使擊之而主上以萬眾之重不能復河決戰方緣
 津據守且長河為里行樂為難一處得度大事去矣即以趙景

家室帝以漢魏官缺意重前弊大統中乃令蘇綽廣游伎周制
改創其弊亦置大卿官然為撰次未成蘇綽獨與周至是
始以乃命行之九月帝不豫還至雲陽命中山公護受遺輔
子十月乙亥薨于雲陽官還長安葬時年五十五孝閔帝受禪
追尊為文王初曰太祖武成元年追尊為文皇帝。帝知人善
任使從諫如順流亦尚儒術明達政事因信被物能駕馭英豪
一見之者咸思用命沙苑所獲因得釋而用之及河橋之役以
充戰士皆得其死力諸將皆以長以方略無不制勝性好朴素
不尚虛飾恒以反風俗復古始為心云

孝閔帝

孝閔皇帝諱劼字元羅文帝第三子也魏恭帝三年三月命
為安定公世子文帝崩世子嗣位為大帥大冢李魏帝諡以此
陽地封帝為周公庚子詔權位于帝

春正月天王即位於此際告天朝百官于露門百官奏議曰

帝王之興階弗更正朔明受之於天華人視聽也行夏之時後
王所不易也魏曆終周家文命以木承水實當行綠正用夏
時式遵聖道惟文王誕之氣之祥有黑水之誠厥色宜尚焉制
曰可。帝性剛果忌晉公護之專同會空植軍司馬孫怡以先
朝位命入侍左右亦恭謹權重乃与官伯之願資於提奔諸請
誅護帝許之又引呂伯張先各先洛以白護護乃出執為梁州
刺史伯為瀘州刺史鳳等也公帝將召晉臣入因此誅護先洛
又白之時小司馬尉綱等統宿衛兵護乃召綱入殿中詔呼鳳
等論事以次執送護等誅之綱乃能禁兵而無左右獨在內
殿令官入執兵自守護等大同馬質關拜護帝繼而具為略陽
公以武崩時年十六種相亦遇害及武崩誅護後乃誡曰守
關皇帝

明帝

世宗明皇帝諱暕小名統萬突文皇帝之長子也孝閔帝孫建

官權

位臣國轉州刺史孝閔廢晉人護遣迎帝於政州

秋九月天王即位

春正月乙未以大冢宰晉公護為大帥詔三十六國九

州自總商諸酋稱河內人今周室既都關中宜改稱京兆人

元年春正月大帥晉公護上表歸政帝始親軍林

授無主朕之幼少不肖當國魯國公葛朕之介弟寬仁大度

內共聞能弘我皇家必此子也乎乃帝前於延壽殿時年二十

七曰明皇帝

曰昔者水衡終群凶放命或構威震主威震帝消天威謂

大宝可以力致神亦可以求得而卒誅夷繼及亡不旋踵是知

天命有常庸可恃乎周文受命自備躍泉无一成驅馳戎馬之際

顯足行伍之間時為之能運臂必聖焉集義勇烈合同盟一奉

而於仇讎非為而臣帝室於是內詢帷幄外材推推至誠以

待人弘大順以訓物高氏藉甲兵之眾時戎馬之強入敗

志圖吞噬及夾謀電發神旗風馳弘德建城樓動沙苑有此

陽之捷取威定霸以弱為強紹元符之業緒則隆周之景命南

情江漢西幸已蜀北控少漠東據伊瀾乃指落魏晉章在百

修之官之教典成一代之鴻恩德刑並用勳賢兼叙後父國悅

俗阜人和億兆之運有漏斯澤之期外集功業若此人臣以終

盛矣哉非夫雄略冠時英姿不世天与神授締武經文若助能

与於此乎昔漢獻家進曹公成火神上業等安播揚宋武建臣

合之動德德論功綽有餘於至於治官制勝關城象我時時

命盡種誅矣雖事出於權迫而用專於德教斯為過矣

既支之業備與推之運國與代與之尊慕太宗之緒如則推

任專命終乃政出私門俱懷臣刺之誠川以幽私之禍情哉

武帝

喜以柱國漢王禧為上柱國右大丞相上柱國揚州都督隋公
 楊素奏徵黃鐵左大丞相帝為說開百官據已以聽於左大丞
 相秋七月榮州刺史宇文曹率兵遣大將軍楊素討之青州都
 督尉遲迥率兵丁未隋公楊堅都督內外諸軍事之西歸州都
 督高士心率兵以柱國楊公工誼為行軍大將軍討之九月子
 丞相去左右諸將以楊公為大丞相冬十月大丞相隋公加太
 冢宰十二月甲子大丞相隋公楊堅進爵為王以郡為隋國
 隋開皇元年春正月壬午改元二月甲子帝遜位於隋居于別宮
 論曰自東周西晉一國爭強戎馬生郊于戈日用兵連禍結力
 敵勢均地勢之爭一彼一此隋書續業未絕乃機慮深謀深以
 蒙養正及突厥番殺朝政惟新內難既除外弊方始乃苦心焦
 思克己勵精務役為士卒之先居處同匹夫之儉修富國之政
 務強兵之術求離人之有懷順天道而推之數年之間大勳斯
 集捕祖宗之宿憤極東夏之厄危盛矣哉有成功者也若使翌
 日之慘無英經略之志獲申黷武窮兵雖見幾於良史雄圖遂
 略足方駕於前王而識嗣子之非才顧於然之至重帶愛同於
 晉武則其異於宋言相欲威之復焚期於懲肅義方之教耳若
 是乎卒使昏墜君臨萬民肆毒逆隋書之行事身歿已為辛大
 越自幼引紹茲衰統內外披孫劉之詠收諸無首代之強
 隋氏因之遂迂龜鼎雖復城城披快翻欲凌奪之滅涼塗動王
 無救宗周之頌嗚呼以文皇之經略洪基武皇之克隆景業未
 踰一紀不祀忽諸斯蓋先帝之餘殃非孺子之罪矣也

漢月秦制帝之祖母曰太皇太后母曰皇太后妃曰皇后餘則
 多稱夫人隋世增損非純前代有夫人嬪婦御妻之數焉魏晉
 相因時有升降前是言之具矣○魏氏上葉之兆雖始於神元
 然自昭成隋書前其言六宮之典而尊卑忠昭復皇場列八帝
 妃后無歸隋書進尊祖妣皆從帝論為皇后始立中宮餘妻或
 稱夫多少無限然皆有以次隋書稱增左右昭儀及貴人椒
 房等後建漸已多矣又魏故事將立皇后必令手鑄金人以成
 者為吉不則不得立也又大武隋書陳母幼幼之恩並尊尊崇
 之義雖事垂典禮而觀隋書知仁隋書以政定內官左右昭儀位視
 大司馬三夫人視三公三嬪視三卿六嬪視六卿世婦視中大
 夫御女視元士及隋書俱未踐尊極神武嬪妻稱妃其
 所聘若如女稱若如公主文襄既尚外朝公主故所別號兩
 宮自餘妃侍並稱嬪而已隋書後延雖有夫人嬪御之稱然未
 具負教孝昭內職甚少唯楊嬪才貌兼美復其貴家襄城王母
 藥氏有德行並蒙恩禮其餘無聞焉周代率由姬制內職有尊
 卑隋書創其修衽席以儉約隋書兩廢節情欲於矯枉官闈有貴
 魚之美賊里無私溺之尤可謂得君人之躋也隋書外行其志
 內逞其欲後擊難離未擇無厭因之所加莫不斯皇榮之所及
 無隔險設於是非蘭殿以正位踐椒庭而齊體者非一人焉隋
 左惟而拖青紫緣恩倖而擁九帛非一族焉雖辛癸之荒淫趙
 李之傾惑曾未足比其勢難也人厭苛政敗壞事多文帝之祀
 勿謂特由於此隋書思華前樊大嬪其違唯皇后當室傍无私
 寵婦官位等未詳備焉開皇二年著內官之式略依周禮自咸
 其數嬪三百掌教四德視正三品世婦九員掌賓客祭祀視正
 五品女御三十八員掌女功絲采視正七品又采嬪皆備儀置
 六尚六司六典遞相統攝以掌宮掖之政一曰尚宮二曰尚儀

三曰尚服四曰尚食五曰尚儀六曰尚工六尚各三員視從九品六司視勳如六典視流外二品。初文獻皇后功參歷試外預朝政內擅信屬懷嫉妬之心虛嫺妾之位不設三妃防其上躡自嬪以下置六十員加又抑損服章降其品秩至支獻崩後始置貴人三員增嬪至九員並初二十七員御女八十一員貴人等閑掌宮闈之務六尚以下皆分隸焉。時后妃嬪御無不備如職唯唯容謙飾恭從宴游而已帝又參詳典故自製嘉名著之於今。

文成文明皇后

文成文明皇后馮氏長樂信都人也年十四文成踐極以爲貴公後立爲皇后。則位尊爲皇太后后性聰慧自入宮掖相李書計及發尊極有決焉。後太后以帝廣於春秋乃作勸戒歌三百餘章又作皇誥十八篇文多不載。

齊武明皇后

齊武明皇后婁氏諱昭少明悟強族多婚之並不肯行及見周國城上執役驚曰此真吾天也乃使婢通意又教致私財使以聘已父母不得已而許焉。神武既有澄清之志傾產以結英豪密謀秘策后嘗參預及拜勃海王妃蘭閣之事悉決焉。后高明嚴斷雅遺儉約往來外舍侍從不過十人性質厚不妬忌神武如侍威加恩待神武嘗將內計出師后夜辭生一男一女左右以危急請追告神武后弗聽曰王出統大兵何得以我故輕離軍喪死生命也來後河爲神武開之聖歡良久。少死敗後侯景屢言請精騎一萬必能取之神武悅以告于后后曰若如其言宜有還理得賴答亦有何利乃止。神武逼於嬪嬙欲娶其女而未决后曰國家大計顧不疑也及嬪嬙公主至后避正室處之神武愧而拜謝焉曰彼將有覺願絕勿聽。後帝不異已出躬自紡績人賜一袍一袴手縫衣服以前左右弟昭以功名自達其餘親屬亦皆爲請置在每言有材當用義不以私

亂公

彭城大妃

彭城大妃余朱氏梁之女魏孝莊后也。魏國納爲別室敬重踰於妻妃見父東帶貝捕下官神武迎嬪嬙公主還余朱氏迎於木井北與嬪嬙公主前後列行不相見公主引角弓仰射翔鶴應然而落妃引長弓斜射飛鳥亦一發而中神武喜曰我此二婦並琪駉也。

後主皇后

後主皇后馮氏名昭本附律氏從婢也母名輕香本穆子倫婢也轉入侍中末欽道家孫私而生后莫知氏族小字黃花後字舍利欽道掃姑輕香面諷爲宋字欽隨伏誅黃花因此入宮有幸於穆曰先是童謠曰黃花勢欲落清腸滿杯酌言黃花不久也後主自立後后以後各飲無度故云清腸滿杯酌也。

馮淑妃

馮淑妃名小憐大穆后從婢也穆后愛之五月五日進之號曰續命蕙蕙能彈琵琶工歌舞後主惑之坐則同席出則並馬願得生死一處周師之取平陽帝微於二堆晉州帝急帝將還淑妃請更殺一圍帝從其言識者以爲後主名緯殺圍言非吉徵及帝至晉州城已欲沒矣尔地道攻之城陷十餘步將士棄勢欲入帝救且止召淑妃共觀之淑妃辭不獲時至周人以木拒塞城遂不下。隋俗相傳晉州城西石上有聖人跡淑妃欲往觀之帝怒奪矣及備淑妃收城不遠遠檢時言人以此不速成受罰帝因淑妃度橋橋壞。夜乃還捕妃有功勳將立爲左皇后即令使馳取律律等皇后服御仍與之並騎觀戰東偏少却淑妃怖曰軍賊帝遂以淑妃奔還至洪洞成淑妃方以粉鏡自玩後聲聞賊至於是換走內參自晉陽以皇后衣至帝爲按劍命法如著之然後去帝奔鄴太后後至帝不出淑妃妃將至擊城北門出十里迎之復以淑妃奔青州後主至長安

請周武帝乞收妃帝曰朕視天下如脫屣一老嫗嘗處公惜也
仍少賜之及帝過書以收妃賜代王達其疑之收妃雖悲因
致謝作詩曰歸家今日領情憶昔時憐欲死心漸絕應看膝上
弦遂死焉收妃所請幾致於死

魏宗室諸王傳

元黃尚亦王孤之孫性剛毅雖有吉慶事未嘗開口笑
都養以代王勇鎮除懷胡缺都大將軍因賜美酒帝曰聞公一生
不笑五行之氣偏有折下入六合之間亦何事不有左右見者
無不把虎大笑同屬時為北中郎將帶河內太守其以同橋船
短路被下使行於又秋水泛漲常破壞乃為船路遂屬空車
從京出者遂令輸石一雙更以為岸橋閣來往便利近橋諸郡
無復勞擾公私賴之

元志

元志字猛略少清辯強幹歷覽書傳頗有文才為洛陽
今不避強禦與御史中尉李惠爭路俱入見陳得失惠言御史
中尉時之華蓋論道劾鼓安有格陽令與臣抗衛志言神鄉將
主盡天下誰不編戶豈有府同眾官越躐中尉志曰洛陽
我之豐沛自應分路揚鞭自今以後可分路而行及出與惠折
尺量道各取其半所謂邪亦自此見竟可勿謂王孫公子不錢
自取也曰彼行爾條故多動節非齊則鳳其在本枝也

元暉

元暉字暉少敏涉文史自顯即位為給事黃門侍
郎任侍中領右衛將軍雖無補益深被魏寵凡在禁中要案之
事無不悉與之於魏暉入乃開其餘侍中黃門莫有知者侍中
屬暉亦莫與也故時人號曰餓鬼將軍魏暉中子吏部尚書
納貨用皆自有定價大郡二千石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
其餘官職各有差天下號曰曹出為馬州刺史暉車載物於

信都至陽陰間首尾相屬道路不斷

元淑

元淑字寶仁營弓三百斤善騎射時為河東太守河東俗
多凶悍軍車農人至有年三十不識耒耜故下車勸課躬往
教示二年間家給人足為之謠曰秦州河東打抽代春元公至
止田疇始也

陳留王康

陳留王康少氣魁偉武力絕倫每以矛細短大作之猶患其輕
獨鑿於刃下其弓力倍於常人以其殊異代京武庫常在而
志一常以稍刺人遂實而高舉又嘗以一手頓稍於地馳馬為
眼敵人爭取引不能出凌引弓射之一箭殺二三人搗稍之徒
三而散徐乃令人取稍而去每從行討及為傷將常先登階
陣勇冠當時敵無不震莫敢抗其前者及襄陽圍困數為之流
涕自謂是情傷者數

元或

元或字文若少封或少有才學當時甚著侍中崔光見
而謂人曰黑頭三公當此人少與從兄安豐王延明中山王
嗣並以宗室傳古文李濟名時人莫能定其優劣尚書郎盧道
將謂吏部崔休曰三人才李強並優矣然李於造次中山見
白太多未若濟南風流質雅時人謂之語曰三王楚珠環未若
濟南補圓方○漢安制開俗吐流美琅邪王謂有名人也見
之未嘗不心醉忘疲表郊廟歌詞時稱其美或本名其字仕明
時侍中穆紹與或同署選紹父諱泐求改名詔曰仕明風神運
吐增自以比荀文若可名或以取定射相倫之美

任城王雲

任城王雲和平五年封少聰慧時拜都督中外諸軍事中
都大官職訟其收時變及獻文欲神位於京兆王子推王公卿
士吳收先言雲進曰父子相傳久矣皇魏末之有華太尉源賀

州人

崇

鏡子

等

又進以為不可願思任城之言東陽公元不等進曰皇太子跽
 聖德風朝然實幼陛下欲隆獨善其若宗廟帝曰儲君正
 新暴公相之有向不可於是傳位後魏帝曰儲君正
 大都督從文討之過大碩雲曰夷狄之劫初不見武頭猶若
 今武備在前破之必矣帝從之命勳勳首領執手涉遣之於是
 相若而款方駕而前大破之獲其兒首除開府徐州刺史性善
 托掖澤得你少之心為百姓所追悲送錢貨一無所受再遷
 與州刺史其情於是合州請戶輸絹五天粟五升以報雲
 恩孝文嘉之詔官布告天下使為勳勳遷長安鎮都大將雍州
 刺史雲廉謹自修留心庶獄控抑豪強劫盜止息州人頌之者
 子餘人太和五年薨於州諡曰康長子陪
 潛字道鏡少好學美姿容善筆止言辭清辯響若縣連襲封加
 征北將軍以兵光反叛除征南大將軍京州刺史文明太后引
 見誠厲之頗謂中書令李冲曰此兒風神吐發實為宗室領袖
 是行當不辱命我不妄談也澄至州誘導懷附西南款順加侍
 中賜衣一襲東黃馬一疋以旌其能○朝京師引見於皇信堂
 詔管曰昔鄭子產鑄刑書而晉叔向味之此二人皆賢士
 得失竟誰對曰鄭國寡弱備於強鄰人情去就非刑莫制故鑄
 刑書以下威雖垂古式合今權道帝方肇變深善其對矣曰任
 城當欲為魏子產也朕方割改朝制當與任城與萬世之功後
 徵為中書令改授尚書令祿車馬來朝見澄首領遺履履秀逸
 謂主客郎中張彝曰往魏任城以武著稱今魏任城乃以文見美
 也除吏部尚書及車駕自代北巡留澄於閭舊臣初魏自公侯
 以下動有萬數冗散無事澄品為三等量其優劣蓋其能否之
 用咸無怨者後兼右僕射車駕還洛引見王公侍臣於清微堂
 帝曰此堂成來未與王公行宴樂之礼今與諸卿欲無高而不
 升無小而不入因之流化渠帝曰此曲水者取乾道曲成萬物
 无滯次之沈頊池帝曰此池亦有嘉魚澄曰所謂魚在在菓有

叱

須其首帝曰且取王在靈沼於初魚躍次之觀德毀帝曰射以
 觀德故遂命之次之擬開堂帝曰此堂取夫子開君之義不可
 繼奢以忘儉自安以忘危故此堂後作某茨堂謂李冲曰此東
 曰步元無西曰逐凱應此坐雖無唐堯之君御等當無愧於元
 凱冲對曰臣既尊堯堯之君取辭元凱之舉澄子順
 順字子和年九歲師事樂安陳豐初書王羲之小字稱數千言
 吞積誦之旬有五日一日背誦徹豐奇之白澄曰豐十五從師迄
 于白首且日所經未見此江夏黃童不得無雙也澄笑曰藍田
 生玉何吝不爾！六通柱氏春秋下惟讀書焉去愛古性善
 淡於榮利好飲酒解琴每長吟永歎叱詠虛室自時上魏
 道頌文多不載起家為給事中時高麗權重天下人士望塵拜
 伏頌曾懷刺詣肇門門者以其年少答云在坐大有貴客不肯
 為通順叱之曰任城王兒可畏也及見直往登林捧手抗禮
 王公先達莫不怪問而順辭吐傲然若無所親肇謂裴實曰此
 兒豪氣尚爾况其父乎及去肇加敬送之澄聞之大怒杖之數十
 魏諸臣傳
 衛操字德元代人也少通俠有才略晉衛璠以操為牙門將後
 來歸魏說相穆二帝謂任以國事帝朋操立碑於大邦城南
 以頌功德操以謂三年卒○始操所與宗室親親入國者衛
 勳衛崇青衛沈段皆生發沈班賈慶實循李壹郭乳皆為相帝
 所表授也
 劉庫仁字謂根獨孤部人劉武之宗也少豪俠有智略母謂
 皇帝之女謂皇帝後以宗女妻之待堅以庫仁為陵江將軍
 河東庫仁於是獻明皇后謂及衛恭二王來居焉慕容
 文等攻殺庫仁庫仁弟眷繼國事後庫仁子顯殺眷而代立
 又謀逆及道武即位討顯于馬邑大破之

吳斤代人也出典馬牧斤機難有識度晉國初與長孫肥等俱
統禁兵後以為侍郎親近左右皇始初與伯術禁恭恭從征破高
車諸部賜爵山陽侯明即位為鄭兵將軍詔以斤出忠孝贈
其父筆長寧子又詔斤與長孫高八人坐止車門左聽理萬
機進爵為公大之為皇太子臨朝聽政以斤為左輔太武即
位進爵宣城王仍為司空征赫連昌斤西據長安秦雍以荒皆
來歸附川與赫連定相持累戰破定○斤聰辯強識善於談論
遠說先朝故事雖未比是時有所得聽者歎美之貞君九年薨
年八十九

叔孫建

叔孫建代人也少以智勇著稱國之幸賀蘭部常從左右登
國初與安同等十二人迭典庶事參軍國之謀隨秦王融使慕
容垂歷六載乃還賜爵安平公明即位念前功以為正直將
軍迁廣何鎮將威名甚著以功賜爵壽光公大以建威名南
震為宋所裨除平原鎮大將封揚王加征南大將軍建沉敏
多智東西征代常為謀主容貌清整號為夜明又雅尚人倫禮
賢愛士在平原十餘年綏懷內外其獲遺糧糧初名將鮮有及
之南方懼其威略竟充輟不為寇太延二年薨年七十二諡曰襄
論曰帝王之興雖則天命而經綸所託必藉股肱踪託身軀數之
秋自立功名之地可謂盡職之士矣而劉庫仁忠以為心盛衰
不二純節所存其意蓋遠矣斤世林中孝征伐有剋叔孫建少
展誠勤終著庸代臨邊有術也

魏列傳

燕鳳字子真代人也少好文博綜經史明習陰陽識緯四國
開其色使以孔致之肥成時以須禮後拜代主左長史參決國
事又以經授故明帝常使符於三門鳳曰代王何如人對曰帝
和仁愛經略高遠一時雄主也常有并吞天下之志堅曰卿輩
此人无剛甲利兵敵弱則進敵強則退安能并兼邪鳳曰此人
壯悍上焉持三仗驅馳若飛王上雅傳率服北土控弦百萬號
令若一軍天動重推轂之苦輕行速捷因敵取資此南方所以
疲弊北方所以常勝也堅曰彼國入馬多少鳳曰控弦之士數
十萬見馬一匹方匹堅曰卿言人衆則可矣馬太多鳳曰樂中
川自東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餘里每歲孟秋馬常
大集家為滿川以此推之使人言猶未足鳳遂堅厚加贈遺及
昭成崩鳳將長安鳳以道武勿弱固請於符堅曰代主初
崩臣子亡叛道孫冲幼莫相輔立其別部大人劉渾仁夏而有
智鉄弗衛度拔得多端皆不可獨任且分部為一令人統之兩
人素有深讎其勢莫能先發此極邊之上策待其孫長乃存而
立之是陛下大惠於三國也堅從之鳳尋東還道武即位歷行
其書甚見器重

崔宏

崔宏字玄伯清河郡武城人魏司空林之六世孫也宏少有俊
才號曰異州神童符融之收異州鹿心禮敬拜陽平公侍郎領
冀州從事出撫庶事入為賓客兼務修理處斷无滯符堅聞之
徵為太子舍人許以毋疾不就太原郡人稱宏有王佐
之才近代所未有也堅三辭難奪會問為丁零翟斌及晉叛將
張願所留願曰斯人也運斯時不用扶搖之勢而為鶴雀
飛沈豈不惜哉仕慕容垂為吏部郎尚書左丞爾後征慕容室

次中山奔部走海濱帝素聞其名禮求及至以為黃門侍郎與
張袞對機機要草創制度時曹使來聘帝將報之詔有司議曰
張袞議曰三皇五帝之立號也或因所生之土或以封國之名
故漢夏商周始皆諸侯及取德既隆乃國宗載初號隨本不復
更立唯商人變號改號曰殷然猶兼行不廢始基之號國家雖
然其方廣遠之上連下應雖飛龍曰舊邦受命惟新以
異於國之初改代曰魏景帝亦奉進魏主大魏者大名州之
上國斯乃革命之徵驗利見之玄符也臣愚以為宜號為魏道
武從之於是稱魏○時命有司制官爵擬漢制音繁定律令
申科禁宏德而裁之以為冰式及置八部大夫以擬八生法通
署三十六曹如令僕統率殊被信任勢傾朝廷後自居不營
產業家徒四壁出无車乘帝聞益重之厚加饋賜時人亦感識
其過約而宏居之愈尊帝引問古人舊事帝制漢宋陳古人
制作之賦及柱代發吳之由其合上意宋書嘗譏作百亦不諂

並東軒輅時人榮之明元好陰陽術數開結說易及洪範五行
善之因命筮吉凶參觀天文考定疑惑皆效驗天人之際至其
網紀者數家多有應驗舊日軍國大謀其為龜密神瑞二年秋
穀不登大皇令王亮蘇坦因華陰公主事言讖書云國家當都
鄴大樂五十年勅帝許於鄴於鄴可救今年之飢帝以問浩曰
非長安東也東州之人常謂國家在舊德之地有畜无羊號稱
牛毛之數今留牛為都分家兩徙恐不備諸州之地參君郡與
榛林之下不便於上表疫死傷情見事露則百姓意阻四方聞
之有輕海之意出而必蟻必提挈而來雲中平城則有危殆
之事阻隔恒代千里之際須欲救援赴之其難如此則失其
損矣今居北方假令山東有災輕騎南出耀威桑梓之中誰知
多少百姓見之望塵靡以此是國家威制諸夏之長策也至春
草生乳酪將出兼有菜果足接來秋若得中熟事則諸矣帝深
然之復使中貴人問浩曰今既無以至來秋或復不熟將如之
何浩曰可簡取下之戶諸州就穀若秋無年願更闢也但不可
廷都帝於是分人詣山東三州就食出倉穀以回之來年遂大
熟○劫賊與死之前載太史奏英或任朝瓜星中一夜忽然亡
失不知所或謂下入危亡之國將為重誦妖言而後行其災
禍帝乃召諸碩儒與史官求其所以浩對曰案春秋左氏傳說
神降于莘其至之日各其物也請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
之朝天有陰雲蔽感之亡當在此二日之內庚午辛未皆主於秦
辛為西夷今姚興據咸陽是秦感入秦矣諸人皆作色曰天上
失星人安能知其所以謂而妄說无稽之言浩笑而不應後八十
餘日秦感果出東并領守盤旅秦中大旱赤地昆明池水竭童
謡詭言國中喧擾明年姚興死二子交兵三年國滅於是諸人
乃服○太常元年前將劉裕伐姚泓欲泝河而上求假道詔羣
臣議之外朝公卿咸曰函谷天險裕何能西入揚言伐姚意或
難測則宜先發軍向河上流勿令西過內朝咸同外計帝將從

之浩曰此亦上策也司馬休之徒據其州州劉裕幼齒又矣今
因死子幼乘其危三而伐之臣觀其意必自入關擊之入不顧
後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則姚元暉而我受敵
矣嚙內寇人食又乏發軍赴南則北寇進擊若其救北則南
州復危未若假之水道縱裕出入然後與兵塞其東偏之路所
謂下莊刺虎兩得之勢也使裕勝也必德我假道之惠公姚氏
勝也亦不失救隣之名縱裕得關中懸遠誰守彼不能守終為
我物今不勞兵馬坐觀成敗關兩壘而收長久之利上策也夫
為國之計釋利為之豈顧婚媾一女子之惠也假國家弃相
山以南裕必不能發吳越之兵爭守河北也試者猶曰裕西入
函谷則進退路窮腹背受敵北上岸則姚軍必不出關助我揚
聲西行意在北進其勢然也帝遂從群議遣長孫嵩推之戰於
鮮城為晉將朱超石所敗帝恨不用浩言○二年晉齊郡太守
王懿來降陳計稱劉裕在洛勤以軍其後路則裕軍不戰而
可克書奏帝善之會浩在別進請書傳帝問浩曰裕西伐已至
潼關卿觀若得濟不若曰姚只好養虛名而无矢用臣受病叢
叛親離乘其危王兵精將勇克之必矣帝曰裕武能何如答容垂
浩曰垂承父祖之資生便意賞同顯赫之若夜城之赴火少加
倚仗便足立功劉裕掛出寒鐵不因一卒之用奮臂大呼而美
威相玄北禽慕容超南推厲廣裕告平姚而篡其主秦地戎夷
混井裕亦不能守之秦地亦終為國家所有帝曰裕已入關
不能進不能退我道精騎南渡長城秦秦裕亦何能自立浩曰
今西北二寇未殄陛下不可親御六師長孫嵩有經國之用无
進取之能非劉裕敵也臣謂待之不晚帝笑曰卿輩之已審矣
○浩曰臣常私論近世人物不敢不上聞若至猛之經國料堅
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
司馬德宗之管仲也帝曰卿謂先帝如何浩曰太祖用漢比專
朴之人漸入漢地交風易俗化洽四御自去歲歲雖雨亦烈臣

卷一百一十五

臣能仰帝曰臣正何始浩曰臣正何始浩曰臣正何始浩曰
氏道植不思樹黨後報後嗣心乃結端之背德於姚暉暨小
入无大經署工可發暴終為人殘賊日帝太脫中夜賜浩
縹緲酒十斛水精飲一兩曰朕味此言若止體酒故与卿同
其味也○三年慧星出天計入太微經北斗紫微犯天樞入
十餘日天漢而帝復召諸儒術士問之曰災咎將何在何國
朕甚思之浩曰災異中入而起人无體不自作漢書載王莽
篡位之前慧星出入正与今同國家主尊臣卑人天異望厚為
惜管將城劉裕篡之之難也諸人莫能易言帝深然之五年
宋果代晉南鎮上宋改元赦書時帝幸東南為瀟湘射鳥間之
驛馳召浩告曰往年知言慧星之占驗矣朕今日始信天道難
爵白馬公自朝廷禮優文策詔軍國書說及關於治治能為
雅說不長篇文而留心於制度科律及經術之言作家發云
序五宗宗身之禮豐儉之節義理可觀性不好莊老之書每
不過數十行轉弄之曰此矯誣之說不必入情必非老子所
老瞞冒礼也所師其說敗法之言以亂先王之教矣生所謂
家人篋篋中物不可揚於王庭○帝怕有礙疾而災異災異
使中貴人壽問浩曰今效日蝕於胃昂光趙代之分野賊若
疥弥年恐一旦奄忽諸子並少其為我設圖後計浩曰陛下春
秋富盛聖業方融應以除災幸就平愈昔宋景公災修德災
退舍願陛下讀諸書慮鬼神保和无以懼之說致損聖思必
不得已請陳警言自聖化能與不崇儲貳是以求與之始社稷
幾危今百早建東宮選公卿忠賢陛下素所委使若得為師傳
左右信臣簡在帝心者以充宿衛入總方機出總政監國
軍六柄在手若此則陛下可以優游無為順神養壽此乃代
之令典塞禍之大備也今長皇尊諱年漸一紀明春滿初地情
所係時登儲副則天下幸甚立子以長礼之入經若須並大成
人而擇倒錯天倫則生覆霜聚求之禍自古以來載籍所記與

其存亡不由北帝納之於是使使奉策宗廟令大武為國
副王居正殿昭朝長孫萬象斤安同為左副王東相西相浩
獲觀其唯為右相坐兩南面百僚已以歸焉明元居西宮
時禮節之聽其大斷大悅謂左右侍臣曰長孫萬象居臣
歷事四山功存社稷矣今特拜為左相開復近安同職解俗情
明於校練親親達政事要職吾自勉佳浩博聞強識積於天人
之會其惟前不入用然在公專謹以六人輔吾子足以經國
與汝曹遊行四境伐叛柔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會聞宋武
帝祖帝欲取洛陽武卒滑臺浩曰陛下不以劉裕為難其使
貢裕亦敬事陛下不幸今死乘喪伐之難得之不令春秋晉士
正優齊間齊侯卒乃選君子大其不伐受以為恩足以感孝子
義足以動諸侯今國家未能一舉而定江南宜遣人平祭恤兵
凶災布義風於天下今德之事也且裕新死黨與未離不如緩
之待其惡稔如其強臣爭權難必起然後命將揚威可不勞
士卒而收淮北之地帝欽意南伐不從遂遣象斤等南伐議於
監國之前曰先攻城先略地斤請先攻城浩曰南人長於固守
符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大力攻其小城若不時剋挫
損軍勢危道也不如先軍略地至淮為限列置守宰以收穀
滑臺武卒及在軍北絕淮南必必河東走若或不然則定國
中之物公孫表請先圖其城斤等請先攻滑臺經時不表
請濟師帝怒乃親南巡拜浩為相州刺史隨軍討王及重還
浩從幸西河太原下臨河流傍覽川以慨然有感遂與同僚論
五等郡縣之是非考秦皇漢武之遺失時其言曰天剛心謙
之每与浩言聞其論占四王之迹常曰夜達曰疎意勿容深美
之曰斯人言也惠皆可成行亦當今之真陶也但人貴遠賤近
不能深察之耳因謂浩曰吾當兼修儒教輔助太平貞君而李
不稽古為吾撰列王者政典并論其大要浩乃著書二十餘篇
上推太初下及秦漢變與之迹大旨先以復五等為本

昌

右忌浩直共排毀之帝雖知其能不免羣議浩以公論
及有疑議召問焉浩繼辨曰昔性敏達長於謀計自此張良謂
已稽古過之既歸華因欲脩服食養性術而致謙之有神中錄
圖新經浩因師事之始光中時議伐師厚昌雖臣肯以為難唯
浩曰臣年以來學成博守羽林披鉤陳其占泰云又今年五月星
井出東方利以丙伐天應人和時會難推不可不進帝乃使矣
并擊擊浦坂而親率輕騎掠其都城大獲而還後復討昌其
城下收衆偽退昌故諱而前舒陣為兩翼會者風雨拂以昏冥
官者趨倪進曰願陛下下榻避之更行後日浩叱之曰是何言
欺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交勇賊則行不止後以離絕宜分
軍德山登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帝曰善分騎奮擊軍
大演○神嘉二年議擊虜 朝臣內外莫不欲行得太后亦固
上帝皆不聽唯浩請成之尚書令劉劭左僕射安原等乃使
仇齊推爾連昌大史張洙徐辯說帝曰今年已三陰之歲
星釀有大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克不利於上又群
臣共議乘雲云深少時常謀將堅不可南征堅不拔而敗今天
時人事都不和協如何舉動帝意不快乃召浩與深等解之浩
辯深曰湯者德也陰者刑也故月修刑天子者之月刑大則
陳之原野小則肆之市朝戰伐者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三
陰用兵蓋得其類修刑之義也咸寧元年朝人流應在他國
深等不達大體難與遠圖臣觀天文北年以來月行每易至今
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殘頭之國嚙高車莖頭之眾也夫
聖明御時能行非常之事古人語曰非常之原黎人隴焉及其
成功天下晏然願陛下勿疑深等勳曰嚙 荒外無用之物得
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人不可臣而使痲疾無常難得而制有
何及之而勞苦士馬浩曰諒言天時是其所職若謂形勢非彼
所知斯乃漢世舊說常談施之於今不合等直天嚙者往往數
入塞國人震驚今夏不棄虛掩推破城其困矣妙法來不待交

孫孫

和

自太宗之世迄於今日無歲不整其不及乎哉世人皆謂
 深辨通敵數術明決成敗臣請試之問其西國未滅之前有何
 三樹知而不言其不忠若實不知是其無術時赫連昌在坐
 深辨自以無先言斷不能對帝大悅謂公卿曰吾意決矣而保
 太后猶疑之復令群臣至保太后前評議帝命浩善慶之令浩
 既罷朝或有尤浩曰吳賊侵南谷之北伐師行千里其誰不知
 嬌之德前無所獲後有兩侵之患此危道也浩曰公在不在推
 以備淮北彼北我南彼征我息其憂然矣此破嬌之往還之間
 故不見其至也何以言之劉裕得關中留其子精兵數萬良
 將勁卒猶不能固守舉軍盡及魏吳之聲至矣未可知何正當
 國家休明之世士馬強盛之時而欲以騎驢齒虎口也設國家
 與之河南彼必不能守之自軍不能守是以必不來若或有衆
 備邊之軍耳夫見瓶水凍知天下之寒嘗肉一鬻鐵鑊中之味
 物有其類可推而得且嬌之恃汝謂國家力不能至自其來又
 故夏則散放畜秋肥乃聚甘糞向溫南來涼妙今掩其不備
 大軍至必驚駭塵塵奔走壯馬驍放壯馬驍馳馳難制不
 得水草未過數日朋聚而因散可一舉而滅暫勞永逸時不可
 失也唯患上無此意今聖慮已決如何止之遂行天帥謂浩曰
 是行可果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不先不發備於其分備設討
 入使不全交耳及軍到入其境嬌之先不發備於其分備設討
 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所虜及獲畜產重慶數百萬其軍殺
 嬌之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洛陽遂散亂帝命浩西至豳邪
 山諸大將吳慮深入有伏兵勸浩止天帥以浩曩自言固勸帝
 窮討帝不聽後有降人言嬌之六擯先被疾不知所為乃其
 慮料車自載將百人入山南夫人畜警聚方六十里無人領統
 相去百八十里追軍不至乃徐西遁唯此得免聞涼州賈詡言
 若後前行一日則盡滅之矣帝深恨之大軍既還南軍竟不能

不

動如告所料浩明識天文好觀星赤帶貫空銀綬於醜器中
 令青夜有所見即以緝畫紙作手以記其星武母幸浩第多
 問以異事或君不至及乘帶奉進就食不暇精美帝多幸浩第
 或立許而還其見龍星如此於是引浩入內加侍中特進
 持節大將軍以賞其功帝必欲謂浩曰卿才智保博事朕
 相若忠者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及規諫勿有隱懷因令歌
 工歷頌聖事在長孫道生傳又召新降將軍重泉帥數百人賜
 酒食於前拍浩以示之曰汝會視此人鐵雁鷹弱手不能彎弓
 持矛其骨中所懷乃膽於兵甲賦始時雖有征討之志而意不
 自決則何能提督此人道吾令至此矣乃救浩向高曰凡軍國
 大計卿等所不能決皆先諮浩然後行○俄而南藩諸將表未
 師欲犯河南請兵三萬先其未發浩擊之因誅河北流人在界
 上者絕其糧道足以挫其銳氣使不敢深入詔公卿議之咸言
 宜許浩曰此不可從也往年國家大破嬌之馬力有餘南賊喪
 精常恐輕兵奄至故揚聲動衆以備不虞非敢先發之南上下
 濕夏月蒸暑非行師之時且彼先發有備必堅城固守屯軍攻
 之則糧食不給分兵肆討則無以應敵未見其利就使能來持
 其勢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萬全之計在朝君臣及
 西北守將俱陛下征討西域赫連北破嬌之多獲美女珍寶馬
 畜成羣南鎮諸將聞而生疾亦欲南討以取資財是以妄張賊
 勢披毛求瑕冀得肆心既不獲賊故致和賊動以恐朝廷許公
 存私為國生事非忠也帝從浩議○浩又陳天時不利於彼口
 今茲害氣在揚州不宜先率兵一也午歲自刑生發者傷一也
 日蝕滅光書昏星月飛鳥墮落宿當牛生憂在危三三地災感
 伏匿於室輒戒戒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四國
 之君先修人事次及地利後觀天時故方卒而乃全國安而身
 盛今宗新國危人事未周也公憂竟是天時不協也舟行水
 涸是地利不及也三事無一成自守猶或不安何得先發而攻

人哉彼公聽我虛聲而敵我亦不彼敵而動焉作其發自以
 爲應敵其法當分兵迎受善氣未可奉動也帝不能遠無以從
 公卿議進復固守不從遂遣杜超鎮鄴言馬楚之等以賴川於
 是寇求遂到成之自清水入河沂流西行分兵列守南岸西
 至潼關前荆連定與宋縣分河北乃先討赫連遷臣曰自義
 隆軍在河中舍之西行前敵未可以剋而義隆乘虛別東州
 敗矣帝疑焉問計於浩曰義隆與赫連定同盟相連招結馮
 跋牽引赫連和義隆皆定待義隆則皆
 莫敢先入以臣觀之有必連難不得俱飛無能為害也臣始謂
 義隆軍在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向鄴如此則陛
 下俯自致計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中一
 不過千形勢弱以此觀之當見清見王望固河自守免死為
 幸无此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之必外剋定之後陳出潼
 關帝卷而前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近
 所及願陛下必行無疑平涼既平其日宴會帝執浩手以示蒙
 孫使曰所不推公此是也才略之美當今無比朕行止必問成
 敗史焉若合符契後帝軍交頓重還歐南因說南賊之言云
 宋救其諸將若北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前入河若其不動往歐
 城勿進如浩所言廷浩司仗時方士初獻奏立四王以日東西
 南北爲名欲以致禱吉除災異詔浩與王議之浩曰先王建
 國以作藩屏不應假名其福天日月鬼轉周歷四方之師所
 在在其內四王之稱實非假名之則不可承用先帝所
 改代爲萬年浩曰昔太祖消武皇帝應期受命開拓洪業諸所
 制宜無不循古以始封代土後稱爲魏故代魏兼用猶彼殷商
 國家精德者在圖史當耳萬億不特假名以爲益也繼之所聞
 皆非正義帝從之○時河西王沮渠牧犍內有亂意帝將討焉
 先問於浩浩曰牧犍惡心已露不可不誅臣軍往北伐雖
 不刺獲實无所損于時行者內外軍馬三十萬計在道死傷

不滿八千歲常羸死恒不減萬乃不少於前而遠方承虛便謂
 大損不能復振今出其不圖大軍卒至必驚懼擾攘不知所出
 擒之必矣牧犍幼弱諸弟驕恣爭權橫人心離解加以此年
 以來天災地變都在秦涼成城之國也帝命公卿議之安片等
 三十餘人皆表曰牧犍西垂下國雖心不爲純巨然繼父情職
 貢朝廷按以蕃禮又王姬降降其未甚惡朝自羈縻而已今王
 馬勞止可且小息又其地肉凡略無水草大軍既到不得久停
 彼聞軍來必完聚城守攻則難拔野無所採於是尚書古弼等
 順之皆曰自溫關河以西至於涼州地極枯石了無水草不
 見流川皆言如藏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凍一丈至春身消
 液下流成川引以灌澆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不通流則致渴
 乏去城百里之內赤地無草木任久俾軍馬斤等議是也帝乃
 命浩以其前言與片共相難解諸人不復餘言唯曰彼無水草
 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何以畜牧
 又漢人爲居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然城郭立郡縣也又嘗之消
 液表不飲聖何得通渠引漕澆灌數百萬頃乎此言大詭誕於
 人矣李順等復曰吾曹自見何可共辯浩曰彼事受人金銀欲
 爲之辭謂我目不見便可欺也帝嚴關之乃出朝見斤等解
 百嚴厲於神色群臣乃不敢復言於是遂討涼州平之多餽
 水草如浩所言○乃詔浩檢校吏務從實錄於是時浩書事
 以中書侍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儉等著作從前紀至於損益
 褒貶所褒閔色浩所擢焉若有疑議以入倫爲已任明抗大武
 之世數海內賢才起自及政又所得外國遠方名士技而用之
 皆浩之由也至於禮樂憲章皆歸宗於浩及景穆始擢百揆浩
 復與宜都 王穆壽輔政事○又將討焉 劉劭殺致異議帝
 愈欲討之乃召問浩浩對曰往擊犍師不多日也等欲迴
 還後獲生口云軍還之時賊三十里是劫等之言過矣夫此
 方多精靈至矣時常與漢南飲苦因甘時濟軍而出必寺之遇

既與之遇則可禽獲希以為然乃分軍四道將領會集海
 期自有定而勃浪計不用沮諸將無功而還帝西巡至東雍
 親臨分曲觀叛賊薛永宗軍圍之永宗出山欲戰帝問浩
 曰今日可擊否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人心安固且風迅疾
 宜急擊之帝必破若待明日必見官軍盛火必夜渡永宗從
 之永宗潰散車駕解河前驅告賊在渭北帝至洛水橋賊已夜
 遁詔浩曰蓋吳在長安九十里渭北地空賊軍不備欲度
 渭南西行何如浩曰蓋吳營在六十里賊對所在此擊之
 當先破頭破則尾無能動矣乘勢擊之令軍狂一日便到
 吳平之後復向長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未便復傷患謂且
 從此道若從南道則蓋吳入北山空未可平帝不從乃渡渭
 南吳聞帝至盡散入北山果如浩言軍無所刺帝憐之○帝鬼
 于河西詔浩行所護軍重浩表曰臣漢武惠匈奴陰謀開
 涼州五郡通西域廣積穀為賊賊之資東西迭擊故漢未疲
 而匈奴已敗後遂入朝昔平涼州臣愚以為此賊未平征役不
 息可不供其人案前世故事之長者若洗其人則土地空虛雖
 有鎮成適可御邊而已至於大率軍資必之陛下以此事關遠
 竟不施用如臣愚意猶如前議募徙豪強大家悉實涼州軍卒
 之日東西齊整此可一得者○浩又上奏元曆表曰太宗即
 位元年敕臣解急就章奏論詩尚書春秋禮記周易三年
 成說復詔臣奉天父星廟易式九宮無不盡看三十九年晝夜
 無廢臣愚性弱力更無餘能是以專心思書志集古食至乃夢
 共鬼神義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知古人有虛有實受諸者
 多真正者少自秦始皇燒書之後經史絕滅漢初以來出入
 妄造賢術者十餘家皆不得大略之止大說四十二說其多不
 可言盡臣愚其如此今曹隆下大略之止除偽從實臣愚以
 以從大道是以臣前奏道層今成說諸以奉呈惟願聖慈以
 臣等術宣示中書博士必逐施行非但時人天地鬼神知臣得

正可以益國家萬世之名過於三皇五帝矣○浩又以晉書諸
 家並多誤著晉後書未就傳世者五十餘卷初道武詔以書郎
 鄒房海著國記十餘卷編年次事體例未成逮于明元廢不著
 述神籍二年詔房諸文人撰錄國事浩及弟覽高瞻鄧顯飛繼
 詔房黃輔新共參著作成國書三十卷著作令史閔址鄒標
 表謂事浩乃諸石銘載國書以彰直筆并勸浩所註五經浩
 贊成之國書遂管於天郊東三里方三步用功三百萬乃
 諸書國書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簡路此人咸恐公毒相與
 構在於帝帝大怒使有司察浩取私言即及長曆主數百人意
 狀浩服受罪真若十一月八月然○浩清河崔氏無遠近父定
 陽慶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之姻親盡其疾其秘書郎
 史以下盡死浩始弱冠太原郭逸以女妻之浩晚成不懼華采
 故時未知逸妻王氏宗鎮北將軍王仲德姊也每奇浩才能自
 以為得婿結而女亡王氏深以修恨復欲以少女繼自逸及親
 屬以為不可王氏因執與之逸不能違遂重結好浩既上書人
 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擇勞祈責蓋以百數必稱馬代
 獨以不取犯國其謹也如此浩書體勢及其先人而巧然不
 知也世賢其亦多裁割綴連以為累指

東萊先生校正史記節卷之六

致感方常降物神神隆乃世詔曰朕以菲薄何德可當之
此蓋天地祖宗之祐亦由公達監所致也俄改授禮部中大夫
時猶因魏以舊弊未遑更造但去小呂加大呂而已紹遂上疏
陳雅樂部並行之鄉遠所奏樂以八為數故果黃龍侍郎裴正
上書以為昔者大舜欲闡七始下泊周武爰制七音持林鍾
黃鍾以為正調之首詔與鄉遠詳議正曰天子用八非用七故
縣而不擊未聞厥理且黃鍾為天大呂為地太族為今今縣黃
鍾而擊太族便是虛天位專用八矣紹遂曰夫天不言四時行
焉地不言萬物生焉人感中和之氣居安通之道今縣黃鍾而
擊太族是天子端拱羣司奉職以此而議何往不可正曰安否
氏春秋曰楚之衰也為作巫音齊之衰也為作大呂且大呂以
下七鍾皆具林鍾之調何得稱為十一月調專用六月之均便
是欲迎仲冬猶行季夏以此而奏深非至理紹遂曰卿之所言
似欲求勝若窮理及性自伐更深何者案周禮祀天樂二黃鍾
為宮大呂為用此則大呂之用死而成章雖知引呂氏之小文
不致失周公之大禮且今縣大呂則有黃鍾林鍾二均乃備春
夏則奏林鍾秋則奏黃鍾冬則奏大呂依林鍾不擊黃
鍾此所謂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而卿不縣
大呂止有黃鍾一宮便是季夏之時何作仲冬之調以此為至
理无乃不可乎然周禮又云乃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謂五
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各以夏之正月祀感帝於南郊又朝日
以春分夕月以秋分注知正禮並用仲冬之調又曰奏太族歌
應鍾以祭地社謂神州及社稷以春秋二仲依如正禮唯奏孟
春之宮自外四望山川先祀先祖並各周宮不依月變略舉大
綱則三隅可反必則還相為宮雖有其義引禮取證乃不月別
亦宮且黃鍾為君則陽之正位若隨時變易是君无定聲而卿
用林鍾以為正謂便是君臣易位陰陽相反正之名器將何取
焉正曰今用林鍾為黃鍾者實得相生之義既清且韻妙合真

然八音平濁何足可稱紹遂曰天者陽位故其音平而濁之
則君聲地者陰位故其音急而清之則臣調然急清者於卦易
則平濁者於義可以久可大王者之基至於鄭衛新聲非不
清韻若欲施之聖世吾所不取也於其定以八為數為國
讀史書詩式上虎鼓而作七始又欲廢八縣七并除黃鍾之正
宮用林鍾為調首約遠奏云天子縣八百王其軌下逮周武用
脩七始之前詳諸經義又九廢人之典且黃鍾為君天子正位
今欲廢之未見其可案周禮奏黃鍾歌大呂此則先聖之弘
範不易之明證願勿輕改古典趣改樂章常然久之曰朕欲
廢八縣上者所由奏本求直旨可易名宮更思其義後竟行七
音而紹遂謂朕未獲而陳慮者司慮指樂章乃去樂部齊樹書
曰伏聞朝廷前議而欲廢八縣七始則天子縣八百有自來矣古
先聖殊塗一致遠周武克殷取順守專用七戈事世傳及
求經義是用七音蓋非方代不易之典其縣八百蓋不得毀之
宜持吾奏廖當別奏聞此後紹遂奏乃命其子覽曰天黃
者天子之宮大呂者皇后之位今廢黃鍾之位是祿去王室若
用林鍾為首是政出於將恐八百之祿不得同姬周之末也
吾既為人臣義無隱默必與疾固爭嗣後疾其乃上讀表曰
謹案春秋隱公傳云天子用八周禮云天子縣二八樹氏之鍾
十六母句氏之琴十六絃成帝獲古琴十六周禮國縣十六此
數事者昭攔典章揚確而言足為確證伏惟陛下受圖倉庫撰
統文精奏法以還獨為稱首至如周武有事于文臣獨制之而
况陛下以臣目揣餘息睡夕伊朝伏願珍御乃機不致公臣
七帝省奏帝重重贈柱國大將軍諡曰昭方樂相繼續廟廷
昭成之末衆叛綱離長孫萬孫教任事
出期為元老生則宗臣殿祀清廟美矣檢識明允仰洪濟
堂焉有公輔之望
方立之日多何哉道生恭惟康約兼者感名見知明主肅入歌

奏列陣野陣社世極崇後世難法出入王元以方其茂績
張氏七葉不能聲此重光子有勇烈純倫紹遠樂善特妙嚴乃
早稱其俊覽乃獨擅推辯不然則何以並統師旅俱司禮閣鐘
鼎不墜且公且侯保茲出祿不亦宜乎

于栗磳

于栗磳代人也少習武藝力過人能左右馳射与公孫蘭壽
自太原從韓信故道開川西開路與秦皇至於中山道武後至
見道路修理大悅即賜其各馬及劍魏平帝置酒高會請栗磳
曰卿吾之野彭也劍裕之伐姚以栗磳慮比侵擾繁壘河上谷
憚之遺栗磳書偃道而上題書曰里初公慶下栗磳以狀表聞
明元因之搜栗磳里稍將軍栗磳好持里初裕望而異之故有
其弓响元南幸則津謂栗磳曰河可橋乎栗磳曰杜絕造橋遺
事可起乃編大船構橋於野坂六軍既路帝深嘆美之累迁外
都太官中刑折獄其有聲稱卒贈太尉栗磳自少懲戎之於白

首臨事善斷所向五刑加以謙虛下士刑罰不濫公武臣中
謀事思敏小名巨引沈深有識量略規規史无好孫子兵書屏
居未有仕進志或有勸之者謹曰州郡之職昔人所鄙台鼎之
位須待時來太宰元天穆見之歎曰王佐材也正光四年行臺
廣陽王元深北伐引謹為及流秦軍特相札授使其世子佛陀
拜焉遂与廣陽破賊主斛律野殺錄等謹請馳往諭之謹兼解
諸國語乃軍騎入賊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三万余戶
並獻附相率南上廣陽後拔尔朱天光与秦仲武戰於韓陵山
天光敗謹遂入關周文帝臨崩州以謹為防城大都督兼秦州
長史及賀拔岳被害周文赴平涼謹言於周文曰關中秦苻舊
都古稱天府今若據其要害招集英雄足觀時變且天子在洛
逼近羣臣請都關右然後挾天子而令諸侯千載一時也周文
大悅會者救追諱為關內大都督謹因進都關中策魏帝西上
仍於周文征潼關破回洛城授北雍州刺史進爵藍田縣公秦

帝元年除雍州刺史○初梁元帝於江陵嗣位密与蔡文通將
謀殺其兄于岳陽王譽時為雍州刺史以梁元帝殺其兄者
遂結蔡文通裴陽米附乃命謹出討周文餞於青泥谷長孫儉曰
為蕭韓請如何謹曰明兵云河陽卷腹江自據州陽其其上
策務郭內居入退保子城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難於移動據
守羅郭其其下策儉曰我釋出何策謹曰必用下儉曰何也對
曰蕭氏保據江南險峻教訓備中原有故本是外略又以我有
齊氏之患必謂力不能分且羅博而石謀多疑少斷慮人難与
慮皆皆悉邑皆既悉上修而保羅郭所以用下策謹令中山公
護及大將軍楊志等先據江津斷其走路梁人豎木柵於外城
廣輪六十里尋而謹至悉衆圍之旬有六日外城遂陷梁主退
保子城翌日梁其太子以下面縛出降立蕭譽為梁主振旅而
族周文親至其第宴語極歡賞謹效卿一千口并金石絲竹樂
一部又令司樂作常山公平歌十首使工人歌之謹自以久

當權重功名既立願保優閑乃上先所乘駿馬及所著鎧甲等
周文識其意曰今巨指未平公豈得便爾獨善遂不受六官建
拜大司寇保定二年謹以年老乞骸骨優詔不許三年以謹為
三老固辭又不許賜延年杖武帝幸大宰以食之三老入門皇
帝迎拜屏間三老各拜有司設三老席於中樞南向太師晉公
護升階設席施几三老升階南向懸几而坐師道自若楚國公
寧升階正為皇帝升立於斧展之前西而有司進饌皇帝跪設
饗嘗親自袒割三老食訖皇帝又親跪授爵以醑有司獻訖皇
帝北面立訪道三老乃起立於席皇帝曰提當天下重任自推
不才不知政府之要公其諫之三老答曰木從繩則正君從諫
則聖自古明王聖主皆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惟陛下
念之又曰為國之本在乎忠信古人去食去兵信不可失國家
因感莫不由之願陛下守而勿失又曰為國之道必須有法、
者國之綱紀不可不正所正在賞罰若有功必賞有罪必罰

則為善者自益為惡者自止若有功不賞有罪不罰則天下善惡不分下人无所措其手足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言出行隨誠信之樞之三老言畢皇帝拜受之三老各拜禮成而出○及晉公謀伐魏時有叛魏其宿將信宿請去同行詢訪魏將軍還賜錦鞍一部天利二年又賜安車一乘魏年七十六益曰父老有欲謀善於事上名位雖重更有謙抑每朝參往來不過仗函三騎而已勒拜凡有軍國事務多去諫諍亦竭其智能故功中特見委信始終若一人无間言五歲請于務存靜退于務終行街至顯道當時莫比于其嗣是弟翼翼字文若美風儀有識度孝悌恭儉出為滑州刺史翼克復先此州始有惠政翼交惟誠布信事存寬德要威悅比之大小馮君焉時吐谷渾入寇河右涼鄯三州咸被攻圍使必告急秦州都督護邊魏不救翼感以為言翼曰攻取之術非夷俗所長此寇之未不過抄掠遂救耳其能頓兵城下久事攻圍而先獲勢將自走分師以往非无所及翼揣之已了幸勿復言數日問至果如翼所策翼曰魏文吏立驛趾李在朝有藝業者不限貴賤皆聽預焉乃至蕭王孫等與甲部之備同為李士翼言於帝曰楊梁之宗子應梁之公卿今去趨走同倚恐非尚貨齒辭之義帝納之詔翼定其班次於是等進矣明帝願翼與晉公護同受遺詔立國翼先是與齊陳二境各備邊防雖通聘好而每歲交兵然一披一此而不能有所克獲武帝既親萬機將圖東討詔翼城鎮並益備時加兵空工固聞之亦增修守備翼諫曰疆場疆場互有勝負徒增兵儲非策之上者若不若解邊戍減兵防繼好與人敵待來者彼必喜於通和解而无備然後出其不意一率而山軍可圖帝納之建德二年出為安州總管○四年武帝崩代朝臣未有知者遺詔意密翼前後三乘期詣翼帥翼發成之及軍出詔翼帥苑葉城葉城旬日下齊一十九城所遺秋毫無犯所部都督願入人村即斬

傳

以拘由是百姓忻悅赴者如歸屬帶有疾班師翼亦旋鎮直陽陽管宜陽地非極帶請移鎮於陝詔長之仍除陝州刺史摠管如舊其年大軍伐魏翼自陝入樞到洛陽獨孤承業開門降河南九州三鎮一時俱下襄城人等喜復見翼並盡城道左除河陽摠管仍移州陳許管天念久圍光州圍翼到城望風退散○大蒙初徵拜大司徒詔翼巡長城立亭鄣而自應門東至碣石創新政舊咸得其要告仍除幽州摠管先具突厥發為抄掠吾人失業翼奏有威武恭明斥候自是不敢犯塞百姓安之○隋開皇初翼入朝上降榻握手相歡數日拜大尉三年翼於本位加贈六州諸軍事詔曰移翼保赤儉與物无城常以兩盈自戒故能以功名終論曰魏氏平定中原之後于乘確有武功於三世兼以虛已下物訓不溢加斯亦諸將所稀矣謹自佐時之略達與運之期為大雁之棟梁巨川之舟楫卒必者非德譽焉翼重孔備上庠功政司樂而常以滿盈為戒屢折足是受不有君子何以能國翼飭功臣之子地則姻親倚累葉之恩兼文武之奇理同休戚与存与亡加以摠戎馬之權受扞城之託智足足以備難勢力足以勤王曾弄釋仇之心但發隨時之義以名節以高貴其所望於斯人盛矣

東萊先生校正史詳節卷之七終

魏列傳

崔暹 懷 暉

崔暹字叔祖東武城人魏中尉暹之五世孫也暹少好學有文才仕慕容暉時暹首作郎中暹繼記暹黃門侍郎及慕容驎立暹為太子歸魏張家先稱美之由是道武和暹其厚道武攻中山未旬六軍之精聞計於暹暹曰飛鴉食其而攻晉詩稱其事可取以助糧帝雖聞其前慢然兵既須食乃聽人以甚當相暹又言可使軍人及時自取過時則落帝怒曰內賊未平兵人安可解甲收其乎以中山未破故不加罪及慕容暉嘗救暹暹與張家為帝怒其失百懸衣賜暹死後晉司馬休之等數十人為相立所遂皆將來奔至陳留關道被殺分為二輩一奔長安一奔廣南帝聞深悔自是士人有過多見優容五山孫俊

郎衛將軍神武入洛議先廢立太僕兼儀衛言節制帝賢明可主社稷懷亦色而前曰若其賢明自可待我高王既為帝胡所立何得猶作天子若從傳言王師何名義季由是節制及中興主皆廢黃立平陽王長為帝以建武功封武城縣公懷特頑義憤頗自矜縱尋以貪汙為御史糾劾還鄉里天平中授徐州刺史初懷為常侍求人修起居注或曰魏收可懷曰收雖薄徒耳更引相鴻勳為之又欲徵收不答之罪乃以盧崇明代收為中書郎由是收銜之及收聘梁州州懷備刺史因請迎之使人相聞收曰勿怪梁州多稽古力也收語遂急報曰崔徐州建議之動何稽古之有懷自以門閥素高特不乎此言收乘猶威故以此挫之罷徐州除秘書監懷有文學偉風雅端凝如神以簡貴自處齊神武言佳懷應休令懷恨其精神太迫趙郡李暹將聘梁名筆學草詩酒正歡懷後到一坐無復談話趙郡猷嘆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意氣為鍾錫膏中貯千卷書便

人那得不畏服懷一門婚嫁皆不冠美族吉凶儀範為當時所稱妻太亦為博陵王納懷妹為妃其使曰好作法勿使產家笑人婚夕自備酒餅曰新婦宜男冬順言貴懷跪對孝順乃自正門高貴恩由陛下懷見許書報有許自中與定於孝武詔詔表懷多懷所為然性後眺財色於諸弟不能卒雍穆之美世論以此識之懷子瞻

懷字彥通懷曰善香止神氣然言不妄發才學風流為後來之秀初預川首降自江南入洛贈冬於濟故得經策有前法侍中李神馬性有風姿見懷歡請那那曰那見崔懷兒便為後生第一神馬司為北鴻王賜以為諸子賓友仍為相府中兵參軍轉上卿文宣前秘不發也命賜兼相府司馬德魏孝靜帝以人日益雲龍門去其懷俱侍宴為詩詔問那那等曰今瞻此詩何如其又成曰懷情雅以麗騰氣調清新並詩人之冠是算能成其嗟賞之云今日之宴併為崔瞻父子瞻性簡傲

以才地自矜所為周旋皆一時名望在御史臺宿宅中迭食備及珍羞別室獨處之自若有一河東人士姓裴亦為御史伺瞻食便往陪焉瞻不與交言又不命七助裴坐觀瞻食罷而退明日自携七筋筋情飲瞻謂曰我初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語遂能不拘小節若割教在京口旨請攜食豈亦與君名士於是每與之同食性方重好讀書酒後清言聞者莫不稱其自天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溫藉者為添倒而瞻終不改焉懷弟仲文有文孝天保初懷為侍中仲文為銀青光祿大夫同日受拜時云兩鳳車飛常被教召宿醒未解文宣怒將罰之試使為觀朝詩十韻揮筆立成乃原之

王憲字顯則北海人也其先姓田秦始皇滅齊由氏稱王太子孫因以為氏仍居海岱桓桓仕符堅位丞相皇姑中乃歸魏道武見之曰此王猛孫也厚禮待之以為本州中正太武即位廷

廷尉知出為上谷太守清身率下風化大行及還京師以憲年
老特賜錦綉布帛珠蓋禮膳天安初卒年八十九諡曰康子

王脫性為剛直參軍除好沈沈或馳騁信宿斬檄奔還悅與府
察節酒坐上引蒲團賜所先起卧於側室類召不至悅乃自
詣呼之曰懷其才而忽府主可謂仁乎所曰尚半沐而其二也
忽謂府主自勿傲僚佐敢任其咎悅大笑而去太昌初還洛史
部尚書李神馬奏言比因多故常侍遂元負限今以王元景等
為常侍限八員加金紫光祿大夫

狎狎是斯即止冠而飲答焉○斯母清河崔氏孝誠有風訓生
九子皆風流溫藉世號王氏九龍斯弟暉昭昭最知名
暉字叔明小名沙弥幼而孝謹淹雅有器度好學不倦美名義
有風則親末隨母兄東遊海隅與那子良游數子良學其有悟

與其任洛兩兄書曰賢弟即意識深遠曠達不羈於造次
言必詢理吟詠情性遷絕當時恐足下方難為兄不暇慮其不
進也○魏永安初魏署廣平王開府功曹史暉應徵竟不受
署母終後仍迂郭汝達華洛於其山水与范陽盧元明能說批
李景結侶同共往天陝山岩然有終焉之志

弟史景謹密者去諸子遊歸與崔暉李度盧正通首應此選
年以來閱更人多矣充諸少時雖不受或勸暉勿自降暉曰我少
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方一披猖求退天地非不愛作熱官但
思之懼其百官尊賜射暉中當得給為不書前有不司不
不自勝因以勸敗武平初近大鳴咽加以同三司監禁起居注
性廉潔欲雖王事鞅掌而雅操不移在并州雖我馬填閣未
嘗以出於為累良辰美景

封懿子與德勃海脩人也兄字慕容超太尉懿有才器能屬文
去雖懿仁有長極而名位略齊其慕容王守敗掃魏國懿引
見問以慕容舊事懿難對陳博廢還家

大官進爵為侯平官○子玄之坐與司馬國璠溫指等誣亂伏
誅以族子叔念為後

回字叔念孝文賜名焉歷度支都官二尚書冀州大中正鄭雲
龍事長秋卿劉騰貨禁編四百匹得為安州刺史除書旦出晚
往詔回坐未定問同安州與生何事為便回曰知何國龍靈位
至方伯雖不能按園菜去編婦宜思方略以濟百姓如何見造

問與生平封回不為商賈何以相示雲慙失色長子隆之
隆之字祖裔寬和有度量隆之首參

州中舊齒咸曰我封台復來其得物情如此同族叔軌
軌字慶度好學通覽經傳與光祿大夫武邑孫惠蔚同志友善
惠蔚每推軌曰封生之於經義吾所弗如者多矣頗自修潔儀
容甚偉或曰季士不自修飾此賢何獨如此軌聞笑曰君子正
其衣冠章其瞻視何必蓬頭垢面而後為賢言者惠退清河王
擇表修明堂辟雅詔百僚議軌曰周官匠人職云夏后氏
世至殷人重屋周人明堂五室九階四戶八牖鄭玄曰或季宗
廟或季王寢或季明堂玄文以見同制然則三代明堂其制一

主謂之方外司馬懿撰詩曰日落暉歸去魚鳥見留連忽
有州下使名馳不時至明日慮慮道謂暉曰昨被召已朱顏得
元以魚鳥致怪情緒笑曰昨晚陶然頗以酒樂被責卿輩亦是
尚連之一批豈真在魚鳥而已

封懿子與德勃海脩人也兄字慕容超太尉懿有才器能屬文
去雖懿仁有長極而名位略齊其慕容王守敗掃魏國懿引
見問以慕容舊事懿難對陳博廢還家

大官進爵為侯平官○子玄之坐與司馬國璠溫指等誣亂伏
誅以族子叔念為後

回字叔念孝文賜名焉歷度支都官二尚書冀州大中正鄭雲
龍事長秋卿劉騰貨禁編四百匹得為安州刺史除書旦出晚
往詔回坐未定問同安州與生何事為便回曰知何國龍靈位
至方伯雖不能按園菜去編婦宜思方略以濟百姓如何見造

問與生平封回不為商賈何以相示雲慙失色長子隆之
隆之字祖裔寬和有度量隆之首參

州中舊齒咸曰我封台復來其得物情如此同族叔軌
軌字慶度好學通覽經傳與光祿大夫武邑孫惠蔚同志友善
惠蔚每推軌曰封生之於經義吾所弗如者多矣頗自修潔儀
容甚偉或曰季士不自修飾此賢何獨如此軌聞笑曰君子正
其衣冠章其瞻視何必蓬頭垢面而後為賢言者惠退清河王
擇表修明堂辟雅詔百僚議軌曰周官匠人職云夏后氏
世至殷人重屋周人明堂五室九階四戶八牖鄭玄曰或季宗
廟或季王寢或季明堂玄文以見同制然則三代明堂其制一

其衣冠章其瞻視何必蓬頭垢面而後為賢言者惠退清河王
擇表修明堂辟雅詔百僚議軌曰周官匠人職云夏后氏
世至殷人重屋周人明堂五室九階四戶八牖鄭玄曰或季宗
廟或季王寢或季明堂玄文以見同制然則三代明堂其制一

世至殷人重屋周人明堂五室九階四戶八牖鄭玄曰或季宗
廟或季王寢或季明堂玄文以見同制然則三代明堂其制一

也案周与夏殷損益不同至於明堂因而非明五室之義得
其教矣是以鄭玄又曰五室者象五行也然則九階者法九土
四戶者達四時八牖者通八風誠不易之大經有國之恒式若
其上圖下方以則天地通氣以節觀者象蓋曰盛為之質
飾亦綱曰設為之戶牖皆節制度之明義也秦焚滅五
聖非毀三代更更其聖不依禮憲故呂氏月令見九室之義大
觀之禮者一之堂之文漢承秦亦未能改東西二京俱為九
宮是以黃圖白武通於應助壽咸林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堂
以象十二辰夫至以祭天堂以布政依行而祭故至不過五依
時布政故堂不踰四州之与辰非所可法九与十二厥用女在
今聖朝欲導道訓人備禮化物宜則五室以為永制至如唐李
之謙董道之雜表準之儀已論正矣後宋於廷尉少卿贈洛州
刺史初動深為郭神所知郭謂子身尚曰封駁高緯二人
並發國之財必應遂至吾平生不妄進奉而再為此二人非出

為國進賢亦為汝等之津梁其見重如此既以方且自業高
紳亦以風祭立名高筆拜司杖紳送迎往來馳竟不謂紳顧不
見孰乃盛掃曰吾一生自謂無所規矩今日聖措不如封生遠
矣孰以務德慎言儆身之本好回護世之巨害乃為務德慎
言遠佞防微四戒文多不載

論曰推遷文多崇識當年之俊忽微慮遂俱以為災休立身有
本當有若稱長儒才望之美禍因驕物亦有固公之才猶且為
累况未足論其高下能无及乎驕詞温雅風神秀發固人望也
王憲名公之孫老長修吳元景臣李獲商標映人倫美哉封回
克光家世隆之勤勞勤業子給冥陳陰福可謂勸德者矣

古稱代人也少忠謹善騎射初為獵郎門下奏事以敏正稱明
冠蓋貴且而有用賜名曰筆後改名賜言其有輔佐才也
即位以功拜武衛將軍封爵壽侯歷位侍中吏部尚書典南

都察事景帝撥攝攝方機機為東官四輔吉宜都王壽壽亦奉政
事其尚書令稱雖事務殷繁而讀書不輟端謹慎言不言禁中
事功名等於張敖而謙才不及也上谷又上書言死固過受人无
田業宜減大半以賜貧者賜入欲陳奏過帝与給事中封捕基
志不聽事謝時坐良久不獲中聞乃起於帝前捧樹頭刺下沐
以手搏其目以奉獻其目曰朝廷不理天尔之罪帝亦怒放其
曰不聽奏事過在朕何罪置之罰具獄以問帝帝怒曰公宜自
可其奏以与百姓為曰為臣遲志於君前者非无罪也乃詔公
車免冠履蹤自劾請罪帝召之謂曰卿其冠履吾聞祭社之役
寢殿而乘之端冕而事之神古之福然則卿有何罪自今以後
苟利社稷為國便人者雖復誦所造次卿則為之無所顧也○
大武大烈將拔於河西弼留守詔以肥馬給騎人弼命給弼
者大武大怒曰大頭奴敢裁量朕也朕還臺先斬此奴弼頭尖
帝常命之曰弼頭尖人呼為筆公為官權謀弼告之曰吾謂建

君使田獵不過獲其罪小也不備不虞獲我冠冠逸其罪大
也今北狄孔熾南夷未滅汝焉之志窺伺邊境是吾憂也故選
肥馬給軍實為不虞之慮慮苟使國家有利益至適死乎明主
可以理干此自吾罪帝聞而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
襲馬二匹鹿十頭後重賞用於山北獲鹿數十頭詔尚書發
車牛五十乘運之帝尋謂從者曰筆公必不与我汝豈不如馬
運之速遂還行百餘里而報表至曰今秋穀熟汝布帛皆
鹿稿食鳥鵲獲費風波所耗朝夕余倍乞賜錢緩使得收載帝
謂左右曰筆公果如朕下可謂社稷之臣國即位与張敖並
坐議不台百俱免有怨謗之言其教入告死古俱伏法時竟之

劉崇長身信都人也明元寢疾命崇監省崇与古弼許建侍東
宮對崇機要太武即仇奇其有柱石用委以大任及以軍國朝
臣咸推其能上尚書令改為筆公崇又在樞密時龍日專帝

古弼代人也少忠謹善騎射初為獵郎門下奏事以敏正稱明
冠蓋貴且而有用賜名曰筆後改名賜言其有輔佐才也
即位以功拜武衛將軍封爵壽侯歷位侍中吏部尚書典南

心猶不平時欲代嘯紫言不如廣農積谷以待其凶性臣嘗
其誠行夫行乃從佳浩既出言將期會而澤谷而紫帳
其計不用欲出諸將與駕至五原收紫曲之大武之征也紫帳
謂卿人口若雷出元功事驚不返即吾輩宜立赤平主粟又使右
丞張高固圖賊問劉以應王繼國家後我輩有名性不嵩對曰
有姓而天名則賊引搜也家果得誠書與去南東公秋隣又
嵩壽皆美三族

伊敏

伊敏代人也少勇健走及奔馬善射力挽牛扣行神應初權為
侍郎伊敏將討涼州議者咸以无水草諫惟司德德勸行群
臣則後敏曰涼州若无水草何得為因自從若言帝善之及越
涼州大會於姑臧帝謂群臣曰惟公智計有餘吾亦不復向之
正奇敏馬士折且能去權同耳頗謂詰曰敏智力如此終至
公相浩曰何必讀書然後為李滿清霍亦不讀書而致公
輔帝欲以敏為尚書封郡公敏以尚書務教公爵至帝醉之中
從二省多詔文士請其以帝贊之遂拜秘書監賜爵河南公
拜司空浩約自守為政大綱而已不存奇碎

薛處子

薛處子代人也為內行長與奏諸事策策且正有內外博之及
文明太后臨崩出為抄頭薛處子素剛簡多近且所統因小過黜
為鎮門士及南巡火山陽處子拜詔於路後除仍頭薛處
累遷開封州刺史在州其多惠政百姓使之沛郡太守薛女
下獄太守張襲成以賊汗處子案之於法遂逐薛第上書誣
處子南偏賊奪孝文曰此妄案惟奪案案誣曰文子欺
處子身被刑貌環憐以幹用為勳多令其兄以望其美詞
謂曰卿風波險難幸免其後當升非何也處官感曰示
廟之禮不敢不敬朝廷事不敢不忠自此之外非信所及
正光中行洛陽令南肅然時以旱京師見囚悉召集於前

亭理問空滯洛陽獄唯有三人明嘉之賜銀百疋累遷吏部
郎中先是吏部尚書崔暹奏立律年格不簡人才專問勞績取
乃上書曰臣聞錦雞雖不交之以幸則瑚璉任重豈奇之以
弱力若神僕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使義均行願次若費魚助
簿名一丈尺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今黎元之命繫於年長
若其得人則辭息有非其器在選更深請郡縣之職吏部
先於擇才亦多古今曉達政職者以應其選不拘入職遠近年
動多其精勞之中有才堪收人者自在其用之暇其餘不堪
者既非藉其力豈容若而弃之將佐丞尉去人稍遠小凡當否
夫為多矣宜依次補叙以酬其勞書奏不報後因引見復陳之
曰今四方初定務在養人臣請俟侯氏更立四科令三公實責
各薦時賢以補郡縣明立條格防其阿黨之端庶令塗炭之餘
戴如有地前下公卿議之事亦寢

尉元

尉元字高仁代人也世為家宗太和初徵為內都大官既而出
為使持節鎮西大將軍開府統萬鎮都將其得美人之八三年
進爵淮陽王以舊老見禮聽乘步挽杖於朝尉元既立多遺
聞謀弱動浙人不逞之徒所在肆起以元威名夙振使怨望帝
軍以前之東南清遠近帖然入為侍中都督尚書計尚書令
進位司徒顯表以老乞身詔許之元詣闕謝老引見於定命升
殿宴賜玄冠素服又詔曰前司徒尉元前大鴻臚卿尉元明根
並元直利貞明允誠素位顯台宿婦老私承可謂知如知不希
出之醫也公以八十之年宜與三老之重卿以七十之
五更之禮於是養三老五更於明堂國老也若於階下
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饋於五更行禮拜之禮賜
衣服有差既而元言曰自天地分判九行施則人之所貴莫重
於孝順然五季六順天下之所先願陛下重之以化四方臣既
年衰不究遠讓心耳所及敢不盡誠帝曰孝順之隨天地之經

決定嫌疑致珍之視表見果不出軌時人以為其中二絕南堂
到廷到世較多靈之仍移攝御史將問其罪狀中尉畢義不
不以其往復不止自執遂上書極言義聖酷虐引見二人
親救世執曰我知是賊寺久能執明提傷但守此心勿慮不
言貴教義義曰知世所為賊也死以志在疾惡故且一也仍固
謂朝臣曰此二人並我骨體也及卒廷引御史中丞繫囚實矣
曰宋廷尉死我尋置有注路贈以別刺史謚曰平

許茂子道謨高陽人也少孤貧好讀書從少門法嚴受易
御令卜筮類驗遂在左右奉與謀謀意實厚惟恐與人言不及
內事帝以此益親待之五世孫博
博字季良清識敏速建於從政位司徒主簿以明斷見知所以
寫為入獄主簿稍計陽平太守時許都於鄴陽平為賊郡復國
賈辦付獄無準又勳貴屬請朝夕抱來博迎之以此道咸以无

怨政為天下第一特加賞異圖形於麒麟須天下歷觀君各
二州刺史政並有治志許殿中尚書博義學下垂至無有
長發公自因常因伯祖博賢稱美以刀截之人又寫者
公博少純直晚史博勤多朝服式本州大中正以京官為之
明中刑部為中書監博望高博與那競中正遂與附宋勃道
出部為刺史朝政其部薄之銀久勳朝行歷官清顯為刑部
收陽休之權劫徐之才此肩同列諸人或談說經史或吟詠
賦更相嘲戲欣笑滿堂博不好劇談又无幸術臥坐吐口成
凡而睡不為騰流所重

刀靡子淑和勃海人也曾祖叶從晉元帝度江居京口位尚書
令父暢晉右衛將軍勃晉相劉裕徵時負社錢二萬博時不還
暢兄遂執而毆焉及誅拓跋以嫌先誅刀氏離去暢政吏遂奔
姚興及姚泓滅去司馬休之手博燒請於南境自效明於假

建武將軍顧遂於河洛間招集流散傳散於境雍弟時亦率
眾入京口湖共討裕二頻遣兵破之明元南幸觀雍於行營
明元問曰劉裕若於卿親疎雍曰伯父帝笑曰劉裕父子當
雍惟卿於是假顧填東河軍青州刺史東光侯使別立其軍又
詔雍令隨威立效雍於其地集兵助入五千餘家置二十
七營子鎮濟陰賜雍策皮伯右除清留鎮將雍以西北之兩
表求擊集使公私田又奉詔以高平安定統方及滿骨律等四
鎮出軍牛五千隻備也谷五十萬削付汝野以供軍糧道多深
沙車牛艱阻求於河水之次造船水運又以所統表常惟不
厝浩城儲設置兵檢守詔皆從之詔即名此城為刀公城以旌
功焉卒年九十五謚曰簡子博嘗疾死見有神明救之云福
門子博享年長年於洛州刺史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八

魏列傳

張濟

張濟字士度西河人也濟以儒書傳績著義容詞... 公孫表等俱為行人先是晉雖州刺史楊俊期乞師於帝... 濟以撫慰因遣濟為通使事即報之濟自襄陽還帝問濟... 南弟濟曰司馬昌期死子德宗代立君弱臣強全無綱紀... 問臣魏初伐中山幾十方衆臣合四十餘方住期曰魏被甲戎... 馬可有幾臣曰臣中軍精騎十餘萬外軍無數住期曰以此... 差宜不城也又曰魏定中山徙戍戶於北臣合七萬餘家住期... 曰都何城臣谷卻平城住期曰有此大衆何用城為又曰魏帝... 欲為父都平城將移也臣答非所知也住期問朝廷不都山東... 貌有喜色曰洛城被接仰持於魏若獲保全當必厚報如為... 所乘車使魏取道武嘉其純厚賞其使許救洛陽後以累使...

百拜勝兵將軍

李先

李先字容仁中山人少好學善占相術慕容永迎為謀主永滅... 徙中山皇始初先於井陘歸道武軍還代以先為尚書右中... 兵郎拜廷博士定州大中正帝問先何者最善可以益人神智... 先曰唯經書二皇上帝教化之典可以補王者神智又問朕... 欲集天下書籍如何對曰主之所好集亦不難帝於是班制天... 下經籍稍集... 討姚弋於柴壁北問計於先對曰其以正合... 戰以奇勝開姚弋欲屯兵天度利其糧道及其到前遣奇兵先... 邀天度柴壁左右嚴設伏兵備其表裏以欲進不得住又... 夫高者為敵所據深者為敵所因兵法所忌而因之可不戰... 而取帝從其計果敗歸... 即問左右備中誰為先帝... 所親信新息公王洛兒曰有李先者為先帝所知而先帝... 韓子連珠論二十二篇太公兵法十一事詔有司曰先所記者...

皆軍國大事自今當宿於內賜先綰練及御馬一匹拜安東將軍... 軍壽春侯

賈謏

賈謏字彥倫本武威姑臧人六世祖數魏幽州刺史廣川都... 侯子孫因家焉父為行堅鉅鹿太守坐劾謫繫獄年十歲謏... 長安訟父獲申遠近嘆之金曰此子矣賈謏之後莫之與京... 弱冠為慕容垂遠西王典守室參軍謏先聞其名常遣使... 者求釋於垂垂亦增器敬垂其太子室來寇大敗於秦合執... 謏及其從兄闕等道武即位拜尚書左丞參預國政天賜末... 請詣溫湯療疾為叛胡所掠送於姚弋績數年道歸又為赫連... 屈丐所執拜秘書監卒闕弟孫祖積兄子景因請謏正為州... 主簿遂擢遷不仕後高柔陪冀州稱疾不拜景因每捫膺而言... 曰吾不負汝以不拜禁也

毛脩之

毛脩之字敬文潯陽人也世仕晉劉裕之平關中留子義長... 長安以脩之為可馬及義長敗脩之沒統乃... 平赫連昌... 之使領兵以功拜兵將軍脩之能為南人飲食手自煎調... 多所適意太武親待之賜爵南郡公常在太官主進御膳從... 和龍時諸軍攻城行宮人少宋故將朱脩之為塞中將軍欲率... 兵兵為逆因入和龍與浮海南婦以牛脩之不聽乃止是日脩之... 大變幾作脩之遂奔馮弘脩之又以軍功特進拜軍大將軍... 位次桂浩下浩以其中國舊門魚不博洽猶懷舊德與其論... 說之次及陳壽三國志至有良史風其所著述文義典正班史... 以來无及壽者脩之曰昔在蜀中聞長老言壽曾為諸葛亮門... 下書在得捷百下故其論武侯云應安非其所長浩乃與論曰... 承祚之評亮乃有故義過美之善非快恨之言夫亮之相備... 英雄奮發之時君臣相得魚水為喻而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 奔荆州退入巴蜀守窮岷嶓之地督号邊夷之間此策之下者...

可以謂世為傳而以為管蕭之匹匹不亦過乎且亮既據蜀拜
重勢乃嚴威切法控勸蜀人欲以攻夷之眾抗衛上國出兵龍
右再攻岐山一攻陳倉險阻失會推岷而反後入秦川更求野
戰魏人知其意以不戰而退之智勇勢及發病而死由是言之豈
合古之善將哉可知維平備之謂備言為然後卒於外都大官
謚恭公

寇讚傳

寇讚字奉國上谷人也因難徙焉讚少以清素知名符堅選
射擊華州里高遠雖年時有異相以風味相待華五馮翊太守
召為功曹後除秦邑令姚泓滅秦雍人十餘家推讚為主歸魏
拜河南太守其後秦雍人來奔河南榮陽河內者戶至萬數拜
讚南雍州刺史魏將侯於洛陽立雍之郡縣以抚之由是流人
襁負自遠而至秦傳於前進讚將河南公加安南將軍魏位高爵
重接待不倦○初讚之未嘗棄長相者唐文相文曰君額上黑
子入橫位當至方伯封公及其貴也文以百姓孔拜讚曰明公
憶曠昔言乎延文坐曰在時卿言杜瓊不得官長人咸謂不然
及瓊為整屋令卿猶言相中不見而瓊果以暴疾未拜而終昔
魏舒見主人兒死自知己必至公吾相以卿言瓊之驗亦復不
息此望也乃賜文衣服良馬讚在州十七年其收公私之善操持
馮字祖雋性寬雅幼有識量好學強記性又廉恕不以財利為
心家人嘗賣物與人而利得縮一匹馮於後知之乃曰得財失
行吾所不取訪主還之累迁司空府主簿永安初華州人史底
與司徒楊椿訟田長史以椿勢貴言椿直欲以田給椿椿曰
史底窮人楊公橫奪其地若欲損不足以給有餘見使當同未
敢聞命遂以地還史底○後知之善雋守正不撓拜司馬
其附椿者咸責焉○二年出為梁州刺史人俗多為盜賊
雋乃令郡縣為立庠序勸其耕桑教以禮法數年之中風俗頓
革梁州舊號之鎮魏以繼日板築之屢獲疆場邊人患之雋

遺長史杜林適改刻其城併禽城之琰之即梁大將軍宗之季

弟也於是梁人懼雋屬魏至多故州又僻遠梁人知无外援遂

大兵魏魏因之圖攻取雋方將士人思魏命梁人知其時梁

心也非之取雋馬在州清雋不爭產業其子等並從步而還吏

人送雋留連秦道又之乃出界大統三年東魏探雋洛州

刺史雋因此謀歸魏五年雋家及親屬四百口入關拜秘書

監加散騎常侍遂林雋疾不復朝魏雋尚雋雋特欲賞之

數加恩賜思與相見雋不得已乃入朝雋與同席而坐願訪洛

陽雋雋雋身長八尺鬚髮皓然容止端詳首戴清則帝與之談

論不齊雋為之前膝及雋雋遂常親執其手曰公年德俱尊朕

所冀尚生之言之事所望於公宜數相見以慰虛想以御輿令於

帝前東出頓謂左右曰如此半唯積善者可以致之何止見重

於今亦將傳之乃古時人咸以為榮卒年八十二○雋雋於仁

義期功之中有孤幼者衣食豐約並與之同少為雋雋所知光

命其子勳與雋結交雋每造光待以師友之禮每有閑暇輒詣

雋語語日恒謂人曰不見西安君頃變不遺其為通人所敬

重如此

陸侯代人也世領部落父突適國初帥部人從征伐數有戰功

位雖名鎮將侯少聰慧國初踐位後徵赫連高祖侯督

諸軍鎮以捕蠕蠕與西平公安國攻蠕蠕時赫連高祖侯督

州刺史時考州郡唯侯與河內太守白暕為天下第一○雋

鎮大將未替諸高車莫非故權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

之徵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侯

切責之以公歸第明年諸果并果孤以叛帝聞之大怒乃侯

問其故侯曰夫高車之俗上下无礼无礼之人難為其上臣既

以威嚴節之德綱欲漸加訓導使知分限而惡直醜正其繁有

徒故臣无恩孤孤之美孤獲還鎮侯其名善必加恩於百姓

誠臣為朱事欲以竟東歸之仁然亦之無社之人易生陸燦不
 過其年而上下無上下然後收之以威則人懷怨怒
 既多敢亂其節帝嘆曰卿身乃短慮何長也仍以長安鎮守將
 與高涼王那魯等皆於於於城獲其二叔諸將送京師侯獨不
 許曰若不斬吳然長安之變不已一身藏寶非其親信誰能獲
 之非特上萬眾退一人非上策也不如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
 自追吳諸將曰今獲其二叔唯吳一人何所復至侯曰諸君
 不見毒蛇乎不斫其頭猶能為害况除腹心之疾而曰必遣其
 類可乎遂捨吳二叔之期及期吳叔不至諸將皆怒侯曰
 此未得其使耳必不肯也後數日果斬吳以至皆如其言侯之
 明略獨決皆此類也安延盧承劉超等叛太武以侯威恩被關
 中詔以本官加都督秦雍雍諸軍鎮長安帝曰超等恃險不順王
 命朕若以重兵與卿則超等必合為一若以輕兵與卿則不制
 矣今使卿以方略定之於是侯單馬之鎮既至申揚威信示以
 成敗超猶無降意侯乃張其帳下見超使人逆曰三百人以
 外當以馬相待三百人以內當以酒食相待乃將二百騎詣
 超備其嚴嚴酒盃而後後為擒超與士卒約曰今會
 發糧當以醉為限侯乃醉上馬大呼斬超首上卒應聲縱擊
 遂平之帝大悅賜拜外都大官魏踐陳進爵東平王年六
 十七歲成土有子十二人魏智有父風見而悅之
 謂朝臣曰吾嘗以其父智過其軀是後論於父矣只父切賜爵
 聊城侯出為相州刺史為政清平抑強扶弱州中有德信老名
 望素重者以友札待之詢之政事皆以方略如此者十人號曰
 十善又簡取諸縣強門百餘人以為帳子誘殺勸賜以衣服
 令各歸家為耳目於是發數萬伏事無不驗百姓以為神明無
 敢劫盜者在州七年家至負劬微為徵常佳百姓之留者
 十餘人魏不許謂群臣曰之善政雖古人何以加之賜絹
 五百匹及卿十口被之代選也吏人大斂布帛以遺之被皆不

受人亦不取於是以此物起解于焉因名長廣公手。車駕討
 歸之詔為選部尚書錄事及獻文將位於京兆王子
 排任城王雲龍西源質並固諫被言曰皇太子聖德湛基
 四海瞻望不可擬于國之紀臣請刺數賊疑有死無貳父之
 帝乃解詔曰彼真臣也其能與言乎遂以被為太僕與太尉
 源質持節奉皇命至彼傳曰魏有太子誘亂知名
 亂字質有謹重好余植太子謀子給事東門侍郎勳在樞要十
 餘年以忠厚見私後遇勳上書之數骨陸正平太守在郡七
 年號為良吏初孝文將議幸公舊風大臣並有難色又每引劉
 方郭林等常與規諫其論政事而固誠謂遠跡已快。有不平
 之色帝乃令勳私喻之曰至尊似欲廣知前事真當問其言式
 耳發無籠彼而疎困感諸人意乃稍解及兄瑋陷罪勳亦被收
 遇赦免平贈龍驤將軍南青州刺史諡曰惠。長子暉字通
 暉字承恭之並有時會洛陽令賈和見其兄平款曰僕以老年
 更觀雙璧又嘗兄弟共候黃門郎孫惠爵謂賈曰不意一陸
 復在坐賜吾德謝張公無以延壽侯十出孫印
 印字雲駒少機情美風神好孝不佞博覽群書五經多通大義
 善為文其為河間郡所賞郡又與子景交遊常謂子景曰吾
 以卿老蚌遂出明珠意欲為群拜紀可乎由是名譽日高雅為
 縉紳所推許起家自外散騎侍郎歷文襄大將軍主簿中書侍
 人兼中書侍郎自梁魏通和成有交聘印每兼使按察庶獄
 詩印必先成雖未能完工以敏速見美除中書侍郎除固史
 母魏上庸公主初封監田高明明人止其有志操印良李八
 也主所出故邢郡嘗謂人至監田生固不虛矣主教訓
 皆必我乃能創巨庸際出於天性然動依禮度亦母氏之訓
 印字又
 又字巨鵬敏博李有文才年十九奉同州秀不待詔文林館又
 於五經最精熟能中謂之石經人為之語曰五經無對有陸

源質 思社

源質西平人私著河西王秀髮傳檀之子也傳檀為乞伏燾所滅質自樂於秦魏質解谷觀善風儀素聞其名及見其機對謝曰平仗謂曰卿與朕同源因事分姓今可為源氏以功進號平西將軍大武征涼州以為知源氏攻戰之計質曰姑賊自有四部軍各為之謀然質臣祖父舊人臣願軍前宣國威信必相率請降外援謀服然後其孤城拔之如友掌耳帝曰善乃遣質招下二萬餘人圍姑臧固是無外慮故得專力攻之涼州軍進討西平公從駕臨以為副將大將軍善撫士卒加有料敵制勝之謀質為人雄果每遇強寇輒自奮擊帝深識之時斷獄多贖質上書曰按律謀反之家其子孫雖養他族追還就戮所以絕罪人之類彰大並之辜其為劫賊匪誅者兄弟子姪在遠道隔關律自不坐竊惟先朝制律之意以不同謀非納類之罪故封世不絕之詔若年十二已下家人首惡討所不及臣愚以為可原其命沒入官帝納之出為冀州刺史政事隴西王既受除上書曰臣聞人之所至莫實於生命德之厚者莫厚於宥然犯死之罪難以盡懲然推其輕重有可矜恤今劫寇游魂於世狡賊負險於南其在疆場猶須戒備臣愚以為白非大逆亦非殺人其坐賊及盜與過誤之術應入死者皆以原命論邊境是則已斷之罪更受生人之恩結沒之辜斷然休息之惠刑措之化無幾在茲帝嘉納之曰後人外者皆如死徒邊又之帝謂群臣曰昔漢有勸朕省刑死罪徒亦其諸諸成自尔至今一歲所刑殊為不少命之理既多成邊之兵有益向人人如質朕臨天下復何憂哉群臣咸曰非忠臣不能此計非聖明不能納此言質之臨州鞠獄之情從役簡省天約質於其人時考殿書其政為上第賜不馬器物班宣天下質依古今兵法及先儒遺書論兵至要為十一條關上之

道並出以備此誠至者中乃班歸質以授後宗訓又非與邊長計乃上言請募諸州鎮有武勇者三萬人復其舊賦厚加振恤六為三部二鎮之間築城置萬人給強弩十二牀武衛三百黃弩一牀給牛六頭武衛一乘牛二頭多造馬槍及諸器械使武略大將二人以鎮撫之冬則講武春則種植成並耕則兵采而食有強弱矣又於白道南三處立倉庫近州鎮拒粟以充之且食足兵以備不虞於事為便不可感當至泉障緩不報

老詔受父命後持節督諸州於漢南端二其體之詔為使持節巡行北邊鎮州燕朔三州賑給貧乏兼採風謠考論最事之得失皆先奏後聞自京師遷洛邊朔遠加以連年旱儉百姓困弊懷命撫運存恤有方便者便轉有無備濟時石父于勤勢傾朝野勁兒千餘懷伯者通婚時為北野將頗有恩納

將入鎮郊迎道左懷不與相聞即劫掠免京懷朔鎮將元尼須與懷少情亦貪懷眼籍置請懷曰命之長短由卿之口豈可不相實懷曰今日之集乃是懷懷與故人飲酒之半非翰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為使人檢鎮將罪狀之處尼須揮疾而巳無以對之既而懷表劫尼須其奉公不撓守此類也時百姓為懷懷陵歷積年拜仰一朝見申者日有百數所上事且便於北邊者凡二十餘條皆見嘉納正始元年九月有言焉二率十二萬騎公道並進直趨大若懷朔冠冠代認懷必不官加使持節中州懷北番指使樹略隨諸所處分官使自從事劫馬一匹細細一具御稍一杖懷其文既力於其莊驛鞍鞍稍驢馬大呼願請賞名曰氣力能殺尚得如此婦歸神我亦未便可助公奉朝陽之規也懷其足

其尚下揣其厚薄及儲糧積仗之宜大牙相救之勢凡表五十八條... 司馬遷之字德秀晉書太常廼之八世孫也劉裕誅夷司馬... 司馬遷之字德秀晉書太常廼之八世孫也劉裕誅夷司馬... 司馬遷之字德秀晉書太常廼之八世孫也劉裕誅夷司馬...

司馬遷之字德秀晉書太常廼之八世孫也劉裕誅夷司馬... 司馬遷之字德秀晉書太常廼之八世孫也劉裕誅夷司馬... 司馬遷之字德秀晉書太常廼之八世孫也劉裕誅夷司馬...

劉昶字休復宋文帝子也在宋封義陽王位徐州刺史及廢至... 劉昶字休復宋文帝子也在宋封義陽王位徐州刺史及廢至... 劉昶字休復宋文帝子也在宋封義陽王位徐州刺史及廢至...

劉昶字休復宋文帝子也在宋封義陽王位徐州刺史及廢至... 劉昶字休復宋文帝子也在宋封義陽王位徐州刺史及廢至... 劉昶字休復宋文帝子也在宋封義陽王位徐州刺史及廢至...

人之官復有七等若苟有其人可起家為三公正恐賢才難得不可止為一人渴我與制故今班爵力流便千載之後我與班像唐虞卿等依赫元勳及論大將軍帝曰劉昶即其人也後給班劄二十人議於臺城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九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十

魏列傳

蕭玉衡

蕭玉衡字智亮齊明帝第六子齊主寶卷之弟也齊封建安王收封勳王親武克建業以其子之將也玉衡為尚書左僕射上下餘事皆不疑待敬乃度內任遂委命授華文梁父來當日從大將軍蕭道生三人齊家將守東道監山關守梁之書於外行景明二年至齊東城戌上柱元倫推使知實蕭氏子以禮延待勳在揚州刺史任城王澄二以車馬侍衛之時年十六從步騭被法待以客禮及至京師自禮之甚重伏祈賜下請與南伐雖遇暴風大雨終不暫移是年梁江州刺史陳伯之與其長史褚淵等自壽春歸降請車在效帝謂伯之所陳時不可失以玉衡懇誠除使持節都督東揚州刺史鎮東將軍州陽郡公齊主配兵一萬令據東城待秋大幸賜車馬什物爭從連厚又任其幕天下壯勇得數千人以文智二人等為領軍將軍文榮等二人為強弩將軍並為軍主正並元正玉衡行建侯東城已陷遂傳壽春之柘賢寺逢銀將姜慶真內後圍逼壽春下管軍力戰被走之寶卷更冠諸將聞見有莫不壯之還改封梁郡公父中山王玄暉代玉衡與其弟引退士卒死少者十四五有司奏以極法詔怒死梁官制爵還第○永平四年蕭寶卷弟山成以琅邪戍主傅文舉守之梁師攻文舉相督糧軍救之詔不為使持節假安南將軍別將及驅注也校相節度令玉衡受詔以流橫流項向及後相復敗惟寶卷全師而還梁將康綸於浮山堰准以備楊徐除不帝使持節都督東將軍以討之復封梁郡公庶平初家傳既成准小將為楊徐之患至乃於堰上流更製新梁木乃小成乃遣壯士千餘人夜度淮燃其竹木營聚燄去三壘火數百不成又分遣將攻梁新壘並徐等於淮北仍使淮陽刺史州刺史張豹

蕭大猷

蕭大猷字仁顯，梁簡文帝第二子也。梁大定元年，封樂安郡王。丹陽尹馮浚景殺簡文，大猷避居南陽，免其罪。浚死，大猷歸。後元所伏乃馮居善，善與大猷有以告王，王即遣使召大猷。大猷入，南王入封，善猶未通。大猷謂元帝性忌刻，其恨望之，乃使大猷即日曉諭，兩兄相繼出謁。元帝乃安之。大猷恐詩想生，乃拜納人，事門客左右不過二，而大猷以讀詩，其書易為事元，皆自問。元帝問其數，十條大猷約指明，應言先帝帝其嘆美之。因曰：昔問問好孝，尔既自之，臨好文，尔亦兼之。然有東平為善，亦尚前載，于謹至元，帝乃令大封，亦使請和。大猷曰：其質實也。出至前，乃信宿元帝降魏，魏二年，大猷至長安，因各以各禮待之。大猷深信，因思心女，閉放宜云，拂衣而還。元帝卅之，蕭大猷封侯，即蕭大猷志之，未從復長，禽之，免有安。明之進，如蒙北，更之，故勝者南之，激其故，何哉？夫蕭大猷者，有優遊之美，朝廷者，有香佩之惠，蓋由來久矣。留侯足跡於子，陶朱成術於辛文，良有以焉。况乎質不逸，群行不尚，物而欲半，若一生何其群也。昔如知足，知止，蕭然无累，比山之北，并絕人，聞南山之雨，足跡世，網自脩，原而帶，流水向郊，甸而枕，平蕪，焗舍於蕭林，樵者於幽，博近瞻，隱霧，遠瞻風，雲，藉藉，岸以松，長松結幽，蘭而蟻，芳桂，仰翔，禽於百，因，何，水，於千，尋，果，因，任，後，開，慈，以，昭，花，卉，疏，圃，居，前，以，餐，而，看，明，二，頌，以，供，饋，樹，十，而，以，給，絲，麻，侍，兒，五，三，可，元，紅，紙，家，值，數，四，尺，八，村，松，石，酌，牧，羊，幼，備，生，之，志，畜，雜，種，黍，麻，雜，粟，之，言，獲，叔，孫，氏，之，言，獲，叔，微，丑，君，之，錄，其，業，勝，而，介，春，晴，迎，伏，臘，而，候，歲，時，披，長，葛，採，至，臚，歌，集，二，鳴，鳥，三，可以，娛，神，可以，散，慮，有，明，目，遠，焉，推，女，今，因，峻，相，過，刺，設，稼，橋，斯，亦，足，矣，梁，不可，支，永，作，性，命，何，長，長，貴，豈，若，感，定，入，絆，中，頸，就，鸞，遊，帝，主，之，門，楚，宅，衡，之，勢，不，知，何，處，也。

少隳，年竟，年祀之斯，猶，猶，物，營，營，靡，存，其，意，天，道，味，狀，女，可，問，我，嗟，乎，人生，若，浮，朝，露，寧，俟，長，繩，索，其，所，願，言，執，獨，在，遊，鷲，其，小，運，百，年，幾，何，擊，此，奉，四，時，如，流，挽，眉，躡，足，出，處，血，成，語，點，紫，常，非，直，立，明，所，恥，抑，亦，宜，尼，耶，之，○，隋，開，皇，初，拜，內，史，侍，郎，於，西，河，郡，司。

○，曰，司，馬，以，圖，上，編，命，之，取，可，辨，平，其，餘，破，之，未，足，論，也，而，以，往，代，漢，諸，帝，皆，遇，可，謂，其，矣，則，和，積，最，擢，揚，勳，賞，重，三，破，之，餘，並，諸，散，其，命，命，南，俱，備，時，下，盛，當，位，遇，雖，有，枕，文，之，志，終，與，散，之，成，和，請，十，狂，疎，其，家，業，保，有，曾，恩，志，義，果，鏡，其，心，前，負，臨，漫，脫，身，晚，去，大，圖，等，雖，羈，旅，異，國，而，終，其，榮，名，非，素，有，鐵，骨，基，樁，之，抱，質，亦，何，能，至於，此，也。

盧文子

盧文子字子真，范陽人也。神龜四年，○，曰，辟，乃，以，天下，備，請，以，女，為，首，授，中，書，博士，士，任，待，郎，本，州，大，中，正，外，見，司，徒，徒，徒，母，與，言，輒，○，曰，對，子，真，徒，我，讓，古，之，情，更，深，浩，大，欲，齊，整，之，倫，分，明，姓，族，○，曰，創，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為，此，者，誰，幾，人，也，宜，三，思，浩，當，時，雖，無，以，異，之，竟，於，不，納，浩，敗，頰，亦，由，此，矣，孫，祖，○，曰，叔，叔，達，之，涉，經，史，早，有，特，譽，太，和，中，使，於，齊，遇，之，和，等，○，曰，計，祖，兄，伯，源，為，別，道，將，而，齊，明，以，朝，廷，加，兵，遂，離，遇，之，和，等，○，曰，本，亦，有，饒，而，謂，者，張，思，齊，氣，義，遂，以，壯，烈，死，於，齊，中，和，還，○，曰，孝，文，真，之，曰，命，之，札，有，死，無，奪，難，流，放，海，鴻，猶，宜，抱，節，致，須，○，曰，不能，長，總，鷲，首，已，是，可，恨，乃，候，首，飲，家，自，同，大，馬，有，生，必，死，俯，○，曰，短，幾，何，知，若，殺，身，成，名，路，之，竹，素，向，如，甘，被，發，叔，以，辱，君，父，縱，○，曰，不能，遂，擊，武，寧，不，近，愧，思，○，曰，景，明，初，還，給，事，黃，○，曰，門，侍，郎，本，州，大，中，正，山，為，徐，州，刺，史，和，○，曰，本，少，將，客，又，羊，○，曰，社，子，變，為，和，司，馬，專，任，戎，事，掩，覆，自，目，將，士，之，脚，山，成，主，傳，○，曰，文，壁，糧，樵，俱，罄，以，城，降，梁，祖，見，城，降，先，走，退，諸，軍，相，擊，奔，西，遇，○，曰，大，寒，軍，人，凍，死，及，落，手，足，者，大，半，自，魏，經，略，石，作，山，主，史。

世之禍吾族無類矣未幾而難作初浩之被收允直中書省景
穆使召允留宿宮內翌日命驛乘至宮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吾
自道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說既入見景穆言允小心慎密且
微賤制由於浩請赦之帝召允謂曰國書浩浩不允曰大祖
記前著作郎彦海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而臣
多於浩帝大怒曰此其於浩安有生路景穆曰天威嚴重允迷
亂失次且言向問皆云浩係帝問如東宮不允曰臣罪應滅族
不敢虛妄陛下以所待請曰又哀臣之命耳實不問臣不救迷
亂帝謂景穆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且對君以
實直臣也帝失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免於是召浩前使人詰
惶惑不能對允事之申明皆有條理時帝怒其救允為記自浩
以下憧更以上一百二十八人皆與五族允特疑不為類詔惟
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為詔引見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黨
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死帝怒命介士執允景穆拜請帝
曰無此人忿朕常有數千口死矣浩竟族滅餘皆身死景穆後
讓允以不同已所導之言而令帝怒允曰夫史籍帝王之失錄
將來之炯誠今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舉動莫
不備載故人君慎焉然浩世受殊遇榮耀當時私欲沒其公廉
愛憎蔽其直理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動之跡言國家得
失之事此為史之本體未為多違然臣與浩同其事死生義
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恩違心苟免非臣之意景穆動容稱
歎先是數允集天文火災異使事類相從約而可觀允依洪範傳
天文志攝其事要略其文辭允為八篇帝覽而善之曰高允之
明矣異亦豈滅推浩乎及景穆死允始有謀焉司徒陸黜
等受景穆賞允既不蒙褒異又終身不言其悲而不伐皆此類
也聖善明性多機巧欲任其能勸文成大起宮室允諫曰臣聞
太祖道武帝既定天下始建都邑其所講必因襲際今建
國已又宮室已備永寧前殿足以朝會萬國而宮室宜以安

御聖躬紫樓臨望可以周視遠近若將將壯其為異觀者宜漸
致之不可倉卒計研材軍士及諸雜役共餉合四萬人半午可
訖古人有言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一婦不織或受其寒况數萬
之眾其所費亦已多矣帝納之允以文成纂華之業而風
俗仍舊如舊書非不依古式乃諫曰前朝之世廢廢明詔禁諸
婚嫁不得作樂公非保之日前朝之世廢廢明詔禁諸
條旨又班而不華亦將由居上者未能改易為下者習以成俗
教化陵遲一至於此詩云尔之教矣人昏效矣人昏奉動不可
不制孔云嫁女之家三日不絕火娶妻之家三日不絕樂今諸
王納室樂部給伎以為婚嫁而獨禁細人不得作樂此一異
也夫大軍者所以定禮儀訓方國故聖主重之至乃爵位而不
欲有乾而不食樂其雅聲則不奏物非正色則不列今之大會
內外相混酒酣喧嘩固有儀式又供優戲觀汗舞視朝延積
習以為美而責風俗清純此五異也今陛下當百王之末踵晉
亂之弊而不矯然釐改以厲頹俗臣恐天下蒼生求不聞見禮
教矣允如此非一帝從容聽之或有觸忤帝所不忍聞者命左
右扶出事有不便允勸求見帝知允意逆許左右以待之禮敬
甚重辰入暮出或積日居中朝臣憂和所論或有上事時時失
者帝省而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是非子何為不依書於人
中諫之使人知惡而於家內隱也且不以父觀惡惡於外
也今國家善惡不能而陳而上表顯以此豈不彰君之極明
已之夫至如高允者真忠臣矣朕有是非相正言而論至朕所
不忍聞者皆侃論論無所避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其諫
豈不忠乎女等在左右不聞一正言但伺朕喜以求取等
以弓刀侍朕跪立勞苦皆至公王此人執筆臣我不過若作
汝等不亦濶乎於是拜允中書令著作如故司徒陸黜曰高允
雖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帝怒曰何不示言今朕用
之方言其貧者曰幸允率唯謹屋數間布被緇袍厨中醃菜而

已帝歎息曰古人之清節豈有此乎即賜五百從眾千斛拜
 長子為長樂太守允頌表固讓帝不許允為郎二十七不
 從官時百官無不悅允恒使諸子操採自給轉太常卿本官如故
 允上代都職因以規諷亦工京之流也○初允為游雅又太原
 張偉同業出父雅論允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也而前
 史載帝公中父文辭甚辯心者或之非信余與子游趣四
 十餘年未見其非喜之色不亦信哉子內文明而外柔弱
 其言响响不能出口余常呼為父子惟公謂余云高生豈子博
 季一代佳士所之者矯之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讓起於纖
 微及於詔書惟公若嘶股戰不能一言宗欽以下伏地流汗都
 無人色高子敦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明主為
 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仁及余友保政元吉向之所謂矯矯者
 更在斯乎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寧及百司於都坐王公以
 下望塵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及長壽可謂見衛青
 何抗札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不謂此乎知人故不易人亦
 不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內惟亦漏之於形外鍾期此聽於伯牙
 庚吾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其為人物所推如此○文成重元
 常不名之恒以爲公之號播於四遠夫文成崩○居
 諱簡之非漢重擅胡命謀危社稷文成明太后誅之引允禁於
 大政又詔允曰朕病之舊典欲置官於郡國卿備宗老
 且與中秘二省參議以開允表請制大都立博士二人助教四
 人文主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一人立博士八人出都
 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立博士六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出都
 人立博士一人其博士取博學經史復行忠清慎為人師者年
 限四十以上助教亦與博士同年限四十以上若道業以才
 任教授不拘年齒立生取郡中清望人行脩謹事術名教者
 先及高門次及中華帝從之郡國立亭自此始也○進爵成陽
 公景陵懷州刺史允秋月巡境問人疾苦至郡縣見郡公廟毀

與不立乃歎曰邵公之德顯而不祀為善者何望乃表脩其
 於時年將九十矣勸人空業風化顯行然儒者優游不以斯
 為事後止北中當景率郡中故老為允止祠於野王之南橋碑
 紀德焉允以獄者人命所繫常數日單陶至德也其後策蒙先
 三劉頃之際裝布數而王經出餅以猶有刑之餘藥免凡人能
 无咎乎至年九十一
 祐字子集允之從祖弟也博涉書史好文字雜說性通放不拘
 小節自中書參事拜廷中書侍郎孝文嘗問祐比水旱不調何
 以止災而致豐稔祐曰志湯之運不能去陽九之會陛下道同
 前聖其知小阜何畏富強賢在政則崇消授至矣又問止盜之
 方祐曰尚訓之有方靈不易息當慎宰守貞則盜賊止矣祐
 又上疏云公選季木采職政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斯非
 才之謂且并被朽於唯才是舉又勳舊之臣年勤可錄而才非
 托人者則可加以爵賞不且委以方任所謂上者可私人以財
 不私人以官者也○弟善之從父弟翼二子昂
 昂字叔曹幼時便有壯氣及長傲尚膽力過人能奮勇頭委駭
 雄異其父為求嚴節令加捶撻昂不連節訓專事馳騁每言男
 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博士也其父曰
 此兒不滅吾族當大吾門以其昂飛飛教曹以昂字之昂以建
 義初兄弟共率兵既而春規○昂自散眾及聞昂見昂守節
 不守遂與父昂據信都起兵昂朱世隆散眾初生率五千人掩
 至龍尾昂昂將十餘騎不報甲而馳之羽生敗走昂馬前絕迹
 左右无一當百時人比之項籍○至信都開門奉迎使世
 子隆以子孫見之昂乃與俱來後廢帝立除昂刑刺史以終
 其身仍為大都督率眾從神武破爾朱兆於廣回又討四胡於
 肆陵昂自領鄉人部曲王桃湯東方老等三千人神武將劉辟
 甲兵十餘人共相率昂對曰教曹所將部曲練習已久不願更
 配神武從之及戰神武軍小却兆等方乘之昂上表請以千騎

房也但明堂而施用既殊故房之名亦隨事而任且今粗
考其說以見鄭意蓋鄭於此可驗其說之正室則明於
考其說之正室則明於考其說之正室則明於考其說之
闕也合周禮與子氏之說以同其說又符周禮與子氏之
說考之則曰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室
出二筵五室正室一筵室中度以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室
於五室而謂之正室一筵室中度以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室
大明堂者蓋所以告日月明布時於天也又正室五室者然營擇
之制自當因江制其於五室者合於五帝各居一室之義且
四時之祀皆據其方之正又殿則布令成得其月之辰可謂施
政及俱二二但允求之古義切為當矣鄭康成漢末之通儒後
季所取正釋五室一筵室中木水火金水各居四維然四維
之室既垂其正施令聽於中木水火金水各居四維然四維
又之以美說飾之以巧健信水木用事於其北水以用事交

室而爭鋒者豈不由於室之不當哉訓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
五室九室二筵置五室於斯堂雖使班班思王不為度則不
能合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則三室之間便居六筵之地而至
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豈有天于布政施令之所宗祀
文王以配上帝之階庸公烈宗以朝諸侯之廟而室戶之外僅
餘四尺而已哉假在倫約為過矣論其堂宇則偏而非制求
之道理則未極人情其不然一也余以為鄭考者苟求必勝說
注異端以相訾仰云二筵者乃室之東西耳南北則狹焉余故
脩論之曰若東西二筵則室戶之外為丈三尺五寸矣南北戶
外復如此則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耳記云四旁兩火窈若
為二尺之戶二尺之窈窕方之間裁盈一尺繩樞鑿牖之室真
門圭箭之堂尚不然矣假令模欲小廣之則四面之外闕狹不
齊東西既深南北更淺屋宇之制不為通矣論之衆室略無算
焉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然則戶牖之間不逾二尺也禮記明
堂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鄭玄注曰設斧於戶牖之間而鄭氏
禮圖說儀制曰從廣八尺蓋斧文於其上令之拜風也以八尺
袞置二尺之間此之曰通不待智者較然可見矣且若二筵之
室為四尺之戶則戶之兩類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猶自不容
別復戶牖之間哉其不然二也又復以世代驗之即唐虞尚制
殿周稍文製造之差每加崇飾而夏后世室堂簡一七周人之
制反更促狹豈是夏禹卑宮之意周監郁郁之美哉以斯祭之
其不然三也又云堂崇一筵便基高九尺而壁戶之外裁四尺
五寸於營制之法自不相稱其不然四也又云室中度以几堂
上度以筵而復云凡室三筵而不以几還自相違其不然五也
以此驗之記者之謬抑可見矣盛德篇云明堂凡九室三十六
戶七十二牖上圓下方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堂高三尺也余謂
盛德篇得之於戶牖失之於九室何者五室之制傍有夾房而
各有戶六有兩牖此乃因事立則非拘異術戶牖之數固自然

矣九室者論之五帝事既不台施之時令又失其辰左右之个
重審一隅兩辰同處參差均入斯乃義无所據未足稱也且又
堂之脩廣裁六十二尺百假使四尺五寸為外之基其中五十
四尺便是五室之地計其一室之中僅可一丈置其戶牖則於
何容之哉若必小之則以容其數則今帝王則身出入斯為
怪矣此正宜不合與制亦何晒之其也余謂其九室之言誠
亦有由然以爲或與間三十六戶七十二牖非見其制廢知
所置使請一室有四戶之數計其戶牖之數即以爲九室耳或
未之思也然伯喈漢末之時李士而見重於當時即識其脩廢
之不當而必未思其九室之爲謬更脩而廣之假其法象可謂
因爲飾詞順非而澤說可嘆矣余今省彼衆家委心從善庶採
其衷不爲尚異但是古非今俗間之常情愛遠近世中之相
事而千載之下獨論古制驚俗之談固延多謂脫有深賞君子
者覽而端之倘或有焉○謚不飲酒好音律愛樂山水高尚之
情長而致固一遇其賞然亦忘情乃作神士賦延昌四年卒年
三十二返述悼惜之○四門小李博士孔璠等李官四十五人
上書曰切見故處士趙郡李論十三通奉經論語毛詩尚書歷
數之術尤及其長州開鄉黨有神童之號年十八論李受業時
博士即孔璠也璠始要終論端究緒授者無不欣其言矣於是
鳩集諸經講授同異比三傳事例名春秋叢林十有一卷爲諸
等別折隱伏並盈百條帶元常帶縹緲象公卒通不長通有杜斯
屈不句言以遠經非餘詳而背理詳氣結洛觀者悉廢每曰丈
大難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絕跡下惟杜門却掃弃產營書
手自刪削卷无重復者四十有餘矣猶括以專家搜比廣議陸
冬遠瞻盛暑通宵維仲舒不關園君伯之閉戶高氏之費張
生之忘食方之斯人未足爲喻論其諸故太常卿劉芳推問音
義語及中代地發之由乃乃數曰君若遇高相侍中太常非僕
有也前河南尹黃門侍郎甄琛內贊近機朝野傾目于時親識

有求官者若云趙郡李諒諒守道不則于時常欲致言但未
有以耳諸君何爲輕自媒適謂其子曰昔鄭玄虛損不惑數千
里謂扶風馬融今汝明師其適何不就業也又謂朝士曰魏珠
行不愧時但求高李諒以非真朝廷耳又結字依若馬應鑿鑿
方欲謂彼書冷宜陽與西河之教重與北海之風不遂而
後意空聞暴疾而平凡國爲碎碎之哀齋生結摧梁之稟况璠
等或服下風或承前日師儒之義其可默乎事奏記曰諒
舉辭附志守冲素簡隱之操際可嘉美可表傍惠東進准上玄
晏諒曰自諒處士并表其門閭以旌高節於表其門曰文德
里曰李義云
李義深如舉
李義深趙郡高邑人義深有當世才用而心習嶮峭時人語曰
鈞戰森森李義深義深弟幼學少寡欲爲兒童時初不從人家
有所求請皆故以金貨授之終不取強付報擲之地州牧以其
家幼而廉故以名焉性聰敏累任齊文襄驛騎府長史又兼薦
爲廣州儀同長史○行經吳郡總台河北六州文籍商推
戶口增損親自部分多在馬上徵責文簿指影取備事非一諮
幼願應機立成相先期會爲州準的神武深加慰勉神武還并
州以告又襄文襄喜謂人曰古足知人矣文襄兩事除朝拜
時以并州王政所基求好長史舉者多不見納後因大集謂陳
元康曰我教你好長史李幼廉即其人也遂命爲并州長史
在文襄第內與龍西平術等八人號爲龍客後曰時和士開權
重百寮不傾幼廉高揖而已由是出爲南青州刺史王僧虔乾
富而異構歷政不能禁幼廉初至因其有犯叙叙之或密通疏
奏道余百擬妓婢二十人幼廉不受遂殺之○龍客相得李樹
執政求茶石於於幼廉以其南青州所出幼廉辭曰好者固請
乃與二兩孝節有不平之言或以告幼廉幼廉抗聲曰李幼廉
結髮從軍誓不曲意求人天生德于予孝節其知子何假欲挫

頗不圖遺向井州耳時已授并省都官尚書諱而夫報遂發教
遺之齊宋官至三品已上悉加儀同獨不悉此例語人曰我不
依儀同更竟為祭卒贈史部尚書

論曰古人二燕趙多奇士魏夫李靈兄弟並有焉靈則首應了
辨道光師傳順則器標棟幹一時推重孝伯風範靈則蓋亦過
人各能克爾門業道風不須餘慶之羞耳非此之謂乎至如元
庶之偶倘從橫功名自卒季初之家風素著比去兼多南齊之
日雅道方振德之子弟特盛衣冠唯戚里是焉固亦文雅所
得安世識具雅雅時幹之良甥以家俊俊則儒博識之高
免固可謂世有人焉義陳弟兄人位兼美子雄才匡不替門緒
茂矣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十一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十一

游雅 別報

游雅字伯度廣平人也時言游尚允雅俱知名物為秘
書館委以國史之任竟無所成雅性剛毅好自矜誇姿儀人物
高正雅又孝而雅輕才允性柔實不以爲恨允將婚于邢
氏雅勸其娶其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邢不勝廣平游自
重雅我我自贊其頭其其已賤人皆此類也允著猶士須殊重
雅雅因議論長短忿忿然有陳奇遂心奇至按議者深責之
明根字志遠雅從相弟也幼年遭亂爲操陽王氏奴十世世辛
明根以雅雅情入書字路邊書地字之長安鎮將寶璽見之呼
問知其姓名乃告游雅雅使人贖之教書年十六年雅歸鄉里
於白雲故爲書讀書積歲雅稱爲之公推爲中書學士東萊
東兗州刺史遷儀曹尚書加散騎常侍又爲鴻臚明根以年
踰七十表求致仕詔許之其年以司徒尉元爲三老明根爲
五更行禮拜進給主烟探明根歷官內外五十餘年明根以仁
和接物以禮讓時論貴之明根初明根以高閣以儒老之業時
被禮遇公私出入每相追隨而問以才筆時每明根報其書焉

高閣

高閣字開士漁陽人也少好李博綜經史下筆成章少爲童子
送相至平城修刺詔崔浩浩與諸奇之使爲中書監表明日
浩歷租車過野馬呼閣謂閣車于皆驚閣本名駟浩乃改爲閣而
字焉由是知名高允以閣文章意高以率以自代遂爲閣所知
參論政事永明初爲中書令給事中奉以機密閣令書檢其
贊頌皆其文也閣又引見王公以下於皇信學令辦思使閣
曰使者節知以行事忠者發心以附道德如玉石然閣可與帝
曰玉石同弊而異名忠佞異名而同理求之於同則得其所以
異爭之於異則失其所以同出處同異之間交換忠佞之境宜

其後事難思初非伊也聞曰子其讓楚初雖隨亦終致忠言此
 對○後上表曰臣聞為國之道其要者有二曰文德二曰武功
 三曰法度四曰防固五曰刑賞故遠人不服則備文德以來之
 荒後致命則備武功以威之夫古戰則制法度以齊之恭敵
 輒侵則設防固以禦之勝則明刑賞以勸之用能開國
 靈方征伐則此以悍思同於禽獸所短者攻城
 若以狄之所短奪其長則雖不能成其難求不能內通又
 狄敵若野澤隨逐水草戰則古室家並至奔則古畜牧但逃定
 以古人伐北方其長其短而口厲八為其害者良以偏忍無常
 故也六鎮勢分倍眾不固互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攝
 彼朔方趙靈秦始長城是築漢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
 皆帝王之雄傑所以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及兵眾之不足乃
 防狄之要事理宜然也今故宜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其虜
 雖有野勞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即於要害往往在門門造小城於
 其側因施却敵多置弓弩狄來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既不夾城
 野掠無獲草灰則走終始必戢又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
 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為武士於苑內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
 有志幹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為二軍一軍萬人專言射二
 萬人專言刀楯二萬人專言騎稍修立驛坊十日一習探諸萬
 亮八陣之法為平地禦寇之方使其解其章之宜設旌旗之節
 兵與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足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
 一七月發六郡兵萬人各備戎作之具數萬其諸屯倉庫隨近
 往來但送北鎮至八月征北都督所領六鎮之兵且至碓石
 揚威漠北狄若來拒去次戰若其不來然後散分其地以築長
 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三季之地三百
 人三里三千人二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則千里之地雖弱相兼

計十萬人一月必就軍糧一月不足為多人懷永逸勞而先怨
 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邊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死抄掠
 之患其利二也發城觀敵以備得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慮息
 死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常遊邏求得不遺其利五也孝文詔曰
 比當身御而論問好為文章兼四一卷其文必高允之流後無
 二高為當時所服閱強果敢直諫其在私室言裁聞耳及於朝
 廷高亦之則談論鋒起人莫能敵孝文以其文雅之美每優
 札之然高論於初在中書高嘗保諸博士李生百餘人有所
 干求者无不受其賄及老為一州乃更廉儉自謹有良牧之言
 胡斐論許文元臨涇人世為西夏者姓斐少聰慧年十三辨
 疑理理有奇焉手不師受披讀群籍再閱於目能誦焉好為
 文辭善典雅之詞又工鄙俗之句以姚氏將衰遂入長安觀風
 化應雁各行傳人見知時京兆韋祖思少開典墳多為時持
 斐不長斐亦本而由祖思因留之曰當與君論天人之際何處
 返乎斐曰論天人者其亡久矣與君相如何誇言若是遂歸主
 人賦華壯二夜一宿而成時年十八矣其述前載元道書美叙
 中世有勵時事而未及都賦以皆奇其才畏其筆後入沮渠牧
 德被擄遇之不重斐乃為詩示所知程伯季其略曰群大吹前
 客使暗排疎直遠既已塞曲路非所望望衛悅初與斐乘棹
 靈均何用官憂懷託翰寄輔臣伯達見詩謂曰涼州雖地君戎
 域然自張氏以來號有華風今則盡棄先朝何祝鮑之有斐曰
 貴主奉正朔而非漢秦仁義而未允吾之澤木風在大魏與子
 曹建非又關也撤餘牧獲破降降史既先歸魏朝廷以其識機
 爵始復男家於密雲蓬室草建唯以酒自適不事產業常若飢
 貧然不以為恥養子字穎於以自給養每至曹勝門前一府
 牛糞草袴褶而已依布囊容三四斛飲醉飽盛餘肉餅以付
 穎始見車馬榮華者視之蔑如也初斐一見高允曰吳鄭之臣

以行爲美談吾之於子以故羣爲勸贊以此言之彼可死愧也於允館見中書侍郎李燦被服垂簾更貧老衣榻擊頗忽之雙謂曰李子令旨相脫射上傍榻衣帽君欲作何許也譏其惟假盛服樂揚然失色○史少孤幼言及父母則淚下若孺子號春秋當祭之前則先求白酒美膳將其所知廣雜常順陽焉田文宗等提靈輿至外空靜外設坐奠拜及孝思之敬時燦禮記若家善醴酒而送一壺與史傳感許亦武河東裴定宗等請潘曰再三之惠以爲過厚子惠於史何其伯也潘曰我伯給養者以其伯於孝思也潘者以潘爲君子矣高閣曾造其家潘更始揭席於山扉舍爲閣設酒醴食皆手自辦然其甘茹字字必隨嚼而布而微菜精饈調羹見其二妾並年意汲汲不布穿履則見其負以交物直十餘匹贈之亦无碎史固作言命賦史爲之序潘雲于左右皆祇仰其德感時奉以布厨設家更潘分散之家况餘財

劉延明

劉延明，字子玉，以儒李稱。明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字子五百，餘人通經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延明，遂別設一席請瑀子，曰：吾有一女欲覓一快女婿，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延明遂奮衣坐，神志湛然。曰：延明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延明後隱居酒泉，不應州郡命。瑀子受業者五百餘人。京武昭王，擢爲儒林祭酒，從事中郎。昭王好尚文典，書史穿落者，親自捕。延明時侍側，請代其書。王曰：躬自執者，欲人重此典籍，吾與卿相遇，何異孔明之會？德迂阮夷護軍，雖有政務，于不釋卷。昭王曰：卿注記篇籍，以爛燈晝白，日且然，夜可休息。延明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孔聖稱焉。延明何人，斯敢不如此。

宋繇字餘業，博陵人也。五歲喪母，事伯母張氏，以孝聞。八歲而

張氏

張氏，字居，後過禮，喟然謂妹夫張茂曰：門戶傾覆，負荷在縣，不街騰自厲，何以繼承先業？遂隨茂至酒泉，追師就學。閉室誦書，晝夜不寐，博通經史。呂元時，李秀才除郎中，後奔歸，業爲中散騎常侍，以業遠，略西奔涼。武昭王歷位通顯，家无餘財，業兵革間，講誦不廢。每聞儒士在門，常倒屣出迎，引談經籍。元明決斷時事，亦无懈也。但業家雖平，酒泉於縣，室得書數十卷，業米數十斛，而已蒙濞數日，孤不喜，李氏欣得繇，拜尚書吏部郎中，委以銜。蒙濞將死，以子牧犍，以爲左丞，其妹與平公主於京師，公拜繇河西王右丞，相賜爵，清水公及并涼州從牧犍至京師，卒曾孫遊道。

徐州刺史

徐州刺史元孚，頻有表云：爲樂廣發士卒，圖彭城之增羽林二千，以半宗室重臣，皆請應矣。所以量委給武官千人，孚今代下以路阻，自防，遂納在防羽林八百人，絳云疆境无事。○附隱家臣，悉局司保，知不可臨，進主或即孚之兄子，遺書事謝，遠三日之中，八度逼道云：宜依判許，臣不敢附下罔上，孤負聖朝，但孚身任之，師相繼及其代下，便請放還，進退爲身，无憂國之意，所請不合，其罪下糾，或乃召臣於尚書都堂云：卿一小郎，憂國之心，豈厚於我，既爲盜口，不惟朝堂，右僕射臣山隆，吏部郎中臣薛琰，已下百餘人，並皆聞先臣實，獻直言云：忠臣奉國事，在其心，亦復何簡貴賤比自北海入洛，王不能致身死難，方清宮以迎，業賊鄭先讓，正義廣州王復，建德往討，業始流徙，若何速今得冠冕，百寮乃欲爲私，害政爲臣，此言或賜，然更甚，臣既不放，干犯貴臣，乞解郎中，帝召見遊道，嘉勞之，或亦奏言：臣忝冠百寮，遂使一郎，據校高聲，肆言頌，臣乞解，向書令，帝乃下救

隸即謂之隸書故秦有八射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符書四
 曰蟲書五曰象印六曰寶書七曰文書八曰書漢興有隸律
 李復教以隸書又習八射試之課最以為尚書以隸書自字不正
 難李幼馬又習草書更始其書雖無版誼亦是一時之
 少倫也孝宣時召通倉頡讀書張敞從父之京州刺史杜業
 沛人爰禮講孝大六秦亦能言之孝平時勸孔等百餘人說
 文字於大史官中以禮為小孝元上黃門侍郎楊雄採以作訓
 象印及三射皆攝以運應制作仗大司馬甄豐校文字之部
 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可字則
 古文而異者三曰象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篆隸書也五曰經
 篆所以象印也六曰鳥蟲所以播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
 子宅而得向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北平侯張蒼前春秋左氏
 傳書與孔氏相類即前代之古文矣後漢扶風曹真號曰工
 篆外異斯法而其精巧自是後李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備
 理舊文殊難異術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
 即汝南許慎古字之師也後復嗟時人之好尚勸俗儒之弊
 故撰說文解字十五篇自一終文各有部屬可謂類聚群分難
 而不越文質椒最可得而論也左中郎將蔡邕採李斯書
 之法為古今雜形詔於大守立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指法多異
 邕書也後開鴻都書畫所不能不悉集時諸方獻莫無出邕者
 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異倉賈雅古今字詁究諸碑廣綴拾遺
 漏增長事類抑亦於文為益者然其字詁方之許慎備古今射用
 或得或失陳留邯鄲淳亦古指同博開古藝特善倉雅許氏字
 指八射六書精究閑理有名於指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
 經於漢碑西其又蔚煥三射復宣校之說又象隸大同而古字
 少異又有京兆韋誕河東衛觥二家並號能篆當時臺觀榜題
 宗要之銘悉是誕書咸傳之子孫世亦其妙晉世呂忱表
 林六卷尋其死趣附說許慎說文而按偶章句應別古楷尚感

之字文得正隸不差象意也亦弟辭別於故左校之李登聲類
 之法作韻集五卷使官商錄微刊各為一篇而文字之凡便是
 善衛首讀楚夏時有同望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
 風移文字改更象形詁韻射射失貞俗字紛復加虛造巧談
 辨士以意為疑煇感於時難以釐改乃曰追求為歸巧言為辯
 小兒為神神為靈知斯其然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籍大篆許
 氏說文石經三字也凡所開古莫不凋長焉嗟夫文字者六籍
 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今今人所以識古臣六世祖家
 世陳留存晉之初當從父兄俱受學於衛觀古篆之法倉雅方
 言說文之韻當時並收善書而祖遇洛陽之亂避地河西教世
 傳習斯非所以不墜也世祖太延中牧饒內附臣王祖文威校
 策補國春秋獻世傳掌之書古篆八射之法時家據錄叙列於
 儒林官班文身家號世業督臣閻振職子胤薄新舊家風有泰
 元顯是藉世世資奉遺相考之訓切慕古人之軌企瞻儒門

相
 之版求撰集古篆文字以許慎說文為王及孔氏向書五經首
 在簡帛亦雅三君凡射之言通俗文祖文宗埋倉廣雅古今字
 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韻者以類編聯文
 元復軍統為一部其石籀並感俗讀諸賦賦感使於象下各有
 區別詁訓假借之韻合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並逐字而注
 其所不知者則闕如也脫家遂許慕直自氏之觀而向文字之
 域典書秘書所與之書乞垂教給并予十五人皆習文字者助
 巨披覽所獲名目伏聽明旨詔曰可如所請并就太常異兼教
 以書史也其有所演依請給之名自待書成重闡式於是撰集
 字書然曰古今文字凡四十卷大射依許氏說文為本上蒙下
 隸先是太和中亦法會能識書圖之在東宮教法會待書後
 以隸亦見知於閭里者其衆未有如推浩之烈

字
 曰游雅才業亦高允之亞至於隋陳青斯所以絕世而莫
 祀高閣登言有章句下筆富文詞故能受遇累朝負重明主樹

冠謝事不備懸美矣胡雙顯梅之間優游无悶亦一代之異
人功初方回張淮陰根關劉延明趙彖索微皆通涉經史
才志不群慎重兩川有聞東國故流播之中自拔危岸人之不
可以无能信也宋蘇軾能申終我顯達道剛直自立任使
為累亦式能世其業亦足推云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十二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十二
魏列傳

王蕙龍

王蕙龍太原人晉尚書僕射愉之孫幼聰惠於愉以為諸孫之龍
故名焉少宋武微時愉不為之礼及得志愉合家見誅蕙龍年
十四為僧所信所匿因將過江津人見其行意忽疑為王
氏子孫挾持為受業者乃免遂奔魏與魏淵惠龍淵魏明元
引見与言蕙龍請效力南討言終附而流涕天子愛之動容謂
曰朕方假一車書席卷公曾神情計如此豈不能相資以教乎
然亦未之用後拜洛城鎮將鎮金墉會勇元朗太武初即位咸
謂南人不宜委以師旅之任遂停前授蕙龍抗表願得南華自
效遂倍固言之乃授南華校尉南華大將軍左長史及宋朔陽
起兵江陵引蕙龍為援蕙龍督司馬靈壽等一万人拔其思陵
成幽敗乃班師後宋將王玄謨寇滑臺詔假蕙龍禁兵將軍与
安顛等同討之相持五十餘日諸將以賊盛莫敢先蕙龍設奇
兵大破之太武賜以劍馬錢帛授龍將軍賜爵長往侯拜祭
陽太守仍領長史在任十年農戰並脩大若若績擢揚遠屬
附者万余家号為善政其後宋將到度之糧道斷頓性頓大相
侵掠蕙龍力戰獲獲其鋒者之友友人蕭斌書曰曾執頑鈍馬
暴獲狂工人之中唯主蕙龍及韓延之可為深憐不意傷生庶
夫乃今老子許之宋文縱反問云蕙龍自以功高中位不全欲
引寇入邊因執空南大將軍司馬養之以叛太武聞曰此及不
然足奇人心樂殺耳乃賜蕙龍金書曰義隆將軍如武欲相
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也宋文計即不行復遣
刺官吕公伯購蕙龍首二百戶男翁一千匹玄伯為及間來奔
人有所論蕙龍疑之使人探其懷有尺刀玄伯叩頭請死蕙龍
曰各為其主也吾不忍害此人左右曰言義隆賊公未已不殺
玄伯无以創將來蕙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且吾方以

一議為千國又何憂乎刺客遂降之時人服其真忠

鄭義初以陽陽人父成未拜中書博士天安初下司州刺史

常以事攝南來降故文詔中尚書元石為都將赴之遺義

如直入其城奪其符節義有府庫部出珍奇非意要以今制為

勝石從義言劉策馬徑其城二尚尚珍奇親兵數百人在

珍奇宅內石既克城意益揚置酒嬉戲元警防之虞義勸嚴

兵設備以待非常其夜珍奇果使人燒府欲因救火作難以

有備乃止明且義齋白武備安慰郭邑眾心乃定○明年引

軍東討故陰天攻陰太守張超城守不下石攻之不克議欲還

軍長社街秋擊之義曰今超駭市人命不延月宜安心守之超

食已尺不降當遂而欲棄遠長社超必備城保變多積薪將

來恐難圖矣石不幼以旋師長社至又復往攻超果設備无

功而還歷年超死楊文長代戊食天城潰乃克之竟如義策惟

北平廷中書侍郎太和六年卒孫述祖

而拜述祖顯爵從人皆不見心其苦多未幾被殺廢顯位及

病篤乃自言之且曰吾老矣一生富貴其矣以清白之遺子孫

死无所恨前後行儼嚴畏德趙定六州事正除廣亮北三州刺史

又重行嚴儼趙三州刺史所在皆有惠政天統九年卒年八十一

薛辯字允白汾陰人父強字威明允有大志懷重國等與北

海王猛同志友善及兩入關中樞以山楊謂之曰曰東無

邪比也秦則允多奇士如生輩尚有幾人兵欲與之俱南猛曰

公求可與撥亂濟時者友人薛威明其人也温曰問之允允方

致朝命強聞之自商山來謂者猛皆舉軍謀於商察温有大志

而無成功乃勸猛止俄而温敗及苻堅立温見委任其平陽公

勳為書將以車馬聘強猛以為不可發乃止及堅如何東伐張

平自與數百騎馳至荒澤下火去相見強使主簿責因慷慨

宣言曰此城終无生降之臣但有死節之將耳堅語將請攻之

堅曰須吾平昔自當傳捨之以勸事君者後陝伐晉軍敗強

遂總宗室強兵威振河輔被慕容永於陳川姚弋闡而彈之道

使重加札命徵拜右光祿大夫七兵尚書封馮翊郡公轉左

尚書○辯幼而雋爽敏多天略由是家業多屬慕之強兄弟

襲統其營曰姚興歷天子中庶子河北太守辯知姚氏運業遂

奔歸家保野邑及晉將劉裕平姚似即署相國尋除平陽太

守委以北道鎮捍及長安失守辦遂歸魏仍立功於河際位平

西將軍東雍州刺史明元深加器重帝謂之曰朕委卿以舊志

在關右卿且克終良善與朕為長史主人辦既還任務嚴教戰

相以數千之眾推抗赫連氏帝甚優禮之又除并州刺史卒於

官帝以所圖未遂深悼惜之孫湖

湖字破胡少而神操志於學專精講學不干時務与物无競

好以德義服人或兄弟怨問湖事湖者恐湖聞之自內自

傾心致禮並不獲已而應之為木川中提事別駕張回東太守

兄分並為本郡當世禁之有八子長子聰知名

聰字延智方正有理識善自操致不妄游如雖在閭閻終日矜

莊見者莫不懷然加敬博覽群籍精力過人至於前言行多

所究悉詞辨占測尤是所長太和十五年擢揚州佐郎後遷

書侍郎即又凡所彈劾不避強禦孝文或欲賞貸者聰輒爭之

帝每云朕身計勝不能不憐何況諸人也自是貴戚不敢手聰察

為孝文所知以德器過內以心管為守視衛禁其委聰管

領威終太和之山何帶直閣將軍重臣能朝之後聰百倍侍惟

惺言兼蓋夜時政得失預以謀諷動輒匡諫事多听之而重厚

沈密外莫窺其際帝欲進以名位輒苦諫不受帝亦雅相厚

謂之曰卿亦爵自高固非人爵之所榮也又除羽林監宣武郎

位除都督齊州刺史政存簡靜卒於州吏人追思留其所坐榻

以存遺愛子孝通

孝通字士達博學有雋才迂中書郎際為郎閔所知重晉表二

年正月乙酉中書舍人元翽獻酒者帝因去元翽及孝通等宴

兼奏慈管命翽吹笛帝亦親以和之因使元翽尋朝以翽為韻

孝通曰既逢弄琴君願工乃年壽帝曰平生好玄默數為乃國

計縱河北失利猶足據之節閔深以為然則誰可任者孝通與
賀拔岳同事夫光又與周文帝有舊入並先在閩石因並推
薦之乃起拔岳將岐華秦雍諸軍事閩因大行臺羅州牧周文帝
為左丞孝通為右丞肅詔言駢驛入閩授岳等同鎮長安岳謀
相器重岳以師友之禮與周文帝結為兄弟岳自恃隆後失光
敗於韓陵即開遂不得入閩為齊神武幽廢孝武帝即位後神
武方得志徵岳岳為齊州刺史岳欲舉兵入朝孝通乃謂
岳曰高王以數千鮮卑破爾朱百方之眾其鋒誠亦誰敵然公
兩兄太師領軍宿在其上深疑子鶴實知解斯棒大野胡也
叔叱呂延慶之徒於爾朱之山皆其美等韓陵之役此輩前後
降附皆由事勢危逼非其本心在於高王曹操之孔融馬懿之
嵩泰今或在京師或據州鎮除之又失人望留之腹心之疾雖
今孫騰在關下冀昭處鈞陳必不能如建安之時明矣以今觀
之際難未已吐乃仁雖復退燒猶在并州高王之計先頃平於

今方緩旆羣雄安置內外何能去其巢穴與公事關中也且
六郡良家之子三輔禮義之人踰幽并之號騎騰汝穎之奇士
皆係仰於公效其智力據華山以為城雉因黃河而為地壘限
守不失封泥進兵同於建水乃欲束手受制於人不亦鄙乎言
未卒岳執孝通手曰君言是也乃踞坐為笑而不就微曰太昌
元年孝通因使入朝仍被留京師重除中書侍郎求興三年三
月出為常山太守仍以經節閔任遇故也及孝武西奔或利孝
通與周文帝及周置賀拔岳鎮關中之計遂見拘執將封晉
陽及引見咸為之憂孝通神氣從容碎璫切正齊神武更相欽
歎即日原免然猶致疑忌不加位秩引為坐客時訪文典大
事而已具和二年卒於齊

薛澄

薛澄字景猷汾陰人也家貧躬耕以養祖母有暇則覽文籍
若不拘時人未之奇也紅表取人多以世族澄世无貴在解楊

元通運鎮惟肥大眼至京師時人思其初勇善於更用... 恭觀者如市後梁將康絢於浮山過淮規復壽春... 光祿大夫率諸軍鎮荆山復其封邑後為肅宗... 呼為兒子及見仇殺之流沉自為將帥... 童兒啼者怨之云揚大眼至五不即止... 謂大眼曰在常聞君之名以為眼如車輪... 眼曰旣鼓翅望頭將雀是使君口不能視... 山推其賊果以為開張非之過也... 推過度軍主... 政如此相殺也又北有郡其有武善大眼... 於攘市自是荆蠻相謂曰揚公惡人常作我... 山之武尚所不免遂不敢復為寇盜在州二... 拒遣人讀書而坐聽之悉皆記識令作幕布... 多識字也

崔延伯

崔延伯博陵人也少以武壯聞仕齊為... 太和初入魏常為統帥... 將軍荆州刺史... 下蔡延伯... 其輻兩兩... 施大鹿... 由是... 謂曰... 志尚... 崔延伯

善之功也但催腹仍在宜頃頃謀故引卿... 圖以為後計大眼對曰臣輒謂水陸二道... 延伯曰既對聖顏... 何可前... 有不... 除并州刺史... 元志為天生... 將軍西道都督... 步延伯曰今當... 水列陣而進... 徐而遂退賊... 親觀之... 神勇... 曰崔公古之... 非老奴... 眾來戰... 十餘萬... 延伯無以定... 奴伯勤明... 前行之始... 既破秦賊... 軍威其盛... 來戰... 別造大排... 勒重... 百騎... 延伯

賊而伯勤明廷遂蒙自東西而至乞降之賊從西境下諸軍
前後受敵延伯上馬突陣賊勢推挫便尔逐北徑造其營賊未
輒騎延伯重兼步卒兵力疲怠賊乃乘間入排城延伯軍大敗
死傷者將有二万至者敵重保保州延伯備繕器械購募驍
勇復從保州西進去賊於院谷柵七里結營延伯此前進身不
輒軍奮獨其賊大破之俄頃間平其數柵賊皆逃避見兵以
采掠散亂不整還來衝突遂大奔敗延伯中流矢為賊所害士
卒死者方餘人延伯善將抗能得衆心與康生大服為諸將之
冠延伯末路功名尤重時大寇未平而延伯死朝野歎懼焉贈
使持節東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諡曰武烈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十三

東萊先生點校北史詳節卷之十四

魏列傳

裴俠字神駒河東人駿幼而聰慧親表稱其神駒因為字蓋
吳作亂於關中分隸人許承宗聚眾應之裴聞言縣令裴隴
計捕所出歸其家聞之即率鄉豪奔相之賊退刺史以狀聞
會太武親討裴見裴陳叙事帝大悅裴曰裴駿
有常功才其義自稱補中書博士浩亦裴裴首為三河領袖

裴俠

裴俠年尚幼河東人也七歲猶不能言後於洛陽見羣鳥蔽天
從西來至其指之而言遂主識聰慧有異常年十三遭父憂
哀感有若成人將擇葬地而行空中有人曰童子何悲死於葬
東封公侯俠請以告其母母曰神也吾聞鬼神福善尔家未嘗
有惡當以吉祥告及葬時俠宅側有大桑林因葬焉魏正光

中解中朝請補任義陽郡元額入洛使執其使人參其政書
洛陽武衛王恩政請曰當今權臣擅命王至日里若何俠曰字
文泰為三軍所推居百二之地所謂已操戈予寧肯授人以柄
雖欲操之恐是操於裴裴也裴政曰奈何俠曰圖欲有立至之
憂西巡有將來之慮且至關石日慎一日徐思其有耳思政然
之乃進俠於帝按左中郎將及帝西巡俠將行而妻子猶在東
郡鄭德請俠曰天下方亂未知烏之所集何如東就妻子徐擇
木焉俠曰既食人糧當以乘子易圖也遂從入關除丞相附士
曹參軍大統三年上領鄉兵從戰沙苑先鋒陷陣俠亦名協至
具同歸歸其勇力曰仁者必勇因命名俠焉以功進爵
侯王思政鎮玉壁以俠為長史齊神武以書招俠俠以功進爵
草報書其用烈周文善之曰裴賢也無加以加除其日
俠躬獲俠乘人如子所食唯飯麥粟而已更入身之

要自德行純篤朕是以用之曰博若已豈可以門見奉帝
曰如此濟州者稱職代有一兩耳冲謂諸物士曰適欲請教諸
賢秘書李彪曰師承寡少未及為漢竟有所懷敢不於言於
望曰陛下若專以地望不審賢之三物孰若四利帝曰猶如向
所論進曰陛下此言皆色百禮惟新國之興否拍此一選且
以國事論之不審中秘監令之子必為必書即頃來為監令者
子皆可為不帝曰卿何不論留山青册為監令者頭宗曰陛下
以物不同類不應以貴承貴以賤賤承帝曰若有高明卓才
且備出者朕亦不拘此例

李彪字道固南園人也家寒微少孤負有大志好學不倦初受
業於長安伯陽伯陽稱美之時與陽南陽比平陽尼等別
隱名山不果而能從兄問博學高才家富典籍彪於沈家手
抄口誦不暇晷食既而遠鄉望陸敏年將弱冠雅有志業則

名而請之修師友之禮稱之州郡以李孝廉李京師館而後業
為高門稱之朝貢李此禮之其厚彪源宗附之孝文初為中書
教習博士後為御史中尉領著作郎彪既為中尉性又剛
直多動於遠近長之來右屏幕帝以李生從容謂羣臣曰
吾之有李生猶漢之有汲黯帝嘗問於流化池謂羣臣曰
曰崔光之博李彪之直是我國家得賢之基

楊慎字士業少農人頗曉書尤好詩畫時公播門首南朝
廷子姪早通而慎獨不交遊公卿罕有識者親朋勸其出仕
曰苟有良田何憂晚歲但恨才具耳年二十一襲家業伯
長孫承業請為錄事參軍與州刺史裴深相親深嘗謂慎
夫人李瓜花表德等今為內應遂已舉動其子慎嘗春知覺
誤移云魏始於馬頭置成如開復於白漆橋城郭山川相
侵逼此亦須營勸陽說交境之備今板卒已集唯聽信侯侯

威欲以質言之云无修白接意而况曰白捺小城本非形勝遂
集兵遣移進構是言得無有別圖也承業乃云錄事可造移報
移曰彼之募兵規別有意何為妄構白捺他人有心于付度之
勿謂秦無人也遂得移謂已竟使散兵爪花等以期契不會便
相告發伏率者十數家遂後竟襲壽春入羅城而退○蕭寶
據雍州反承業討之除周為承業行臺左丞軍次恒農依白承
業曰今賊守潼關今據形勝遠北取蒲坂飛棹西岸軍兵死地
人有關心爭州之圖可不戰而解潼關之賊必望風潰散諸
既平長安自克愚計可錄請為明公前驅承業從之令其子
璋等領騎與於同農北度便據石鍾堡乃瑛告曰今日且軍
於此以待志至兼觀人情向背告瑛將名者各自還村候軍
舉三烽火各亦應之以明降款其无應輝即是不降之村理須
致戮人遂傳相告報實未降者亦許舉烽火一節之問火比遍數
百里內圍城之寇不測所以各自散歸長安平恆頗有力焉時

所用錢人多私鑄神就薄小乃至風飄水浮米斗幾直一千依
表聽人與官並鑄五錢使人樂為而俗弊得改國從之揚軍
津津子情

惜字博珍兒童時口若不能言而風聲驟散出入門間未嘗
弄六歲李史考十一受詩易好左氏春秋翼源子恭後謂洋曰
常謂秦王不甚然善從今已後更欲刮目視之惜一門四世同
居家甚盛盛昆兒就李者三十餘人李廷前有桑樹實落地辟
兒咸爭之惜類然獨坐其李父睜適入李節見之大用篋異顧
謂負者曰此兒恬怡有我象風室內有茂竹遂為竹林沒別
葺一室命獨處其中常銅鑊具餘醴以飲之因以督備諸子曰
汝輩但如遵孝謹慎自得竹林室銅鑊重肉之食惜從父兄
異特相重重曾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史十歲
後當求之千里外是實與十餘人賦詩惜一贈備論無所失
及長能清言善制風神俊悟容止可觀人士見之莫不敬異

楊慎字士業少農人頗曉書尤好詩畫時公播門首南朝
廷子姪早通而慎獨不交遊公卿罕有識者親朋勸其出仕
曰苟有良田何憂晚歲但恨才具耳年二十一襲家業伯
長孫承業請為錄事參軍與州刺史裴深相親深嘗謂慎
夫人李瓜花表德等今為內應遂已舉動其子慎嘗春知覺
誤移云魏始於馬頭置成如開復於白漆橋城郭山川相
侵逼此亦須營勸陽說交境之備今板卒已集唯聽信侯侯

不變

武

聖

先

有識者多以遠大許之。○正光中隋文帝并州性既恬默又好山水遂入晉陽西縣覽山讀書羣鳥初以軍功除羽林監賜爵魏昌男不拜及中山為杜洛周陷全家被囚繫未幾洛周滅又沒為祭禁故以女妻之又逼以為官情乃託疾密舍牛血數合於瓶中吐之仍陽唱不語祭以為信然乃止。○惜以世故未夷志在清隱乃謝病與友人那那隱於高山及歸諫諫未幾其從兄仇參請朝拜以具文謝為并州刺史此道人行甚惜隨之任有郡人揚言者求義從杜洛周請諫之俄而洛周崩時適欲還都行達那那遇劫竟家為竟所執至相州見刺史劉毅以情名家盛怒甚相哀念付吏史慕容白澤禁止焉遣隊主防禁送都至安陽學指謂曰僕百世忠臣輸誠魏室家亡國破一至於此雖曰囚虜復何面目見君父之讎得自縱於一縷博首而去君之惠也惜乃投高昂兄弟既潛風東載高者

哀壯洋泗橫集神武為之政各即署行臺郎中轉大行臺右丞于神廟圖章制軍國務廣文徵教令皆自惜及程陵出遭罹家難哀毀骨立神武慰之常相開慰及韓陵之戰憤母陣先登則傍咸共怪歎曰楊氏儒生今遂為武士仁者必當定非虛論惜從兄幼卿為岐州刺史以直言忤旨見誅情聞之悲懼因哀感發疾後取急獻鴈門溫湯瘴疾歿李善言其能因致書悲之曰高一欲送卿於帝所乃勸其逃三惜汝亦衣冠於水瀾若見沈者安易名姓自稱劉士安入高山與沙門曇摩訶等并居別窟又潛之北州因東入田橫島以講論為業海隅之士謂之劉先生太守王元景陰佑之神武知情存遺情於兄寶壽書慰諭仍遣光州刺史姜思業令搜訪以札發遣神武見之除太原公開府司馬轉長史復授大行臺右丞又之以本情書尚書吏部郎中武定末以實望之美起拜吏部尚書尋卒曲盡如故天保初以本官領太子少傅十年封開封王

用

王

聖

王

下法情慈不自勝濟南州刺史馮益隆朝章國命一人而已推誠休道時無異議乾元元年二月為帝昭帝所誅時年五十。○隋貴公子早嘗言譽風表餘載為朝野所稱家門遇禍唯有二第一妹及兄孫女數人無養孤幼慈育流離賦賦山仁厚重分義酬財財前後賜賚多散之親族頗豐也巨冒復舉危一食之患酬必必重再命之體給而不問進退二十餘年將權人倫以為已任然取士多以言兒時發言以為惜之用人似負士市瓜取其大者情開不以為意昭昭記識主回不忘每有所召或單稱姓或單稱名無不從命有從人者後漢自言懷德獨不見識惜曰卿前在元子思功騎亮尾尾驢經見我不下以方翅障向我何不識卿漢漢又謂之曰名以定跡漢漢果自不虛又令更唱人名誤以盧士琛為士琛士琛自言情曰盧部潤胡所以比玉

論曰楊楊兄弟俱以忠義讓讓柯內外之任公卿牧守榮赫累朝所謂門生故吏遍於天下而言色恂恂出於誠至恭德慎行為出師範漢之陳絕門法所不過焉後魏以來一門而已諸子秀立青紫盈庭積善之慶蓋有焉也及逆胡擅朝淫刑肆毒以斯族而遇斯禍何報施之反哉惜雅道風流早同標致入物所推夫亂亂之世當機衡之重朝有善政是也及寄天下之命託六尺之孤旬朔未幾身亡且辱辱不能送往事居觀幾衛主退不能保身全名錄龍招福朝廷之業既已仗義斷恩猜忌之至无容推心愛亂是知變通之術非所長也

王肅
王肅字恭懿琅邪人也少聰下非穢史頗有大志仕齊位祕書丞父奐及兄弼並為齊武帝所殺天和十七年肅自建鄴來奔魏時幸鄴聞其至虛懷待之引見問故肅等咸切下而有禮帝其哀惻之遂語及為國之道肅初欲深會曰帝假借穆景不處坐之殿中肅因曰肅臣心之此也

附訂

附訂

附訂

爾南之規轉統與重禮遇自有加焉親書其安之問也或弄
左右談說至夜方不罷爾亦不覺輸誠無所隱避自謂君臣之
際猶孔明之遇玄德也魯除朝國人將軍意更謂肅討齊義陽
既已下地先期用然後期若其後也魯五品已下先即樓接肅至
義陽城肅作除節肅州太守中正肅善撫接其
有肅年暮入朝帝以父早不而轉肅有察肅肅帝在學虛樓
道舍入問肅對曰伏承陛下下無肅三且群臣不敢自辱臣
聞堯水湯旱自然之數猶聖人以降山不由聖以致災是以國
儲九年以禦九年之變非四郊之外已蒙滂澍唯京城之內微
為少澤蒸庶未闕一食陛下無恙三日臣庶惶惶無復情地帝
雖答曰雖不食數穀猶自先感朕誠心未至之所致也朕志確
然死而後已足夜謝雨大降以破齊將裝叔業功進號鎮南將
軍加都督四州諸軍事與彭城王勰率步騎十萬以赴之齊肅
懋地小峴李叔獻也合肥將圖善春肅進師討擊大破之魯叔
獻走肅肅還京師武昭東堂引見勞之魯為散騎常侍都督
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肅頓在邊志心撫接遠近歸懷附者若
市咸得其心清身好施顧絕希色終始廉約家無餘財然性微
輕桃頗以功名自許謙莊稱伐少所推下孝文母以此為言景
明二年薨於壽春

劉方字伯文彭城人漢元王之後也拜中書博士後與崔
光宋奔邢等字俱為中書侍郎而劉方與崔之授皇太子經
選太子康子康負其散騎常侍位為洛陽自在路及旋京師相
待坐講讀方才思深敏特精經義情簡盛記兼精書雅尤長首
訓辨析無疑於是禮遇日隆肅嘗置酒王肅之來亦也劉方推
相器重肅野望目方未及相見肅嘗問臣於華林園語以云古
者惟女人在舜男子則繼舜方曰推經孔丘文古者男子女人

附訂

附訂

附訂

俱有并肅曰喪服稱男子免而婦人至男子冠而婦人并如此
則男子不應有并方曰此專請凶事也初禮也男子免冠并之
婦人至男子冠時則婦人并言俱時要男子婦人免冠冠并之
不同也又冠中故有并且互言也非謂男子無并又禮內則
稱子事父母稱勿鳴榔并總以斯而言男子有并明矣肅祖
稱書者及之肅亦必方言為然曰此非劉石經也昔漢世造三
字石經於人李李者之子不止多往實為方首義明并者皆
往訓訪故時人號為劉石經酒開肅肅方手曰吾少來留意三
禮在南諸儒必共討論曾謂此義如吾所言今聞往釋頓法平
生之惑懷中書令出除青州刺史為政儒雅不能禁止姦盜然
其情甚故不燒公私還朝議定律令方對酌古今為入議之主
其中損益多方意也自以朝議多關其一切諸議悉委方修
正於是朝廷吉凶大事皆聽諮訪為轉太常卿元丹孝文於代
都詔高陵陸瑒并公孫崇等十餘人修理金石及八音之器後
崇為太常令乃上請高陵更共管理宣武設方共王之方表以
禮樂事大不容輒改自非博延公卿廣集儒生討論得大研窮
是非無以垂之乃樂為不朽之式被報嚴許數句之間頓煩三
議于時劉士類以崇尊統既久不應再謬各嘿然無發論者方
乃探引經籍搜括舊文共相推贊皆有明據以為禮節有差不
合與式崇雖示相酬答而不曾問意卒無以自通尚書沐事述
奏乃詔委方別更考制於是李者亦歸宗焉

常漢字仕明河內溫人少而聰敏嚴正有志氣雖家人禮請未
嘗見其寬誕之容焉志好李膺聞膺識明有韓侯五經百家多
所研綜州郡孔命皆不辭而往西征涼土與兄七國歸款軍
門武成嘉之賜七國前五百顯美男樂為六品拜宣武將軍○
是時我由要為代為事其子弟六人皆學術樂為儒術水之
右教授門徒七百餘人京師李業為後頭學門前其有

之科舉子之聖若嚴旨曰黃曰馬長文桂黃州皆其舉教所
秘推浩高允並稱英之賢教雖動句允曰父翁若勝先生剛
克立教雖味成入也其為通識歎服如此因教授之較述六
經略注以廣制作其力甚偉行於世者不遺上依獨子開讀請
建經與二十餘年時隨駕於其子又通文通子景
特立沈深好古博通洽識為世儒之魁才海識李見重於世不
虛然也帝獎以備素者相景以文義見於東萊

郭祚字秀若太原人魏車騎將軍淮亮之後也初舉秀
才對策上第拜中書博士遷尚書左丞官兼給事黃門侍郎清
勤在公夙夜匪懈帝甚賞之是時孝文欲意曲禮兼錄九流
又遷都草創征討不厭山嶺規略號為多事祚去黃州宋棄參
謀其履隨其才用各有委寄祚承稟注疏特成勸勵者以立馮
昭儀官夕飲清徽後園孝文至賜祚及程光口郭祚憂勤
庶事獨不欺我崔光溫比博物朝之儒秀不勸此兩當勸誰
也其見知如此○初孝文以李暹為散騎常侍因入見帝謂祚
曰朕誤授一人官祚對曰豈容聖詔一行而有差誤帝悅以
此自因有讓因讓朕朕別授一官暹更應有格云伯石解卿子
產所惡巨貧之已及不敢辭讓帝數謂祚曰卿之忠諫李暹正

郭祚傳
郭祚
郭祚字秀若太原人魏車騎將軍淮亮之後也初舉秀
才對策上第拜中書博士遷尚書左丞官兼給事黃門侍郎清
勤在公夙夜匪懈帝甚賞之是時孝文欲意曲禮兼錄九流
又遷都草創征討不厭山嶺規略號為多事祚去黃州宋棄參
謀其履隨其才用各有委寄祚承稟注疏特成勸勵者以立馮
昭儀官夕飲清徽後園孝文至賜祚及程光口郭祚憂勤
庶事獨不欺我崔光溫比博物朝之儒秀不勸此兩當勸誰
也其見知如此○初孝文以李暹為散騎常侍因入見帝謂祚
曰朕誤授一人官祚對曰豈容聖詔一行而有差誤帝悅以
此自因有讓因讓朕朕別授一官暹更應有格云伯石解卿子
產所惡巨貧之已及不敢辭讓帝數謂祚曰卿之忠諫李暹正

辭使朕還回不能復決遂不換李暹官也兼吏部尚書尋正吏
部祚持身潔清重播官位至於銓授假令得人必稱伯石之然
後下筆下筆即云此人便以貴矣由是事類播於當時每怒
論然所拔用者皆量才取職時又以此歸之暹尚書右僕別領
太子少師祚會從幸東宮明帝幼弱祚持一黃紙出奉之時暹
詔左右過挑弓寺御史中尉王顯送相辱暹為帝所信祚私
事之時人謗祚者既為挑已侯射黃紙少師○祚奏曰謹案前
後考格雖班天下如臣愚短猶有未悟今須定取人轉由狀
超越階級者即重量折景明初考格五年者得一階半正始中
故尚書中山王英奏考格被旨但可止兩三周為限不得計殘
年之勤又去年中以前一制不同奏請裁減自云黜陟之體自
依舊來相斷今未審舊來之旨為從景明之斷為從正始為限
景明考法東西省文武兩官恭為三等考同任事而前尚書盧
昶奏上等之人二年轉半階今之考格便分為九等前後不同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十五

參差無準認曰考在上中者得此以前六年以上隱乎階不
者除其得況以後考在上下者三年選一階散官從處知所奏
任在僕射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州刺史征西將軍大和
以前朝法尤貴貞臣賦以便致謀吏李冲之用事也叙祿職
薦為左丞又兼黃門意仍滿足每以孤門往經崔氏之禍常慮
危三苦自陳提辭色願於誠在冲謂之曰人生有運非可
避也但當明白當官勿所便異自是積十數年位秩隆重而進
趣之心更復不息又以東宮師傅之資列爵尚書令任城王澄
為之奏聞及為征西將軍外抗尚以府號不優心望加大
執政者頗怪之於時領軍于忠恃寵驕恣崔光之徒助躬亦按
祿心惡之乃遣子景尚就高陽王雍令出忠為州忠聞而大怒
矯詔殺祿祿亦遂於政事凡所經復咸為稱賊每有斷以多為
故事名器既重時望亦殊一朝非罪見害遠近莫不嗟惜子
景尚字思和沈齊書傳曉星歷占候言事頗驗初為彭城王中
軍府參軍遷員外郎司徒主簿太尉從事中郎公強當世善事
權寵出既曰郭天位中書侍郎未拜而卒

張彝

張彝字慶實清河人也彝性公強有風氣歷覽經史宣武初除
正尚書兼侍中尋除安西將軍秦州刺史彝務尚典式若訪故
事及臨隴右弥弘制習於是出入五衛方伯羽儀然可謂无
夏畏伏懼其威整一方肅靜號為良牧其年冬大極初就彝志
郭祿等俱以勳舊被傷及還州進號抗軍將領彝執政嚴心多
所制立宣布新風革其舊俗人庶愛仰之為國造佛并名曰以
皇諸有罪於者隨其輕重論為土木之功無復鞭杖之罰時陳
留公主寔居彝意願尚主主亦許之雙射尚擊亦擊尚主主意
不可擊怒諸彝擢立刑法勞役百姓詔遣自後萬貳四配驪檢
察貳罪彝所親愛必欲致彝罪彝身奉法求其德此德无
所得見代還洛猶停廢數年明帝初侍中崔光表彝及李韶曰

列之中唯此二人出身官本在臣右器幹山又並為多而
近來參差便成替後計其階途雖應任所然恐班秩猶未賜等
昔衛之公叔引下同李晉之士巧推長伯游古人所高當時見
許敢綠斯義之降位位階被沈沈級詔加征西將軍冀州大
中正○第一子仲博○其事未詳別選格排抑武人不使預在
清品由是眾心喧喧謗議盈路立榜大巷克期會集屠害其家
彝亦無畏避之意父子安然神龜二年二月羽林武官尉幾千
人相率至尚書省謀殺其長子始均不獲以尾石擊打公門
上下懼惶莫敢討抑遂持火屬掠道中箭高以石為兵器直
造其第毀其堂下掩其屋宇始均神瑤當時踰垣而走
始均回救其父拜伏羣小以請父命羽林等就加毆擊生投之
於烟火中仰碼走免獲僅有餘命沙門寺與其比隣輿致於寺
遠近聞莫不悅擊乃卒官為收掩羽林凶強者八人斬之不
能窮誅群賢即為大赦以安眾心有識者知國紀之將墜矣

邢昺

邢昺字洪賓河間人魏太常貞之後也昺少好李膺學師守
貧厲節遂博覽書傳有文才幹略美鬚鬚貌甚偉累遷中書
侍郎其見顧遇常參坐席有司奏策秀孝詔曰秀孝殊問經權
異策邢昺才清可令策秀往散騎常侍兼尚書○真侯道近以
漢中內附詔加昺使持節都督征南諸軍事進退機屬得以
便宜從事至漢中道兵討之賊皆款附東勝追奔至關城之
下詔拜昺使持節都督秦二州刺史於是開世定境東西七百南
北千里獲郡十四二部護軍及諸縣戍遂通渭城○昺表曰揚
州成都相去萬里陸途既絕唯資水路水假西非周年不達
外無軍糧一可關也益州頃經劉季使反郡元建關會軍
空竭無復固守之意二可關也蕭何漢是易易易易易易易
今之所往並非宿將重名皆是少年而三可關也昺之
所恃唯阻劍閣今既克南安已奮其險據彼界內三分已一從

南安所而道方軌任意前重累彼後聚後旋四可圖也深慮
蕭衍元子曾肉至親若其逃亡當無死理賊帥走將城深慮何
肯賊中生而受困五可圖也臣聞東魏而動武之善經未有捨
于賊而康時不征伐而統一臣以不才萬萬我皆上懸國威類
有薄技請益曰之可謂止以兵少糧薄未宜則出今若不
取後備則難保必將珍克如其無功分受惠坐若朝廷
下欲經略自便為先事之驛信為難為焉○當又表曰甘鄧
文鍾會率十八萬衆仰中國首結成得平蜀所以然者關塞力
也死臣才絕古人何宜請一萬之衆而希平蜀所以敢者正以
據得險隘士庶慕義此往則易彼來則難任力而行理有可克
今王足前進已逼洛城則益州便兵成萬之物臣誠知征我危
事未易可為自軍度劔閣已來勳髮中白所以勉強者既住此
地而自退不守恐孤先皇之恩願負陛下之爵祿是以我攻頻
有陳請臣不從又王足於洛城歡遠遂不定蜀亦既克巴西

遺東三李仲守之仲廷得張法養女有美色甚感之徵費兵
備車心圖也公事諺承無能見者必於之切齒仲廷懼謀叛城
人斬其首以降梁將諸希遠巴西遂沒焉之初至漢中漢中風
雅拔豪右以孔抗眾以惠裁餘之後頗因其去就許城有妙籍
為奴釋者二百餘口兼商販聚斂清論鄙之○時梁人侵魏徐
允朝廷乃以亦為使持節都督東討諸軍事負武於道亦東
堂曰知將軍旋京下又膝下難遠欲東向之當非將軍莫可自
古忠臣亦非無孝也必曰稱陛下勿以東南為慮帝曰僕祖有
云金吾擊賊吾無憂矣今將軍董我朕何慮焉遂乃分遣將
帥致討兗州悉平道廣伯豫平之帝賜金吾擊賊之表宋城
賊走中山王英乘勝攻神農又詔必察其所以為難謝人論朝
貴所且若有內應則所不知如其無也必無克果且俗語云耕
則問田奴銷則問織御臣既謂難何容強事亦以皇表求帝
許之英果敗退時人伏其轂諺州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

史 130-365

修節太李簡試通儒以元博士選五郡助教者以教之圖孔子
及十一弟子於講堂親為講前來事便頗好得漁平乃盡
覆其筆踐薄冰於各館注頌其下以示誠焉了詣
詣字康初幼有風采趙郡身壯異過元又門下見之歸謂其父
元忠曰領軍門下見一神人元忠曰必至詣也問之果然襲父
先嘗鼓城侯文辯為時所稱歷位中書侍郎是時郡下言風流
者以詣及龐山李冲為最詣蓋元明北海王元景弘農楊廣
清河崔暹為自初通泉則始行人神為位已高故詣等五人
繼踵而過乃過疾道還竟不行既而北通好務以俊又相於衛
命接者必及一時之選無才此者不得與焉梁使每入郡下為
之傾動責勝于梁梁師於北禮贈優厚館門成市復曰齊文襄
使左右視之實司一言制勝文襄為一相擊輒使至京亦如梁
使至魏梁親與談說其相愛重詣使還後上必書要卒於大
司農○詣為人短小六拍因變而與願因願...因譽而徐

言人言李簡書用三短
地居官仕事可稱述為張靈風力譽二有王巨之亦命權徒
刑戮以文武才兼當軍國之任內參機揆外奇折衝其謀也
器款子才少有盛名鼓動京洛文宗際府擢秀嘗舉必任其
情無飾智疎通問易學見其人足為一代之模楷也及明建侯
之謗言執侯景之使使昔人稱蓋軒為勇於之簡公見之唯
短建建頻為累德阮籍未嘗品藻人物斯亦良有以焉亦際風
質英重毅然秀立任當將相高朝野平以高明許時效智於
時出入當官功名克著贊於之村也謂風流文士蓋人望可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十五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十六

魏列傳

崔光清河人本名孝尚字長仁... 魏名馬家貧好孝每耕夜
誦佛書以養父母太和六年拜中書博士著書郎為秘書丞李
處參撰國書出送給事門侍郎其為孝文所知待常曰孝伯
才浩浩如黃河東注固今日之文宗也孝文每對群臣曰以崔
光之高才大量若無意外答詔二十年後當作司空其見重如
是弟子鴻

鴻字彥為少好讀書博覽經史稍迂尚書都兵部中延昌二年
將考百僚鴻以考令於外例不通乃建議曰竊惟昔者為官
求才使人以器黜陟幽明揚清激濁故績效能官才必稱位者
朝昇夕進豈拘一階半級者哉二漢以降大和以前尚必官須
此人入稱此職或超騰昇陟教極而至公卿或長兼試守稱允

當迂進者彼卷則人人而是幸自則朝貴皆然故時收多士
之譽國號豐賢之美竊見景明以來考格三年成一考二考轉
一階貴賤內外方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愚莫不上中才与
不肖比肩同轉雖有善政如黃龔德李如王鄭才史如班馬文
章如張蔡得一分一寸必為常流所攀遠曹亦抑為一既不曾
甄別雖明白已行猶宜消息不從鴻弱冠便有若志志見
晉魏前史皆成一家无所措意以劉元海石勒慕容儼陳纂
容垂姚襄慕容德赫連屈丐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禿髮烏
孤李暹沮渠蒙遜馮跋等並因世故跨借一方各有國書未有
統一鴻乃撰為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因其舊記時有增損
貶為鴻二世仕江左故不錄借晉劉勳之書又恐識者責之未
敢出行於外竊感聞其撰錄遺趙晉語鴻曰聞卿撰定諸史甚
有條貫便可隨成者送至朕當於機事之暇覽之鴻以其書有
與國初相涉言多失射且且說不奏聞自正光以前不始行

天家

其書自後以其伯光貴重當朝知時人未能發明其事乃頗傳
讀然為經緯既廣多有違謬至謂謂天與一年統與改統始
而鴻以為改在元年明元永興二年慕容超禽於嶺固鴻又以
為在元年太常二年姚泓賊於長安而鴻亦以為威在元年如
此之六多不考正

甲

崔氏子崔暹清河人魏中尉之後也年十歲常依季父居貧
備苦學業時歐西李中書朝任事亮族兄光往依之謂亮曰安
能夕事筆硯而不往託李氏也彼家能書因可得季亮曰弟妹
飢寒豈容獨飽自可觀書於市安能看人眉睫乎尤言之於中
冲召其弟因謂曰此見卿先人相命論使人骨中无復休迫
之念今遂亡本卿能說之不亮即為誦之涕淚交零亮聞不異
冲其哥之迎為館客冲謂其兄子彦曰大崔生寬和篤雅汝宜
友之小崔生峭整清徹汝宜敬之二人終將大至冲薦之為中

書博士轉議郎尋迁尚書二千石論議在洛欲創華舊制選置
百官謂群臣曰朕奉一吏部郎必使才望兼允者給卿三日
假又一日孝文曰朕已得之不煩卿輩也驛使亮兼吏部郎亮
自參選事垂將十年廉慎明決為尚書郎所委每云非崔郎
中選事不辦除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城北渭水不通船行
人艱阻亮謂僚佐曰昔杜預乃造河梁况此有異長河且魏晉
之日亦自有橋吾今决欲營之咸曰水淺不可為浮橋况長無
怕又不可施社恐難成立亮曰昔秦居咸陽橫橋度渭以像閭
道此即以社為橋今唯慮長柱不可得耳會天大雨山水暴至
浮出長木數百根補此為用橋遂成立百姓利之至今猶名崔
公橋亮性公清敏于斷决所在並號稱職三輔服其德政
嘉之詔賜衣馬被遷吏部尚書時羽林新舊張羅之後靈
太后令武官得依資入選官員既少庶選者多則尚書李勣備
常權人百姓大為忿亮乃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愚事以停解

魏

聖

魏

魏

日月為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於不得庸才十品年
久者灼然先用沈滯者皆稱其能亮外甥劉景安書規亮曰
周以卿勳賞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詭觀
昔莫不雙雙雖未足美足應十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
不求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人才行
空辨氏姓高下至於取士之途不博沙汰之理未精而身屬
銓衡宜頃改張易調如何反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
修厲名行哉亮答書曰汝所言乃有濟致非為此格有由而然
今已為汝所怪千載之後誰知我哉可靜念吾言當為汝論之
吾兼主六為吏部郎三為尚書銓衡所宜類知之矣但古今不
同時宜須異何者昔有中正口其才第上之尚書尚書據狀量
人授職此乃與天下羣賢共爵人也吾謂爾之時无遺才无
濫差矣而汝猶云十收六七况今日之選舉庸尚書以一人之
鑒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兩部也而欲案鏡人物何異以管
窺天而求其博哉今勳人甚多又羽林入選武夫崛起不解書
計唯可獲發前雖指蹤捕盜而已忽令垂組乘軒求其烹鮮之
效未嘗操刀而使專割又武人至多官員至少不可周溥設令
十人共一官猶无官可授况一人收一官何由我不忿哉吾近
面執不宜使武人入選請賜其爵厚其祿既不見從是以權立
此格限以停年耳昔子產鑄刑書以救散救而識之以正法何
異汝以古礼難推宜哉仲尼云德我者春秋罪我者亦春秋吾
之此指其由是也但令當來君子知吾意焉後甄琛元脩義城
陽王徽相繼為吏部尚書利其使已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
涇渭无別魏之失才從亮始也歷侍中太常卿尚書石僕射時
劉騰擅權亮託妻劉氏傾身事之故頗年之中名位隆赫有識
者譏之亮在雍州讀杜預傳見其為入磨嘉其有濟時用遂致
人為僕及為僕射奏於張方橋東堰穀水造碾磨數十區其利
十倍因用使之

光朝若從父弟也初除奉朝請光韶与弟光伯存生与操業相伴
 特相安遂經吏部尚書李冲讓官於光伯許色頗空冲為秦
 關之重而許之太和二十年以光韶為司空行參軍復請讓
 從叔和曰是誠微賤未宜為三公遂皇朝恥无讓德和亦謙退
 許而不當孝文善之遂以和為廣陵王國常侍尋教光韶秘書
 郎掌校華林御書尋為東道軍司及元顯入洛自河以南夏
 不風舞刺之廣陵王於集文武以議所從在坐之人莫不失色
 光韶獨抗言曰元顯受制於國稱兵本朝亂臣賊子曠代少時
 何但大王家事所宜切齒等荷勳眷未敢仰從推異張烈房
 叔祖張僧皓威云軍司議是依力斬頭使○北韶博學強辯尤
 好理論至於人倫名教得失之間推而論之不以一毫假物家
 足於財而性檢吝不為微履食味產瀆論者譏其矯節
 論曰准光風素虛遠李業源長孝文歸其才博許其大至明主
 固知臣也歷事一朝師訓少主不出信宿坐致台傳斯亦近世
 之所希有但願懷大雅託迹中庸其於容身之說斯乃胡廣所
 不免也編博給古立言為事亦才志之士乎准亮既明達從
 事動有台迹於斷年之舉失之適遠救災未聞為國盡忠
 而已其是乎光韶若雅仗正有國士之風矣

傳永字脩期清河人幼隨叔父洪仲自青州入魏有氣幹孝勇
 過人能執鞭為立馳騁年三十餘有友人與之書云不能答
 洪仲仲謂洪仲之而不為洪永乃發憤讀書洪仲兼有才
 幹史為奉朝郎除中書博士王肅之為豫州又以永為王肅
 肅長史肅王禧肅肅難信言於肅曰曰已選傳脩明為其
 史雖威儀不足而文武有餘矣肅以永宿士禮之肅亦亦
 肅為肅肅過心肅之情義至摯肅將會肅祖趙公政侵
 之大倉口肅令永擊之永量其兵好以所營為事又賊
 來必於渡淮之所以火記其後肅既設伏乃密令人以

張普惠

火渡南岸當源動置之救三若有火起即亦然之其夜張祖公
 政等果親率領來斬營黃西二伏夾擊之康祖等奔越淮水
 既難起不能記其本濟遂望承所置火爭渡水溺斃死者
 數千級生禽公政康祖人馬墜淮而獲其尸斬首并公政送
 京師○禁叔業率王茂先守定羊東德楚王成肅德求將伏
 兵擊其後軍破之獲叔業金扇鼓幕甲仗萬餘兩月之中遂獻
 再捷帝嘉之遣謁者就豫州拜永安遠將軍鎮南府長史又
 南太守貝丘縣男帝每歎曰上馬能破敵下馬能擊節唯傳脩
 期耳○中山王英之征義陽水為寧朔將軍統軍當長圍逼其
 南門守營自將馬步千人南逆仙理賊俯射承洞其左股承
 出前復入遂大破之仙理燒營卷甲而遁英曰公傷矣且遠營
 求曰昔漢祖射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國家一帥奈何使處者
 將之名遂去諸軍追之極夜而返時年七十無矣三重堂不壯
 之義陽既平英使司馬陸希道為露布意謂不可令承改之承
 亦不增文承直去之改陳列軍儀戲置形要而英深賞之還京
 除大中大夫後除恒農太守非公所樂時英東征鍾離表請承
 求以為將朝廷不聽承每言曰馬援充國竟何人哉吾獨白首
 見拘此郡然於御人非其所長故在任无多声稱後為南兖州
 刺史年踰八十猶能馳射擊為舊精常諱言老每自稱六十九
 還京拜光祿大夫卒

張普惠

張普惠字洪賑常山人精於三札兼善春秋百家之說任城王
 澄重其學業為其書價澄為雍州刺史普惠為府錄事參軍
 尋行馮翊郡事澄功衰在身啟七月七日集文武北園馬射普
 惠奏記於澄澄意納其言託辭自罷後為步兵校尉以本官領
 河南尹承高祖崩坐立致指事飲酒游從免官故事免官者三
 載之後降一階而叙若才優擢授不拘此限熙平中吏部尚書

李韶奏進書有文字依才優之例除除寧遠將軍司空會曹全
 軍朝議以不降階為榮時任城王澄為司空奏議書記多相背
 慮轉讓議大夫道謂普惠曰不書君得讓讓唯書讓讓得君時
 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廢相國大上秦公普惠以前世后父
 无太上之號詣關上疏陳其不可左右與權莫敢為通乃密表
 曰竊見故侍中司徒胡公懷道含靈實聖后所推克維允之
 寄居槐樹論道之明故以功餘九錫褒假靈聖上之加隆
 極慈后之至愛憲章天下不亦可乎而大上之號竊請未東何
 者禮記曰天子二日上无二王常禮郊社尊无二上竊謂高祖
 受禪於獻文皇帝故仰尊為大上皇此因上上而生名也皇大
 后稱太以繫教下蓋取三從之道遠同父母列於十亂則司徒
 為太上恐垂繫教之意太后覽表親至因召集五品以上
 博議其事任城王澄太傅清河王暉侍中崔光御史中尉元匡
 尚書崔亮並同有難普惠並以理止之无所屈拜尉少卿表翻

曰周官上公九命上大夫四命命數雖殊同為上何必上者
 皆其極尊普惠屬聲詞翻曰礼有上卿下士何止大夫与公但
 今所行以大加上二名又不得非極尊極小極尊或相并至
 於此鄭宣卿所及翻其有數名不復言議者咸以太后當朝
 志相黨順遂奏曰張普惠舒雖不在然非臣等所同僕汗已流
 請依前詔太后復遣元又賈璽宣令謂普惠曰朕之所行孝子
 之志卿之所陳忠臣之道羣公已有成議卿不得苦辱朕懷後
 有所見勿得難言初普惠被召傳詔勸驪馬來甚速行立
 健去普惠諸子憂怖涕泗普惠謂曰我當休明之朝寧讓議之
 任若不言所難言誰所難讓使是唯唯唯官祿人生有死死
 得其所夫復何恨然朝廷有道汝等勿憂及議罷百勞還宅親
 故賀其幸甚時中山杜弼遺書普惠曰明侯深備碩李身負大
 才執此公方來居讓職二如也一亦承在胡司徒
 第當庭面諍難難至而應出宋城之帶始榮曹明之

折裁擊懸使群后邊恐屏寮拱黑雖不見用於一時固已傳
 於百代附風快然故裁此白普惠美其此畫毋為口實○時
 訪免屈並惠上疏多所陳論出除東豫州刺史淮南九戌十三
 郡備因退前將別郡與縣之人錯雜居止並惠依次括比省城
 郡縣上表陳狀詔許之宰守因此館攝有方姦盜不起人以爲
 便○並惠不營財業好有進奉於故舊冀州人侯堅固少持
 與并游孝卓終其子長瑜普惠知於四時請祿无不臧贍給其
 衣食及為豫州啓長瑜解攜其合門拯給之在州卒諡曰宣
 恭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詩

卷之十六

賈思伯字休益都人也累任南青州刺史... 明堂多有同異... 禮記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主... 堂皆五室... 禮記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主... 堂皆五室... 禮記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主... 堂皆五室...

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徑九丈象陰陽六九之數九室以象九州... 二十四丈以象氣素此皆以天地陰陽象數為法而室皆九... 州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宜不快也如此蔡氏之論非為通... 與九室之言或未可從... 禮記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主... 堂皆五室...

禮記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主... 堂皆五室... 禮記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主... 堂皆五室... 禮記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主... 堂皆五室... 禮記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主... 堂皆五室...

十二五室之理謂為可披其方圓... 言蔡子廟享之議子幹... 禮記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主... 堂皆五室... 禮記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主... 堂皆五室...

相學字元珍范陽人也... 賦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 父母相睡之後燃火讀書以衣被... 所竟由是聲譽益盛內外親屬呼為聖小甲... 再迁尚書三公郎中... 驅馬入雲... 使前更評乃失語云公可更為... 呼非平城為悲... 未見蕭云可為... 禮記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主... 堂皆五室...

亭血流睢水... 今日若不... 事發除名... 王印... 獻乃以墨... 常語人云... 蓋幾出人... 能均調... 有篤... 禮記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主... 堂皆五室... 禮記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主... 堂皆五室...

黃門郎楊弘高道穆等並固執以為不可屬馬諸諸視公亦小
 船數艘取為地道蔡乃今都督朱兆等率精騎夜濟船車
 駕漢河入居華林園詔加蔡大柱大將軍蔡京還晉陽逆制朝
 廷楊成慶心皆懼變自僚朝廷動靜莫不以中丞於除授皆
 須蔡許然後用莊帝雖受制權臣而動政事朝文省納致致
 不已教自神武微編覽計又選司多置與吏部尚書李神儀
 議正綱紀而蔡乃大相嫌責會開補定州曲陽縣令神儀以階
 縣不奏別更擬人蔡大怒即遣其所補者往奪其任蔡使入京
 雖復徵朝黃見之竟不領職及至關下未得通奏持禁致勢
 至乃怒神儀遂上表遜位蔡欲用出降攝關上亦不違蔡旨
 啓北人為河內諸州欲為持角勢上亦不從天穆入見論事上
 猶未許天穆曰天柱既有大功為國宰相若請普代天下官屬
 必陛下亦不得違如何答數人為州便停不用帝正色曰天柱
 若不為入臣朕亦須代如其猶在臣節無代天下百官理蔡聞
 大怒曰天子由誰得立今乃不用我語。先是高榮被策雖要
 仍據幽平二州蔡遣都督侯深討斬之時高侯醜以蕭寶夔
 衆圍侯深遣其從子天光為雍州刺史今率都督侯深侯其
 陳悅等入關討之天光至雍州以眾少未進蔡大怒遣其騎兵
 參軍劉貴馳驛誚軍加天光杖前六光等大懼乃進討連破之
 高麗奴主寶並置軍法關天光又為工農憂高侯道梁關中悉
 平於是天下大難便盡莊帝恒不應外寇喧恐蔡為逆常時首
 方未定欲使與之相持及告捷之日乃不甚喜謂諸王曰
 即今天下便是無賊臨淮見帝色不悅曰臣恐賊平以後方勞
 聖慮帝更餘人怪還以他語解之曰其實機率荒餘跡成不易
 蔡見帝年長則略為衆所歸欲移自近皆使由己每肉醉云入
 將天子拜謁金霞後還復相期於是後有移都消息蔡乃費家
 向京帝德河陰之事終恐難保乃與城陽王徽侍中楊鳳李威
 尚書右僕射元羅等皆勸帝刺殺之唯膠東侯李侃晞濟陰王

陳業言蔡若來必有備恐不可圖又
 兵拒之帝疑未定而京師人懷蔡懼蔡乃流傳朝上書相任留
 中書舍人溫子昇以書呈帝帝相望其不來及見書以蔡必來
 色甚不悅三年八月蔡將四五千騎發并州向京時人皆言其
 反後道天子必應問之九月初蔡至京有人告云帝欲圖之蔡
 即具奏帝曰外人亦言王然善於言可信之於是蔡不自疑每
 入謁帝從人不過數十皆不持兵使帝欲止城陽王曰繼不反
 亦何可
 你邪九月天穆到京駕迎之蔡穆大穆並從
 入西林園諷射蔡乃奏曰近來侍官皆不肯武陛下自將五百
 騎出獵內省諱諫先是突殺言蔡因獵挾天子穆都至是其言
 相符乃伏侃等十餘人於明北殿東蔡夫穆同入其日大欲華
 易上在明光殿東序中四面坐蔡與天穆並御林西北小林上
 南坐蔡陽入始一拜蔡見光穆皆安等持刀從東戶入即馳
 向御坐帝被千刀手斬之年三十八時又天穆與蔡子普與
 亦就戮於是內外善以聲滿京城
 詔曰自宣武之後政道頹虧及明皇幼冲女主南面始則于
 忠厚慈繼以元以權重居官者肆其聚斂乘勢者肆其暴虐於
 是四海震於已有群飛之漸逮於靈后反政傾覆之禍於此至
 矣今朱榮綠將帥之列藉部眾之威屬天下暴虐入神怨憤
 有臣稍採輯之志援主逐惡之功及夫禽鳥蔡誅元順為罪累
 捕縛要說奴寶威震馬市然則蔡之功烈亦已茂矣而始則
 希凱非望運龍宸極終乃靈后少帝沈流不反河陰之下不冠
 塗地其所以得罪人神者豈不亦已甚矣
 朝無謀難之宰國之折衝之
 拍職為我首山河失險
 主理天列日
 命縣於殺胡表劫引多送
 於惡給以至成神亦繼其
 命縣於殺胡表劫引多送
 於惡給以至成神亦繼其

武籍

禮合

軍署

軍署

賀拔允

賀拔允字可泥神武山人也... 將出山東允素知神武... 非常人早已結託神武以其北土之望七親札之遂與允出信... 都參定大業中與初轉司徒領尚書令神武入洛進爵為王... 太尉加符中親老武自忌神武以允為據關中有重兵深相... 委託許使來往當時威震允為安及岳死許又委岳兄勝心... 腹之奇神武重其允全讓之天平四年因與神武獵致告允引... 弓擲神武乃置於樓上破殺之年四十八年岳

岳之阿斗泥少有大志愛施如士初為太學生及長能左右... 射隼果絕人不讀兵書而暗與之合識者咸異之與兄勝俱鎮... 相州州府拔不朱榮榮以為都督每帳下與計事多與榮意合... 從榮破葛榮平元頗累迁左光祿大夫武衛將軍時葛侯醜... 奴婿稱大號關中騷動榮將遣岳討之私謂其兄勝曰醜奴足... 為勳敵若岳往無功果責立至假令克定榮醜生焉乃請介

朱氏一人為元帥岳則武之榮大悅乃以天光為使持節大都... 督雍州刺史以岳為左廂大都督又以征西將軍侯莫陳悅為... 右廂大都督岳為天光之副以討之時赤水蜀賊兵斷路天光... 眾不滿二千及軍次潼關天光有難色岳乃進破之於渭北軍... 容大振醜奴尋奔岐州北走安定天光方自雍至與岳合勢宣... 言今氣候已熱非征討之時待至秋涼更圖進取醜奴聞之遂... 以為實分遣諸軍散營於岐州北百里瀾川使大尉侯元進... 據險立柵岳知其勢分密與天光嚴備昧旦攻圍元進柵拔之... 即禽元進自餘諸柵悉降又輕騎追醜奴及之於平原長虜一... 戰禽之天光雖為元帥而岳功效居多

高恭之

高恭之字道穆自云遼東人也道穆以字行於世幸涉經史所... 交皆名流為士勿孤事兄如父每謂人曰人生厲心立行貴於... 見知便使少脫羊裘朝佩珠玉其時不我知便酒退迹江海自

武籍

禮合

軍署

軍署

求其志御史中尉元匡高選御史道穆奏... 為御史其所糾擿不避權豪於時用錢稍薄道穆表曰百姓... 之業錢實為本故弊改鑄工政所先自負以來私鑄薄濫官司... 糾擿挂網非一在市銅價八十一文得銀一斤私鑄薄濫斤餘... 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隨之以重刑得罪者雖多為鑄者亦眾... 今錢法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薄其價上皆便破置之... 水上始欲不以此因循有弊糾防不切朝廷夫之被復何非皆漢... 文帝以五分錢小改鑄四銖至武帝復改三銖為半兩此皆以... 大物小以重代輕也論今據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 始則一斤所成止七十六文銅價至賤五十有餘其中入功食... 料錫炭松砂雜復私營不能自測自置無利自應息心况復嚴... 刑廣設也以臣側之必為鑄者亦通公私獲允後遂用揚侃計... 鑄永安五銖錢○帝姊壽陽公主行北清路執赤捧空河之不... 止道穆今本捧破其車公主深恨位以請帝帝曰高中尉清直... 人校所行者公事豈可私恨責之也道穆後見帝帝曰一日家... 弟行路相犯深以為愧道穆免冠謝帝曰朕以卿卿反謝朕... ○道穆又上疏曰高祖太和之初置廷尉司直論刑辟是非雖... 事非古始交濟時要為見御史出使受風聞雖時獲罪人亦... 不無枉濫何者得堯之罰不能不怨守令為政容有愛憎後擢... 之徒相思報怨多有妄造無名共相誣謗御史一經檢究耻於... 不成杖木之下以虛為實無罪不能自雪者豈可勝道哉臣雖... 愚短守不假器器衣所拍莫以清肅若仍更踵前失或傷善人... 則尸祿之責無所逃罪如臣誠見請依太和故事置司直十... 人名隸廷尉以五品選廉管有稱心平性正者為之御史若出... 糾劾即移廷尉令知人數廷尉道司直與御史俱發所到州郡... 分居別館御史檢了移付司直司直問事訖還御史俱還中... 尉聲聞廷尉糾案一如舊式庶使獄成罪定無復情為... 取不得稱枉若御史司直勤失實悉依所請糾罪之

檢送相糾發如二使阿曲有不承理聽罪家詰門下通訪別如
案檢如此則肺石之傷怨訟可息其下受罪不替有矣詔
從之復置司直道穆兄謙之

謙之字道謙東晉御史大夫義熙間傳之書多所涉涉如文章
留心老易樂於爵守中行河陰令先是有人乘盜產碑指作
錢物詐市以馬因而逃去詔令追捕必得以聞謙之乃偽物一
囚其於馬市言其前詐市馬賊令必刑之當遣腹心祭市中

我諫者有一人相見忻然門無復憂矣執送案問獲其黨并
出前後盜賊失物之家各得其本物具以狀告尋正河陰令在
縣二年損益政財多為故事時道穆為御史亦有能名世美其

父子兄弟並著節官之補舊制二縣令侍而陳傅失時依幸
之董惡其有所發解遂其奏罷謙之乃上疏曰臣以無庸謬宰
神岳實思奉法抗稱是官方酬朝廷無負之恩盡人臣守器

之節但家室貧窶里親凋謝細所及舉自多足皆有盜潛之
色咸起疑上之心縣令雖弱何能克濟先帝昔明詔得使回

陳所懷臣亡父先臣崇之為洛陽令常得入奏是非所以朝貴
儼手無敢干政近年已來此制遂廢致使神氣威輕下情不達

今二聖遠邁委寄重臣亦望其能少立功也臣
行新典更明其制庶幾知禁頗自屏心詔付外重聞謙之

又上疏以為自正光以來威威變授命將出師相繼於路但諸
將帥或非其才多遣親者入募唯遣奴客充數而已對寇

臨敵略不營已則是王爵盛加征夫多闕賊虜何可殄除豈自
何以勸誠也且近者侍臣取為請託官曹權作威福如有

清自奉法不為回者咸共譖毀橫受罪罰在朝顧望誰有申聞
蔽上權下野風損政使諷諫封心忠誠息諫且頻年以來多有

徵發人不堪命動我流離首保妻子脫逃王役不復顧其業并
憚此刑書正由選有必困之理歸無自安之路若聽歸其本業
徭役徵數則還者必眾墾田增闢數年之後大獲課入今不務

以理要之但欲嚴符切勒起數年之後走者更多故有國有
者不患入不我歸唯患政之不立不特政不我攻唯恃吾不
悔此乃千載共遵百王一致伏願少垂覽察皇太后得其疏以

責方右近侍諸寵要者由是疾之乃啓太后云謙之有學藝除
為國子博士○時朝議鑄錢以謙之為鑄錢都將長史乃上表

求鑄三銖錢曰漢錢貨之正卒以通有便易故錢之輕重
世代不同太公為周置九兩圓以至景帝時更鑄大錢秦兼海

內錢重半兩漢興以秦錢重改鑄榆莢錢至文帝五年復為四
銖孝武時悉復舊鑄更鑄三銖至元狩中變為五銖又造赤仄

之錢以一當五莽攝政錢有六等大錢重十一銖次九銖次七
銖次五銖次三銖次一銖魏文帝罷五銖錢至明帝復立孫權

江左鑄大錢一當五百權赤為年復鑄大錢一當千輕重大小
莫不隨時而變竊以食貨之要八政為首聚財之貴詒訓典文

是以昔之帝王秉天地之統御海內之屬莫不尚紅粟於太倉
藏巧貴於京府儲畜既盈人無困弊可以寧謐四海如身使臂

者矣昔漢之孝武地廣財饒外事四戎遂虛國用於是草茅之
臣出財助國地利之計納稅廟堂古列推酒之官邑有告緡之

令虛鐵既興錢幣變改少府多置上林鑄錢以關百並內不增
賦者皆計利之由也今群扶末息四郊多虞鑄錢既壞子金日

費益竭新料財用將竭誠揚氏獻稅之秋桑兒計利之日夫以
西京之盛錢猶屢改並行大小子母相權况今寇難未除州郡

淪敗人物取空軍國用少別鑄小錢可以益益何損於政何妨
於人也且政興不以錢大政衰不以錢小唯貴公私得所政化無虧
既行之於古亦宜效之於今矣昔禹遺大水以歷山之金鑄錢救入
之困湯遭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贖人之鬻子者百餘窮民甚於
累日欽明之主豈得垂拱而觀之哉臣今仰鑄以適受之五銖之錢
任使並用行之無損國得其益詔將從之未就會卒
東萊先生校正史詳節卷之十七

齊宗室諸王傳

清河王岳

清河王岳字洪略神武從父弟也岳幼孤貧人未之知長而躬直姿負嶽然深沈有氣量初居洛邑神武每使人洛必上岳舍岳母山氏嘗夜起見神武在床中岳曰吉易稱龍在天大人見怪之請卜者謂岳之大有上岳曰吉易稱龍在天大人造也實不可言也神武後起岳於信都山氏謂岳曰赤光之瑞岳曰可從之岳遂往信都神武見之大悅

宣城王洸

宣城王洸字子深神武第五子也博士韓毅洸書見洸筆迹未一風洸曰五郎書畫如此忽為侍開國今日後且更用心洸正色答曰昔日羅為秦相未聞能書九人唯論才具何如豈必勤勤筆迹博士當今能者何為不注三公時年蓋八歲矣

齊宗

齊宗

殺其數武定六年出為滄州刺史為政嚴察部內肅然守令參佐下及胥吏行游往來皆自齎糧食洸繼介知人間事有隱沒駢主簿張遠嘗詣州夜投人舍食雞羹洸祭知之守令集洸對衆曰食雞羹何不還他價直也遠即伏罪合境號為神明又有一人從幽州來馳獻鹿脯至滄州界脚痛行遲偶會一人為伴遂盜脯及脯去明日生州洸乃今左右及符除吏分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脯識之推獲盜者轉都督定州刺史時有人被盜黑牛背上有白毛長寸許道建謂魏道勝曰史君在滄州日禽好如神若捉得此賊定神矣洸乃詐為符而牛皮倍酬價直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遂擊賊服又有老母姓王孤獨種菜二畝亦被偷洸乃令人密往責菜葉為字明日市中看菜葉有字獲賊於後境內無盜政化為當時第一天保初封宣城王四年洸為侍中人更送別悲之有老父數百人相率具饌曰洸曰自殿下至來五載人不識吏更不欺人百姓有識已來始逢

今化殿下唯飲此鄉水未食百姓食聊賦詩洸重其意為勸一口轉司州牧選從事甘取才士明劍斷者當時稱為美選州舊乘五百餘艘未嘗悉斷蓋別為羊脩等恐犯推城乃請論陳洸使告曰吾直道而行何懼推城脩等慄而退洸明練出務果於斷決事無大小咸悉以情齊諸王傳

慕容紹宗

慕容紹宗字紹宗景第四子太原王恪之後也紹宗容貌板駁少言深沈有膽略不除則恐難制吾故因百官出迎恭誅之士繁盛驕侈成俗不除則恐難制吾故因百官出迎恭誅之若何對曰太后淫虐天下共奔公既執忠義紹宗欲廢多士實謂非策不從及此敗歸神武武仍加恩禮軍謀略時參預焉紹宗與高隆之共知府庫國籍諸事累遷青州刺史除尚書左僕射侯景及命紹宗為東南道行臺加開封縣侯公又

見北有塵氣乃入艦同坐冀風從東北來艦斷纜繼經向敵城紹宗自度不免遂投水空三軍將士莫不悲惋朝廷嗟傷焉贈太尉諡曰景惠

獨孤求業

獨孤求業字世基本姓劉中山人幼隨母為獨孤家養遂從其姓解書計善歌弄甚為文宣所知後為洛州刺史河陽行臺左丞甚有威信行臺尚書求業又在河陽表表招托周人憚之性鯁直不交權勢解律光求二婢弗得毀之於朝廷河清未陽

為大僕卿以乞伏貴和代之於是西境震動河洛人情騷動多
 思求業文除洛州刺史周武帝親收金甌求業出兵禦之問是
 何達官作何行動周人曰至尊自來主人何不出看客求業曰
 客行念念故不出看乃通夜辨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為大軍
 至乃去進位開府臨川王有甲士三萬聞晉州賊請出北討
 奏業不報求業憤恨又聞并州亦陷乃遣子頊達告降於周授
 上柱國應公宣政末為襄州總管大象二年為崔彥所殺

鮮于世榮

鮮于世榮神陽人也少沈敏有幹輿和二年為神武親信都
 督稍遷平西將軍武平中以領軍從平高思好封義陽郡王領
 軍大將軍太子太傅及周武帝入代送馬腦酒鐘馬之得便撞
 破周兵入鄴諸將皆降世榮在二臺之前獨鳴鼓不輟及被執
 不屈乃見殺世榮雖武人無文藝以朝老政亂每常切歎身際
 慘無厭實賜賜慶發言歎息焉

傅伏

傅伏太安人也少從戎以戰功稍至開府永橋鎮人大都督周
 武帝前攻河陰伏自永橋入中運城南城陷被圍二旬不下
 救兵至周師還後除東雍州刺史周初并州遣李寶寬以伏
 子世寬來招伏授上大將軍武鄉郡公即給告身以金馬腦二
 酒鐘為信伏不受曰事君有死无二此兒為臣不能竭忠為子
 不能盡孝人所饑疾願即斬之以號令天下周武自鄴還至晉
 州遣高向那肱等臨汾召伏聞後主已被獲仰天大哭率眾入
 城於事前北面哭良久然後降周武見曰何不早降伏流涕
 曰臣世衣食齊家被任如此革命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武
 親視曰為臣當若此朕平齊唯見公一人乃自食一羊助以
 膏肉曰昔親肉陳所以相付遂引上同食食於持節色宿衛
 授上儀同敕之曰若即與公高官恐歸投者心動勿慮不當貴
 又問前救河陰得何官曰蒙一轉授特進永昌郡公周武前後

高隆之

主曰朕前二年決意取河陰正為得此不可動公當時當授何
 其薄也賜伏金酒卮後以為州刺史尋又為將軍晉州後
 兵將軍有金節其殺身成仁者有儀同比于尚生鍾南兖州周
 武破鄴救書壽詩自縊死又有官者田敬宣年十四五便好
 讀書既為關寺僧陳使周章詢請每至文林館氣喘汗流問書
 之外不暇他語及視古人節義事未嘗不感嘆沈吟頷之推重
 其勤孝具加開裝後遂通顯後王之奔青州其弟山參伺動
 靜為周軍所獲問齊王何在給云已去歐禮服之劫折一支絳
 色愈驚竟斷四体而卒又有儀同和晉州賊後為建州道行臺
 左僕射周武帝使其子招馬顯和某其子而不受聞郡城敗乃
 降○後主失并州使使安永安告危於突厥地略可汗及聞
 齊滅地錄與永安於吐谷渾使下永安抗言曰本國既敗永安
 豈借賤命欲開氣自絕愁天下不知大齊有死節臣唯乞一刀
 以顯示遠近地錄喜之贈馬七十疋歸之又有代人高隆之武
 平末為營州刺史鎮黃龍更重其威信周武帝平齊遣信招
 慰不受數言帝陽王紹義在突厥中寶象上表勸進臣陽王署
 寶象為丞相及高昌期奉范陽起兵寶象引紹義集更兵數
 萬救之至洛河知周將宇文神季身沈陽邊據黃龍

孫騰

孫騰字龍雀成陽人也少養直明解事為齊神武都督周史
 神武為晉州又引為長史封石安縣伯及赴其於信都常以誠
 款預謀策累遷郡公入為侍中尋兼尚書左僕射騰早依神武
 神武深信待之置於親朝寄以心腹志氣彌益占奪自已納
 賄不知紀極信贈并封不行簡藏銀器為家物親狎小人專
 為聚飲占高岳高隆之司馬子如號四貴非法專恣騰為其焉
 高隆之字延興洛陽人也為周人徐成養子或曰父幹為姑婿
 高氏所養因從其姓隆之後有參定功神武命為弟仍云劉海

衛人深沈有志氣初行墨子師引為郎中與神武深州結託後
 從起兵於山東東封并州刺史入為尚書僕射時初給入田
 權賞等古良美貪弱咸受瘡痍隆之啓神武更均平之規自孝
 昌之後天下多勳刺史太守皆為當部都督隆無交事且佐
 僚所在如心隆隆之請非實在要見有良馬者乘斷之又
 朝貴多假幣以取約隆之自表願侍中并諸侯時中
 服者請亦罷之留官如來自軍國多事冒名偽官者不可勝數
 隆之表請檢括田日復五萬餘人而群小謹避隆之體而止武
 定中除尚書令止太保文襄作宰相俗謂隆之時有受劾文
 襄於尚書省大加責讓齊侯進爵為王尋以不官歸尚書事
 隆之雖不交涉而欲尚文推縉紳名流必存札接訓習諸子
 必先文藝址以此稱之文宣末年多情害意隆之執其子司
 徒中兵慧登等二十人並投之渚水發隆之承出免其親不敗
 斬敵骨焚之存於渚流天下冤之隆之嗣遂終隆之見信神武
 性陰毒儀同三司崔孝芬以結婚姻不果太僕卿任康同加營
 構頗相乖異刺史元晏請託不效並構成其罪誅之終家
 門於滅論者謂有報應焉

司馬子如

司馬子如字遵業自云河內温人子如初為揚州鎮守事以
 相結託於義甚深神武入洛以為大行臺尚書朝文左右
 參知軍國天平初除尚書左僕射開府勳高岳孫騰高隆之等
 共知朝政其見侍事子如性既豪爽兼持恩德薄領之務繁
 任情公然受約與和中以其道行臺巡檢諸州守令已下至定
 州斬深澤令至冀州斬東光令皆稽留時刻以之極刑進退少
 不合者便令武士頓曳旬月臨頭士庶惶懼不知所為及文
 襄輔政以賄為御史崔暹劾任獄二宿而髮背白神武書教文襄
 曰馬公是吾故舊汝宜寬之文襄駭馬行街以出子如跪其前
 子如懼曰非作事邪於是除削官爵未幾起行冀州事能自

厲其有聲譽詔復官爵齊受寵以冀其功別封須昌縣公尋除
 司空子如性滑楷不事檢覈言機敏數言非之

斛律金

斛律金子阿六少州牧善部人也金性勇直善騎射行兵用
 劍奴法遊處后馬步多少輒地知軍度遠近初為軍主西懷朔
 鎮將楊鈞送蝶螺主阿那瓊環見金獵射歡其丁及破六韓接
 陵捕節金離眾獨馮澤金為上金度陵餘賊乃所部拔陵諸
 雲州魏除為第二領人酋長拔朝京師春寒部落無日應度
 立賜爵位或男位金紫光祿大夫開國密懷王復金贊成大
 謀大昌初為汾州刺史進爵為侯從神武破統百陵於河西沙
 苑之役神武以地庇少却軍為西師所乘遂亂張原以薄帳
 歷營點兵夏有曠者神武將集兵使戰金曰眾散將離其勢不
 可復用宜急向河東神武據鞍未動金以鞭拂馬神武乃還於
 畏徒胡侯申士八萬侯景飲西魏力人持大棒守河橋夜四更
 射之不入其後仁疾其轉面射一發斃之是役也無金先請還
 後至者除大司馬改封石城郡公。金性質真不識文字不
 名勢吉其難署改名為金其便易借以為難神武重其質
 每誅文義曰小所使多謬有識此人者勿信之及文襄臨事為
 肆州刺史受禪封威陽郡王天保三年就除太師金與
 祚納其孫女為皇太子妃金位位禮遇亦重又納其孫女為
 太子妃金長子光大將軍次子美及孫武都並開府儀同三司
 出鎮各食其餘子孫皆封侯貴一門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
 主尊顯當時莫比金嘗謂光曰我無不請書閣古來外戚受寵
 等無不傾城女若無詔詔具人如女若無詔天子雖人我家直
 以立勳抱忠致高爵豈藉女也惟不復免常以為嘆天統三年
 光字明月神英雄傑少言笑工騎射初為侯景部下於懷朔
 叛曹曰斛律家小兒不可三度將行後奪人名以康事之張

從出野見... 文襄於涇橋... 轉而下... 王百年為皇太子... 公憲庸公... 策勳... 推求... 常... 女為太子... 絕... 宇... 承相... 二城... 柱國... 大破... 於城... 兵散... 軍... 軍... 承相... 過... 聞... 勝... 難... 難今陽無...

承相... 二城... 柱國... 大破... 於城... 兵散... 軍... 軍... 承相... 過... 聞... 勝... 難... 難今陽無...

言... 宮無... 是一家... 櫻... 又曰... 大... 萱... 律... 主... 曰... 聖... 即... 則... 決... 聖... 甲... 測... 即... 一... 將... 枝... 邊... 性... 不... 口... 不... 死... 死宜陽...

言... 宮無... 是一家... 櫻... 又曰... 大... 萱... 律... 主... 曰... 聖... 即... 則... 決... 聖... 甲... 測... 即... 一... 將... 枝... 邊... 性... 不... 口... 不... 死... 死宜陽...

言... 宮無... 是一家... 櫻... 又曰... 大... 萱... 律... 主... 曰... 聖... 即... 則... 決... 聖... 甲... 測... 即... 一... 將... 枝... 邊... 性... 不... 口... 不... 死... 死宜陽...

言... 宮無... 是一家... 櫻... 又曰... 大... 萱... 律... 主... 曰... 聖... 即... 則... 決... 聖... 甲... 測... 即... 一... 將... 枝... 邊... 性... 不... 口... 不... 死... 死宜陽...

言... 宮無... 是一家... 櫻... 又曰... 大... 萱... 律... 主... 曰... 聖... 即... 則... 決... 聖... 甲... 測... 即... 一... 將... 枝... 邊... 性... 不... 口... 不... 死... 死宜陽...

言... 宮無... 是一家... 櫻... 又曰... 大... 萱... 律... 主... 曰... 聖... 即... 則... 決... 聖... 甲... 測... 即... 一... 將... 枝... 邊... 性... 不... 口... 不... 死... 死宜陽...

言... 宮無... 是一家... 櫻... 又曰... 大... 萱... 律... 主... 曰... 聖... 即... 則... 決... 聖... 甲... 測... 即... 一... 將... 枝... 邊... 性... 不... 口... 不... 死... 死宜陽...

言... 宮無... 是一家... 櫻... 又曰... 大... 萱... 律... 主... 曰... 聖... 即... 則... 決... 聖... 甲... 測... 即... 一... 將... 枝... 邊... 性... 不... 口... 不... 死... 死宜陽...

之在四境... 五百里而未嘗伐少板築之役... 武帝聞光死... 此人若任朕... 臣曰... 道以康亂為懷... 之居許下不亦異於其乎... 其積簡不然則君子... 肥仲義非草昧... 重遇時來之會... 出當圖外或任... 重齊上將豈其... 之至成此大功... 微也繼及後嗣... 上將之子有沈... 方自開河分... 日出軍陳伐... 又於江陵... 邊鄙戰則前... 無復管閑之... 離之固昔... 死越滅其... 將解時外...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十八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十八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十九

孫肇

孫肇字彥舉... 子助教孫... 陳命... 朕自為... 朕即署... 劇之任... 今罪以大... 邵嘗謂曰... 時與溫子... 要其為... 不為... 武觀臨之曰... 陳元康... 陳元康字... 曹果遷司... 舉魏收他... 不於我... 聞書快吏... 不為... 行留元康... 記憶神武... 地元康便... 可勝... 遺失陣圖... 或以為...

大捷便是天授不可失必乘勝追之神武曰若遇伏兵必
何以濟元康曰前此死還軍彼尚無伏今者奔敗何能遠謀捨
之必成後患神武不從累次大行軍承及神武疾篤謂諸將
曰若山之戰不川元康言乃斷後患以此為恨死不瞑目事自
當與元康定也

杜弼

杜弼字幼安中山曲陽人也弼幼隨敏家貧年十二寄郡
學受業高郡勤學為定州刺史諸生見而驚問應答如響
大數異之命其二子弼與交任城王澄聞而召問深相嗟賞
許以王佐之才澄拜選弼之丞相高陽王等多相招命但弼
相宜守道不從後叙以軍功起家征虜府參軍兼管記弼長
於筆札每為所推孝昌初除太學博士北光州城全為
政清靜遠近稱之除侍御史兼中彈奏皆見信任初弼自晉
陽東出改衣朱衣為政使人入拜不敢於杜壇及平京洛皆
漸行弼以文武在位學有兼業言之神武神武曰期來我語亦
天下獨有習俗已久今嘗將家為多在關西黑獺常相招誘人
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其竟若爾爾街專事衣冠禮樂中原
士大夫皆去以為正朔所在我若愚依法網必管將盡及黑獺
士子悉奔前街則何以為爾爾宜少待吾不志之及將有沙
荒之役爾又請先除內賊却討外寇指諸勳賢務奪百姓神武
不答因令軍人皆張弓挾矢奉刀按箭以來道使弼自出其開
曰必舉德也德戰流神武然後喚之曰爾雖姓不射刀雖
舉心擊爾雖按小刺亦猶爾雖也德請勳人爾雖刀可死一生
德其食部所取處大弼頻頻謝曰吾人不識事理奉使情願
弼曰止是一理又問曰說者云言法外無佛性法性為異
在寬成寬在隱成隱若輪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
何得非隱非寬弼曰若定是寬則不備為隱非定是隱則不備

王敏

為寬以非寬非隱成隱異能成恒一上初善於性多生理
味之志在重恒德經行注老子道德經一卷表上之又令陳政
要可為監誠者弼曰天下大務莫過於賞一端賞一人使天下
之人言訥一人使天下之人服二事明表自然盡美交襄大悅
曰言雖不多於理甚要

王敏

王敏字師羅太安人敏善騎射敏學士敏年十三見揚州
刺史郭元卓撫其背曰讀何書曰誦孝經曰孝經云何曰在上
不驕為下不亂元卓曰吾嘗驕乎敏曰君子防未然亦願絕意
元卓稱善與和中的敏曰吾嘗驕乎敏曰君子防未然亦願絕意
右都督及拜驃騎大將軍武平初上言突厥用男女來往以相
影射百比寇邊宜為之備五年陳人寇在兩相相議討之敏
曰若須山頓江淮恐北狄西寇乘機而來莫若薄賦省結息人
讓士使朝拜賜賚遠近歸心征之以仁義服之以道德天下皆
雷動清音直江南為陳而巳高阿那肱請殺曰於王武衛者南
希聖旨同焉

唐世

唐世字道通晉陽人也世以剛毅有材幹初真武國外任曹以
幹濟見知擢為國大將軍晉護天保初稍升給事中時中書會
人因國書發并州童子佛寺望并州城曰此何華城或曰金城
傷他天府之國帝云我謂唐世是金城此非也文官或切責侍
臣云觀卿等不中唐唐世作奴其愛國如此累上尋尚書事
世世識明敏在齊一代典執兵機是以九州軍士四方勇將
歸多中書代任唐唐世補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
大字以來香修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
有裨益然既被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
數甚多俱為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
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唐

文選

元文選

元文選字應遠洛陽人敏慧風成濟陰王暉業每云此子王佐才也而業嘗大會賓客時有人將何遜集初出語明賢者皆之召河間郡那敏命文選誦之幾遍可得文選一册他日誦時年始十餘歲許陰王曰我家千里駒令不知何那云此約古來未有之靈童也為大將軍有以中書受禪於晉璿所授中書舍人官傳文武選公揚揚每有山川郡縣侯印者必存斯人圖印即位任遇轉陸尚書平漢射道封節節公仍侍中文選歷事二主明達出秀每臨軒大儀多令宣救跪令文武高朗發吐無邪然則上言時有表甚之言故不為知昔所市。齊因魏宰將多用甄選至於士餘取居百里文選以縣令為字人之切遂請華選於是密令搜揚貴游子弟發致用之猶恐其然許也初任神武門令選郡王取直百信名厚加禮諭士人為縣自此始也既與趙彦深和十開同放仕選雖不如彦深清身守道又不為士開貪飽亂政於季孟之間然性和厚與物無競故時論不在彦深之下。初文選自洛往新唯有一地餘須家資所資衣食繼之特季宗姓被侮有人冒相侵奪文選即以與之及貴此人尚在乃將家逃竄文選大驚追加慰撫還以與之被入愧而不受彼此俱緣遂為閑田

趙彦深

趙彦深字彥深以字行幼孤貧事母甚孝年十歲曾候司徒桂元光謂彥深曰古人觀眸子以知人此人當必遠至性聰敏善書計安閑樂道不雜於游為雅論所歸服初為司馬子如賊客供寫書子如善其無誤用為書令史後起拜水部郎子如言於國師謝大丞相由曹參軍累遷文翰多出其手稱為敏給文圖詞位乃曲繼密累任尚書左僕射齊州人中正臨國中道尚書令彥深歷事東魏齊梁陳近世名臣其忠不形於色也

聖是以愛禮也稍重祿有引見或升御用常呼官號而不名也其請選舉先令銓定擬舉人物皆行舉為先輕薄之徒弗之齒也齊明帝幸相善於金終唯參深一人然謂朝廷以子叔堅為中書侍郎即知物議時馬子孫子慈明相繼君信並相繼居中書故時語云馬祖及趙勝我鳳也然叔堅身才最劣

郎基

郎基字世業新市人也沈陽廣興元長吏事齊天保四年除海西鎮將軍吳明微攻圍海西基固守乃至刺木為箭射紙為羽圍將選朝樸射楊情仰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略則未剪絳首先故事班墨之思何以相過御史中丞畢義季為侍御史趙州刺史尉遲迥外弟揚州刺史鄭元真揚情妹夫基不懼威勢並効其職罪累。初除鄭州長史帶穎川郡守西界與州接壤因侯景奔叛其東而分屬士人仍緣舊私相貿易而禁格嚴重死者非一基初在職披檢格條多是權時不為之長州郡因格失於請職致格條久放得罪者眾遂條件申臺官仍以情事與數自非獲刑一皆以放積年留滯案狀交加數日之中剖判咸盡而臺官報下並允基所陳條網既疎訟清靜基既清慎無所營求嘗語人云任官之所不枕亦不預作功重於此乎唯願令人寫書留子義曾遺之基是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甚云翻過知人斯亦可矣卒於官。初基任職州騎兵時陳元康為司馬基奏為屬與基並有書奏為刺史元康所目三賢俱有當出才後來官當遠至唯即騎兵任其過甚恐不足自達陳畢後並貴顯而基位上郡守

論曰孫季入幕未久竟致神武以情奇之重義以折肱若不愛情才子何以成天下業元康以知能才幹委質斷網修惟懼仁帝為重及難死苟免志生殉義可謂得其命焉其如謀學明發言議正權代之際先起異心王和未終不蒙顯戮直言多矣能无及於此乎天降宰之寄德華子不親人任功業尚

城略地而向无前雖有智者莫能為計然而師次淮南已經夏
日義陽諸賊猶敢拒守此非不懼亡誠自謂必可保全也但摩
下卒徒果於殺掠而人多畏威未其懷重然一日降下妻
子不亡所以聖恩未肯先發臣請開入城內見其妻曰官達
聖心示以誠信必當大小相率而縛請罪陛下拔其英楚因而
任之此外諸城可一發兵而自定也臣曰所以召卿本為
是耳卿今山言固吾所望爾遂入城中示以范王之期開以
小王之路城中大小欣悅明日開門出降自此而南望應劭附
世祖謂劉曰卿之一言勝於十萬之師揚我信義播于四海莫
知一人之力即拔義陽太守陵江將軍又令劉與諸將統兵討
劉所當無不捷彼軍中復其勇敢世祖益賞謂劉曰中國士
人吾皆履成蓋文以膽略未有若劉者加建忠將軍○長賢
世祖文詞深博華秀才除以南王休養重事入齊平陽王
世祖文詞深博華秀才除以南王休養重事入齊平陽王

卒為王孫匪躬之故徒聞其語有犯無隱求見其人此梅福所
以獻書未嘗所以請劾者也抑又聞之慶不恤繼而漢宗周之
亡女不遠歸而悲太子之少况僕之先入世傳儒業訓僕以為
子之道應讓以事君之節今僕之委質有年世矣安可自同於
匹夫耶笑於外女子哉是以助一久而九回心終朝而百慮權
當寬平之不止地改而無間僕自強不息庶幾伯夷之
風以立備夫之志吾子又訓僕于進務又不畏友朋居下訕上
欲益反損僕誠不敏以而吾子之羞然三苟容又非平生之意
故願得効死臣等遂敢息產去一飛樹一善不違先君以收九
泉求仁得仁其誰敢怨但言與不言在我用與不用在時若國
道方也時不我助以是獲罪以信見疑負銘成重青蠅變色良
田敗於邪徑黃金斷於險以翰洋運也其如命何吾子忠告之
言敢不敬承重覆然則僕之所懷未可一為俗人直也投筆
而已夫復何言○是也人皆為之快三而長賢之怡然不
屑懷抱者以此多為武平中盛疾去職然於世不復出仕
周武平亦搜揚才俊解書卷固以疾去卒年七十四
○伯起少頗疎放不拘行檢及折節讀書為儒學博今
古才極從獲射物之百尤為富贖足以入相如之室所片父之
門勒成魏諸班馬班而有則繁而不無持論序言飭除致
遠但意存實錄對抵陰私任休和故之家一無所說不平之議
見於斯矣王松年李庶等並論其家門未為謬議遂憑附時宰
鼓動深刑照因數獲而終此公之失德長賢而獨抗言昏
俗有朱子游之風季真父子雅業相傳抑以之義關道直
時英功參伯業亦一代之偉人也

百姓所懷者震鄰國信長女周明敬后第四女元貞第七女
隋文獻后周隋及皇家三代皆為外戚自古以來未有也

王羅

王羅字能龍京兆人質直木強物平常州開敬禪之規太和
中除殿中將軍稍上州別駕清惠疾惡功精公事崔亮有知
人之際見羅龍相欽也後羅定州洛陽為長安執政者恐羅
不許不許以罪人羅破石虎為都督南討獲晉羅為長安帶統
軍朝廷以亮補李嗣當常州及剋破石羅功居多除州刺史
又羅復舊晉表宗羅州州堰水隄城不沒者數版時既內外多
虞未遑被接乃遣羅雲云城全當授本州刺史城中糧足羅
乃養病與將士皆食之每出戰常不擐甲甲大甲皆天曰荆
州城孝文皇帝置天若不祐國家使前中王羅額不尔王羅
須破賊軍每戰陣亦不被傷破歷三年義宗方退進封霸城縣
公仕梁州刺史未及之部為國徵兵為勤王之聖羅請前
驅效命遂為大都督領華州乃除華州刺史并神武軍軍門
人傑也羅龍勳勵將士眾心乃安神武退拜驃騎大將軍加侍
中開府督華州城未畢營在城外神武遣驃騎司馬子如從河
東宵夜襲羅龍不虞比驃騎眾已乘梯入城羅高卧未起聞
外海瀾有聲使袒身露髮持一白棒大呼而出謂曰老羅
當道卧給子那得過就見驚退遂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
戰遂投城遁走文帝聞而壯之時關中大饑徵稅人聞徵食以
供軍糧或隱匿者令遠相告多被笞每以長人有逃散惟羅信
著於人莫有隱者得粟不少諸州而無然羅沙苑之役神武士
馬甚感文帝以華州權要遣使勞羅令加守備及神武下城下
謂羅曰何不早降羅乃大呼曰此城是王羅家死生在此欲死
若來神武不敵攻後移鎮向東以前後功進爵扶風郡公○河
橋之戰不利神武長安城所在莫有固志羅乃大開
州門召城中戰士謂曰知開天子賊羅不知言以諸人相驚

周

有異望王羅受委於此以死報恩諸人若有異圖可來見殺公
城陷後者亦任出城如有忠誠能與王羅同心可其固守軍
人見其誠信皆無異心又軍遠徵拜雅州刺史未幾遷鎮河東
○羅注命不事漢羅龍有真節至羅為設食使乃裂去薄餅
羅龍曰利種使僕其功已深吾意成用力不少尔之選擇當
是未即命在行撤去之使有愕然大熱又各與羅食瓜客前以
皮侵而稍羅羅羅羅之及瓜客落地乃引手就地取而食之客
其腹之而不至會自以給將士時人尚其均平唯其部羅羅手
動率此不為巧詐凡所經處雖無當時功迹美且足卒于官羅
安於貧素不營生業後羅貴顯鄉里舊宅不改衙門當時服其
清

王思政

王思政太原人漢司徒之後也容貌魁梧自持道義稱負外
最待客禮至潘美爾其名乃引為賓客晉登天位委以心
膺策定策功到和縣侯為武衛將軍俄而神武道有異圖帝
以思政可任大事拜使持節中軍大將軍大都督兼領兵思
政乃言於帝曰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地關中有峭函之固
且士馬精強宇文夏州糾合同盟願立功效若開東偏西幸必
當奔文奉迎藉天府之資因已成之業二年間修復漢宮何慮
不克帝然之及神武兵至河比帝乃西遷進南人思政公并
州刺史入統之後思政雖被委在自以非相府之重自不自
安固守而曾在同州與群公策集出歸羅及羅羅羅數千段諸
將羅羅之劫及用文又解以服金幣令諸人遍擲曰先得羅
者即之爵公權將海軍有特者以而思政乃欲答跪而羅曰
王思政羅羅羅朝奉相國士之遇方願公人效命上報知己
若此誠有實公相國者羅羅即為羅若以不不神靈亦
當明之使不作也便羅羅身以謝必奉命急隨一坐足驚即
後所佩刀橫於膝上羅羅羅羅羅之已為羅矣徐乃拜而受

不樓

新郭經界來附八夷懷而歸之國即位為州州煇管宣帝崩
 隋文帝輔政以迴位皇帝重卿為國乃令四子孫女郡公博
 蕭書以會恭恭微回率以章孝寬代也為總管則以隋文帝當推
 將領等皆選諸子江府博而不受代隋文帝又令派江破六韓
 東諸國皆密與晉視等書為之備迴國之殺非非文武士
 庶等發城之樓而令之於其眾咸從命莫不感激乃自稱大德
 隋帝數十萬也又北結高寧寧以通突厥南連陳許割江淮
 之地隋文帝於是徵兵討迴即以章孝寬為元帥張士彥元諧
 宇文忻宇文述柱弘庭楊素等調于仲文等皆為行軍總管魏
 安公厚率眾十萬人入武德軍於山東身負重鎗軍隔水相持
 不進隋文帝又遣高顯驍驍戰勇布兵二十餘里摩軍小却
 以持孝寬半度而擊之孝寬因其却乃鳴鼓奮進博連大敗孝
 寬乘勝進至壽又逐其卒十二萬陣於城南迴別於方人皆歸
 中錦標兵曰黃龍兵迴奮勇進擊老尤被甲臨陣其麾下兵
 皆聞中人為之力戰孝寬軍失利而却郡中士女聞者如堵
 高顯驍與李諱乃整陣先犯觀者因其擾而乘之迴眾大敗遂入
 郡城迴走保北城孝寬縱兵圍之李諱督軍子幹以其屬先登
 迴自殺

王統 燕

王軌太原人也漢司徒允之後世為州郡刺史軌自起家
 事隋公及後即位皇統內史下大夫遂為國之任軍國
 之政皆參預焉從平并鄴以功進位上大夫軍及陣將其明徹
 入寇已退梁士才頌與軌不利乃退保州城明徹遣水以
 灌之列船艦於城下以圖攻取詔以軌為行軍總管率諸道起
 程馳發於清水入淮口冬堅大小以城數重車輪橫截水流以
 斷其船路方欲密決其堰以襲之明徹知之乃破堰退莫乘
 決水以得入淮比至清口川流已闊水勢亦衰軌並於東岸
 不遠得過軌因率兵圍而蹙之唯有騎將蕭摩訶以二十騎先

子

夫得免明徹及將士三萬餘人并器械輜重並就獲使之統
 卒於吳磯焉進位柱國仍拜徐州總管軌在職重善謀略亦有
 呂梁之捷威振敵境陳人其陣之國之征川谷津也武帝令
 軌與宇文孝伯並從軍中軌首率騎等宣帝仰成而已時官
 尹鄭譯王端並得幸於宣帝宣帝中頗有大德譯等皆領焉
 軍深軌等言之於武帝武帝大怒乃授宣帝除譯等名仍加拜
 其宣帝因此大備之軌又嘗言若弱言及此事且言皇太子
 必不克負荷稱深以為然勸軌陳之軌後因侍坐乃曰武帝言
 皇太子多不德恐不了陛下家事事官暗短不足以為是朕
 下相以賀若弼有文武奇才識度宏遠而此再對臣深以此
 事為慮武帝曰爾何謂之弼曰皇太子德德香官夫聞有論未審
 陛下何故得聞此言朕深謂弼曰平生言論無所不道今者
 乃爾離間弼曰此公之過也皇太子國之儲副其易為言事有
 差誤便至滅門之禍本謂公為國謀弼不何得者至言動默然

父之乃曰吾專心國家深不存私計其後軌因內憂上壽又持
 武帝發曰回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武帝深以為然但漢上
 次長又不止此外語于並勿故不能用其說○又宣帝即位追
 鄭譯等後為近侍軌自知必及於禍謂親曰吾昔在光州實
 甲社親至言今日之事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陸梁冠冠欲
 為身計易同反掌也忠義之節不可虧違况荷先帝厚恩每思
 以死自效豈以獲罪於嗣主便欲背德於先帝止可於此待死
 義不為己言言子載之後知吾此心大家元年帝幸江陵就
 徐州殺之軌立朝定策頗有大功忽以罪棄被戮天下知與
 不知皆傷惜時原光州刺史亦以臣言於帝
 樂運守水禁南陽人晉尚書公曠之八山孫少好書法經史
 年十五而工書法隋高祖長其親屬多被殺樂運猶年
 人備極其苦○樂運及後樂其後由公以少子樂運王
 樂美○以其行書為世法自宋齊梁陳皆於人臨公學

理應之為路所... 李士前後犯顏... 多被納用... 其使... 年...
 除乃在... 抑... 右... 武... 帝... 特... 精... 事... 有... 不...
 便於時... 者... 巨... 綱... 義... 開... 武... 帝... 幸... 同... 州... 乃... 運... 行... 在... 所... 既... 至... 焉...
 曰... 卿... 言... 太... 子... 何... 人... 運... 曰... 中... 人... 也... 時... 王... 憲... 以... 下... 並... 在... 作... 制... 焉...
 帝... 曰... 我... 知... 之... 矣... 遂... 沙... 選... 官... 曰... 匡... 曰... 曰... 起... 拜... 運... 京... 兆... 朕... 水... 入...
 子... 間... 之... 意... 其... 不... 悅... 及... 帝... 曰... 朕... 昨... 及... 思... 卿... 所... 奏... 實... 其... 忠... 臣... 先... 皇...
 聖... 曰... 帝... 願... 感... 德... 召... 還... 歸... 之... 曰... 朕... 昨... 及... 思... 卿... 所... 奏... 實... 其... 忠... 臣... 先... 皇...
 聖... 明... 卿... 教... 有... 規... 諫... 狀... 既... 昏... 暗... 卿... 能... 如... 此... 乃... 賜... 卿... 食... 以... 賞... 之... 朝...
 之... 公... 卿... 初... 見... 帝... 其... 怒... 莫... 不... 為... 運... 矣... 心... 後... 見... 獲... 實... 文... 官... 相... 賀... 以... 為...
 幸... 免... 獄... 口... 內... 史... 卿... 請... 帝... 以... 私... 事... 請... 罷... 運... 不... 之... 許... 衛... 之... 又... 有... 文...
 帝... 為... 丞... 相... 諱... 為... 長... 史... 遂... 左... 運... 為... 廣... 州... 滋... 陽... 公... 開... 皇... 五... 年... 諱... 右...
 州... 高... 唐... 令... 領... 歷... 二... 縣... 並... 有... 功... 績... 運... 常... 願... 處... 一... 諫... 官... 從... 容... 觀... 議... 而...
 性... 許... 直... 為... 不... 被... 任... 用... 乃... 發... 黃... 錄... 更... 叙... 以... 來... 諫... 爭... 事... 集...
 而... 部... 之... 九... 百... 三... 十... 九... 條... 合... 四... 十... 一... 卷... 名... 曰... 諫... 疏... 其... 之... 隋... 文...
 帝... 覽... 而... 嘉... 焉...
 帝... 曰... 王... 氏... 剛... 門... 有... 餘... 矣... 推... 夫... 之... 剛... 也... 情... 安... 份... 率... 志... 在... 公... 平... 既... 而...
 奮... 節... 死... 於... 敵... 敵... 果... 人... 為... 之... 退... 舍... 高... 氏... 不... 敢... 加... 兵... 以... 此... 見... 稱...
 信... 非... 虛... 矣... 王... 氏... 政... 雖... 有... 弊... 之... 秋... 廉... 府... 功... 名... 之... 際... 及... 乎... 策... 名... 籍...
 府... 作... 鎮... 鎮... 川... 敵... 於... 帝... 之... 險... 修... 守... 禦... 之... 所... 以... 一... 城... 之... 眾... 抗... 廣... 國... 之...
 師... 卒... 疲... 駭... 之... 以... 當... 帝... 之... 不... 措... 能... 敵... 摧... 大... 敵... 遂... 奇... 功... 忠... 節... 冠...
 於... 本... 朝... 義... 勇... 動... 於... 降... 賊... 運... 籌... 策... 城... 陷... 身... 不... 壯... 志... 高... 烈... 亦... 足... 奮...
 於... 百... 州... 矣... 尉... 遲... 河... 北... 則... 尉... 遲... 惟... 台... 表... 以... 周... 策... 惟... 稱... 一... 尉... 居...
 形... 勝... 之... 地... 受... 漢... 維... 之... 託... 願... 而... 不... 扶... 憂... 責... 斯... 在... 及... 主... 威... 示... 謝... 謙... 業...
 將... 廷... 九... 服... 移... 心... 三... 震... 改... 一... 遂... 能... 志... 存... 赴... 蹈... 長... 秋... 稱... 其... 君... 之... 勳...

聖

夫... 宣... 運... 天... 之... 禍... 便... 及... 於... 其... 心... 懼... 義... 勇... 之... 情... 於... 夫... 士... 之... 成... 名... 其...
 除... 不... 一... 蓋... 有... 不... 待... 時... 機... 而... 貴... 不... 因... 孝... 節... 而... 重... 者... 何... 亦... 云... 忠... 孝... 而...
 已... 若... 乃... 竭... 力... 以... 奉... 其... 親... 首... 人... 子... 之... 行... 也... 致... 身... 以... 仕... 其... 君... 者... 人... 臣...
 之... 節... 也... 斯... 固... 殊... 絕... 三... 姓... 豈... 特... 有... 於... 當... 帝... 之... 在... 東... 朝... 必... 德... 方... 光...
 王... 軌... 志... 推... 死... 節... 惟... 於... 身... 為... 竟... 運... 洋... 刑... 以... 至... 夷... 滅... 焉... 斯... 人... 者... 人...
 或... 以... 為... 其... 不... 忠... 則... 天... 下... 莫... 之... 信... 也... 觀... 樂... 運... 之... 所... 以... 行... 已... 之... 節... 其...
 有... 古... 之... 遺... 直... 之... 風... 乎...
 東... 萊... 先... 主... 校... 正... 北... 史... 諸... 節... 卷... 之... 下...

周列傳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少好學博覽羣書尤善算術周之與周惠
達論事東達不能對請出外議之乃乃綽告以其事綽即為量
定惠遂入呈周文稱善謂曰誰與卿為此讓者惠遂以綽對因
稱其有王佐才周文曰吾亦聞之久矣身除著作佐郎周文
與公卿住比明也觀過行至城西漢故宮地頗開左右莫有知
者咸曰蘇綽博物多通請問之周文乃乃綽問具以狀對周文
大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既口辨應對如
流周文益嘉之乃與綽並馬徐行至池竟不談綽而還遂留
綽至交問以及道且而能之於於是時陳帝王之道陳述申辨
之要周文乃起整末危坐不吝膝之前所請遂陳不厭語朝
謂周惠遂曰蘇綽真奇士吾方任之以政則拜大行奉丞參

典機務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山墨入及計帳戶
籍之法○大統三年齊神武三道入寇諸將欲分兵禦之獨
綽意與周文同遂併力拒會泰擒之於潼關封美陽伯十一
年綽大行運度支尚書領著作兼司農卿周文乃欲革易時政
務弘復國富人之道故綽得盡其智能贊成其事為官有置二
長并置屯田以實軍國○又為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一先修
心曰凡今之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出臨下國論其貴貴並古
之諸侯也是以前代帝王每稱共治天下者唯良守宰耳明知
百僚卿尹雖各有所司然其理人之本莫若守宰之最重也凡
理人之弊當先理己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神則
思慮妄生由妄妄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是非
既亂則一身不能自理安能理人也○是以理人之要在於清心
而已夫所謂清心者不入貪財之謂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
端靜心氣之靜則邪僻之屬無因而作邪僻不作則凡所恩念

卷之二

無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其人則彼下人孰不從
化是以稱理人之本先在理心其次又在理身凡人君之身者
乃百姓之表一國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責
射中今君身不能自理而望理百姓猶曲表而求直影也君
行不能自修而欲百姓修行者是借照的而責射中也故為人
君者必心如清冰形如白玉躬行信義躬行孝弟忠信禮讓廉
平儉約然後繼之以無倦加之以明察行此八者以訓其人是
以其人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見而自興行矣其二
敦教化曰天地之性唯人為貴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異
於木石不向禽獸故貴之耳然性無常守隨化而化化於教朴
者則質直化於澆偽者則浮薄淳樸者則素樸之風質直者則
淳和之俗素樸則禍亂交興淳和則天下自治自古堯舜與三
無不皆由所化也然世道彫喪已數百年大亂滋蔓且二十載
人不見德唯兵革是聞上無教化准刑罰其用而中興始於大

難未弭加之師旅因之以飢饉凡百草創塗多權宜致使亂
謀非興風俗未反比年稍整務從賦差輕衣食不切則教化可
惟矣凡諸牧守令長各慎先心華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者貴
能窮之以淳風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
豐日遷於善邪傷之心嗔怒之性潛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
然此之謂化也然後教之以孝悌使人慈愛教之以仁順使人
和睦教之以禮義使人敬讓慈愛則不遺其親和睦則無怨於
人敬讓則不競於物三者既備則王道成矣此之謂教化先王
之所以移風易俗還淳反素垂拱而臨天下以至於太平者莫
不由此此之謂要道也詩三豎地利曰人生天地間衣食為命
食不足則飢衣不足則寒飢寒切體而欲使人興行禮讓者此
猶逆坂走丸勢不可得也是以古之聖王知其若此先足其衣
食然後教化隨之夫衣食所以足者由於地利盡地利所以足
者由於勸課有方止此教者存乎牧守令長而已○若其地有

不自周必待勸教然後得及其力諸州郡縣每歲首必戒其
 引人無閉少長但能排持其者皆令就田農務以時勿失其
 所及布種既訖其田須理麥秋在野黍傳於至若此之時宜
 少長悉力男女所功若揚揚教人後之將至然後可使農夫
 不失其業其得就其功若游手怠惰者歸於山好說者不
 勤業者則正其罪其守令隨事加罰非一勸百此則明
 宰之教也夫百歲之田必春州之官種之秋收之然後冬食之
 此三時者農之要月也若失其一時則穀不可得而食故先王
 之戒曰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餓者一婦不織天下必有受
 其寒者若此三時不務當事而令人廢業者是則絕人之命驅
 以就死於荒蕪之戶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兼濟三
 農之隙及陰雨之暇又當教人種桑植果藝蔬菜其園圃
 畜有雞豚以備生食之資以供養老之具夫為政不欲過碎碎
 則人煩勸課亦不容太簡簡則人怠善為政者必隨風而宜而
 適煩簡之中故詩曰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禄是求功不能不
 則必陷於刑辟矣其四種賢良曰天生蒸黎不能自化故必立
 君以理之君不能獨理故必置官以佐之自上而帝王下及列
 國置官得賢則安失賢則亂此乃自然之理百王不能易也今
 刺史縣令悉有僚吏皆佐助之人也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其
 州吏以下並被守自置自昔以來州郡大夫伯取門資多不擇
 賢良求曹小吏唯試刀筆乃身外之末材不發性行之度偽若
 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則策驥驥而取千里也若門資之中而
 得愚賢是則土牛木馬形似而非不可以使道也若刀筆之
 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玉質內外俱美實為入寶也若刀筆之
 中而得淺偽是則飾畫朽木悅目一時不可以充棟椽之用也
 今之選賢者豈不限其階階在得人否得其人自可起斯廢而
 為卿相則伊尹傅說是也而况州郡之職乎苟非其人則則朱
 商均維帝王之流不能守百里之封而况於公卿一官乎此

而言官人之道可舉况於求才者其可以理人若其有
 藝而以正首為本者必以材而為選也若有材藝而以藝為
 本者將因其能而亂也何致化之可得乎是故將求材藝必先
 擇志行謹者則舉之其志行不善則去之而今擇人者多云邦
 國興替莫不由此此力未之思也非論理之論古人有言明主
 率與不率皆由天大人其命不權才於后上常引一州之人
 理一州之務故魏周不待舉與之曰魏晉無微不備曹之佐仲尼
 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然則諸侯焉有萬家之郡而云無士但
 求之不勤擇之不審或擇之不得其功任之不天其材故云無
 耳亡人云千人一秀曰英萬人一英曰儒今之智效一官行開
 一郡者非近來儒之士也但能動而實之去虛取實各得州
 郡之最而用之則人無多少皆足化矣無賢夫良玉未剖
 與石不相異者雖未與美玉相雜及其剖而璧之顯而試之
 玉石之異始始分彼賢士之未用也漢於九品竟何以異要
 任之以事責之以成故方與後庸流不問昔古望之屠
 釣百里矣一飯牛一陸之扣角曾美吾之三敗當此之時悠悠
 之徒豈謂其賢及升王朝奉勳國積數十年功成事立始識其
 奇士也於其後世稱之不吝於口彼樂禱之才不世之傑尚不
 能未遇之時自異於凡况況降此者哉若必待太公而後用是
 千載無太公必待夷吾而後任是百世無夷吾所以然者士必
 灰微而美者功必積小以至大良有未任而已成不用而先達
 也夫論此理則賢可求士可擇得賢而任之得士而使之則天
 下之理何向而不可成也然則賢者必先當其官官者則善
 人易求而官易求則事無不辦官則必善不善之人難不
 之人則政必有得失故詩曰庶官則事有善則人清官煩則
 事煩事煩則人濁清濁之由在官之清濁也今吏負其數不
 少音人殷事繁尚能克濟乎今力以減耗依負而置猶以為少
 如聞在下州郡尚有自稱儒者其人其為無理者如此豈能

罪惡無得言常非直州郡之官宜慎善人愛至黨族閭里正直
 之職宜慎善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夫正長者理人之基
 其不傾者上必安凡求賢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者必
 由任而試之考而察之起於各家至於鄉黨訪其所以觀其所
 由則人道明矣賢與不肖別矣此以求則庶無復悔矣其五
 恤獄訟曰人受嗾陽氣必生有情有性性則為善情則為惡
 若惡既分宜對隨而當罰得小則止而善勸當罰不中則人
 無所措手以則心叛之心生是以先王重之特加戒慎者欲使
 察獄之情精心悉意推究根源先之以五聽參之以證驗抄觀
 情狀察隱伏使無所容罪人必得然後隨事刑罰重者
 當重過於萬倍得情勿喜又能消息情理酌權律無不曲盡人
 心遠明大教使使非者如歸此則善之上者也然守非一不
 可人人皆有通識推理求情時或難免唯當守公之心去阿
 枉之志務求曲直念及乎當聽察之理必能於見然後考訊以
 法不苛不暴有疑則從輕未嘗不妄罰隨事而理使無偏滯此
 亦其於法乃不仁然而肆其殘暴同人本不專用極楚巧詐者
 雖事彰而獲免辭窮者乃無罪而被罰有如此者則則下矣非
 共理所寄今之宰守當勤於中糾而察其上善如在下條刑刑
 所不赦又當厚恩遠大念行德教先王之制曰與殺無辜盜賊
 有罪與其害其利澤明必不得中氣也捨有非不謬法善
 人也今之從刑者則不然深文巧劾致致人於法不免有罪
 於刑所以然者非皆好殺人也但一不為愛而酷可免彼則則
 情行自便不念至公奉法如此皆殺人也夫人者天地之貴物
 一死不可復生然焚毒之下以痛自誅不被申理豈刑刑哉者
 將恐往往而有是以自古已來設五聽三有之法著明慎庶獄
 之典此皆愛人具也凡伐木殺草由不順尚違時令而斷帝
 道况刑罰不中臨善善人而不傷天下化氣和氣損而欲陰
 陽調順四時順序萬物阜安蒼生悅樂者不可得也故語曰一

夫吁嗟王道為之傾覆凡百守宰可與慎乎若深慮巨憚勿化
 敗俗傳亂久倫不忠不孝故為首道殺一利百以清王化重刑
 可也識此三途則刑政矣其以均賦役曰聖人之大實曰位
 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財明先王必以財聚人以仁守位
 國而無財位不可守其故三五以來皆有征稅之法雖輕重不
 同而濟用一也今冠蓋未半軍國費廣雖未惶嗷而以郵人獲
 然且令平均使下無怨平均者不令厚家強而徵貧弱不縱巧
 而困愚此之謂均也故聖人曰蓋均無貧然財貨之生其均
 不見紛紛然起於有漸非旬日之間所可造次必須勸課使
 預整理給辦先事織麻土早修紡績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
 王賦供下人無困如其不預勸戒臨時迫切後恐稽緩以為
 已過種朴交至取辦目前商大費綠茲射利有者從之貴買
 無者逐之舉息輸稅之人於是疲矣租稅之時雖有大式至於
 勸酌實善先先後事起於正長而繫之於守令若對政得
 所則政和而人悅若檢理無方則吏致而人死文差強檢役多
 不存意致令貧弱者或重傷而遠戍富強者或輕便而近防守
 令用檢如此不存則人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周文其重之常
 置諸坐右又令百官共讀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者
 不得居官自有賞季文章幾為傳華遂以成俗周文其後
 其弊因親帝祭廟者皆畢至乃命韓為大誥奏行之自是之後
 文筆皆依此賦練性檢素常以天下為己任博求賢俊共弘政
 道凡所薦達皆至大官周文亦推心委任而無間言為綿常謂
 為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則人如嚴師每處公卿議論自畫達
 夜事無巨細若指諸掌積功勞遂成魚疾十二年卒時年四
 十九子成嗣成德則也

而下蕭上尊禮場暴動而內安外附斯蓋蘇綽之力也

孝寬

章叔裕字孝寬社陵人也少以字行沈敏和正涉獵經史弱冠
屬蕭寶夤寶夤崩則石乃請關請為軍前驅朝廷嘉之即拜統軍
寶夤中以為都督從州刺史源子恭鎮豫州以功除新陽郡守
時備孤信為新野郡守與孝寬情好致密政術俱美荆部吏人
號為連雲江南州刺史吳越東魏將以梁堯復據宜陽道
牛道相府誘孝寬人孝寬深患之乃遣謀人訪獲道相手迹令書
書者還今謀人法於梁營得書果疑道相其所欲經略者皆
不見用孝寬知其難因出首其掩襲道相及梁堯等皆
情大統五年進爵為侯○八年轉晉州刺史○孝寬鎮玉壁十二
行齊神武領山東之衆志圖西入以玉壁衝要先命攻之連營
數十里至於城下乃於城南起土山欲攻之以入當其山數城
先有兩高樓孝寬軍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礮具以禦之
城外其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神武無如之何乃遣倉曹
參軍相孝寬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云我城雖固
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憂
不衆有不反之危孝寬閱西男子治不為降將軍也俄而孝寬
復謂城中人曰城主受彼策或復可自外軍士何事相
隨入湯火中邪乃射募格於城中不能斬城主降者拜大尉封
開國郡公邑萬戶賞高萬疋孝寬手題書皆反射城外云若有
斬高樓者一依此賞孝寬弟子先在山東又鑽至城下賊以
白刃云若不早降便行人戮孝寬曉諭賊賊無顏意上卒莫
不感勵人有死難之心神武亦戰六旬曾力俱困因而發疾其
在道云後因此分素遂殞○高祖嘉孝寬功長孫紹遠王悅
至王雙芳開後魏大將軍進爵侯○高祖二年為雍州
刺史先是洛陽一里置一土堆對雨相毀每損修之自

魏

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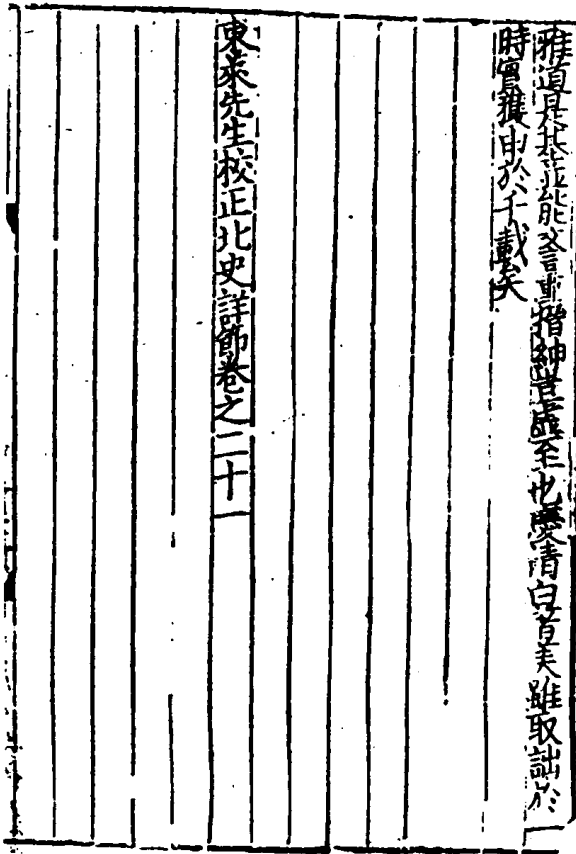
魏

魏

州仍勒部內當族歛植槐樹代之既免修復行旅又得庇蔭同
州後見臣問知之曰得此一州獨承當天下同之於是令諸
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焉○元年以
大將軍與于謹伐江陵平之以功封穰縣公遷拜尚書左僕射
賜姓宇文氏三年周文北巡命孝寬鎮玉壁孝寬善於撫御
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為竭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
通書疏故齊動靜朝廷皆先知時有主帥許益孝寬委以心
膺守一城益乃以城東入孝寬怒遣謀取之俄而斬首而還
其能致物情如此○汾州之北離石以南是生胡抄掠居人
阻折向路孝寬深患之而地入於齊無方誅剪欲當其要輒置
一大城乃於河西微設徒下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禁之
岳色懼以兵少為難孝寬曰計成此城十日即車去晉州四
百餘里一日創手二日備境如知談今晉州僅與二日方集謀
之聞且三日計其車行二日不到我之城度足得勝矣乃
今察之齊人果至南首發有大軍乃停發不進其夜又令汾水
以南像介山嶽山諸村所在放火齊人謂其軍營遂敗兵自固
版築竟空如其言孝寬奉軍曲嚴禁如下遂謂孝寬曰來年
東朝必大相殺我孝寬因令嚴作諷歌今謀人多齎此文道之
於齊齊人既聞更色之明月竟以此誅建德之後感記志
在平齊孝寬乃上疏陳三策其第一策曰臣在邊積年頗見開陳
不因際會難以成功是以往歲出軍彼有勞費功績不立由失
機會何者長淮之南傳為沃土陳氏以破亡餘猶能一舉平
之齊人歷年起救使敗而及內離外叛計不方窮傳不云去歸
有譽焉不可失也今大軍若出較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為
荷用并令齊州義旅出自三隅又募山南騎統計回而下復道
此山嶽胡絕其並管之路并州諸軍仍令各聚關河之外勦勇
之士厚其爵賞使為前驅出動川後雷震數百道俱進並趁
唐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一成大定實在此機其第一策

雅道其甚能文會重增紳管處至也慶清白首美維取請於
時曾獲申於千載矣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二十一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二十二

周列傳

蔡祐字承先其先陳留人周文在廣州召為帳下親信及遷夏
州以祐為都督侯景陳悅害質校皆請祐討之周文將起之
夏州首望彌姐元進等陰有異計周文微知之召元進等入計
事既而目祐祐即出外衣甲持刀直入叱元進而斬之并其黨
伏誅一坐皆戰慄於是與諸將盟同心討除周文以此重之謂
祐曰吾今以爾為子爾其父事我○從戰河橋祐下馬步闘左
右勸東馬以備急○祐之曰丞相養我知子今日豈以性命
為念遂率左右十餘人齊聲大呼殺傷甚多敵以其無繼圍之
十餘重祐乃彎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乃募軍甲長刀首且
進取祐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嘗性命在此一矢
耳豈慮發哉敵人可十步祐乃射之中其面應弦而倒便以指
刺殺之敵乃稍却祐乃徐引退是戰也西軍不利周文已薨
至弘農夜與周文會周文曰承先爾來吾無憂矣以功進爵為
公授京兆郡守高仲密李士貴來附周文舉債機之與薛世雄
遇於古山祐時著明光鎧鎗所向無敵齊人咸曰此是猛獸
也皆避之齊青原二州刺史齊除大都督○祐少與鄉人李樓
布衣齊名樓相謂曰大丈夫當建功立名以取富貴安能久處
貧賤言訖大哭後皆如言及從征伐為士卒先重過將軍
功祐終不知所就周文再歎之曰承先口不言數孤獨代其論叙
耿豪鉅鹿人也本名令貴其先家於武川豪少餘曠有武勇
以氣陵人婦周文以武勇見知豪亦自請所署得主沙苑之戰
豪殺傷甚多血染甲裳及赤周文歎曰令貴武猛所由傾前敵
其甲裳足以為驗不須更論級也○從周文戰於武川
豪謂所部曰大丈夫除賊傾右手拔刀左手批額自研其額

時六尚書皆一時之秀周自官...
 之類唯獲存者其數時多及...
 物種一無所取唯得書物重...
 關之唯見墳籍而已乃歎曰...
 利千表向若不令檢視恐常...
 九受人委任當如此也...
 部中大夫出為州刺史人為...
 中大夫曾未卜向遂汪四取卒...

贊若敬
 州刺史。數少有為於統之...
 既多難以自效於心者父之...
 從之。夫未嘗不為時所...
 挺身因戰。年七十八人...
 當為國名將。明年依...
 一舉而亦矣。國而矣。...

此書然以不來以當以吾者必其不可不...
 兩期古出...
 周文王...
 刑已及天下...
 三百...
 申...
 周文王...
 州...
 帶...
 初...
 戒...
 因...
 使...

五...
 人...
 志...
 夫...
 力...
 之...
 云...
 不...
 信...
 歸...
 財...
 楊...
 善...
 在...
 於...
 經...
 謀...
 其...
 其...
 其...
 其...

秦王後州賈以凡其為舊時所重如此朝皇古書

不楚國庭給將十載子弟奉之若嚴若焉其有過者請公下隴
幕而化之或有不善者皆曰唯其德薄知也時論方之王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卷之二十二

文選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卷之二十二

化之本原蓋生靈之耳目百千猶以一以負之無由或陸
斯不墜自承為之修于內合體體之至希希也
初定中原雖日不暇給始創都邑所以經說者先立大政重五
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興學立學博士大學生員至三千
人豈不以天下可事上取之不可以馬上臨之聖王其德蓋
懷矣四年春命樂師入學官樂舞樂舞樂舞樂舞樂舞樂舞
中書學士教授博士凡八人始於三年春東太學於東陽
玄高允等而令其制各學士學士學士學士學士學士學士
天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初
國子大學四門公學等學官學官學官學官學官學官學官學官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卷之二十二
秦王後州賈以凡其為舊時所重如此朝皇古書
不楚國庭給將十載子弟奉之若嚴若焉其有過者請公下隴
幕而化之或有不善者皆曰唯其德薄知也時論方之王
秦王後州賈以凡其為舊時所重如此朝皇古書

劉蘭武邑人也年二十餘始入小學...

遂今從師受春秋詩於中山王... 三年之後便自其兄...

徐遵明

徐遵明字子判華陰人也幼孤... 年十七隨父入京...

八十宗因曲為之說其辭也皆如此... 李業與

李業與字少耿介志孝... 時有陳陽解子靈...

李欽

李欽字欽勳海人也九歲入學... 年十二隨父入京...

張景仁

漢書禮書中山人也身長八尺衣冠甚偉其者然少後李
通承趙郡王出鎮定州以禮節命書三至縣令親至其門
饋餅致不起王將命書致請佐東前使星馳報之縣令自為其
禮意後不得已而世王下禮事如之止其拜伏分階而上留之賓
館竟見禮重王將李元秀才固辭不就餘餘請還王知其不願
拘束以禮禮禮禮禮禮一無所納唯受時服而已及還不交
人事郡守縣令每親至或時或置手酒亦辭不納門徒束備一
莫不受而衣對即飯食飲不致其樂以善終

刑時字士峻河間人少李通三禮在春秋仕晉初為四門博士
王行國子助教以經入授皇太子侍方正純厚有儒者風厨辛
進大子食夾有邪二傳令去之曰此來有正之台并殿下且
食食國而為之賜以被服續續

劉孝標字昭勳海人也少孤貧家李次廣無從常勤力讀書與
諸君子齊名其相親者其三禮又就馬融德君服
氏春秋俱通大義漢下里少墳籍使杖入都知宋世良家有
書五千卷乃求為其子博士於意授其書及不慮還至秀才家
不第心恨不李為文乃復續續其言其古批削一首賦以六
合為各自謂倫乃數傳有為而身功曾以臨呈觀收而不拜
收念之謂曰賦名八合自其大恩文又為於六合其四賦又甚
於文畫不念又以示昭子之子曰此賦正似分勢賦伏而
無賦者其才十有餘年其才不遇博識即位好
學且言書問之善曰此賦正似分勢賦伏而無賦者其才十有餘年其才不遇博識即位好
學且言書問之善曰此賦正似分勢賦伏而無賦者其才十有餘年其才不遇博識即位好

張景仁
漢書禮書中山人也身長八尺衣冠甚偉其者然少後李
通承趙郡王出鎮定州以禮節命書三至縣令親至其門
饋餅致不起王將命書致請佐東前使星馳報之縣令自為其
禮意後不得已而世王下禮事如之止其拜伏分階而上留之賓
館竟見禮重王將李元秀才固辭不就餘餘請還王知其不願
拘束以禮禮禮禮禮禮一無所納唯受時服而已及還不交
人事郡守縣令每親至或時或置手酒亦辭不納門徒束備一
莫不受而衣對即飯食飲不致其樂以善終

熊安生字植之長樂人也少好學勵精不倦從陳慶之受禮
慶之受周禮事徐遵明服禮慶之後受禮於李善善後通五
經然事以三禮教授弟子自遠方至者十餘人乃討論禮經
據要開先儒所未悟者皆發明之齊河清中陽休之精於禮
子博士時西朝既行周禮公卿以下多習其業有伯疑領禮官
數十餘皆受能詳辨天和三年周禮通於其部尹公正使張
善人語及周禮齊人不能對乃令安生至齊贈禮八正言八正
有口辯安生語所未至者便機變而問之安生曰禮義
深自有備貴以欲升也禮與氣同但氣先後但能自備貴深
第陳之公正於是問乃始安生善也一一陳說安生大服本公
正禮服安生善也一一陳說安生大服本公
正禮服安生善也一一陳說安生大服本公

熊安生
熊安生字植之長樂人也少好學勵精不倦從陳慶之受禮
慶之受周禮事徐遵明服禮慶之後受禮於李善善後通五
經然事以三禮教授弟子自遠方至者十餘人乃討論禮經
據要開先儒所未悟者皆發明之齊河清中陽休之精於禮
子博士時西朝既行周禮公卿以下多習其業有伯疑領禮官
數十餘皆受能詳辨天和三年周禮通於其部尹公正使張
善人語及周禮齊人不能對乃令安生至齊贈禮八正言八正
有口辯安生語所未至者便機變而問之安生曰禮義
深自有備貴以欲升也禮與氣同但氣先後但能自備貴深
第陳之公正於是問乃始安生善也一一陳說安生大服本公
正禮服安生善也一一陳說安生大服本公
正禮服安生善也一一陳說安生大服本公

如
下
七
麟

魏情多全固以胡頭漢賊傳顯不氣韻高遠與世隔交冠
 仰止感慕新風伴調如珠也度涉波飲的罕或言多傳情猶古
 一取今有亦未遇是故雅音屏則之...
 未聞獨得既而陳郡袁淑河內常景悅皆精簡其詞及...
 國師曹文雅大盛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
 然也于時陳郡袁淑河東裴啟...
 茂范陽盧載弟位官頗江李諤...
 歐球瓊瑤刻削化梓並為龍光...
 子昇並自孤寒辭然特赴感能...
 之餘陳應劉正原之潘張左東...
 延聖後開四門以寬之順八紘...
 間那子才亦鹿魏伯起宛陽盛...
 河間邢子明范陽祖孝樹中山...
 復有宛陽祖鴻...亦參文士之...
 元規並在中書參軍綸...
 始以文章者各皇建之朝常侍...
 杜靈卿劉汝魏壽亦參詔敕自...
 百其閑涉軍國文翰多長魏收...
 德林薛道衡或為中書侍郎典...
 好詠詩幼時嘗讀詩賦語人云...
 救庸故及晉陵王孝式錄占賢...
 盡帝亦重之後復追肅慈顏之...
 客故及之推意欲更厲其事又...
 已顯斷後主高彥斯又三年祖...
 文李士謂之待詔又林館為周...
 喪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蘇悅...
 奮發自致言果然紳之建言...
 夏維高鮮有師古之美矯枉非...

如
下
七
麟

重車電邁諸官雲輦深荆之風...
 流宕志反無所取裁夫入有六...
 時之序蓋文之所起情發於中...
 要亦前哲論之詳矣譬求明天...
 左文雅尤盛於此好尚牙有異...
 朔詞教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
 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
 也若能振彼清音簡茲累句各...
 及美尺善矣梁自大同之後雅...
 文湘東啓其洋放徐陵使信分...
 初統萬機每念斷暇為樓發...
 多淫靡故意其執法氣飛霜...
 即位一養其林與越公書建東...
 誠當正存雅野歸於典制雖在...
 文之士遂博依而取王馬所...
 以入慶言也爰自東帝歸秦...
 同江漢安靈燕趙奇俊並該天...
 楚片善無已潤水圓流不能十...
 人見相富世者則齊人范陽盧...
 趙郡李元操鉅鹿魏謩陳人會...
 心等或鷹揚河朔或獨步漢南...
 序表躍裝故靈鳳觀封肅邢...
 今唯取子昇其餘並台附其家...
 此荀士遜類之推為文苑傳今...
 家傳周書不立此傳今取王...
 入周故列在王帝之下類之儀...
 爾書序劉穆之推王頊...

潘徽為文學博今檢桂熙王頊孫萬壽各保其家傳其餘編之
世傳非取實山基詩善心柳誓明充讓冠之於此以備各傳二

溫子昇

溫子昇字鵬舉自太原人晉大將軍焉之後也避難歸魏家
子濟陰竟曰因為其歌縣人焉子昇幼受學於崔靈恩劉蘭精
勤以夜繼晷晝夜不倦長乃博覽百家文章清婉為廣陽上深
賤客在馬坊教書作侯山神堂神文常得見而喜之故請深謝
之景曰頃見溫生際怪問之景曰溫生是人才士深由是相知
之。熙平初東平王匡博召辭人以齊簡文同時射策者八百
餘人子昇與靈仲宣孫泰等二十四人為高第於是預選者爭
相引決匡使子昇當之曾受命而去舉謂人曰朝來難預預報
者皆子昇逐北逐補御史時年二十二臺中雜文皆委焉濟陰
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未有類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防我
子昇足以成類類類言任吐沫揚塵亦作文類論以為古今辭
人皆負才驕行流薄險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溫子昇形於有德表

李贇

李贇字宏基沁陽人博涉群書有才思少與補郎李善母名為
邢觀之亞而於言敏於行中尉崔暹精選御史皆其出官廣
獨以才幸兼侍御史修國史南臺文奏多其辭也廣嘗欲早朝
假寐忽驚覺謂其妻曰吾向以睡非睡忽見一人出吾身中語
云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去因而恍惚不樂三日博
遇疾積年竟終

樊遜

樊遜字孝謙河東人也祖琰父衡並無巨宦而遜少時其父
負土成墳植陌方數十畝朝夕號慕少好學其父衡嘗謂遜
為業亦常優饒之遜自責曰為人子猶安定可不學乎遂
欲同勤事業母為氏謂曰汝欲學小行難遂感所言遂
籍恒書壁作見賢思齊四字以自勸遂克勵而有才學

潘徽為文學博今檢桂熙王頊孫萬壽各保其家傳其餘編之
世傳非取實山基詩善心柳誓明充讓冠之於此以備各傳二

溫子昇

溫子昇字鵬舉自太原人晉大將軍焉之後也避難歸魏家
子濟陰竟曰因為其歌縣人焉子昇幼受學於崔靈恩劉蘭精
勤以夜繼晷晝夜不倦長乃博覽百家文章清婉為廣陽上深
賤客在馬坊教書作侯山神堂神文常得見而喜之故請深謝
之景曰頃見溫生際怪問之景曰溫生是人才士深由是相知
之。熙平初東平王匡博召辭人以齊簡文同時射策者八百
餘人子昇與靈仲宣孫泰等二十四人為高第於是預選者爭
相引決匡使子昇當之曾受命而去舉謂人曰朝來難預預報
者皆子昇逐北逐補御史時年二十二臺中雜文皆委焉濟陰
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未有類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防我
子昇足以成類類類言任吐沫揚塵亦作文類論以為古今辭
人皆負才驕行流薄險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溫子昇形於有德表

李贇

李贇字宏基沁陽人博涉群書有才思少與補郎李善母名為
邢觀之亞而於言敏於行中尉崔暹精選御史皆其出官廣
獨以才幸兼侍御史修國史南臺文奏多其辭也廣嘗欲早朝
假寐忽驚覺謂其妻曰吾向以睡非睡忽見一人出吾身中語
云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去因而恍惚不樂三日博
遇疾積年竟終

樊遜

樊遜字孝謙河東人也祖琰父衡並無巨宦而遜少時其父
負土成墳植陌方數十畝朝夕號慕少好學其父衡嘗謂遜
為業亦常優饒之遜自責曰為人子猶安定可不學乎遂
欲同勤事業母為氏謂曰汝欲學小行難遂感所言遂
籍恒書壁作見賢思齊四字以自勸遂克勵而有才學

大節而詩表而長安江陵平樂江蘇同三司陳氏與周通好南
北流寓之各許遠其體國陳氏乃請其妻及信等十數人
皆以手自斃不令其信及妻而信等不謂其為同宗中大
夫胡希武亦推其信等信等皆其子胡希武王胡希武
至有若布衣之文其公何謂多用於馬明一妻如信等自
又人莫有能者信等皆其子胡希武王胡希武
以致其也

人而貴者不投百重言之前有子儀或信如之推
其也其稱許善心明其體國陳氏乃請其妻及信等十數人
皆以手自斃不令其信及妻而信等不謂其為同宗中大
夫胡希武亦推其信等信等皆其子胡希武王胡希武
至有若布衣之文其公何謂多用於馬明一妻如信等自
又人莫有能者信等皆其子胡希武王胡希武
以致其也

致其百士子可不務乎

孝行傳

孝經云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論語云君子務本
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欽巨覽云夫孝三百五十五節
之本務方畢一綱紀也執一術而百善至百亦天下順者其
惟孝乎然則孝之為德乎矣其為道遠矣其化人深矣故聖帝
明王行之於四海則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濟其明諸侯大夫
夫行之於國家則永保其宗日長守其祿位其夫及婦行之於
閭閻則樹勳烈以垂名揚休名於千載是以堯舜湯武居帝上
之位垂至德以教其風孔聖垂至聖聖賢之濟以正道以勸其
俗觀其所由在此而巳矣然而源流既往旋風靡有自養不備
廉潔莫若若以銀錢列鍾鼎於朝廷之廟非一技也其
貝寶者靡居於廟巷之內非一家也其於愛敬之道則有不能
備焉哀思之節寧有得其中焉斯乃詩人所以思慕也其心
以責衣錦也且生及世養之方於城家思之也城家思之也
一焉若乃誠達泉底誠竭馬鬣事畢復論斯布矣至如溫床

眉眉雖出員士句或加人咸為疾俗斯固仁人君子所以訓教
者不財等所且屬心如今明教化以檢其體國陳氏乃請其妻及信等十數人
皆以手自斃不令其信及妻而信等不謂其為同宗中大
夫胡希武亦推其信等信等皆其子胡希武王胡希武
至有若布衣之文其公何謂多用於馬明一妻如信等自
又人莫有能者信等皆其子胡希武王胡希武
以致其也

人神通感雖或位登台廟則列三侯神積德神馬明一妻如信等自
又人莫有能者信等皆其子胡希武王胡希武
以致其也

王崇字允之雍州人也兄弟並以孝稱身勸稼穡以養二親仕
梁州鎮南府主簿母一杖而後起體弱體弱不從乘驢須宅西
崇隨於頃所晝夜哭成傷身崇至有小鳥養其黑胖形大於雀
栖於崇廡朝夕不去獲丁父憂長毀渴乳是年夏風雷所擊處
禽獸暴死草木摧折至崇田畔風雷便止禾麥十頃免無損崇
及還崇地風雷如初成林至行所感崇雖除服仍居墓前其
室前生草一根葉葉其茂人莫能識至冬中復有鳥巢崇前
養三子毛羽成長則而不驚守令聞之親自臨視州以聞奏
其門闕

張元字季始河北人也性謙謹有孝行歲所經史無不精博年
六歲其祖以其夏中欲將元就井浴元固不肯從謂其高祖
乃曰汝何為不肯浴元對曰衣以高祖為履其數元不能解

以禮待長生以金銀寶器奉之至羅既受獻長生曰為臣內附
宜臣臣禮何得口云再拜而寔不拜則出帳命帳中拜阿伏至
羅執其臣下大怒曰帳中何不教我拜而得成於人豈得長生
等執物內之寶石其稱之曰為我臣則活不降則殺汝長生與
于提眼目屬聲責曰我為鬼不為汝臣阿伏至羅大怒絕其飲
食從者百二十人皆求阿伏至羅乃給以肉酪長生與提又不從
乃各分徒之二歲乃拔還奉文以長生等皆守節遠回蘇武拜長
生何內太守提龍西太守並賜爵五等男從者皆為令長
論曰于什門等或應危不撓視死如歸或赴險如夷唯義有所
在其大則光國隆家其小則損己利物故其益烈所者與河海
而爭流峻節所標共竹栢而俱茂並蹈獲之所致身沒名立臣
徒然也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二十四

Blank space for text in the upper left column.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二十五

先王禮天下司牧黎民刑法以禁其奸教以防其詐雖為
政以德禮刑三者皆宜然在斯而已書云知人則哲又云無
曠庶官非其人允登官也教者之後必致清明之臣皆由之
朝多有負錄之吏嗜欲所召影響從之故五帝三王不易人而
而其在所化之而已蓋有無能之吏無不可仰之人焉自羅
侯置守歷年水久統以方牧仍相循所以實為用此人調
俗但願平常遊聲有難高適時應務招擢公使是故博學為優
起不旋踵焉弱斯各錄用無時此則已於前出矣後之為吏
與世沉浮亦不曉曉好以多端居官在職道各不同故往往
其賢能以彰慙勸之道○案魏正良史傳有張向鹿生張傳不
世身終世爾爾明元結業集他實錄手助財及許立循吏傳
有張華原山山良即華善惟伯謙勤勞勇於去病周書不
立此篇備指更傳有張亮光美叔略趙勳房恭然公孫思道辛
公義顯倫劉曠王伽嚴德深其張向鹿生宋世異業他手於宋
世良節甚謹伯謙乃約趙勳房恭然各附其家傳其條皆依特
八編以備補史備云

明元字文德太原人也有識幹歷員外常侍隨國中書令魏明
堂親自勸曉張亮勇武將軍亮進曰臣本官官侍其第三清今
授臣勇武其號至獨且文武又殊請更改授帝曰九流之內人
咸君子卿獨欲爭榮安相借獨所請未可亮曰今江左未有
孰且一方為陛下投命前驅足矣會帝許下之所然則
微臣之所重陛下方收所重何惜所授因請改授平遠將軍
曰運書用武然後遠人始平知但用武平之何患不得乎
亮乃陳謝而退除陽平太守清白與人甚有恩政轉授郿守
為政如前至德遠近平一郡人吏之令思之

Blank space for text in the lower left column.

杜... 史... 益州... 中... 任... 姓...

張華原

張華原字國補代郡人少明敏有器度初為... 曹... 周... 於...

周... 返... 將... 賦... 里... 輕... 曰... 境... 取... 立...

孟業

孟業字敬業... 孟... 州...

孟業

同心戮力... 左右可信... 執事曰... 君自勉... 今厚相... 蘇州中... 劍有損... 並以馬... 尋被請... 何乃令... 西兗州... 次不可... 數業答... 曹及謂... 決之明... 曾有失... 其國司... 清忠正... 人文宣... 之谷加... 入內業... 推而下... 于流血... 疑因出... 以政化... 河清三... 看此急... 司所劫...

明

孟業

孟業... 孟... 州...

羅

數百人至黎陽郡西方復錄訪獲獲獲... 道由東郡... 聖駕親行... 帝大嘉之後除舊平太守年既老理政不如在東郡時

蘇

蘇瓊字珍之長樂人也幼時隨父在邊... 芝戲問曰卿欲官不對曰欲官求非... 有盜賊張龍推其事... 獲盜賊文襄大穴... 狂死除南清河太守郡多盜賊及瓊至... 縣從界中行過者自無不送其財物寄置界內以

避

避盜州... 矣賊遂去... 人連接村居... 人悉充左右... 清謹不發私... 息常得郡... 為債數來... 青雲間何... 樂陵太守... 年若苦請... 瓜欲貢新... 弟爭田... 論之曰天... 何因而下...

羅

十年遂還... 朝事文策... 網聚罪... 賦以準... 朱當時... 絕食者... 州計戶... 君瓊曰... 人戶保... 遂無一... 所愛事... 名以定... 處伯齡... 外聲延... 若尔黃... 焉瓊陪... 暴任職... 臺案始... 前後守... 更思餘... 反逆昂... 齊亡仕... 曰為政... 簡父必... 無德與... 高要結... 父母道...

若

若尔黃... 焉瓊陪... 暴任職... 臺案始... 前後守... 更思餘... 反逆昂... 齊亡仕... 曰為政... 簡父必... 無德與... 高要結... 父母道...

矯以數義之風而肥道不歸於有其人矣故易稱道世無悶不
 事主侯詩云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禮云需有上不臣天子下不
 事諸侯語曰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雖出於殊塗而意然異用
 各言其志也君子之道也世世澤水其於其山有風十人作乎
 周羊四皓光乎漢日魏晉以降其流漸廣其大者則經天下細
 乃物其小者則安乎節且賤貧或與世同塵瀆波瀾以俱流或
 違時矯俗望江湖而獨往仰視魚鳥左右琴書抱澗壑而鐵落
 毛飲石泉而庇松柏故情宇宙之外自足懷抱之中於計於欣
 於獨善汲汲於兼濟兼濟情得後二懷更有比夫焉德弘道匡俗
 死人可傳而小不可得而忽也而受命哲王守文令主莫不束
 帛又馳蒲輪結轅轅存其品唯恐不逮者何哉以其道雖未弘
 志不可奪縱無舟楫之功終有堅首之操足以立懦夫之志息
 貪競之風聖可得之徒不可同年共日所謂無用以為用無為
 而無不為也○自叔世澆淳風殆及鐵刀之未斲入成羣而
 能其心物表介然離俗筆古獨適求友千齡亦異人矣何必御
 賈東堂而追日月驚極天地始為超遠哉策魏書列陸李馮亮
 李益鄭備為達士傳隋書列李士謙崔暹郭子橫徐則張文詡
 為隱逸傳今以李益士謙附其家傳並編附此篇以備悅傳云
 陸亮字道高邑人也少有大度不拘小節耽好書傳未曾以世
 務經心好飲酒浩然物表高尚不仕寄情丘壑同郡李順願與
 之交亮拒而不許邦國少長莫不憚之少與崔暹為莫逆之交
 亮為司徒奏徵為中郎暹疾不赴州郡暹置不得已入京都
 與亮相見經數日唯飲酒談叙平生不及世利浩海位論相
 之竟不能發言其竟敬憚如此亮後遂投詔書於亮亦不別
 口亮曰挑簡卿已為司徒何足以此望自上也吾便將別他
 浩小者注應李即還時乘一驛更元兼騎乃以奏驛內之
 與相維繫遂託鄰人輸報者諫為御車乃得出關浩亦而動

曰登獨行士本不應以小職辱之又使其人杖策遠路音
 何辭以謝也時朝廷其意考其私德將自私歸之故浩仍相左
 右始得無坐經年送李本謀復遣以所乘馬為書謝之奉更不
 受其驛馬亦不復書及浩沒為之哀報定鄉人甲后經一時乃
 止數曰崔公既死誰能更容曉於婦父能報其德其德名達之
 上未嘗備墳之禮情同朋好或人謂李曰自聞有人才者必右
 貴任子何獨在桑榆下遂者知命論以釋之
 馮亮
 馮亮字靈通海陽人比將軍亮道恭之甥也少博覽諸書
 又篤好耕理隱居道基至我陽會中山王英平義陽驛為英弟
 其召以禮待接亮性清靜後隱居高山感亮之德以時展觀
 國書召以為羽林監領中書舍人將令侍講十地諸經固辭不
 許又欲使亮入見苦求以幅巾就朝遂不強逼亮既雅夢山
 水又兼工思結架巖林其得機遊之適願以此聞宣武給其工
 力今與沙門統僧暹河東王覽深等同視高山形勝之趣遂陸
 闕居佛寺林泉既奇營樂又美曲盡山水之妙卒
 東表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二十五

藝術傳

夫陰陽所以正時口順氣序者也。所以決嫌疑定僭諫者也。鑿正所以禦妖邪養性命者也。音律所以和人神節哀樂者也。相術所以辨貴賤明分理者也。技巧所以利器用濟艱難者也。此皆聖人無心因人設教救恤災患禁上淫邪自三五帝王其所由來久矣。○昔之言陰陽者則有箕子裨龍擇子章。音律者則師曠師夔伯牙。相術則有箕子裨龍擇子章。馬季主論相術則內史叔服如布。知慶譽許負語魯平則文。鑿正則季咸華佗其巧思則奚仲墨翟張平子馬德衡凡此諸君莫不探靈入妙理洞精微或弘道以濟時或隱身以利物深不可測固無得而執矣。近古涉乎斯術者鮮有存去身一多肆其淫僻厚誣天道或變亂陰陽曲成君欲或託神怪惑人。心遂令時俗秋說不獲反其真。此身惟火毒莫得養而死者。成而下意在效乎歷朝經史百家之言無不存夫藝術或叙其玄妙或記其汗詠非徒用廣異聞將以明乎勸戒是以後來作者咸相祖述。○自魏至隋年移四代至於遊心藝術亦為多矣。在魏則叔冕崇張深殷紹王早耿玄如靈助江式周隆字脩徐。響王顯崔或將少游以為術藝傳在齊則有由吾道樂王春信。都方宋崇業許傳吳遵世趙輔和皇甫玉解法選魏寧基母懷。文張子信馬嗣明為方技傳在周則有吳德高蔣昇姚僧坦張景。照趙文深褚該強練以為藝術傳在隋則有庾季才盧天翼耿。詢章鼎來和蕭吉張育之許智藏方密常為魏齊傳今檢江式。崔或與舊齊書與趙文深各編別傳又檢沙門靈遠李順興。種時師并以陸法和徐之才何稠附州篇以補術藝傳前代者。述皆混而書之但道苟不同則其流異矣各因其事以類區分。先載天文數術次載醫方技巧云。

信都芳

信都芳

信都芳字玉琳河間人少明算術兼有巧思每精心研究或墜坑坎嘗語人云筆歷玄妙機巧精微我每一流思不聞爾寢之聲也其用心如此後為安豐王延明召入賓館有江南人相明者先於邊境被獲在延明家為明解疑而不為王所待芳諫王禮遇之明後還南謂法授芳由是亦復精於相書相理謂芳曰操管吹灰術甚微妙絕來所又吾思所不至卿試思之芳留思十數日便報云吾得之矣然終須河內段平灰相對試之無驗後得河內灰用術應節使飛餘灰即不動也為時所重竟不行用故此法遂絕又著樂書指甲經曰術周髀宗其序曰漢成帝時學者問蓋天楊雄曰蓋哉未幾也問渾天曰落下闳為之對于妄人度之耿中亦蒙一幾乎莫之息矣此言蓋差而渾天也蓋器則影而造用之日久不同於祖故云未幾也渾天量天而作乾坤大象隱身難變故云幾乎是時太史公月咸窮研製蓋易古周法雄乃見之以為難也自晉周公定影王城至漢朝蓋器一收焉渾天覆鏡以周髀為法覆仰垂珠大端是一占之人制者所表天効矣象芳以渾算精微術機乃自故約本為之首要凡述一篇合六法名四術周髀宗又上蓋天業術新舊目以為長於趙歐何承天祖師三家芳難業與五闕又私撰雜書名曰靈憲屢弄月頓大頓小食必以朔證據其辨明每云何承天亦為此法而不能精靈靈若必以當百八無異議者書未成而卒

其母懷文

其母懷文以道行事齊神武武定初齊軍出山時齊軍出山尺赤西軍衣黑懷文曰赤火色黑水色水能滅火不可不備黑土勝水宜改為黃神武遂改為黃黃所謂河陽備者此也信宿鐵刀其法燒生鐵精以重柔鐵數百則成剛以黃泥膏浴以五牲之屬碎以五牲之脂中燭

所講行乘疑是其遺法作刀

陸法

懷文又云廣平郡南學子城是千將鑄劍其土可鑿刀每云
昔在晉陽為監館館中有一蠟燭管同館胡沙門指語懷文云
此人別有異術術仍指庭中一棗樹云人具布等子即知其寶
數乃試之并辯若干純亦若干赤白相半於是判數之唯少一
子等者曰必不少但更減之果落一實懷文位信州刺史

陸法和

陸法和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與戒行沙門同者老
幼見之空色常定人莫能測也或謂出自嵩高湯遊遐遊既入
荆州汶陽郡高要縣之紫石山無故捨所居山俄有蠻賊之亂
時人以爲預見明兆及後景始降於梁法和謂南郡朱石英
曰貧道共德越擊侯景去元英曰侯景爲國立效帥曰擊之何
也法和曰正自如此及景度江法和時在青谿山元英住問曰
景今圍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固問之曰亦別
亦不別也侯景將約梁東王於江陵法和乃詣湘東乞征約

陸法和

召諸蠻子弟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湘東遣胡僧佑領千餘
人與同行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恒所
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為神皆從行故也至赤沙湖
將士曰聊觀彼能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踊躍即攻之吾得披
明日當不損各王一人而破賊然有惡劇遂縱火船而逆風下
便法和執白羽扇颯風風即返約飛皆見梁兵步於水上於其
大潰皆投水約逃竄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而
未得人問之法和曰吾前於此洲水乾時建一判語龍等此
雖爲利實其賊標今何不自標下水賊也如其言果於水中見
約拘制如頭裁出算送禽之約言求就師自前死法和曰相越
有相必不交死且於王有緣以無他慮士於後皆得權杖力耳
湘東王果釋用爲郡守及魏圍江陵約以兵赴救力戰法和
既平約往進見王僧辯於巴陵謂曰公道已却侯景一臂力之

陸法和

何能爲賊賊自即遂取乃請還湘東王曰侯景自然平矣無足
可慮爾賊將主法和請軍使快待之乃據諸軍而往湘運石以
填江三日水遂不亦極之以鐵鎖武陟一紅果道窮良來度賊
口勢難進退不叫上琳與法和相擊賊而於之軍少白帝謂
人曰諸君孔明曰謂爲名將吾自見之此城旁有其澤營前築
一斛許否揮表令掘之如其言又置至襄陽城北大樹下畫地
方二尺令弟子掘之得一龜長尺半以杖叩之曰汝欲出不能
得已數百歲不逢我者吾見大日平爲終歸龜乃入草○初
八雲山多惡疾人法和爲扶杖者不過三服皆差即水爲第
子山中多毒蟲猛獸法和收其藥成不復毒藥所泊江湖必於
麥側結表云此處水牛漁者皆無所得才或少獲則有大風雷
船人懼而放之風雨乃定晚解將兵猶營諸軍漁捕有爲道者
中志極歎必求欲盡之或云其船道梁元帝以法和爲節督鄂
州刺史封江乘縣公法和稱臣其後文木印名上自於五王

陸法和

後稱司徒梁元帝謂其僕射王褒曰我未嘗聞用法爲三公
而其自稱何也褒曰彼以道術自命矣其法如梁元帝以法和
功業稍重遂法如司馬相如史如故湘州數千人誦呼爲第
子唯以道術爲化不以法獄加人又列時之所不立而丞收佐
之法無人領受但以空虛爲飾在道則上開一孔以受錢買客
店人隨貨多少計其估限自委備中所營之司名方則取條其
孔目輸之於庫又法和平常言君不出口時有所論則推辯無
敵然猶帶帶善善爲攻戰自存江東大聚兵難欲襲襄陽而入
王平處官規王位但於空王佛所與王上有香火因緣耳
應有報至故救援耳今能破賊身善足不可改也於是設供其
具大饗薄餅及親奉兵法和自郭入漢口將赴江陵梁元帝使
人逆之曰此自能破賊帥但須鄂州不須勸也法和乃還州
其城門者相曰布於於鄂州人歸來時

不手

又聞張元敗成後服前服管一與受平涼人入魏果見飽
 四十許年佛法當道雷電此寺幽僻可以克勤及魏平州官
 室焚燬搜管欲發折蓋王佛殿其材短乃俾後周以城佛法
 此寺隔在懷遠故不及難天保六年春清河王高澄軍臨江法
 和幸州入齊文宣以法知為大都督十州諸軍事太尉公西南
 大都督五州諸軍事制州刺史安胡郡公宋位為鄆州刺史官
 爵如故益東隱為散騎常侍儀同三司朔州刺史義興縣公象
 將侯瑊來逼江夏郡軍并城而退法和與宋位兄弟入朝文宣
 聞其有奇術虛心想見之備三公函傳於城南十二里供帳以
 待之法和至於館明日引見給通德油絡網車仗身百人詣關
 通名不稱官爵不稱臣但云荆山居士文宣宴法和侯瑊於昭
 陽殿賜法和錢百萬物萬段甲第一區田一百頃奴婢二百人
 生資什物稱是宋位子孫其餘餘同制史以下各有差法和所
 得奴婢盡免之曰各隨緣矣錢帛散施一時使盡以官所賜宅
 營佛宇自居三旁與凡人無異三年間再為太尉其猶謂之居
 士無妄而侯瑊子死期至時燒香孔博坐繩床而終文宣令開
 棺而視之空棺而已法和書其所居屋壁而塗之及刺落有文
 曰十年天子為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通代坐又曰
 一母生三天兩天共五年詠者以為漢太后生三天子自孝昭
 即位至成帝傳位後主共五年焉

將昇

將昇年鳳起美國平河人少好天文玄象之學周文雅信符之
 大統三年東魏齊肅帝遣周文出師為牧澤時西南有黃
 紫氣物日從末至酉周文謂昇曰此何祥也昇曰西南木地土
 土土王四季泰分今大軍既北齊氣下降必有凶變於九月
 戰禽之自後降河東劉弘農破城於此也魏破於九月
 高仲密以此豫州來附周文公嘗其後昇曰春王在東

自取之

更季

又在井鬼分行電法使周又不做集山不利而家買後勝
 怒曰解昇罪合萬死見文曰解昇罪曰解山不利此敗也孤
 自取之

更季才字叔野新野人也幼穎悟八歲誦尚書一過易好古
 家梁州刺史王褒召授分兵參軍此後累年中書郎領太史
 封直官縣伯季才固辭太史京師漢司馬居里
 高堂陸績領此職何惟焉帝亦頗明星曆謂曰朕嘗聞足
 蕭望季才曰泰將入郭陛下出直臣作鎮荆決選部以隆其
 忠帝初然之後與宗博議以山他而江陵漢城周之帝一見
 深加優禮令參掌太史曰則自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謂
 州獲王衣冠士人多沒為賊時才散所賜物財中親故周文問
 何能若此季才曰郭都獲賊君信有罪指帥向於貴為謀賊
 竊家之故賤之耳周文乃悟曰敵君後天下之望周文令兒
 梁得為奴婢者數千口後于文讓其政問以天術對曰頃
 上已有變不利梁輔公且歸政天子請若私門護助吟之曰
 吾本意如此但時未獲自是所殊及我漢城其言記有假託
 將命妄造異端者皆誅唯得季才兩紙盛言錄候宜免政歸權
 帝謂少宗伯解斯對曰季才其得人臣之禮因賜衣帛及隋
 文帝為丞相嘗夜召問天時事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悉崇
 竊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得為其類事乎帝
 默然久之曰吾今嘗騎武誠不得下矣因賜以錦帛曰愧公此
 意嗣聖元年授通直散騎常侍帝將征都夜與高祖對威二人
 定議季才曰奏臣仰觀玄象府察圖讖北九龍必有作你且
 漢德比城經今崩八百城水皆鹹鹵不甚宜入願為計帝
 愕然謂類等曰是何神也帝發怒地行賜季才錦帛曰
 公謂曰朕自今以後信有大道時議公季才曰臣願為計帝
 至春官任以年少頻求去職優厚每不計會其官之

大統三年東魏齊肅帝遣周文出師為牧澤時西南有黃
 紫氣物日從末至酉周文謂昇曰此何祥也昇曰西南木地土
 土土王四季泰分今大軍既北齊氣下降必有凶變於九月
 戰禽之自後降河東劉弘農破城於此也魏破於九月
 高仲密以此豫州來附周文公嘗其後昇曰春王在東

言曰景長上以問李才因言齊縲上大怒以是賜給半...
信義心何曾游常古曰良辰與限唯上寢於成劉設因東襲政
及宗人信義為文酒之會必有劉臻明克讓伯管之徒惟慶
亦中著款極盡臺秘苑一百二十卷重慶志一百四十二卷地
形志八十七卷並行於世

楊伯醜 楊伯醜人也好讀書隱於華山隋開皇初移入胡見公躬
不為禮無貴賤皆改之不能則也...
衣服至朝皆捨之而去於是被髮陽狂游行市里形體垢穢未
嘗加沐時有張永樂者賣卜京師伯醜從之游永樂為卦有
不能決者伯醜輒為分析多象尋幽入微永樂嗟服自以為非
所及也伯醜亦開肆賣卜有舍吳字就伯醜者卦成伯醜曰
汝子在懷遠坊南門東道北壁上有青鬚女子抱之可往也

如言果傳或有金數兩...
志將逐之其妻每先以謂伯醜為盜之曰金在矣悉呼其
家人指一人曰可取果得之又將軍許知常問吉凶伯醜曰
汝勿東行必不得已速還不然者楊永新汝頭未幾上令知
常事懷王諒哉而上崩諒舉以反知常逃歸京師知常先與楊
永新有隙及素平并州先斬知常將斬之賴此獲免又有入失馬
來請伯醜卜者時伯醜為皇太子所召在途遇之其為作卦卦
成曰我不達為卿說且向西市東門南第三店為我買魚作
贈當得馬矣其人如教道更有二人素所失馬而至遂禽之
崖州普德海寸珠其使者陸島之上心疑焉乃伯醜今筆伯醜
曰有物出自水中實圓而色青其大珠曰今為人所隱其言
者姓名容狀上如言隱者果得本珠上奇之賜帛二十疋國
子祭酒何妥嘗語之論易問之曰條小而父曰何用彈之
湖之言乎父之微有特谷所談語義與先儒之旨而相理

如故論者以為天候備得非常人所及也竟以壽終

張胃

張胃公勃海人也博學多備尤精術數...
史公劉曜等其意之然曜言多不中胃之所推步且精密上異
之令楊素與術士數人自議六十一事皆舊法又難通者今
胃言乃與新法之陳杜口一無所答胃及通者五十四焉由是
權拜負外散騎侍郎兼大史令曜及黨與八人皆斥逐之改
定新歷言則歷差一日類楚上言曰漢時落下閣改曆項歷
作大初歷云後漢左一日八百有聖者定之計今相去七
百一十在術者舉其成數聖者之謂其在今乎上大悅漸見親
用胃改所請曆法與古不同者二事而宋祖冲之於歲周之
未制改差分冬至漸移不循舊軌每四十六年却差一度至梁
度則曆法漸冲之所差太多因以一百八十六年冬至移一度

曹玄以此二術年歷懸隔遠檢古注...
為度法冬至所宿歲別新移八十二年却行一度則上合堯時
日求星火次符曉理宿起牛初明其前後並皆當也周馬
關此教當時術者多不能曉張賓因而用之莫能考正曹玄以
為加時先後逐氣差差就月為斷於理未可乃因二十四氣列
其盈縮所出費由日行遲則月逐日易及合朔加時早日行
疎則月逐日少遲令合朔加時晚檢則代加時早晚必為損
之率日行自秋分已後至春分其數計一百八十二日而
一百八十度自春分已後至秋分日行遲計二百八十二日而
行一百七十六度每氣之下即其率也...
交不開內外入限便越覆覆立法制其外限應蝕不蝕猶未
明曹玄以日行黃道一周天月行月道二十七有餘一周
天月道與黃道每行黃道內十三日有奇而出又行道外七

之樂非中國其有... 聲淫厲而哀天下... 業之末其言... 頃雖排著樂書... 安焉動曾妙... 聲而寶常所... 以為神

論曰陰陽下... 廢也徇於是... 也淺故先... 通方術而... 昔之通賢... 候下策推... 於龜策而... 別取數術... 周不可因... 靈亦齊... 經國之用... 諸說許... 一代其所... 繁好爵... 百載可... 以刑則... 陰陽顯... 史元華... 以相術... 術也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詩節卷之二十六

蓋婦人之... 也貞烈... 以詩書... 殺身以... 渠之高... 忠而踐... 音傳於... 之俗雖... 史之筆... 寔庶姻... 功孫道... 妾愛親... 妻崔氏

清河... 賢書傳... 名士景... 史徵案... 人未見... 右今其... 之北食... 氏曰此... 流血其... 以善... 鄭善果... 鄭善果... 誠討尉... 抱善果... 婦人無... 稱曰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詩節卷之二十一

到五原道斷其行路父子間絕帝乃詔其行人之薛臨河告
 之曰汝父已死何不速還帝曰臣聞之憂而以爲信然於士
 卒駭動十月晉屬虜夜遁時河水未成寶謂帝不能度示設
 候十一月天暴風寒水合帝使軍使河東追之至秦合陝西
 安言於寶曰今日西北風動長軍將至之矣自乘舟去不然
 必危其夜帝部分衆軍東出爲橋用之勢約動士卒東馬口橋
 才無聲昧衆軍乘進日出登山下賊其營寶急將東引
 見軍至遂擊虜帝縱騎騰躍有鳥者灑灑水上寶又諸父兄
 馬併散僅以身免寶軍四五萬人一時放仗斂手就聽禽其王
 公文武數千垂復欲求寇大史曰大白夕改西方數日後見東
 方此爲蹕兵死卒者士垂不從繫山開道至寶前敗所見積
 如丘設祭事之死者父兄子弟皆皆嗥哭志震山川垂顛恸嘔
 血發病而還死於上谷寶楷立寶字道裕垂之第四子也少輕
 果無志操好人佞已爲太子破璽自脩垂妻段氏謂垂曰
 質雅谷柔而不斷平則爲仁伯一主厥難則非濟世之分
 託以大業未見克昌之美趙王麟誅負氣常有輕寶之心恐
 難作垂不納寶聞深以爲恨○皇始元年道武南伐及克信都
 寶大懼夜來犯營帝擊破之寶走中山至龍城垂襲關汗拒之
 寶南走奔幽汗復遣迎寶以汗垂之季舅子盛又汗之婿也必
 謂無二乃還龍城汗殺之屍少子德字玄明雅爲兄垂所重符
 堅戒暉以佞爲張掖太守垂督騎封范陽王位司徒寶則位以
 德鎮鄴大丞相寶既東奔寶勸德討尊號德不從皇始二年
 既拔中山道武遣衛王儀攻鄴德南走滑臺首於燕王乃以起
 爲太子德死超階立超字祖明大賜五年高將劉裕伐超超將
 公孫五樓勸拒之於大峴不從裕入大峴超戰於腹胸爲裕敗
 退還廣固圍之廣固寇夜突有流星長十餘丈墮於廣固城墮
 裕執超送建康市斬之

後秦 姚氏

姚
 東
 於
 萬
 堅
 大
 率
 帝
 平
 家
 掃
 絕
 西
 爲
 果
 水
 及
 突
 平
 免
 公
 梁
 兄

之會故有此段以慰其管既以此事不得為嗣管懷不事又
 以梁武衰老刺多批政有收亡之漸遂首聚其與交通管各招
 莫輕破折節下士其勇敢者多歸附焉左右遂至數千人以厚
 加資給大同元年除西中郎將雍州刺史兼督益州諸軍事並
 置校尉管以襄陽形勝之地又梁武創基之所時平足以據根
 本時亂足以圖霸功遂務脩刑政大靖二年梁武以管兄河東
 王書為湘州刺史張繼為雍州刺史才幹奮備管及管兄弟元
 帝元帝令其山子之等及王僧辨糾結攻管管告於管管聞之
 大怒及梁元帝將建都令所督諸州並發兵討管管遣府司馬
 劉方貴領兵為前軍山漢口而方貴潛與梁元相知克期襲管
 未及發會管以心事召方貴謀逆遂據樊城拒命管遣軍攻之
 梁元乃厚資遣張續若將以職而密授方貴續次大隈而樊城
 已陷管會方貴兄弟當與並斬之管恐不能自固乃遣蔡大寶
 求附備於西魏魏恭帝元年魏以命壯國于謹伐江陵管以兵
 會之及江陵平周文帝管主居江陵東城首以江陵一州
 之地其襄陽所統尺入於周管乃稱皇帝於其國管少有壯志
 不拘小節雖多猜忌而人善任使撫將士有恩能得其死力
 江陵平伯將尹德毅謂管曰臣聞人主之行與匹夫不同匹夫
 者師小行親小廉以取名善人主者定天下安社稷以成大功
 今魏廢會管周顯平伐之義厚囚士庶並充軍實然此等威屬
 咸在江東彼德之人可明到戶說就塗炭至此咸謂管下為之
 殿下既殺父兄孤人子弟人必離也又誰敢為國但魏之猜
 銳尺萃於此搗師之札非無故事若殿下為設身國固請下謹
 等為歡彼無我厚當相率而至預伏武士因而斃之江陵百姓
 撫而安之文武官僚隨即銜授魏人攝良未敢送死僧辯之仇
 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魏皇極續亮復禹萬世一時管計
 德毅曰卿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甚厚未可背德若魏為
 卿計則魏和侯所謂人將不食吾餘飯而闔城長幼被屠矣

又失襄陽之地管恨乃曰不用德毅之言以至於此是○又見高
 僧辯致于文日用取其威略不德者實為僧辯力著於時賦以見
 志焉是常快快每謂老馬之德志在千里然其志在千里心不已
 未宜不財德德數所若人之德以厚德德
 何之輩雖非行錄所歸其德亦一時之傑然卒至主
 城可謂魏之驅除其主任術好謀善斷蓋有英雄之志爾
 主之略焉及淮海極端骨肉相殘高僧辯力致終能據有
 全楚中興魏運魏士守殊於舊邦而位號同於曩日貽厥自遠
 國雖短可不謂賢哉

梁元先生校正北史魏紀卷之二十一

龜茲國在尉利西北白山之南一百七十里城漢時稱焉
也東有輪臺即漢武帝將軍李廣利所屠者其國西北大山中
有如高者流出成川行數里入地狀如餅餅其泉服之西髮已
落者能更生鬚入服之皆愈

波斯國都宿利城在印度西支國北土山名馬大難及馳
往往有一日能行七百里者又出白多獅子大馬如有鳥形如
紫龜有兩翼飛而不能食食與肉亦敢噉火

大月氏國都曠野氏城其國之南與京師自云能鑄石
為五色琉璃於其採礦山中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
方來者乃認為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耀觀者見之莫不驚駭
以為神明所作自此國中琉璃遂賤人不復珍之

小月氏國都富樓沙城其城東有佛塔高三百五十步高八十
丈自佛塔初建計至武定八年八百四十二年所謂百丈佛圖
塔和國在渴熱地西其土尤寒此地而處又有大雪山若若幾等

波知國在蘇和西南土狹人貧依託山山谷其王不能總攝有三
地傳云大地有龍王次者有龍婦小者有龍子行人經之詭崇
乃得過不祭多遇風雪之困

安國漢時安息國也其國即位遣司隸從事杜行病使西域
至其國得五色鹽而返

漕國在葱嶺之北漢時屬賓國也其俗重淫祠家嶺山有順夫
神者儀制極華金銀鍊為室以銀為地祠者日有千餘人祠前
有一魚脊骨有孔中通馬駒出入

論曰自古開遠交通絕域必因事故之十皆起好事之臣張騫
萬死之地以要一旦之功皆由主向來遠之臣臣拘軀生之危
是知上之所好下必效焉西域雖遠於魏氏于時中原始平
天子方以混一為心未遑及此其信使往來得難繫勿絕之說
及商賈之興秦漢後補吞秦漢後矩方進西域圖記以傷其心

故高家親山下門開晉即自具其銀於開右暨於流沙然無
聊去矣若使并狄燕虞東失其領必將修輪臺之戍以塞其
城求人秦之明珠改條之馬相往來轉輸將何以堪其條
。古者哲王之制也方且百里務安諸夏不事要荒豈威不能
加德不能被蓋不以四夷為中國不似無用也其以秦

成五霸漢事三季或道殘刑烈國力已竭手隨室恃其強盛亦
狼狽於青海北皆一人失其道改德非釋其苦戰也即叙之義
固發都讓之請返其千里之馬不求自復之利則上成之其條
風重譯無遠東之捷首及江都之禍半塞西域開往漢年
冊積久雖難併多端見聞殊以此所以前善也史蹟駁不同竟
其好地遠故也人之所知未若其所不知信矣

婦姓都久閩氏於西之末振嗣有得一奴髮始教育志本
姓其主子之曰木骨閩木骨閩者首也木骨閩與都久閩
聲相迫故後子孫因以為氏木骨閩此北人故為時至漢
後期當勒士匿廣漢谷間收合通逃得百餘人依絕塞不
骨閩死子車鹿會健健始有部來自燕燕然後太武以其無知
狀類於蠻故改其號為婦姓婦姓之俗君及大臣因其行非即
婦姓若中國方語既死之後不據其姓謂之骨推公曰

婦姓之人昔來為奴者其後復有婦姓之者婦姓曰其母尚不能行
其狀伏不能前有教其以養牛易之者婦姓曰其母尚不能行
而况其子終於不易遂為敵所辱今社論李中國立法置我
卒成邊塞道塞言聖人生大盜起信矣天興五年社論開
征姚襄遂犯塞三年夏社論寇邊求興元年冬又犯塞二年
社論之社論道走道死大檀者社論季父僕渾之子先統別
鎮於西界能得人心國人推戴之號年汗統并蓋可汗統三
勝也社論即位大檀聞而大喜始元年秋乃寇塞中大武
討之三日二夜至塞中大檀聞大武五十餘萬馬首相

社論

社論

社論

次如堵焉上八人懼大武顏色自若張情乃女二年大武大幸
 征之東西五道進長孫德威等從軍長孫德威自陝白黑兩路
 開軍糧從中道俄清以可從軍國家戶按原所道從爾其山
 諸不獲南金轉重德威等十五日報絕漢前大檀部各散
 山七折節二十大武兵兵于南郭將裝大檀公卿大臣月不
 術士張深除辟以天文說止帝帝從其計而行會江州使臣
 宋文敬和河南行人曰汝疾運生親注歸我河南地即當
 龍其不然及我將上之力帝聞而大笑告公卿曰龍龍小堅自
 以不暇何能為也就使能來若不先滅蠕蠕便坐待冠至腹
 背受敵非上便也君行失矣於是車駕出東道向黑山長孫翰
 從西道向大黑山同會賊庭五月次于沙漠南舍輜重輕襲之
 至粟水大檀深弟孫弟匹黎先與東落將大檀遇輸便輸
 騎擊之殺其大人数百大檀聞之震怖將其族黨焚燒燬舍絕
 跡西走莫知所至於是圍落四散置伏山谷多野而無人收
 視大武乘水西行過邊將營營故臺六月車駕次於苑圍水
 去平城二千七百餘里大軍搜討東不庭海西接張掖水此度
 病然山東西五千餘里南北二千里高車諸部殺大檀種類
 後降隆二十餘萬俘獲虜首及戎馬百餘萬匹大檀部諸部
 因發疾而死○子及孫立號號使可汗魏言神聖也吳捷死子
 吐賀真立號可汗魏言唯也大安四年車駕北征騎十萬車
 十五萬羽旌旗千里遠度大漠吐賀真遠遁其妻弟烏朱爾
 率眾數千洛來降乃刊石記功而還大武征伐之後意存休息
 蠕蠕亦怖威北顧不敢復南和平五年吐賀真死子于成
 受羅部真可汗魏言也○皇興四年于成犯塞南為北
 兆王子惟東陽公元不登諸軍出西道任城王雲等督軍東
 道文塞于賜濟南公羅烏拔督軍為前鋒羅西王爾賀督軍
 為後繼諸將會軍于女水之濱獻文親統眾討諸將曰川
 在奇不在眾也卿等但為朕力戰方略已在朕心乃選精兵五

千人挑戰多殺奇兵以感之廣眾奔潰後北三千餘里斬直五
 萬級降者萬餘人戎馬器械不可計計自九日往反六千餘
 里改女水曰武川遂作北征頡利石紀功天保三年阿那瓌為
 突厥所破自殺其太子菴羅辰及曷薩弟奔往侯和登住子庫
 提並攜眾奔齊其餘眾立注次子鐵伐為王四年齊文宣乃北
 討突厥迎納曷薩其王庫提並向阿那瓌上菴羅辰為主致之
 馬邑川給其車馬饋餉期追突厥於朔方突厥請降計之而還
 於是蠕蠕貢獻不絕是時蠕蠕既果為突厥所破以西魏恭帝
 二年遂壞部千餘家奔關中突厥既恃其驕又藉西魏和好怨
 其遺類依憑大國使驍騎相繼請盡殺以甘心周文議許之遂收
 縛蠕蠕主已下付突厥使於青門外斬之中男以下並配天公家
 論曰周之後以漢之匈奴其作害中國故久矣魏晉之世種族
 瓜分去來沙漠之絕無擾亂之際猶皆東胡之緒餘冒頓之
 枝葉至如蠕蠕者匈奴之裔根本莫尋逃形集醜自以為風
 馳鳥赴彼來忽往代涼由之突襲我軍所以不寧是故魏氏祖
 宗揚威耀武驅其重庭以本部落前之窮髮之野逐之無入之
 細豈好肆其劫掠凶器不飽蓋亦急病除惡事不得口其按狄
 強弱之由增廣版之迹故備錄云
 突厥者其先居西海之右偏為部落蓋匈奴之別種也姓阿史
 那氏後為漢國所破蓋其族有一兒年且十歲兵人見其小
 不忍殺之乃別足斷其臂棄草澤中有牝狼以肉餌之及長與
 狼交合遂有孕焉彼王聞此兒尚在重遣殺之使者見其狼側
 并欲殺狼於時若有神物投狼於西海之東落高昌國西北山
 山有洞穴穴內有平壤茂草周迴數百里四面俱山狼匿其中
 遂生十男十男長外託妻孕其後各為一姓阿史那即其一也
 最賢者為君長故牙門建狼頭蓋示不忘本也或云突厥本
 京維胡姓阿史那氏魏大武皇帝威沮渠氏阿史那以下百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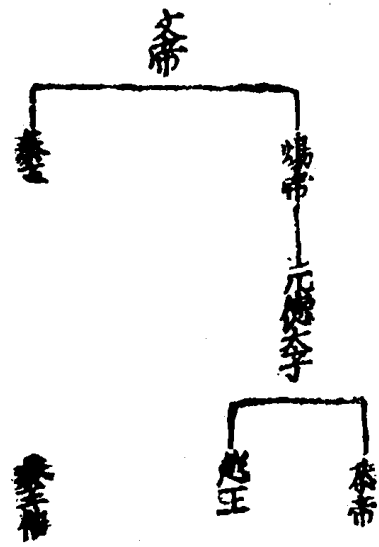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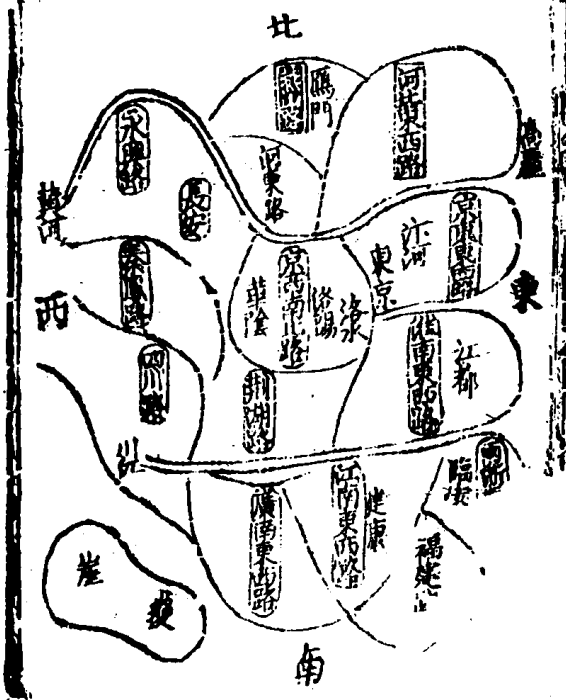
奔騰蟠世居金山之陽金山形似髮髻號於黎黎突厥突厥因
 以為號又曰突厥之先出於秦國在匈奴之北其部落大人曰
 阿諾步兄弟七人其一曰伊質泥師都狼所生也其後曰土
 門都洛稍發始至塞上而增祭願國中國西魏大統十一年周
 文帝遣酒泉胡突厥使使焉其國皆相慶曰今大國使至我
 國將興也十二年土門弟薄德獻方物時鐵勒將伐蠕蠕土門
 率所部擊破之盡降其衆五萬餘落時其強盛乃求婚於蠕
 蠕主阿那瓌大歡使人言處之土門亦怒殺其使者遂與之絕
 而求婚於魏周文帝許之十七年六月以魏長樂公主妻之土
 門遂自號可汗猶古之單于也土門死子科羅立科羅死
 捨其子攝圖立其弟侯斤其爲可汗。其地東自遼海以
 西至西海萬里南自沙漠以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屬焉抗
 中國後與魏伐齊至并州其俗被髮在社嘗盧藍帳隨逐水草
 子使以畜牧射獵爲事食肉飲酪衣裘毳毼貴壯慕康
 強種猶古之匈奴隋末吐蕃中國人歸土門無敢凌大強盛
 吐蕃皇位置於定襄薛舉實德王出克劉武周宗師都多
 高祖遣之先遣薛舉薛舉臣受命可汗之號使者在來相望
 於道

論曰西漢之爲中國患也久矣北狄尤甚焉樓煩塞漢雄邊
 塞年代遠遺非一時也五帝之世則有獯鬻焉其在三代則彼
 仇焉逮乎兩漢則匈奴爲當塞與千則烏丸鮮卑焉後魏及周
 則蠕蠕突厥此其苗裔相繼中爲君長者也皆以畜牧爲業
 掠爲資從來忽在雲飛鳥集智謀之士議和親於廟堂之上
 構之臣論重於塞垣之下然事無恒規權無定軌親疏因其
 強弱眼反在其發衰則則款塞通和則則三寇掠甲申其能
 強弱相反正朔所不及冠帶所不加唯利是視不顧盟誓至於
 其相親護驕驕凌和親結約之謀行師用兵之事前又論之
 備矣故不詳而究焉。又蠕蠕衰厥突厥始大至於木杆以雄

朔與使極境西盡焉孫之昭昭三放下萬列與於八海動向
 以昭昭一國莫之能抗爭請好結和親乃曰與周合從
 終三言與隋又言罷使徒其力將歸秦知乃自相圖
 謀以爭亂達頭可汗遠遁使人曠深素下於是准上固存其
 舊地助計餘盛即殺強卒於仁義不叛既其如東乃
 臣孔陽帝撫之非道始有稱門之實俄爲秦並與於此是以
 推盛秦雖建名號天下請好息人於是分置官司總統中國
 子女土官相繼於道使有之車往來皆自占安矣隋末有
 若斯之盛也。及隋煬帝窮兵於遠境時煬帝嘗欲拒
 其重釀屢應其都殺敗我秦代搖蕩我太原建於在陽飲馬
 於漫波太宗之室前討內運神機密動遂使百山不羈之
 一幸而威瀾海龍庭之地盡爲九州也龍庭之別錄於編戶
 皇帝所不及書於所未聞由此言之雖天道有盛衰亦人事
 之工則也加以爲而斯有而斯是賴天地之陰陰自陰陽

原缺

隋世系之圖 隋地理之圖



卷之十一	列傳
卷之十	經籍志
卷之九	地理志
卷之八	刑法志
卷之七	食貨志
卷之六	天文志
卷之五	音律志
卷之四	禮儀志
卷之三	禮儀志
卷之二	高祖文帝
卷之一	煬帝
	恭帝
	趙王

卷之十二	蘇威 蘇夔	李德林	趙芬	蘇孝慈	韋世康	楊素
列傳	梁睿 梁肅 梁敬 梁肅勤	趙斐	長孫平	李雄 劉仁恩	柳機	
卷之十三		牛弘	元孝矩	韓擒	達奚長儒	史萬成
列傳		牛弘	元孝矩	韓擒	達奚長儒	史萬成
卷之十四		賀若弼	賀若弼	賀若弼	賀若弼	賀若弼
列傳		賀若弼	賀若弼	賀若弼	賀若弼	賀若弼
卷之十五		劉方	劉方	劉方	劉方	劉方
列傳		劉方	劉方	劉方	劉方	劉方
明克讓	許善心	于仲文	王韶	劉行本		
魏澹	崔仲方	段文振	元巖	梁毗		

卷之十六	孫贍	孫贍	孫贍	孫贍	孫贍	孫贍
列傳	孫贍	孫贍	孫贍	孫贍	孫贍	孫贍
卷之十七	房彥謙	高構	李諤	周法尚	來護兒	麥鐵杖
列傳	房彥謙	高構	李諤	周法尚	來護兒	麥鐵杖
卷之十八	李密	裴矩	裴矩	裴矩	裴矩	裴矩
列傳	李密	裴矩	裴矩	裴矩	裴矩	裴矩
誠節傳	皇用誕	陶模	敬訓	馮慈明	楊善會	莊君素
游元	張須陁	劉子翊	孝義傳	陸澄師	劉士雋	李德鏡
術吏傳	梁彥光	趙軌	公孫騰	華秋	程普林	鄭傳
梁彥光	趙軌	公孫騰	華秋	程普林	鄭傳	

辛公綽	柳儉
敬肅	劉曠
王伽	魏德深
卷之十九	
酷吏傳	
庫狄士文	趙仲卿
崔弘度	田式
燕榮	元弘嗣
王文同	
儒林傳	
元善	辛彥之
何妥	房暉遠
劉焯	劉焯
王孝綽	
卷之二十	
文學傳	
劉臻	王貞
虞綽	潘徽
杜正玄	
隱逸傳	
李士謙	崔暹
徐則	

東坡先生校正隋書目錄

高祖大皇帝姓楊氏諱堅弘農華陰人也漢太尉震八代孫也
 仕魏為北平太守敏生元壽後魏為武川鎮司馬子孫因而家
 焉皇朝周太祖起義關西賜姓普六茹氏位至柱國大司空
 隋與公皇朝呂氏以大統七年六月癸丑夜生高祖於馮翊
 若寺紫氣充庭有足來自河東謂皇朝曰此兒所從來其異不
 可於俗間處之尼將高祖食於別館躬自執養皇朝嘗抱高祖
 忽見頭上角出偏體轉皇朝大駭墜高祖於地尼自外入見
 曰已驚我兒致令脫得天下為龍頭爾上有五柱入頂目光
 外射有文在子曰王沈深厥重初入太子雖至親昵不敢
 爾公退見而歎曰此兒風骨不似代間人帝嘗謂高祖曰
 爾之龍體猶白不過你性自野而陰謂高祖曰公
 君必大武統而後定善記言其後定善亦言
 長女為皇太子妃益加禮重拜王靈言皇帝曰普六茹
 非常臣每見之不意自失恐非人下請皇除之帝曰此
 將且內史王軌驟言於帝曰皇太子非社稷王普六茹也
 反相帝不悅曰必天命有在將若之何高祖其德深自
 建德中陸水軍三刀破帝於河橋明年從帝平齊進位柱國
 宇文憲破有任城王高澄於晉州除定州總管先是定州城四
 門久閉不行帝又宣帝時或請開之以便行路帝不許曰
 聖人來啓之及高祖即位開帝不驚翼轉是州總管高
 即位以後父讞拜上柱國大司馬大象初轉入前疑每巡幸相
 委居守時帝為刑經聖制其法深刻高祖以法令必意非以
 之隨切諫不納高祖位益隆帝頗以為忌帝有以幸姬非為
 帝所請家爭寵數相讞帝每忿怒謂后曰必城破不家因
 命左右曰若色動則殺之高祖既至帝色自老乃止

之而不衣綾綺而無金玉之飾常服率多布帛裝束不過
以銅鐵質用而已雖資於財至於賞賜有功亦無所愛惟廉
四出路逢上表者則駐馬親自臨問或借道行人披聽風俗吏
治得失人間疾苦無不留慮備邊關中創置左右視百姓所食
深自督責為之儆懼及東拜太山關中戶口就食洛陽有道路
相簿上教下候不得輒有騷擾男女老幼於仗衛之間逢扶老
弱幼者輒引馬避之尉勉而去至艱險之處見負擔者遠令左
右扶助之其有將士戰沒必加優賞仍令使者就家勞問自強
不息朝夕孜孜人庶殷繁務職充實雖未能臻於至治亦足稱
近代之良主○然天性猜素無孝術好為小數不達大體故
建監義士莫得盡心竭辭其草創不敷又有功諸將謀害罪限
罕有自者又不諄諄書發除孽秋唯婦言是用發數語于建
帝年時法不峻喜然亦曾過於殺戮有令左右送西獄
出而刑其父乃經之實或受殺降物
之橋上聞而大怒又謂武庫見署中無雜器
及諸愛道者出開使兩外親自臨決死者數十人又往
人賂道令府吏有愛者必死無所寬貸諸者以此少之
高祖龍德在位奇表身寬胸明察用故知我者布始以
外感一草安託孤之任與能之議未為當時所許是以周家舊
臣咸懷憤死而王謙固三蜀之阻不諭林月對通本全齊之
眾一戰而亡斯乃非止人謀抑亦天之所禁也我為撥還遂遷
周鼎于時樂業備是初楊太一幼勞日具經營四方樓版南
則金陵失險驃騎北指則單于款塞職方所賦並入疆理而真
加國威受正朔雖晉武之克平吳會漢晉之推亡固存比義論
功不能尚也七德既敷九歌已洽垂垂無疆無不盡其躬
節儉平流成倉庫會法令行君子咸樂其生小人各安其業人
物殷阜朝野歡嬉二十年間天下無事區宇之內安如也考之
前生足以參漢盛烈○但素無術者不能盡下無實行之慶

其真學事暮年此風逾頓又雅好祥瑞暗於大寶珠
權臣京室皆同帝制察所過從應婦之言惑邪臣之說
龍威猶託付大所教父子之道開昆弟之階欲其壽命則後
技瑣土未乾子孫繼踵尊嚴松檟繞列天下已非隋有惜哉
其衰忘之似稽其亂亡之兆起自高相成於煬帝所由來遠矣
狀一朝一及其不祀忽諸未為不幸也
煬帝
煬皇帝諱廣一名業小字阿摩高祖第二子也開皇元年立為
晉王上好弄喜為文沈深嚴重朝野屬意高祖密令善相者來
和備視諸子和曰晉王骨上顯骨隆起貫下可言既而高祖
上所居巢見器器絃多漸絕又有瘳疾若不用者以為不好
色善之上尤自矯飾當時稱為仁孝嘗觀獵過兩左右進
上曰士卒皆寒濕我獨衣此衣乃今持去大幸使使以
軍元帥及僕平越東州刺史文德等
陽善刑法監餘和尚書都令史初善以其邪有善
之右閣下以謝三景於丹封府庫皆財无所取天下稱賢
子勇廢位上為皇太子是月當受冊高祖曰吾以大具公成帝
業令上出舍大具賜其衣烈風大雪地震山崩民舍多壞厥死
者百餘口仁壽初奉詔巡撫東南長安高祖再遣君仁壽言曰相
令上監國高祖崩上即皇帝位於仁壽宮
仁壽二年春正月壬辰朔大赦改元戊申發使巡省風俗八
月壬寅下海龍舟幸江都以左武衛大將軍李暹為後軍文武
官五品已上於樓船九品已上於黃龍船相繼二百餘里
詔天下均田設官罷更延更馬官
仁壽三年正月己亥大軍集于涿郡詔曰高祖小醜迷昏不察宗
祚勃竭之間君食遠城之境雖復漢魏魏武果奮傾風萬多
阻連洛漢漢萃川數於往代播其業以迄今朕披重運勤
德年承父惡給既於於親地六師用甲士伐在軍一

第五軍可長安道第六軍可海州道第七軍可遼東道第八軍
 可遼西道第九軍可遼南道第十軍可遼北道第十一軍可遼東道
 第十二軍可遼西道第十三軍可遼南道第十四軍可遼北道
 第十五軍可遼東道第十六軍可遼西道第十七軍可遼南道第十八軍
 可遼北道第十九軍可遼東道第二十軍可遼西道第二十一軍可遼南道
 第二十二軍可遼北道第二十三軍可遼東道第二十四軍可遼西道
 第二十五軍可遼南道第二十六軍可遼北道第二十七軍可遼東道
 第二十八軍可遼西道第二十九軍可遼南道第三十軍可遼北道
 第三十一軍可遼東道第三十二軍可遼西道第三十三軍可遼南道
 第三十四軍可遼北道第三十五軍可遼東道第三十六軍可遼西道
 第三十七軍可遼南道第三十八軍可遼北道第三十九軍可遼東道
 第四十軍可遼西道第四十一軍可遼南道第四十二軍可遼北道
 第四十三軍可遼東道第四十四軍可遼西道第四十五軍可遼南道
 第四十六軍可遼北道第四十七軍可遼東道第四十八軍可遼西道
 第四十九軍可遼南道第五十軍可遼北道第五十一軍可遼東道
 第五十二軍可遼西道第五十三軍可遼南道第五十四軍可遼北道
 第五十五軍可遼東道第五十六軍可遼西道第五十七軍可遼南道
 第五十八軍可遼北道第五十九軍可遼東道第六十軍可遼西道
 第六十一軍可遼南道第六十二軍可遼北道第六十三軍可遼東道
 第六十四軍可遼西道第六十五軍可遼南道第六十六軍可遼北道
 第六十七軍可遼東道第六十八軍可遼西道第六十九軍可遼南道
 第七十軍可遼北道第七十一軍可遼東道第七十二軍可遼西道
 第七十三軍可遼南道第七十四軍可遼北道第七十五軍可遼東道
 第七十六軍可遼西道第七十七軍可遼南道第七十八軍可遼北道
 第七十九軍可遼東道第八十軍可遼西道第八十一軍可遼南道
 第八十二軍可遼北道第八十三軍可遼東道第八十四軍可遼西道
 第八十五軍可遼南道第八十六軍可遼北道第八十七軍可遼東道
 第八十八軍可遼西道第八十九軍可遼南道第九十軍可遼北道
 第九十一軍可遼東道第九十二軍可遼西道第九十三軍可遼南道
 第九十四軍可遼北道第九十五軍可遼東道第九十六軍可遼西道
 第九十七軍可遼南道第九十八軍可遼北道第九十九軍可遼東道
 第一百軍可遼西道

政刑弛紊賄貨公行莫敢正言道路以目六軍不忠百官不職
 故乃詔班師而長驅復安煇毒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使
 可分命六軍有進退朕當親臨武節臨諸軍馬九從朕
 兵德水順天誅於海外外窮民於困懸征伐以正之明德以誅
 之止除元惡餘無所問三月癸丑車駕次懷柔鎮甲子高麗遣
 使因請降因送制書於大悅八月己巳班師
 五月甲子國公北義師於太原八月辛巳唐公破武牙
 部將宋生於霍邑斬之十一月景 唐公入京師辛酉通尊
 帝為太上皇帝 國公為帝改元 二年三月石中衛將軍
 宇文化以驍果作亂入犯宮闈上崩于溫室時年五十初
 上自以番王次不當立每矯情飾行以釣虛名陰有奪宗之計
 特高祖雅信文獻皇后而性忌妻腰皇太子勇內多孽幸以此
 失愛帝後庭有子皆不育之示无私寵取媚於右大臣用事者
 傾心与交中使至第无貴賤皆曲承顏色由以厚禮俾僕往來
 者无不稱其仁孝又常以宿肢密謀於 帝稱其仁孝
 帝遂成廢立自高祖大漸昏諛問之中流淫无度山陰帝就即
 事巡遊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馬全盛慨然慕秦皇漢武之事乃
 盛治宮室窮極侈靡召募行人分使絕域諸酋至者厚加禮賜
 有不恭命以兵擊之益興屯田於王門柳城之外謀天下富室
 益市武馬匹直千餘萬富強坐是受餒者十家而帝性多詭
 譎所卒之更不欲人知每之一所輒數置頓四海珍羞殊味
 水陸必備焉求中者無遠不至郡縣官人競為飲食豐厚者進
 擢疎後者獲罪更受侵辱內外虛囑頭會其欲人不聊生于時
 軍困多務日不服給帝方驕意驕聞政事竟在不治奏請平決
 又猜忌臣下無所事任朝臣有不合意者必構其罪而族滅之
 故高祖崩後諸先皇心皆憂謀惟惟行李金才潘以惟德
 著怨論或取其首道或取其正議求其牙牙之罪加以勿頸之
 謀其于重君禮禮 既躬无辜無罪橫受美養者不可勝
 政刑弛紊賄貨公行莫敢正言道路以目六軍不忠百官不職

不歸者失業上之恤也東西運幸靡有定居每以供
不給逆收數年之賦所至唯與後官流運就而惟日不見國
字之內盜賊蜂起劫掠從官者皆城邑近臣互相掩護賊數
不以實對或有言賊多者輒大被責言者求苟免上下相蒙每
出師伐賊三相謀戰下盡力必不加賞自相相蒙受者數家
庶憤也天下上崩至於就而循未之第也

隋書卷之九十一 卷之九十一 卷之九十一
中獨著聲績於是矯情斷髮賊寇回故得廢心鍾心文皇帝
廢天方榮亂途登儲兩路峻極之崇莫承不顯之休命也地廣
三代威振八紘單于頓首秦重譯亦及之京游溢于都內紅
腐之粟委積於墜下負其勇強之資思逞無厭之欲故放眉之
制廢而秦漢之規莫恃才於已俄俄明德內懷險隙外示疑箭
盜冠服以飾其姦除諫官以掩其過洋流無度法令滋章教絕
四維刑參五虐錮銜肉愛勳良蒙有者其刑其刑

不知其罪焉怒之兵憂動土木之功不息頻出朔方三
旌旗方垂我百端稍更使使人不謀命乃急令暴條以擾之
嚴刑峻法以勝之甲兵賦賦以盡之自是海內無聊生矣
○俄而公威筆來陽之亂匈奴有鴈門之圍天子方兼中土運
之揚越發方更豐強弱相陵關梁閉而不通皇輿往而不反加
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流離道路轉死溝壑十八九焉於是相
聚蓬蒲蠅毛而起大則跨州連郡稱帝稱王小則千百為羣攻
城剽邑邑九七並為業塵之場餘黔黎俱究蛇豕之餌四
方万里間書相續猶謂鼠竊狗盜不足為虞一下相蒙莫肯念
亂振蟬蛸之羽第長夜之樂上願魚爛貫盈惡給普天之下莫
匪仇讎左右之人皆為敵國終焉不悟同被塗炭遂以方乘之
莫死於一夫之手億兆感德之士九牧無動王之師子弟
就誅夷骸骨棄而莫掩社稷顛隕本枝珍絕自肇有書以
於乎由朋黨生靈塗炭身成國夫有若斯之甚也重曰

你豈猶可違自作詩不可道傳曰吉山由人扶不友你曰去
猶火也不戰將自焚觀隋室之存二斯言信而有徵矣

恭帝
恭皇帝諱侑元德太子之子也義兵入長安尊煬帝為太上皇
奉帝尊業

十一月十八上即皇帝位於大興殿以太尉唐公為
假黃鉞使持節大都督內外諸軍事尚書令大丞相進封唐王
年十五

起豺狼塞路南巢遠往流屍不歸既鍾百六之期躬踐於之
運謳歌有為鐘變享雖欲不博堯舜之迹其庸可得乎

隋書卷之九十一

新設○何休之及答案者盛以六彝禮以各集滿其各飾施
宗廟今南北二郊以注有棟榑華尚實謂宜車亦稱士明山
實以爲表記天子親耕祭盛極也以上帝蓋明堂之棟耳
郊不應據帝位之五年明山實於祭制周以建子祀天五
月祭地殷以建丑祀天六月祭地夏以建寅祀天七月祭地自
頃代以來南北二郊同用夏正詔更詩歌山實以爲一以莊
三朝慶始同於此日二郊爲允并前師五帝於郊皆以始祖配
享七年帝以一獻爲質三獻則文事天之道理不懸然詔下詳
歲博士陸璣明山實禮官司馬駁以爲宗桃三獻蓋兼上下
天之礼主在帝上助理更義一獻爲允自是天地之祭皆一獻
始省太尉並撤此禮終獻○又太常丞王僧崇稱五祀位在北
郊圓立不宜重設帝曰五行之氣天地俱有故宜兩從僧崇又
曰風伯雨師即其星矣而今南郊祀其星二星復祭風師雨
師恐繁祀也帝曰其星自是二十八宿之風師雨師自是
陳制亦以周成祀天地於南北二郊及文帝天嘉中南郊改以
高祖祀北郊以德皇帝配太常卿許彥奏曰昔漢武帝云天數
五地數五五行之氣天地俱有故南北郊內並祭五祀臣按周
禮以血祭社稷五祀鄭玄云陰祀自血祀其氣臭也五祀五官
之神也五神主五行隸於地故与埋沈編星同爲陰祀非非姓
祭無關陽祭故何休云周爵五等者然地有五行也五神位在
北郊圓立不宜重設制曰可○身又奏曰梁武帝設其星自是
二十八宿之名風師雨師自是兼舉下隸非即星也故郊寧之
所皆兩祭之臣案周礼太宗伯之職云攝燎祀司中同命風師
雨師鄭衆云風師其也雨師畢也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如
此則風伯雨師即其星矣而今南郊祀其星二星復祭風伯
雨師於南郊則曰若郊祭星在郊除之○身又奏曰梁以
曰一獻爲質三獻爲文事天之道理不懸然詔下詳

三獻施於宗桃而鄭注一獻施於畢小祀今用小祀之禮
於天神大帝梁武此義爲不通矣且攝類之物依於齊文拜
之礼主於漢教今請九郊且祀事進於宗桃三獻爲制曰依
明堂在国之陽梁初依宋各其祀之法借依各制礼有不通者
武帝更與各者設之禮齊以郊祀帝皆以養竟至天監七年始
造大表而明堂以注猶至各服十年以曹郎朱异以爲九人表
而冕祭昊天上帝五帝亦知之良由天神高遠義須誠實今從
此祭五帝理不容文於是改服大裘异又以爲各款初故補舞
明堂實質不應三獻又不應兼稱礼云朝踐用大樽即大樽
尾也記又云有虞氏在禘此皆在廟所用猶以質素况在明堂
礼不容兼今請改用醴樽並否文質之衷又以爲明堂禮宜
器皆以象飾等郊祀禮發設用陶匏宗廟貴文誠且難祖明堂
之礼所亦郊爲文則亦谷陶匏比爲質又不應離祖廟之二
途須存禮義請改用醴添又以爲舊明堂用太牢案諸郊
用特牲又云天地之牛角觸梁五帝版曰天神理无三牲之祭
而毛詩我將焉云祀文王於明堂有維羊維牛之說良由周協
二代其義實文明堂方郊未爲極務故特用二牲正爲一代之
制今斟酌宜主義存通典禮樂之薦象行周礼而牲用之宜
禮更設請自今明堂正用特牲既合質文之中又見貴誠之義
帝乃從之○先是帝欲有改作乃不制百而與羣臣切其義
制曰明堂唯大戴礼九室八牖三十六戶以象蓋率下圓下方
鄭玄據援神契亦云上圓下方又云八憲四達明堂之義本是
祭五帝神九室之數未見其理若九室而言當五帝之數向
南則背叶光紀向北則背赤熒熒南向而向又亦如此於義殊
未可安且明堂之祭五帝則是據我在郊之祭五帝則是別義
宗祀所配應有室若專配一室則是義非舉五若皆配五則
便成五祀以理而言明堂本无有室矣以爲月令天子居廟

堂左右不聽朝之禮既在明堂去若無室則於義成闕制
於朝堂之義聽朝必在明堂於此則人神混同莊敬之道自
養秋不介居二大國之間此言明堂左右不若謂所祀五帝
之義在營域之內明堂之外則有各名故曰明堂左右不也
此而言聽朝之類曰五帝堂之外人神有別若無相干其議
是味莫定初尚未改○一二年太常丞虞翻復引周禮明堂九
尺之進以為高下脩廣之數堂崇一庭依階高七尺漢家制度
禮遵此禮故張衡云度堂以進者也鄭玄以朝寢三制既同俱
應以九尺為度制曰可於是殿宋大極殿以其材構明堂十一
間基唯大廟以中央六間安六座為南向東來第一青帝第一
赤帝第二黃帝第四白帝第五黑帝配帝尊五帝在階階東
上西向大殿後為小殿五間以為五在室焉
陳制明堂殿室十一間中央六間依階制六座四方各依
其方黃帝居坤維而配享坐依象法後漢後漢周官考工記為五
室周採漢三輔黃圖為九室各存其制而竟不立
平陳收羅杞梓郊丘宗社典禮規備唯明堂未立開皇十
三年詔命議之牛弘辛友之等定議事在郊傳後于文愷依月
令文造明堂木椽重檐覆廟五房四達丈尺規矩皆有准憲以
獻高祖異之命有司於郭內安樂里為規兆方欲崇建又命詳
定諸儒爭論莫之能決弘等又條經史正文重奏時非議既多
久而不定又議罷之及大業中愷又造明堂議及棟奏之
下其議但令於霍山採木而建都與從其制遂寢然隋代祀五
方上帝止於明堂指以季秋在壘壇上帝祀
春秋龍見而雩潔制不為祀祀四月後皇則祈雨行七事一理
寃獄及失職者二振饑寒孤獨者三首縣輕賦四季進賢及五
黜退貪邪六命會男女血氣七赦贖羸弱懸懸而不休天子
又降法服七日乃祈社稷七日乃祈山川澤常與雷雨有

上乃祈羣廟之王于太廟七日乃祈古來百辟神者有益於
今有上乃大雩祭上帝禱祈所重者
孔子稱以四立之日及季夏乘土輅建大泮服木衣其其
方之所郊為冰師其帝而祭之所謂禘也泰壇瑤地而祭者
也春也既感仰者三春之始萬物莫之而生莫不仰其德德服
而畏之也夏也亦禋祭者色也禋祭其祭至明也秋也迎白
招拒者拒集也大也言秋時集成萬物其功大也冬也迎光紀
者計於光華紀法也言冬時以拾光華之色伏而藏之昔其法
也中迎含樞紐者含容也樞紐有開闔之義紐者結也言王德
之帝能含容萬物開闔有時紐紐有法也然此五帝之禮皆以
其德而名焉漢唐後周又隋制度相循皆以其時之日各
於其郊迎而以大雩之儀五人帝配祭並以五官三辰七宿於
其方從祀焉
深制迎氣以始祖配牲用特牛一其儀何南郊天監八年明山
實議曰周官祀昊天以大裘祀五帝亦如之項代郊祀之服皆
用裘冕是以前奏迎氣祀五帝亦服裘冕焉迎氣祀五帝亦
宜用大裘禮俱一獻帝從之
晉武初為宋王立廟於彭城但祭高祖已下四世中世二年
梁武初為梁公曹文思議天子受命之日便祭七廟諸侯始封
即祭五廟祠部即謝著等亦駁之遂不施用乃建臺於東城立
四親廟并祀都邑而為五廟告祠之禮並用太牢夫監三年何
休之議曰禘於首身物皆未成故為小禘於秋冬萬物皆成其
禮尤大司勳劉劭臣有八皆祭於大慈知禘於大乃及之也近
代禘禘並不及功臣有罪以禘官改詔從之自是禘祭乃及功
臣○五年明山禘禘禘之制於國唯有二禘一曰歲禘周禮
也二曰小星真禘也三曰禘禘及禘也徒有禘名竟無禘禮
動家禘之酒以為禘之矣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

禮以備大典祭禮雖有六變春祠夏禘秋禘冬絜以珪
璜初禘後以璋璜亞禘以春夏兩祭俱用二器今古禮殊不便
正禘止於其二春夏雖禘秋冬牛禘庶禮用備也帝曰雖是金
禽亦主祭位但金火相伏用之通夏於義為疑山有曰片愚管
不奉明詔則終年非對案鳥舞舞舞南方之物則主火位不生於
火宜以鳥舞舞舞兼用帝從之
大業元年禮部欲遵周法立七廟許善心與褚遂良曰謹
案禮記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玄註曰此周
制也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一親廟四也親廟則六廟矣及
湯與二昭二穆也其則五廟无太祖與二昭二穆而已又
據上者祧其祖之所自出而立四廟樂舞義天子立四廟
帝开始祖而為五廟以文武而為受命之祖特立二祧是為七
廟王廟詩禮尊者專統下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其有殊功
異德非太祖而不毀不在七廟之數案正廟以為天子七廟是
通其代之言又據王制之文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降
二為差是則天子立四親廟又立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并太祖
而為七廟有文武姜嫄合為十廟漢諸帝之廟各立无迭毀之
義至元帝時貢禹匡衡之徒始建其祧以高帝為太祖而立四
親廟是為五廟准劉歆以為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降殺以兩之
義七者其止法可常數也宗不在數內有功德則宗之不可損
為數也是以班固於考論禮樂之說劉歆博而寡義光武即位
建高祖於維陽乃立南頓君以上四廟就祖宗而為七至魏初
高堂隆為鄭玄說立親廟四太祖武皇帝猶在四親之內乃置
太祖及二祧以待後代至齊初周乃依上廟更立五世六世祖
就四親而為六廟晉武受禪博陵宗自文王以上六世祖在
西府君而宣帝亦存於昭穆未升太祖故除止六也江左中興
實清和禮至於後廢之以皆依魏晉舊事宋武帝初受命命
于依諸侯立親廟四即位之後增祀五世祖相國攝府君六世

初古此中府君止於六廟又案姬周自太祖已下皆別立廟至
於禘祫俱合食於太祖是以炎漢之初諸廟祫禘皆亦隨姬
而祭所用童蒙皆象功德而歌舞焉至光武乃總立一堂而奉
主異室斯則新永寇亂餘世約省自此以來因循不變未請依
據古典崇建七廟受命之祖宜別立廟祧百代之後為不毀之
法
自古帝王之興皆稟五精之氣每易姓而起以致太平久封乎
泰山所以告成功也封訖而禘平梁甫梁甫者泰山之支山甲
下者也能以其道配成高德故禘于梁甫對神者高厚之謂也
天以高為尊地以厚為德增泰山之高以報天也厚梁甫之基
以報地也明天之所命功成事就有益於天地若天地之更高
厚六記曰王者曰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而鳳凰
降龜龍格嘉始皇既歸生而封泰山神梁甫其封事皆祕之
不可得而傳也漢武帝願登方士之言造為玉牒而編以玉繩
街廣九丈高一丈二尺光武中興筆建其後齊有延神之神
非登封之儀竟不之行也○開皇十四年羣臣請封禪齊國不
許晉王謙又率百官抗表固請帝命有曰豈敢於於是牛弘等
制其其禮奏之帝遂巡其事曰此事體大朕何能供以壞之俱當
東狩因拜岱山耳十五年春行幸兗州遂次於岳為壇如南郊
帝服袞冕乘金輅備法駕而行禮畢遂詣青帝壇而祭焉
禮天子以春分朝日於東郊秋分夕月於西郊漢法不倣二分
於東西郊常以郊泰時日出於東向推日其夕也向推月觀
文義其壇擬似家人之事而以正月朝日于東門之外前史又
以為秋時及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朝日于東郊八月己丑
夕月于西郊始合於古
後周以春分朝日於國東門外為壇如其郊用特牲青幣黃
有邸皇帝乘青輅及祀官俱青衣黃龍事者青升司侯亞獻亞
祭獻饋饋如員在秋夕月於國西門外為壇於壇中設青

開於初於國東為壇如其外每以春分朝日又於國西為壇為
壇於中每以秋分夕月性幣與周同
凡人非土不生非穀不食土穀不可備祭故立社稷以主祀古
先聖王法施於人則社之故以勾龍主社周棄主稷而謂焉歲
凡用祭者春求而秋報則於中門之外二門之內尊而祀之
先祠同也然而古今既殊禮亦異制故左社稷而右宗廟者得
實之道也右社稷而左宗廟者文之道也宗社稷在太廟西其
初蓋自元帝建武元年所創有太社太稷凡三壇門牆並
隨其方也每以仲春仲秋并令郡國縣祠社稷先農縣又兼祀
靈星風伯雨師之屬及臘日各祠社稷于壇焉太社壇極東
牲司農官牲大祝更請牲天監四年明山書議以為案郊廟省
牲日則應攝令率牲大祝令議牲祭之日則太尉率牲郊特牲
云社者神地之道國主社稷者禮也禮者巨觀禮也禮
而合禮者率牲類為類也非其義太社壇極東
職以太宮永泰性餘依明議於是遂定至大同初又加官社
并廟為五壇焉
陳制皆依梁舊而帝社以三牲首飾以骨體為梁極為六飯糗
以粉稻以羊黃只以鹽白梁以簞黍以糗糗以禮又令太史署
常以二月二日於晉庭中以太學祠老人星兼祠天皇天帝夫
一太一月五星而陳比極北斗三六廿一十八宿大人星子孫
星都四十六星
後各社太社帝社大稷三壇於國右每仲春仲秋月之元辰及
臘各以一大牢祭焉帝親祭則司農卿省牲進熟司空監獻
司農祭獻後周社稷皇帝親祀則家宰亞獻宗伯終獻
開皇初社稷並列於含光門內之右使春仲秋司農各以一大
牢祭焉性色用黑孟冬亥又臘祭之州郡縣二仲月並以少
牢祭百社亦各得社於國城東南七里以四門外為壇焉

社稷之制自古有司稱以少牢古典有天子東新禮法在左
至乘始有其典梁初藉田依宋齊以正月用事不齊不於天監
十二年武帝以爲舊章而耕則在二月節內於是改用二月又
國語云王即齊宮與百官御事並登三月乃有沐浴潔齋之事
前代當以耕而不祭故關西理國更云稷禱之大史書之則
知耕藉禮有先農神座亦有請祭耕官今籍田應散齊七日致
文宣二日耕於耕所設先農神坐陳薦羞之禮請辭知社稷法普
通二年又後籍田於建康北年樂州城大小列種和栢棗數及
文宣官知南北郊別有耕籍在壇東帝親耕畢登此臺以觀
公卿之進代又有耕年級云○地有籍於帝城東南十畝作祠
壇於陌南門又設御耕壇於東陌北
隋制於國南十四里廣夏門外置地十畝為壇主春孟秋分
農於其上以後穆醴牲用一大牢皇帝親祭易備法駕乘金根
車三獻因耕司農卿奉皇帝三推訖勅農官以授農耨者
各以班班推如推而司農卿其農於子故推聖九農納于神倉
以擬梁舊儀以備禮性云
周禮王后祭於北郊而陳氏祭於東郊禮運周禮季子地
郊是章昭制西垂項則孫氏亦有其礼矣晉太康六年武帝楊
皇后春于西郊依漢故事以左至未孝武大明四年始於臺城
西自石里為西垂設壇置大殿七間又立西垂壇自是有其礼
○後各為香房於京城北之西
後周制皇后乘輿路車三妃三嬪御殿三夫人三孤內子
至齋所以一大牢親祭進奠先香而後氏神權畢降壇用化類
亞獻亞終獻因以公承焉
隋制於含光三里為壇春上巳皇后康鞠衣乘輿三夫人
人九嬪內外命婦以一大牢制祭先香於壇上用一獻禮
後有後周及隋其制大抵多依晉以公亦時有損益矣
仲春以爲至之日用太牢祀于萬壽宮武帝年二十九

古者天子征伐則曰于社于廟于土于澤亦以牲備青黃
天監初陸倕議定軍禮其制曰宜者請征討之宜造者稟
請於廟類者奉天時以明伐並明不敢自專禮幣永命可也禮
不能對嚴相之及爭之於是告用牲幣反亦如之

後齊命將出征則太卜詣太廟酌龜策於廟皇帝陳法
駕服衣冕至廟拜於太祖廟皆設降殿中階引上將操劍授柯
曰從此上至天將軍制之又稱授柯曰從此下至泉將軍制
之將軍既受斧鉞對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制臣既受
命有敵推斧鉞之威顧無一言之命於臣帝曰高利社稷將軍
裁之將軍就軍戰者或而出皇帝推殿殿曰從此以外將軍
制之

古者三年練兵入而振旅陰春秋練備亦以講其事焉保陳
時依宋元嘉二十五年夏會武場其法置行軍殿於幕府山園
岡井設王公百官幕先撰一日遣馬騎布圍右領軍將軍督石
左領軍將軍督左大司馬重正諸軍儀日侍中三奏一奏起一
鼓為嚴二嚴起引仗為小駕國尊皇帝乘馬戎服從者悉綠衫
情黃麾蓋響錙鈸吹如常儀備設宴會車勞比較多少戮一人以
懲亂法會畢還宮

後齊以季秋皇帝親武於都外有司先乘野為場為二軍進
止之節又別增於北場置軍停期命將簡士教衆為戰陣之
法凡為陣必有在前長者在後其選則長者在前列者在後長
者持弓矢短者持旌旗長者持鉞力精為前行戰士少之類
者次之弓箭為後行射則先教士自置旌旗指麾之嚴發者
之意旗則則先教士自置旌旗指麾之嚴發者之意旗則則先
止教士心使知刑罰之旨實賜之利教士手使習持五兵之便
戰陣之備教士自置旌旗及行列檢完之塗。前五日

後齊春蒐禮有司規大防蒐獲旅以表獲重鬼前一曰命布圍
領軍將軍一人督之西軍將軍一人督右軍大司馬一人居
中節制諸軍天子陳小駕後通天冠乘木輅而行官將親禽服
戎服鐵鉞者皆嚴武衛張鼓相望銜枚而進擊常開一
方以令三軍圍合更奔擊令曰鳥獸之向不登於俎者不射皮
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俎者不射類合大司馬鳴鼓促圍衆
軍鼓譟鳴角至期而止大司馬也北旌門二魏帥也左右旌
門天子乘馬從南在門入

後周仲春教振旅大司馬建大麾於萊田之所鄉稍之官以旂
物設旌鉞鏡合帥其人而致謀其後至者建麾於後美之中以
車振旂質明便虞謀其不及者乃陳旌於戰之陣大司馬北
面誓之軍中皆聽鼓用以為進止之節田之日於所萊之北建
旗為和門諸將帥徒騎序入其門有司居門以平其人既入而
分其地險野則從前而騎後易野則騎前而徒後既陣皆坐乃
設擊野野有司表於陣前以太宗於黃帝軒轅氏於狩地為
壇建二旗列五立於左側行三獻禮以竟因致食以祭社仲春
會如振旅之陣以自由郊鬼法致食以在方中

後周仲春教振旅大司馬建大麾於萊田之所鄉稍之官以旂
物設旌鉞鏡合帥其人而致謀其後至者建麾於後美之中以
車振旂質明便虞謀其不及者乃陳旌於戰之陣大司馬北
面誓之軍中皆聽鼓用以為進止之節田之日於所萊之北建
旗為和門諸將帥徒騎序入其門有司居門以平其人既入而
分其地險野則從前而騎後易野則騎前而徒後既陣皆坐乃
設擊野野有司表於陣前以太宗於黃帝軒轅氏於狩地為
壇建二旗列五立於左側行三獻禮以竟因致食以祭社仲春
會如振旅之陣以自由郊鬼法致食以在方中

後周仲春教振旅大司馬建大麾於萊田之所鄉稍之官以旂
物設旌鉞鏡合帥其人而致謀其後至者建麾於後美之中以
車振旂質明便虞謀其不及者乃陳旌於戰之陣大司馬北
面誓之軍中皆聽鼓用以為進止之節田之日於所萊之北建
旗為和門諸將帥徒騎序入其門有司居門以平其人既入而
分其地險野則從前而騎後易野則騎前而徒後既陣皆坐乃
設擊野野有司表於陣前以太宗於黃帝軒轅氏於狩地為
壇建二旗列五立於左側行三獻禮以竟因致食以祭社仲春
會如振旅之陣以自由郊鬼法致食以在方中

不同而色應五行又非典故謹案三代之冠其各別以等之
免亦用區分璆玉五采隨班異飾都無迎氣之色之文唯月令
者起于秦代乃有青旂赤玉白駱黑衣去四時而色亦全不言
於弁冕五時冕色亦既無文稽於正典難以經證且後魏已來
制度咸關天輿之歲草制緒修所造車服多承朝制故輿論
之稱為違古是也周氏因襲將為故事大象承統咸取用之與
董衣冠甚多迂怪今皇隋革命憲章前代其魏周華駱不治制
者已勅有司除廢法衣冠禮器尚且兼行乃有立夏衣木
以赤為質迎秋用冕用白成形既與章須革其謬謹案續漢
書孔僉志云春之日京者皆著青衣秋夏悉如赤色連于魏
晉迎氣五郊行禮之制皆同此制考尋故革唯慎從衣色今請
冠及冕色並用之唯應詩禮者在依漢晉制曰可

南齊先生校正隋書卷之四

音學志

夫音本乎大始而生於人心隨物感動播於形氣形氣既著物
於律呂官商角徵各之為樂二者樂也聖人因百姓樂己之德
正之以六律文之以五聲詠之以九歌舞之以八佾其升平之
氣帝王化之源本聖人造樂導迎和氣興情奔退善心興起伊
耆有章簫之音伏羲有網罟之詠焉天八闕神農五穀事與功
借其來已尚黃帝曰咸池帝善曰六英帝顓頊曰五莖帝堯曰
大章帝舜曰蕭韶禹曰大夏殷湯曰護武王曰武周公曰勺○
漢高祖時叔孫通受命為樂用祠宗廟唐山夫人能聲又造
房中之樂武帝時制首律之樂定郊丘之樂郊廟雜語非全雅什
漢明帝時樂有四品一曰天子樂郊廟上陵之所用為二曰雅
頌樂辟雍享射之所用為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之所用
為其四曰短箫鼓吹樂軍中之所用焉又採百官詩頌以為樂
歌十月吉辰始用於章章之正吉威湯漢雅樂也杜襲能
曉樂事八音七始靡不兼該魏武平荆州得楚使其刑定雅律
魏有先代古樂自變始也自此訖晉用相因循求嘉之冠不備
胡羯於是樂人南奔魏皇羅鍾磬等堅其敗樂武獲晉歌晉氏
不綱魏國將伯道武克中山大武平統萬或得其宮懸或收其
古樂于時經管是迫雅器斯衰孝文頗為詩歌以助在位詩俗
流傳布諸音律大臣馳聘漢魏琴瑟奏功成禮成有制作
莫不各揚顯矣自造郊歌宣暢功德輝光當出而後風易俗浸
以陵夷樂武帝本自諸生博通前載未及下車意先風雅奏詔
凡百各陳所聞帝又自糾擿前儀裁成一代周太相發跡開龍
躬安戎狄群臣請功成之樂式遵周舊依三羽而命管水六典
而揮又而下武之聲豈姬人之唱登歌之奏叶難卑之音情動
於中亦入心不能已也○受命惟新八州同貫制氏余出於
胡人迎神猶帶於邊曲及顏何職請頌雅音而繼想開韶云

之禮曲云
樂氏之初樂緣音備武帝思弘古樂夫監元年遂下詔五百條
於是沈約奏各曰以秦代燹李樂經終亡至于漢武帝時河
間獻王毛生守其採周官及諸子言樂者以作樂記其內
史次王定傳授常山王禹烈向後書傳原記二十三篇禹不
同向別錄有樂記詩四篇雅文七篇師氏雅琴八篇龍氏
雅琴百六篇唯此亦以樂初樂意也
之閒得片簡遺文與札事相類者即編次以爲札旨其聖人之
言月令取呂氏春秋中庸美記防記緇衣計取子思子樂記取
公孫尼子攬耳殘雅又非方幅曲譜之書也札既足行已經邦
之切故前儒不得不補綴以備事用樂書事大而用緩自非隆
欽明之主制作之君不見許以樂氏以來主非欽明樂既非人
臣急事故言者寡陛下以至聖之德德樂推符安且依樂崇
德殷薦上帝而樂書論二章案九所宜與諸生分今尋討經史
百家凡樂事无小大皆別纂錄乃委二書多據爲樂書以起千
載絕文以定大樂之樂使五表備則六空只便是時物樂者七
十八家咸多引流略浩蕩其詞皆言樂之具以不言改樂之法
帝既素善鍾律詳悉舊事故自制定札樂又立爲四器各之爲
通之受音廣九寸直長九尺四寸高一十二分每通皆施
一曰文英通二曰書通三曰琴通四曰白絳通因以

之禮曲云
樂氏之初樂緣音備武帝思弘古樂夫監元年遂下詔五百條
於是沈約奏各曰以秦代燹李樂經終亡至于漢武帝時河
間獻王毛生守其採周官及諸子言樂者以作樂記其內
史次王定傳授常山王禹烈向後書傳原記二十三篇禹不
同向別錄有樂記詩四篇雅文七篇師氏雅琴八篇龍氏
雅琴百六篇唯此亦以樂初樂意也
之閒得片簡遺文與札事相類者即編次以爲札旨其聖人之
言月令取呂氏春秋中庸美記防記緇衣計取子思子樂記取
公孫尼子攬耳殘雅又非方幅曲譜之書也札既足行已經邦
之切故前儒不得不補綴以備事用樂書事大而用緩自非隆
欽明之主制作之君不見許以樂氏以來主非欽明樂既非人
臣急事故言者寡陛下以至聖之德德樂推符安且依樂崇
德殷薦上帝而樂書論二章案九所宜與諸生分今尋討經史
百家凡樂事无小大皆別纂錄乃委二書多據爲樂書以起千
載絕文以定大樂之樂使五表備則六空只便是時物樂者七
十八家咸多引流略浩蕩其詞皆言樂之具以不言改樂之法
帝既素善鍾律詳悉舊事故自制定札樂又立爲四器各之爲
通之受音廣九寸直長九尺四寸高一十二分每通皆施
一曰文英通二曰書通三曰琴通四曰白絳通因以

自宗廟省迎送之樂以其闕官樂也。又晉及宋樂雖
編鐘其東人於鐘不知何代所傳其東鐘大族之官東方
西而地北製之官南方北而起東鐘之官西方東而南
所次比其如北面設鼓於四隅縣內四面各有枹鼓帝曰昔
宋中書省言太元嘉四年四廟金石大備今檢樂府止有黃
鐘姑洗蕤賓大族四律而已六律不具何謂四廟備樂之文其
義焉存於是除去衡鐘設十二鐘鐘各依辰位而應其律每一
鐘鐘則設編鐘各一處合三十六架植鐘鼓於四隅元正大
會備用之乃定郊禋宗廟及三朝之樂以武舞為大壯舞求易
云大者壯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也以文舞為大戴舞求易
云大觀在上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也國樂以雅為取詩
序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也止乎十二則天數也
其詳並沈約所製其歌詩二十四曲云

南郊雅奏黃鐘取陽始化也北郊舞奏林鐘取陰始化也明堂
宗廟所尚者鼓雅有是為教之名復有陰王之義故同奏焉其
南北郊明堂宗廟之禮加有登歌今又列其歌詩二十八曲云
鼓吹宋齊並用漢曲又充庭用十六曲周禮乃去四曲帶其十
二合四時也更制新歌以述功德。天監七年將有事大儒詔
曰札云齊日不樂今親奉始出宮掖作鼓吹外可詳議八座丞
郎參議請與駕始出鼓吹從而不得還宮如常儀帝從之遂以
定制初武帝更造新聲帝自為之詞三曲又令沈約為三曲以
被絃管帝既樂鼓吹法又制善哉大樂大歡天道仙道神王龍
王威過惡除災永消苦轉等十篇著為正樂皆採法又有法
樂童子伎童子倚歌吹明設無避大會則為之
陳初武帝詔求宋齊故事太常卿周弘謀奏曰自氏承宋試用
元徽舊式宗祀朝享奏樂具同唯北郊之祀頗有增益是時並
用梁樂唯改七室舞詩天嘉元年文帝始定圓丘明堂及宗廟

曲

五年詔平張暹定南北郊及明堂儀注改天嘉中所用各
樂及以韶為名工就位定協律校尉李慶大樂今雖贊云奏
韶之樂降神奏通韶舞入出奏擊韶帝入壇及罷便殿奏禮韶
帝初拜拜舞七德工執干楛曲終後繼出就懸象舞舞九序工
執羽翥獻爵於天神及太祖之座奏象歌帝飲酒奏嘉韶就
望燎奏報韶其鼓吹雜伎取曹宋之舊禮更附於備舊元會有黃
龍變文鹿師子之類大建初定制皆除之至是教皇所奏悉復
設焉。及後主嗣位沈荒於酒視朝之外多在宴庭尤重音樂
選言女習北方蕭鼓謂之代北。代北則奏之又於清樂中造黃
鸞雷及玉欄後庭衣金釵兩臂垂舞曲乃幸臣等樂歌詞綺
豔相高極於輕薄男女唱和其音甚哀
齊神武朝樂舞制千數猶曰入臣故威遠魏與及文宣初
神尚未改舊章有懸各設十二鐘鐘於其辰位四面並設編鐘
各一處合三十六架設鐘鼓於四隅郊廟會同用之。後將

有創章尚樂曲神祖珽自言舊在洛下曉知舊樂。言曰魏氏
來自雲朔肇有諸帝樂操土風未移其俗至道武帝皇始元年
破慕容于中山復晉樂器不知採用其變棄之天與初吏部
郎郎彦海奏上廟樂制備富麗而鐘管不備然垂既闕維以數
選迴歌初用八佾作皇始之舞至太武帝平河西得沮渠家選
之伎竄嘉大札皆雜用焉此声所以蓋符堅之末也。光出平西
城得胡戎之樂因又改交雜以秦声所謂秦漢樂也。至末熙中
銀尚書長孫承業其臣大人常卿等奏請修成華樂采
至於鍾律煥然大備自古相襲檢益可知今之制請以為准
疑因米魏安豐王延明及信都芳等所著樂說而正声始具官
懸之器乃雜西涼之曲樂名廣成而舞不立號所謂洛陽舊樂
者也。武成之時始定四郊宗廟三朝之樂
周太祖迎觀武入關樂皆關恭帝元年中荆州大獲漢氏樂
器以屬有司及建官乃詔曰六樂尚矣其声歌之節舞蹈之

容嚴者已絕不可得而詳也但方行古人之事可不本於茲乎
 自宜依准制其歌舞祀五帝日月星辰於夏有司詳定郊廟祀
 五帝日月星辰用黃帝樂歌大呂律管門祭九州社稷水旱等
 祭用周禮樂歌應鍾舞大咸祀四時章諸法用黃鐘律歌南呂
 舞大韶祀四時章諸法用黃鐘律歌南呂舞大韶祀四時章諸法
 湖樂歌小呂律大護章宗廟用周武王樂歌求鍾舞大武皇帝
 出入奏皇夏出入奏肆夏出入奏昭夏香國宮出入奏納
 夏有功臣出入奏章夏後進萬奏送夏示室會聚奏後夏上
 酒宴樂奏後夏諸侯相見奏鸞皇皇帝大射擊騶虞諸侯歌裡
 首大夫歌亦擊鐘者其文竟末之行也及嗣帝皮神君位日為
 明帝踐祚鍾律魏氏之舉而未臻雅正天和元年武帝勿造山
 雲舞以備六代前北郊雲壇太廟禘祫俱用六舞於是正定雅
 音為郊廟樂制也鍾律頗得其旨

常雅樂並用胡言請悉悉國舊者考之五音高祖不從曰樂樂
 三國之音奈何遺我邦用邦是宗尚五音於命工人務樹提檢校
 樂府改換律益不能通故而沛公鄭譯奏上請更清正於是
 詔牛弘等議之何妥等議正樂於論譯既又音律多再積其
 不定尚在大怒曰我受天命七音樂府猶前代功德和記求
 知音之士其尚書奏奏音樂譯云若尋樂府鍾石律尺管有官
 簡用徵羽亦會交移之名更立七均合成十二以應十二律二
 有七音二立一調故成七調十二律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
 皆和合譯因作書二十餘篇以明其指至是譯以其書呈示朝
 廷并立議正之時蘇夔亦稱明樂歌譯曰韓詩外傳所載樂聲
 感人及月令載五音所中並皆有五音不言必亦變又春秋左
 氏所云七音六律以舉五音准此而言每宮應五音調不闕更
 加安宮徵羽二調為七調七調之作所出未詳譯云曰周有
 七音之律傳書律歷志云八及四時謂之四始黃鐘為太

本為地始大蕤為人始其為三始姑蘇為春蕤為夏南呂
 為秋應鍾為冬其謂四時四時正始其以為七令若不以二變
 為調曲則其之夏聲屬四時不備其故每呂須立七調按從譯
 議時以音律久不通譯等一期能為之以為與聲可定而何
 多舊以字開雅為高祖初信高祖素不於不於樂受又賦已
 宿儒不使譯等欲沮壞其事乃立議非十二律按相為言又非
 其七調之義其時頗為異議各立朋黨是非之理紛然請亂既
 欲令各備信宿成擇其善者而從之安忍樂感善惡易見乃請
 高祖張樂試之必先說曰黃鐘者以象人君之德及黃鐘之
 調高祖曰治二和雅其與我心會矣因便用黃鐘一宮不復餘
 律也祖大悅班賜金幣樂者自是謹守黃鐘○牛弘後因鄭
 譯之舊又請依古五音六律按相為宮雅樂每宮但一調唯也
 氣奏五調謂之五音樂用七調樂祀施用各依其律其樂為
 次高祖猶復疑其言法弘奏不許弘後復言之樂祖亦黃鐘一宮
 而已故有代雅樂惟黃鐘一宮必屬聖用黃鐘一宮用五調
 舊工更盡其餘律律不復通或能為樂宮之宮者其祀之
 祭律之竟五音者
 大業元年詔又詔修高祖樂有司未及陳奏帝又以禮樂之
 事機竹必言監視觀言等增多開皇樂器大益樂員郊廟樂
 並令新製帝復難於改作其議竟廢其雅樂鼓吹及依開皇之
 故雅樂合二十器今列之如左
 金之屬一曰鍾鍾每鍾懸一簋虛各懸律呂之音即前帝所
 命伶倫鑄十二鐘和五音者也二曰編鐘小鍾也各懸律呂大
 小以次編而懸之上二管八合十六鍾懸於一簋簋
 石之屬一曰磬用玉若石為之懸如編鐘之法
 絲之屬四一曰琴神農制為五絃周文王加二弦為七者也二
 曰瑟二十七絃伏羲所作者也三曰阮士二弦四曰箏十二絃
 所謂秦志家格於作者也

竹之屬三二曰箏十六管長二尺舜所造者也二曰篪長尺四
 寸八孔蘇公所作者也三曰笛凡十二孔漢武帝時仲所作
 者也京房備五音有七孔以應七聲黃鍾之笛長二尺八寸四
 分四聲有奇其餘亦上下相次以爲長短
 籥之屬三二曰笙三二曰竽並女媧之所作也笙列管十九於匏
 內施簧而吹之竽大二十六管
 土之屬一曰埙六孔皋牟公之所作者也
 革之屬五一曰建鼓夏后氏加四足謂之足鼓殷人柱貫之謂
 之楹鼓周人懸之謂之懸鼓近代相承植而貫之謂之建鼓蓋
 殷所作也又樓翔鸞於其上不知何代所加或曰鸞也取其聲
 揚而遠聞或曰鸞鼓精也越王句踐擊大鼓於雷門以厭吳晉
 時移於建康有雙鸞吹鼓而飛入雲或曰皆非也詩云振二鸞
 鸞子飛鼓咽二醉言歸古之君子趨周道之衰頌聲之輟飾鼓
 以鸞存其風流未知孰是蓋鼓蓋鼓也六面雷鼓雷鼓六面路
 鼓路鼓四面鼓以梓擊其其中而手搖之又有節鼓不知誰
 所造也
 木之屬二一曰祝如桶方一尺八寸中有椎柄專底動之今左
 右擊以節樂二曰敔如伏獸首有二十七鉏鋸以竹長八橫櫟
 之以止樂也龔處所以懸鐘管橫曰龔飾以鱗屬植曰虛飾以
 羸及羽屬擊如木板於上謂之業殷人刻其上爲崇牙以挂懸
 周人畫桐爲葉戴之以璧垂五采羽於下樹於龔處之角近代
 又加金博山於龔上垂流蘇以合采羽五代相因同用之
 始齊武平中有魚龍爛漫俳優備山車巨象按井種瓜殺馬
 剝驅等奇怪異端百有餘物百爲百戲周時鄭謩有籠於皇帝
 奏樂百戲樂人並會京師爲之蓋素角抵之流者也開皇初並
 放遣之及大業二年突厥來千來朝欲誇之擲追四方戲
 樂大集東都初夜芳華樓橫翠帷帝惟宮女觀之有舍利光
 來戲於場內演史跡騰戲以滿衢而歸觀者萬人魚龍備

張公有大難... 條忽化成黃龍長十八丈盤踞而出
 名曰龍變又以繩繫其柱相去十丈遺二媧女對舞繩上相
 逢切有而過龍舞不輟又爲夏育打最取車輪石曰大瓊器等
 各於掌上而舞升之升二人戴竿其上有舞忽然騰逐而後步
 之又神變黃山列人吐火千變方化囀古莫備於大駭之自
 是皆於大常設置每歲正月乃開來朝至十五日於端門外
 建國門內綿亘八里列爲戲場百官起棚夾路從昏至旦以從
 觀之至晦而罷後人皆衣錦綺繒練其歌舞者多爲婦人服
 環佩飾以花肥者殆三二方人初課京兆河南製此衣服而兩京
 繒錦爲之中處

東來先生校正清書詩節卷之四

律考

有天地焉有人物焉樹司牧以君臨懸政教而成務莫不擬乾坤之大象象中加以建極撥影響之幽顯成律呂之精微是用節制百度財成萬品昔者淳古垂簞創制人籟之源女媧筆聖仍昭風律之首後聖垂業稽古弘崇於倫舍少乃擅比竹之工廣辨昭聖方傳刻玉之美其以書制則時月正日同律度置衡又曰子欲聞六律七音八音七始訓以出約五言此皆使金常而列音焉噲以運鈞統三極之元紀七衡之響奇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故能動天地感鬼神和人心移風俗者也其在夏商周無改作其於周禮則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焉王禱鍾律於冷州鳩對曰天律者所以正鈞出度約有五則惟衡規准繩威備及秦氏滅各其道浸微○漢至初只只相張者首言律未嘗備孝武皇帝置協律之官司馬遷言律呂相生之六律矣又王莽之際考論音律劉歆條奏班固因之蔡邕又記建武以後言律呂官司馬統統採而續之矣歷將終而天下大亂樂工散二東法湮滅魏武始獲杜夔使定音律歷依當時及歷惟備樂章及晉武受命連而不革至泰始十年司馬造新度更繕律呂元康中勅于藩復制其事未及成功為永嘉之亂中朝曲盡成於石勒及帝南幸皇庶草昧孔容樂器掃地自不備稍加球殿而多所淪存終于恭帝竟不能備宋徽宗之術亦房六十律更增為三百六十梁博士沈重以其名數後魏周各時有論者今依班志編錄五代歷律度量以志于篇云

漢志言律一曰黃鐘二曰大呂三曰蕤賓四曰夷則五曰南呂六曰姑洗七曰夾鍾八曰中呂九曰黃鐘十曰大呂十一曰蕤賓十二曰夷則十三曰南呂十四曰姑洗十五曰夾鍾十六曰中呂十七曰黃鐘十八曰大呂十九曰蕤賓二十曰夷則二十一曰南呂二十二曰姑洗二十三曰夾鍾二十四曰中呂二十五曰黃鐘二十六曰大呂二十七曰蕤賓二十八曰夷則二十九曰南呂三十曰姑洗三十一曰夾鍾三十二曰中呂三十三曰黃鐘三十四曰大呂三十五曰蕤賓三十六曰夷則三十七曰南呂三十八曰姑洗三十九曰夾鍾四十曰中呂四十一曰黃鐘四十二曰大呂四十三曰蕤賓四十四曰夷則四十五曰南呂四十六曰姑洗四十七曰夾鍾四十八曰中呂四十九曰黃鐘五十曰大呂五十一曰蕤賓五十二曰夷則五十三曰南呂五十四曰姑洗五十五曰夾鍾五十六曰中呂五十七曰黃鐘五十八曰大呂五十九曰蕤賓六十曰夷則六十一曰南呂六十二曰姑洗六十三曰夾鍾六十四曰中呂六十五曰黃鐘六十六曰大呂六十七曰蕤賓六十八曰夷則六十九曰南呂七十曰姑洗七十一曰夾鍾七十二曰中呂七十三曰黃鐘七十四曰大呂七十五曰蕤賓七十六曰夷則七十七曰南呂七十八曰姑洗七十九曰夾鍾八十曰中呂八十一曰黃鐘八十二曰大呂八十三曰蕤賓八十四曰夷則八十五曰南呂八十六曰姑洗八十七曰夾鍾八十八曰中呂八十九曰黃鐘九十曰大呂九十一曰蕤賓九十二曰夷則九十三曰南呂九十四曰姑洗九十五曰夾鍾九十六曰中呂九十七曰黃鐘九十八曰大呂九十九曰蕤賓一百曰夷則一百一曰南呂一百二曰姑洗一百三曰夾鍾一百四曰中呂一百五曰黃鐘一百六曰大呂一百七曰蕤賓一百八曰夷則一百九曰南呂一百十曰姑洗一百一十一曰夾鍾一百一十二曰中呂一百一十三曰黃鐘一百一十四曰大呂一百一十五曰蕤賓一百一十六曰夷則一百一十七曰南呂一百一十八曰姑洗一百一十九曰夾鍾一百二十曰中呂一百二十一曰黃鐘一百二十二曰大呂一百二十三曰蕤賓一百二十四曰夷則一百二十五曰南呂一百二十六曰姑洗一百二十七曰夾鍾一百二十八曰中呂一百二十九曰黃鐘一百三十曰大呂一百三十一曰蕤賓一百三十二曰夷則一百三十三曰南呂一百三十四曰姑洗一百三十五曰夾鍾一百三十六曰中呂一百三十七曰黃鐘一百三十八曰大呂一百三十九曰蕤賓一百四十曰夷則一百四十一曰南呂一百四十二曰姑洗一百四十三曰夾鍾一百四十四曰中呂一百四十五曰黃鐘一百四十六曰大呂一百四十七曰蕤賓一百四十八曰夷則一百四十九曰南呂一百五十曰姑洗一百五十一曰夾鍾一百五十二曰中呂一百五十三曰黃鐘一百五十四曰大呂一百五十五曰蕤賓一百五十六曰夷則一百五十七曰南呂一百五十八曰姑洗一百五十九曰夾鍾一百六十曰中呂一百六十一曰黃鐘一百六十二曰大呂一百六十三曰蕤賓一百六十四曰夷則一百六十五曰南呂一百六十六曰姑洗一百六十七曰夾鍾一百六十八曰中呂一百六十九曰黃鐘一百七十曰大呂一百七十一曰蕤賓一百七十二曰夷則一百七十三曰南呂一百七十四曰姑洗一百七十五曰夾鍾一百七十六曰中呂一百七十七曰黃鐘一百七十八曰大呂一百七十九曰蕤賓一百八十曰夷則一百八十一曰南呂一百八十二曰姑洗一百八十三曰夾鍾一百八十四曰中呂一百八十五曰黃鐘一百八十六曰大呂一百八十七曰蕤賓一百八十八曰夷則一百八十九曰南呂一百九十曰姑洗一百九十一曰夾鍾一百九十二曰中呂一百九十三曰黃鐘一百九十四曰大呂一百九十五曰蕤賓一百九十六曰夷則一百九十七曰南呂一百九十八曰姑洗一百九十九曰夾鍾二百

律始一而極辰之歷九辰至酉得一万九千六百八十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辰數該矣以爲律積以成法除該律得九寸即黃鐘律之長也此則數因律起律以數成故可置置巧者綜數象象其弄用竹廣二分長三寸正乘三廉積二百一十六枚成六軌乾之乘也乘四廉積一百四十四枚成方坤之乘也佩方皆經十二天地之大數也是故探賾索隱鈔深致遠莫不用焉一十百千萬所同由也律度量衡歷舉其別用也故律有長短檢之以度則不失毫厘物有多少受之以器則不失圭撮量有輕重平以權衡則不失黍絲若有清濁則以律呂則不失宮商三光運行紀以曆數則不差刻刻事物操見御之以率則不乖其本故幽隱之情精微之變可得而綜也夫所謂變者有九流焉一曰方田以御田疇東域二曰粟米以御父貨變者三曰衰分以御貴賤四曰少廣以御積氣方圓五曰商功以御功程積丈六曰均輸以御遠近七曰盈朒以御隱難身八曰方程以御錯雜正負九曰句股以御高深廣遠皆東以散之除以聚之齊同以通之今有以貫之則弄數之方不於斯矣古之九數圓周率二圓徑率一其術疏純則劉歆張衡劉徽王莽及魏宗之術各言其術宋齊宋齊宋齊宋齊之更開算法又設開差累開差立數以正圓率之術要精審弄氏之最者也所著之書名為綴術爭官莫能究其深奧是故廢而不理和聲

傳稱黃帝命伶倫斷竹長三寸九分而吹以爲黃鐘之宮曰合少次制十二管以應鳳鳴以別十二律此雅韻之聲以分律呂上下相生因黃鐘爲始虞書云叶特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夏禹受命以聲爲律以身爲度周禮以十二律爲之度殷司馬以律量黃鐘長八寸七分之二太簇長七寸七分之二林鐘長五寸七分之二應鐘長四寸二分之二此樂之三始十二律之律末

馬彪律志黃鐘長九十釐最濁大簇長八寸林鐘長
寸應鍾長四寸七分四釐強若景清郭玄月令注禁色月
今章向及村漢司的等皆能久有增損而十二律之寸數並
同漢志京房又以隔八相生一始自黃鐘終於中呂十二律畢
矣中呂上生黃鍾不滿九寸謂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
於中呂事東增四十八律以爲六十且依行在辰上生包育陽九
編於冬至之後分爲海內其數遂減應鍾之清宋元嘉中大史
載衆之因京房南事之餘引而伸之更爲三百律然於安遵摠
合舊爲三百六十律日常一管宮徵商角各以次遞何承天立
法制議云上下相生三分損益其一蓋是古又簡易之法猶如
古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後人改制皆不同焉而京
房不悟謬爲六十承天更設新率則從中呂深得黃鍾十二旋
宮古韻無夫梁初因晉宋及齊元所改制其後武帝作鍾律雜
論削代得失其略云案舊律呂京房鄭樵並上上大夫呂而
班固律曆志至魏實仍以次下生若於班蓋次鍾唯長三寸七
分有奇律若過促則夾鍾之聲成一調中呂擾去調是過於
無調仲春孟夏正相長養其氣行緩不容短促求其聲實班蓋
爲重鄭玄又以陰陽六位次第相生若如玄義陰陽相逐生者
止是升陽其降陽復利寄就兼數而論乾主甲士而左行坤
主乙癸而右行故陰陽得有升降之義陰陽從行者真性也六
位升降者兼數也今郭施執家數以配真性故言比而理窮云
九六相生了不釋十二氣所以相通部之不思亦已明矣按京
房六十律依法推納自無差但律呂所得或五或六此一二例
也而分爲上生乃復違內上生發變盛衰仍復上生分居此二
不例也房妙於陰陽其當有以若非深理難求便見傳者不習
比較詳求莫能辨止聊以餘日試推其百參校舊書及古夾鍾
玉律更制新尺以證分毫制爲四器名之爲通三施三敘傳推
月承悲元差科即以夾鍾玉律命之則還相中又制爲十二箇

爲通書云云西魏又說尚書蘇綽詳正音律律得宋及
定諸音節未就事竟不行後拓太倉得古玉斗案以造律尺
鑿其事又多湮沒至明皇初詔太常牛弘議定律呂於身博徵
李善序論其法又未能決遇平江右得陳氏律管上有二枚並
以竹弘遣曉音律者陳山陽太守毛奕及太樂令蔡子元千晉
明等以候節氣律譜弘又取此管以而定聲既天下一統異
代器物皆集梁府曉音律者頗議者數以究鍾律更造樂器以
被皇夏十四曲^{音韻}與朝齊聽之曰此聲滔二和雅令人舒緩
然萬物人事非五行不生非五行不成非五行不滅故五音用
火尺其事火重用金尺則兵用木尺則喪用土尺則亂用水尺
則律呂合調天下和平魏及周各資布帛長度故用土尺今此
樂尺是用水尺江東尺短於土長於水俗間不知者見玉作名
爲玉尺見織作各爲鐵尺詭施用水尺律梁其削代金石並
毀之以息物議

候氣
後齊神武霸府田曹秦重信郭芳深有巧思能以管候氣仰觀
雲色嘗與人對語勸拍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往驗管而飛灰
已應每月所候言皆不爽又爲輪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測二十
四氣每一扇感則一扇自動他扇並往去管灰相應若符契焉
開皇九年平陳後高祖遠毛樊及蔡于元子晉明等以候節氣
依古於三重密屋之內以木爲案十有一具每取律呂之管隨
十二辰位置于案上而以土埋之上平於地中管際李之灰以
候氣素履律呂每其月氣至去律其符則灰飛衝素散出于外
而氣應有早晚灰飛有多少或初入月其氣即應或至下旬
而氣始應者或灰飛出三五夜而灰成終一月終飛少許有
而灰不能出爲衰氣和氣應者其政平極氣應者其臣繼衰
應者其君暴高祖駭之曰臣等君暴其政不平非月別而

也今十一月律於一歲內應並不同安得暴君繼臣若斯之甚
 也必不能對今樂等章定其法矣因稽諸故實君子篇名曰律
 謂其略云臣奏後漢尺度稍長魏代杜夔亦制律呂以之候
 氣及悉不飛晉光祿大夫荀勗得古銅管校製所制長古四分
 方知不調事由其誤乃叔周禮更造古尺用之定管聲韻始調
 左晉之後漸又訛謬至梁武帝時猶有汲冢玉律宋書格時鑄
 為橫吹然其長短厚薄大賅具存今正十二管在大樂者陽下
 生陰始於黃鍾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一歲之氣畢於此矣中
 呂上生蕤始軌始下生去滅終於南事六十律既畢於此矣仲
 冬之月律中黃鍾黃鍾首於冬至至陽之始也應天之數而長
 九寸十一月氣至則黃鍾之律應所以宣養六氣維和九德也
 自此之後並用京房律律長短官當次日而用凡十二律各有
 所攝引而申之至于六十亦由八卦衍而重之以為六十四也
 相生者相變始黃鍾之管下生林鍾以陽生陰故變也相攝者
 相通如中呂之管攝於物應以母推子故相變者異時而各應
 相通者同月而應應有早晚者非正律氣乃子律相感寄母
 中應也其律大業末於江都論喪
 律直日
 宋錢樂之因京房南事之餘更生三百律至梁博士沈重鍾律
 議曰易以三百六十策當卦之日此律曆之數也淮南子云一
 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為六十音因而六之故三百六十音以
 當一歲之日律曆之數天地之道也此則自古而然矣重乃依
 淮南本數用京房之術求之得三百六十律各因月之本律以
 為一部以一部律數為母以一中氣所有日為子以母命子隨
 所多少各一律所建日辰分數也
 備度
 史記曰夏禹以身為度以聲為律禮記曰丈夫布手為尺周官
 大司馬起度節自農二至長也此璧徑尺以起度量易鐘通

為星為一分淮南云子云秋分而未割定憲定而未割律
 數十二則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則者未割去也說死云
 度量權衡以粟生一粟為一分孫子算術云春生吐絲為忽
 十忽為抄十抄為麥十麥為釐十釐為分此皆起度之源其文
 年互其漢志度者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
 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黍為黃鍾之長一黍為一分十分為
 一十寸寸為一尺十尺為一丈十丈為一引而五度皆矣後之
 作者又憑此說以律度量衡並因和黍散為諸法其率可通故
 也黍有大小之差至有曹耗之異未代量校每有不同
 開皇初調鍾律尺及平陳後調鍾律水尺此宋代人間所用尺
 傳入齊梁陳以制樂律與晉後尺及梁時俗尺劉曜漢儀尺略
 相後即以此同律度量衡于天下其後宣帝時達奚震及牛弘
 等議曰篇惟權衡度量經邦制軌誠須詳求故實考校得衷謹
 聖今之鐵尺是太淵道尚書蘇綽所造當時檢勘用為前周之
 尺驗其長短與宋尺符同即以調鍾律并用均田度地今以上
 黨羊頭山黍依漢書律曆志度之若以大者細累依數滿尺實
 於黃鍾之律頭鐵乃容若以中者累尺雖復小稀實於黃鍾之
 律不動而滿計此一事之殊良由消息未善其鐵尺終有一會
 且上黨之黍有他鄉其色至焉其形圓重用之為量定不徒
 然正以時有水旱之差地有肥瘠之異取黍大小未必得中案
 許慎解詁大木異於常穀今之大者正是其中只自滿尺
 即是會古實籥之外繞籥十餘此恐圓徑或差此律未妙就如
 撼動取滿論理亦通今勘周漢古錢大小有合宋氏律儀尺
 度無件又依淮南粟十二成寸明先王制法素隱微以律
 計分義無差異漢書食貨志黃金方寸其重一斤今錢金穀錢
 尺為近依文據理得會處多且平齊之始已用宣布今因而為
 定亦合時宜至於玉尺累黍以廣為長累既有利實律不備

勸古今恐不可用其舊法尺量過為短小以泰實管亦不各
規臣等詳校前經勘量時事請用鐵尺於理為便未定詳定
及終牛弘辛亥之鄭譯何安等又議不決既平陳一以江東
梁為善曰此重更舊盤雖隨俗改交大弊猶是古法相孝然云
平陳後廢周玉尺律使用此鐵尺仍以一尺二寸為市尺

梁陳依古齊以古升五升為一斗後周武帝保定元年音用造
倉獲古玉升暨五年詔改制銅律度後致中和累黍積籥同效
玉量與舊尺無差准為銅升用頒天下

案趙書石鏡十八年七月造建德錢得圖石狀如水確其銘曰
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辛氏造續成議是王莽時物後
魏景明中并州人王顯造獻古銅權一枚上第八十一字其銘

云律權石重四鈞又云黃帝初祖德中主虞虞帝始祖德中于
辛歲在大梁龍集戊辰直定天命其人據土德受正號即真改
正建丑長壽隆崇同律度量衡當前人龍在己己歲次實況
初班天下萬國承遵子孫孫尊傳億年此亦王莽所制也其
時大案令公孫崇作漢志先修稱尺及見此權以新稱稱之重
一百二十斤新稱與舊權合若符契於是付崇調案孝文帝時一依

漢志作斗尺

夫曆者紀陰陽之通史極往教以知來可以迎日授時先天成
務者也洎乎炎帝分八節軒轅建五部少昊以鳳鳥司曆顓頊
以南正司天陶唐則分命和仲夏后乃備陳鴻漸鴻武革命咸
樂傳章然文質既殊正朔斯革故天子置日官請候有日御以
和萬國以叶三辰至于秦皇周明之世陰陽生殺之數啓開升
降之紀消息盈虛之節皆應運變而不淫豈得該以上靈書
天地開物成務致遠鈞際周德既衰史官廢職時人分心

秦

初與多所未暇百有餘載猶行秦曆至于孝武改用夏正時
有古曆六家李者疑其紕繆劉向父子咸加討論班固因之採
以為志光武中興未能詳考逮于永平之末乃復改行四分七
十餘年儀式方備其後復命劉洪察其修律曆同馬彪用之
以續正史當漢安帝亦有史官所測創之於前初儀繼之於後
咸遵劉洪之術未及洪之深妙中左兩晉迭有增損至於西涼
亦為部法事迹糾紛未能詳記宋氏元嘉何承天造曆乞于齊
末始用之梁武初即因循舊曆大監中法改行宋祖中
甲子元曆陳武受禪亦無創改後齊又宣用宋景業曆西魏入
關行李業即廢陳周武帝乃有甄鸞造甲寅元曆遂參用推
步焉大象之初太史上士馬顯文上景與元曆便即行用乞于
開皇四年乃改用張賓曆十七年復行張賓元曆至于義寧今
采梁天監以來五代損益之要以著于篇云

食

後齊文宣受禪命散騎侍郎宋景業司圖讖造天保曆又有廣
平人劉孝孫張孟實一人同知曆事孟實受業於張子信並并
舊五更制新法又有勸道嚴華及景之長矩定日行之進退更
造盈縮以求虧食之期及曆家豫刻日食疎密六月戊申朔太
陽虧劉孝孫言食於知時張孟實言食於甲申元曆重慶言
食於辰時宋景業言食於巳時至日食乃於甲申之間其言皆
不能中此魏入關時行李業與正光曆法至周明帝武成元年
始詔有司造周曆於是儒門孝士明克讓麟趾孝士庚季才及
諸日者採祖明舊議通簡南北之術自斯已後頗觀其謬故周
齊並時而曆差一日克讓麟趾不處日官以其書下于太史及
武帝時甄鸞造天和曆不象元年太史上士馬顯等又上景業
元曆其曆術別推入觀會分用陽曆四百九十九陰曆九每十
二月下各有日月餘曆分推於加減之乃為定細大小餘而求
加時之正其術施行時

干天下道... 曆之初推... 增損四年... 秀才劉焯... 云何水夫... 元之法不... 元之法不... 通術而... 寅等推... 景初曆... 傳之意... 天者曆... 非曆之... 故聖不... 云日食... 人者前... 為朝會... 孔子命... 文以月... 使類月... 第一勤... 今以甲... 老月食...

傳云不... 第二勤... 日及至... 天以土... 年為始... 校三日... 合不差... 于時新... 二人以... 亂時人... 東萊先... 史 130-462

若天法紫微以居中懸明堂而布政依分野而命國縣聚星而
 效官動以順時教不違物故能成變化之道合陰陽之妙要在
 有儀仰觀俯察謂以天之七曜二十八星周於穹圓之度以麗
 十二位也在天成象一見吉凶五緯入房啓姬王之肇跡長星
 素斗墜宋人之首亂天意人事同乎影響謂曰天子微諸侯備
 於是師兵吞滅僂仆原野秦氏以戰國之餘虐故凶暴小星交
 關長彗橫天漢高祖驅靈英雄擊除凶害五精從厥七事重畢
 含樞貫竅道不虛行自西京創制多歷年載出祖中興當漢取
 物金行水德推秦盡命玄光著明天人不遠。昔者欽河獻錄
 溫洛至圖六文摘範三光宛備則星官之書自黃帝始尚陽氏
 使南正重司天此正黎司地帝堯乃命羲和夏有昆吾黎有巫
 咸周之史佚宋之子晁魯之樞慎鄭之在龜觀自石氏齊有甘
 公皆能言天文然微變者也漢之傳天教者則唐都李尋之倫
 光武時則有蘇伯況即雅光並能參伍天文發揚善道而河洛
 圖書雖有星占星官之名未能列後漢張衡為太史令鑄渾
 天儀攬序經星謂之靈憲其大略曰星也者躔生於地精發於
 天紫宮為帝星之居太微為五帝之坐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居
 其中央謂之北斗動係於斗寔司王命四布於方為二十八星
 日月運行歷示休咎五緯經天用彰禍福則上天之心於是見
 矣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可名者三百二十為星二千五
 百微星之數萬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動咸得繫命而衡所鑄
 之圖遇亂埋滅星官名數今亦不存三國時具大史令陳卓始
 列廿氏石氏巫咸三家星官著於圖錄并注占贊總有二百五
 十四官一千二百八十三星并一十八宿及輔官附坐一百八
 十二星總二百八十三官一千五百六十五星宋元嘉中大史
 令錢樂之所鑄渾天銅儀以朱重白三色用殊五色而合陳卓

考才等參校周齊梁陳及祖暅孫僧化官和舊圖并其大小正
 儀陳密依準三家星位以為蓋圖片始分數表常變非且赤
 黃二道內外兩朔懸象皆明鑿解依之星之隱顯天漢昭回宛
 若穹蒼將為正範以堪為太史令道博者經書勤於教習自此
 太史觀生始能識天官之學又漢代人四十人觀太史局別詔
 爰充教以星氣者以者世內以參占驗云史臣於觀臺訪渾儀
 見元龜太史令晁崇所造者以鐵為之其規有六其外四規常
 定一象地形二象亦道其餘象一極其內二規可以運轉用合
 八尺之管以銀星度周武帝中齊所得隋開皇三年新都初成
 以置諸觀臺之上大體因而用焉。馬氏天官書及班氏所載
 妖星彗孛雲氣虹蜺并其大綱未能備舉自後史官更无紀錄
 春秋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神道司
 存安河說也今略舉其形多占驗之經緯之末六

天体

古之言天者有三家漢末揚子雲難蓋天八事以渾渾天其一
 云日之東行循黃道書中規牽牛距北極北極距一百一十度東并距
 北極南七十度并百八十度周二徑一二十八宿周天當五百
 四十度今三百六十度何也其二曰春秋分之日正故在卯入
 在酉而書漏五刻即天蓋轉夜當宿信書今夜亦五十刻何也
 其三曰日入而星見日出而不見即斗下見日六月不見日六
 月此斗亦當見六月不見六月今夜當見何也其四曰以蓋圖
 視天河起斗而東入狼昴間如輪今視天河直如繩何也其
 五曰周天二十八宿以青圖視天星見者常少不見者當多分
 見與不見等何出入无妄夏而宿十四星當見不以日長短
 故見有多少何也其六曰天至高也地至卑也口託天而遊可
 謂至高矣然人目可奪水与岸不可奪也今從高上山以水映
 日日出水下影上行何也其七曰視物近則大遠則小今日有

其近我師小遠我而人何也其八曰觀蓋標上車輪間者紀
度即密益遠血疎今北極為天柱數下八宿為天樞輪以星
度度天南方次地星間當數倍全空密何也○其後相讓數
蔡也陸續各陳周禮考曠天狀多有所便漢武帝於長春殿
講義刻擬天林全同周禮之文蓋立新意以排渾天之論而已
宋何水天論渾天象射白詩曠則論因觀渾儀研求其意有指
天形正圓而水居其半地中高外卑水周其下言四方者東曰
勝谷日之所出西曰儀元日之所入承子又云北極有魚化而
為鳥將徙於南俱斯亦古之遺說四方皆水說也四方皆水謂
之四海凡五行相生水生於金是故百川發源皆自山出由高
趨下歸注於海日為陽精光耀炎熾一應入水所經焦竭百川
歸注足以相補故旱不為涸浸不為益言者亦即陽平東哲字
周禮以為傍方与上方等傍視則天無存於日故日出時視日
天也且夫置器測則函牛之鼎非金粟十仞則八尺之人

猶短物有陵之非形異也夫物有感形有亂日誠非斷疑定
理之主故仰遊雲以觀日月常動而雲不移乘船以涉水去
而船不徙矣
渾天儀
案唐書蘇在璇以五衡以齊七政則改蓋雁所謂觀玉衡之遊
昏明主時乃命四星者也璇璇中而星未中為急意則日過其
度月不及其宿璇璇未中而星中為舒舒則日不及其度月過
其宿璇璇中而星中為調調則兩時兼當而五觀皆調
事康也所言璇璇者謂渾天儀也故春秋文耀鉤云唐堯即位
義和立渾儀而先備或因星官書北斗第二星名璇第三星名
璣第五星名玉衡仍七政之言即以爲北斗七星實掌之官其
之或辨史士班固猶且致疑焉李善則謂成儀為渾天儀則以
亦云其轉運者為機其持正者為儀皆以玉衡之七政者日月
五星也以為機視其度以觀天意也○故王晉云儀天儀

渾天儀代相傳謂之璇璣其爲用也以察三光以分宿
度者也又有渾天象者以著夫射以布星辰而渾象之法也當
在天中其勢不便故反觀其地地爲外國界已解者無異在內
記狀殊外而合於理可謂奇巧然斯二者以考於天蓋密矣又
云古者渾象以二分爲一度周七尺三寸半而莫知何代所造
今安其遺意下落下闕爲漢孝武帝於地中轉運天定時自亦泰
初曆或其所製也漢孝和帝時太史候皆以赤道儀与天度
頗有進退以問典星待詔張衡等皆曰星圖有規法日月實從
黃道官天其器至永元十五年詔置渾天乃始造太史黃道銅儀
至和帝延壽七年太史令張衡更以銅製以四分爲一度周天
一丈四尺六寸一分亦於密室中以漏水轉之令司之者閉戶
而唱之以告蓋蓋之觀天者璇璣所加某星始見某星已中某
星今沒皆如合符番以古製高小以布星辰相去稠疏不得了
察張衡所依又復傷大相可轉轉今所依以三分爲一度周
一丈九寸五分四分分之三張古法三尺六寸五分四分分之
一減衡法亦三尺六寸五分四分分之一渾儀法黃亦道各廣
一度有半故今所作渾象黃亦道各廣四分半相去七寸二分
又云黃赤二道相其交錯其間相去二十四度以兩儀準之二
道俱三百六十五度有奇又亦道則者常一百八十二度半強
又南北考之天見者亦一百八十二度半強是以知天之外圓
如彈丸南北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強也○而陸續所作渾
象形如鳥如以施三道不得如法若使二道同規則其間相去
不得兩二十四度若令相去二十四度則黃道當長於赤道又
兩極相去不超八十二度半強案續論云天東西徑三十五萬
七千里直徑亦然則渾象亦以天爲正圓也器古言談頗爲乖
僻然則渾天儀者其制有幾有幾動靜兼狀以效一儀之情
又周旋儀官用考三光之分所以於正宿度準步盈虛求古之
實法也則先儒所言圓規徑八尺儀候蓋謂渾象也而後漢

儀象

其下者是也宋華林重雲殿前所置銅儀檢其儀是為節
光初六年史官承孔穎達所造則古之渾儀之法者也而宋史
中承何承天及太中大夫徐愛各著宋史咸以為即張衡所造
其儀夏大狀而不綴繩索七曜觀音後亂沉以而或義熙十
四年宋高祖定咸陽得之梁尚書以約者宋史亦云然皆失之
遠矣後魏道武天以命太史令孫宗修渾儀以觀星象十有
餘載至明元承四年子詔造太史候那儀以為渾天法
考璇璣之正其銘曰承天代天比赫赫二明二声列儀布
爰造茲器考正宿度則法後乘承垂與故其製並以銅鐵唯
星度以銀錯之其餘者則劉羅儀大目今太史候堂所用也
渾天象

象

渾天象者其制有儀而無衡梁末秘府有以木為之其圓如丸
其大數圍南北兩頭有軸編聯布二十八宿三家星黃赤二道
及天漢等別為橫規環以任其外高下之象地南軸頭入
地注於南極以象南極北軸頭出於地注於北極以象北極
正東西逆轉昏明中星既其應度分至節氣亦隨在不差而已
不如渾儀別有衡管測日月分步行度者也其太史令陳
云先賢制木為儀名曰渾天即此之謂耶則而言儀象二器
遠不相涉則張儀所造蓋亦止在渾象七曜而何承天莫辨儀
象之異亦為在失矣宋文帝以元嘉三年詔太史更造渾儀太
史令錢象之依披舊說宋效儀象傳為五分為一度徑六
尺八分少周一丈八尺二寸六分少此在天地內不動立黃赤二
道之規南北二極之規布列二十八宿北極星置日月五星
於黃道上下為之軸軸以象大運昏明中星與天相持梁末置於
文德殿前至如斯制以為渾儀則向衡管以為渾象而地不
在外是參兩法別為一制就器用而求渾象之流外內天地
之狀不失其位也其時又有葛衡明達太史能為機巧改儀
夫使地居于天中以機動之天動而地止以上應星度則

蓋

之成致也到元嘉十七年又作小渾天二分為一度每
下周六尺六寸安一十八宿中外官星備足以白黃赤三
色標為三家星其日月五星悉若黃道象天運而地至其中
宋元嘉所造儀象器開皇九年平陳後並入長安大業初移於
東都觀象殿

正

晉侍中劉智云顧帝造渾儀黃帝為蓋天然此二器皆古之所
制但傳說義者失其用昔者聖王正曆明時作圓蓋以圖列
宿極在星中總之以觀天象分三百八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以
定日數日行於星紀轉如右行故圖規之以為日行道欲明其
四時所存故於春也則以青為道於夏也則以赤為道於秋也
則以白為道於冬也則以黑為道四季之末各十八日則以黃
為道蓋圖已定仰觀雖明而未可正昏明分晝夜故作渾儀以
象天儀人按自開皇已後天初一統靈臺以後魏渾天儀則
七曜為輪以蓋圖列星分黃赤二道距二十八宿分度而莫
有與為儀象者天仁壽四年河間劉焯造渾儀層上答於東官
論渾天云渾儀之制天仁壽四年之器帝主欽若世傳其象漢之學
武詩考律曆則渾儀之制天仁壽四年之器帝主欽若世傳其象漢之學
述作亦其體制不異則其制則有存而無遺有存而無遺
續王蕃並更修儀小者異者乃事同宋有錢象之觀初晁崇
等機用制小大有殊規規經緯不異其法也今不改牌以愚管測情則見其
制制莫不遠祖失之千里若若象象一乘餘何可驗况亦
黃均度月出入至所相定氣氣未別衡分刻本義輪迴守故其
為疎謬不可復言亦既由理不明致使要家問出蓋及自夜三
說並制平小安空四天騰地至當不二理唯一搭言答天時七
種殊說又景儀去極制渾可推百數其射本非異物此真已
皮偽自製言朝日未曠大不息望有而顯非不可悲者也

自朔方上書曰以八尺之儀度知天地之象上有其器而
其器中欲得休儀下案度成數而為計計色以算罪期商
書委不許雅若家計亦必不能也才不論衡衡本宜有通思
也則有器不書儀不能得今止於此其儀又以此二至之照
定夫極必偏開天地高遠星辰運周所示有本皆有其器故今
關之巨感稍往和之暑熱若無我朝如勢散為之錯綜教卷
已成待得影差誤更送。又云周自夏季日影尺有五寸張
衡鄭玄王著陸績先儒等皆以為原十里差一寸言數日下
亦無典說明為意則事不可依今公參之州表北无影討无万
里南端數有是千里一寸非其差差燭公說儀以道為樂道里
不定得差乃番既大聖之此升平之日履政教誠斯正其時請
一水工并解弄術士取河南北地之所可量數百里南北使
正審時以偏平地以繩隨儀法分同可度影得其差率理即可
知則天地元所隱其影派家九所逃其數超則顯聖效除疑
請勿以人廢言至大業三年物諸所測影而得是幸事遂廢
地中

周禮大司徒職以上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此則律
天之正說立儀度之本本祖祖鋪綜計以推地中其法曰先
驗日景定刻偏分辰以乃立儀表於地中其名曰南表偏刻
上水若日之中更立一表於南表表末曰中表夜依中表以
望北極極而北表令參和直三表以懸儀表乃觀三表直
者其立表之地則當子午之正三表曲者地偏僻每觀中表以
以知所偏中表在西則立表如在地中之東也當更向西求地
中取三表直者為地中之正又以春秋二分之日景出東方
半射乃立表於中表之東名曰東表令東表與日及中表參相
直是日之夕日入西方半射又立表於中表之西名曰西表亦
從中表西望西表及日參相直乃觀三表三表直者則地中

之中若中表差近則所測之地在卯酉之南中表差在
前所測之地在卯酉之北進退南北求三表直正東西者則其
地在中居卯酉之正也

昔者周公則製曆於陽城以參考曆紀其於周禮在天司授之
取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日至之景尺有五寸則天地之
所合四時之所交百物阜安乃建土國然則日為陽精女象之
著然者也生靈因之動息寒暑由其流代繼陰陽之升降於天
地之高遠正位辨方定時故國與近於茲也古法簡略日影難
究術家考測互有異同先儒自云夏至立八尺表於陽城其影
與土圭表表向者為垂繩帶其水長尺五寸日短尺三寸後
漢四分曆魏景初曆宋元嘉曆大明祖冲之曆皆古者垂繩同
漢魏及宋所都皆別四家曆法後漢則各日緯候所傳恐難依
據劉向二分考景直以率推其長短然其景景天

大雖有大較或地城不改而分于春差或南北殊方而長短維
一蓋術士未能精驗焉古所以致事今則其法難於此云。
天監中祖暅造八尺銅表其下与圭相連圭上為溝置水以
取平正按測日景求其影如全大同年大史令虞翻又用九
尺表格江左之景周自天知以來言曆者紛紛復立亦驗二至
之景以考曆之精實及開國之後大議道曆張買公兼明
於則言日景之端有言曰行而莫能考次至開皇十九年表充
為天文令勿成員及舊曆表曰京房別對曰太平日平次道
為九行下道伏惟大隋廢漢元景短日長板古布有
上取日景之意以為年號由是改開皇二十一年為仁壽元年
此後百工作表如程課以日長故也案日餘表盈縮无常元
等為祥瑞大為惑者所欺。又考舊曆精詳乘德蓋方
周自皇立云日影於地千里而差一寸宋元嘉十九年

史 130-466

千傳使往交州測影夏至之日影出表南三寸二分何亦天
陽城云夏至一尺五寸計陽城去交州陸路萬里而影皆差
一尺八寸二分長八百里而差一寸也又梁大同中二至所測
以八尺表測取之夏至當一尺一寸七分後魏信都芳注周
曆四術亦云元在戊子當梁天監之七年見洛陽測影又見
公孫崇集諸勳士共觀祕書影向是夏至日其中影皆長一尺
五寸八分以此推之金陵去洛南北略當千里而影差四寸則
二百五十里而影差一寸也况入路迂迴山川陞降才於鳥道
所校別多則千里之言未足依也

黃帝創觀漏水利器取則以分晝夜其後因以命官周禮室
氏則其制也其法摠以百刻分午晝夜各夏一分晝夜各五十
刻後又張蒼因循古制猶多疎闊以季武子夜半覆下漏以追
天度亦未能及其理則向洪範傳武王時所用法云冬夏二
至之間一百八十餘日晝夜差二十刻大率一至之後九日而
增損一刻焉至哀帝時又改用晝夜二百二十刻尋亦廢至
王莽竊位又傳行之光武之初亦以百刻九日加減法編於甲
令為常將漏出至和帝永元十四年靈臺上言官曆率九日增
減一刻不古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曆漏刻隨日南
北為長短乃詔用夏曆漏刻依日行黃道去極每差二度四分
為增減一刻凡用四十八箭終於魏晉相傳不改宋何承天議
造漏法春秋二分昏旦晝夜漏各五十五刻齊及梁初因循不
改至天監六年武帝以晝夜百刻分配十二辰得八刻仍有餘
分乃以晝夜為九十六刻一辰有全刻八焉至大同十年又改
用一百八十刻先令祖暕為漏經皆依漢天黃道日行去極遠
近為用箭日率陳文帝天嘉中亦命舍人朱史造漏依古百刻
為法周齊因循魏晉宋梁大同並以百刻分晝夜隋初
開皇朝尹公正馬顯始造漏至開皇十四年表光以漏

開皇朝尹公正馬顯始造漏至開皇十四年表光以漏

易以八卦定吉凶則危義所以稱聖也書以九疇論休咎則大
禹所以為明也春秋以災祥驗行事則仲尼所以垂法也天道
以星象察異則甘石所以先知也是以符符之兆可得而言妖
詭之占所以徵驗天神則陰陽不測天則欲入迂善均乎聖賢
殊致同歸漢時有伏生董仲舒京房劉向之倫能言必異觀
焉六經有足觀者劉向曰君道得則和氣應休生君道違則
乖氣應怒發天上有七曜地有五行五事違則天地見異
况於日月星辰乎况於水火金木土乎若梁武之降號伽藍
文宣之盤游市里陳則將山之鳥叫曰奈何周則陽武之魚菜
空而闖隋則鷲巢顯帳火火門顯章惟大道亦曰人妖則皆
呈形于何不至亦有脫略政教張羅鏡對崇信巫史重增妖
昔懷主事神而秦兵道進美弘尚鬼而諸侯不來此皆生之
也欲若心之使也置情彼往引類向歸唯乳於空城之側雖飛
于鼎耳之上短長之制既曰由人豈崇山同車共軌必有神

易以八卦定吉凶則危義所以稱聖也書以九疇論休咎則大禹所以為明也春秋以災祥驗行事則仲尼所以垂法也天道以星象察異則甘石所以先知也是以符符之兆可得而言妖詭之占所以徵驗天神則陰陽不測天則欲入迂善均乎聖賢殊致同歸漢時有伏生董仲舒京房劉向之倫能言必異觀焉六經有足觀者劉向曰君道得則和氣應休生君道違則乖氣應怒發天上有七曜地有五行五事違則天地見異况於日月星辰乎况於水火金木土乎若梁武之降號伽藍文宣之盤游市里陳則將山之鳥叫曰奈何周則陽武之魚菜空而闖隋則鷲巢顯帳火火門顯章惟大道亦曰人妖則皆呈形于何不至亦有脫略政教張羅鏡對崇信巫史重增妖昔懷主事神而秦兵道進美弘尚鬼而諸侯不來此皆生之也欲若心之使也置情彼往引類向歸唯乳於空城之側雖飛于鼎耳之上短長之制既曰由人豈崇山同車共軌必有神

國威成倚伏一則以爲政果一則以爲休徵故曰德勝不祥而
義厭不惠是以聖王帝由德義而伏伏於谷也
國威成倚伏謂震雷南曰我性不欲人諫若而望通靈而來諫
我以求情出之名者強所不剛至於里賤之士雖亦當假於卒
不置之於地改其知之時諫者以爲古先哲王之馭天下者明
四目降四聰聽敢諫之鼓立書諫之木以開言者之路猶恐
言之不至由是備數四備廣疏子孫而帝惡直言難諫其能
又乎

東萊先生校正隋書詩節卷之六

東萊先生校正隋書詩節卷之七

志

王者無心以制邑度地以居人總土地所生利山澤之利五
行今故授人時農而聖向各本事業書稱德廷有無言其流
通成得其所者也周官太府掌九貢九賦之法王之經用各有
等差所謂取之以道用之有節故能救天災服外治固安人
之大經也爰自軒輅至于既窳皆因其所利而勤之因其所
而化之下奪其時不窮其力輕使備賦此五帝三皇不易之教
也古語曰善為人者愛其力也成其財若使之不以道取之如
不及財盡則怨功盡則叛昔禹制九等而康歌沒周人十一而
周禮作於其東周浮洛諸侯不報魯宣初稅畝鄭堯爲丘賦先
王之制靡有牙遺秦氏起月此戎力正天下驅之以刑削棄之
以仁恩以太平之收長城絕於地賦以頭會之徵屯戍窮於
外國國承秦賦幣十五稅中元魏武周漢祿於世宗得之
用成雜修開鑿擊而蕭然咸聲守門於天漢忽海濤於海表
早歲除道凶年營林戶口以之賦半益賦以之公行公長滿說
賦稅異端俱起賦乃章亂弄至船車光武中以革遵則華成賦
雖薄足稱輕運靈帝開鴻都之榜通賣官之路公卿州郡各有
等差漢之常科貢方物帝又遣先輸中將焉道行天下賄
成人受其弊○自魏晉二下一帝宋齊十有五王雜用受有數
寡租賦有重輕大抵不能備人產業道閭以亂開國既平江
表天下大同躬先儉約以事六帝開享十七年戶口滋盛中外
倉庫无不盈積所有資給不闕經實京司裕室既充積於廊廡
之下高祖遂停此年正賦以規聚元陽○高祖鴻基國家殷富
雅愛宏散肆情必聘切造東都館諸巨麗帝首居藩翰親平江
左兼以梁陳曲引以就規摹會魏崩亡浮揚洛金明東關
殿亦觀類若塞川構成雲綺樓榭必爲粉數包芒山以爲

六十五已下為丁十六已上十七已下為中六十六已上
 為老十五已下為小率以下八受田輸租調二千九百六十免
 力役六十免田免租調及百姓請墾田者名為求田其方百
 里外及州人夫家田八十畝婦四十畝四年又每丁給永
 業二十畝為桑田且不自墾者給桑田如桑田法諸州郡皆別
 置墾田倉初立之日唯助領中下人口數得支一年之糧遂當
 州穀價賤時則量割當年義租亦入穀倉下價粟之賤則還用
 所集之物依價采貯海內各郡土早晚課入農桑自春
 及秋男二十五已上皆布田畝桑蚕之月婦女十五已上皆營
 桑桑桑刺史聽審邦教之優劣定徵最之科品人有以力无
 牛或有牛无力者須令相便皆得勸種使地无遺利人无遊手
 焉後周太祖作相創制六官職前掌任士之法辨木家田里之
 數會六畜軍乘之積蓄賦役斂弛之節制畿疆積厚之域頒施
 惠之要審牧產之政同歸淳樸理之政令凡人口十已上宅五
 畝口九已上宅四畝口五已下宅三畝有室者田百四十畝丁
 者田百畝司賦掌功賦之政令凡人自十八以至六十有四与
 輕者皆賦之其賦之法有室者歲不過絹一疋錦八兩粟五
 斛丁者半之其秩察士有室者布一疋麻十斤丁者又半之豐
 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半年一之皆以時徵若艱凶札則不徵
 其賦司稅掌力役之政令凡人自十八以至五十有九皆住於
 役豐年不過三百中年則二旬下半年則一旬九起徒役无過家
 一人其人年八十者一子不從役百五十者一子不從役廢疾非
 人不養者一人不從役若凶札及無力征室者掌四指之政令
 一曰散給粟海以成之二曰監鹽引池以化之三曰飛鹽物地
 以出之四曰節鹽於戎以取之九蓋二形塩地為之禁百姓
 取之皆稅焉司倉辨九穀之物以量國用用足則量其餘以
 待凶荒不足則其餘用足則以粟貸人者頒之秋繳之
 元年初除市門稅及宣帝即位後凡入市之稅武帝保

八丁兵為十二丁其率歲一月後建德二年改軍士為
 軍士百餘充之除其餘籍其後要人半為兵矣
 相以被逆師討討實難力及受禪又于都發山東丁毀造
 軍士仍依周制役丁為十一省匠則六番及頒新令制又五家
 或保保有長保五為關四為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閭正
 置長比族正以相檢禁焉男女三歲已下為黃十歲已下為小
 十七已下為中十八已上為丁丁從課役六十為老乃免自諸
 王已下至士都督皆給永業田各有差多者至一百頃少者至
 四十畝其丁男中男未業露田皆準後魏之制非課樹以桑榆
 及棗其園宅率三口給一畝奴婢則五口給一畝丁男一牀租
 粟三石桑上調以絹練麻土以布絹絕以疋加綿三兩布以疋
 加麻三斤單手及僕隸者半之未受地者皆不課有田及孝
 子順孫義夫節婦並免課役京官及給職分田一畝者給田五
 頃每品以上五十畝為差至五品則為田六畝二畝五十
 畝其下每品以五十畝為差至九品為一頃外官亦各有職分
 田又給公廩田以供公用
 開皇三年正月帝入新宮初令傳人以二十丁減丁二畝由
 每歲為二十日役賦調絹一疋為二丈先其高依周制
 置酒功收利監池鹽井并禁百姓採用至是罷酒坊通鹽池鹽
 井與百姓共之遠近大悅是時突厥犯塞于谷運寇邊軍旅數
 起陳叔寶帝乃令朔州撫軍楊素督兵討突厥於長城以北大興屯田
 以資於下又於河西勸百姓立堡營田積穀京師置軍監監
 時山水高承泰谷賊巧奸為寇邊防者十六七四方賊入或
 許老謀小規免租賦馬租令州縣大索貌閑戶口不實者止長
 遠配而又開相制之利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為戶頭以防谷
 區於是計帳進四十四方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方一千五
 百口高麗又以人聞課輸雜有定分年常納除注陌多長

月五日縣人各隨便近五黨一團依樣定戶上
 下府從之自是奸無所容矣時百姓承平日久
 戶口歲增諸州調物每歲兩自備開河北自蒲
 相傳於路晝夜不絕者數月帝既歸後優約六
 衣乘輿供御有故藥食隨令補用身不改作由
 朱准門禁亂旋師內行慶賞自門外夾道列牛
 郭以次頒給所費三百餘萬帝以江表初定給
 諸州並免當年租賦十年又以字內無事益寬
 十者輸庸停防十一年江南又反越國公楊素
 物甚廣其餘出師命賞亦不優隆十二年有司
 帝曰朕既薄賦於人又大經賜用何得亦也對
 幼必常入略計每歲用至數百萬段曾無減損
 左藏之完構至以受之下詔曰既富而教方知
 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戍
 天下戶口歲增京師及三河地少而人眾衣食
 徒就直鄉其年冬帝命諸州考德讓又令尚書
 四方貢土竟無長策帝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
 繼至二十而老小又少焉
 開皇三年朝廷以京師倉廩西虛議為水旱之
 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運米十又於德州置募
 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漕注
 之粟以給京師又置堽瑯向蒲陝以東募人
 十石經砥柱之險達于常平者免其征戍其後
 有險設備者之四年命宇文愷率水工鑿運
 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
 水旱凶飢之虞亦便開倉振給五年長孫平奏

入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糶之日備其子孫
 於當社造倉管貯之即表社司勸農後每歲
 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飢饉者即以此穀賑給
 積其後關中連年大旱而青兗許曹等處仁
 邳弄州大水百姓飢饉高祖乃命蘇威等分道
 同農丞王國寶廣通之粟三百餘萬石以極
 開皇八年五月高祖奏諸州無課調及課州
 人極力乘前已求相隨近之州則判官本為
 所部請於內計戶數給帶從之先是京官及
 公卿往者以公廩錢物為奉與生唯利是求
 風俗莫斯之甚於是奏言給地以營農而
 七年詔在京及在外諸司公卿在市回易及
 唯禁生本收利云
 開皇九年正月高祖命蘇威等分道開倉振給
 人極力乘前已求相隨近之州則判官本為
 所部請於內計戶數給帶從之先是京官及
 公卿往者以公廩錢物為奉與生唯利是求
 風俗莫斯之甚於是奏言給地以營農而
 七年詔在京及在外諸司公卿在市回易及
 唯禁生本收利云
 開皇九年正月高祖命蘇威等分道開倉振給
 人極力乘前已求相隨近之州則判官本為
 所部請於內計戶數給帶從之先是京官及
 公卿往者以公廩錢物為奉與生唯利是求
 風俗莫斯之甚於是奏言給地以營農而
 七年詔在京及在外諸司公卿在市回易及
 唯禁生本收利云

此特以因銀百方北燕京城西距榆林東至河線百餘
里死者大半十一二年皆皆都長時皆皆城路口倉庫聚百方
王同吉段遂等帥東都城內糧食布帛山積乃以爲
以銀幣不以爲代王請當衛安守京師自銀幣亦不能收
師入長安欲求費者以振之百姓乃殊自矣

晉自過江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銀錢一乃輸估四百
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无文券者隨物所估亦百以收四者
爲散估應宋齊梁陳如此以爲常以入流商販不爲田業故使
均輸欲爲懲勵至此爲其利在復前

梁初唯示師及三兵制部開深益用錢其餘州郡則雜以穀
帛亦易交貨之域全以金銀爲貨武帝乃鑄錢肉好周郭文曰
五銖重如其文而又別鑄於其肉郭謂之文錢二品並行百姓
或私以文錢交易有直百五銖五銖文錢太平百錢文半一百
五銖雜錢五銖對文請等雜錢不三天子頒下詔書非新鑄二

鍾之錢並不許用而趣利之徒私用轉甚至普通中乃議於龍
銅錢更鑄鐵錢以爲備或易得並有錢及大同已後所在
鐵錢遂如丘山物價騰貴易者以私錢不復計數而唯論
實商依奸詐因之以求利自銀幣以來一爲百名曰東錢位
即已上七十爲百名曰西錢亦師以九十爲百名曰長錢中大

同元在天子乃詔通用及陌詔下而不從錢價益少至于未
年遂以三十五爲百云噴初亦深惡之後鐵錢不行始宋末
又有兩柱錢及鵝眼錢于時人雜用其價倍倍兩柱市而鵝眼
輕私家多鑄錢又間以錫鐵兼以粟帛爲貨至文帝大嘉五年
改鑄五銖初出一當錫銀之十宣帝大建十一年又鑄大貨以

錢以一當五銖之十支五銖並行後還當一人以不便
齊神武霸政之初亦親鑄用水安五銖其後百姓私鑄
各以爲名有雍州青亦州生厚聚錢至錢何陽生龍天社亦
亦之辨其別之也錢其不行亦曾書信以明布神武帝乃收

錢之錢仍依舊式更鑄流之四境未幾之間動復細傳好
然視起又重受前除永安之錢改鑄常平五銖重如其文其錢
其貴且利其製至乾明皇建之間住三私鑄制中用錢有亦
然請以細屑亦生之異河南所用有青傳銀之別者亦存充
其後州軍類各殊武平以後私鑄轉其或以生鐵和同云于首
止卒不能禁後周之少尚用鐵錢及武帝保定元年乃更鑄布

錢之錢以一當五支五銖並行時忍益之境及雜用五錢交易
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而官不禁鑄德三年更鑄五行
大布錢以一當十大收商估之利与布泉錢並行四年又以邊
境之上人多盜鑄乃禁五行大布不得出入四關布泉之錢所
入而不聽以五年以布泉漸賤而人不用遂廢之至宣帝大象

元年又鑄求通方國錢以一當千支五行大布及五銖凡二品
並用而後周神以天下錢貨輕重不齊乃更鑄新錢背面
肉好背有周郭文曰五銖而實如舊錢其後既新出百姓或
私有的錢鑄三年詔四國錢開各付百錢爲限從開外來勘樣相

似然後得過樣不同者即壞以爲銅入官詔行所錢已後前代
舊錢有五斤大布求通方國及金幣平所在用者仍不止四
年詔仍依舊不察者縣令奪半生樣公百錢費用所又尚備不
絕五年詔又嚴禁制自是錢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使之十年

下惡錢之禁京師及諸州郡縣之上民令其榜置樣爲准不中
樣者不入於市。大業已後王綱弛素已好大猶遂多私鑄錢
轉惡初每千兩重二斤後漸輕至一斤或前鐵錢皮翻紙以
爲錢相雜用之貨賤物貴以至於三

東萊先生校正隋書計開卷之七

端也昔陽精端二故其素賦殺也東郡東中治北武陽非原
郡得其地焉兼得鄭魯之文傳大以唐叔之教亦有周
孔遺風今此數郡其人尚多好儒學性對直懷義有古之風
矣

冀州於古堯之都也舜分州為十二冀州析置幽并其於天文
自謂七度至中一度為天梁屬冀州自尾一度至南斗十一
度為析木屬幽州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為娵屬并州自柳
九度至張十六度為鶉火屬三河則河內河東也唯之星次本
皆冀州之域帝居所在故其界尤大至夏廢幽并入焉得唐之
舊矣信都清河二間博陵恒山趙郡武安國其俗頗同人性
多射厚務在農桑好尚儒學而傷於淫靡前代相異幽之士
如推蓋取此為俗重無伏好結朋黨故班志述其土風悲歌
慷慨劇拙家亦自古之所患焉魏郡鄴郡所在并成俗劇劇
之工特云精妙士女被服咸以奢麗相高其性所向習得宗洛
之風矣汲郡河內得故之故城故之舊說有約之餘數又循
此習也由之勇故漢之官人得以便其從事其多方不以此
此為公卿俗頗終會向於孔矣長平上黨人多重農桑其
直道心頗尚河東絳郡又城臨汾龍泉西河土地以少物多
以傷於俗其俗剛強亦風氣然並太原山川重險是一都之
本惟後齊別都人物教養然不甚抵以俗与下冀冀同其性
性習於戎馬雖石馬門馬邑不無後漢之俗也然其性
與晉西晉連理 魏郡習尚中太微向俗故自古言勇於者皆推
幽并云然亦入原自謂入已來曾多文雅之士東其曰邊郡
然風教不為比也

周禮職方氏正東曰青州其在天自自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
為之楊於辰在子奇之分野其札觀樂聞奇之歌曰決于中
也哉國未可量也

大以於身尚皆為教士庶爾其風莫不於子功為公
於經州隨多習志度皆錄其為宋也本在周禮言為行諸
郡謂曰各商其俗好教習女子性吐之自能讀書其
人曰俗云文信不吐也此州何故俗為商會商會至
其禮習之而已多則謂之不敵其相謂其異也此
風俗自古不殊男子多習農桑尚學業其俗平儉約則頗
精風東夷人尤竹管故時少文焉

於天文自奎五度至胃一度為降婁於辰在辰其在列國則趙
宋及魯之文其精俗人頗習律曆其土子則挾其節氣好
尚禮法此蓋楚之風焉大抵徐玄同俗其餘諸郡皆得齊魯
之所尚莫不賤商賈務稼穡李得徐之俗焉
揚州於禹貢為淮南之地在天自自斗十二度至南斗七度為
星紀於辰在丑辰魏得其分野江南之俗以耕為食與古

以農獵為業也天者積之資然而亦無錢聲俗信鬼神好
祀江都人陽淮兩神雖新春同慶江蘇揚州而陳勁風
果以向神善觀祀亦自平陳之後其俗頗亦尚禮法好
約為習於禮樂及於其俗之轉者則向於古揚州揚州亦
在人物本盛小人多多財賦君子資於官祿山澤則肆於
京人相五方故俗頗相類京口東通會稽臨江湖南連揚
州一都會也其人本北習戰務為天下精兵
尚書刑及陽陽惟揚州上晉書天文自張十七度至軒十一度為
壽星於辰在巳其之分野其風俗物產頗同揚州其人風多
悍火烈而亦天性然也○自晉南士之後南郡義陽會公
鎮四方法會政益多衣冠之緒稍尚孔義禮節為九江所
在江夏竟陵交泰各置名州為鎮鎮置人物乃古諸郡不同
大抵荆州率教思尤重禮祀之重其風原為制九郡蓋由北
而原以五月為青未以羅夫人造室清度不月朔大制小

以詩對狼之心刻先代之迹校詩書坑儒士以刀筆吏為歸
 國史書之令多者此雖實伏山林或失本經口以傳流漢氏錄
 除秦項未及下車先命救孫通草綿絕之儀救聖在之弊其後
 張蒼定能曆陸賈撰禮諸惠帝除挾書之律儒者始以其業行
 於民間猶以去聖既遠經籍散逸蘭札錯亂傳訛糾紛多使書
 分為二詩分為三論語有各晉之殊春秋有數家之傳其餘互
 有踏駁不可勝言武帝置太史公命天下討書先上太史副上
 丞相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職內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司馬
 談父子世居太史作史記一百三十篇蓋史官之舊也。至於
 孝成必藏之書頗有亡散乃求遺書命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
 任宏校兵書并成校數術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就向輒撰為
 一錄論其指歸辨其訛謬叙而奏之向卒後哀帝使其子歆嗣
 公業前遂忍括其舊編其指要著為七略一曰集略二曰六藝
 略三曰諸子略四曰詩賦略五曰兵書略六曰術數略七曰方
 技略大凡三萬三千九百七十九卷光武中興馬好又非明章繼統尤
 重經術四方鴻生雲集漢祚自速而卒者不可勝數石室蘭臺
 亦以充積及於東觀及西壽閣集前書莊固傳校等典掌書並
 依七略而為書部固又編之為漢藝文志重皇之圖畫藏帛
 軍人皆取為惟寶漢代藏書之盛也漢末廢書之職藏書
 祕書中外三閣藏書始於中經曰帛又曰山經史書於外為
 四部按托羣書一曰甲部經史子集及小字詩書二曰乙部有石
 諸子家近山子家兵書家術數家三曰丙部有史記書事皇覽
 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國朝汲冢書凡四部合三萬八千九
 百四十五卷盛以縹緲書用紺素書之凡集開文籍諸有子
 遺書音之切漸更焉取李充以易精博校之充遂撰說文補之
 名信以甲乙為次自爾因循無所更章。其後中朝遺書稍流
 江左宋元嘉八年祕書監謝靈運造四部目錄大凡六萬四千
 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祕書丞王儉又造目錄大凡一萬五

千七百四卷儉又別撰七志一曰經史志紀六藝小字史記
 傳二曰諸子志紀今古諸子三曰文翰志紀詩賦四曰律書志
 紀兵書五曰陰陽志紀陰陽圖緯六曰折藝志紀方技七曰圖
 譜志紀地域及圖書其道佛附見合九條亦不述作者之意但
 於書名之下每立一傳而又作九篇條列編年首卷之中文表
 淺近未為典則齊永明中祕書丞王亮監謝融又造四部書目
 大凡一萬八千一百卷卷末兵火延燒祕閣經籍遺散眾以祕
 書監任昉躬加部集又於文德殿內列藏書華林園中總集
 經史大凡二萬三千一百六卷而釋氏不徵焉梁有祕書監任
 昉昉鈞四部目錄又文德殿目錄其術數之書更為一部使奉
 朝請相恒撰其名故梁有五部目錄普通中有東土阮孝緒沉
 靜寡慾為好墳史博采朱齊己來王公之家凡有書記家校官
 簿更為七錄一曰經典錄紀六藝二曰記傳錄紀史傳三曰子
 兵錄紀子書兵書四曰文集錄紀詩賦五曰技術錄紀教術六
 曰佛錄七曰道錄其分部題目頗有次序劉勰辭義博通不誣
 梁武勳悅詩書下化其上四覽之內家有文史元帝克平侯景
 收文德之書及公私經籍歸於江陵大凡七萬餘卷周師入鄴
 咸自焚之陳天嘉中又更鳩集其書自道陽尚多其中原則
 戰爭相尋千文是務文教之盛符姚而已宋武入關始其國書
 府藏所有錄四千卷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後魏始都其代南略
 中原雅收經史未能全具於文後都洛邑借書於齊魏府之中
 稍以充實齊末之亂散洛人間後齊遷鄴領更使賈疇於
 天統武平校為不輟後周始基關右外逼強鄰戎馬生郊日不
 暇給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稍加增方盈萬卷周武平齊先封
 書府所加舊本經至五子隋開皇三年祕書監牛弘表請分遣
 使人搜訪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匹校寫于定本即補于於最
 民間異書往往聞出及平陳已後經籍漸備檢其所得多本
 時書無不指書亦指惡於是總集錄以存為古本曰天下

中其餘以失秘書內外之閣凡三萬餘卷... 限寫五十則本分為三品上品紅琉璃軸中品紺琉璃下品漆軸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兩構室以貯之東宮藏甲乙西屋藏景丁又殿魏已來古跡各書於殿後起二臺東曰魏書藏古跡西曰寶書藏古跡又於內道場集道佛經別撰目錄大唐武德五年克平偽鄭書收其圖書及古跡焉船行經在杜多被漂沒今考見存分為四部合條為一力四千四百六十六部有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卷其舊錄所取文義淺俗无益教理皆並刪去之其舊錄所遺雜義可采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遠覽馬史莊書近觀王阮志錄其風流軌制則其淨雅節理約文錦義凡五十五種各列本條之下以備經籍志雖未能研究經籍窮極幽隱然乎弘道設教可以无遺闕焉夫仁義禮智所以治國也方技數術所以治身也諸子為經籍之蔽改古章乃政化之

備載皆為治之具也故列之於此志云
昔必裁裁於經書八書義國不重之為六十四卦及乎三代共為三易周文王作自辭謂之周易周公又作爻辭孔子為彖象繫辭文言序卦說卦雜卦而子夏為之傳又泰書周易篇以下疑得有姓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於汲冢傳易者有曰何由是有施孟梁丘之季又有庚京京自云其於施延漢初為京氏季後漢施孟梁丘京氏凡四家漢世而傳者甚眾漢初又有費氏之季行於人間而未得立後漢陳元鄭眾皆傳費氏之季馬融又為之傳以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魏代王肅一鄭也為之注由是費氏大因高相氏遂衰梁丘施氏兩氏一於西晉孟京氏有書无師梁陳鄭玄王弼二注列於國李益代惟傳鄭義至隋王注盛行一編藏漢初已二案晉中經有之游賦下茲不似聖人之真以備教養之闕
書之所以益善与文字俱起孔子觀書周室得履夏商周四代

書

書之亦為之注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又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松府所存者古文尚書經又今无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唯列向父子所著古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相次至東漢後章內史顯贖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購得與一編各或中其缺因方於大行而得其書奏上此馬鄭所傳多一八於其始列口李梁陳所傳有孔鄭二家齊代世傳鄭氏傳九鄭並行自餘所有无復斷論又有尚書說篇出於齊梁之間依其篇目以孔氏壁中書之殘缺考故尚書之本。詩者所以要達心靈歌詠情志者也上古人與俗朴情志未啟其君臣於上臣民於下面稱為詔目諫為謗故誦美繼惡以諷刺之物但歌詠而已後之君子因彼賢故以百觀夜夏殷已詩多不存周氏始自后稷而公刘克篤則訓大王獲其王迹又王史記則謂武王克平殷亂成王周公化至太平誦美為詩德武相繼幽房極陽

書

書之亦為之注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又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松府所存者古文尚書經又今无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唯列向父子所著古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相次至東漢後章內史顯贖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購得與一編各或中其缺因方於大行而得其書奏上此馬鄭所傳多一八於其始列口李梁陳所傳有孔鄭二家齊代世傳鄭氏傳九鄭並行自餘所有无復斷論又有尚書說篇出於齊梁之間依其篇目以孔氏壁中書之殘缺考故尚書之本。詩者所以要達心靈歌詠情志者也上古人與俗朴情志未啟其君臣於上臣民於下面稱為詔目諫為謗故誦美繼惡以諷刺之物但歌詠而已後之君子因彼賢故以百觀夜夏殷已詩多不存周氏始自后稷而公刘克篤則訓大王獲其王迹又王史記則謂武王克平殷亂成王周公化至太平誦美為詩德武相繼幽房極陽

並因有後主澤鳴而詩之魯大師勢步而錄之孔子刪詩之來
商下取管凡三百篇至秦燬以為編韻不滅漢初有魯人申公
受詩於浮丘伯作詁訓是為魯詩於魯而後漢三家並立漢初又有
詩燕人韓嬰亦傳詩其為韓詩終于後漢三家並立漢初又有
趙人毛萇其詩目云子夏所傳作詁訓是為毛詩古學而未
得立於漢有九江謝靈運詩毛詩又為之訓東海衛敬仲受子
於魯又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
益厥後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玄依毛詩箋齊詩魏代已亡
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唯毛詩鄭箋至公獨立
自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先王制其夫婦父子君臣上下親疎之
節至于三代損益不同周衰諸侯僭越其害已多被於削削自
孔子時已不能具全秦而頹滅漢初有魯生傳十七篇又有
古經出於澠中亦河間獻王好古愛書收錄餘篇得而獻之合
五十六篇並成歲之事而又得同馬穆真兵法一百五十五篇
及明堂陰陽之記並無敢傳之者姓古經十七篇與高堂生所
傳不殊而字多異自高堂生至宣帝時存者最明且集乃為曲
臺記著授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而人廢也於是有大戴小
戴喪氏三家並立後漢唯傳元傳顧氏以授其子憲然三家雖
存並微相傳不絕漢末鄭玄傳小戴之學後以古經校之取其
於義長者依注為鄭氏學其後服虔一篇子夏先傳之諸儒多為
註解今又別行而漢時有李氏傳周官周官蓋周公所制官政
之法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太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
考工記以補其缺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時刻於石始置博士以
行於世河南籍氏及杜子春受業於鄭因以教授其後馬融作
周官傳以受鄭玄又依周官註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
及後學者所記二百三十一篇賦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
校經籍得詩一百三十三篇內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
三篇孔子三傳記七篇氏氏記二十一篇鄭記一

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配之為八十
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
戴記漢末馬融刪小戴之書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
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玄受業於戴氏之註今周官六
篇古經十七篇小戴記四十九篇凡三傳唯鄭玄立於國其
餘並多散亡又無師說
梁者先王所以致神祇和邦國諸方姓安樂各處人所從來
久矣周人存六代之樂曰靈廟成光太韶大夏大武其後
衰微朋壞及秦而頹滅漢初其樂雖存其器雖存而不能
其義其後魯公河間獻王常山王張禹咸欲求其舊章已後雖
加損益去正轉遠其在魯樂志今錄其見者以補樂章之闕
春秋者魯史黃書之名昔成周微魯魯史黃書以周公之故
實制尚存仲尼因其舊史載而正之或燬而成書以存大順或
直書其事以示首惡故有求名而正之意蓋而亂亂臣賊子於是
大懼其所褒貶不可具書晉曰穆子之子退而與說左丘明
恐失其真乃為之傳禮樂衰季口說尚存漢初有公羊穀梁鄭
氏夾氏四家並行王莽之亂鄭氏無師夾氏亡。初齊人胡毋
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海蘇公蘇公授東海孟喜孟喜授魯人
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曾人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類
氏之學與穀梁三家並立漢末何休又依公羊解說而左氏漢
初出於張蒼之家本左傳者至文帝時賈誼為制詔後始有公
公其後劉歆校經籍致而止之欲立於左氏諸儒長應至建武
中尚書令薛歆請立而未行時陳元最明左傳又上書於之於
是乃以魏郡李封為左氏博士後漢儒者有數廷爭之及封
卒遂罷諸儒傳左氏者數承平中能為左氏者惟高堂生為
鄭其後賈逵服虔並為訓詁至魏遂行於世晉時杜預又為經
傳傳解穀梁梁法公羊何休注左氏服虔注預注俱立國
然公羊較深但說文而不能備其義後左氏傳漸廢而

此係服虔所撰杜氏盛行服義及公羊穀梁傳微

又平行若其義一也先王因之以治國家化天下故能不備而
順不肅而成則失生蓋之至德王者之要道孔子既叙六經類
目不同指意差別則道離散故作孝經以總會之明其流
雖分本明於孝者也禮恭恭者為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之子
百出之凡十八章而江翁后著禮義張禹皆各其孝又有古文
孝經與古尚書同出而長孫有闕門一章其餘經文大較相
以而前微辭又有折山三章并前合為二十一章孔安國為之
傳至劉向與校經籍以類本比古文除其繁辭以十八章為定
鄭汝馬融並為之注又有鄭氏注相傳或云鄭玄其其義與玄
所注餘書不同故疑之梁代安國及鄭氏一家並立國字而安
國之本亡不保亂與及周初齊魯鄭氏至隋秘書監王劬於京
師訪得孔傳送至河間劉焯以存其得喪味其義疏講于入

間漸聞朝廷後漢晉令與鄭氏並立儒者謂之皆云成自作之
非孔舊本而秘府久先左丘明又云魏氏遷洛未嘗其語孝文
帝命侯伏候可悉錄以夷言譯孝經之日於子國之謂之古語
孝經

論語者孔子弟子所錄孔子既叙六經講於漆則上四從三
千連者七十其曰夫子應答及與相辨語言皆於前而後書之於
紳或爭之無厭仲尼既沒後編而論之謂之論語其意亦於
之說張禹本按論語論語論語論語論語論語論語論語論語
齊論問王知道二篇說張侯論語論語論語論語論語論語論語
馬融又為之訓又有古論語與古文尚書同出於河間顏芝所
論不異宜分子張為二篇故有一十一篇孔安國為之傳以承
鄭玄以張侯論為本考其論語論語論語論語論語論語論語論語
生烈皆為義說何晏又為無難其後諸儒多為之注齊論論語
古論先無師說其陳之時惟鄭玄何晏立於國字而鄭氏為

周禮鄭玄杜工至所傳鄭氏盛行於人聞其孔義家語
孔氏所傳仲尼之旨爾雅鄭書解古今之意并五經總義附于
此焉

易曰日出圖洛出書然則聖人之受命也必因精德為業豐功
厚利被著天地澤生入万物之所歸往神明之所福變則有
天命之應蓋龜龍衡氣於河洛以紀易代之微其理幽昧究
極神道先王恐其風人秘而不傳說者又云孔子既叙六經以
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備同其意故別立碑及禮漢末其書
出於前漢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漢帝至周文王所受本
文又別有二十篇云自初起至于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
意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並云孔子所依其前合為八十一篇
而又有尚書中候洛書經五篇傳詩推度及泥曆樞會神務等
經句命大捷神契雜書等書漢代有鄭氏家說漢末郎中郎
前集圖緯雜書占為五十五篇謂之春秋公羊朱均鄭玄並為

律之注然其文辭淺俗顛倒舛謬不類聖人之旨相傳疑出入
造為之後或者又加墨爾非其失錄起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圖
讖以盛盛行於世漢時又說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命從其
俗儒趨時益為其多福卷第日轉加增齊五經章句皆命從其
說唯孔安國毛公丘氏所傳之徒獨非之相法以為為漢中
庸之典故因漢書其王何謂說王所傳古文而考之以成其
義謂之古文章句之體又非毀之竟不得行魏代王肅所傳古
孝以難甘義王弼杜預於而明之自是古孝稍立至宋大明中
始禁圖緯宋天監已後又重其制及周禮受神禁之制切圖
即位乃發使四出搜天下書籍皆燒相涉者身焚之為更所
糾者至死自是死復其多紛紛之內亦多散亡今觀其存列
于六經之下以備異說

孔子曰必也且名乎各謂章字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
不成說者以為書之所起、自黃帝垂象比類象形制之文

史 130-483

經籍志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國史以紀言行後世多務其遺而略其本
 已上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周則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八等
 其事而諸侯之國亦置史官又春秋國語引周去鄭書之說推
 其書迹以當時記事各有職司後又合而撰之總成書記其後
 漢太史公命司馬談為之以掌其職時天下計書皆先上太
 史則上丞相通文士事靡不畢錄談乃據左氏國語世本戰國
 策漢書春秋後漢書成一書之言談卒其子遷又為太史公
 嗣成其志上自黃帝訖于漢漢謂之史記任卒以後好事者亦
 頗多述然多缺遺不足相繼至後漢扶風班彪繼後傳數十篇
 并談止則失彪卒明帝命其子固續成其志以為漢書二代之
 有典藉史子所記乃以漢書繼於帝王之末非漢書也於斷自
 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為十二紀八表十志六十九傳皆心
 精思二十餘年建初中始奏表及紀傳其十志竟不能就固
 後始命曹大家續成之先是明帝召固為蘭臺令史司諸書
 陳宗尹敏子孟等共成光武本紀履南為郎中校校書郎
 漢書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其後劉珍劉歆劉陶休無世官相
 以公著述東漢謂之漢記及三國晉時魏氏及吳並有史官管時
 陳壽謝承二國之書唯魏壽為著其功臣及官屬之主正並為
 傳仍各依其國部類相校謂之三國志壽卒後梁州太中范曄
 補表奏其書帝詔河南尹洛陽令劉勳等與之自是世有書述
 皆擬班馬以為正史作者不廢下八之史至魏家唯史記漢
 書師法相傳並有解標三國志及此雖後漢雖有有世官記
 之作世讀之可知梁時明懷宣帝劉勳等撰後漢書有世官記
 有世官記諸書並為名家史記傳者其後依其世代而錄
 自史官放絕作者相承皆以班馬為準也漢書而後

春秋史記漢書相仿蓋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也蓋敵之世夫
 下大亂史官失其常守博達之士歎其廢絕各記聞見以備遺
 亡是後秦才見秦者自秦又自後漢已來學者多採摭舊史
 自為一書或起自人皇或斷之近代亦各其志而肆制不經又
 有委巷之說江隆表誤真虛莫測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以
 君子必博采庶賢以酌其要故備而存之謂之雜史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自晉永嘉之亂皇綱失取九州君長
 據有中原者其衆或推奉正朔或假名號然其君臣忠義之
 節經國子民之務益亦勤矣而當時臣子亦各記其後魏克平
 諸國據有高麗始命司徒崔浩撰魏書開緣述國史諸國記法
 蓋集秘閣亦朱之亂並置散亡今幸其見在謂之霸史
 起於晉書錄記人君言行動止之事春秋傳曰君不書周官
 內史掌王之命書其副而藏之是具職也漢武帝有禁中記
 居注後漢明德馬后撰明帝起居注然則漢時起居注在禁中

史記之於春秋皆密落不可復知之之存者有漢獻帝又曾
已乘起居注皆近侍之臣所錄晉時又得司馬書有穆天子傳
辭制古今起居正司蓋周時內史所記王命之副也近代已不
別有其職事在百官志

古者朝廷之政發號施令百司奉之藏于官府各修其職守而
弗忘春秋傳曰古視諸故府則其事也周官御中堂掌治朝之法
太史掌萬民之約契焉賢制以逆邦國之治然則自司獄府各
藏其事太史之職又摠而掌之虞時簡回定律令之張蒼制章程
撤除遺定儀法條流厥別制度漸廣晉初甲令已下至九百餘
卷晉武帝命車騎將軍賈充博引群儒刪采其要增律十篇其
餘不長經遠者為法今施行制度者為令也式章程者為故事
各還其官府摠紳之士撰而錄之遂成篇籍然亦隨代遺失矣
據其見存謂之舊唐書

建州之六典而御史教凡從政者然則家宰總六卿之儀以治
其政御史書其在位名教先後之次焉今漢書百官表列職
之事記在位之次蓋亦古之制也漢末王隆應劭等以百官表
不具乃作漢官解詁漢官儀等書其後相因正史表上無復百
僚在官之名矣摠紳之徒或取百官表之書撰而錄之別行
於世宋齊已後其書益繁而篇卷亦多易為散佚又多瑣細不
足可紀故刪其見存可翻者編為職官篇
儀注之四其所由來久矣自君臣父子六親之儀各有上下親
疎之別養生送死用恤賀慶則有進止威儀之數唐虞已上分
之為三在周因而為五周官宗伯所掌吉凶賓重嘉以佐王
邦國親萬民而大史執書以協事之類是也其時典章皆具何
復而行周表諸侯則除其籍至秦焚而去之漢以叔孫通定
朝儀武帝時始分陰后十六成帝時初定南北之外節文
後漢又使曹褒定禮儀是後相承世有制於禮以備

之傳所見彼此紛紜至劉向論衡而後世多故事在通變或一時
之備非良久之道載書之刪其大綱編于史志而或傷於淺
或失於未達不能其目要遺文餘事亦多散亡
刑法者先王所以懲罪惡者不軌者也書述周禮之世五刑有
服而夏后氏正刑有五刑條三千周官司寇掌五刑以刑邦國
司刑掌五刑之法權萬民之罪太史又以典法逆于邦國內史
執國法以考政事春秋傳曰在九刑不忘然則刑書之作久矣
蓋藏于官府惟人之知爭端而轉於犯及其末也肆情越法刑
罰濫至秦重之以苛虐先王之正刑滅矣漢初蕭何定律
九章其後漸更增益今甲已下盈溢架藏晉初賈充杜預刪而
定之有律有令有故事漢時又取故事之宜於時者為梁科後
齊武帝時又於麟趾殿刪正刑典謂之麟趾格後周太祖又命
蘇綽撰大統式隋則律令格式並行自律已下世有改作其在
刑法志漢律之工故事數載以多廢失今錄其存可觀者編

為刑法篇
古之史官必備其所記非獨人君之季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
則諸侯史記兼而有之春秋傳曰號仲號叔王季之穆勳在王
室職於盟府藏紘之技季孫赤也太史召棠然也而盟之周官司
寇凡大盟辨約而其明與書於天府太史內史司會六官皆其
貳而藏之是則王者誅賞具錄其善昭告神明百官史臣皆藏
其書故自公卿諸侯至于群士善惡之迹畢集史職而又闔閭
之政凡聚聚庶書其敬敏任能者族師每月書其善梯姪姪有
季者董其歲書其德行道藝者而入之於鄉大夫鄉大夫三年
大比考其德行道藝其聚者能者而獻其善於天府內史
之約白馬之盟武帝從董仲舒之言始李賢良文李天下計書
先上太史善惡之事不具集司馬遷班固撰而成之服虔
藏之臣扶義懷德之士皆有記錄而撰行尚不涉於世

古之史官必備其所記非獨人君之季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
則諸侯史記兼而有之春秋傳曰號仲號叔王季之穆勳在王
室職於盟府藏紘之技季孫赤也太史召棠然也而盟之周官司
寇凡大盟辨約而其明與書於天府太史內史司會六官皆其
貳而藏之是則王者誅賞具錄其善昭告神明百官史臣皆藏
其書故自公卿諸侯至于群士善惡之迹畢集史職而又闔閭
之政凡聚聚庶書其敬敏任能者族師每月書其善梯姪姪有
季者董其歲書其德行道藝者而入之於鄉大夫鄉大夫三年
大比考其德行道藝其聚者能者而獻其善於天府內史
之約白馬之盟武帝從董仲舒之言始李賢良文李天下計書
先上太史善惡之事不具集司馬遷班固撰而成之服虔
藏之臣扶義懷德之士皆有記錄而撰行尚不涉於世

之德無不達也內掌八柄以詔王治外執六典以監百官故
以教書記惡以垂戒範圖神化昭明令德窮聖人之至賾詳一
代之善人自史官發絕又矣漢氏頗備其舊班固因之魏晉已
來且值逾晉原重之位以祿貴遊政驗之司罕因才授於是戶
素之傳財衡延閣之上立言之士揮翰蓬萊之下一代之記至
數十家傳談不同聞見外駁理夫中庸辨與鮮要致令允恭之
德有關於典墳而肅之才不傳於簡策斯所以為蔽也班固以
史記附春秋今開其種類凡十三種別為史部

儒者所以助人君明教化者也聖人之教非家至而戶曉故有
儒者宣而明之其大抵本於仁義及五常之道黃帝堯舜禹湯
文武成由則周官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人其四曰儒是也
其後漢末衰亂儒道廢頹仲尼祖述前代修正六經三千之徒
並受其義至于戰國孟軻子思孫卿之流宗而師之各有說

發明其指所謂中庸之教百王不易者也俗儒為之不顧其
苟欲誣衆多設難難使辨巧說亂其大体致令學者難曉故曰
博而寡要

道者蓋為万物之與聖人之至賾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
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夫陰
陽者天地之謂也天地變化万物蠢生則有忽營之迹至於道
者精微厚粹而莫知其跡處陰與陽為一在陽與陽不二仁者
實道以成仁道非仁之謂也智者實道以為智道非智之謂也
百姓實道而日用而不知其用也聖人射道成性清虛自守為
而不恃長而不宰故能不勞聰明而人自化不假儀儀而功自
成其玄德深遠信象不測先王懼人之惑置千方外六經之義
是所罕言然自黃帝以下聖哲之士所言道者傳之其人世
師說漢時曹參始薦蓋公在能言黃老文帝宗之自是相傳
幾矣天下士為之不推其本而以異俗為高狂悖為尚

刑部

刑者人君所以禁惡懲不軌而輔於治者也易著先王明罰
勸法皆美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周官司寇掌建國之三典以佐
王刑邦國詰四方司刑以五刑之法麗萬民之罪是也刻者為
之則杜哀於絕仁愛欲以威劫為化殘忍為治乃至傷國害親
名者所以正百物叙尊卑列貴賤定名而責實無相稱者
也春秋傳曰古者名位不同節文異數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
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周官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辨其
名物之類是也拘者為之則前發後繼滯於析辭而失大體
墨者強本節用之術也上法堯舜禹湯之行茅茨不剪折象之
食桐棺三寸賈後兼業兼業父上德以孝示天下右鬼神而共
漢書以為本出清廟之宗然則周官宗伯掌建邦之天神地祇
人鬼肆師掌國祀及光中廟中之禁令是其取也愚者為之
則守於節儉不達時變雅於兼愛而混於親疎也

縱橫者所以明辯論善辭令以通上下之志者也漢書以為本
世行人之官定命出疆臨事而制故曰誦詩三百使于四方周
官掌交以節吉幣巡邦國之諸侯及萬姓之聚羣士之德意志
備傳辟行之而和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說論以九稅之利九儀
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是也佞人為之則便辭利
口傾危交詆至於賊害忠信擅邦亂家
雜者兼儒墨之道通眾家之意以見王者之化無所不殆者也
古者司史歷記刑言往往行備福存亡之道然則雜者蓋出史官
之職也故者為之不求其本材少而多幸言非而博是以雜
漫矣而無所指歸
農者所以播五穀藝麻以供衣食者也書叙八政其一曰食
二曰泉孔子曰所重民食周官冢宰以九職任萬民其三農
生九穀地官司稼穡巡井野之稼而辨種稷之種周知其多寡
其所宜地以為法而聽于官簡是也郵者為之則五君臣之

其高心然於古者皆自存令依其先後之於此
者見首之於後安之後詩賦轉錄其後之佳日以廣晉代勸
台而編之謂為流別其後文集搜到作者雖動篇辭之士以為
重與而取則焉今次其前後并解釋其論於此稿

凡集五百五十四部共六百二十一卷

文者所以明言也古者著書高而賦山川能樂師徒能言志紀能
謀作器能銘則可以為大夫言其因物轉情情無不備者也唐
詩廣諒尚頌周雅敘事緣情綸相類自好已落其道新繁出
有流厚時移台亂文射過變邪止或殊未五淫原激清風於南
楚嚴柳校馬陳鐵障於西京平子臨發於東都上探獨步於漳
塗愛東晉以見你漢陸並聯續相輝言商開起情台平金石
韻義博平雲天來嘉已後玄風既扇詩多平次之風力降及
江東不勝其酸矣文且世下流初為漢高致之奇延主錯綜
之美謝玄暉之藻麗沈休文之富溢輝煥煥射詩善可觀
文之在東宮亦好篇什清詩巧製止中柱帶之間彫琢甚廣
極閨閣之內後生好弄運相投習朝野紛々號為宮體沈若不
已訖于幾工陳氏因之未能全亦其中原別好積手文章道
高後魏文帝頗效舊詩未能亦俗例皆博古者宅遺廣辭人間
起高言思為紛紜結縈清辭雅致是所未聞後周草創士女不
中君臣對刀專弄初為風流文雅則未暇也其後南梁陳
東定河朔訖于有隋四海一統采荆南之杞控收會稽之節
併入才士紛萃京師窮以少文多忌當路執權始相
相於其擇於是擇靈苑之珠韞荆山之玉轉死構壘之內者
不可數言然則於是因焉古者陳詩觀風斯亦所以
盛衰也蓋有詩賦比五種人而伸之合為三種之
東來

唐侍進魏徵撰

李穆字顯慶自云隴西成紀人漢騎都尉之後也風流俊
倜儻有奇節周武帝首建義軍穆為其將後周武帝崩穆
大帥於芒山太祖臨陣隨高穆突圍而進以馬擊太祖而晉
之授以從騎清園俱出賊見其驍每謂太祖非貴人遂殺之以
故得免既而高穆相對泣顧左右謂曰成我事者其此人乎即
令抗慰關中所至克定進位大將軍授原州刺史穆以二兄
駭遠並為佐命功臣而子弟布列清顯穆亦權勢不授拜
太祖不許教至進位上柱國轉并州牧高穆作相對過之作
也遣使招穆穆其後上其書穆子士榮以穆所居天下精
兵如陰陽穆及穆孫之乃奉十二銀金無市於高祖蓋天子之
服也穆事以天命有在每表勸進高祖既受禪俄而穆來朝
祖降坐孔之拜太師於長檉子孫垂在穆穆悉拜儀同其一門
執事功者有餘會盛當時無比穆凡子崇
崇字亦隆果有善善力過人周元年以父賢數封通樂縣
侯時年尚小拜爵之日親族相賀崇獨不喜問之對曰
無勳公因而切於我當報主恩不得於於孝養是以悲耳此
由此大奇之開皇三年除幽州攝政軍安破犯塞崇斬破之奚
營動舟等備其賊略等眾內附其後突厥大為寇掠崇率兵討
三十拒之轉戰十餘日師人多死遂保於破城突厥圍之城本
荒廢不可守雖曉夕力戰又无所食每夜出掠賊營得六畜
以饋軍糧突厥畏之厚為其備每夜中結陣以待之崇軍苦飢
死三略及遲明奔還城者尚且百餘人然多傷重不謀賊
意欲降之遂使謂崇曰若來降者封為特勤崇知必不免令其
士卒曰崇表師徒罪當死今日必命以謝國家吾死且可降賊
方便走散努力遠鄉若見至尊道崇此意勿疑乃突厥

人倫制之卒于陳

梁齊

梁齊字侍德安吳烏氏人也父樂西魏大尉齊小沈敏有行檢
 國公時以功臣子養官中者數年其後命諸子去齊遊外同
 師共業情契甚歡周閔受禪敏為御伯未幾出為中州刺史
 鎮新安以備齊人來寇齊執之帝甚嘉敏拜大將軍進位
 柱國閔趨百餘代王謙為益州總管行至漢川而謙反遣兵
 攻始州齊不得進高祖命齊為行軍元帥率行軍總管于義張
 威遠長儒梁昇等率兵討之二十萬討之時謙遣開府李三
 王等守通谷齊使張威擊破之進至龍門謙將相儀奏會擁眾
 十萬據險為營周旦三十里齊令將士銜枚出自間道四面奮
 擊力戰破之蜀人大駭齊鼓行而進謙將敬靈于劍閣梁若拒
 平林並懼而來降謙公高何那環達等以其等以益兵攻利州開
 府將至其公以兵據開遠齊請將士曰此處據要欲道吾兵我
 五萬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齊託技示謙劍閣守文龜語巴西
 達水軍入嘉陵齊遣張威王公備將若于義張相貴何那等
 分道攻其自子及申破之其奔歸于謙齊進逼成都謙謝率精
 兵五方背城陣齊擊之謙不利將入城其以城降拒謙不以
 謙將擊下三十騎逃走王至執之齊斬謙于市劍南平進位
 上柱國齊將威振西川美稜嶺附唯南寧皆師齊齊持遠不
 齊齊上疏請曰切以乘遠能備者自前經拓土開疆去者所務
 南寧州漢代犍州之郡其地沃壤多良民人既饒玉物又出名
 馬公若往取勿置州郡一則遠振威名二則有益軍國其與焉
 交廣相據漢代開此本為討越之計伐陳之日復是一機以此
 商量天謂取高祖濟納之然以天下初定恐民心不安故未
 之許後竟得高祖討平之並因督之策也齊威更兼著民吏
 之計後竟得高祖討平之並因督之策也齊威更兼著民吏
 曰天下之望已歸于隋公勸進高祖大悅及受禪禮待

中策一餘事善善之日禍以我狄作患其來久矣少湯之

中策一餘事善善之日禍以我狄作患其來久矣少湯之
 道自古為難所以周无上善漢攻丁策以甘腹攻忽往齊
 敵除則勢其北夷弱又不可不除故也今皇初肇興于內
 唯自安厥種類尚為憂慎此臣所以憂之食籍兼思之昔周
 奴未平去病辭先寒尚在矣國自勳臣才非古列而志倍昔
 上謹作安置比邊城鎮備候及人馬糧財數守事意如別謹并
 圖上陳伏惟裁罰上嘉數久之咨以厚意○齊時自以周代舊
 臣父居重鎮內不自安屢請入朝於是徵還齊師及引見上為
 之與命齊上殿握手極歡齊請所親曰功遂身退今其時也
 遂謝兩於家歸門自守不交當代上賜以版輿每有朝覲必令
 三府與上殿○齊初生主謀之始自以威名大盛恐為時所忌
 遂大受金賄以自檢由是勳漸多不以實請朝惟稱臣者前後
 百數十人有司察物事者多獲罪齊懼懼上表陳謝請
 大理上嚴諭遣之

大聖上嚴諭遣之

大聖上嚴諭遣之
 李穆梁齊晉周室功臣高祖王業初基其腹心之寄
 故穆首登師傳齊終膺殊寵朝上見機而動抑亦民之先意也
 方魏朝之自烈有愧王受比晉之忠臣終難徐廣穆之子孫特
 為隆盛未論尊嚴千人員足當時禍難逆及得之非道可
 不戒切

下義 宣敏

下義 宣敏
 于義字慈恭河南淮陽人也父謹從魏武帝入關仕周官至大
 師○義少矜嚴有操尚焉志好學東漢安武太守軍崇儒教不
 尚威刑有郡民張善安王叔兒爭財相訟義曰太守德薄不勝
 任之所致於是取家財倍與二人命而還去善安等各懷恥服
 務實他州於是風教大洽其以德化人皆此類也○齊初位
 刑日亂義上疏諫時齊諫列助以恩信齊謂義不利於己
 惡之於帝帝表色動謂侍臣曰于義諫詞朝廷頗之惟從

可罪也帝乃解之... 願二谷曰下義素... 爲行軍... 川總管... 國大將軍... 宣敏子仲達... 宣敏爲詩... 拜奉車... 室於... 諸侯... 姓此事... 物... 御此物... 降萬... 居... 周... 三蜀... 得... 庚... 戰... 蜀王... 巨... 敗... 時... 勤...

宣敏子仲達... 宣敏爲詩... 拜奉車... 室於... 諸侯... 姓此事... 物... 御此物... 降萬... 居... 周... 三蜀... 得... 庚... 戰... 蜀王... 巨... 敗... 時... 勤...

宣敏子仲達... 宣敏爲詩... 拜奉車... 室於... 諸侯... 姓此事... 物... 御此物... 降萬... 居... 周... 三蜀... 得... 庚... 戰... 蜀王... 巨... 敗... 時... 勤...

宣敏子仲達... 宣敏爲詩... 拜奉車... 室於... 諸侯... 姓此事... 物... 御此物... 降萬... 居... 周... 三蜀... 得... 庚... 戰... 蜀王... 巨... 敗... 時... 勤...

宣敏子仲達... 宣敏爲詩... 拜奉車... 室於... 諸侯... 姓此事... 物... 御此物... 降萬... 居... 周... 三蜀... 得... 庚... 戰... 蜀王... 巨... 敗... 時... 勤...

宣敏子仲達... 宣敏爲詩... 拜奉車... 室於... 諸侯... 姓此事... 物... 御此物... 降萬... 居... 周... 三蜀... 得... 庚... 戰... 蜀王... 巨... 敗... 時... 勤...

宣敏子仲達... 宣敏爲詩... 拜奉車... 室於... 諸侯... 姓此事... 物... 御此物... 降萬... 居... 周... 三蜀... 得... 庚... 戰... 蜀王... 巨... 敗... 時... 勤...

國無管從善李光華之時兵屯河陽諸軍莫敢先進帝命
 謝覽以軍守河陰謝進取者唯許而已河運子盛亦武將先
 鋒擊走之進臨州河運精甲三千伏於野馬岡欲擊官軍行
 以五百騎襲之斬獲略盡河又拒守許盛奇兵擊破之自移
 下迎會城結陣守官軍大敗官軍不利時熱城上女觀戰者數
 萬人許之高頌本謂等謀曰事急矣官以權道破之於是計折
 觀者大驚而走轉相騰言知軍變折乃傳呼曰賊敗矣眾軍
 復振齊力急擊之河軍大敗及平鄴城以功加上柱國高祖顧
 謂折曰爾迎嶼山東之眾運百萬之師公舉無遺戰無全產
 誠天下之英傑也進封英國公自是以後每參帷幄出入於內
 禪代之際折有力焉後拜右領軍大將軍因顧重○折妙解
 兵法取齊齊軍時六軍有一義軍雖非折所建在下輒相謂
 曰此必英公法也其具推服如此上嘗欲令折率兵擊突厥
 頌言於上曰折有異志不可委以大兵乃止折既佐命功臣
 經將領有威名於當世上由是欲忌焉以讓云官折與王
 暉御數相在來士夜時亦然望陰圖不軌折謂王去曰帝下
 有常乎相扶即是謀逆伏誅

高頌

高頌字昭文自云渤海人父高齊齊屬周獨孤信引至齊
 賜姓獨孤氏○頌少明敏有器略讀書史尤善詞令初孩穉
 時家有柳樹高百許尺亭亭如蓋里中父老曰此家出貴人年
 十七周齊王憲引為記室○得政素和頌強明又習軍事多
 計略意欲引之入府還揚原論意頌以自欣然曰頌受馳驅於
 是為相府司錄時長史甄譚司馬劉劭並以著績被誅高祖
 屬意於頌委以參贊制○起兵也頌字奉步騎人萬進也武
 張高祖以事尋賞擊之軍至河陽莫敢先進高祖以諸將不
 令崔仲方許父在山東頌入見劉劭劭語頌無去意遂自
 擊合上首高祖頌受命備後人解世公思孝不可動

於頌及陳半皆主欲殺頌○頌曰武王伐殷殺殘
 已公平陳國不宜取難事八命勳之王甚不悅及軍還以功加
 授上柱國進爵英國公○因勞之曰公伐陳後人言公反朕已
 斬之君臣頃○亦青嶺所聞也○頌又遜位詔曰公識鑿通
 器略優深出參戎律學清雅海入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委
 常典典典典典典典典典典典典典典典典典典典典典典
 詞貴也其優獎如此應是又厚賞等則後短頌於上怒之
 被誅對因頌曰獨孤公猶兼也每被誅豈敢然益明大哉
 贈李君才並奏稱水旱不調罪因高祖請殺之二人俱得罪
 而去頌禮禮禮禮禮禮禮禮禮禮禮禮禮禮禮禮禮禮禮禮
 若獨先獻上策後於山若戰被賊臣文吏耳焉敢與大將軍
 助帝大業時論議其有請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時
 願私言於頌曰天文不利宰相可修德以禳之頌不自若
 實奏之上厚加賞賜天災既去頌為元帥擊賊之

此感威... 泰山坐不... 金玉此妄言也... 之必怒此其大... 以威德留... 責感威... 德賞世其... 軍揚之威... 得不至... 聰明... 微以此... 帝欲... 長陛下... 至太原... 漢... 帝... 竟用... 漢... 帝... 竟用...

天下大亂... 文述曰... 感而問之... 史大夫... 官畏... 有人... 三十... 之... 未幾... 充坐... 李... 堂... 稱... 之... 允... 願... 賊... 寒... 者... 之... 曰... 因... 史... 道... 漢... 帝... 竟用...

無賴以與年百餘資而... 諸官由忠信而得... 無情巖穴終... 惜矣... 而情均... 於興王... 以不... 二帝二十餘年... 遇窮極... 清後... 而情均... 於興王... 以不...

陳萊先生校正隋書卷之十一

... (faded text) ...

李德林

李德林字公輔博陵人也幼聰敏年數歲... 日使... 器... 及古今文集... 屬文辭... 繼溫子丹... 求溫子年... 其才名入州... 我人令君... 言誠不為... 其風神... 彫立小... 五成不加... 其文筆... 印仍命... 指時... 考皆為... 世乃... 初下詔... 初...

... 漢書... 王莽... 楊素... 東萊先生... 史 130-501

其與凶靜... 功臣... 東萊先生... 史 130-501

東萊先生校正隋書詩經卷之十一

牛弘

牛弘字里仁在文安人也好學博聞在周起家中外府記室內史
 開皇初任秘書監弘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經籍
 所與由來尚矣今書盡於庖爨文字生於蒼頡聖人所以弘宣
 教道博通古今揚於王庭肆於時夏故堯稱至聖猶致于道而
 言辭其大智尚觀古人之家周有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
 方之志武王問黃帝顓頊之道太公曰在丹書是知樞符御曆
 有國有家者曷嘗不以詩書而為教因禮樂而成功也昔周德
 既衰舊經紊奔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經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
 列詩正五始以修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治國立身作範垂法
 ○及秦皇取書於咸陽侯任用威力事不師古始下焚書之令
 行燬詩之刑先王墳籍掃地皆灰先王從而顛覆臣以圖
 藏言之經典盛衰信有劫數此則書之一也漢興改秦之弊
 救尚儒術建藏書之政置校書之官屋壁山祿往之間出外有
 太常大史之職內有延閣祕室之府至孝成之世三邊尚多寇
 謂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雜校篇籍錄之典文於
 斯為盛矣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宮室圖書其從焚燬此則書之
二也光武嗣興尤重經籍未及下車先求文雅於是鴻生鉅
 儒繼踵而集懷經負帙不遠斯至肅宗親臨講肆和帝數幸書
 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祕籍填委史倍於前文孝成祕室
 民擾亂圖書錄帛皆取為帷裳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
 大亂一時燼湯此則書之三也魏文帝代漢更集經史比日藏在
 祕書內外三閣遺祕書即祕書也魏文帝時論者美其未嘗
 有別者氏承之文籍尤廣晉初書雖初亂祕書內經更著新傳
 雖古文舊簡猶云有缺新章後錄鳩集已多足得恢弘政道
 就當世書列石煥然京華覆滅朝章國典從而失墜此則書之

牛弘

也亦嘉之後寇竊精因河據晉時秦書論以國國立
 家維傳各守靈寶禮樂寂滅元開劉裕平姚僧智國籍五經于
 史縱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傍傷之盛豈高一奉以此
 而論足可明矣故知衣冠動物圖書記注播遷之餘皆歸江左
 晉末之際李蓋為多齊梁之間經史亦益盛宋祕書丞去儉依劉
 氏七略撰為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為七錄據其書數三萬餘卷
 及侯景度江破城梁至祕省經籍雜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
 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
 典籍重未七萬餘卷悉集於外城所收十繞一一此則書之四也
 及周師入鄴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繞一一此則書之四也
 也○後魏愛自幽方宅伊洛目不暇給籍籍關好周氏創基
 閣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
 據有山東初亦採訪其本自殘闕猶多及東夏初平復其籍
 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藏書五于而已今御書庫本合一
 萬五千餘卷部牒之間仍有殘缺比渠之舊自止有其半至於
 陰陽何俗之篇鑿矣圖書之說亦復為小臣以經書自神尼已
 後之於當今年踰千載數遭五厄只集之期屬難聖世依推歷
 下受天命命君臨臣功无与二德冠往初自垂夏分離勢倘
 彼數其間雖新王遽起而世推未表欲崇儒業時或未可今上
 宇迈於三王民黎登於兩儀有人有時正在今日方當大弘文
 教納俗升平而天下圖書尚有遺逸非所以仰協聖情流訓尤
 窮者也臣史籍是司寢食履屨皆陸賈奏侯相云天下不可無
 一印之故知經邦立政在於典謨矣為國之末莫此攸先今祕
 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亦無私家
 乃有然古民殷難求訪難知縱有知者多懼法惜以頂勒之以
 天威引之以微利若得慈明特許開闢賞則典與公孫胡閣財
 積重道之風超於前世不亦善乎上納之於是下詔祕書一老
 齊錄一死二三年間為補遺書奇章郡公拜禮部尚書○

明堂之制修正明堂一議曰切謂明堂者所以通神感天
地由教化崇有德蓋帝曰官官堯曰五府舜曰總章布政成治
由來尚矣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節
玄注云脩十四步其廣四步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也
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四阿重屋鄭一尋脩七尋廣九尋也周人
明堂度九尺之雉南北七尋五室九室三庭鄭云此三者或舉
宗廟或舉王張或舉明堂互言之明其同制也馬融王肅于室
所注云鄭亦異令不具出漢司依馬官議云夏后氏世室堂
於堂故命以至殷人重屋堂顯於堂故命以至周人明堂堂大
於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世室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
以為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據鄭方之說則夏室大於
周堂如依馬官之言則周堂大於夏室後王轉文周大為是但
宮之所言未詳其義此皆去聖久遠禮文殘缺先儒解說家異
人殊鄭註王肅亦云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曰寢不踰廟明大

二十四氣於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禮其禮範天地則象
陰陽必據古文義不虛出公若直取考工不參月令青陽總章
之號不得而稱九月其帝之禮不得而用漢代二京所建此
說悉同建安之後海內大亂京邑焚燒遺書絕魏氏二方未
平無聞與造製則待中裴頠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而廣子之
制理據夫分宜可直為一殿以崇嚴父之禮其餘雜碎皆除
之宋齊已壞咸泰茲此乃世之通儒時無思術前王肅事於
是不行後魏代都所造出自李冲三三相電合為九室卷不復
其房開通街窄窄如多迂无可取力迂之營吻更加營構九
紛競遂至不成宗配之事於焉葬誌今皇殿殿閣化費外方
建大不垂之無窮弘等不以庸庸議謂限今相國堂必道五
室表何也書帝命曰帝者承天立正府赤曰文祖黃曰烈升
曰白顯父黑曰玄矩黃曰靈府鄭女註曰五府与周禮明堂
矣且三代相承豈有損益乎於五室確然不亦夫室致於夫大

禮

禮者禮也。禮之於人，猶天之有日月也。禮之於國，猶天之有星辰也。禮之於家，猶天之有風雨也。禮之於身，猶天之有飲食也。禮之於心，猶天之有仁義也。禮之於行，猶天之有禮儀也。禮之於言，猶天之有文辭也。禮之於事，猶天之有節制也。禮之於物，猶天之有器用也。禮之於人，猶天之有尊卑也。禮之於國，猶天之有爵位也。禮之於家，猶天之有長幼也。禮之於身，猶天之有衣冠也。禮之於心，猶天之有忠信也。禮之於行，猶天之有節制也。禮之於言，猶天之有文辭也。禮之於事，猶天之有節制也。禮之於物，猶天之有器用也。

禮

禮者禮也。禮之於人，猶天之有日月也。禮之於國，猶天之有星辰也。禮之於家，猶天之有風雨也。禮之於身，猶天之有飲食也。禮之於心，猶天之有仁義也。禮之於行，猶天之有禮儀也。禮之於言，猶天之有文辭也。禮之於事，猶天之有節制也。禮之於物，猶天之有器用也。禮之於人，猶天之有尊卑也。禮之於國，猶天之有爵位也。禮之於家，猶天之有長幼也。禮之於身，猶天之有衣冠也。禮之於心，猶天之有忠信也。禮之於行，猶天之有節制也。禮之於言，猶天之有文辭也。禮之於事，猶天之有節制也。禮之於物，猶天之有器用也。

外諸均制皆如其然今所用林鍾是也下徵之調不取什律
用其下於理未通故頃改之上其音其調詔引與外察許善心
何安虞出其等正定新樂事在音律志○其後漢書明帝勅
條上故惠賢其得失事在禮志上其敬重之時楊素恃才以貴
輕侮朝臣明見弘未嘗不改容自屬奉檢大將軍持更部書
時○又弘與楊素感辭道衡善心虞仲基程子敬等
并召諸儒論新禮降殺重弘所立議眾咸推服之仁壽二年
獻皇聖崩王公已下不能定其儀詔楊素謂弘曰公舊奉時貴
所仰今日之事決在於公弘了不諱諫斯頃之間儀注悉備皆
有故舊素數曰衣冠禮樂不在此矣非吾所及也弘在吏部其
還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微縵所有進用非多稱
聘吏部侍郎高季基除其職履清直絕倫然其後有餘迹如輕
薄時望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識其真推心委任隋之運委於斯
為最時論弘服弘誠度之遠大業三年進位上柱國軍六年從

幸江都卒於江都郡○弘奉節高直而克服卑儉事上及禮待
下以仁誠於言而敏於行上嘗令其言教弘至階下不能言退
還拜謝云並志之上曰傳謂小將故非幸臣任也愈稱其賢自
大業之世委賜降性寬厚舊於幸雖職務繁推言不釋手
隋不舊臣始終信任悔者不及唯弘一人而已

牛弘篤好墳籍學優而仕有以雅之風懷曠遠之憂球
百王之損益成一代之典章漢之叔孫不能尚也綱繆省三
十餘年夷險不渝始終無際雖開物成務非其所長然溢之不
清風之不隔可謂大雅君子矣子實不才崇基不構于紀北義
以隆家風而哉

宇文慶

宇文慶字神慶洛陽人也○為丞相與慶相善見輔侍心
慶亦相軍事表以心腹慶皇初拜左武衛將軍進位上柱國
出外州刺史餘徵還初上書龍時嘗與慶相善

不事上禮厚自美元寶元積德視其相親善亦不長加法令
隨帝勅志也改吾觀之殆將不久又復諸侯微弱各就國
無除檢問本之計刑刑何能及遠哉劇何貴戰者
其國亦有必必為計然則皇朝子弟動能貴而少惠終致
王城司馬道雅又曰○非此內之物安在俄頃但輕薄無
謀未能為善不過自其江南耳庸庸險隘易生艱阻下謙
無善略但思為人計謀不及為貴未幾上言皆驗以此慶恐
上懷志不復收用欲見其意願具辭前言為表而奏之白巨
附智性造化儀無必儀其靈明同日月萬象不能載其狀先
矣非真聖人之體道夫前見此諒達節之神機伏惟陛下特
廷生知何齊其德五岳其德輕吞公荒而不擾縹緲見於野
乘成規規乘并其德惟聖聖妙出若龜驗一人之變有徵是夫
子之言天無巨觀觀其德其德其德其德其德其德其德其德
已自是上每加優禮

元孝矩
元孝矩洛陽人也○因因事政將危元氏孝矩每慨然有興復
社稷之志陰謂其季曰昔漢氏有諸呂之變朱虛與平卒安
氏今宇又之心路人所見顯而不扶焉用宗子孟將者之為兄
則所為孝矩乃止○因重其門地娶其女為房陵王妃及上
崩立為皇太子其女為皇太子妃親禮亦厚俄拜壽州刺史
元孝矩名

元文慶字神慶洛陽人也○為丞相與慶相善見輔侍心
慶亦相軍事表以心腹慶皇初拜左武衛將軍進位上柱國
出外州刺史餘徵還初上書龍時嘗與慶相善

命左右率斬之摩詞顏色自若而解而之從北掖門而入射
 韓檢已執陳叔寶賜至呼叔寶視之叔寶僅懼流汗股栗拜
 溺謂之曰小國之君當大國御拜禮也入朝不失作命臣照
 勞心懼既而猶志恨不獲叔寶功在韓擒之後於是去擒相詢
 擬刃而出上聞溺有功大匡下詔褒揚皆主以溺先期大戰選
 軍命於是溺獨使上驛召之公見也曰克定三吳公之功也
 加位上柱國進爵宋國公轉右武侯大將軍○朝時貴盛位望
 隆重其兄陰為武都郡公弟東為萬年郡公並刺史列將溺家
 珍玩不可勝計婢妾與羅綺者數百時人榮之溺自謂功名出
 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既而揚素為右僕射溺仍為將軍甚
 不中形於言色由是免官溺怨望愈甚後數年下溺獄上謂之
 曰我以高穎揚素為宰相汝每言云此二人惟吾唱飯耳是
 何意也溺曰穎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並知其為人誠有此
 語公卿奏溺怨望素等上惜其功於是除名為民獄餘復其
 爵位上亦忌之不復任使然有莫焉遇之甚厚嘗遇突厥入朝
 上賜之射突厥一發中的上曰非質若溺能如此於是溺
 再拜悅曰臣若赤誠奉困者當一發破的如其不然發不中也
 既射一發而中上大悅顧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溺之在
 東宮嘗謂溺曰揚素韓擒史萬歲三人俱稱良將其間優劣如
 何溺曰揚素文猛將非謀將韓擒是關將非領將史萬歲是騎
 將沐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溺曰唯陛下所擇溺意自
 許為人將及揚帝嗣位尤被疎忌天業二年從駕北巡至榆林
 帝時為入帳其下可坐數千人及突厥啟辰可汗之甥以爲
 大後与高澄宇文弼等謀得失為人所奏坐誅
 方召侯室韓彭代有其人非一時也自晉政衰微中亦幅員
 字分篇將三百年陳氏遷長江之地險恃金陵之餘氣以

取之長策韓擒為侯景所害侯景先勢甚疾雷鋒驟擊隋軍
 自此一戎威加河洛諸諸天道或時有發難者之人謂實二臣
 之力其微僅兵略耳非多武毅威指韓擒韓擒美於晉之王
 亦不啻以失身若念父臨終之言必不交於斯禍矣韓擒景也
 將家威聲動俗敵國既破名震身全幸也
 達奚長儒
 達奚長儒字重仁代人也少懷節操博學過人魏大統中起家
 奉車都尉因引為親信以賞直恭勤數有功信韓擒因
 軍後与烏丸野圍陳兵明傲於呂宋陳遣驍將劉暠率勇
 七千來為營漢賊令長儒拒之長儒於是取車輪數十擊以
 大石沉之清水連戰拍次以待暠軍暠至船艦礙輪不得進長
 儒乃縱奇兵水陸夾擊大破之得數千人及獲兵甲以功進
 位大將軍尋授右軍將軍○長儒進上大將軍開皇二年
 取沙鉢略可汗并其葉護有餘眾可汗眾十餘萬寇掠而南
 以長儒為行軍總管率眾二千擊之遇於周槃眾寡不敵軍中
 大懼長儒慷慨色愈烈為諸將衝散而後與長儒日行
 關三日五千餘盡于卒以奉歐之手皆見骨殺傷萬計長儒
 奪於是解去長儒身被五箭突厥不敢大掠秦隴既逢長儒
 皆力戰虜眾大困明日於戰長儒奮動哭而去高祖下詔曰突
 厥猖狂難犯邊塞大主之眾孤臣山重而長儒受在北狄之
 寇賊所部之內少壯百倍以當萬四回抗敵九丁有四戰勝
 向必摧兇使然過半不又鋒刃之餘亡魂皆自非夫成
 發秦國情深許者乃主空用命肯能以少破眾若斯之僅
 三轉子孫襲之其年授寧州刺史尋轉鄜州刺史去
 為吳州總管三川六鎮都將事國威德之不敗

三下六州諸軍奉命討之曰曰陸軍軍之兩門多以

史編歲

晉安子幹... 壽木代人也少以驍武知名... 水上一利為強... 厥寇蘭州子幹奉拒之至可洛岐山... 幹阻川為營... 搜子幹為工入將軍... 晉安子幹... 國殺男女... 恰不設村... 曰此... 臣在此觀... 未卒不可... 暴也... 彌不... 守但... 而... 晉... 後... 然... 千口... 賜公... 史編歲

晉安子幹... 壽木代人也少以驍武知名... 水上一利為強... 厥寇蘭州子幹奉拒之至可洛岐山... 幹阻川為營... 搜子幹為工入將軍... 晉安子幹... 國殺男女... 恰不設村... 曰此... 臣在此觀... 未卒不可... 暴也... 彌不... 守但... 而... 晉... 後... 然... 千口... 賜公... 史編歲

在... 治... 周師大敗其父由是奇之

同... 乃置... 高相... 來降... 入自... 百里... 令在... 餘口... 諸遺... 賊... 詭... 士暴... 若... 餉... 史編歲

在... 治... 周師大敗其父由是奇之

劉方京州人也性剛決有膽氣以戰功拜上儀同三司安祥進爵為公仁壽中會交州人李佛子作亂據越王故城遣其兄子大權據龍編城其別帥李普鼎據烏延城楊素言方有將帥之略上於是詔方為交州道行軍總管以度支侍郎劉德威為副長史統二十七日督而道方法令嚴肅軍容齊整有犯禁者立斬之然仁而愛士有疾病者親自視養長史劉德威亦至郡州其宗能遺留之州能分別之際方克其元氣為流涕嗚咽者咸感其德而稱善為良將至都督楊素曰二千餘人來

劉方京州人也性剛決有膽氣以戰功拜上儀同三司安祥進爵為公仁壽中會交州人李佛子作亂據越王故城遣其兄子大權據龍編城其別帥李普鼎據烏延城楊素言方有將帥之略上於是詔方為交州道行軍總管以度支侍郎劉德威為副長史統二十七日督而道方法令嚴肅軍容齊整有犯禁者立斬之然仁而愛士有疾病者親自視養長史劉德威亦至郡州其宗能遺留之州能分別之際方克其元氣為流涕嗚咽者咸感其德而稱善為良將至都督楊素曰二千餘人來

劉方京州人也性剛決有膽氣以戰功拜上儀同三司安祥進爵為公仁壽中會交州人李佛子作亂據越王故城遣其兄子大權據龍編城其別帥李普鼎據烏延城楊素言方有將帥之略上於是詔方為交州道行軍總管以度支侍郎劉德威為副長史統二十七日督而道方法令嚴肅軍容齊整有犯禁者立斬之然仁而愛士有疾病者親自視養長史劉德威亦至郡州其宗能遺留之州能分別之際方克其元氣為流涕嗚咽者咸感其德而稱善為良將至都督楊素曰二千餘人來

劉方京州人也性剛決有膽氣以戰功拜上儀同三司安祥進爵為公仁壽中會交州人李佛子作亂據越王故城遣其兄子大權據龍編城其別帥李普鼎據烏延城楊素言方有將帥之略上於是詔方為交州道行軍總管以度支侍郎劉德威為副長史統二十七日督而道方法令嚴肅軍容齊整有犯禁者立斬之然仁而愛士有疾病者親自視養長史劉德威亦至郡州其宗能遺留之州能分別之際方克其元氣為流涕嗚咽者咸感其德而稱善為良將至都督楊素曰二千餘人來

劉方京州人也性剛決有膽氣以戰功拜上儀同三司安祥進爵為公仁壽中會交州人李佛子作亂據越王故城遣其兄子大權據龍編城其別帥李普鼎據烏延城楊素言方有將帥之略上於是詔方為交州道行軍總管以度支侍郎劉德威為副長史統二十七日督而道方法令嚴肅軍容齊整有犯禁者立斬之然仁而愛士有疾病者親自視養長史劉德威亦至郡州其宗能遺留之州能分別之際方克其元氣為流涕嗚咽者咸感其德而稱善為良將至都督楊素曰二千餘人來

魏人劉毅有武略頗為行軍提督毅請以功官至柱國

長篇等詩其從戎俱有曠世之略據統師旅名擅禦侮之功長篇以步卒一千抗上萬之軍師職矢盡氣折厲壯哉

盧思道

盧思道字子行涇陽人隋末後魏通於不羈年十六遇中山劉... 盧思道字子行涇陽人隋末後魏通於不羈年十六遇中山劉... 盧思道字子行涇陽人隋末後魏通於不羈年十六遇中山劉...

論

獨往之心未始不懷抱也... 羅者所獲野人馴養其於余實謂此疑朝又賞新既用自憂... 高也若雨云東歸碣石應海署也... 偶景獨立... 至永言身事... 地多所險... 彼為散騎侍郎... 道士奏曰... 以贖論上恭集納之

薛道衡

薛道衡字玄卿河東汾陰人也六歲而孤事母至孝年十二... 左氏傳見子產相鄭之功... 才名益著... 其人公後馮薛君矣... 薛道衡字玄卿河東汾陰人也六歲而孤事母至孝年十二... 左氏傳見子產相鄭之功... 才名益著... 其人公後馮薛君矣...

史記

史記

主傳傳傳傳傳傳以道維兼主客則其將之律贈詩五十
 首仍和之南北稍美魏收曰傳刻所謂以明投魚耳待詔文
 館與花陽唐意道安乎李德裕齊石交書圖作相從元帥
 齊王謙攝陵州刺史高祖受憐除內史舍人後徵授內史
 侍郎道衡無構文必隱坐空齋靜壁而卧關戶外有人便怒其
 沈思如此高祖每曰薛道衡作文書稱我意然誠之以迂誕道
 衡必當扼要才名益顯太子諸王爭相與交高祖揚素雅相推
 重聲名籍甚無競一時圖嗣位轉隋州刺史歲餘上表求致
 仕帝謂內史侍郎虞世基曰道衡將至當以秘書監待之道衡
 既至上高祖文皇帝頌帝覽之不悅頌謂世基曰道衡致美尤
 朝此道衡之義也於是拜司諫大夫將置之罪道衡不悟司諫
 刺史及有諫素相善知必及禍勸之杜絕賓客卑辭下氣而道
 衡不能用會議新令久不能決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祖不死
 令遂當又行有人奏之帝怒曰汝德高須知執法者勸之及
 秦帝今自及時年七十天下究之有子五人收最知名

東萊先生校正隋書詳節卷十四

一二子有齊之李晉以蘇蘇若聞姜歷周隋咸見推重
 齊抄一代俊偉詳則時之令望歷歷以此俱照騁遠足以並驅
 文雅縱橫金聲玉振靜言勸推虛居二子之右李薛紅青拖紫
 思道位隆家落雖通有命抑亦不讓細行之所致也

史記卷之十五

明克諫字弘道平原高人父山賓梁侍中。克諫少好儒雅善
 談論博涉書史所覽將方卷三札三論其所研精窮理學家或
 得其妙年十四時揭相東王法曹參軍時舍人朱弁在議賢堂
 講老子克諫預焉室邊有隋竹竿今克諫詠之在諸賢輩稱成
 其卒章曰非君多愛賞誰真此貞心昇其奇之圖受禪拜太
 子內舍人稱率更令于時東宮盛饗天下才學之士至於博雅
 洽聞皆出其下詔與大常牛弘等修孔叢書當朝典故多所裁正

魏澹字孝深鉅鹿下人也世以文章自業澹年十五而孤專精
 好學博涉經史喜屬文詞梁贈選齊博陵下濟聞其名引為郎
 室周武帝平齊授納言中士及圖受禪出為行臺禮部侍郎
 數年遷著作郎高祖以魏收所撰書儀失實平澹為中史書
 事不倫序詔澹別成魏史澹身領武下及恭帝為十二紀七十
 八傳別為史論及例一卷澹之義例與魏收多所不同澹又以
 為司馬正則立紀傳以來求者非一人无善惡皆為方論計任
 身行跡其在正書事既无奇不又勸勸再述信同銘頌重叙惟
 竟繁大案在明亞聖之才發揚聖旨君子曰若无非其泰其間
 尋常自書也巴今所撰史猶有慕焉可為勸戒者論其得失其
 无損益者所不論也澹所著魏書其簡要大矯收繪之失十覽
 而善之

許善心字務本高陽人也幼聰明有思理所聞輒能記書
 博覽識為當山所稱家有舊書方餘長皆備通涉十五解屬文
 優正父友徐陵二大奇之謂人曰才調極高山神童也奉朝
 對東高舉授度支郎中轉中書侍郎代陳禮成而不獲

平仲文

仲文字次武建平公義之兄子仲文少聰敏警敏就學於
 不勝其父與之曰此兒必與吾宗矣九歲嘗於寧陽官見圖
 太祖問曰此兒好讀書否有好事仲文對曰貧父事君忠孝
 而已太祖甚嗟數之起家為趙王屬驛汗安固太守前由抽兩
 家各失牛後得一生兩家俱訟州郡文不能決遂請長史韓伯
 博曰子安固少聰察可令決之仲文曰此易解耳於是令二家
 各驅牛至秀放所認者遂向任氏羣中文陰使人微傷其牛
 作代曉惟杜家自若仲文於是詞詰杜氏杜氏服罪而去
 州刺史孫突尚字支護之靈也先坐事下獄無敢繩首仲文至
 郡窮治遂竟其獄蜀中為之語曰明斷无双有子公不避強禦
 有次武固為丞相尉迴作亂遣將糧饋收河南之地復使人
 誘致仲文仲文非之迴怒其不同已遣儀同字支威攻之仲文
 帥擊大破威迴又遣其將字支曾漢石濟字支威鄒紹自白
 馬二道俱進復攻仲文賊勢愈盛人情大駭郡人林連僧伽
 子哲率眾應迴仲文自度不能支并妻子將六十餘騎開城西
 門潰圍而過為賊所追且戰且行所從騎戰死者十八仲文
 僅而獲免達於京師迴於是屠其二子一女高祖引入卧内為
 之下泣時嘗孝覽非迴於永橋仲文請孝覽有所計議時孝覽
 字文忻頗有自疑之心因謂仲文曰公新從京師來親執賊意
 何如也對曰誠不足平正恐事寧之後更有賊弓之慮仲文懼
 忻生變因謂之曰丞相寬仁大度明誠有餘苟能竭誠必心无
 貳仲文在京三日頗見三善以出為觀非尋常人也忻曰三善
 如何仲文曰有陳方敵者新從賊中來即令兄弟難敵名莫
 曲從軍討賊此其有大度一也上士未謀奉使勾檢謀緣此
 與他罪丞相責之曰入網者自可推求何須別訪以虧大信
 其不求人秋二也言及仲文妻子未嘗不若汝川其有仁心
 仲文自出遂安仲文軍至汴州与迴將劉子昂劉洽德

漢擊破之軍次襄隄去梁郡七里漢軍數萬仲文以羸弱
 戰漢軍來拒仲文為北設軍頭驍於是皆精兵左右戰之
 大敗漢軍進攻梁郡迴守將劉子昂奔城漢去仲文追擊斬
 數千人子昂僅以身免初仲文在襄隄請將告曰軍自遠來士
 馬疲弊不可以勝仲文令三軍巡食列陣大戰既而破賊諸將
 皆請曰前兵疲不可交戰竟而別勝其計安在仲文笑曰吾所
 部將士皆山東人果於速進不有持久果於擊之所以制勝
 將皆以為非所及也檀詒以餘眾屯城武別將高士儒以萬人
 屯永昌仲文詐移書州縣曰大將軍至可多積粟謂仲文未
 能卒至乃指牛享士仲文知其怠選精騎襲之一日便至遂拔
 賊武別將將賊羅衆十萬屯於沛縣將攻徐州將眾來薄官軍
 仲文背城結陣大軍數里設伏於麻中兩陣纔合伏兵發俱
 槊鼓噪塵埃張天毗羅軍大潰仲文乘之賊皆投深水而死為
 之不流獲檀詒送京師河南齊平剛羅羅陽人家執斬之
 傳首關下勒石紀功檀於泗上入朝京師高祖引入卧内宴享
 極歡拜柱國。未幾其叔父大尉翼坐事下獄仲文亦為吏所
 薄於獄中上書曰臣聞春生夏長天地平分之功子若臣誠人
 倫不易之道曩者尉迴逆亂以在影從臣任處關河地居衝要
 誓瞻枕戈誓以必死迴時購臣位大將軍邑万户臣不顧妻子
 不愛身命冒白刃潰重圍三男一女相繼淪沒披瀝膏膈赴
 關旋蒙陛下授臣以高官委臣以兵革于時河南齊平剛羅
 張臣以羸兵八十掃除氛祲摧劉寬於梁郡破檀詒於襄隄乎
 曹州復東郡安城武定永昌解州開珍徐州則席四十方之
 衆一戰土崩河南羸衆之徒應時滅定當羣兇同罪之際黎元
 之主之臣臣第二叔莫死在幽州總取秦趙南郡羣寇北捍
 國內外交撫得免罪臣第五叔曾建旌黑水馬王謙為都
 漢軍鎮綏蜀道臣見歡作牧淮南坐制敵東伐勸先傳
 京師王謙竊樓一江叛換三蜀臣第三叔義安振朝廷夜行

前日公父叔兄弟皆當文武重寄或前命危難之期或前
張之側合門誠對豈有可明伏願垂泣辜之恩陳燕雨之
車味之若錄道過之功則寒夜更然枯骨生肉不勝區區之至
謹冒死以聞上覽表并冀祖禱之

段文振

段文振北海人也少有膂力膽氣過人性剛直明達時務
引為丞相掾領宿衛驍騎即位都為兵部尚書待馬其重
文振見高祖時谷納突厥降民居于塞內妻以公主賞賜重
及大業初恩澤殊厚文振以狼子野心恐為國患乃上表曰臣
聞古者遠不問近美不亂華周宣王懷成狄秦帝築城萬里蓋
遠禽及善非可忘也竊見國家容受降民資其兵食假以地利
如臣愚計竊又未安何則美狄之性无親而貪弱則歸投強則
反噬蓋其不心也臣等非博覽不能遠見且聞晉朝劉曜以代
侯勇近事之驗眾所共知以臣等之必為國患如臣之計以時
喻遣令引塞外然後明設烽候嚴鎮防務令若重山乃萬成
之長策也。時尉政重掌兵事文振知政險薄不可委以機
要屢言於帝二並弗納

克季夫豈徒言哉仲文博涉書記以英略自許尉政之引遂立
功名自茲厥後屢當推轂險東之役實獲師徒斯乃大樹將頭
蓋亦非戰人之罪也文振少以瞻略見重終懷壯夫之志時進
讒言頗稱諱自其取高位厚秩良有以也

王韶

王韶字子相自云太原人幼而方雅頗好奇節有識者異之任
周以重功官至車騎大將軍韶既拔晉州意欲班師韶諫曰
者失紀綱於後累世天獎王室一戰而扼其喉加以主昏於上
民懼於下取亂侮正在今日方欲釋之而去以臣恨國
未解願陛下商之。韶大悅又平齊氏以功進位開府

公面相受權進爵城郡公晉王諱之鎮并州也除行臺
行長城其後王穿池起三山韶既還自鎖而諫王謝而罷之高
祖聞而嘉歎賜金百兩

元徽

元徽字君山洛陽人也若好讀書不治章句剛硬有器局以名
節自許少與高祖王韶同志齊周國嗣位為政昏暴京兆
郡丞元徽與魏諸朝堂康帝八失言其功至帝大怒將戮之
朝臣皆恐懼莫有敢者元徽曰滅法同日尚可俱死其死此
干乎若果連不免吾將去之俱請諸朝堂見言於帝曰元徽知
善矣必死所以不顧身命者欲取後世之名陛下若殺之乃成
其名落其禍內耳不如發而遣之以廣聖德因獲免後帝
將誅元徽元徽不肯受命願之儀切諫不入若進繼之稅巾頓
額三月三日帝曰汝欲冀為元徽邪若曰臣非冀元徽正恐溫珠
失天下之望帝怒使關野傳其而遂發于家關野受禪拜兵部
尚書道濟平昌郡公嚴性嚴重明達出務每有奏議侃然正色
廷諍面折无所回避上又公卿皆敬憚之時高祖初即位
周代諸侯微弱以致滅亡由是分諸子權授王室以為磐石
之固道濟請鎮并州蜀王秀鎮益州二王年並幼輔於身
恐貞良有重望者為之寮佐于時權与王韶俱以骨鯁知名物
議稱二人才具皆於高祖由是拜權為益州總管長史道濟為河
北道行臺右僕射高祖謂之曰公宰相入發之強輔我兒亦知
曹參相之意也到官法令明肅吏民稱焉蜀王性好奢後
收掠口以為聞人又欲生剖死囚取膽為藥若皆不奉教排開
勿諫工輒謝而止權為入每備法要蜀中獄訟若所裁折更
不悅服其有得罪者相謂曰平昌公去吾何怨焉上嘉之賞賜
優洽十三年卒官大將軍久之益州父老莫不隕涕于公思之
吳秀得果上曰元徽若在吾兒豈有是乎

劉得本

劉行本亦人也性剛有不可奪之志字文讓外為中外府記... 嗣位多矣德行本以諫竹行... 校治書符御史上管怒一... 其過又小劉陛下少寬假之上... 下不以臣不肯置臣左右巨... 當致之於理以明國法豈得... 易於地而退上欲容謝之遂... 上曰有一州吏受人餽錢二... 始知其為約此吏故違請加... 發明詔與民約束今學乃敢... 必行忘朝廷之大信將法取... 在職數年拜太子庶子領治... 令則亦為左庶子太子庶子... 曰庶子當匡太子以正道何... 不能改。時劉孫明克讓陸... 其不能調護廣請三人以御... 所昭嘗於閣內為太子戲福... 之持其出行不數之口毀下... 義慢因付執法者治之數日... 良馬令福乘而觀之大其慘... 正色而進曰至尊尊臣於庶... 非為殿下作弄臣也太子怒... 其方直無敢至其門者由是... 幾卒官其傷惜之及太子發... 不及於此

梁毗字景和安人也開皇初置御史朝廷以毗為正拜治

梁毗字景和安人也開皇初置御史朝廷以毗為正拜治... 亦邑首道而行無所迴避頗失... 在州十一年為大理卿法平... 禁上親自詰之毗極言曰素... 折挫當時朝上無不俯伏莫... 去柳疏及李剛而已後上不... 與令梁毗黃治毗既出... 貴心由是出為西... 人稱之毗以左僕... 國法因上封事... 威作福... 處... 口百條無不... 有... 折挫當時朝上無不俯伏莫... 去柳疏及李剛而已後上不... 與令梁毗黃治毗既出... 貴心由是出為西... 人稱之毗以左僕... 國法因上封事... 威作福... 處... 口百條無不... 有... 折挫當時朝上無不俯伏莫... 去柳疏及李剛而已後上不... 與令梁毗黃治毗既出... 貴心由是出為西... 人稱之毗以左僕... 國法因上封事... 威作福... 處... 口百條無不... 有...

柳疏

柳疏字幼文河東解人少好學頗涉經史周大象字文讓... 為中外府記室... 中士... 色其為百餘之所敬... 世無容容而已。于時刺史多... 今天下太平四海清謐其... 者起自布衣備知情... 後無所職任伏見詔書... 重八十鍾鳴滿蓋前任... 姓呼嗟歌謠道云老耄不... 常問奴織當問婢此言各... 治民位職非其所解至... 厚賜金帛若令刺舉所... 後風俗頓壞或為所矯... 請多有煩碎因上疏諫... 布政施化不為恭... 分職各有司存... 天下以治所... 於求賢... 於任使

詞操業立功名不拘小節所馳交通與為京師惡少等之
所別陳人多賸遺得以養親致甘食美服初建德寺林帶
備竿高十餘丈適遇繩非人力所及諸僧患之光見謂僧曰
可持繩來當相為上耳諸僧驚奮因取而与之光以口銜索拍
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垂手足皆及透空而下以掌托地倒行
數十步觀者駭悅莫不嗟異時人號為肉飛仙大業中為僧
天下號果之上以代遠左光預焉同類數万人皆出其下光將
誦行在所賓客送至廟上者百餘號光酌酒而誓曰是行也若
不能建立功名當死於高麗不復與諸君相見矣及帝帝攻遼
與以衝梯擊城竿長十五丈光升其端臨城與賊戰短兵接殺
數十人賊就擊之而墜未及於地適遇竿有垂繩光接而復上
帝望見壯異之馳召之與語大悅即日拜朝請大夫賜室刀良馬
相致左右親饋而密未幾以為折衝即將軍賞賜帝每推食
解衣以賜之同輩竟為之比光自以有恩深重恩懷竭即及

江都之難潘暹義勇將為帝復讎時孟方錢傑等陰圖化及因
謂光曰我等荷國厚恩不能死難以衛社稷斯則古人之所
也今義士也肯從我乎光泣下露裨曰是所望於將軍也孟才
為將軍領江淮之眾數千人期以營將發時晨起化及先語
其鋒是夜即與腹心走出營外留人告司馬德載等遣領兵馬
速捕孟才光聞警乃驚起不及被甲即化及及營空无
所獲值舍人元敏數而車之遺德載入四百合光大呼憤圍
給使有舊斬首數十級賊皆被奔光身无介冑遂為所害麾下
數百人皆聞而死一無降者壯士聞之莫不為之隕涕

來護兒

來護兒字崇善江都人也幼而卓犖好立奇節初讀詩至繫敵
其鋒踊躍用兵羔裘豹飾孔武有力持書而數曰大丈夫在出
身是會為匡或賊以取功名安能區區久事陳賊乎

高麗其忠謀見所任白土村家近江岸于時江南尚阻
高麗鎮壽州也常令護兒為間諜授大都督平陳之役護兒行
功為進位上開府從揚州至五原營于浙江而賊據洋為營
五百餘里船船被江賊讓而進索令護兒率數百輕舟徑登江
岸掩其營破之時賊前與戰不勝歸无所據因而潰散督
護將逃於海護兒追至泉州智惠歸營酒走聞賊進位大將軍
除泉州刺史煬帝即位遷右驍衛大將軍帝其親重之遼東之
役護兒率樓船指海入自浪水去平壤六十里與高麗相逼
擊大破之乘勝直造城破其郭郭外皆營海浦待期會後
知宇文述等敗護兒帥對禁國公十年又帥師度海至軍者城
高麗率國來戰護兒大破之斬首十餘級將趨平壤高麗懼
遠使執叛臣解斯政請護東城下上表請降帝許之遣人持節
詔護兒集眾曰二度出兵未能平賊此眾也不可重束今高麗
困弊野无青草以我來戰汝白寇之吾必進平汝圍平壤取
為主獻捷而歸表請行不自奉詔長史相君肅固爭不許護
兒曰賊勢破矣軍以相往是辦之吾在聞外軍合舉以豈
千里果聽成規俄頃之間動失機會勢而無功故其首也吾
征得高麗還而獲護兒成功所不能矣君肅告眾曰若此
帥遠拒詔書父當相委身獲眾也諸將懼於勸護方始奉命
史臣曰拜漢末分條淮所以會方豐別競逐關張所以立名然
名立於草昧之初力宣德經綸之會舉附勢翼世有之合圖通
護兒之策定和鐵杖之倫皆一時壯士困於貧賤當其然抑未
獨亦安知其有鴻鵠之志哉終能振拔汗泥之中騰躍風雲之
上符馬革之願快生平之志非遇其時焉能至此也

周羅暉

周羅暉字公布尋陽人也年十五善騎射壯勇任俠放
聚亡命陰謀自書從祖吳章誠之曰吾其謹汝汝汝汝
身以將滅吾族爾暉終不敗陳暉帝時以軍功授

李善 李善字上按趙郡人也好學解屬文仕齊為中書舍人有已辭
每持對陳仲子平齊拜天官都上士謬見高祖有奇表
自結納及高祖為丞相其見親待訪以得失于時其重舉動國
用虛耗誇上重穀論以國焉高祖深納之及受權歷北都考功
三曹侍郎善性公方明達世務為時論所推汪治書侍御史上
謂善臣曰朕昔為大司馬每出外職李善陳十二策若勸不許

朕遂去在內也此書漢書之力也○謬又以屬文之家賦尚
動其薄相師說流若忘反於是上書曰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
也必受其規德防其習以養其邪故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
大行為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為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
禮讓正俗漸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欲制詩書銘曰以優德
序賢明勸道規苟非懲勸而不徒然隆及後八風故海路難之
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難處之小臣下之從一有同
影響豈能文前遂成風俗江左齊梁之變其貴戚賤賤惟務
吟詠遂極其理有異於風俗一散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
累紙不出月露之形猶若拾遺是風雲之狀出俗以此相高
朝廷擢茲權士權利之路既開愛之心愈篤於是閭里童叟
貴游然角未幾六甲先制五言至如義皇尋馬之典伊傅周孔
之說不復聞心何嘗入目以觀其為清虛以綠情為戲續揚
未為古用詞賦為君子故文章日煩其政日亂良由厚太聖

李善 李善字上按趙郡人也好學解屬文仕齊為中書舍人有已辭
每持對陳仲子平齊拜天官都上士謬見高祖有奇表
自結納及高祖為丞相其見親待訪以得失于時其重舉動國
用虛耗誇上重穀論以國焉高祖深納之及受權歷北都考功
三曹侍郎善性公方明達世務為時論所推汪治書侍御史上
謂善臣曰朕昔為大司馬每出外職李善陳十二策若勸不許

李善 李善字上按趙郡人也好學解屬文仕齊為中書舍人有已辭
每持對陳仲子平齊拜天官都上士謬見高祖有奇表
自結納及高祖為丞相其見親待訪以得失于時其重舉動國
用虛耗誇上重穀論以國焉高祖深納之及受權歷北都考功
三曹侍郎善性公方明達世務為時論所推汪治書侍御史上
謂善臣曰朕昔為大司馬每出外職李善陳十二策若勸不許

李善 李善字上按趙郡人也好學解屬文仕齊為中書舍人有已辭
每持對陳仲子平齊拜天官都上士謬見高祖有奇表
自結納及高祖為丞相其見親待訪以得失于時其重舉動國
用虛耗誇上重穀論以國焉高祖深納之及受權歷北都考功
三曹侍郎善性公方明達世務為時論所推汪治書侍御史上
謂善臣曰朕昔為大司馬每出外職李善陳十二策若勸不許

李善 李善字上按趙郡人也好學解屬文仕齊為中書舍人有已辭
每持對陳仲子平齊拜天官都上士謬見高祖有奇表
自結納及高祖為丞相其見親待訪以得失于時其重舉動國
用虛耗誇上重穀論以國焉高祖深納之及受權歷北都考功
三曹侍郎善性公方明達世務為時論所推汪治書侍御史上
謂善臣曰朕昔為大司馬每出外職李善陳十二策若勸不許

李密字法主真鄉公術之依孫也密多業業才兼文武志氣雄
遠常以濟物為己任開皇中襲父爵蒲山公乃散家產期贖親
故養客凡賈無所不為後復移家感為劉頌之交後更折節
能李心好立善大業初投劉頌大都督非其所好於疾而漸
病多感在秦陽有世謀陰遣家僮至京師召密令與弟之
李密字法主真鄉公術之依孫也密多業業才兼文武志氣雄
遠常以濟物為己任開皇中襲父爵蒲山公乃散家產期贖親
故養客凡賈無所不為後復移家感為劉頌之交後更折節
能李心好立善大業初投劉頌大都督非其所好於疾而漸
病多感在秦陽有世謀陰遣家僮至京師召密令與弟之

李密字法主真鄉公術之依孫也密多業業才兼文武志氣雄
遠常以濟物為己任開皇中襲父爵蒲山公乃散家產期贖親
故養客凡賈無所不為後復移家感為劉頌之交後更折節
能李心好立善大業初投劉頌大都督非其所好於疾而漸
病多感在秦陽有世謀陰遣家僮至京師召密令與弟之

李密字法主真鄉公術之依孫也密多業業才兼文武志氣雄
遠常以濟物為己任開皇中襲父爵蒲山公乃散家產期贖親
故養客凡賈無所不為後復移家感為劉頌之交後更折節
能李心好立善大業初投劉頌大都督非其所好於疾而漸
病多感在秦陽有世謀陰遣家僮至京師召密令與弟之

李密字法主真鄉公術之依孫也密多業業才兼文武志氣雄
遠常以濟物為己任開皇中襲父爵蒲山公乃散家產期贖親
故養客凡賈無所不為後復移家感為劉頌之交後更折節
能李心好立善大業初投劉頌大都督非其所好於疾而漸
病多感在秦陽有世謀陰遣家僮至京師召密令與弟之

死而論者多

古人以天下至大方身則小生為重矣此義則難於
死有望於太山生以理全者也生有餘於鴻毛死去義全者也
然死不可追生无再得故則不失前所以為難矣揚玄感李元
反形已成以威名熾皇甫梁游元馬慈明危危不顧視死如歸
可謂勇於蹈義矣若君素豈不知天之所廢人不能以甘其
隨之誅以徇忠貞之節魚功未存於社稷力无救於顛危然
彼尚免之其賢三光而洞九泉矣負德善會者溫厚之風于
松實猶解揚之列國豈昏亂有忠臣哉哉斯言也

孝義傳

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萬事之始紀也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
去天下順者其唯孝乎法則孝之為德至矣其為道遠矣其化
人深矣故聖明帝王行之於四海則天地合其德日月齊
其明諸侯大夫行之於國家則外保其社稷內保其宗廟位匹
夫匹婦行之於閭閻則獲福於家當其操修名於千載此皆首
德至以感物故聖者之所重田翼郎方貴善關裕古之孝无倫
德之才並能任其自然情无矯飾焉於天世勤其四躬竭股肱
之力尺蠖敬之心自足膝下之歡忘懷軒冕之貴不言之化人
神通感魚或位登台輔爵列王侯祿積萬鍾馬踰千駟死之日
曾不得與斯人之徒隸齒故述其所行為孝義傳

陸彦師

陸彦師字雲房魏郡人少有行檢為郡族所推長而好客解屬
文魏襄城王元旭引為參軍事以父親去職與兄印於墓天
負土成墳公卿重之及就墓園存問贈朝之祭車馬不絕
會聞而嘉其雅素其間號其所在為孝義里兄印於墓園
父始平侯以彦師昆弟中最幼表諡封為孝師固辭而止胡
周制官无清濁彦師在職凡所任處顯別於士族論者多

劉士雋

劉士雋字大原人家門雖賤七歲共居人家同乳烏鵲
時人為義感應州縣其事上遣平昌令宇文敷訪其
勞問之
劉士雋字大原人也性至孝十母喪居哀則負土成墳列植松
柏孤狼馴擾為之取食聞之受神表其門閭

翟世林

翟世林字世林人也性至孝事親以孝聞州郡皆命固辭不就
躬耕自養鄉鄰謂為孝立先生後父母疾親為湯藥不解衣者
七旬大業初父母俱終哀毀殆殆州郡咸為之罷朝負土為墳
冬不衣緇絮唯著單綖而已家有烏大隨其在墓左右世林家
臨犬亦悲號見者莫不有 賜果其靈前相狗每食必齋齋御
無所嘗惟大業中司農卿張亮奏世林感德孝防令

李德鏡

李德鏡魏郡人少聰敏好孝有至性宗黨咸敬之為校書郎仍
直內史自奉孝文翰轉豐樂御史糾正不避貴戚大業中王暹
同隸從事每巡四方理密院枉褒揚孝悌雖位秩未通其德行
為當時所重凡有交結皆海內髦彥性至孝父母病疾輒終日
不食旬旬不解衣及丁憂水漿不入口五日哀慟血數升及
送葬母仲夏積雪行四十余里單屣徒跣號踊哀絕後甘露降
於庭樹有鳩巢其窟幼言暢達怨首河北詔其屬厚慰之因啟
所居村名孝敬村里為和順里

華秋

華秋汝郡人幼喪父事母以孝聞其母過寒於衣親毀髮
斷髮則里咸嗟異之及母終之後遂絕齒不食於墓側大業初
朝孤皮郡縣大捕自吏入逐之奔入秋窟中匿於樹下獵人
至者所異而免之自此吏不敢復捕中朝其在石郡縣

感德隆使使表具門閭後益起常往東唐受左右威相

誠曰勿犯孝子鄉人賴秋而全者其最

國曰昔者弘農敬之理必藉王公大人近古敬孝之情多

茅屋之下而珍飾道順或家神像或身誓門而遠乃其于成

而身全田實矣妻俱而各在德饒仁懷憂慕德烈義感與王

亦足稱也固回則情之倫羅林華秋之華或茂草嘉樹榮枯不

廢也或走獸翔禽馴狎必應靈非夫孝悌之至通神明者乎

循吏傳

古之善牧人者養之以仁使之以義教之以禮隨其所便而勿

之因其所欲而与之從其所好而勸之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

愛弟聞其飢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故人敬而從之愛而

親之若子母之理鄭國子賤之居單父實崇之牧冀州文翁之

為廣漢皆所以恤其疾苦導以忠厚因而利之德而不費其糧

映于祀焉若夫絕用此道也然則有死能之更死不可化之人

尚道德建法公嚴察陛下吏在苟克平即寬惠乘時射利者

多矣一切求名置官嗣與志存遠略則德馬也天下細

紀弛矣的維不張其或秀於德德強於利割絕懷德之命遂一

人之求者謂之奉公即時升進其或顧名即存綱紀抑絕德之

心以排百姓之敬者則謂之卑下及誅棄夫吏之侵削得其

所欲重其積德或為之受之清平失其所政自得其償猶不

不為况於上賞其奉下得其欲求自廉則亦非虛乎况等立

嚴察之朝儀自任之主勸心平允敘行仁恕餘屬道愛而不

忘實惠之音足以傳於來兼故到其事行於後更之知爾

梁彦光

梁彦光字怡之安定人也比級疑有至其其父母謂其親用

兒有風骨當與吾宗七歲時父渴篤疾醫長鉅石石可愈

石不可得者其憂甚不知所為忽於園中見一物有光

輝焉而持歸即紫石也類屬咸異之以為至孝所感也

辭為岐州刺史其有惠政嘉禾連理出於州境開皇二年上

幸岐州悅其能乃下詔曰實以勸善義兼訓物者既操履平自

識川疑遠布政岐下誠意在人廉博之客聞於天下三載之後

自當遷陞恐其賈之具宜旌善可賜粟五百斛物三百段御金

一枚庶使有威朕心日增其美四海之內凡曰度及慕高山而

仰止開清風而自勵者數歲轉岐州刺史彦光前在岐州其俗

頗質以靜鎮之令境大化奏課連最為天下第一及居相如

岐州法郡都維俗人多聚訟為之作歌稱其不能絕化上聞而

詔之竟坐免職餘拜趙州刺史彦光言於上曰臣前待罪相州

百姓所為感痛傷臣自念無能無後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後垂

收採請後為相州改敘務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甚隆恩上從

之後為相州刺史廉稱者聞彦光自請而來莫不嗷嗷彦光下

車發簡蓋覆若有神明於是狡猾之徒莫不潛竄各境大駭

初彦光後人情險詐愛起風謠詭訟官人乃端于亦彦光啟單

其弊及用破庫之物招致山東大儒每鄉其李洪聖書之書不

得致按常以季月召集之親臨策試有勤孝忠孝廉者有聞者

升堂設饌其餘並坐廊下有好事訟情美无成者坐一庭中設

以草席及大成堂行實貢之禮又於郊外掘道井以財物資

之於是人皆勉勵風俗大改有盜陽人焦通性醜酒事親禮闕

為仇弟所訟彦光弗之罪將至刑李公觀於孔子廟中有韓伯

母校不痛哀母力弱對母必泣之像通感感悟慙且愧若死

自吞產光訓諭而遣之後改過勵行卒為善士以德化人皆此

類也

趙軌

趙軌隴陽人也少好孝有行檢自愛神轉於州別駕有能

其東鄉有桑其落其家軌遺人悉拾還其主誠其子曰

年人編運高持即使者以平林狀上高相嘉之賜物三百石
三百石微執入朝人老相送者各揮涕曰別無在信水火不
百姓交是以不敢以廉酒相送公清若水請酌一杯水奉饌
受飲之既至京師詔與牛弘選定律令格式以勅所在有聲授
原州都督司馬在道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中暴人禾軌駐馬
待明訪未去酬直而大轉壽州都督官長守防舊有五門墮无
穢不修執於是勸課人吏更開三十六門墮田五千餘頃入類
其利殊兩婦鄉里于家

房恭懿

房恭懿字溫言洛陽人也世深沈自局量遠於世政開皇初吏
部尚書蘇威薦之授新豐令政為三輔之最上聞而嘉之賜物
四百段後賜米三百石恭懿以廉貧人上聞而止之時雍州諸
縣令每朔朝謁見恭懿必呼至榻前訪以理人之術蘇威重
薦之授澤州司馬恭懿以廉物百段良馬一匹遷澤州司馬
在職歲餘威復奏恭懿以爲天下之最上其異之因謂諸州
朝集使曰如房恭懿未存朕國安養我百姓此乃上天宗廟之
所祐助官朕察德能致乎朕即拜爲刺史查上爲二州而已
當今天下模範之州善州師教也又曰房恭懿所在之處視
之如父母朕若直之而不賞上因示由其官賞我內外官人宜
知我意同使持節州諸軍事

公孫景茂

公孫景茂字元嗣河南人也姿貌魁梧少好學博涉經史在魏
察事廉射東甲利爲襄城王長史遷大將軍士多所預益時人
稱爲書唐開皇初詔徵入朝訪以政術拜陝南太守十五年上
幸洛陽景茂謁見時年七十七上命升殿坐問其年幾以實
上哀其老嗟歎久之景茂再拜曰臣望八十而得受王臣禮
十而逢陛下其悅賜物三百段詔曰景茂儉身守志者

魏徵字玄成魏州曲陽人也年十五舉神童徵少孤依叔父
徵可上徵同三司判州刺史明年以疾徵更人號徵爲徵
徵弱不自存者好良駒馳入家入開視百姓產業有修理有於
初會時乃徵揚揚述如有過惡隨即訓誨而不彰也由是入行
義諒有共均通其後請徵事上優詔徵之仁壽中楊紱出使何
北見景茂神力不衰遂以徵奏於是就拜開州刺史賜以馬
便道之信前後歷職皆有德政論者稱爲良牧大業初卒諡
曰康

辛公義

辛公義狄道人也開皇元年除主客侍郎七年使勾檢諸馬牧
十餘方四回喜曰唯我公義奉國器心從軍平陳以功除
州刺史士俗畏病若一人有疾即合家將之若表道絕由是病
者多死公義患之改其俗因分遣官人巡檢部內凡有疾病
皆以牀輿來安置醫藥親視之極獲生其間後日連夕對
事所得悉傳及用而藥爲必醫之於是寒暑方名其親戚而
諭之曰死生由命不問相者前故并之所以死耳諸病家子孫
無謝而去北風風臺台境之內母爲慈母後比年州刺史有政
事訟者其細問父老據相解曰此蓋小事何忍勸勞使君
多謝而止

柳儉

柳儉字道約河東解縣人儉有力量正行清苦爲州里所敬雖至
親無元敢侮儉自道受位擢拜水部侍郎大業中爲廣德人
其有能名儉而郡縣時高祖初有天下勳精思政如儉良能
爲牧者以儉仁明者稱權拜遂州刺史儉以老疾不爲
約更無繫繫囚儉州刺史在職十餘年明美於服以儉
里更重儉儉爲妻子不食不儉見者感歎儉爲
精以功臣任職州領郡者無不帶儉儉自良吏帝

甲申化太守儉清節劾大業五年入朝郡國事...
大業以承郡丞郭續川郡丞敬甫等二人對帝賜...
定續前各一百匹令天下朝儀送至郡縣以旌異之

敬甫

敬甫字伯儉河東人少以介知名...
陵令有能名...
其邑在賴川...
有放縱者以法繩之...
殆名將推為太守者敬甫...
天餘財歲餘終于家時年八十

劉曠

劉曠不知何許人也性謹厚...
單騎之官人有爭訟者...
而去所得...
此何得為非在職七年...
可張羅及去...
臨頓令請...
引見勞之曰天下...
特臣曰若不殊...
王仍何問...
餘人請京...
難叛上聞...
乃下詔曰凡...
誠明加勸...
官人元...
王仍何問...
餘人請京...
難叛上聞...
乃下詔曰凡...
誠明加勸...
官人元...

朕...
而加深...
非為難...
主仰...
今政有能名

魏德深

魏德深本...
鄉長為政...
責成郡...
深一縣...
城共之...
母責鄉...
諸郡相...
等至兩...
陶...
貴鄉...
皇...
芳...
魏德深本...
鄉長為政...
責成郡...
深一縣...
城共之...
母責鄉...
諸郡相...
等至兩...
陶...
貴鄉...
皇...
芳...

東萊先生校正隋書詩話卷之十八

夫為國之賦有四焉一曰仁義二曰禮制三曰法令四曰刑罰
仁義刑制政之本也法令刑罰政之末也無本不立無末不成
然欲化遠而刑罰可以助化而不可以專行可以立威而不
可以致虐老子曰其政察其令缺又曰法令滋亂盜賊多有
有然則今之煩苛吏之嚴酷不能致理百代可知矣覽前代有
時而任之矣

廉叔士文

廉叔士文代人也性孤直少讀書在秦襄封豈武郡王國
平齊山東衣冠多迎調師唯士文閉門自守帝嘗之按關
同三司隨州刺史文聞受律拜員外郎史姓清吉不隸
餘財其子常取官爵餅士文物之於獄累自杖之二百步送
獄吏僅請先取出心實錄采必於外境凡有出入皆到署

所親舊絕斷焉才法令嚴肅吏人服職道不拾遺嘗入朝
謁上置酒高會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
街一匹兩手各持一匹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無餘
所須一真之別加賞物勞而遣之○士文至明發
尺布升粟之職無所見餘得士餘人上悉即賜物
哭泣之聲遍於州境至顯陽道有十八九有京兆其
貝州司馬河東趙達為清河令二人並詩刻唯長史有傳

人為之語曰刺史羅利政司馬蟻蛇眼長史金髮刺清何小吏
人上聞而歎曰士文之暴過於猛以竟克○未幾以為雍州
長史下車執法嚴正不避貴戚賓客莫敢至門人多怨望士文
世剛憤素而烈家無餘財有子三人朝多不繼親友无約之者

補仲卿

補仲卿天水人也性寬厚有節力周濟王憲其私之
謹辭別比郡公突厥使以行軍檢校從何間王弘

仲卿

仲卿別道俱無廣而遠漢漢五宗拜石州刺史其令
鐵微之失无所容持鞭管長至數至二百官人戰栗不敢
或解衣倒屣於前仲卿中時人謂之猛戰事多克濟由是及
廣邊戍無餽運之憂會突厥啓民可汗求婚於國上許之仲卿
因是間其骨肉遂相攻擊啓民等追隨使長孫晟投備饋
仲卿乘騎上餘馳捷之捷頭不敢偏營人誘致使長所至
者三萬餘家其年從高顯指白道以擊孽頭仲卿率兵三千為
前鋒至夜盡山与唐相遇交戰七日大破之追奔破之唐子
餘口耕畜萬計突厥眾而仲卿為方陣四面拒戰經五日
會高顯大至至合擊之唐乃敗走追度白道踰秦山七百餘里
時突厥降者萬餘家上命仲卿外之相安以功進位上柱國
貞表言仲卿忠義有大德使王傳後之並安措其功不表也

匡勇

匡勇之曰知公匡勇下所惡賜物五百段仲卿益怒由是
官○七壽中檢校司農卿蜀王秀之得果置在秀別第後
秀坐客經過之外仲卿必條文致法州縣長吏亦若大半上
為匡勇婢奴五十口黃金二百兩米粟五千石貢玉雜物於是

崔弘度

崔弘度字摩訶博陵人也齊力絕人儀貌魁岸鬚面甚偉性
嚴酷年十七周大象年字文護引為親信時護子訓為蒲州
中令弘度從焉嘗與訓為親至上層去地四五丈附臨之訓曰
可畏也弘度曰此何足畏哉然擲下至地無傷損訓以其素
大奇之後以戰勳授儀司○開皇初突厥入寇弘度以行軍
官出原州以拒之虜退弘度進屯靈武月餘而擢拜華州刺史
再拜華州刺史弘度去御下嚴急動行華州刺史
莫不戰慄所在之處令行禁止賊奔則仁壽中檢校大將軍
從其後吏曰人當識起不得效其言自謂得自百上

宋沈氏无敢欺隱時有在突蓋為武侯驃騎亦嚴勸長安
之請曰畢然三升醋不見程弘度畢並升升女不逢屈奏蓋然
弘度理家知官闈門趨肅為當時所稱

田式

田式字蘭標下邳人性剛果多武藝舉鄉人同歸時年十
八投都督領鄉兵後戰拜南太守政尚嚴峻人重足而
立仕本郡太守親故屏跡請託不行聞而善之聞受權
舞兼州攝管專以立威為務每親事外必盛氣以待其下官
屬服慄无敢仰視有犯者雖至親無所容貸其所受效皆
請式曰事有過其求於情抑排去之式以為慢己立標殺之
或家吏奸賊部內劫盜者无問輕重悉地年中報外黨賊令
其苦毒自非身死終不得出每赦書到州式未暇讀先召獄卒
殺重囚然後宣示百姓其刻暴如此由是為上所讒除名為百
生式惡志不食食至至防無禁上知以式為罪己之深後其

自餘身拜廣州攝管軍臣

燕榮

燕榮字責公弘農人也性剛嚴有武藝高自愛權位大將軍
青州攝管榮在州選絕有力者為伍伯東人過之者必加詰問
輒焚燒之創多見骨好交拜亦境內肅然他州諸人行劫其
者畏若寇仇不敢休息其苦之起為幽州攝管榮時賊賊有
威榮長交見者莫不惶懼自是光陽唐氏代為攝管榮比自是
吏卒以屈辱之類皆左右動榮之效仇血盈前於敵自若長時
元弘嗣被除為幽州長史遷為梁州守固許上知之劉子龍馳
辱問榮榮羞甚非辱還京師賜死

元弘嗣

元弘嗣河南人也開皇十四年除觀州攝管長史在州專以嚴
任事吏人多怨之轉幽州攝管長史榮榮為攝管長史
每被辱及榮欲死弘嗣為政酷又甚之七喜榮授大

王文同京兆人也性明敏有幹用博通經史以出為伯山
郡丞有一人屢擯每持長吏長却前後守令咸憚之文同下車
問其姓名而數之因令左右刻木為大櫛埋之於庭出尺餘四
角各置小櫛令其人踞心於木櫛上縛四支以小櫛以極厥其
背應時潰爛郡中大駭吏人相視攝氣及帝征陳東令文同巡
察河北諸郡又同見沙門僧飛采食者以為其妄言收繫後少
沙門相率請論及長老其為佛會者數百人亦同以為繫結
殺及斬之帝聞而大怒遣使者送金善意勸之斬於同間以
明百姓歸之則其良也

王文同

王不在於煩繁政之善也無取於嚴刑故雖常加刑德種互
設然不嚴而化則苦於重士文等運孟敏明時不察點亦謂道
德實懷忍人恥於同諸木石輕人命其於勢均長恐不
檢鮮有不反哉或身嬰刑戮或妻妾受刑凡百君子以為有天
道焉嗚呼後來之士若彼政縱不能為子高門以待封其回
令毋掃墓而望後乎

儒林傳

儒之為教大矣其利物博矣父子君臣高忠節重仁義貴
廉遂賤貪鄙開政地之本有豎生民之耳目百王損益一以美
之雖世或行隆而斯文不墜志邦致治非一時也如聖者必
重其安陋巷而輕王公百可勝數故大抵南人約簡得其英華
比李深無窮其技業其立身成各殊方同致矣諸儒有遺風河
想皆綴之於此篇云

元善

元善

文章傳

文之為用大矣哉上之可以敷教於天下之所以達情於
上天則經緯天地作訓垂範以則風講歌頌臣主和民享能
固思極人文輝赫於雲霞發聲振於金石華華秀發波瀾浩
蕩筆有餘力詞無竭源亦各一時之選也今物之為文孝傳云

劉臻

劉臻字宣華沛國相人年十八奉秀才為邵陵王東閣祭酒
劉臻受命進爵儀同三司左僕射臻无吏幹又性慨惚耽悅經史
終日覃思至於此事多所遺忘精於兩漢書時人稱為漢聖

王貞

王貞字子安陳留人少聰敏七歲好弄善屬文詞不治產業
每以讀詩為樂開皇初沛州刺史樊俊引貞為主簿晉王暕
以其名以筆之曰天山蕭美玉光昭鄭亮之間地靈神

海嶺隋墓有懷筆字籍其有風為日又矣未獲披觀良深佇
濕比高天流火早懸步殿陰雲仙掌方承清露想榻榻宜
時休適前園後圃從容立壑之情左琴右書清風之吹外
張謝扇非无封禪之文啟澤道崇先有歸來之作嗚呼推何
察如之入全篇當潘昇官徐揚城坐堂聽訟事終謀殺樊俊
皆推之實從聞其語越流之存字備其人鄉道分傳所告高
幸備墨泉海詞章妙圃梅嶺術必讓至速邦術效獨善良以於
邑於遣行人具宜往意側望聖子其於飢渴想便輕幸副此
心无信投石之談空冀鑿以之逸書不及言更歎詞費。及貞
至王以禮待之朝夕禮問女不又索文集貞自謝曰屬
仁宜教誨少來所有拙文昔公曰之才藝能事鬼神夫子之
章性與天道雅志傳於後更餘波鼓於吾民聖龍之近其

文章傳

文之為用大矣哉上之可以敷教於天下之所以達情於
上天則經緯天地作訓垂範以則風講歌頌臣主和民享能
固思極人文輝赫於雲霞發聲振於金石華華秀發波瀾浩
蕩筆有餘力詞無竭源亦各一時之選也今物之為文孝傳云

劉臻

劉臻字宣華沛國相人年十八奉秀才為邵陵王東閣祭酒
劉臻受命進爵儀同三司左僕射臻无吏幹又性慨惚耽悅經史
終日覃思至於此事多所遺忘精於兩漢書時人稱為漢聖

王貞

王貞字子安陳留人少聰敏七歲好弄善屬文詞不治產業
每以讀詩為樂開皇初沛州刺史樊俊引貞為主簿晉王暕
以其名以筆之曰天山蕭美玉光昭鄭亮之間地靈神

海嶺隋墓有懷筆字籍其有風為日又矣未獲披觀良深佇
濕比高天流火早懸步殿陰雲仙掌方承清露想榻榻宜
時休適前園後圃從容立壑之情左琴右書清風之吹外
張謝扇非无封禪之文啟澤道崇先有歸來之作嗚呼推何
察如之入全篇當潘昇官徐揚城坐堂聽訟事終謀殺樊俊
皆推之實從聞其語越流之存字備其人鄉道分傳所告高
幸備墨泉海詞章妙圃梅嶺術必讓至速邦術效獨善良以於
邑於遣行人具宜往意側望聖子其於飢渴想便輕幸副此
心无信投石之談空冀鑿以之逸書不及言更歎詞費。及貞
至王以禮待之朝夕禮問女不又索文集貞自謝曰屬
仁宜教誨少來所有拙文昔公曰之才藝能事鬼神夫子之
章性與天道雅志傳於後更餘波鼓於吾民聖龍之近其

自用來屬斯固類仙人之學... 宗長西王... 非及美猶方册不... 道加此感通下... 而善之命有司...

潘徽

潘徽字伯章... 引致文儒之士... 客館令隨道... 陳主曰敬奉... 啓而不素... 敬止蓋然... 愆成湯聖... 司一故五經...

夫妻亦云相敬... 可復並謂... 友敬問敬... 是不輕但... 王俊開其... 行一驛而... 敬為序曰... 史領佐朝... 堪務生焉... 玉字表... 近亦會...

武功內修... 益孔樂於... 極東考天... 易先通每... 家之工可... 異則連... 加胎物... 則驗靈... 煙霞發... 以為小... 鮮近生... 誠字字...

未遠劫... 无引據... 損聖去... 詳之話... 三十卷... 懸金之... 死及文... 狂簡之... 居東里... 博去令... 失大与... 之而即... 玉皇而... 界自以...

夫妻亦云... 可復並謂... 友敬問敬... 是不輕但... 王俊開其... 行一驛而... 敬為序曰... 史領佐朝... 堪務生焉... 玉字表... 近亦會...

新唐書表

臣公亮言竊惟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終所以
治亂興衰之蹟與其典章制度之英宜其繁然著在簡冊而紀
次無法詳畧失中文來不明事實零落蓋又百有五十年然後
得以發揮幽昧補緝闕亡然正偽認克備一家之史必以為萬世
之傳成之至難理若有待臣公亮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
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壽德

皇帝陛下

有虞舜之智而好問

躬大禹之聖而克勤天下和平民物安樂而猶垂心積精以求治

要日與姚生舊學講誦六經考究前古以謂商周以來為國長

久惟漢興唐而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氣力半弱言談意滿

不足以紀其文而使明君賢臣傷功偉烈與夫昏虐賊亂禍根

唐書詳節卷之首

進唐書表

罪首皆不得其香惡以動人耳目誠不可以垂勸戒示久遠

甚可歎也乃因適臣之有言適契上心之所謂於是列脩官翰

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給事中知制誥臣歐陽修端明殿學士

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尚書吏部侍郎臣宋祁與修等

官禮部郎中知制誥臣范鎮刑部郎中知制誥臣王疇太常博士

士集賢校理臣宋敏求秘書丞臣呂夏卿著作佐郎臣劉義衷

等並膺儒學之選悉發秘府之藏俾之討論共加刪定凡十有

七年成二百二十五卷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至於名

篇著目有章有因立傳紀實或增或損義類九例皆有據依載

悉網條具載別錄臣公亮典司事領徒費日月誠不足以成大

典稱

明昭無任慙懼戰汗弄營之至臣公亮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嘉祐五年六月一日提舉編修尚書禮部侍郎臣公亮上表

新唐書釋音序

嘉祐中

仁宗皇帝詔儒臣脩唐書其事廣於前其文難於舊學者頓觀焉或
手奇而莫能辨則慨然而中止者有矣猶之求珠於九重之淵
龍窟而當其前則退縮而不敢進彼雖至寶橫棄於其側可得而
有之耶故諸史中惟新唐書能究其終始者尤鮮臣每讀晉史見
何超慈音義編管葛焉於是歷考聲韻以為之音使學者從容而
無疑觀其文章藻繪體氣渾厚可以推波助瀾揚厲清浮則愈於
得寶之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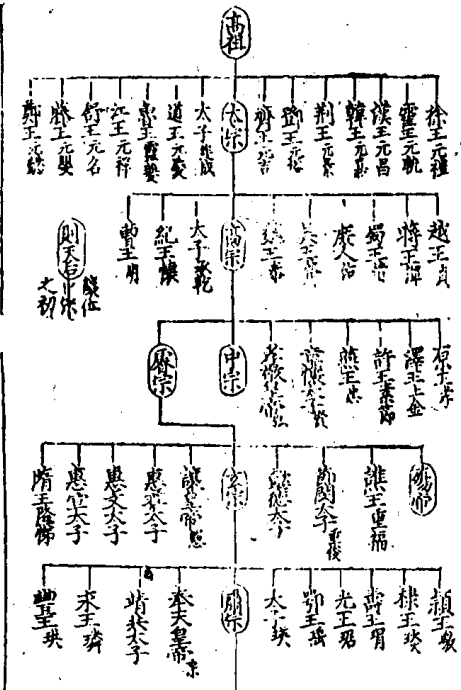
新進唐書表并釋音序

唐書詳節卷之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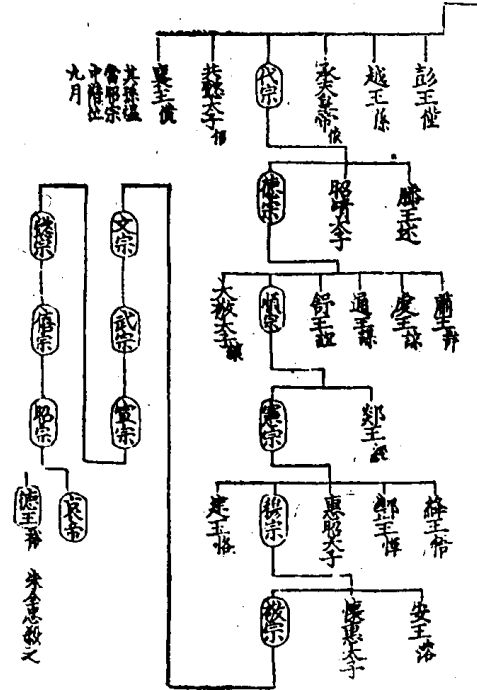
釋音序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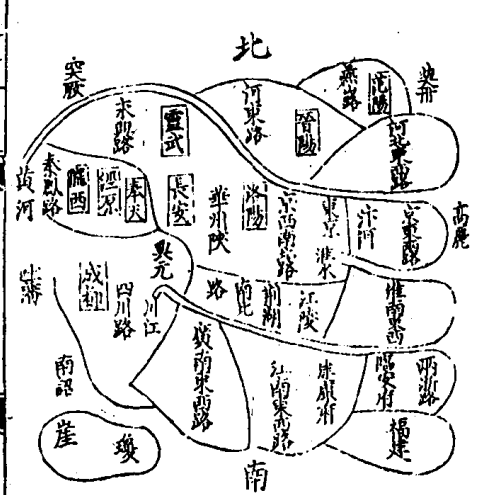
唐世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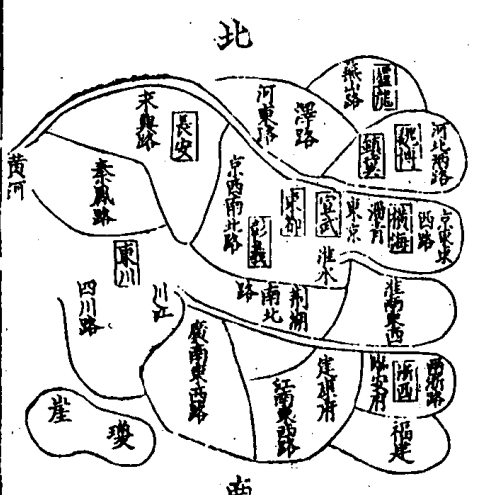
傳授圖



地理圖



唐藩鎮圖



高祖至田悅
起兵晉陽都
長安王世充
據洛陽江陵
蕭銑所據流
陽安孫山反
靈武肅宗即
位江原軍士
作亂立朱泚
奉天德宗避
寇虜成都明
皇僖宗避寇
處

魏博至田悅
反靈武至朱
泚朱克融反
鎮至王武
俊王廷湊反
滑州至師道
反橫海至李
同捷反宣武
至李錡死
朝廷別議代
彰義吳少誠
至吳元濟反
東川劉闢反
浙西李錡反

皇朝先生唐書詳節目錄

。卷之一

帝紀

高祖

武德九年

太宗

貞觀二十二年

高宗

永徽六年

龍朔三年

乾封二年

咸亨四年

儀鳳三年

永隆二年

則天

光宅元年

載初四年

證聖元年

聖曆三年

神龍二年

中宗

景龍四年

睿宗

景雲二年

玄宗

大極元年

唐書詳節卷之首

帝紀目錄

七

。卷之二

帝紀

肅宗

至德二年

上元二年

代宗

寶應二年

永泰元年

德宗

建中四年

貞元二十一年

順宗

永貞元年

憲宗

元和十五年

穆宗

長慶四年

敬宗

寶曆二年

文宗

太和九年

武宗

會昌六年

宣宗

先天二年

天寶十五年

開元二十九年

乾元二年

廣德二年

大曆十四年

興元元年

唐書詳節卷之首

帝紀目錄

八

舒王 <small>元名</small>	江安王 <small>元名</small>	燕王 <small>忠</small>	許王 <small>素卿</small>	唐睿宗 <small>弘</small>	章懷太子 <small>賢</small>	懿德太子 <small>重潤</small>	讓皇帝 <small>憲</small>	奉天皇帝 <small>諱</small>	承天皇帝 <small>諱</small>	惠昭太子 <small>諱</small>	莊恪太子 <small>諱</small>	公主傳	唐書詳列卷之九	公主目錄	十一	襄城公主	城陽公主	安樂公主	萬安公主	漢陽公主	萬壽公主	卷之十	列傳	李睿	王世充	實建德	薛舉	李軌	蕭銳	卷之十一	列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劉文靜	裴寂	許世緒	耿突通	尉遲敬德	張公謹	秦瓊	唐儉	唐次	段文昌	段志玄	卷之十二	列傳	劉弘基	程開山	劉政會	許紹	許圜師	程知節	任瓌	丘和	丘行恭	溫大雅	溫彥博	溫大有	溫遵	溫庭皓	皇甫無逸	李襲志	李襲譽	姜皎	姜晦	姜善為	李嗣貞	杜伏威	張士貴	卷之十三	列傳	李靖 <small>字客卿</small>	李勣 <small>字勣</small>	侯君集	張亮	唐書詳列卷之十	列傳目錄	十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唐書傳知卷之首		列傳目錄		三	
。卷之十四					
薛萬均	盧祖尚	李君羨	寶威	寶欖	寶誼
成彥師	劉世讓	高儉	寶軌	寶靜	
。列傳					
房玄齡	杜楚客	杜元穎	杜讓能	魏蕃	
杜如晦	杜淹	杜審權	魏徵		
。列傳					
王珪	薛元超	薛元敬	薛元超	薛元超	
薛元超	薛元超	薛元超	薛元超	薛元超	
李安濟	李安濟	李安濟	李安濟	李安濟	
李迥秀	李迥秀	李迥秀	李迥秀	李迥秀	
。卷之十六					
列傳					
戴胃	劉洎	崔仁師	陳叔達		
戴至德	崔仁師	陳叔達			

唐書傳知卷之首		列傳目錄		四	
。卷之十七					
楊恭仁	封倫	宇文士及	鄭元璠	權懷恩	閻立本
楊師道	裴矩	鄭善果	權萬紀	閻遂	蔣儼
。列傳					
蕭瑀	蕭瑒	蕭瑒	蕭瑒	蕭瑒	蕭瑒
蕭瑒	蕭瑒	蕭瑒	蕭瑒	蕭瑒	蕭瑒
。列傳					
蕭瑒	蕭瑒	蕭瑒	蕭瑒	蕭瑒	蕭瑒
蕭瑒	蕭瑒	蕭瑒	蕭瑒	蕭瑒	蕭瑒
。卷之十八					
列傳					
令狐德棻	令狐德棻	蘇良嗣	蘇良嗣	蘇良嗣	蘇良嗣
李延壽	蘇世長	蘇弁	孫伏伽	于志寧	
李延壽	蘇世長	蘇弁	孫伏伽	于志寧	

于休烈
張行成

高錕
張易之

○卷之十九

列傳

長孫無忌

長孫順德

褚遂良

韓瑗

來濟

李義琰
義琰附

上官儀

杜正倫

高智周

郭正一

崔敦禮

楊弘禮

盧承慶

劉祥道

李敬玄

劉德威

孫處約

邢文偉

傅奕

呂才

○卷之二十

列傳

陳子昂

劉仁軌

裴行儉

裴光庭

婁師德

崔神慶

崔琳

楊再思

盧懷良

宗楚客

祝欽明

王夔

○卷之二十一

列傳

史大奈

馮盎

阿史那社金

突慈何力

黑齒常之
郭孝恪

李多祚
張儉

王方翼

蘇烈

薛仁貴

薛訥

程務挺

唐瑋

張仁愿

王皎

○卷之二十二

列傳

王義方

貞半干

韓思彦

韓琬

蘇安柄

薛登

王求禮

柳澤

馮元常

蔣欽緒

蔣攸

唐暉

唐紹

張文瓘

徐有功

○卷之二十三

列傳

崔融

崔從

崔慎由

徐君伯

蘇味道

王廙欽望

崔元綜

周允元

狄仁傑

狄兼謨

郝處俊

朱敬則

王績

辛恩謙

韋承慶

韋嗣立

唐書薛仁貴卷之二十三

列傳目錄

二十五

李濟	韋弘景	陸元方	陸象先	陸餘慶	王及善	李日知	杜景佺	李懷遠	李景伯	。卷之二十四	列傳	裴炎	劉禕之	郭翰	魏女同	李昭德	吉頊	張廷珪	韋湊	韋見素	韋諤	韋維	韋顥	韋廉	韋維	。卷之二十五	列傳	李乂	賈會	賈至	白君易	白敏中	桓彥範	楊元琰	敬暉	崔女廉	崔渙	崔縱	張東之
唐書列傳卷之二十四																																							
列傳目錄																																							
毛																																							

裴高	崔日用	王毛仲	王璠	。卷之二十六	列傳	魏元忠	韋安石	韋陟	李嶠	裴震	李嶠	蕭至忠	盧藏用	韋巨源	趙彥昭	和逢堯	。卷之二十七	列傳	裴崇	朱瑒	蘇頌	蘇頌	蘇瓌	蘇瓌	張說子均均甫	魏知古	李元絳	盧懷慎	李元絳	杜暹	。卷之二十八	列傳	張九齡	韓休	韓休	張嘉貞	張延賞	張弘情	源乾曜	裴耀卿	蘇珣子晉鼎	尹思貞	李傑
唐書列傳卷之二十七																																											
列傳目錄																																											
木																																											

鄭惟忠	王志階	許景先	潘好禮	倪若水	裴守貞	齊濟	裴守貞	。卷之二十九	。列傳	崔沔	盧從愿	王丘	嚴武	裴准	裴濟	宋慶禮	崔隱甫	楊琦	李適之	李峴	李夷簡	李石	李程	李勉	李程	。卷之三十	。列傳	劉子玄	吳兢	孫大	柳尼	沈師	王忠嗣	宇文融	王洪	楊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哥舒翰	高仙芝	封常清	李光弼	郭元振	郭子儀	郭承嘏	郭承嘏	。卷之三十一	。列傳	李嗣業	馬燧	李抱玉	李抱真	張鎰	李泌	崔圓	裴冕	裴推	呂諲	。卷之三十二	。列傳	楊綰	崔祐甫	柳渾	韋處厚	路隋	高適	元結	薛平	戴叔倫	。卷之三十三	。列傳	楊綰	崔祐甫	柳渾	韋處厚	高適	薛平	戴叔倫	。卷之三十四	。列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卷之三十七 列傳	李絳	姜公輔	武元衡 <small>附</small>	朱申錫	李元素	張孝忠	田弘正	王承元	史孝章	牛元翼	田布	張茂昭	令狐彰	王虔休	馮河清	李吉甫	吳通玄	楊炎	王綽	崔寧	元載															
○卷之三十六 列傳	李傑	趙憬	關播	袁滋	實易直	姜公輔	李絳	李吳	第五琦	劉晏	班宏	李吳	常袞	崔造	董晉	趙宗儒	張鑑	武元衡 <small>附</small>	朱申錫	李元素	張孝忠	田弘正	王承元	史孝章	牛元翼	田布	張茂昭	令狐彰	王虔休	馮河清	李吉甫	吳通玄	楊炎	王綽	崔寧	元載

○卷之三十九 列傳	陸贄	杜希全	李元諒	章阜	嚴震	韓充	樊澤 <small>子肅附</small>	吳奕	徐浩	楊憑	崔敏	張薦	庾敬休	獨孤及	章夏卿	呂元膺	薛存誠	韓游瓌	邢君牙	李愬	馬燧	李晟	段秀實	顏真卿
○卷之三十八 列傳	陸贄	杜希全	李元諒	章阜	嚴震	韓充	樊澤 <small>子肅附</small>	吳奕	徐浩	楊憑	崔敏	張薦	庾敬休	獨孤及	章夏卿	呂元膺	薛存誠	韓游瓌	邢君牙	李愬	馬燧	李晟	段秀實	顏真卿
○卷之四十 列傳	許孟容 <small>附</small>	薛廷老	韓游瓌	邢君牙	李愬	馬燧	李晟	段秀實	顏真卿	韓游瓌	邢君牙	李愬	馬燧	李晟	段秀實	顏真卿	韓游瓌	邢君牙	李愬	馬燧	李晟	段秀實	顏真卿	

相奇	孟郊	皇甫湜	賈島	錢微	韋承微	馮宿	李虞仲	高元裕	鄭薰	劉黃	李景遜	封敖	李景遜	鄭注	賈鍊	李德裕	舒元興	陳夷行	曹確	李國言	崔珙	崔澹	李珣	李珣	李珣	周焯	葉休		
韓愈	張籍	盧仝	劉叉	崔咸	高錞	馮定	李翺	李翺	李翺	李翺	李翺	李翺	李翺	李翺	李翺	李翺	李翺	李翺	李翺	李翺	李翺	李翺	李翺	李翺	李翺	李翺	李翺	李翺	
○卷之四十五	列傳	○卷之四十六	列傳	○卷之四十七	列傳	○卷之四十八	列傳	○卷之四十九	列傳	○卷之五十	列傳	○卷之五十一	列傳	○卷之五十二	列傳	○卷之五十三	列傳	○卷之五十四	列傳	○卷之五十五	列傳	○卷之五十六	列傳	○卷之五十七	列傳	○卷之五十八	列傳	○卷之五十九	列傳

劉球	畢誠	鄭原	韓偓	馬植	路巖	鄭畋	王徽	王徽	王徽	楊行密	趙彥	鍾傳	鍾傳	鍾傳	鍾傳	鍾傳	鍾傳	鍾傳	鍾傳	鍾傳	鍾傳	鍾傳	鍾傳	鍾傳	鍾傳	鍾傳	鍾傳	鍾傳	鍾傳
趙隱	陸象	朱朴	楊叔	盧攜	王鐸	張濬	王重榮	王重榮	王重榮	王重榮	王重榮	王重榮	王重榮	王重榮	王重榮	王重榮	王重榮	王重榮	王重榮	王重榮	王重榮	王重榮	王重榮	王重榮	王重榮	王重榮	王重榮	王重榮	王重榮
○卷之四十八	列傳	○卷之四十九	列傳	○卷之五十	列傳	○卷之五十一	列傳	○卷之五十二	列傳	○卷之五十三	列傳	○卷之五十四	列傳	○卷之五十五	列傳	○卷之五十六	列傳	○卷之五十七	列傳	○卷之五十八	列傳	○卷之五十九	列傳	○卷之六十	列傳	○卷之六十一	列傳	○卷之六十二	列傳

程千里	張興	劉題	賈直言	黃瑀	車行傳	元德秀	甄濟	何蕃	○卷之五十一	孝交傳	李知太	劉君良	任敬	程文師	裴敬彝	沈季詮	梁悅	程俱羅	林積	○德逸傳	王績	田游蘇	吳筠	司馬承視	燕英
鹿堅	蔡廷玉	張任	辛謙	孫揆	權鼻	陽城	司空圖			張志寬	王少玄	廿	宋思禮	鄭潛耀	梁文貞	徐元慶	侯知道	李興	萬敬儒	孫思道	盧鴻	滿師正	賀知章	張志和	

陸羽	○卷之五十二	循吏傳	韋仁壽	李素立	賈披願	韋景駿	薛元賞	儒學傳	徐嶺	曹憲	孔穎達	朱子奇	張嗣宗	谷那律	許叔牙	印餘令	○卷之五十三	儒學傳	沈伯儀	王元成	尹知章	柳沖	殷踐猷	褚無量	王仲丘
陸龜蒙			張允洲	薛大鼎	田仁會	韋冊子	何易于	陸元明	顏師古	歐陽詢	張士衡	廿	益文達	蕭德言	敬備	徐齊聃		路敬淳	王紹宗	張齊賢	馬懷素	孔若思	元澄	康子元	

趙冬慶	鄭欽詵	李彤	暢常	許康佐	林藪	陳京	文藝傳	袁朗	賀德仁	崔信明	張昌齡	社甫	駱賓王	李適 <small>子李</small>	宋之問	呂向	張旭	王維	蕭穎士	卷之五十五	文苑傳	李華 <small>子</small>	于公異	歐陽詹	吳武陵	方技傳	李淳風	
李彤	暢常	許康佐	袁承序	謝服	劉延祐	杜審言	王勃	元萬頃	劉允濟	李邕	李白	裴旻	鄭虔	孟浩然	盧綸	李頎	許胤宗											

裴道茂	明崇儼	秀女齡妻	李會母	高徽妾	外戚傳	武三思	宦官傳	高力士	魚朝恩	吐突承璀	敬遠突	楊復光	王守澄	楊復恭	韓全誨	索元禮	周興	王弘義	王旭	卷之五十七	隋領傳	田承嗣	田悅	
裴道茂	明崇儼	鄭義宗妻	堅正節妻	楊烈婦	楊國忠	程元振	竇文場	馬存亮	仇士良	李輔國	劉克明	劉季述	來俊臣	侯思止	郭弘霸	唐温								

田季安	羅弘信 <small>子紹懷附</small>
李寶臣 <small>子惟</small>	王武俊 <small>子士</small>
王永宗	王延慶 <small>元建附</small>
李懷仙	朱希彩 <small>朱滔附</small>
劉怱 <small>子怱</small>	朱克融
張仲武	張公素
李全忠 <small>子臣</small>	李正己
程目華 <small>程直附</small>	李全略
劉玄佐	吳少誠
吳少陽 <small>子元</small>	劉悟
卷之五十八	
突厥列傳	頡利可汗
突厥阿史那氏	三
突利	思摩頡利
右賢王	車鼻可汗
毗伽可汗	西突厥
吐蕃	回紇
薛延陀	沙陀
卷之五十九	
北狄傳	渤海
契丹	新羅
東夷傳	
高麗	
西域傳	龜茲
高昌	疏勒

南齊傳	南詔	驃古
西原蠻		
姦臣傳	許敬宗	李林甫
	傅游藝	崔胤
	盛托	蔣玄暉
柳璨		
卷之六十		
姦臣傳	李懷光	
僕固懷恩	李忠臣	
李錡		
高駢		
逆臣傳	史思明	
安祿山	黃巢	
朱泚	董昌	
秦宗權		
唐書詳節卷之首	三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目錄終		

帝紀

高祖

高祖諱曰大武物號高祖上元元年改號神龍皇帝天寶八載諱淵字叔德姓李氏隴西成紀人也。

野氏官至太尉與李德裕八人坐國代魏有功皆為柱國疏八柱國家周閔帝追錄其功於唐書曰裴襄公生昭卒諱曰仁仁公生

高祖於長安性寬仁襲封唐公隋文帝復高祖姓李氏大業十一年

隋文帝突厥犯塞高祖遣精騎二千為游軍君屢飲食隨水草如突厥

而射獵馳騁示以閒暇別選善射者伏為奇兵虜見高祖疑不

敢戰高祖乘而擊之突厥敗走。十三年拜大原留守鎮晉陽宮監

時陽帝南遊江都天下盜起高祖子世民知隋必亡陰結豪傑謀

亡命與晉陽令劉文靜謀舉大事計已決而高祖未之知陰與裴寂

謀因遷晉陽宮人私侍高祖高祖過寂飲酒酣寂具以入事告之

高祖初陽不許已而許之突厥數犯邊高祖兵出無功陽帝遣使者

執高祖高祖大懼世民曰事急矣可舉事已而陽帝馳使者赦止其

事遂已。諸盜屯聚山澤而劉武周攻汾陽宮高祖乃集將吏告曰

今吾為留守而賊據離宮縱賊不誅罪當死然出兵必待報今江都

隔遠後期奈何時吏皆曰國家之利可專者公也高祖曰善乃乘兵

旬日覆得衆一萬副守王威高君雅疑有變謀國高祖高祖覺內實

突厥犯邊高祖令軍中曰人告威君雅召突厥今果然遂殺之以起

兵遣劉文靜使突厥約連和

大事而可以不正為之乎太宗簡父於罪而膏之以起兵高祖既
裴寂之邪愛其官女而不辭又繼臣於突厥倚以為助何以示後
世矣夫創業之君其子孫則而象之如影響之應形聲尤不可不
慎舉也是以唐世人主無正家之法戎狄多猜憂之亂蓋高祖以
此始也或曰太宗苟不為此則高祖或然不從而突厥時為後患
二者雅以濟事也臣切以為不然古之王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
而得天下不為也太宗恐高祖之不從懼突厥之為患於守臣節
可也豈有脅父臣虜以得天下而可為故此而可為則亦無所不
至矣惜乎太宗有濟世之志撥亂之才而不知義也
六月己卯傳檄諸郡稱義兵置軍開倉庫賧窮乏七月壬子高祖杖白旗誓衆
於野有兵三萬十月辛巳有衆二十萬。十一月丙辰克京城命宋
公弼以圖籍約法十二條殺人劫盜背軍叛者死
唐書詳節卷之二 高帝紀
二月癸卯高祖入京師隋帝授高祖假黃鉞進封唐王。二年三月丙
辰守文化大上皇于江都立秦王浩為皇帝戊辰隋帝遜唐王
位相國總百揆備九錫唐國置丞相尋官
隋書高祖以唐王為相國加九錫王謂僚屬曰此語誠者所
為耳事舉大政而自如能錫可乎必君循魏晉之迹彼皆祭文為
徒取天罔人此孤所非笑平生素必所不為也其九錫殊禮皆歸
之有司。范祖禹曰自魏晉之君款款萬歲以奪天位考其實無
異於寒江王莽而必欲效唐虞之文後世因襲而莫之改其君臣
皆不以為羞也惟唐高祖知其出於諂諛者所為故繁文飾節有
所不行亦可謂不自欺者矣然以兵取而必為之文曰受降於隋
是亦未免襲衰世之迹也雖不能正其名實如三代之王而優

乃受

三月乙巳隋帝命唐王暹十有二疏建天子塗頰出警入辟

乃受 元年五月甲子即皇帝位大赦改元賜百官庶人爵一級

乃受 六月庚辰立世子建威為皇太子封世民為秦王

乃受 立太子也善哉寧王憲讓太子之言曰時平則先嫡長世難則

有功此萬世不易之論也

乙酉奉隋帝為鄰國公封反詔曰近世時運遷華前代親疎莫不

夷絕屠數有歸實惟天命興亡之效豈伊人力前隋蔡王智鎖等子

孫皆選用之

危祖禹曰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德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

二年正月甲子詔自今正月五月九月不行死刑禁屠殺。二月已

西突租庸調法

元年四月甲寅封子元方為周王元禮鄭王元嘉宋王元則荆王元

茂越王元壽皆書封爵曰高祖子房中親也

所以張宣勝業脩植善根開導愚迷津梁品度是以敷演經教檢

約學徒調藏身心捨諸染著自覺王遷謝像法流行末代安遜所

之心有虧宗敬之義且夫老氏素化本實冲靈養志無為清情物

外全貞守一是謂少門驅馳世務七幸宗旨朕欲使玉石區分兼

憐有辨長存妙道求固福田正本隆源宜從沙汰

法突及立秦王世民為皇太子建威齊王元吉大赦復降屠老子

賜為父後者襲爵亦深官得為貢免民通租宿賦。八月甲子皇

以如近以示予工乃曰非良材朕聞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膠
理皆邪予雖動而發矢不直朕始察焉辨之未精也朕以予矣
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况天下之務其繁備知乎乃命京官五品
以上更宿中書內省遊延見問以民間疾苦及政事得失。范祖
禹曰傳曰國之將興也君子言以為不足其亡也若有餘太宗因
識予之未精而知天下之務之不該盡詢謀於衆而不自用此其
所以興也

二月丁巳詔民男二十女十五以上無夫家者州縣以禮聘娶貧
不能自行者鄉里富人及親戚資送之嫁夫六十寡婦五十婦人有
子若守節者勿強嫁。三月癸巳皇后親蠶。六月辛丑封德彝
為司空。九月辛酉遣使諸州行
損田限閏下戶。十月丁酉以嚴儼減膳

唐書紀一
太宗紀
九年正月癸丑吐谷渾寇岷州都督李道彥敗之

九年三月庚午遣使巡關內山金寶賧饑民需子者選之。庚
午以旱蝗責躬大赦。六月辛卯辰州刺史裴俊通以弒隋帝削爵
流離州。八月甲戌省冤獄于朝堂。十一月辛酉有事于南郊。

三年正月丙午以旱避正殿。癸亥耕籍田。三月己酉廢囚。四月乙亥太上皇使太子大安宮。
戊戌賜孝義之家粟五斛八十以上二斛九十以上三斛百歲加絹
二匹。六月戊寅以旱廢囚已卯大風拔木壬午詔文武官吉事。
閏十二月癸丑為死兵者立浮屠祠。是歲中國人歸自塞外及開
四夷為州縣者百二十萬餘人

四年
舊史云上謂房元齡蕭瑀曰隋文何等主對曰克己復禮勤勞思

政每一坐朝或至日側五品已上引之論事宿衛之人休養而食
雖非性體仁明亦勵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此人
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則照有不通至察則多疑於物自以欺
寡得之謂群下不可信任事皆自大難勞神若形未能盡合於理
朝臣既知上意亦不致直言舉相已下承受而已朕意不然以
天下之廣豈可獨斷一人之慮朕方選天下之才為天下之務委
任責成各盡其用朕處於理也。因令有司詔敕不便於時即宜執
奏不得順旨施行。范祖禹曰舊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朕事康
哉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此舜卑陶所以齊歌而
相戒也夫君以知人為明臣以任職為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
所學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
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墮也當舜
之時禹平水土稷播百穀土穀之事舜不親也契敷五教皋陶明

五刑教刑之事舜不洽也伯夷典禮夔典樂禮樂之事舜不學也
益為虞夏作共工虞工之事舜不知也禹為一相總百官自縷以
下分職以聽焉君人者知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
勞而萬物生矣君不可以不逸也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
以不勞也所治者寡所職者詳也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務察而
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為則難聖智亦自力不足矣故
其臣下事無大小皆歸之君故有得夫不任其愚賢者不得行其
志而持孫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是以隋文勤而
無功太宗逸而有成彼不得其道而得其道故也

唐書紀一
太宗紀
十年二月丁巳以旱詔公卿言事。三月甲午李靖傳與厥頡利可汗

以獻
舊史云突厥頡利至長安上御順天樓引見詔能於大僕等稟食
之上皇聞捨頡利歎曰漢高祖因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威突厥

以獻

吾村訖得入後何憂哉上皇召上與黃臣十餘人及諸王妃主置酒凌煙閣酒酣上皇自彈琵琶上起舞公御迷起為壽遂夜而服

。九月壬午禁易放于古明君賢臣烈士之墓者。十一月戊寅除鞅背刑是歲天下斬死罪者二十九人

五年八月戊申殺大理丞張蘊古。十二月丁亥詔大死刑京師五覆奏諸州三覆奏其月尚食毋進酒肉

此故刑清而民服若太宗之恤刑也可謂至誠而近於古矣幾致刑措不亦宜乎

六年七月己巳詔天下行柳飲酒。十二月辛未懲囚縱死罪者歸其家。是歲詔免內屬者三十萬人

七年

太宗紀

司馬溫公曰帝從上皇置酒故漢未央宮上皇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蠻酋長馮智戴誅詩阮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

也帝米鵬上壽曰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教誨非臣智力所及昔漢高祖亦從太上皇置酒此宮妾自矜大臣所不取也上皇大悅然

上皆呼萬歲

九月縱囚米歸皆赦之

八年正月壬寅遣使循省天下通鑑考異曰正月帝欲分遣大臣循省

丁卯從太上皇園武于城西

十一月三月癸丑出諸王為都督。六月壬申親徵知門下省事參議

朝章國典

十一年六月己未以諸王為世封刺史戊辰以功臣為世封刺史。

乙未詔百官言事七月給亳州老子廟兗州孔子廟各二十次李

十二年十月己卯賜高年粟帛。是歲濬蒙二州野蠻成擒十二年

十三年二月庚子停世封刺史。五月甲寅以早避正殿詔五品以

上言車城勝服役理囚服毛乃兩

十四年正月庚子有司讀特令。二月丁丑觀釋奠于國學敕大理

十五年

萬年縣賜學官高第生帛

舊史云帝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長安斗粟直三四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一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體也。范祖禹曰太宗樂而不志憂喜而不忘懼可謂持盈守成矣夫惟憂於未然懼於無形故卒乎無憂懼也

二月有事于泰山六月己酉有星孛于太微丙辰停封泰山避正

殿城。十二月乙巳贈戰亡將士官三轉

舊史云上謂侍臣曰朕自立太子遇物悔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艱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速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所以覆舟民猶水也

君猶舟也見其惠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二月戊申國功臣于凌煙閣。三月甲子以早遣使憂囚決獄。

六月甲午以早避正殿城濬蒙京官五品以上言事

十八年十月癸卯安州父老于上林苑賜粟帛。十一月甲午張亮李世勣馬周為行軍大總管率十二總管兵以伐高麗

十九年二月丁巳贈比干太師諡忠烈。六月己未大赦高麗九月癸未班師。十月戊午大漢武靈刻石紀功

二十三年三月丁丑遣使二十二人以六條黜陟于天下
二十一年二月丁丑皇太子釋菜于大學。三月戊子牛進達李世
勳為行軍大總管率三總管兵以伐高麗。四月乙丑作華微宮。
七月丙申作玉華宮。十二月戊寅突必何力為大總管率三總管
兵以伐龜茲。

二十二年正月丙午許高徽為行軍大總管以伐高麗。二月乙卯
見京城父老勞之獨今歲半租畿縣三之。
二十三年正月傳龜茲王以獻。三月丁卯命皇太子聽政于金液
門。五月己巳帝崩年五十三。

五註封德彝曰陛下以聖武戡難陳樂象德帝曰朕雖以武功
興終以文德綏海內志益崇儒術志省官定制為七百三
十員志馬牛被野民物蕃息四夷降附號稱太平志賞以英
武定天下然其天安仁恕。以寬仁治天下而於刑法尤謹。

唐書評卷之二 太宗紀

除隋亂治以寬平政治之美幾乎三代推心惻物其可謂仁
矣志神武定四方志以上聖之才取法隋漢志盜賊其終
絕神武深高帝魏太祖之徒歎和天啓之也志即位四年歲
斷死二十九幾至刑措米斗三錢。天下大治廢夷君長志木
冠帶刀稍衛外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帝謂群臣曰此
證勸我行仁義既效矣。尊人使諫悅而從諫。許臣以仁義
之道守而不失儉約朴素終始弗渝。清靜寡欲化被荒外。
君常論議速輦堯舜。護民之勞育之如子。投已以利物。
親君子斥小人。不貴異物不作無益。求士如渴賢者所舉
即信而任之取其所长常恐不及。高居深拱無田獵畢戈之
好遇下有禮群情上達。孜孜治道常若不足。以古為鑑以
人為鑑志太宗之責任也謀斯從言斯聽才斯奮洞然不疑
故人臣未始遺力天子高拱操成功致太平矣年十八舉

我兵二十四平天下自謂撥亂之主莫吾若世南作文學館收
聘賢才訪以政事討論墳籍神武聖文冠卓千古神武朕
行有三一益前代成敗以為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遠
群小不受讒言德德參三王而能容認證之直神武撥亂立
極得至治之體清官省吏賞必待功官必得才為無不成狂無
不服神武上書益於政者皆蒙優厚之望坐望卧觀故刑戮幾
措禮義盛行神武資上聖與民間知百姓疾苦故厲精思治君
明臣忠聖賢相維治致升平固其宜也神武有文武仁義之德
治致太平之功入到于今以從諫改過為稱首神武以天縱之
才有神語之重武除禍亂文致太平威行如雷靈明照伴日月
英畧施於百里聖功波於九歌以虛受為理本以直言為國華
。夙興聽理宵旰忘勞務從儉約神武易暴亂為仁義神武
思天下事丙夜不安枕永惟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錄姓名於

舜風則與對之以擬廢置又詔五品以上舉任縣令者於是官
符共人民去愁嘆就安神武每退朝引見群臣訪以今古皆
以得失神武開聖德收采芻言神武新造天下開太平之基神武
俾撥亂及正神武人鑒神武威德合光規模宏遠神武成神武身神武察神武變神武風神武灑神武沐
然統情經術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為學士與議天下事。
置洪文館引內學士與計古今道前王所以成敗或日長夜艾
未嘗以怠神武廣學舍千二百區四方秀又益集京師立治神武
然勃興。唐三百年之盛稱正觀神武留心聽斷天下刑幾措
然勃興。唐三百年之盛稱正觀神武留心聽斷天下刑幾措
頤利獻北闕下雲掃風除其國遂極自詩書以來伐暴取亂度
如帝神且速也神武秦漢也之陋矣神武

唐書評卷之二 太宗紀

贊曰甚矣至治之君不世也神武有天下傳十有六五而少康有
中興之業湯有天下傳二十八王而其甚盛者號稱三宗武王有

天下傳三十六王而成康之治與宣之功其餘無所稱焉雖詩書
所載時有闕畧然三代千有七百餘年胡曰夏四百七十一年商
六百七十六年周八百六
十七年傳七十餘君其卓然者見於後世者此六七君而已嗚呼可
謂難得也唐有天下傳世二十其可稱者三君玄宗憲宗皆不克
其終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此迹跡武致治之黃旗幾成
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有也至其卒於多變復立浮圖
好大喜功勤於遠此中材庸王之所常為然睿秋之法常責備
於賢者是以後世君子之欲成人之業者莫不歎息於斯焉

太宗紀
太宗皇帝發迹多奇聰明神武拔人物則不私於黨負
志業則咸盡其才所以奮突尉運由仇敵而願傾心營馬周劉洎
自疎遠而奉委鈞衡終平恭階諒由斯道或曰以太宗之賢夫變
於足年失教於諸子何也曰然舜不繼仁四罪堯不繼訓卅朱當
神堯任讓之年建成是功之日苟除是偏執願分崩變故之興聞

不容髮方懼毀巢之禍寧虞尺布之講承乾之愚聖父不能移也
若文皇自足擬於昔嗣不騁志於高麗用人如正觀之初納諫也
魏謚之日况周發周成之世讓我有道妍較漢文漢武之慨弘彼
多慙德迹其聽斷不惑從善如流千載可稱一人而已賈曰昌
發唐國一門三聖文皇帝高祖有子十令管蔡既誅成康道正正觀
之風到今歌咏司馬溫公曰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駟策英
雄綱羅俊乂好用善謀樂聞直諫極民於水火之中而措之於社
席之上使盜賊化為君子吟呻轉為謳歌衣食有餘刑措不用災
厭之深係頤闕庭北海之濱悉為州縣蓋三代以還中州之盛未
之有也惜其好尚功急而不及禮樂父子兄弟之間慙德多矣。
兇阻高曰太宗以武撥亂以仁勝殘其材畧優於漢高而規模不
及也恭儉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矣迹其性本強悍勇不顧親而
欲畏義而好賢臣已以從諫刻厲矯矯力於為善此所以致正觀

太宗紀
太宗皇帝發迹多奇聰明神武拔人物則不私於黨負
志業則咸盡其才所以奮突尉運由仇敵而願傾心營馬周劉洎
自疎遠而奉委鈞衡終平恭階諒由斯道或曰以太宗之賢夫變
於足年失教於諸子何也曰然舜不繼仁四罪堯不繼訓卅朱當
神堯任讓之年建成是功之日苟除是偏執願分崩變故之興聞

太宗紀
太宗皇帝發迹多奇聰明神武拔人物則不私於黨負
志業則咸盡其才所以奮突尉運由仇敵而願傾心營馬周劉洎
自疎遠而奉委鈞衡終平恭階諒由斯道或曰以太宗之賢夫變
於足年失教於諸子何也曰然舜不繼仁四罪堯不繼訓卅朱當
神堯任讓之年建成是功之日苟除是偏執願分崩變故之興聞

太宗紀
太宗皇帝發迹多奇聰明神武拔人物則不私於黨負
志業則咸盡其才所以奮突尉運由仇敵而願傾心營馬周劉洎
自疎遠而奉委鈞衡終平恭階諒由斯道或曰以太宗之賢夫變
於足年失教於諸子何也曰然舜不繼仁四罪堯不繼訓卅朱當
神堯任讓之年建成是功之日苟除是偏執願分崩變故之興聞

謂之正月取其正始之義也厥後以數繼之終於一始此自古不易之法也至漢文感方士之言收後元年始亂古制孝武因事別立年名歷代帝王皆遵尚之唐武德正觀雖為年號亦終其身尚宗不奉祖宗之法且即位七年矣而謂之元年於理安乎

元年二月癸亥賜百歲以上禮金粟帛

龍朔二年二月甲子大易官名六月癸亥禁宗戚獻祭組離鑿

三年八月戊申詔百寮言事遣案察大使于十道

乾封元年正月戊辰封于泰山庚午禘于社首

麟德二年四月丙寅講武于邙山之陽

唐書詳節卷之二

太宗紀

太宗紀

太宗紀

太宗紀

太宗紀

太宗紀

太宗紀

太宗紀

太宗紀

太宗紀

太宗紀

太宗紀

太宗紀

太宗紀

太宗紀

太宗紀

太宗紀

太宗紀

太宗紀

太宗紀

太宗紀

太宗紀

元年十二月丁巳帝崩年五十六

互証求微之政百姓幸安有貞觀之風質禮老臣拱已以聽綱

紀設張。政歸武氏幾至亡國

元忠曰周成康漢文景也然則有遺恨乎曰有之王義方一世

豪英而死草萊議者謂陛下不飲用賢帝曰我適用之聞其死

元忠曰劉蕡器行剛於才陛下所知今七十為尚書即徒數彼

而又棄此帝然然怨元 立武昭儀行儉以為國家憂從此始

齊曰小雅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此周幽王之詩也是時幽王雖

亡而太子宜曰立是為平王而詩人乃言滅之者以為文武之業

於是陽盡東周雖在不能復興矣其曰滅之者甚嫉之之辭也武

氏之亂唐之宗室戕殺殆盡

唐書詳節卷之二

高宗紀

高宗紀

高宗紀

高宗紀

高宗紀

高宗紀

高宗紀

高宗紀

高宗紀

高宗紀

高宗紀

高宗紀

高宗紀

高宗紀

高宗紀

高宗紀

高宗紀

高宗紀

高宗紀

高宗紀

高宗紀

六年立為皇后高宗自願廢後多苦風疾百司奏請時令
沃之常稱旨猶是參豫國政后既專龍輿政乃數上書言天下
務取人心高宗春秋高遂不制

上元元年高宗號天皇皇后亦號天后天下之人謂二聖
高宗居於東閣后坐於西閣后隨其後侍生殿在殿式后雖得
后朝諸事恐不至與今發實錄

后進止甲午皇太子即皇帝位尊后為皇太后臨朝稱制
元元年二月戊午廢皇帝為廢陵王立豫王且為皇帝立永平郡

王成器為皇太子大赦改元為文明皇太后仍臨朝稱制。九月甲
寅大赦改元旗幟尚白易內於官服青者以碧大易官名改東都為
神都

重拱二年三月戊申作銅匱唐書卷之九十一
今從舊錄舊記及朝野僉載作銀匱云上敬作匱石工匠無。十
人作得者思順應制為之甚合規矩用之今從舊錄舊記曰在
月已巳有山出於新豐改新豐為慶山唐書卷之九十一
今從舊錄舊記曰在五月行志九月已巳

三年七月丁卯冀州雖難化為雄
四年五月庚午毀乾元殿作明堂。五月庚申得寶圖于洛水唐書卷之九十一
至河南華陰縣六月丁亥得瑞石于汜水唐書卷之九十一
月丁巳大赦改寶圖為天授聖圖洛水為永昌洛水

永昌元年正月戊午布政于萬象神宮頒九條以訓百官
天授元年正月庚辰以周漢之後為二王後封舜禹湯之裔為三恪
周隋同列國封其嗣。乙未除唐宗室屬籍立武氏七廟于神都封

周公為褒德王封孔子為隆道公
長安元年正月丁丑改元大定唐書卷之九十一
乃於前朝有異人見身三尺五寸面赤色云百人一時大不
使相問云誰有能一舉人見身三尺五寸面赤色云百人一

神龍元年正月張柬之等以羽林兵討亂
聖曆二年復為皇太子太后老且病

五年十一月崩
史臣曰治亂時也存亡勢也使禁紂在上雖十克不能治使堯舜
在上雖十桀不能亂使懦夫女子乘時得勢亦足坐制群生之命
肆行不義之威觀夫武后奪嫡之謀其不道甚矣亦奸人妬婦之
常態也然猶沈延謫議時禮正人初雖批難司晨然微復子明辟
飛語下元忠之罪善言愆仁傑之心尊特憲而抑倖臣聽忠言而
誅酷吏有言哉有言哉。贊曰龍象易貌丙殿昌儲胡為寧吳生
豈深慈致數神器徽棄皇居窮妖白日降監何如

互註后替位長大臣謀已於是周典等揣后指置獄揀將相俾
相鉤連一切以及論后輒勸以官朝野震恐功庸古人以殺止
殺我今以恩止殺說群公巧知古等賜以再生唐書卷之九十一
唐書卷之九十一

受嗣子揖讓應天順人二十餘年相傳詔問群臣調元氣以何
道抑傳后竊成柄誅大臣宗室費道君長唐書卷之九十一
於袍以准仁傑忠。數臺雙陸不勝獻辭乘唐中乘操殺生柄
劫制天下而攘神器唐書卷之九十一
并鑄武皇后傳其詳見開告案羅織之獄則傳

中宗
聖后武氏高宗崩以皇太子即位其始封或遷後帝紀初武
名武承嗣等事然後乃此即位而中宗自高宗時封周王又徙吳王改
名武三思治博陵名顯之類以諸帝紀則皆備書今乃舉而不述未如

聖曆元年正月張柬之等以羽林兵討亂
聖曆二年復為皇太子太后老且病

神龍元年正月張柬之等以羽林兵討亂
聖曆二年復為皇太子太后老且病

神龍元年正月張柬之等以羽林兵討亂
聖曆二年復為皇太子太后老且病

神龍元年正月張柬之等以羽林兵討亂
聖曆二年復為皇太子太后老且病

神龍元年正月張柬之等以羽林兵討亂
聖曆二年復為皇太子太后老且病

神龍元年正月張柬之等以羽林兵討亂
聖曆二年復為皇太子太后老且病

神龍元年正月張柬之等以羽林兵討亂
聖曆二年復為皇太子太后老且病

二年皇后妃主昭容賈官行墨殺封封

六月壬午帝崩年五十五

我曰昔者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於紙君篡國之主皆不

然絕之豈以其盜而有之者莫大之罪也不沒其實所以著其大

惡而不隱歎自司馬遷班固皆作高后紀呂氏雖非篡漢而盜執

其國政遂不敢沒其實豈其得聖人之意歟抑亦偶合於春秋之

法也容之舊史因之列武后干本紀蓋其所從來遠矣夫吉凶之

於人猶影響也而為善者得吉常多其不幸而罹於凶者有矣為

惡者未始不及於凶其幸而免者亦時有焉而小人之慮遂以為

天道難知為善者未必福而為惡未必禍也武后之惡不及於大

我所謂幸免者也至中宗章氏則禍不旋踵矣

北平封魏陳氏安樂公主等以相王即位是為睿宗

遺母后之難而躬自蹈之所謂下愚之不務者歟

舊史曰燕上可以律貪吏賢臣不賦輔弄上誠以志昏近習心無

遠圖不知創業之難惟取當年之樂幸和皇帝越自負乘遷于芳

陵崎嶇靡厲之鄉獎闊幽囚之地所以張漢陽徘徊於克復狄挾

公哽咽以奏論遂得生還庸非已力泊除金虎再猛孫衛不佞

界宗

睿宗玄真大聖大興孝皇帝諱旦高宗第八子也長而溫恭好學

訓工草隸書從封豫王

元年六月壬午帝崩年五十五天寶十三載增謚今號

先元元年正月戊子耕籍田。八月庚子立皇太子為皇帝以聽小

事自尊為太上皇以聽大事

元四年六月帝崩年五十五天寶十三載增謚今號

先元元年正月戊子耕籍田。八月庚子立皇太子為皇帝以聽小

事自尊為太上皇以聽大事

元四年六月帝崩年五十五天寶十三載增謚今號

先元元年正月戊子耕籍田。八月庚子立皇太子為皇帝以聽小

事自尊為太上皇以聽大事

元四年六月帝崩年五十五天寶十三載增謚今號

先元元年正月戊子耕籍田。八月庚子立皇太子為皇帝以聽小

事自尊為太上皇以聽大事

元四年六月帝崩年五十五天寶十三載增謚今號

先元元年正月戊子耕籍田。八月庚子立皇太子為皇帝以聽小

事自尊為太上皇以聽大事

○九月庚寅安京師侍老于舍元服慶賜九十以上九杖八十以上

○三年

○舊史云制曰朕聽政之暇常覽史籍事關理道實所留心中有關

○正月丁亥立鄧王嗣謙為皇太子

○九年

○舊史云上親策試應制舉人於金元殿謂曰古有三道今城二策

○十七年

○丙申幸孔子宅遣使以太牢祭其墓

○十九年

○秋節降死罪以下原之司馬光通鑑考異曰十七年八月於亥上以

○二十一年

○子官民醜三百上詳飲酒飲膳飲會聚飲食也

○二十三年

○而巳矣及秦燕皇帝之號固已帶矣後世因而不改以為法漢家

皇武后稱天后尊號之與蓋本於此開元之際主驕臣諂遂有以

○十九年

○天寶元年正月丁未大赦改元詔京文武官封堪刺史者。二月丙

○七年

○八月閏四月丙寅加上聖祖號曰大道玄元皇帝增祖宗帝后謚

○九年

○即皇帝位于靈武。十二月丁未上皇天帝至自蜀郡大赦靈武從

○元年

○方治定歲屢豐稔張就偈封禪議以卒成功上開元天寶時海

○內富實米斗之價銀十三青齊間斗錢二錢絹一匹錢二百元

○子驕於供樂始廢刻及棹山反民物耗弊天下蕭然自初

○獲安樂二十年間號稱治平衣食富足人罕犯法是歲刑部所

○斷天下死罪五十八幾致刑措天子亦喜邊功遠近煩費益賦

○起而獄訟繁矣志歲書災感於開元志於官西南置樓各

○曰花尊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天子交情古無有者

尚經術開館置學士修太宗之政崇儒尚道躬自講論詳延
 蒙俊張開元文物彬彬壯吾雖藩天下肥矣傳勸精求治
 元老魁得勤所尊憚故姚崇宋璟言聽計行力不難而功已成
 及太平久志滿意驕終之胡雛亂華身荷逆陳贊穆宗問開
 元中治道最盛何故而然崔植曰元宗身踐憂患既即位得姚
 宋二人蚤夜孜孜納君於道任用姚宋初精聽納故左右
 前後皆正人也李躬定大難有振宏綱開懷納忠克已從議
 尊用舊老採擷群才朝清道恭垂三十年奏開元之盛不從
 議選中國遂安世謂祿山反為治亂分時臣謂祿張九齡
 相李林甫則治亂固已分矣惟鋼廢酷吏懲無良群臣化之
 幸苛號之風爭以惠利顯政叶氣嘉生薰為太平序舉通經
 士勸諸傑中天子尊禮不致盡臣之同博彙群書至六萬卷經
 唐書詳節卷之二 玄宗紀 共
 籍大補稱開元為傳好經術群臣納厥雕琢文美
 齊曰睿宗因其子之功而在位不久固無可稱者王宗曰睿宗在
 為太上皇帝時自嗚呼女子之禍於人者甚矣自高宗至于中宗數
 十年間再罹女禍唐祚既絕而復續中宗不免其身韋氏遂以滅
 族玄宗親平其亂可以監矣而又敗以女子梁曰開元之亂方其
 厲精政事開元之際殺致太平何其威也梁曰開元之亂方其
 天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以為樂梁曰開元之亂方其
 而溺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至於亂身失國而不悔梁曰開元之亂方其
 十五載女考其終始之異其性習之相遠也至於如此可不慎哉
 可不慎哉
 史臣曰我開元之有天下也糾之以典刑文之以禮樂愛之以慈
 儉律之以軌儀然前朝微梓之臣社其毒也梁後官珠翠之玩戒
 其毒也梁禁汝樂而出宮嬪明其教也梁膳醢實而放哇梁懼其荒也

叙父子而傳骨肉厚其俗也梁兵而責師明軍法也梁朝集而計
 校吏飲也梁廟堂之上無非經濟之才梁表著之中皆得論思之士而
 又勞求宏碩講道藝文梁言嘉謀日聞于獻納長懸遠馭志在於
 果平貞觀之風一朝復振自天寶已梁選山人道長獻可梁若否梁菲聞
 姚宋之言如梁賢梁奮功但有梁用志之梁奏梁蒙梁猶因故而梁睥睨明哲於是
 乎梁巷懷故祿山之徒得行其偽梁厲階之作梁匪降自天謀之不滅前
 功併棄惜哉
 齊曰開元極圓承盛前車梁氣梁融梁期梁昏梁氣梁滌梁除梁政梁繞梁勤梁倦梁效梁集梁庭
 除先民之言靡不梁有梁如

唐書詳節卷之二 玄宗紀 共

帝紀

肅宗

肅宗諱亨字明武德大諱亨玄宗第三子也母曰元獻皇后楊氏性仁孝好學憲宗尤愛之立為皇太子有司行用禮其儀有中嚴外辨其服絳紗太子曰此天子禮也乃下公卿議肅宗為裝權卿請改外辨為外備絳紗衣為朱明服乃從之天寶三載安祿山來朝太子識其反相請以罪誅之玄宗不聽祿山反

肅宗避賊行至馬兜在廣陽西父老避道請留太子討賊玄宗許之七月辛酉至靈武壬戌裴冕等請皇太子即皇帝位

甲子即位於靈武尊皇帝曰上皇天帝大赦改元至德

至德

唐書詳節卷之二

肅宗紀

乙

肅宗上皇曰吾享國長久吾不知貴見吾子為天子吾知貴矣

父何以討祿山也唐有天下幾三百年由漢以來享國最為長久然三綱不立無父子君臣之義見利而動不顧其親是以上無敬

化下無廉耻父子不正而欲以正萬事難矣而享國長久亦曰幸哉石敏若曰論者譏肅宗以太子奉命討賊不宜遽即位據父

亦非也夫父在而子奪其國乃唐家故風肅宗尚何責然必肅宗即位而後安史可平何則明皇晚節任使不明斥棄忠良一日聽

讒而殺三子天性尚爾况疎者耶使將相竭股肱奉天子經營冠難賊平之後太子功高能保社稷諫言不行左右中傷不作邪將

相排徊顧望則亂未寧矣然則為肅宗者奈何曰假天子號以除

我使將相起功無疑大而後復位上皇退居赤宮以俟與子庶幾得道之正也

肅宗二載正月乙卯安祿山其父祿山。九月癸卯安祿山其父祿山。月壬子復東京癸亥迎上皇天帝于蜀郡上皇居漢中太上皇居靈武

肅宗元年正月戊寅上皇天帝御宣政殿授皇帝傳國受命寶符冊

曰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二月己巳上皇天帝册號曰聖

皇天帝丁未大赦改元贈死事。四月甲寅制其于太廟有事于南

郊大赦賜文武官階勳爵天下非租庸母輒使有能賤貧窮寵以

官齊京官九品以上言事二三三修守一子官

二年三月壬申九節度之師潰于滄水在滄州思明殺安慶緒

改元元年閏四月大赦改元賜文武官爵追封太公望為武成王後

死刑三獲奏。七月丁未聖皇天帝遷于西內

三年以十一月為歲首月以斗所建辰為名

肅宗信儀祈之小數以為更制改號可以致福而弭禍

唐書詳節卷之二

肅宗紀

乙

夫畏鬼神聽巫覡者罔婦之愚也以天下之君為之不亦異哉

實應元年建卯月辛亥休質鷹鴉狗豹實應元年建卯月辛亥休質鷹鴉狗豹

都河南府為東都鳳翔府為西都江陵府為南都太原府為北都。

建巳月甲寅聖皇天帝崩乙丑皇太子監國大赦改元年為寶應元

年復以正月為歲首建巳月為四月丙寅李輔國程元振遷皇后于

會於孝已足以觀倫然而道風知幾志微速暴廢欲未珍宜先
後之謀餘草未收何服昇平之禮方聽王功伏素補國黃成糾
躬耕於春郊翠德先於南館或御殿覽軍時令或登壇宿禮貴
神體即宜然時何暇給鍾鼎未移於蕤蕤恩明已陷於洛陽是知
祝史曠人安儲及遠猶頽大巨宜力諸將功忠施頭終於三川
果曰垂明於六合比平王之遷洛我則災難論元帝之渡江後誠
么慶寧親復國肅遇休哉

(五) 註吾有李勉乃知朝廷之尊李勉聰明勇智有少康宣王風
明傳善刑名器亦刻深朝廷屢起大獄劫滅安史亂天下至肅
宗大難零平肅宗在年逆賊狼色在四方者幾百萬可謂危矣
天子獨以匹馬至靈武合弱旅組強寇會不踰時復兩京收河
南。恨愧陵廟為獨逆傷汗側身勤勞不憚親撫士卒與人權
位倍而不疑湯問忠直過弗諱改此以弱制強以危取安之驗

唐書紀事卷之二

肅宗紀

三

(贊) 曰大羊犯順肇輪播遷兜徒竟蕪素祿重延星馳蜀道兩泣望
賢孝宜之證誰曰不然

代宗

代宗 諱豫 肅宗長子也 母章敬皇后吳氏 元帝諸孫 代宗
最長 為嫡室 孫聰明 寬厚 喜愠不形于色 而好學 強記 通易 象 祿 山
反 玄宗 幸 蜀 肅宗 留 討 賊 代宗 常 從 於 兵 間 至 德 二 載 十 二 月 進 封
楚王 乾元 元年 四 月 立 為 皇 太 子 初 太 子 生 之 歲 豫 州 獻 嘉 禾 於 是
以為祥乃更名豫肅宗云 上元三年 既止稱元年 而楚州獻定國寶
十有二因曰楚者太子之所封 今天降寶於楚 宜以改元 乃以元年
為寶應元年 肅宗崩太子即皇帝位

廣德元年七月 壬寅 群臣上尊號曰寶應元 聖文武孝皇帝 壬子
大赦 改元 免民逋負 丁三丁免其一 在德四 亂 中 生 海 流 下 六 十

形干安煙閣
二年正月丙午 詔舉堪擢史諫官刺文縣令者 乙卯 立雍王 廷為
皇太子

寶應元年九月 庚寅 命百官觀辟屠象于光順門 十月 癸丑 飲民
賞作浮屠供

大曆元年二月 吐蕃遣使來朝 十一月 甲子 結復 沈民 歸業者

四年三月 遣御史稅商錢 壬申
(舊史云) 詔大計人而置官度事 而賦任因時立制 損益在焉 更是
以理人人 是以奉吏則官稱其保 保當其秩 然後上下相樂 公私
不阻 昔漢光武時 及魏太和 中並減吏 負兼省 鄉邑致理之道 此
其一 偶今連歲 治戎天下 凋瘵 京師 近甸 頌苦 尤重 比至 流散 念
之 惻然 人寡 吏多 困於 供費 欲其 蘇息 不可 得也 故令 廉平 守分

唐書紀事卷之三

代宗紀

四

以奉科條 猶有稷稷之煩 役使之弊 而况貪猾 紛欲 而動 踰典章
作威 以壓 下 厚歛 以潤 己 者 乎 古者 縣置 大夫 一負 足以 為治 莫
必 責 在 分 掌 而後 治 邪 自京 畿 戶口 減耗 太半 職 負 如 舊 何 以 堪
之 豈 可 以 重 困 之 人 乎 不 惠 之 吏 使 人 不 倦 其 在 變 通 制 章 之 宜
式 從 省 便 其 京 兆 府 長 安 萬 年 宜 各 減 丞 一 負 尉 兩 負 餘 縣 各 減
丞 尉 一 負 餘 委 吏 部 條 件 處 分

十一月 辛未 禁畿內 弋獵 禁 日 代 也

五年 六月 己未 錄 魏 徵 王 珪 李 靖 李 勣 房 玄 齡 杜 如 晦 之 後

六年 四月 丙午 上 親 幸 鳳 翔 觀 戲 樂 人 至 久 戊 寅 藍 田 西 原 地
簡 禁 大 網 罟 罾 六 破 錦 及 文 紗 兵 織 為 龍 鳳 旗 麟 天 馬 祥 邪 者 見 及
舊 史 云 詔 禁 織 文 繡 害 女 工 今 所 禁 未 息 然 元 整 空 豈 可 使 淫 巧
之 風 有 常 常 例 錢 錦 花 文 所 織 盤 龍 對 鳳 麟 獅子 天 馬 祥 邪
孔 雀 仙 鶴 芝 草 萬 字 雙 勝 蓮 背 及 六 綵 錦 罟 罾 六 破 心 上 並 宜 禁

斷使長行高冊白錦大小花文綾錦任依舊例織造有司明行曉諭

八年正月甲辰詔京官三品以上及郎官御史嚴舉刺火縣令一人

充年戊子詔京官五品以上兩省供奉官郎官御史言事

十二年四月癸巳詔諫官獻封事勿限時制門論事者隨狀面奏六

品以上官言事投匭者無勸罰章至崇德四年有反臣也對元年

者充年四月詔七月丙子詔尚書御史大夫左右丞侍郎舉任刺史

十四年五月辛酉帝崩年五十三

至註帝性險約身所御衣必浣染再三欲以先天下然生日端

午四方貢獻至數千萬者加以恩澤而諸道尚後麗以自媚

代宗性仁慈常以至德以來刑為戒諫者常諷帝改寬故

朝廷不肅帝笑曰艱難時無以速下顏刑法峻急有威無恩朕

不悉也即位五年府縣寺獄無重囚刑法大孝因心與天罔極

既定多難勳精思治務行寬仁以幸天下馬耶屢發德音使左

右侍臣得直言極諫及傳

贊曰天寶之亂大盛遽起天子出奔方是時肅宗以皇太子治其

討賊真得其職矣然肅宗之時唐之威德在人紀綱未壞孰與天

寶之際而肅宗在蜀諸鎮之兵亂今戮力遂破黃巢而復京師由

是言之肅宗雖不即尊位亦可以破賊矣蓋自高祖以來三選于

位以授其子而獨肅宗上段天戒發誠於心至崇德四年有反臣也對元年

帝宗曰傳授至崇德四年有反臣也對元年若高祖玄宗豈

其志哉至崇德四年有反臣也對元年若高祖玄宗豈

之時除孽猶在平亂中成蓋亦中材之主也至崇德四年有反臣也對元年

文則至崇德四年有反臣也對元年若高祖玄宗豈

其志哉至崇德四年有反臣也對元年若高祖玄宗豈

之時除孽猶在平亂中成蓋亦中材之主也至崇德四年有反臣也對元年

文則至崇德四年有反臣也對元年若高祖玄宗豈

其志哉至崇德四年有反臣也對元年若高祖玄宗豈

之時除孽猶在平亂中成蓋亦中材之主也至崇德四年有反臣也對元年

文則至崇德四年有反臣也對元年若高祖玄宗豈

其志哉至崇德四年有反臣也對元年若高祖玄宗豈

之時除孽猶在平亂中成蓋亦中材之主也至崇德四年有反臣也對元年

文則至崇德四年有反臣也對元年若高祖玄宗豈

載去其之灑八瀛亦不能埋洪濤而撲烈駭者何也良以勢既壞

而不能遷故也觀夫開元之俗也則橫制六合駭奔百竅及天寶

之亂也天子不能守兩都諸侯不能安九牧是知有天下者治道

其可忽乎明皇之失馭也則探山暴起於幽陵至德之失馭也則

恩明再陷於河洛大曆之失馭也懷恩鄉導於武成自二盜合從

九州鼎沸軍士膏於原野民力疲於轉輸室家相吊人不聊生而

子儀號泣於用兵元載股憂於避狄然而代宗皇帝少勇亂離老

於軍旅識人間之情偽知稼穡之艱難內有李郭之效志外有昆

戎之幸利速得兇渠傳首叛黨筆心開輔載率種我漸拜至如除

輔國之惡議元振之罪去朝恩之權不以酷刑俾之自咎亦立法

念功之旨也罪已以傷深固撤樂而悼神功懲誦載之奸回重交

結之儒雅脩己以讓星變則身以謝祭徽古之賢君未敢及此而

首李虛權作梗田承嗣負恩命將出軍勞師弊賦者蓋揚九之末

唐書評帝之二代宗紀六

泰並君道之過歟贊曰群盜方梗諸戎競浸猛士嘗磨忠臣痛

心掃除氛沴救行德音延洪納維帝慮何深

德宗贊曰試諱遠代崇長子也母曰睿真皇太后沈氏大曆十四

年五月辛酉代宗崩葬安即皇帝位閏月丙子服諸州府及新羅渤

海貢奴解琴未服梨園樂工三百人贊曰開元二年玄宗樂工數

帝皇因制南貢生春酒丙戌獻獻終端貢器以金銀飾者還之丁亥

出宮入放舞臺六月己亥城樂與服柳士芬田宅車服喻制者有司

為立法度禁百官置邸贊曰今

德宗云德宗在處除中勳導撰法問月詔原省四方貢賦之不

者服禁園使及樂工三百餘人又詔天下無奏祥瑞及奏珍禽

獸怪革異示內莊宅使各官諸州有官租萬四千餘斛命

賦怪革異示內莊宅使各官諸州有官租萬四千餘斛命

賦怪革異示內莊宅使各官諸州有官租萬四千餘斛命

賦怪革異示內莊宅使各官諸州有官租萬四千餘斛命

賦怪革異示內莊宅使各官諸州有官租萬四千餘斛命

賦怪革異示內莊宅使各官諸州有官租萬四千餘斛命

賦怪革異示內莊宅使各官諸州有官租萬四千餘斛命

賦怪革異示內莊宅使各官諸州有官租萬四千餘斛命

所在充軍備故諸國所獻別象及豹狗引難獵犬之類悉殺之又
出宮文數百人於是中外皆流涕青軍士至投戈相顧曰明主出
矣吾獨猶反乎。德宗即位之始思致太平知天下厭
代之政滯其煩欲法其底端四海之內聞風震悚以為不世出
之主也不數年而致大亂何哉獨理不明而所任非人求欲速之
功役其獨智而不本於人情故也孟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其德
宗之謂乎

武德至德將相有功者子孫子官。丙午詔六品以上清望官日二
人待制。癸亥舉可利史京令者。七月辛卯朕推臨。十二月乙
卯立宣王誦為皇太子。

貞元元年初定兩稅崇曰楊炎為相作兩稅法要論無過六月秋創
十一月號次曆十四年聖田毀為定廢租
法

二年正月成德軍節度使李寶臣卒其子惟岳自稱留後
唐書詳錄卷之二 德宗紀 七

三年四月甲子借商錢德曰借商錢大常使中商賈所借錢
錢入四月朱泚反。九月丁亥初稅商錢茶漆竹木。十月李希
烈反。

十一月甲戌稅屋間案筆餘陌錢德曰度支趙贊所奏稅間案者
中屋稅十下屋五陌陌者大私也及陌陌者
唐書詳錄卷之二 德宗紀 七

用武單食不是則暴狂橫斂以繼之民愁怨激而成亂自古不
因本本而攻戰不息者必有意外之患此後世之深戒也
十月臣原寬度使姚令言反北京師中知奉天朱泚反丁巳朱泚
紀奉天

興元元年二月李懷光反。三月癸酉魏博兵馬使田緒殺其幕度
使田悅自稱得後。七月丙子次鳳翔。
貞元元年正月丁酉大赦改元罷雜稅。八月集封配祭功臣子孫

二年正月丙申詔成德節度之半調貧乏者以官
三年七月乙卯德曰楊炎為相作兩稅法要論無過六月秋創
十一月號次曆十四年聖田毀為定廢租
法

二十一年正月癸酉復舊稅德曰楊炎為相作兩稅法要論無過六月秋創
十一月號次曆十四年聖田毀為定廢租
法

史臣曰帝初德宗萬機精治遺思政若湯視民如傷深施延納於
儻言側帝思求於多士其始也去無名之責羅不急之官出永巷
之嬖婦。文華之馴象威太官之騰戒服玩之奢辭薦大而收伶
臣而治。為句此皆前王之故事有國之大敵率是而行又何政議
加以天才秀茂文思華灑給金盤無愧淮南之作屬辭金葉何
慈龍底之書文雅中典上高前代二南三禮豈盛於茲然而王霸

唐書詳錄卷之二 德宗紀 八

近珠奪滿代獎挾時而理對助辨難考公交表之私輕取鄙夫之
給歷親近世弊不敗在德宗在藩藩之年曾為詭帥及出僕承
乾之日頗負經論故從初懷郭令戎權非次飛揚炎謬計遠欲混
同華齊末將奸豪南行襄陵之辭北舉指陽之伐出華雲獲命將
星繁整罔用不足以錮軍場民力未開於叛賊一旦德宗器地恐

榮連竟果致五盜借撥於天王二朱德隆於宗社奉天之誓可為
涕零非已之言補之何益所賴慮臣戮力否運再昌雖知非竟遂
於揚炎而受倭不忘於盧杞用廷賞之私然奪奪之矣符取廷
於之奸謀羅陸贄之相和知人則哲其若乎貞元之辰吾道窮

矣。贊曰聰明文思惟曆作聖保奸傷善聽斷不令御曆三九適
逢天幸賜安之辰徒矜錦繡。德宗初西曰德宗享國不為不久此
政尤多而大弊有二一曰姑息薄賦二曰委任宦官三曰聚斂貨

財本夫志大而才小心禍而意忘不厭推誠御物尊賢使賦以高

果敢聰明足以成天下之務初欲削平潛叛刻滅藩鎮一有奉天之亂而心腹靡破端畏姑息惟恐生事既猜防臣下則專任宦者恩其窮窘則聚飲括刻益甚於初矣自古姑息愈久而政愈弊年彌進而德彌遜鮮有如德宗者惟其不知過也是以藩鎮疆而王室弱宦官專而國命危食政多而民心離唐室之亡卒以是三者其所從來者漸矣

五 德宗即位恭行慈儉始即位以崔祐甫為相專以道德導主意故建中初綱紀張設赫然有正觀之風及祀相乃諷帝以刑名繩天下亂敗踵及繼化相楊炎遂作兩稅法議者以租庸調高祖太宗之法也不可輕改而德宗方信用炎不疑也稅法既行民力未及寬而朱泚王武俊田悅合從而叛用益不給而借商之令出。後淮南節度陳少游增本道稅錢每緡二百因詔天下皆增之。趙贊又請發開架等除陌民益愁怨

唐書詳節卷之三十一 德宗紀

朱泚平天下戶口三耗其二朱泚平帝屬意聚斂常賦之外迭奉不息。自裴延齡用事益為天子積私財而立民重困上李德裕曰政云宰相則不治矣在德宗最甚晚節宰相惟奉行詔書所親者惟裴延齡輩渠年訖今謂之亂政傳李石曰致治之道在得人德宗多猜貳任進之貪塞奏請報罷東省閉閣累月南臺惟一御史九

順宗

順宗諱曰至德大諱諱德宗長子也母曰昭德皇后王氏大曆十四年立為皇太子為人寬仁喜學藝諫書禮重師傳見輒先拜。從德宗幸奉天常執弓矢居左右後侍宴魚藻宮張水嬉餘繼日何如太子誦詩好樂無荒以為對。及裴延齡幸謀平用事世皆畏其為相太子每候顏色陳其不可故二人者本不得用貞元二十

年太子病風且瘖德宗崩即皇帝位貞元元年八月庚子立皇太子純為皇子自稱曰太上皇元和元年正月朔年四十六

史臣韓愈曰順宗之為太子也留心藝術善隸書德宗工為詩每賜大臣方鎮詩制必命書之性寬仁有斷禮重師傅必先致拜從幸奉天賊泚逼進常身先禁旅乘城拒賊督勵將士無不奮激德宗在位歲久稍不假權宰相左右伴臣如裴延齡李齊運韋渠牟等因開用事刻下取功而排陷陸贄張滂輩人不敢言太子從容論諍故卒不任廷齡渠牟為相常侍安魚藻宮張水戲絲鑼雕漆宮人引舟為擢歌絲竹間發德宗離甚太子引詩人好樂無荒為對每於教奏未嘗以顏色假借宦官君儲位二十年天下陰受其賜惜乎寢疾踐祚近習弄權而德宗政元良克昌運祚賢哉

憲宗

唐書詳節卷之三十二 憲宗紀

憲宗諱曰聖神章武皇帝大曆三年諱純順宗長子也母曰莊獻皇太后王氏貞元二十年立為皇太子貞元八年八月即位憲宗端九月己巳罷教坊樂工正貢官憲宗元和元年六月癸巳賜百姓有父母祖父母八十以上者粟二斛物二段九十以上粟三斛物三段

貞元

舊史云中書門下奏官省則事有專省則人清官煩則事煩事煩則人濁清濁之由在官之煩省今內外官給俸料者不下一萬餘負其間有職出異名奉離本乃府寺曠廢替組因循者甚衆况欲財日寡而支祿至多設官有限而入色無數九流安得不雜萬務安得不頹漢初置郡不過六十文景釀化百玉莫先則官少不致政紊耶多不必事理今天下三百郡一千四百縣故有一邑之地

使謂姜公輔為實直而不能容... 主公輔又諫... 怪用盧杞趙贊則至於敗亂而終不悔... 是朝廷益弱而方鎮愈強至於唐亡其患以此憲宗剛明果斷自... 初即位慨然發憤志平僭叛... 朕用忠謀不惑群議卒以成功... 一勝一負好家帝出之由是士... 將皆欲悔過而效順... 當此之特唐之感令幾

唐書詳節卷之三

憲宗紀

三

賜之於宰相由是中外咸理紀律再張果能翦削亂階... 春謀英斷近古罕傳... 於藩方政道國經未至最未惜乎... 我有宰衡耀德觀兵元和之政開于頌聲

唐書詳節卷之三

穆宗紀

四

或遜于鼎命

敬宗

敬宗諱德裕長子也母曰恭僖太后王氏長慶四年正月穆宗崩即皇帝位。三月壬子減宮禁經費乘輿服御嚴貢

寶曆元年五月庚戌親親于魚藻宮。九月甲戌觀百戲于宣和殿三日而罷

二年十二月中官劉克明反辛丑帝崩年十八

史臣曰古人謂堯無子舜無父言其賢不肖之相遠也以文惠驕誕之性繼之以昭愍固其宜也有昭憲昭肅英特不群文足以導邦家武足以平禍亂三子之操行頗異其何道哉寶曆不君國統幾絕天未降喪類裴度復任弼諧彼校重分夫何足議。范祖禹曰周公作無逸曰在昔商王中宗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五十有

九年

敬宗紀

十五

九年甲子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速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天人在位之淺深享壽之多少係其治之逸勤德之薄厚不可不知也

文宗

文宗諱日諱昂穆宗第二子也母曰貞獻皇太后蕭氏寶曆二年十二月敬宗崩即皇帝位。庚申出宮人三千省教坊樂工餘林伎術冗員千二百七十人縱五方鷹犬停貢纂組雕鏤金匱寶飾

琳瑯

太和三年三月乙酉廢教坊日直樂工。十一月甲午有車于南郊

詔母獻難成非常之物焚絲布縑綾機行（史記）一（書史）初兩軍請同內官不得着緋駁綾羅等衣服帝性儉素不喜華侈駙馬李巖仁鄭夾謹中帝謂之曰比慕卿阿地清素以之（選向）如此（服從）他諸戚為之唯卿非所宜也南郊大赦節文樂

止奇貢云四方不得以新樣織成非常之物為獻機行織罷若花絲布縑綾之類並宜禁斷勅到日機行一切焚棄

四年四月壬戌

舊史云詔曰儉以足用令出惟行著在前經斯為理本朕自臨四海愍元元之乂固日晏忘食宵興夜懷雖絕文繡之飾尚愧茅茨之儉亦論卿士形丁詔條如聞積習流弊餘風未革車服第室相高以華靡之制實用貨寶同啓于貪冒之誦有司不禁後俗滋扇

蓋朕敦導之未敷使兆庶昧於尚也其何以足用行令臻于至理（新戲）人弄孔子帝曰孔子古今之師安得侮瀆亟命驅出

七年正月壬辰罷兵蜀冬貢茶。閏七月乙卯以早避正殿減膳撤樂出宮女千人縱五坊鷹犬

八年四月丙戌詔答罪母鞭背

九年

文宗紀

十六

舊史云王涯獻權茶之利乃以涯為權茶使茶之有稅自涯始也。九月己巳李訓為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舊史云奸臣李訓那注用事不附己者即時殺然朝廷悚震人不

自安下詔曰朕承天之奉獨理未明勞益深以求賢勵寬德以容

衆頃者台輔率獨建之道而具索扇朋比之風翕然相從實數蒸

蒸致使薰蕕共器賢不肖並馳退跡者咸後時之夫登門者有也

吠之容縶數之氣運轡未平而望陰陽順時疇不作朝廷清肅

班列和安自古及今未嘗有也今既再申朝典一變流風掃清附之徒正飭貞廉之俗凡百卿士惟新令猷如聞周行之中尚蓄

疑懼或有妄相指目令不自安今茲曠然明諭朕意。又云上好

為詩每誦杜甫曲江行云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綠絲乃

知天寶已前曲江四岸皆有宮殿殿百司解署恩後昇平故事故

武宮女五百人放五坊鷹犬。閏三月大復佛寺

二年七月己巳續國功臣于變理閣

三年三月詔待制官與刑法官練官次對

四年四月壬申以兩儀詔京師開輔理因獨度支益鐵戶部道貢

九年七月庚申罷淮南宣徽浙西冬至元日常貢次代下戶租稅

十三年八月癸巳帝崩年五十

宣宗曰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則深責其國以為無臣子也

乘惡以正國之典刑僅能殺之而已是可歎也

於敗亂而敬宗卒及其身是豈有討賊之志哉

於天性常讀太宗政要慨然慕之及即位銳意於治

下十一刻舊制天子以變日視朝乃命輟朝放朝皆用雙日凡除

其仁而少爵承父兄之弊宦官說權制之不得其術故其終因以

此其露之事情及忠良不勝冤憤欽恨而已

高宗宗武宗用一李德裕遂成其功烈

高宗宗武宗用一李德裕遂成其功烈

高宗宗武宗用一李德裕遂成其功烈

高宗宗武宗用一李德裕遂成其功烈

高宗宗武宗用一李德裕遂成其功烈

高宗宗武宗用一李德裕遂成其功烈

高宗宗武宗用一李德裕遂成其功烈

高宗宗武宗用一李德裕遂成其功烈

高宗宗武宗用一李德裕遂成其功烈

高宗宗武宗用一李德裕遂成其功烈

高宗宗武宗用一李德裕遂成其功烈

高宗宗武宗用一李德裕遂成其功烈

高宗宗武宗用一李德裕遂成其功烈

高宗宗武宗用一李德裕遂成其功烈

高宗宗武宗用一李德裕遂成其功烈

高宗宗武宗用一李德裕遂成其功烈

高宗宗武宗用一李德裕遂成其功烈

高宗宗武宗用一李德裕遂成其功烈

唐書卷之三十一

宣宗紀

宣宗紀

宣宗紀

唐書卷之三十二

宣宗紀

宣宗紀

宣宗紀

宣宗紀

之不惠者特好惡者不同耳宣宗精於聽斷而以察為明無復法

恩崇曰宣宗雖重其言常日嗚呼自是而後唐衰矣

石敏若曰朋黨之患極矣天下奇才偉德之士大抵為朋黨之所

銷斲大中之際位於朝者皆齷齪容悅如白敏中令狐綯號為一

時往石然其施設可觀矣况其下乎天下自宣宗為小太宗而不

知唐亡自宣宗始宣宗徒區區勤儉謹事督責耳不知觀化原變

治勢鼓舞長育起人材於朋黨之餘是務小而不務大也

史臣曰嘗聞黎老言大中故事獻文皇帝器識深遠又歷艱難備

知人間疾苦自實胥已來中人擅權事多假借京師豪右大擾窮

民陷大中駭駭一之曰權豪欽迹二之曰奸臣畏法三之曰閹寺

壟氣由是刑政不濫賢能效用百揆四撤穆若清風十餘年間頌

聲載路在官中衣襟濯之衣常膳不過數器非母后情膳輒不舉

樂或成小飢憂形于色雖左右近習未嘗見怠惰之容與群臣言

儼然煦接如待賓僚或有所陳開虛襟聽納舊時人主所行黃門

先以龍腦盥金藉地上悉命去之官人有疾嘗視之既瘳即袖金

賜之誠曰勿令勅使知謂予私於侍者其恭儉好善如此李年風

毒召羅浮山人軒轅集訪以治國治身之要其伎術詭異之道未

嘗指言集亦有道之士也十三年春堅求還山上曰先生少留一

三年八月即位

六年五月丙辰以不豫降囚罪出宮人五百縱神策五坊飛鷹

十四年三月迎佛骨于鳳翔。七月辛巳帝崩四十一

賊修舉中外無批政府庫有餘費年穀屢登封疆無擾恭惠始承

中庸流於廷習所親者巷伯所昵者桑門以蠱惑之伎言亂驕淫

之方寸欲無念忽其可得乎及豐結蠶限奸生戊卒發五嶺之輪

削軍賦而飾伽藍因民財而脩淨業以駛佞為憂已以忠諫為妖

言爭趨險陵之塗罕勸貞方之節見承負塗之憂豈非次寵升燃

頭爛額之輔臣無辜寔是以千戈布野窮歲彌年佛骨繞入於

應門龍輔已泣於蒼野報應無必斯其驗歟士夫陵夷禍皆於此

雖有文景之善繼難以與焉自政龜王之不昌固其宜矣黃髮

叟言之涕零。贊曰邦家治亂在君聽斷恭惠驕淫賢良敗窳凶

暨富國儉人備朝奸雄乘機謀道消

光啓元年十一月河東節度使李克用叛

文宗元年三月癸卯帝崩年二十七

贊曰唐自穆宗以來八世而為宦官所立者七君

文宗元士良立武宗元武宗元憲宗元宣宗元懿宗元僖宗元昭宗元哀宗元

止方鎮之患哉蓋朝廷天下之本也人君者朝廷之本也始即位

人君之本也其本始不正欲以正天下其可得乎懿僖常唐昭宗

始衰而以昏庸相繼乾符之際歲大旱蝗民愁盜起其亂不可復

支蓋亦天人之會歟

昭宗 昭宗 昭宗 昭宗 昭宗 昭宗 昭宗 昭宗 昭宗 昭宗

哀帝 哀帝 哀帝 哀帝 哀帝 哀帝 哀帝 哀帝 哀帝 哀帝

其大勢已去適丁斯時故雖有智勇有不能為者矣可謂真不幸

也昭宗是已昭宗為人明勇其初亦有志於興文而外

患已成內無賢佐頗亦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徒以盈

亂自唐之亡也其遺毒餘酷更五六十餘年至於天下分裂大

壞極亂而後止跡其禍亂其漸積豈一朝一夕哉

之禍非止二宗

即卷之二

唐志

禮樂志

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禮樂達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禮樂為虛名古者宮室車輿以為君衣裳冕弁以為服尊爵俎豆以為器金石絲竹以為樂以適郊廟以臨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歲時聚會以為朝覲聘問歡欣交接以為射鄉食饗合歡與事以為師由學校下至閭里田畝吉凶哀樂九民之事莫不出於禮由之以教其民為孝慈友悌忠信仁義者皆不出於君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蓋其朝夕從事者無非乎此也此所謂治出于一而禮樂達天下使天下安習而行之不知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及三代已亡遭秦變古後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號位序國家制度宮車服器一切用秦其間雖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遠復三代之上而率其時俗稍即以損益大抵安於苟簡而已其朝夕從事則以簿書獄訟兵食為急曰此為政也所以治民至於三代禮樂具其名物而藏於有司時出而用之郊廟朝廷曰此為禮也所以教民此所謂治出于二而禮樂為虛名故自漢以來史官所紀事物多數降登揖遜拜伏興之節皆有司之事耳所謂禮之末節也然用之郊廟朝廷自稱紳大夫從事其間者皆莫能曉習而天下之人至於老死未嘗見也况欲識禮樂之盛曉然論其意而被其教化以成俗乎嗚呼習其器而不知其意忘其本而存其末又不能備具所謂朝覲聘問射饗食饗師田學校冠婚喪葬之禮在者幾何唐初即用隋禮至太宗時為吉禮六十一篇實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十一篇是為貞觀禮高宗又詔長孫無忌李義府等增之為一百三十卷是為顯慶禮其文雜以式令以義府方得幸多希旨傳會事既施行

禮樂志

乙

禮者皆為非上元中詔復貞觀禮終高宗世二禮兼行而有司臨事遂引古義與二禮參考增損之無後定制武氏中宗無可言者博士掌禮備官而已至玄宗時張說以為唐貞觀顯慶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以為唐禮上乃詔王仲丘等撰定為百五十卷是為大唐開元禮田是五禮之文始備而後世用之雖時小有損益不能過也貞元中王涇考次歷代郊廟以華之制及其工歌祝饒而圖其墜塗陟降之序為郊祀錄元和末韋公肅又為禮閣新儀王彥威為曲盡新禮又孫王公士民昏祭喪葬之禮為續曲臺禮嗚呼考其文記可謂備矣以之施于貞觀開元之間亦可謂盛矣而不能至三代之隆者其文而意不在焉此所謂禮樂為虛名也。五禮一曰吉禮大祀天壇宗廟中祀社稷日月星辰小祀山川澤九歲常祀二十有二冬至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南郊及諸祀吳天上帝于圓丘季秋大享于明堂臘蜡百神于南郊諸祀備矣年終祭名禽雞曰臘春分朝日于東郊秋分夕月于西郊夏至祭地祇于方丘孟冬祭神州地祇于北郊周禮曰神州謂王者所卜居吉土五十里之內仲春仲秋上戊祭于大社立春立夏季夏之土王立秋立冬祀五帝于西郊孟春孟夏孟秋孟冬臘享于太廟孟春吉亥享先農遂以耕籍九祭祀之節有六一日卜日二日齋戒三日陳設四日省牲器五日奠玉帛宗廟之儀六日進熟饋食七祀各因其時享司命尸以春蠶以夏中雷以季夏土王之日雷節也及門厲以秋行以冬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圓丘孟冬禘于太廟之禮在乎墀墀也宗廟之間禮感而物備者莫過乎此也其壇堂之上下墀墀之內外位次之尊卑與其向立之方登降之節可推而見也自周衰禮樂壞于戰國而廢于秦漢與六經在者皆簡牘散亡雜偽而諸儒方其捕章以意解詁未得其真而讖緯之書出以亂經矣自鄭玄之徒號稱大儒皆主其說學者由此牽惑岐嶇而時君不能斷決以為有真偽之莫可究也

禮樂志

二

禮者皆為非上元中詔復貞觀禮終高宗世二禮兼行而有司臨事遂引古義與二禮參考增損之無後定制武氏中宗無可言者博士掌禮備官而已至玄宗時張說以為唐貞觀顯慶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以為唐禮上乃詔王仲丘等撰定為百五十卷是為大唐開元禮田是五禮之文始備而後世用之雖時小有損益不能過也貞元中王涇考次歷代郊廟以華之制及其工歌祝饒而圖其墜塗陟降之序為郊祀錄元和末韋公肅又為禮閣新儀王彥威為曲盡新禮又孫王公士民昏祭喪葬之禮為續曲臺禮嗚呼考其文記可謂備矣以之施于貞觀開元之間亦可謂盛矣而不能至三代之隆者其文而意不在焉此所謂禮樂為虛名也。五禮一曰吉禮大祀天壇宗廟中祀社稷日月星辰小祀山川澤九歲常祀二十有二冬至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南郊及諸祀吳天上帝于圓丘季秋大享于明堂臘蜡百神于南郊諸祀備矣年終祭名禽雞曰臘春分朝日于東郊秋分夕月于西郊夏至祭地祇于方丘孟冬祭神州地祇于北郊周禮曰神州謂王者所卜居吉土五十里之內仲春仲秋上戊祭于大社立春立夏季夏之土王立秋立冬祀五帝于西郊孟春孟夏孟秋孟冬臘享于太廟孟春吉亥享先農遂以耕籍九祭祀之節有六一日卜日二日齋戒三日陳設四日省牲器五日奠玉帛宗廟之儀六日進熟饋食七祀各因其時享司命尸以春蠶以夏中雷以季夏土王之日雷節也及門厲以秋行以冬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圓丘孟冬禘于太廟之禮在乎墀墀也宗廟之間禮感而物備者莫過乎此也其壇堂之上下墀墀之內外位次之尊卑與其向立之方登降之節可推而見也自周衰禮樂壞于戰國而廢于秦漢與六經在者皆簡牘散亡雜偽而諸儒方其捕章以意解詁未得其真而讖緯之書出以亂經矣自鄭玄之徒號稱大儒皆主其說學者由此牽惑岐嶇而時君不能斷決以為有真偽之莫可究也

祗立七廟唐武德元年始立四廟曰宣簡公懿王景皇帝元皇帝貞觀九年高祖崩太宗詔有司定議朱子齊請立七廟唐太祖之室以持於是尚書八座一食一饋則謂之八世議禮曰天子三昭三穆為昭昭也為穆穆也穆太祖之廟而七晉宋齊梁皆立親廟六此故事也制曰可於是附弘農府君及高祖為六室中宗神龍元年立始祖為七廟議者欲以涼武昭王為始祖張齊賢曰古者有天下者事七世而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至裕祭於祫與反禮三年則毀廟皆以昭穆合食于太祖商祖玄王周祖后稷其世數遠而遷廟之主皆出太祖後故合食之序尊卑不差漢以高皇為太祖而太上皇不在合食之列為其尊於太祖故也唐受天命景皇帝始封之君太祖也以其世近而在三昭三穆之內而元皇帝以上皆以屬尊不列合食今宜以景皇帝為太祖博士劉承慶尹知章議曰三昭三穆與太祖為七廟者禮也而王迹有淺深太祖有遠近太祖唐書禮志卷之三 禮樂志 五

其議曰玉牒王檢盛以金匱繼以金繩封以金泥印以受命之符遂著于禮十五年將東幸至洛陽而蓋星見乃止蓋星高宗廟封元年封泰山詔曰古今之制文質不同今封禪以玉牒金繩而瓦尊匏爵結帶則毛為酒尊匏也宜改從文於是吳天上帝得封以蒼地祇得封以黃配得封以紫而尊爵亦更焉前刻木為是歲正月天子祀吳天上帝于山下之封祀壇以高祖太宗配如圓丘之禮親封玉冊置石礪音礪石 聚五色土封之明日又封玉冊于登封壇又明日祀皇地祇于社首山之降禪壇如方丘之禮以太穆皇后文德皇后配乃詔立登封降禪朝觀之碑名封祀壇曰舞鶴臺登封曰萬歲臺降禪壇曰景雲臺以紀瑞焉元宗開元十二年四方治定歲屢豐稔群唐書禮志卷之三 禮樂志 六

獻禮傳講統如意者與文武學生皆就位堂下若賜會則侍中宣制
皇帝返次群官既會皇帝選監官學生許於道左。皇帝五春辛亥
辛先農遂以耕籍皇帝耕止三推也。諸王耕五推尚書卿
九推籍田之穀飲而鍾之神倉以擬樂成。泰和五齊。三
酒據棄所食牲籍田祭先農真觀三年太宗親耕於東郊開元二十
三年玄宗親祀農於東郊配以勾芒遂躬耕盡罷止肅宗乾元二年
躬九推焉。憲宗元初五年詔以米歲正月籍田太常修撰章公肅乃
據禮經泰來開元乾元故草章其儀以水旱用兵止。皇后歲祀
一季春吉巳斗先農遂以親祭皇后米三條內外命婦一品米五條
二品米九條。(武德)二年始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七年高祖釋
奠焉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奠堂上丁釋菜奠於所以真觀二
年太宗讓周公升孔子為先聖以顏回配四年詔州縣學皆作孔子
廟二十一年詔立立明等二十二入皆配享之。左丘明小子與公
禮樂志
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劉歆賈逵杜預范滂玄宗開元八年詔十
哲為坐象圖七十子及二十二賢於廟壁二十七年詔夫子既稱先
聖可謚曰文宣王二十八年詔春秋二仲上丁祭之開元九年始置
太公尚父廟以留侯張良配中秋上戊祭之牲樂之制如文宣出師
命將發日引辟于廟仍以古名將十人為十哲配享肅宗上元元年
尊太公為武成王祭典與文宣王比以歷代尺將素白起等為十哲
象坐侍。劉安世曰自起等皆以勇力相勝報高豈足數於聖
人之間而謂之武哉乃後詔引以偶十哲之目為後世學者之師
使太公有神必與與之同食矣
德宗建中三年詔列古今名將范蠡等六十四人圖形為真元二年
尚書開掃奏太公稱大賢下乃置亞聖義有未安而仲尼十哲皆當
特弟子今以異時名將列之弟子亦類也請但用古今名將配享表

亞聖十哲之名自是唯享武成王及留侯而諸將不復祭矣四年
經言文宣百世所宗故樂以宮懸獻以太尉尊師崇道也太公述作
正六韜勳業著一代請祝辭不進署改昭告為敬祭留侯為致祭獻
官用太常卿以下百官議之多請如經言左司印中嚴浣等。商
曰披紵授典訓尊卑之節當矣抑猶有未盡夫大名徽號不容虛矣
而太公兵權奇計之人耳當殿之失德諸侯歸周遂為佐命祀典不
云乎法施於人則祀之如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書定禮樂
使君君臣臣父子皆崇之法施於人矣真觀中以太公兵家者
流始令確溪立廟。官反上元之際執事者苟意於兵遂封王爵既擬
文宣彼於聖人非倫也謂宜去武成王號復為太公廟莫享之制如
經請陸淳等議曰武成王殷臣也紂暴不謀而佐周傾之夫尊道者
師其人使天下之人入是廟從是堂稽其人思其道則立節死義之
士安所奮乎聖人宗堯舜賢夷齊不汰桓文不贊伊尹始謂此也武
成之名與文宣偶非不刊之典也臣愚謂陛下元追封立廟復備法
祠有司以時享斯得矣令狄建等議曰兵革未靖宜右武以起忠烈
今特貶損亦勸也且追王爵以時祠為武教主文武並宗典祀已久
改之非也乃詔以將軍為獻官餘用舊奏。二曰賓禮以待四夷之
君長與其使者蕃國主來朝遣使者迎勞。即皇帝已即御座蕃
主入其有獻物陳於其前奉贊曰恭國蕃臣恭敬獻壤奠侍中升奏
承旨曰朕其受之。三曰單禮皇帝親征蕃厥武弁御輿次出即御
座侍中跪奏禮畢皇帝入自東房侍臣從至闕乃頷于昊天上帝其
奠玉帛進熱飲福望旗皆如南郊其宜于社造于廟各如其禮軍將
飲福于太稷廟其凱旋則陳俾獻於廟南門之外。傳勞無及四也軍
實陳于其後仲冬之月講武於都外兵部承詔送命將帥簡軍士除
地為塲州塲地於北廂南向。前一日講武將帥及士卒群集於
塲所建旗為和門如方色。開講武大司馬以禮為左古制之節禮之